名著名译

彼得大帝（下）

〔苏联〕阿·托尔斯泰 著

插图本

MING ZHU MING YI CHA TU BEN

人民文学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名著名译 插图本

彼得大帝

（下）

〔苏联〕阿·托尔斯泰 著
朱雯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А. Н. Толстой

ПЕТР ПЕРВЫЙ

本书根据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7.Гослитиздат,Москва,1959年版,并参照 Tatiana shebunina 的英译本(Lawrence & Wishart,London,1956年版)、Alex Miller 的英译本(Progress Publishers,Moscow,1982年版)和 Maximilian Schick 的德译本(Verlag fur fremd sprachige Liter-atur,Moskau,1950年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彼得大帝/(苏)阿·托尔斯泰(Толстой,А.Н.)著;
朱雯 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4
(名著名译插图本)
ISBN 7-02-005382-3

Ⅰ.彼… Ⅱ.①托…②朱… Ⅲ.长篇小说-苏联
Ⅳ.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117657号

责任编辑:刘引梅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李　博

彼 得 大 帝

Bi De Da Di

〔苏〕阿·托尔斯泰　著

朱　雯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800千字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28.5　插页2

1986年10月北京第1版　　200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02-005382-3

定价　48.00元

(共两册)

目　次

译本序 …… 1

主要人名表 …… 1

第一卷

第一章 …… 3
第二章 …… 58
第三章 …… 98
第四章 …… 129
第五章 …… 210
第六章 …… 298
第七章 …… 323

第二卷

第一章 …… 389
第二章 …… 465
第三章 …… 546
第四章 …… 610
第五章 …… 663

第三卷

第一章 …… 711
第二章 …… 728

第三章……………………………………………………………… 756
第四章……………………………………………………………… 776
第五章……………………………………………………………… 809
第六章……………………………………………………………… 843

第　二　卷

第　一　章

一

公鸡在灰蒙蒙的晨曦中啼着。二月的曙光勉强地透出来了。几个守夜人被羊皮长袄的衣襟缠住,正在撤去街上的鹿砦。炊烟低低地笼罩着地面,热面包的香味弥漫在弯弯曲曲的巷子里。一队骑着马的巡逻兵走过,问那些守夜人夜里有没有发生抢劫的事情。“怎么会没有抢劫啊?”守夜人回答,“他们到处都在抢东西呢……”

莫斯科不很乐意地醒过来了。敲钟人爬到了钟楼上,冻得直哼哼,等着“伊凡大帝”钟敲响。大斋节的钟声慢悠悠、懒洋洋地回荡在雾茫茫的街道上空。教堂的大门嘎嘎地响着,打开了。有个教堂管事舔了舔手指,摘去了长明灯上的灯花。乞丐、残废者和畸形人,慢吞吞地走到教堂门前的台阶上,坐下了。他们空着肚子在低声骂街。他们画着十字,朝着黑洞洞的教堂门廊里边暖融融的烛光摇晃着身子。

一个装疯卖傻的假先知,赤着脚,跳跳蹦蹦地过来了,他浑身发臭,光着脊背,去年夏天的草刺还留在他头发里。于是教堂前门的台阶上,大家哎呀了一声:这个“神人”的手里抓着一大块生肉……这就是说他又要讲些什么话,弄得全莫斯科都要窃窃私议了。他当门一坐,把有麻瘢的鼻孔伏在膝盖上,等着更多的人聚拢来。

街上看得清了。篱栅门砰砰地响着。商人们走出来,腰带束得紧紧的。他们打开店门,都不像从前那样麻利了。一群乌鸦在浮云底下飞翔。那年冬天,沙皇一直在用生肉喂鸟,不知从哪儿飞来了无数的鸦群,把所有的圆屋顶统统都弄脏了。教堂门口那些乞丐,小心谨慎地说道:“战争和瘟疫就要来了。都说这个冒牌的皇朝,只有三年半的寿命了……”

往年这个时辰，基塔城总是充满了喧闹、叫嚷和人群。运输车队从莫斯科河对岸运来粮食，雅罗斯拉夫大道上挤塞着运家禽和运劈柴的大车，商人们坐在套着三匹马的车子里，在莫扎伊斯克大道上赶着。可是现在看一看，你就只能看到两三辆小车，在出卖发臭的食品。半数的店铺都关了门。郊区和莫斯科河对岸，已经荒无人烟。那些射击军的房子，连屋顶也都被揭掉了。

教堂也变得空荡荡的。很多人都不愿意进去，说是正教神甫们耽于酒食，跟头年冬天在莫斯科执行死刑和绞刑的那些武人没有什么两样。有的教堂里，神甫不肯做祷告，却翘起胡子，朝敲钟人嚷嚷："打那个大的啊，傻瓜，打得大声些……"不管他打不打，人们总是不理不睬地走过去了。他们不愿意用三个指头画十字。分裂派教徒告诉他们："把三个指头撮起来画十字，同把大拇指塞在另外两个手指中间这种侮辱人的手势是一回事。个个人都知道，教大家用这种侮辱人的手势来画十字的是谁。"

街上终究又出现了一些人：领主家的奴仆，游手好闲的懒汉，形形色色的夜游歹徒，走东家串西家的闲汉。许多人挤在小酒店的四周，等着这些铺子开门，他们嗅到了大蒜和素馅饼的香味。一辆辆装着火药、铁炮弹、大麻和铁的运货车从涅格林纳雅河对岸驶来。在坑坑洼洼的路上滚着，它们渡过莫斯科河，到了沃罗涅什大道上。骑在马上的龙骑兵，穿着崭新的羊皮短袄，戴着外国式的帽子，蓄着唇髭，好像不是俄罗斯人似的，他们一个劲儿地骂着娘，抡起鞭子威胁那些车夫。人们都说："外国人又在怂恿咱们的皇上打仗了。在沃罗涅什，咱们皇上跟那批外国男人和女人一起，居然吃了大斋期禁止吃的荤食！"

小酒店开门了。老板走到了台阶上，这个人大家都熟悉。他们全呆住了，谁也没有笑，心里都明白他已经倒了霉：他的脸光溜溜的；上一天在地方自治局① 里，遵令被剃掉了胡子。这会儿他撅着嘴，好像在哭泣似的，朝五个低矮的教堂圆屋顶画了个十字，愁眉不展地说："进来吧……"

① 一种城市工商民的自治机构。

斜对面，教堂门口那个假先知开始像狗一样跳来跳去，嘴里叼着那块肉，摇晃着。男男女女都跑过来瞅他了……这个假先知挨着哪个教堂住，就会给那个教堂带来幸运。可是在眼下这种时势，这也很危险。老皮缅教堂里，曾经养过一个这样的装疯卖傻的假先知，有一天他走到了布道台上，用手指做成一个号角，向人们喊道："崇拜我吧，你们难道已经不认识我了吗？……"士兵们把这个假先知连同司祭和辅祭一起抓了起来，解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政厅"公爵皇帝"费多尔·尤里耶维奇·罗莫达诺夫斯基那儿去了。

忽然传来一阵吆喝："让开！让开！"插着红翎毛的帽子，假发，刮得光溜溜的、畜生一般的嘴脸，在人群的头顶上忽上忽下地跳动，——这是一些骑在前套马上的驭手。老百姓立即闪避到篱栅旁边和雪堆上去了。一辆装有玻璃窗的镀金轿式雪车飞也似的驶过去。里面坐着一个涂脂抹粉的少女，直挺挺地如同一个没有生命的傀儡。她那堆叠起来的发髻上扣着一顶镶满钻石和绸带的小毡帽，两只胳膊齐臂肘插在黑貂皮手筒里。个个人都认得这个下贱货，库奎外侨区的皇妃安娜·蒙斯。车子转到了百货商场跟前，商人们早已张张皇皇，迎候在那里，他们捧着绸缎、丝绒送进了雪车里……

可是那个合法的皇后，叶夫多基娅·费多罗芙娜，在那年秋天下第一场雪的时候，就已经乘一辆普通雪橇到苏兹达尔修道院，饮泣终身去了……

二

"弟兄们，好人们，给我点儿东西喝喝吧……唉—唉，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昨天，我把十字架也拿去换酒喝了……"

"你究竟是干什么的呀？……"

"帕列赫的圣像画师。不知道打什么年代起，我们就住在那儿了……眼下这种行当全破产啦……"

"你叫什么名字？"

"翁德留什卡……"

那个人既没戴帽子，也没穿衬衫，身上只挂着褴褛不堪的烂布片

儿。他目光愠怒，脸庞瘦长，可是样子倒挺谦恭，他彬彬有礼地走到他们喝酒的桌子边。对这样一个人，要拒绝也不容易呢……

“好吧，坐下来吧……”

他们给他斟了酒，又继续谈下去。一个脖子细长、深度近视的庄稼汉，十分机灵地说道：

“他们把射击军判处了死刑。好吧，那是皇上的事儿(他举起一根微微弯曲的手指)，跟咱们没关系……可是……”

一个虚胖的城里人，穿着射击军的长襟衣(那时候有很多人穿这种射击军的长襟衣，戴射击军的帽子，——射击军的老婆们把这种破烂东西哭哭啼啼地让给人家，几乎不收什么代价。)，用指甲轻轻地敲敲他的锡酒杯，说道：

“就是这话，可是……唔—唔，就是这话！……”

机灵的庄稼汉朝他抡了抡那根手指：

“我们本本分分待着……都是你们，在莫斯科借着一点小事就敲钟闹起来了……所以，把射击军吊死在城墙上，吓唬老百姓一下，也有道理……我们谈的还不是这个，您这个城里人……亲爱的，你们奇怪为什么没有吃的东西运到莫斯科来了。你们就别指望了吧……情况会越来越糟糕……今天——说起来又可笑又可悲……我运来了一桶腌鱼……我原是腌来自己吃的，可它坏了。我就把它拿到市场上，心想我把这种发臭了的东西送去，人家准会揍我的。哪知道在一两个小时里，东西统统都被抢着买光了……不，莫斯科今天真是个活地狱呢……”

“啊，一点不错！”圣像画师哽咽了一下。

庄稼汉朝他瞟了一眼，接下去认真地说：

“有圣旨下来了：要在谢肉节以前把射击军的尸体统统从城墙上收下来，运到城外去。可是尸体有八千具。也罢。可是哪来的大车呢？这就是说，又要庄稼人来当差受罪了。可是郊区负担什么呢？郊区要出牲口来当运输的差。”

城里人那松软的腮帮哆嗦着。他带着责备的意味朝庄稼汉点了点头：

“唉，你这个种田人……你要是在冬天顺城墙走一趟就好了……

暴风雪刮着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摇摇晃晃……那可怕的样子，我们可已经够受啦……”

“不用说，那时马上把他们埋掉自然要容易些，”庄稼汉说。“四旬斋前最后一个礼拜天，我们赶了十八辆大车进去，车篷还没来得及卸开，那些士兵就跑过来了：‘把大车出空了！’——‘为什么？干什么用？’——‘少废话！’他们拔剑威胁我们，把雪橇推翻了。我带了一桶小蘑菇，他们把它也倒翻了，那些恶鬼。‘走，’他们喝道，‘到瓦尔瓦尔斯基门去。’到了瓦尔瓦尔斯基门，我们看见三百来个射击军给垛成了一大堆……‘把他们装上去，你们这些没出息的东西……’就这样，我们连一口饭也没吃，一滴水也没喝，牲口也没喂，运这些死尸一直运到夜里……回到村子里，我们连自己人也不好意思正眼看一下了。”

一个陌生人来到桌子跟前，砰的一声把个酒瓶搁下了。

“叫傻瓜背水——净干重活儿，”他说道。他大胆地坐下了，给大家斟着酒。随后他挤了挤一只骨溜溜的眼睛：“为你们的健康干一杯！”也没抹一抹唇髭，他就嚼起一个蒜头来了。他的脸皮肤粗糙，神色奋激，鬈曲的络腮胡子都已经花白了。

那个近视得厉害的庄稼汉，小心翼翼地从他手里接过了酒杯：

“庄稼人是傻瓜，就是傻瓜，可是要知道，庄稼人也懂事的……(他把酒杯掂了掂，喝干了，还满意地哼哼了一下。)不，我亲爱的人们……(他朝蒜头伸出手去。)今天早晨，你们有没有看见一支大车队开往沃罗涅什去？他们在剥庄稼人的第三层皮了。交代役租，交徭役费，为领主供应伙食用品，交国库种种捐税：交过桥税，上集市去，得交营业税……”

花斑胡子张嘴露牙，哈哈大笑起来。庄稼汉突然收住话头，随后来回走动着。

“好吧……眼下又要为皇上的运货车出牲口。他们连我们的面包干都拿走了……不，我亲爱的人们……你们算一算，村子里还剩下了几个人吧？其余的人都到哪儿去了？去找找他们看……眼下差不多个个人都打算逃跑了。只要肚子吃得饱，庄稼人是不动脑筋的，可是如果您老是这样把他坐在屁股底下的最后一点东西都拿走了……

(他把胡子抓在手里，鞠一个躬。)庄稼人就会穿上树皮鞋，到他要去的地方去了。”

“到北方……到湖上……到荒凉地方的隐修院去……”圣像画师朝那个说话的人靠拢一点，黝沉沉的眼睛里闪着光。

庄稼汉把他推开了：“你别多嘴……”城里人向四周望了望，随后把胸脯压在桌面上。

“小伙子们，”他轻轻地说，“这倒是事实，许多人都吓坏了，跑到白湖、沃尔湖、马特卡河、维格湖去了……那边很清静……(他那鼓胀的腮帮哆嗦着)只有跑到那边去的人，才能活下去……”

圣像画师那黝沉沉的瞳人放得大极了，他朝那伙人挨着个儿瞅过去……

“他说的对……我们在帕列赫为大斋节绘了六百张圣像……在往年，这点数目是不够的。可是今年在莫斯科，我们却一张也没卖掉。帕列赫倒了霉啦。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颜色着得浅了，而且把‘耶稣’的名字写了两个‘И’字。他那只降福的手给画成了拇指和另外两根手指撮合在一起。我们把十字架又画得很简单，只有四个尖头。一切都按着正教的规矩。懂得吗？向我们买圣像的都是些做买卖的。科尔津金、季亚奇科夫、维库林跟我们说：‘再不要绘成这种样子了。这些圣像，应当拿来烧掉，它们简直太妙啦：上面还有爪子印呢……’——‘什么爪子？’(圣像画师稍微呻吟了一下。那城里人朝桌子伛下身去，牙齿咯咯地响着。)‘不是吗，’他们说，‘有他的爪子印啊……你看见过鸟儿踩在地上的爪子印① 吗，——四条细线？……你们的圣像上也有那样的东西……’——‘在哪儿？’——‘不是吗，那四个尖头的十字架……懂了没有？这样的货，’他们说，‘你们可别拿到莫斯科去了。眼下，全莫斯科都知道那股难闻的臭味是从什么地方吹来的……’”

庄稼汉眨巴着眼睛，捉摸不出他对这些话到底是相信啊还是不相信……花斑胡子一面嚼着大蒜，一面微微一笑。城里人点点头表示同意……随后他忽然向四周扫了一眼，努出嘴唇，轻轻地说：

---

① 指反基督者。

“还有菸草呢？在哪一本圣书上看到过人应当吞烟？从什么人的嘴里会喷出烟来？什么？为了四万八千卢布，竟把西伯利亚和所有的城市都承包给英国人卡尔马顿，让他在那边推销菸草。还下了一道圣旨，要老百姓吸这种要命的尼古丁野草……这件事该由谁来负责？还有茶叶，还有咖啡？还有土豆，啐，真是该死！那都是反基督者的淫欲，那种土豆！所有这些毒药，全是从外国运来的，而路德教徒和天主教徒就在这儿向我们推销……谁喝了茶，谁就弄得灰心绝望……谁喝了咖啡，谁的灵魂就落进了圈套……呸！我宁可死，也不愿意把这种东西批进我的铺子里……”

“你是做什么买卖的?”花斑胡子问。

“嘿，眼下还有什么买卖好做啊？……外国人在做买卖，我们在痛哭呢。你认识奥夫谢·勒若夫和他的哥哥康斯坦丁吗？都是洪德特马克团里的射击军……我的铺子正巧开在他们那家澡堂的旁边。像那样的人，现在是没有的了。他们俩都是绑在车轮子上给碾死的……奥夫谢一再这样说：‘咱们现在所以受苦，都是因为一六八二年在克里姆林宫没有听从长老们的话。那时候，咱们射击军应当同心同德拥护旧教……那么莫斯科就不会有一个外国人给留下来，宗教一定会光辉灿烂，老百姓一定会吃饱肚子，称心满意……可是现在，咱们竟连怎么样拯救自己的灵魂也不知道……’正是这种公道正直的人，在城墙上摆荡了一个冬天……眼下射击军已经没有了，他们爱怎么摆布就可以怎么摆布我们了……你们等着瞧吧，他们会把个个人的嘴脸都刮光，会叫我们大家都喝咖啡呢！……”

“等咱们把所有的粮食都吃光了，到了春天，大家就各走各的道儿吧，”庄稼汉坚决地说。

“弟兄们!”圣像画师无限怀念地瞪着一扇有水汽的窗子。“弟兄们，北方有许多美妙的隐修院，有安静的避难所，有清幽的生活……”

小酒店里越来越闹，也越来越热了，包着蒲席的门不停地砰砰地碰着。醉鬼们在吵架；柜台旁边，有个人晃晃荡荡地站着，打着赤膊，颈脖上连个十字架也没有，正在央求赊一杯酒喝……还有一个人被人家揪着头发，拉到外面门廊里，在那儿挨打(大概总有什么道理)，

嘴里没命地号叫着……

一个弯腰曲背的乞丐，他那身体差不多折成了两段，停在桌子旁边。他拄着两根拐杖，眉开眼笑，露出一条条和善的皱纹。花斑胡子朝他瞟了一眼，就把眉头拧紧了。弯腰曲背的人说道：

“是打哪儿飞来的，你这只鹰？”

“打你看不到的地方。去你的，站在这儿干什么？……”

“是从‘河顿’① 来的吗？”弯腰曲背的人压低了嗓子，急促地问。

“去去，我们在这儿是公开的……”

弯腰曲背的人不再问下去，却翘出那几茎稀疏的胡子，橐橐地杵着拐杖，走到小酒店紧里头去了。城里人吃惊地问：

“那个人是谁？”

“一个孤寂道路上的旅客，”花斑胡子凌厉地说。

“他跟你说的是什么话？”

“鸟语。”

“他好像认识你呐，小伙子……”

“少发问，你会更聪明……（他抖掉胡子上的面包渣，把一双大手搁在桌子上。）现在你听我说……我们是从顿河来做买卖的。”

城里人急忙朝他靠拢去，眨巴着眼睛：

“你打算买什么？”

“火药。我们需要十桶。五十普特上下的铅。做短上衣的细呢子。马蹄铁，钉子。我们有钱。”

“细呢子和铁还弄得到……铅和火药可就难办了：除开官府，没有地方好搞啊。”

“就是这话嘛——你得想办法打通官府。”

“我认识一个录事。可需要送一点礼。”

“那自然……”

---

① 原著编者注：“这是弗拉基米尔一带的货郎分裂派信徒、有时也是强盗们使用的切口。要把一个个词儿的字母倒过来念。”译者按：“是从顿河来的吗？”这个句子被说成“Онвад с унод?”全句无法翻译，只好把“顿河”译成“河顿”，借以表示这是切口罢了。

城里人急忙用扣钩往羊皮短袄上搔了搔，说他愿意试一试，马上去把那个录事带来。说罢，他就跑出去了。这笔买卖，庄稼汉也想插一手。他皱了皱额头，咳了几声嗽：

“你要不要制毡子用的羔毛或是皮革，朋友？嗯，你说，要五十普特铅……你们哥萨克是不是准备打仗啊？”

“打鹌鹑……”

花斑胡子扭过脸去。那个弯腰曲背、拄着拐杖的人又走过来了。他手里抓着一顶帽子，里面盛着他向人家要来的布施，往他旁边坐下了，也不看他一眼，便说：

“你好，伊万……”

“你好，奥夫多基姆，”花斑胡子答道，同样一眼也不看。

“咱们已经好久不见了，首领……”

“你在要饭吗？”

“身体不行了嘛……夏天，我在林子里稍微逛了一阵，——年纪不饶人了……我烦透了，该死了……”

“等一等吧……”

“为什么？难道有什么好消息？”

透过烟雾，伊万笑眯眯地望着那些醉鬼，眼色变得冷淡了。他翕动嘴角，悄悄地说：

“咱们在发动顿河的人。”

奥夫多基姆朝帽子伛下身去，摸弄着里面的铜币。

“我不知道，”他说，“我听说顿河哥萨克已经很驯顺，安顿在农庄上，置了些产业……”

“有很多外乡人，都是些流浪人。他们行动起来，哥萨克是会支援他们的……即使不支援，反正也一样，不是跑到土耳其去，便是一辈子做莫斯科的奴隶……以前他们在亚速帮助过皇上，现在皇上却把整个顿河都抓在手里。下令把所有的外乡人全交出去。一批神甫已经从莫斯科派到了那儿，旧教就要被铲除了……静静的顿河的末日已经来到了……”

“干这样的事需要一个巨人，”奥夫多基姆说。“要不，结果又会

像斯捷潘①那时一样……"

"人,咱们已经有了,他跟斯捷潘不一样,——斯捷潘因为愚蠢,丢了脑袋。他可是一个真正的首领……所有的分裂派教徒都会站在他一边……"

"你把我的心给搅乱啦,伊万。这个引诱太厉害了,伊万。我本来已经打算平平稳稳安度余年了……"

"来年春天,你来吧,咱们需要老首领们。咱们会比斯捷潘的时候逛得更欢呢……"

"不见得吧,不见得吧……咱们那批老人,还剩下多少?恐怕只有你我两个了……"

城里人回来了,上气不接下气的,挤了挤眼睛。他后面跟着一个秃顶的录事,架子十足,穿一件钉着铜纽扣的、外国式的棕褐色长襟衣,一双破破烂烂的毡靴。胸前纽扣洞里插着一支鹅毛笔。他跟谁也没招呼,便嫌恶地往桌子旁边坐下了。他一副贪婪相,眼神浑浊而邪恶,鼻孔那么大,你可以一直看到那里头。城里人没有坐下去,就伛在他肩膀上凑到他耳朵边说道:

"库兹马·叶戈雷奇,这位就是……"

"薄饼,"录事用委委顿顿的嗓音说道,没有理睬他,"腌鱼薄饼……"

三

鲍里斯·布伊诺索夫公爵的儿子罗曼·鲍里索维奇公爵只穿着内衣坐在床沿上,唉声叹气,搔着胸脯和胳肢窝。他的手又习惯地伸到胡子里去,可是马上就缩回来:他的下巴颏已经给刮光了,短髭拉碴的,才讨厌呢。呀—哈—哈—啊……他打了个哈欠,从小窗子里望出去。天已破晓,天色迷蒙而沉闷。

往年这个时辰,罗曼·鲍里索维奇总是已经让胳臂插在貂皮大衣的袖筒里,把海狸皮帽神气活现地拉到了眼眉上,拄着那根高高的手

① 指斯捷潘·拉辛。——原著编者注

杖，顺着咕咕作响的过廊走上外面的台阶。他有一百五十名家奴；有的已经站在他那轿式雪车旁边拉着马，有的已经奔去开大门。他们都会高高兴兴地摘下帽子，麻麻利利地弯腰鞠躬。那些跟他离得最近的，还会亲他的脚。他们搀着他的手，搭着他的腰，将他扶上了雪车……每天早晨，不管是什么气候，罗曼·鲍里索维奇总是要赶到皇宫里去，等候皇上那明净的眼睛（后来是长公主那最明净的眼睛）转到他这一边来。而这种期待，他总是不大会落空的……

所有这一切，现在都已经过去了。当他醒来的时候，——老天爷！难道真的已经过去了不成？即使回忆一下也觉得很奇怪：从前居然有过和平与光荣……而现在，在那板壁上挂着（那里本来什么东西都不应当挂的）一幅作为魔鬼的诱惑的画：一个荷兰的下流女人，撩起了裙子。皇上下过敕令，叫把这幅画挂在他卧室里，若不是为了开玩笑，便是为了要惩罚他。他只好忍受下来……

罗曼·鲍里索维奇公爵闷闷不乐地瞅着头天晚上给甩在长凳上的衣服：像女人家穿的那种横条纹的长统羊毛袜，背后和前面都很紧窄的、短短的裤子，仿佛用铁皮制的、钉着金银饰纽的绿色长襟衣。一根钉子上挂着一顶乌黑的假发，即使用棍子也拍不掉那上面的灰尘。这些东西到底都是为了什么呢？

“米什卡！”这位领主暴躁地喝道。（一个机灵的小伙子，穿着一件长长的俄罗斯衬衫，从一扇遮着红呢子的矮矮的门里跑进来了。他弯一弯腰鞠了个躬，随后把头发甩到后面去。）“米什卡，给我打洗脸水。（那小伙子抓起一只铜盆，倒了些水。）把盆好好地端着……把水倒在我手上……”

罗曼·鲍里索维奇与其说是在洗脸，毋宁说是在往手掌心里打响着鼻子，一摸到那给刮光的、短髭拉碴的皮肤，心里就厌烦了……他嘴里嘀咕着，坐在床沿上穿裤子。米什卡把一碟子白粉和一条干净抹布递给他。

“这又是干什么？”罗曼·鲍里索维奇吼道。

“擦牙齿。”

“我不擦！”

“随您的尊便……因为皇上说过一定要把牙齿擦干净，太太就吩

咐我每天早晨把这些东西拿给您……”

“我要把这碟子摺在你的嘴脸上！……你太废话了……”

“随您的尊便……”

穿好衣服，罗曼·鲍里索维奇想把身子扭动一下，——可那衣服又紧又硬，把他给纠住了……为了什么啊？可是敕令很严厉，——领主朝见一律得穿西式衣服，戴假发……他不能不忍受下来……他从钉子上拿下那顶假发(天知道这是什么样一个女人的头发啊)，十分嫌恶地把它戴上了。他往米什卡的手上打了一记(这小伙子想理直他那卷得很紧的发绺)。他走到过廊上，炉子正在那儿毕毕剥剥地爆着。从下面厨房里(有一座陡直的梯子通往那里)，腾起来一股又苦又焦的味儿。

“米什卡，那股臭味是什么？他们又在煮咖啡吗？”

“皇上有圣旨，领主老爷和夫人们早晨都要喝咖啡，所以我们就煮……”

“我知道……别磨牙！……”

“随您的尊便……”

米什卡打开那扇遮着呢子的、通往家庭小教堂的门。罗曼·鲍里索维奇道貌岸然地画了个十字，走上读经台。一本给斑斑点点的蜡烛油弄脏了的《日课经》，摊开在一块丝绒上。公爵摘掉烛花，戴上一副圆圆的铁边眼镜。他舔了舔手指，翻过一页，便沉思默想起来，眼睛瞅着圣像的衣饰在依稀地闪烁的那个犄角：只有一个绿幽幽的火光在圣尼古拉的圣像前亮着……

要想的心事着实有的是……因为如果照现在的情况发展下去，那么所有的世家、公爵和贵族都要毁掉，更别提什么羞辱和叱骂了。“你看，他们已经在动手消灭领主了！消灭消灭看吧……在伊凡雷帝时代，他们也这样试过的——要消灭公爵世家……结果是混乱和叛变……现在也快要发生混乱了……我们是国家的中坚……消灭了我们，就没有了国家，没有了生活的目的……那时候，皇上，难道你打算跟农奴一起来统治吗？……真是胡说八道！……你还年轻，理智薄弱，而你仅有的那点儿灵性也给你在库奎外侨区喝酒喝掉了……”

罗曼·鲍里索维奇扶了扶眼镜，开始按照礼节，用鼻音念着经文。

可是他的思想却漫游到字行外面去了……

“五十个家奴给拉去参加军队……五百卢布给拿去建设沃罗涅什舰队……从沃罗涅什领地上,他们把粮食搬进国库,差不多没有出什么代价,——所有的谷仓统统给出空了。三年来收的麦子都存在那里,——本来想等价钱往上涨……(因为万分懊丧,他嘴里都发苦了。)现在,听说他们还要把修道院的领地拿走,将所有的收益全部归入国库……他们命令我准备十桶腌牛肉……唉,我的天哪,他们要腌牛肉干什么呢? ……”

他又念下去了。透过那铅框架的云母小窗,晨光显得绿莹莹的。米什卡跪在门边,额头磕在地上……

“在谢肉节,许多世家都受到了侮辱……大约有三百个化了装的人,半夜里,有的甚至在半夜过后,冲到了那些人家里。可怕极了。脸都用煤烟涂黑了。个个人喝得醉醺醺的。你也认不出哪一个是皇上。他们把什么东西都吃了个光,还要喝酒,还要到处乱看,还要剥女用人的裙子……他们像山羊一般咩咩地叫着,像公鸡一般喔喔地啼着,像鸟儿一般啾啾地鸣着……”

罗曼·鲍里索维奇把身体的重量从一只脚移到另一只脚上;他记得在最后一天,他们逼着他喝得没神没主,随后拉掉他的裤子,叫他坐在一个盛满鸡蛋的箩筐里 ……根本没有什么可笑嘛……这件事他的妻子看见,米什卡也看见了……“唉,老天爷! 为什么? 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罗曼·鲍里索维奇紧张地寻思着:造成这种灾难的原因是什么? 是不是由于他们犯的罪孽? 在莫斯科,大家都在窃窃私议,说是一个“阿谀奉承的人”已经来到了世界上。说是天主教徒和路德教徒都是他的仆人,外国货全打着反基督者的印记。说是世界末日就在眼前了。

蹙皱了发红的脸,瞪着蜡烛的火苗,罗曼·鲍里索维奇心里在怀疑:“这可相信不了……上帝不会让俄罗斯的贵族完蛋的。我们必须等待和忍耐。咿—嘻—嘻……”

他诚恳地做完了祈祷,便走到窗前拱顶下,在一张铺着毡毯的桌子旁边坐下了。他打开一本厚厚的簿册,样样东西都记在这上面:谁

借去了东西，从谁那里收回了债款，从什么村子里给拿走了金钱、粮食或是仓储。他慢慢地、一页一页地翻过去，努动着被刮光了胡子的嘴唇。

他家的大管事先卡走进屋子来了，这人是从立卖身契的奴隶中挑选出来的，因为他待人诡计多端，而且毒辣透顶。他是一头十足道地的看家狗：保护领主的财物使它尽量多一些出息。他当然也偷盗，可是凭良心说，还能适可而止，而且即使你把他剁成肉酱，他也决不承认自己偷盗。罗曼·鲍里索维奇常常揪住他胖胖的腮帮上那一绺浓密的胡子，把他的脑袋往墙上撞，吼道："你偷盗，你明明是偷盗了，你招认啊！……"可先卡，红褐色的眼睛一眨也不眨，望着他的主子，好像望着上帝似的。一直要等到主人停下手来，他才翻下那粗呢长襟衣的后襟，抓住松软的鼻子擤把鼻涕，哭着说道：

"罗曼·鲍里索维奇，你这样打仆人是没有道理的。上帝宽恕你吧，我对你一点也没有罪过……"

先卡侧着身子从半开着的门里溜进来，在圣尼古拉的圣像面前画个十字，对领主拜了一拜，就跪下去了。

"嗯，先卡，你给我带来了什么好消息？"

"谢天谢地，一切都很好，罗曼·鲍里索维奇。"

先卡仍然跪着，朝天花板扬起眼睛，凭记忆开始报告了——上一天从谁那里收到了多少，什么地方来拿走了什么东西，哪一个还有积欠。他还从伊万科沃村带来了两个农民，费季卡和科西卡，两个凶恶的债户，从头天晚上起就已经关押在院子里，拷打逼债了①……

罗曼·鲍里索维奇大吃一惊，嘴也张大了，——难道他们真的不愿意还吗？他查了查账册：费季卡去年借了六十卢布，说是去盖一间新木房，去买一副挽具、一柄犁头和一些种子……科西卡借了三十七卢布五十戈比，说是为了农务，大概也是撒的谎……

"嘿，这些流氓；嘿，这些骗子！你有没有吩咐用棍子揍揍他们？"

"从昨天晚上起就在揍了，"先卡说道。"他们每一个人，我已经派了两个人去对付，——毫不留情地拷打……可是，罗曼·鲍里索维

① 对负债人用刑拷问，直到他偿还债务为止。——原著编者注

奇老爷,这件事您用不着担忧:如果费季卡和科西卡不肯还的话,那么抵偿他们的债务我们都有卖身契抓在手里,我们就叫他们两个当十年奴隶。我们需要奴隶……”

“我需要钱,不需要奴隶!”罗曼·鲍里索维奇把鹅毛笔往桌子上一撂。“奴隶得给他们饭吃,而且皇上又会把他们招去当兵……”

“如果您需要钱,那不妨照伊万·阿尔捷米奇,照布罗夫金的办法去做:他在莫斯科河对岸办了个帆布工场,为国库供应制风篷的帆布。他的腰包快要给钱胀破了……”

“嗯,这个我已经听说过了……你大概是在胡诌吧。”

布罗夫金的帆布工场早已使罗曼·鲍里索维奇感到不安。先卡几乎天天都要提起这件事:很明显,他认为从这样一笔生意里可以捞到很多油水。还有纳雷什金,列夫·基里洛维奇(皇上的舅舅),他做得更加高明:他把钱交给外侨区一个名叫万·杰尔·菲克的荷兰人,让他寄到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去生息,光从一万卢布上,纳雷什金每年可以拿到六百卢布的利钱。“六百卢布——简直是得不偿失……”

“我们的祖先生活得无忧无虑,”罗曼·鲍里索维奇说,“国家也比较强盛。(他把胳臂伸进先卡给他拿着的羊皮大衣的袖管里)他们跟皇上坐在一起,考虑问题,——这便是我们那时要操心的事……可是现在,即使醒过来也没什么意思……”

罗曼·鲍里索维奇在楼梯上跑上跑下,又在阴冷的过廊里走着。路上,他打开一扇受潮发胀的门,从里面冲出来一股酸溜溜、热腾腾的水汽,在这屋子的紧里边,松明火光里隐隐约约可以看见四个人,赤着脚,只穿一件衬衫,正在用羊毛擀成毡。

“嗯,嗯,继续干活,继续干活吧,不要忘了上帝!”罗曼·鲍里索维奇说。那些人没答理。他继续往前走,又打开一个手工针绣间的门。二十个少妇与姑娘从她们的桌子和刺绣架旁边站起来,深深地鞠躬。领主皱起鼻子:

“嗯,这里有股什么样的味道啊,娘儿们!……继续干活,继续干活吧,不要忘了上帝!……”

罗曼·鲍里索维奇又去察看缝纫工场与制革作坊,皮革正在那里

往桶子里浸，或是正在给上硝。没精打采的农民在用双手揉着皮子……先卡把一盏有细孔的圆灯里那一支油脂蜡烛点亮了，打开那些存放东西的储藏室和杂物间的沉甸甸的门锁。样样东西都放得好好的。罗曼·鲍里索维奇走到外面宽广的场院上。天早就亮了，可是密布着阴云。羊在井边饮水。一长串装干草的大车从大门直停到干草棚。农民们除下了帽子。

“嗨，你们这些乡下人，大车装的太少啦！”罗曼·鲍里索维奇朝他们喝道。

从破旧的没有烟囱的小木房和储藏室里腾出来的烟，被风往下一刮，把整个场院都给漫住了。到处是一堆堆的灰烬和畜粪。冻着冰的破烂衣服在绳子上飘动。马厩旁边，有两个没戴帽子的农民面对墙壁，垂头丧气，左右脚交替地站着。几个魁梧的仆人，一看见领主出现在台阶上，便从马厩里跑出来，急忙从地上捡起棍子，动手卖力地朝那两个农民的屁股和大腿打去……

“啊，啊，老天爷！干吗打我们啊？……”费季卡和科西卡哼叫着……

“对，对，打得好，再抽他们几下吧，”罗曼·鲍里索维奇从台阶上连声赞许着。

费季卡，这个红脸膛、有麻瘢的高个儿农民，向他转过头来说：

“恩人老爷，罗曼·鲍里索维奇，我们实在什么也没有……老天在上，没到圣诞节我们的粮食统统都已经吃光了……如果你需要，就把我的牲口牵走吧，——这种折磨我受不了……”

先卡对罗曼·鲍里索维奇说：

“他的牲口又小又瘦，他这是在胡诌……可是你不妨拿他的女儿来抵他一半的债务。另外一半让他自己来偿还吧。”

罗曼·鲍里索维奇皱了皱眉头，背过脸去：

“让我考虑一下。我们今晚上再谈一谈。”

从烟囱和秃树后面传过来大斋节的钟声。乌鸦从生锈的圆屋顶上飞起去了。“唉，我们的罪孽深重，”罗曼·鲍里索维奇喃喃地自语着，朝场院瞅了最后一眼，走向餐厅喝咖啡去了。

……………………………………………………………………

公爵夫人阿夫多基娅和三位小郡主坐在桌子一头的荷兰折椅上。那一头的锦缎桌毯给翻起着,免得弄脏了。公爵夫人穿一件俄式深色丝绒的宽袖薄衫,戴一顶外国式的帽子。几位小郡主穿的都是带有抹地长后襟的德国式长袍:纳塔利娅的是桃红色,奥莉加的是绿条纹,最年长的安东妮达的袍子是一种所谓"难忘的落日"的颜色。她们的头发都梳得很蓬松,还洒上了面粉。腮帮上抹着两块圆圆的胭脂,眉毛画得乌黑,手掌涂得猩红。

从前,不用说,阿夫多基娅也好,三个小郡主也好,从来不到这间餐厅里来:她们总是坐在自己房里的窗子旁边做针线,夏天呢,就在花园里荡秋千。可是有一天,皇上带着一批酒醉朋友冲来了。从门槛那儿,他用一双怕人的眼睛往屋子里扫了扫:"你们的小姐在哪儿?叫她们坐到桌子上来啊……"(赶快派人去找她们。惶恐,慌乱,眼泪。她们给带进来了,那三个丧魂失魄的傻瓜)沙皇摸摸她们每个人的下巴,问:"你们会跳舞吗?……(跳舞,哪有的事!羞赧的眼泪从几个姑娘的眼睛里涌出来了。)要学啊……谢肉节以前,她们一定要学会跳美妞艾舞、波洛涅兹舞和乡间舞……"他抓住罗曼公爵的长襟衣,认真地摇了摇他:"得把适当的 politesse[①] 介绍到你家里来,别忘了!……"那几个姑娘被招去坐在桌子旁边,还硬叫她们喝酒……说也奇怪,她们都把酒喝了,一点也不害臊……没隔多久,她们全笑起来了,好像没什么奇怪似的……

就这样,适当的 politesse 不能不介绍到他们家里来了。阿夫多基娅公爵夫人由于愚蠢,对样样事情都只知惊奇;可她的女儿却很快就变得大胆、冒失、好挑剔了。她们要这样,要那样。她们不愿意刺绣了。从一大早起,她们就打扮得漂漂亮亮,东坐坐,西坐坐,寻寻乐趣,品品茶,喝喝咖啡。

罗曼·鲍里索维奇走进屋里,朝女儿们瞅了一眼。她们只跟他点了点头。阿夫多基娅站起来,鞠了一躬:

"早安,你老人家……"

安东妮达向母亲嗞嗞地说道:

---

① 法语:礼貌。

"坐下啊,Mutter[1] ……"

罗曼·鲍里索维奇从寒气里走进来,真想喝一杯伏特加,吃一点蒜头……伏特加,也许还可以将就,可是蒜头,却怎么也不给了……

"我今天有点儿不大想喝咖啡。敢情在台阶上着了凉了……她娘,给我一点儿烈性的喝喝吧。"

"Vater[2],您每天早晨总是说这句话——伏特加,"安东妮达说,"什么时候您才能够学会……"

"少废话,你这只牝马!"罗曼·鲍里索维奇喝道,"要不,我要用鞭子来抽了……"

几个小郡主仰起鼻子。阿夫多基娅给他拿来了一杯酒,向他行了个老式的礼,悄悄地说:

"请你随意喝,你老人家,喝个畅快吧……"

他喝了,吐了一口气。他嚼着一条腌黄瓜,让盐汁滴在坎肩上。桌子上既没有蔓越橘烧卷心菜,也没有加洋葱的腌松蘑片。他嚼着一个小包子(鬼知道里面放的是什么馅),问起他的儿子道:

"米什卡呢?"

"他在学算术,你老人家。我不知道他的头脑怎么受得了……"

脸上稍微有点麻瘢的奥莉加,学外国礼貌学得最熟练,她撅起嘴唇,说道:

"米什卡老是跟庄稼人在一起。昨天他又拿着三弦琴在马棚里,玩赌打鼻子的纸牌……"

"他还不过是个孩子嘛,"阿夫多基娅哼哼着说。

大家沉默了一会。年纪最小、爱笑好动的纳塔利娅朝窗子探过身去(窗上的云母片最近刚换上了玻璃):

"啊,啊,姑娘们,客人来啦!……"

姑娘们慌乱起来,举起胳臂来摇着,让手显得白嫩些。侍女们跑进来抹桌子,换铺台布。大管事(从前叫做管家),一个虔信上帝的老

---

① 德语:母亲。

② 德语:父亲。

用人，胡子刮得精光，衣服穿得像是要参加圣诞节前夜的化装跳舞会一样，用拐杖在地板上杵了杵，通报说领主夫人沃尔科娃驾到。罗曼·鲍里索维奇勉强地从桌子后面站起来，要向来客献一献殷勤：挥一挥帽子，踢一踢腿……在谁的面前，布伊诺索夫公爵非得这样装腔作势一番不可啊？领主沃尔科夫的这位夫人，七年前大家还管她叫桑卡，那时候她还用破破烂烂的裙子下摆抹鼻子，住在一个顶寒伧的农户人家。她父亲伊瓦什卡·布罗夫金从前是一个农奴，一个后院的仆役。她本该一辈子在没有烟囱的炉灶周围打转。可是你瞧，她的到来现在竟由大管事来通报了。她还乘着镀金的马车呢！她丈夫得到了皇上的宠幸……（她丈夫其实是罗曼公爵的表侄）那小鬼帮助了这个姑娘的父亲：他爬上了大商人的地位，现在军队里的一切供应，据说都要由他来承办了。

大管事打开了门（这门又矮又窄，式样又老），一袭蔷薇黄色的衣裳窸窸窣窣地响着。耷拉着袒露的肩头，昂起了冷淡而美丽的脸，沉下了睫毛，领主夫人沃尔科娃走进来了。她在屋子中央停了步，让戒指闪烁一下，提着那条钉着花边、饰着蔷薇花缨缕的蓬蓬松松的裙子，把一只脚移向前面（那只缎子鞋的后跟有两俄寸高），用道地的法国姿势行了个礼，伸在前面的那条腿却连膝盖也没有弯一弯。她那扑着粉、插着鸵鸟毛的头，向左右摆动着。随后她扬起那双蓝漾漾的眼睛，微微一笑，张开嘴唇：

“Bonjour, princesses!①”

布伊诺索夫的几个女儿依次行了屈膝礼，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位客人。罗曼·鲍里索维奇抓起帽子，挥了一下，伸开腿和手。领主夫人被请去坐在桌子边喝咖啡。他们开始互相问候亲属和家里人的健康。姑娘们端详着她的衣裳和发式。

“啊，啊，你的头发一定是用鲸须撑起来的。”

“我们的头发都是用树枝和碎布撑起来的呢。”

桑卡答道：

“说到理发师，简直是活受罪：全莫斯科就只有这么一个。谢肉

---

① 法语：你们好，郡主们！

节边，太太们全等了一个星期，那些提前理好头发的，都在椅子上睡觉呢……我已经请我爸爸从阿姆斯特丹带一个理发师回来了。”

“请你代我向受人尊敬的伊万·阿尔捷米奇问候，”公爵说。“他的帆布工场经营得怎么样？我常常想到那边去看看。那倒是一种新颖、有趣的企业……”

“我爸爸在沃罗涅什。瓦夏眼下也在沃罗涅什，跟皇上在一起。”

“这个我们都听说了，我们都听说了，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

“瓦夏昨天寄来一封信。”桑卡把两个手指伸到那敞开得很低的腰带那儿（罗曼·鲍里索维奇眨巴了一下眼睛：这女人停会儿就要把胸部都袒露出来了。），掏出一封浅蓝色的信。“他们说不定会派他到巴黎去呐……”

“他信上是怎么写的？”公爵咳了一声，问道。“关于皇上，他说了些什么？……”

费了不少工夫，桑卡才拆开了那封信。她眉头一皱，腮帮和脖子全涨红了。随后她柔声细气地说：

“我学会认字还没有多久呢。对不起……”

顺着那满是墨污的、夹着省略符号和花笔道的字行一路指过去，她出声地念起来了，把一个个词儿念得很慢：

> 萨申卡，你好，我的爱人，愿你长命百岁！……我们在沃罗涅什的情况是这样……不久，我们的舰队就要开进顿河，那时候我们便不会再待在这儿了……我倒不是想吓唬你，可我从旁听说皇上要派我跟安德烈·阿尔塔莫诺维奇·马特维耶夫到海牙，随后再到巴黎去。我不知道该怎么样设想：路途遥远，而且还有点儿怕人……我们大家都很健康，感谢上帝。Herr 彼得向你致意，前不久我们还在晚餐时候谈起你呢 。他每天劳动，在造船厂里干活，像一个普通人一样。他亲手锻造钉子和铁箍，亲手填船缝。连剃胡子的工夫也没有：他把个个人都追逼得很紧，弄得大家都精疲力竭了。可是舰队却建成啦……

罗曼·鲍里索维奇用指头在桌子上轻轻地敲着：

“嗯……当然啰，舰队，嗯……他亲手锻造，亲手填船缝……这就

是说，他不知道该把精力使到哪里去……”

桑卡念完信，斯斯文文地抹了抹嘴唇。随后她把信折起来，重新塞到腰带那儿。

“圣驾就要在复活节回来了。我要跪在他面前恳求……我要到巴黎去……”

安东妮达、奥莉加和纳塔利娅把双手都举起来了：“啊！——啊！——啊！”公爵夫人阿夫多基娅画了个十字：

“你把我给吓坏了，我亲爱的。多么可怕啊，——到巴黎去！……那边准是很糟糕的呢！”

桑卡的蓝盈盈的眼睛暗晦下来了，她把戒指往胸脯上一按：

“我在莫斯科待得闷死了……我巴不得飞到外国去……普拉斯科维亚·费多罗芙娜皇后① 的宫里请了个法国人教礼节，——他也教我呢。听他讲的那种故事啊！(她短促地叹了口气)每天夜里，我都梦到自己穿着一身紫红色的衣裳，跳美妞艾舞，跳得比什么人都好，头也发晕了，这时，那些男舞伴为一个人让开路，原来那是国王路易，他走到我面前，给了我一枝玫瑰花……莫斯科变得那么沉闷。谢天谢地，他们总算把射击军收拾了，那些尸体真叫我吓得要死……”

……………………………………………………………

领主夫人沃尔科娃走了。罗曼·鲍里索维奇在桌子旁边又坐了一会，才吩咐把轿式雪车套好牲口，送他上大度支政厅去办公。现在，个个人都奉旨办公了。好像莫斯科的官员还嫌不够似的，连贵族们也要给找去办公了。可是皇上自己却被木焦油和菸草弄得稀脏，一天到晚用斧子砍啊劈的，还跟庄稼人一块儿喝下等白酒……

“唉，实在不妙，唉，真烦人，”罗曼·鲍里索维奇公爵呼哧呼哧地喘着气，爬进雪车……

四

在救主门旁的深沟里，在冰面上某些地方杵着一些腐烂的桩子

① 彼得的亡兄伊凡皇帝的寡后。

似的东西，罗曼·鲍里索维奇发现那里停着二十来辆盖着蒲席的雪橇。瘦骨嶙峋的牲口垂头丧气地站在那儿。斜坡上有一个农民，正在用铁锹懒洋洋地撬开一个被冻住在地上的射击军尸体。天是灰茫茫的。雪也是灰茫茫的。穿着粗呢衣服的人们，耷拉着脑袋，沿红场上那片满是坑洼和畜粪的雪地慢步穿过去。钟楼上的钟吱吱地响了一下，嘶哑地敲响起来(从前是敲得很响亮的)。罗曼·鲍里索维奇觉得很郁闷。

他的轿式雪车穿过一道年久失修的桥，驶进了救主门。在克里姆林宫里，好像在市集上那样，来往的人们都戴着帽子。一些普通雪橇，一溜儿停在被牲口啃坏的系马桩旁边……罗曼·鲍里索维奇的心沉下去了。这个地方变得多么荒凉了啊，那些炯炯发光的眼睛，本来像神灯似的，显示出第三罗马的光荣，在皇宫的窗子里闪烁着的，现在已经不在那儿了。生活实在叫人发闷！

罗曼·鲍里索维奇的雪车在政厅大门前的台阶旁停下了。没有一个人来搀扶公爵下车。他只好自个儿走出来，气喘吁吁的，爬上那有遮棚的梯级。阶磴都被人们靴子上的雪和他们的唾沫弄脏了。有几个穿着没挂面子旧羊皮袄的人从上面跑下来，差一点跟公爵撞个满怀。最后那一个蓄着花斑胡子的，转动骨溜溜的眼睛放肆地盯了他一眼……罗曼·鲍里索维奇在梯级的半中腰停住脚步，愤怒地杵了杵手杖：

“脱帽！你应当脱帽！”

可是等于白喊。克里姆林宫里眼下时行的就是这一类规矩。

政厅一间间低矮的办公室里，弥漫着从火炉里发出来的炭气，恶臭，地板都没有扫过。在一张张长桌子旁边，录事们正在用羽毛笔潦草地涂写，臂肘碰着臂肘。不时有人挺直脊背，搔搔乱发蓬松的头，还有人搔搔胳肢窝。在一张张小桌子旁边，精通官场奥秘的秘书官助手们，身上强烈地发出一种大斋节馅饼的香味，正在把呈文一页页翻看着，用手指一行行指下去。一抹朦朦胧胧的光线，从肮脏的窗子里透进来。有麻瘢的鼻子上架着副眼镜的大秘书官，在那些桌子中间来回地踱着。

罗曼·鲍里索维奇威风凛凛地打一间间屋子里穿过去，从一个科

室走到另一个科室。大度支政厅里的公事很多,而且很乱:又要经管国库,经管储藏室,经管金银器皿,又要征收关税、哥萨克捐和射击军捐,征收皇村和城市里的驿站税和代役租。这些复杂事,只有秘书和大秘书官才弄得清楚。新招来的领主们只好一天到晚坐在炉火生得很暖的小屋子里,忍受紧窄的洋服给他们带来的苦痛,从模糊不清的窗子里眺望着凄清的宫院,而从前,他们却在这儿寝殿的廊庑下、在领主广场上踱步,穿着黑貂皮大衣,挥着绸手绢,谈论重大的事务。

许多可怕的事件曾经出现在这片广场上。据传说,伊凡雷帝带着禁卫兵从克里姆林宫出来,就是穿过广场那边一条破败的、现在已经钉起来的廊庑到亚历山德罗夫村① 去,向几个领主世家显示他的狂暴和残酷。他砍下他们的脑袋,把他们放在煎锅里烧,让他们坐木桩。他没收他们的领地。可是上帝到底没有让领主消灭。名门望族终于又兴发起来了。

该死的格里什卡·奥特列皮耶夫② ——光荣的俄罗斯领主的另一个毁灭者,就是从那座蒜头形屋顶上立着几只铜公鸡的木建高楼上跳下出走的。莫斯科大地荒无人烟,满眼是烧光的村镇,路上净是死人的白骨,可是上帝并没有纵容他们,——名门望族后来又兴发起来了。

现在,暴风雨又一次袭来了——由于我们的罪孽……"唉,唉!"领主们在燠热的办公室窗旁苦闷地叹息着。看来他是要想方设法捉弄人……他把每个人的胡子都剃掉了,又吩咐大家去办公,还将大家的儿子派到各个团队里去,或者派到外国去……"唉,唉,这一回上帝也不会容许的……"

走进办公厅时,罗曼·鲍里索维奇就看出今天又有什么倒霉事儿从上层落到头上来了。老公爵马丁·雷科夫那如同老太婆一样松松软软的腮帮正在打哆嗦。杜马贵族伊万·延多古罗夫和御前大臣拉夫连季·斯温因正在结结巴巴地念着一份诏书。他们不时扬起脑袋,

① 十六世纪时,伊凡雷帝因与领主意见分歧,曾移居此村。

② 即伪季米特里一世,他曾冒充伊凡雷帝的儿子,于一六〇五至一六〇六年篡夺俄国王位,后于一六〇六年五月在莫斯科人民起义时被杀。

可只是说着:“唉!唉!”

“罗曼公爵,坐下来听听这个吧,”马丁公爵说道,眼泪差一点流出来了。“回头再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现在,个个人都可以咒骂和污辱我们了……我们本来还有一个申诉的余地,眼下就连这个余地也在给剥夺了。”

延多古罗夫和斯温因重新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开始念皇上的诏书。那上面说,公爵、领主、杜马贵族和莫斯科贵族申诉他们所受到的污辱,使全俄皇帝与大公感到极大的厌烦。某月某日,格里戈里公爵的儿子、姓雷科夫的马丁公爵向皇帝与大公陛下呈上一张状子,申诉他在寝宫的台阶上受到他陛下的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中尉阿廖什卡·布罗夫金的咒骂和污辱……说是当他在台阶上画十字的时候,布罗夫金向他马丁公爵嚷道:“你干吗像一头野兽那样瞅着我?今天我可不是你的农奴。你本来是一位公爵,现在你却不过是一句谎话罢了……”

“他是一个小淘气,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乡巴佬,”马丁公爵说道,腮帮哆嗦着,“那时候,我实在太气愤了,所以没有能记住他所有的话,不过他向我嚷嚷的还要难听得多……”

“他向你嚷嚷了些什么话呢,马丁公爵?”罗曼·鲍里索维奇问。

“什么话,什么话?……他嚷道,而且许多人都听到的:‘猴子脸,秃脑瓜!……’”

“唉,唉,的确气人,”罗曼·鲍里索维奇晃了晃脑袋。“带便问一句,这个阿廖什卡,不就是伊万·阿尔捷米奇的儿子吗?”

“鬼知道他是哪一个的儿子……”

“‘皇帝与大公,’”延多古罗夫和斯温因继续往下念,“‘为了避免在国家多难之秋感到厌烦,又鉴于他已经受到的滋扰与引起的懊恼,兹令具禀人马丁公爵出钱十卢布,拿来散给乞丐,并禁止今后对于所受污辱的申诉……’”

念完以后,他们把鼻子皱了一皱。马丁公爵又激动起来了:

“谎话!你摸摸我看,——我是不是什么谎话?我们的家世,一直可以追溯到雷奇科大公!在十三世纪,雷奇科大公带了三千矛兵从乌果尔人的国土上赶来。而这位雷奇科,就是布留哈蒂公爵们、塔

拉图欣和苏波涅夫的祖先，他那个最小的儿子的后代，便是布伊诺索夫这一宗……”

“胡诌！你真是在胡说八道了，马丁公爵！”罗曼·鲍里索维奇在长凳上把整个身子都转过来，双眉倒竖，两眼发光（嘿，要没有那两片光秃秃的腮帮和一张微微有点弯曲的、光溜溜的嘴，这个罗曼公爵委实很怕人呢。）……“从远古的时候起，布伊诺索夫家族就比雷科夫家族优越。我们这一宗是从掌握大权的切尔尼戈夫斯基大公们传下来的，每一辈祖先我们都举得出名字来。而你们雷科夫这一宗，却自己把家谱推到伊凡雷帝的时代……鬼才看见他这个雷奇科大公怎么样从乌果尔人的国土赶来的呢……”

马丁公爵的眼睛骨溜溜地转动起来，眼睛底下的垂肉兀自在哆嗦，上嘴唇厚厚的脸盘也在索索打颤，好像在哭泣似的：

“布伊诺索夫家族？土希诺骗子封给你们领地，不是就在他的土希诺营寨① 上吗？”

两位公爵都从长凳上站起来，开始从头到脚地互相打量着。若不是延多古罗夫和斯温因出来干预，使他们感到惭愧，安静下来，准会来一场大吵大骂。两位公爵用手绢抹抹额头和脖子，往各自的长凳上坐下了。

……………………………………………………………………

为了解闷，杜马贵族延多古罗夫跟大家讲起领主们在国家杜马里胡说八道些什么，——穷人们给弄得无可奈何：皇上和他的那批谋士在沃罗涅什只知道钱，钱。他把那批人收罗在左右出主意，——本国的和外国的商人，一些出身微贱的人，木匠、铁匠、水手和那些差一点给刽子手割掉鼻子的浪荡子。皇上就听他们这种贼主意。真正的国家杜马倒是设在沃罗涅什了。各个城市的商业区住户和商人的控诉状都往那边涌去：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政权……而他们就想用这批败类去征服土耳其苏丹。普罗科菲·沃兹尼岑的大使馆里，有一个人从卡尔洛维茨写信到莫斯科来，说是土耳其人都在取笑沃罗涅什舰队，认为走不到顿河口，所有的舰只就会在沙滩上搁

① 指俄罗斯冒牌皇帝伪季米特里一世的营寨。

浅。

“老天爷，我们应当安安静静地待着，干吗要去撩惹土耳其人呢？”温顺的拉夫连季·斯温因说。（他的三个儿子已经给抓进了军队，第四个儿子也给征进了舰队。这老头儿感到寂寞透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安安静静？”罗曼·鲍里索维奇说道，威胁地瞪着他。“首先，拉夫连季，照你那种卑微的身份，你就不应当在人家谈话的时候抢白……（他拍了拍大腿）对于土耳其人，对于鞑靼人，你怎么好说安安静静地待着？我们两次派瓦西里·戈利岑到克里米亚去，那又为的是什么啊？”

马丁公爵望着火炉，说：

“沃罗涅什和梁赞后面，我们不是个个都有领地在那边的。”

罗曼·鲍里索维奇朝他冷笑了一下，可是并没理会他的话。

“在阿姆斯特丹，一普特波兰小麦的价钱是一盾。而在法国，价钱还要贵些。波兰的地主们简直在黄金里打滚。你去跟伊万·阿尔捷米奇·布罗夫金谈一谈，他会告诉你钱在哪里……可我却不能不恳求那些酿酒人用三个半戈比一普特的价钱收买去年的粮食……叫我觉得难过的是，旁边就是沃罗纳河，就是顿河，我的小麦尽可以打海上运出去……这是一笔大生意：但愿上帝保佑我们战胜苏丹……而你，居然谈什么安安静静……我们只要有一个小小的海港就好了，譬如说，刻赤……那么，我们又成了第三罗马啦，——难道我们对于圣墓就不应当关心一下吗？难道我们的天良都已经丧尽了吗？”

“我们不会战胜苏丹，不会的。这种惹是生非其实真是白搭，”马丁公爵轻松地说。“而且，我们要多少粮食也都已经如数弄到手了，——感谢上帝。我们饿死不了。只要我们不是急着把长裙子穿到女儿们身上，把献殷勤的风气弄到我们家里来就成……”

沉默了一会，罗曼·鲍里索维奇才从叉开的膝头缝里瞅着地板上的一个节疤，问道：

“很好。可是把长裙子穿到女儿们身上去的是谁啊？”

“不用说，花五十戈比或是七十五戈比到外侨区去买一磅咖啡的那种傻瓜，这种人农民是不会供养他们的。”马丁公爵斜眼瞟着火炉，抖动着松软的下巴颏，很明显又想挑起一场争吵来了……

门突然推开了。一个圆脸膛、狮子鼻、面色红润的军官,从外面的寒气里冲进了这间闷热的屋子。他假发蓬乱,小小的三角帽直扣在耳朵上。沉甸甸的靴子——骑兵长靴和镶着宽阔红翻袖的绿色长襟衣,沾满了雪花。一看就知道,他是穿过莫斯科没命地飞驰而来的。

一见这个军官,马丁公爵就张大着嘴呆住了:这正是那个污辱过他的人,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中尉阿列克谢·布罗夫金——皇上的宠臣之一。

"领主们,停止工作!……(阿廖什卡抓着那扇给推开了的门,急匆匆地说。)弗朗茨·雅科夫列维奇快要去世了……"

他把假发一甩,眼光骄横地(彼得豢养的那些出身微贱的家伙全是这副模样)闪烁着,踩着政厅办公室里那腐烂的地板冲出去,马刺和靴跟发出很大的响声。那些秃顶的大秘书官朝他的背影瞪着白眼,好像是说:"别那么大声,你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这里不是马厩。"

五

一星期前,弗朗茨·雅科夫列维奇·勒福尔特在寓邸招待了丹麦和勃兰登堡的使节。冰雪刚开始融化,水从屋面上淅淅沥沥地滴下来。小客厅里很热。弗朗茨·雅科夫列维奇坐在那儿,背对着壁炉里融融燃烧的劈柴,精神振奋地谈着一些伟大的计划。他越谈越有劲,举起那用椰子树雕成的酒杯,为彼得皇上跟丹麦国王和勃兰登堡选帝侯结成的兄弟联盟而畅饮。屋子前面那十二门放在翠绿色炮架上的大炮(只要那个站在窗边的大管事把手绢一扬),轰隆隆地发出一排礼炮。一团团白茫茫的硝烟,把个晴朗的天空都给遮住了。

勒福尔特往镀金椅子背上靠下去,睁大了眼睛,假发上的鬈丝粘在苍白的腮帮上:

"桅杆木材林,在我们的大河两旁飒飒作响……光是我们出产的鱼,就可以供应所有的基督教国家。我们可以用几千亩地来种植亚麻和苎麻。还有那片洪荒之地——南方的草原,骑着马的人也会给

遮藏在那边的草里。等我们把鞑靼人赶走以后，我们就会有跟天上的星星一样多的牲畜。我们需要铁吗？矿砂就在我们的脚下。在乌拉尔，山山都蕴藏着铁矿。欧洲的那些国家，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们惊奇的？你们的工场手工业吗？我们要招些英国人和荷兰人到这儿来，迫使我们自己的人能够自立。你们还没来得及向四周打量一下，可我们各式各样的工场手工业都已经办起来了。我们要把科学和艺术教给城市居民。我们要把商人和工业家提高到梦想不到的程度。”

喝醉了酒的勒福尔特就这样跟那些醺醺然的使节们谈着。酒和他的话把他们都弄得怔住了。客厅里很窒闷。勒福尔特吩咐大管事把两扇窗子都打开，舒畅地吸着那潮湿的、寒冷的空气。他一次又一次地为那些伟大的计划干杯，直到太阳开始下山的时候才宴罢。晚上，他到波兰大使馆去，在那里喝酒跳舞，一直闹到天亮。

第二天，弗朗茨·雅科夫列维奇感到不同寻常的疲乏。他穿上一件兔皮袄，用一块薄绸包住了头，还吩咐说不要让任何人进来。他本想动手给彼得写信，可是连这也没办到，就裹着皮袄蜷缩在壁炉旁边直打抖了。意大利医生波利科洛给请来了。他闻了闻小便和痰，咂响着舌头，搔了搔鼻子。他们给这位海军上将吃了一剂泻药，放了一点血。可是一点也没有用。夜里，弗朗茨·雅科夫列维奇发着高烧，神志昏迷了。

……………………………………………………………………

施特罗姆普弗牧师（跟在一个摇着一只小铃的教堂侍役后面），把圣餐高高地举在头顶上，好不容易挤进了大厅。勒福尔特的寓邸里人声嘈杂，——全莫斯科权贵都聚集在这儿了。门砰砰地响着，过堂风呼呼地吼着。那些心烦意乱的仆人到处乱跑，有几个早已喝醉了。勒福尔特的妻子伊丽莎白·弗兰采芙娜在她丈夫卧室的门口迎接了牧师。她那憔悴的脸上透出一块块红斑，神情沮丧的鼻子哭得发肿了。紫红色的连衣裙上随随便便地系了根带子，一绺绺稀疏的头发露出在假发底下。看见来了那么多显要，这位海军上将夫人吓得要命。她不会讲俄国话，又是一辈子都在寓邸的后房里生活。她把交叠着的双手伸到牧师的胸口，用德国话嘟嘟囔囔地说：

“叫我怎么办呢？这么多的客人……施特罗姆普弗牧师先生，告

诉我,我要不要请他们吃点儿点心?所有的用人都好像发了疯似的,谁也不听我的话了。那些储藏室的钥匙都放在可怜的弗朗茨的枕头底下。(眼泪从这位海军上将夫人淡黄色的眼睛里涌出来;她动手往胸衣里摸索,随后掏出一块湿手帕,把它捂在脸上。)施特罗姆普弗牧师先生,我不敢走到大厅里去,我总是那么张皇失措的……会发生什么事啊,会发生什么事啊,施特罗姆普弗牧师先生?……"

牧师用得体的低沉嗓音对海军上将夫人讲了几句安慰的话。随后他摸了下刮得青青的脸,赶开一切世俗的杂念,走进了卧房。

勒福尔特躺在一张宽阔的、揉皱的床上,背后垫着几个枕头。他那凹陷的腮帮和高突的脑瓜上长出了不少像鬃一般的硬毛。他呼吸很急促,还发出一种嘘嘘的响声,蜡黄的锁骨正在掀动,好像他还在试图钻进枷锁,钻进生命中去。他那张开着的嘴给高热烧得发焦。只有一双眼睛——黑黝黝、呆钝钝的——依然活着。

波利科洛医生把施特罗姆普弗牧师带到一边,意味深长地眯缝着眼睛,蹙皱了腮帮。

"干枯的筋脉,"他说,"正如我们科学界都知道的那样,它把灵魂和肉体联系在一起,而照海军上将先生的病情看来,筋脉已经给浓痰塞满了,使得那些让灵魂流进肉体去的管道正在一分钟比一分钟窄小,我们应当预料它们马上就会给这种浓痰完全堵住。"

施特罗姆普弗牧师往垂死者的脑袋旁边轻轻悄悄地坐下了。不久以前,勒福尔特已经从谵妄和昏迷中醒来过,显然是为一件什么事情放心不下来。一听到提起他的名字,他便费力地把眼神转向牧师,随后又让眼光盯在壁炉里那一块冒着烟的湿滋滋的木柴上。在那边涡纹的石雕上头,躺着个海神尼普顿,手里拿着个三叉戟,金色的水从他臂肘底下的镀金瓶子里流出来,汇成金色的波浪涌开去。在中央那个黑糊糊的裂口里,木柴正在冒着烟。

施特罗姆普弗设法把海军上将的注意力引到十字架上,宣讲着永生的希望,这种希望每一个世俗的人都不会被拒绝……勒福尔特自言自语地嘟囔着,可是一句也听不清。施特罗姆普弗朝他发紫的嘴唇更低地伛下身去,便听到勒福尔特在急促的呼吸中说:

"说简短些……"

牧师终究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给垂死者作了临终忏悔,让他领了圣餐。等他走了,勒福尔特用臂肘撑起身来。他们明白他是想招呼大管事。大家便奔出去,找到了那个在厨房里哭泣的老头儿。他来了,脸哭得肿乎乎的,头上戴一顶插着鸵鸟毛的帽子,手里抓着一根锤形杖,在床脚边站定了。弗朗茨·雅科夫列维奇跟他说:

"去招呼乐师们……我的那些朋友……酒杯……"

乐师们踮起脚走进来了,穿着随身的衣服。一杯杯酒也给送进来了。乐师们站在床的周围,把号角放到了嘴唇上,于是六十只号角——银的、铜的和木头的——一起吹奏出一支堂皇的小步舞曲。

勒福尔特的脸色死一般苍白,他让肩膀陷到了枕头里,太阳穴也像牲口那样瘪下去了,只是那双眼睛却还无法熄灭地燃烧着。有人递给他一杯酒,可是他已经举不起手来,——酒都泼翻在胸脯上。奏乐的时候,他又人事不省,眼睛也看不见了。

……………………………………………………………………………………

勒福尔特死了。莫斯科人简直高兴得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外国人的统治,——库奎外侨区的统治,就这样结束了。彼得的那个该死的谋士,已经"翘辫子"了。他们个个人都知道,个个人都看见:他曾经给彼得皇上喝一种迷魂药,——可是谁也不准说一句话。现在,射击军士兵们的眼泪总算有了个反应了。反基督者的窝巢——勒福尔特的寓邸将要永远荒芜了……

据说临终的时候,勒福尔特曾经吩咐他的乐师们奏乐,丑角们蹦跳,舞蹈者舞蹈,于是他自己——脸已经发了青,如同死尸一般——也从床上跳下来,乱蹦一阵……又据说在寓邸的顶楼上,一些妖魔便突然咆哮、呼啸起来了……

七天里头,领主和各级官员都来向海军上将的灵柩致最后的敬礼。他们隐藏了心头的喜悦和畏惧,走进那间有两层窗子的大厅。大厅中央一座木板台上,停着一口棺材,一半给一件黑绸长袍遮起来了。四个执着出鞘宝剑的军官站在棺材的周围,还有四个站在木板台周围的地上。那寡妇穿着丧服,坐在木板台前面一张折椅里。

领主们走上木板台,把嘴和鼻子扭到一边(免得弄脏了自己),用腮帮碰一碰那个魔鬼海军上将的蓝幽幽的手。随后他们走到寡妇跟

前，弯下腰去拜了一拜，用手指碰一碰地板，然后退了出去……

第八天上，彼得从沃罗涅什马不停蹄的赶来了。他那辆套着六匹马的皮篷雪车，飞也似的穿过莫斯科，一直驰进了勒福尔特寓邸的庭院里。那几匹毛色不同的马，掀动着肋骨，喘着粗气。一只手从遮着膝盖的车毯里探出来，摸索着皮捆带，想解开那上面的钩子。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沃尔科娃正巧从里面走出来，而且正巧只有她一个人在台阶上。一看那几匹马，桑卡心想来者准是一个出身微贱的人。她很生气，这辆雪车竟在挡住她的轿车的地方停下来了。

"把你的蹩脚马赶走，喂，不要挡住人家的路啊！"她对皇上的车夫说道。

那只探出来的手，没有摸到钩子，便把皮捆带狠狠地扯断了，于是一个戴着有耳遮的丝绒便帽、穿着毡靴和灰呢羊皮袄的人从雪车里爬出来。他的个子很高：桑卡看他的时候得把脑袋往后面仰……一张圆圆的、可是憔悴的脸，一双浮肿的眼睛，一撇深色的、往上翘起的小唇髭。主啊，原来是皇上！

彼得把一条发麻的腿伸了一伸，随后又把另一条腿伸了一伸，两条眉毛聚在一起了。他认出来这是自己曾经为她主过婚的年轻女人，便蹙皱了小嘴，对她微微地笑了一笑。随后他沙着嗓子说道：

"不幸啊，不幸啊！……"于是他往屋子里走去，皮袄的衣袖摆动着。桑卡跟在他后面。

一看见皇帝，那寡妇就呆住了。她从椅子里跳起来，想要往他脚边扑下去。彼得将她一把扶住，紧紧地搂着她，从她头顶上望着那具灵柩。仆役们跑过来，替他脱下羊皮袄。彼得穿着毡靴，笨拙地走到棺材那儿，去作最后的告别。他站了很久，一只手搭在棺材边上。随后他伛下身去，吻了吻他的好友的额头和手。他的肩膀在那绿色长襟衣里面颤动，后颈脖挺得直僵僵的。

桑卡站在彼得背后，眼睛里噙着泪水，——她用手托着腮帮，像乡下女人那样，用尖细的嗓音轻轻地哀号起来。她为一件什么事，或是一个什么人觉得难过极了……他从木板台上走下来，鼻子呼哧呼哧地响着，如同一个小孩子。他在桑卡面前立定了。她伤心地朝他

点了点头。

“这样的朋友，我是不会再有的了，”他说。（他用一只手掩住眼睛，摇了摇那因为长途跋涉而纠结起来的深色鬈发。）“我们曾经同甘共苦。我们曾经同德同心……”他忽然把那只手从眼睛上挪开，向周遭扫了一遍，他眼泪已经干了，样子活像一只猫。十来个领主这会儿走进了大厅，急匆匆画着十字。

他们按照官职的大小，必恭必敬地先后走到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面前，双膝下跪，让手掌撑在地上，把额头实实在在地磕着槲木地板。

彼得一个也没有把他们扶起来，也没跟他们拥抱，甚至没向他们点点头，——他不可接近、不可一世地站着。他的短鼻子的鼻孔张大了。

“你们高兴啦，我看得出来你们这下就高兴啦！”他莫名其妙地说道，随后走出院子，回到他的雪车上去了。

六

那年秋天，外侨区路德教堂旁边，盖了一幢荷兰式的砖瓦房子，有八扇窗面临着街道。这是由大度支政厅承建的，造得很快——只花了两个月的工夫。安娜·伊万诺芙娜·蒙斯跟她的母亲和弟弟威廉搬进去住了。

沙皇总是公开地临幸那里，而且常常还宿夜。在库奎外侨区（甚至在莫斯科），大家都管这所房子叫做皇后的别殿。安娜·伊万诺芙娜经管这所房子，气派可大极了：一个大管事，一些穿制服的仆役，马厩里还有两套波兰的名种骏马，每套六匹，以及各种场合乘用的马车。

蒙斯家的这个新居，再也不像从前在小酒店里那样，可以随便进去喝一杯啤酒了。“嘻—嘻，”那些外国人追怀着往事，“前不久，眼睛蓝漾漾的安欣还束着干干净净的小围裙，把一杯杯酒送到一张张桌子上；要是有哪一个好心的人拍拍这个小妞儿的尼股，说：‘来，我亲爱的，把泡沫喝掉：花是你的，酒是我的……’她的脸就会红得像一朵

野蔷薇呢。”

现在,库奎外侨区里只有那些受人尊敬的商人和工业家才上蒙斯家去拜访,而且也只有在逢年过节被邀去吃饭的时候。他们当然也说说笑话,可是得合乎礼节。施特罗姆普弗牧师总是坐在安欣的右手。他喜欢讲些罗马历史中有趣味或是有教育意义的故事。那些精神饱满的客人若有所思地摆动着啤酒杯,欢畅地叹息着世事的飘忽。安娜·伊万诺芙娜特别强调家里要讲礼节。

这几年来她变得美丽极了:步态端庄,眉宇间流露出宁静、娴雅和忧愁。不管她的玻璃马车经过的时候,人们怎么样躬身下拜,可是沙皇临幸到底不过为了跟她睡觉罢了。此外还有什么呢?领地政厅封给安娜·伊万诺芙娜几个村子。参加舞会的时节,她可以用跟人家一样好的珠宝打扮起来,胸前还挂上一个跟小碟子一般大的、镶着钻石的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肖像。东西样样都有了,她要什么也从来没有被拒绝过。可是事情就到此为止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彼得越来越长久地住在沃罗涅什,或是搭乘驿车从南海远行到北海。安娜·伊万诺芙娜给他写了许多信,而且每一次总是附去半打半打的柠檬和橘子(都是从里加带来的),加小豆蔻的香肠和浸药草的露酒。可是靠这些书信和包裹,难道能把她的爱人长久地保住吗?万一有哪个女人跟他接近了,慢慢地钻进他的心里,那怎么办呢?她在羽绒褥子上翻来覆去,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一切都是那么不巩固,不安定,不清晰。敌人,周围净是敌人,只等着她蒙斯绊倒呢。

连她最亲密的朋友勒福尔特,——当安娜·伊万诺芙娜转弯抹角地跟他闲谈,问起他彼得那种散散漫漫的独身生活还会过多久的时候,——也只是含糊地笑一笑,在她的腮帮上温柔地拧一把,说道:“为一句诺言等这么三年也不算太长啊!……”唉,就是没有人懂得:她要的甚至不是皇位,不是权势,——权势是稳不下、靠不住的……不,她要的只是一种安安稳稳、整整齐齐、体体面面的生活罢了……

只剩下一个办法了——用媚药,使妖法。遵照她母亲的劝告,有一夜安娜·伊万诺芙娜从彼得熟睡着的床上走下来,把一小块浸透了自己血水的布缝在他坎肩的衣边里……可是他到沃罗涅什去,却把

那件坎肩留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打那天起他一次也没有再穿过。安娜的母亲又把几个卜卦的女人带到了后院里。可是母女俩都不敢向她们透露到底要替谁算命。凡是搞巫术魔法的人，“公爵皇帝”罗莫达诺夫斯基都要把她们送上拷问台去呢。

安娜·伊万诺芙娜觉得，如果现在有一个平民百姓(有相当收入的)爱上了她，那她情愿放弃一切去换取宁静的生活。只要有一所干干净净的小房子(即使连大管事也没有)，阳光照在打蜡的地板上，窗台下有好闻的茉莉花香，厨房里有煎咖啡的味儿，教堂里丁当的钟声送来了安慰，而安娜·伊万诺芙娜就坐在窗前做针线，受人敬爱的人们走过去，恭恭敬敬地向她鞠一个躬……

自从勒福尔特去世以后，好像有一片乌云笼罩在安娜·伊万诺芙娜的头顶上。在那七天里(彼得到来以前)，她哭得那么厉害，因此她母亲就派人去把波利科洛医生请来了。他嘱咐灌一次肠，吃一剂泻药，清一清因为悲伤而郁积在她血里的过多的分泌物。安娜·伊万诺芙娜(她自己也不太知道到底是为什么)惶恐地等待着彼得的临幸。她想起了那天残酷处决射击军以后，他来到勒福尔特家里时的那张土灰色的脸，还有那一边因为牙痛而发肿的腮帮。他那双瞪大的眼睛好像由于愤怒而发愣了。两只冻得通红的手，搁在空盘子旁边。他没有吃一点东西，也不去听他们在餐桌上讲的笑话。(他们虽然牙齿都在轧轧打抖，可是还在讲笑话。)他没有望什么人，却莫名其妙地说：

“不是四个团，而是许多团……他们躺在断头台上的时候，都用两个手指画十字……为旧时的生活，为穷困的生活……赤身裸体的摇来晃去，装疯卖傻……那些城里人！我们不该从亚速下手，应当从莫斯科下手才对！”

直到今天，只要一想起那个时候的彼得，安娜·伊万诺芙娜就会浑身发抖。她觉得这个折磨人的人，正在把她从幽静的窗边推到剧烈的惊慌中去……为什么啊？说不定他当真像莫斯科人窃窃私议的那样，是一个反基督者吧？夜里在床上，在柔和的烛光里，安娜·伊万诺芙娜会绞着双手，绝望地哭叫道：

“妈啊，妈啊，叫我怎么办呢？我不爱他。他来到我这儿很不耐

烦……我也觉得跟死一般冰冷……要是能像可怜的弗朗茨那样躺在棺材里，说不定反而会好过些。”

没料到有天早晨，她还没有梳洗，眼皮睡得肿乎乎的，朝窗外一望，看见皇上的雪车在篱栅外面坎坷不平的路上停下来了。这一回她没有张皇失措：就让他看到现在的这副样子吧，戴着睡帽，兜着羊毛披肩。穿过花园的时候，彼得也看见她在窗口，便向她点了点头，却没有一丝笑意。走进门厅，他把脚在地毯上擦了擦。人很清醒，而且安详。

“早安，安努什卡，”他柔和地说，吻了吻她的额头。“我们变成了孤儿了。”他在墙边靠近壁钟的地方坐下了，钟摆上那个笑着的铜脸正在慢慢地摇晃。随后他压低了嗓音说道，仿佛对于死神这种不合理的过错感到惊奇似的：“弗朗茨啊，弗朗茨……他不是一位了不起的海军上将，可是他却抵得上整整一个舰队。这是一个灾难，这是一个灾难，安努什卡……你还记得吗，他第一次带我到你家里来，那时候你还只是一个小姑娘，你怕我会弄坏你的八音盒？……死神抓错了人……再也没有弗朗茨这个人了。我真不明白……”

安娜·伊万诺芙娜听着，把绒毛披肩掩到眼睛上。她没有准备这一着——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话才好。眼泪在披肩里面扑簌簌地滴下来。门外传来小心翼翼地安放碗碟的丁当声。她一面抽噎，眼睛里噙满泪水，一面自言自语地嘟囔着：现在跟上帝在一起，弗朗茨一定很快乐呢。彼得古怪地瞅着她……

“彼得，您在旅途中准没有吃过东西，请您留在这里吃点儿什么吧。今天我们正巧有您爱吃的煎香肠……”

她很烦恼，看到连香肠也引诱不了他了。她坐到他身边，抓起他一只有股羊皮味儿的手，吻了一吻。他的另一只手正在抚摩她那睡帽底下的头发：

“今天晚上我要来这儿待一个钟头……”他说。“好吧，现在已经够啦，已经够啦，——我的手统统让你的眼泪沾湿了……去吧，去给我拿一条香肠和一杯伏特加来……去啊，去啊……我今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干……”

七

勒福尔特的葬礼,排场大极了。三个团下了半旗,拖着大炮送殡。灵车那纵列的驾马(一溜儿套着十六匹黑马)后面座垫上放着海军上将的帽子、宝剑和马刺。一个骑士穿着黑铠甲,插着黑羽毛,倒持着一个火把。大使和公使们穿着丧服走在送殡的行列中。他们后面是领主、朝臣、杜马贵族和莫斯科贵族——为数将近一千。军号吹着,战鼓缓慢地擂着。彼得带着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第一连走在前面。

近处看不见皇上的踪影,有几个领主便加快脚步,逐渐赶过外国使节,想走到行列的前头。那些使节耸耸肩膀,大家窃窃私议起来。将近墓地,他们索性都被挤到后面去了。罗曼·鲍里索维奇·布伊诺索夫和那个极其愚蠢的斯捷潘·别洛谢利斯基公爵依次抓住灵车,慢慢地走着。许多俄罗斯人已经带着几分醉意:天蒙蒙亮他们就赶来参加葬礼,这会儿肚子早已饿得发慌,也等不得葬礼完毕后入席,竟挤到那些放着一盘盘冷菜的桌子周围,吃喝起来了。

棺材被安放在从墓穴里挖出来的一堆冰冻了的泥土上,彼得急忙赶到那边。他朝领主们那些刮得光光的、突然清醒过来的脸瞅了一眼,狠狠地龇起牙齿,吓得有些人尽往别人的背后躲去。他点点头招呼胖胖的列夫·基里洛维奇:

"为什么他们挤到外国使节们的前面去了?哪一个下的命令?"

"我已经说过他们,骂过他们了,可是他们一句也不听,"列夫·基里洛维奇轻轻地答道。

"狗东西们!(接着,彼得的嗓音更大了。)他们是狗,不是人!"他的脖子抽着筋,头往这边那边乱转,一只穿着骑兵长靴的腿痉挛地踢着。一群领主让开了,大使和公使们从人缝里挤过去,走到了坟上,彼得穿着一件薄呢长襟衣,身上寒凛凛的,孤零零一个人站在那儿没有盖好的棺材旁边。个个人都惶恐地瞅着他,不知道他又会做出什么事情来。把宝剑往泥土里一插,他便跪了下去,将脸贴着他那聪明的朋友、冒险家、浪荡子、酒徒和忠实的伙伴的遗体。随后他站起来,

怒气冲冲地抹了抹眼睛。

“盖上……放进墓穴里去……”

战鼓擂着，军旗降了下来；大炮轰响了，腾出一股股白烟。有一个炮手站在那里发呆，没来得及跳开，竟让炮火把脑袋给炸掉了。那一天，莫斯科人纷纷议论着：

“一个魔鬼给埋葬了，可是另一个却还活着，看来他害人还没有害够呢。”

八

善良的工商民们[①] 把雪橇停在院门外面，除下帽子，登上长长的、几乎从宫院中央一直通上去的、有着遮棚的梯磴，走进了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宫。客商[②]和商会的商人们，乘坐套着三匹马的、遮着毯子的雪橇赶到了，他们穿着狐皮里子的汉堡呢大衣，毫无惧惮地走进了皇宫里。年久颓败的殿堂上，炉火生得不太暖。他们朝腐朽开裂的天花板，朝长凳和门上的虫蛀的红呢飞快地瞅了一眼，说道：

“这房子是个什么样的光景啊……领主们经管起来就是这副样子。可惜哪，可惜……”

商人们都是按名单仓促地宣召到这儿的。有几个没有来，因为他们生怕被逼着吃掉盛在尼康派器皿里的东西和吸烟。他们猜测着皇上为什么要宣召他们进宫。几天以前，杜马一个书记官曾经站在红场的刑台上，伴着鼓声，宣读一道圣旨：“圣上闻知，政府商务经纪人与商业公会，以及一切城郊居民、工商民等，由于各地总督、中央各政厅之官员以及其他官吏之种种官僚习气，在商业与各种工业上蒙受极大之损失与破坏……圣上慈悲为怀，特诏告天下：一切有关权利、诉讼、申请、商务以及国家税收等事宜，今后概由市政院[③] 管理，

---

① 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的城市居民。

② 从富有的商人中遴选出来的政府商务经纪人。——原著编者注

③ 市政院（Бурмистерская палата）是彼得于一六九九年设立的中央财政机关和工商民行会选举机关，也是管理莫斯科工商民的地方机关。它的设立，使工商业者摆脱了军政长官和各政厅的苛扰，对工商业和城市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

市政院成员由选举产生，每年从自己人中遴选若干贤明正直之人充任，推举时可根据各自之心愿。成员有一人为首，担任主席职务，任期一月……"在城市、郊区和各大村里，他们奉诏从优秀、正直的人们中间选出一些地方分院，负责审讯、裁判和税收等事务；至于关税和酒税的征收事宜，他们也得推举一些关务和酒业成员来负责，——他们爱推举哪些人就推举哪些人。这些成员，将在一个特设的市政院里举行会议，处理贸易与税收事宜，所有的事端与请愿不必通过各中央政厅，可由市政院直接上奏沙皇陛下。

克里姆林宫里靠近圣施洗约翰教堂的一座在地窖里存放公款的老皇殿拨归市政院使用。

对于这样一件正当的好事，莫斯科商人花钱一点也不吝惜（不久以前，他们还没戴帽子在克里姆林宫里小心翼翼地走动，而现在他们自己也就要坐在里头了。）：他们给宫殿换了个新屋顶，漆成银子一样的颜色，里外粉刷一新，还装上了窗子，不是云母片，而是玻璃的。地窖旁边，他们还派出了自己的警卫。

因为已经摆脱了军政长官的勒索和各政厅官员的欺诈，商人们现在得缴纳比从前大两倍的税款。对国库来说，这很明显是有利的。那么，对商人来说，这样做是不是上算呢？……

一点不假，军政长官们和各政厅的官员们确实把大家弄得活不下去了：他们全像狼一般贪婪，你一不小心，他们就会扯断你的咽喉；在莫斯科，他们把你从法庭上拖过去，剥光你的衣服，而在城市和郊区，他们就叫你在长官的院子里受折磨，拷打逼债。这些全是事实……

可是有很多人（自然是那些最狡猾的），却把自己保护得很好，日子过得一点也不坏：他们给长官孝敬几个钱，给录事们送一点糖啊、呢子啊或是鱼啊，请法庭书记官吃吃便饭啊。有几个还发了财，别说军政长官和各政厅官员，便是魔鬼也不知道他们手里到底有多少货，有多少钱。当然啰，像商会领袖米特罗凡·绍林或是阿列克谢·斯韦什尼科夫之流的大人物，那么一切都了如指掌，连大主教也到他们家里去走动走动呢。要他们缴纳甚至比从前大三倍的税款给市政院，他们也会很乐意，——这给他们带来了荣誉、权力与秩序。可是，譬

如说,老头儿瓦西卡·列维亚金呢?他铺子里那一排铁器,总共也不值三阿尔丁,他自己老是坐在那里,拿块破布抹着眼睛。可是,顺便提一下,知道内情的人都说他有三千光景的卖身农奴。别说是农民或是城市居民了,便是商人中间也难得有一个不欠他一屁股债的。而且没有一个城市或是郊区没有列维亚金的仓库或是店铺,不过登记的时候用的都是他一个家属或是一个伙计的名字。一点也没有办法捉到他:活像一条山鲶鱼,又光又滑。在他看来,市政院意味着破产,——对于自己人,你可什么东西也隐藏不了啦。

恭候圣驾的时候,年长的商人们坐在长凳上,年纪小一些的都在各处站着。他们知道在自己身上寄托着希望的沙皇,需要钱,也想跟他们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其实他老早就应当开诚布公地谈了……那些第一次进宫的人,看着宝座坛边(宝座已经没有,只剩下那个华盖。)门上画的一些狮子和禽鸟,心里不免有几分害怕。

彼得出乎意外地从一扇边门里进来了,——他穿着荷兰装,脸蛋红通通的,一看就知道他已经喝过酒。"你们好,你们好!"他亲切地一迭连声地说着,握握有些人的手,拍拍另一些人的脊背,或是拍拍他们的头。跟他一起进来的还有几个人:米特罗凡·绍林和阿列克谢·斯韦什尼科夫(穿着匈牙利式的长襟衣);奥西普·巴热宁和费多尔·巴热宁兄弟俩——又严肃又堂皇,蓄着往上翘起的唇髭,穿着肩头包得紧紧的外国呢上衣;矮小而庄重的伊万·阿尔捷米奇·布罗夫金(一个暴发户)脸刮得精光,戴着一顶直挂到肚脐上的深褐色假发;样子很冷酷的杜马秘书官柳比姆·多姆宁,和一个谁也不认识的人,——这人蓄着一绺茨冈人的胡子,长着一个又高又秃的额头,穿着一身普通城里人的衣服。一看就知道他非常胆怯,一直落在大家的后头。

彼得往一张长凳上坐下了,把臂肘搁在叉开的膝头上。"坐下吧,坐下吧,"他对那些向他走拢去的商人们说。他们踟蹰着。他便吩咐他们坐下来,一面摇动着脑袋。年老的商人马上都坐下了。杜马秘书官柳比姆·多姆宁仍然站着,他从后面口袋里掏出一卷公文,咂了咂干燥的嘴唇。奥西普和费多尔·巴热宁兄弟俩马上跳起身,把他们的英国帽子按在肚子上,庄重地垂下了眼帘。彼得又朝他们那

个方向点了点头：

“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人……我要在大家面前表扬奥西普和费多尔……在英国和荷兰，对于卓越的商业活动和优异的工业制造都给以赏赐。我们一定要采纳这种办法。我说的对不对？（他左顾右盼，扬起一条眼眉。）你们为什么还在迟疑？难道怕我会向你们要钱不成？我们必须开始一种不同方式的生活，商人们，我就是要这样做……”

莫蒙诺夫，一个富有的呢绒商人，鞠了一躬，问道：

“这是什么意思——一种不同方式的生活，陛下？”

“抛弃我们那种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我们的领主幽居在府邸里，如同狗獾一般。你们千万不要那样做，你们都是买卖人……你们应当学会做生意，不是作为一个个人，而是作为一个个公司。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便是一个极好的组织：他们联合起来造船，他们联合起来做买卖。他们获得了极大的利润……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在欧洲，有许多专门为这个目的而开设的学院。如果你们愿意，我们不妨在这里兴建一个交易所，跟阿姆斯特丹的那个一样好。把你们的公司创立起来，提倡工业生产……可是你们这班人却只知道一句格言：不欺诈，货难销……”

一个以敬慕的神情瞅着沙皇的年轻商人，突然把帽子往手上一拍，说道：

“对啊，我们的确就是这样的……”

有人动手揪住他的衣襟，把他拉回人丛里去。可是他扭过头来，耸耸肩膀，继续说道：

“怎么啦？难道这不是实话吗？我们靠欺诈过日子，而且光靠欺诈过日子，——我们用假秤，我们用假尺……”

彼得笑了（愁闷地，深沉地，把咧开的嘴唇弯圆了。）。那些站在他近旁的人，也恭恭敬敬地笑了。随后他突然收敛了笑容，凌厉地说：

“你们做生意也做了两百年了，可你们到现在还没有学会……你们让财富打手边溜走……老是那样穷困，那样贫乏。你们做生意挣到一戈比，立刻就把它送到小酒店里去。是不是这样？”

“不是个个人都这样，陛下，”莫蒙诺夫说。

"不,全是这样的!(彼得的鼻孔张大了)到外国去看看人家的商人吧,——他们简直是国王!我们没有工夫来等你们自己教会自己了……有些猪猡,你非把它们的鼻子按到槽里去不可……为什么那些外国人总是不让我安生呢?他们一忽儿要我租给他们这个,一忽儿又要我租给他们那个……什么木材啊,矿砂啊,渔猎啊……为什么我们自己的人就干不了?有一个人到了沃罗涅什,——天知道这人是打哪儿来的,可他发出来的那种喧嚷,提出来的那些计划啊!他说,你们的国土上遍地黄金,可是人们却很穷困……这是什么道理?我一句话也没说……现在我就来问问你们:是不是在我们这个国家生活的人跟别人家不一样?(他瞪出眼珠子朝商人们挨着个儿瞅了一下)上帝没有给我们另外什么人。我们只好就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人来办事,是不是?有时候,你们这班俄罗斯人会叫我作呕……着实叫我作呕……"(他的耳朵紧张着,脖子上的肌肉在搐动。)

这时坐在他旁边的伊万·阿尔捷米奇拖长着声调和悦地说道:

"俄罗斯人老是挨打,而且都是无缘无故挨的,所以变得那么荒唐古怪了。"

"傻瓜!"彼得嚷嚷起来了。"傻瓜!"他用臂肘碰了碰他的肋骨。

伊万·阿尔捷米奇越发装痴作傻,说道:

"你们瞧,我说的是什么话啊?……"

彼得朝着布罗夫金那乌光闪亮、皱眉蹙额地傻笑着的脸狂暴地瞅了半晌,随后用手掌拍了下他的额头:

"万卡,我还没叫你当宫廷丑角呢!"

可是,看来彼得自己也知道,当着商人们的面冒火发脾气是不明智的。商人不比领主:领主逃不了,他们没法儿把领地装在口袋里带走。可是商人却如同一只蜗牛:只要稍微这么碰一下,他就会带着他的资本缩进壳里去,躲藏起来……而事实上,屋子里已经有一种沉寂和疏远的气氛。伊万·阿尔捷米奇狡猾地眯缝着眼睛,朝彼得瞅了一下。

"念吧,柳比姆,"彼得对那个秘书官说。

巴热宁兄弟俩又很恭敬地把眼睛垂下了。柳比姆·多姆宁扬起嗓音,枯燥地、缓慢地念道:

……颁赐此一皇恩浩荡之特权书状，旨在奖励热诚奋勉与在造船方面所显示之忠勤……去年，奥西普·巴热宁与费多尔·巴热宁根据一具外国模型，**不用一名外国工匠**，自出心裁，在沃夫丘格村建成一所水力锯木厂，拟将木材锯成木板，售予阿尔汉格尔斯克之外国商人与俄罗斯商人。而彼等果尔将木材锯开，运往阿尔汉格尔斯克，继又运销海外。彼等另有宏图，拟在该厂建造大舰小艇，以便将木板及我国其他货物运往海外。为此，我大皇帝特给彼等以奖励，——兹已下令在该村建造舰艇；为建造舰艇所需之任何外国材料，一律准予免税进口，并准许彼等自行支付工资，雇用外国工匠与本国工匠。此项舰艇建成以后，并准其在船上装置大炮，储备弹药，以防御海盗及其他外国商船……

秘书官一路往下念。念完以后，他把那份盖着玺印的证书卷好，托在两个手掌上，授给奥西普和费多尔。那两兄弟把它接过来了，走到彼得面前，一声不响地一躬到地，礼节周到，态度庄重。他抓住他们的肩膀，把他们扶起来，跟他们亲吻，完全不是沙皇惯常做的那样，只用腮帮碰一碰腮帮，而是热烈地亲吻他们的嘴唇。

"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开始，"他跟商人们说。随后他那迅速转动的眸子找到了那个大家不认识的城里人，那个人蓄着一绺茨冈人的胡子，长着一个光秃秃的额头。"德米季奇！(那个人猛烈地从人丛里推推搡搡地挤过来)德米季奇，向商人们鞠个躬……尼基塔·德米多夫·安图菲耶夫——图拉的铁匠。他做的手枪和火枪，一点也不比英国的差。他锻生铁，找矿砂。可他就是翅膀短了些。跟他谈谈吧，商人们，大家考虑考虑。我是他的朋友。必要的时候，我们会赐给他土地和村子。德米季奇，鞠一个躬，鞠一个躬，我替你担保……"

九

"你是什么人？你来干什么？你到这儿来找谁？"

一个严峻的、宽肩膀的女人恶狠狠地打量着安德烈·戈利科夫(帕列赫的那个圣像画师)。他那起着鸡皮疙瘩的皮肤，在褐色粗呢外衣的窟窿和补丁里面哆嗦着。刮起一阵三月的湿滋滋的风，在白

城的坍塌的城墙上那些光溜溜的灌木丛里呼啸。羽毛蓬乱的、饥饿的乌鸦，从一堆堆垃圾上空飞起来，不安地聒噪着。商人瓦西里·列维亚金家的难以逾越的栅栏，顺着在这里形成一个折角的莫斯科城墙伸展出去。这是一个阴森森的地方，净是一些又狭窄又荒凉的街巷。

“我是从阿夫拉姆长老那里来的，”安德烈嘟嘟囔囔地说着，把两个指头结结实实地按在额头上。在那女人背后，车辙纵横的院子里，在倾斜的仓房旁边，有几条拴在链子上的羸瘦的看门狗直身站起来蹦跳着……安德留什卡浑身都结了冰，只有一只眼睛热呼呼地闪烁着。那女人犹豫了半晌，才让他走进院子里，还指点他循着那些铺在污泥上的木板，朝一幢既没有台阶又没有廊庑的、又高又长的建筑物走去。一块块护窗板，就在屋顶下面那些云母小窗上啪啪地摆动。

他们走进一间有股湿木桶味儿的、黑糊糊的穿堂。那女人用臂肘捅了捅安德留什卡。

“把你的脚在麦秸上擦一擦，你又不是进猪圈去。”停了一停，她又用这样不友好的口气说道：“奉圣父、圣子和圣灵之名。”

随后他打开一扇矮门到了底层。这儿很热，炉子里的火炭照亮了犄角里那些黑黝黝的圣像画牌。安德烈面对着古老圣像上的怕人的眼睛，一遍又一遍地画着十字。他怯生生地立定在门边。那女人坐下了。隔着墙壁传过来许多人在唱歌的瓮声瓮气的声音。

“长老派你来做什么？”

“积点功德。”

“积什么功德？”

“到涅克塔里长老那边去修炼三年。”

“到涅克塔里那边去，”那女人拖长了嗓音说。

“他派我到这儿来，想叫你指点一下上他那边去的路程。我不能在俗世上生活了，——肉体在挨饿，灵魂充满着恐怖。我害怕。我要找一个隐修处，过天国的生活……（安德留什卡用鼻子吸了口气）开开恩吧，老人家，别把我赶走。”

“涅克塔里长老会替你开一个隐修院的，”那女人玄妙地说道。在火炭光里，可以看见她的眼睛眯缝起来了。

安德烈开始叙述道:半年多来,他一直在沿街挨户地游荡,饿得要死,冻得要命。他跟各式各样的人厮混在一起,他们曾经怂恿他干偷盗的勾当。“我不能,我的魂都吓掉了。”他告诉她,那年冬天,大风大雪,他怎么样在城墙的倾圮的屋顶下宿夜。“我找来了一点儿麦秸,用蒲席盖在身上。风在怒吼,雪在翻飞,射击军的尸体在绳子上摆荡,撞着城墙发出啪啪的响声。那些夜里,我渴望着一个幽静的安身的地方,过一种沉默的生活……”

那女人仔仔细细地问清了有关阿夫拉姆长老的情况,便叹一口气,站起来说:“跟我走吧。”他又带着安德留什卡穿过那黑糊糊的穿堂,往下面走了几级梯磴。她嘱咐他待在乞丐们站的地方,就放他走进传来歌声的地下室去了。迎面扑来一股热腾腾的香烛气息。三十或是三十多个人跪在擦光的地板上。一个罗锅肩膀的人,穿着一件黑法衣,戴着一个尖顶帽,正在铺着丝绒的读经台后面读经。翻着手抄经卷陈旧的书页,他朝蜡烛的火苗扬起了蓬松凌乱的胡子。在整面墙壁上,从墙根起,用古代诺夫戈罗德风格绘制的大大小小的圣像前面都点着蜡烛。

他们正在按照反教士派① 的仪式做法事。他们用鼻音忧郁地唱着。长老的右边,在那些祈祷的人前面,跪着矮小的、蓄着山羊胡子的瓦西里·列维亚金。他拨着皮制的念珠,不时扬起眼睛望望那些圣像,或是稍微转过一下脑袋,斜着眼望望那些祈祷的人,在他的瞥视之下,他们越发虔诚地磕着头,甚至把额角都磕破了。

那个罗锅肩膀的长老合上了经卷,把它举到头顶上,转过身来:他的胡子已经一撮撮地给拔掉了,不太老的脸上安着个被打烂的鼻子。瞪大了眸子仿佛瞅着一个可怕的幻影,他张开嘴,露出牙齿当中的一个个窟窿,喊道:

“让我们回想一下罗马教皇、虔诚正直的伊波利塔的话:‘反基督者到来的时候,上帝的教堂就要坍倒,无血的供品就会被废止。诱惑

---

① 俄罗斯正教中分裂出来的“旧礼仪派”的一支,产生于十七世纪末。该派不接受十七世纪尼康的改革,反对官方正教会,主张保持宗教旧礼仪,并一直受到沙皇当局的迫害。

将要侵入城市和乡村，寺院和隐庵。而且除了极少数的人，谁也不能得救……'”

他的嗓音很可怕。那些祈祷的人都把脸仆在地上，掀动着肩膀。长老举起经卷，站在那儿，直到所有的人都放声大哭了才罢。

………………………………………………………………

“弟兄们，我要告诉你们的就是这些话。（祈祷结束以后，长老说道，抓着胸前的木十字架。）我蒙受上帝的恩宠。主带我到了沃尔湖边涅克塔里长老的隐修院。我向长老拜了一拜，他便问我：‘你要拯救你的灵魂，还是拯救你的肉体？’我说：‘我的灵魂，我的灵魂！’长老就说：‘这很好，孩子。’于是他就动手拯救我的灵魂，抑制我的肉欲……在隐修院里，我们不吃面包，只吃羊齿草、酢浆草和橡实，我们还把松树皮剥下来，晒干了，跟鱼和在一起捣碎，——这都是我们的粮食。上帝却没有让我们死。还有，从最初的几天起，我从长老那里忍受的那种锻炼啊：每天挨两次打。复活节的星期日，我也挨两次打。拿每天挨打两次计算，在那两年里头，一共挨打了一千四百三十次。而从他那双圣洁的手底下每天受到的创伤和捶击，我还没计算在内。他摧毁着我的肉欲：不管他手里捡到什么东西，他就随意拿起来赏赐我，赏赐他的孤儿和雏鸟。他用手杖教训我，用捣研钵的臼槌儿，用火钩子，用煮东西的有柄锅子，用搅面团的拌棒教训我……我的长老这样损伤我的肉体，无非是要使我黑暗的灵魂发出光来……他用挑水的扁担打我的腿肚子，使我的腿会得乖乖地听话。他不仅用木头，而且还用铁器，用石子，用砖头打我，还揪我的头发，来折磨我的肉体。在那些日子里，我的手指脱骱了，我的腰肋和骨头折断了。而上帝并没有让我死。现在，我的肉体固然很虚弱，可是我的灵魂却闪闪发光……弟兄们，对待自己的灵魂可千万不要懒怠啊！”

………………………………………………………………

“对待自己的灵魂可千万不要懒怠啊！”这句话，长老一连喊了三遍，眼睛无情地直盯着那群惶恐的信徒。这儿都是瓦西里·列维亚金的戚属、姻亲或是农奴；他的管事，仓库管理人和店里的伙计。听了这些话，他们都伤心地叹气。有几个竟受不了长老那种狂暴的逼视。安德烈·戈利科夫号啕痛哭得腰都弯了；他抓住腮帮，放声哭着，透过

泪花，他看见蜡烛火苗的黄光在礼拜堂里到处摇曳，如同天使长们的翅膀。

长老朝他的信徒们深深地鞠了个躬，往一旁退去。瓦西里·列维亚金站到了长老的位置上：他身量矮小，头发花白，眼睛眯成两条狭缝，眼珠子骨溜溜地转动着。他一面拨着皮念珠，一面轻声地、慈祥地说道：

"我亲爱的、不能忘怀的朋友们……那才可怕呢！我心爱的人们，那才可怕呢！天本来是晴朗的，随后升起一片乌云，把我们的整个生活都用臭气笼罩住了……（他从右边扭过头去，随后又从左边扭过头去，好像要看一看有没有人站在他背后似的。然后他把穿着软毡靴的脚向前跨了一步。）反基督者早已来到了这儿。你们有没有听见？他已经在尼康派教堂的圆屋顶上就了位。用三个指头画十字便是他的印记；用那种样子画十字的人全不会得救：他们早已被吞食干净了……而且跟那些用三个指头画十字的人一块儿吃喝，那种人也不会得救。从教士那儿领圣体，那种人也不会得救：他们的圣饼上打着印记，他们的圣职是冒充的……那么我们怎么样使自己得救呢？我们曾经听人说过怎么样拯救自己。我决不拖任何人的后腿，——去吧，走开吧，我亲爱的朋友们，经受苦难，使自己成为神明！你们将成为我们这些有罪的、懦弱的人的多余的辩护者。说不定连我自己也要去呢……我要把我的仓库和店铺都关起来，把我的货物和财产散给穷人们。得救的办法只有一条，——遵守祖辈的信仰，服从和畏惧……（他苦痛地摆了摆小胡子，用衣袖抹了抹睫毛。信徒们沉静极了，连气也不透，动也不动。）能够领会这个道理的人有福了……可是不能领会的人也用不着绝望……长老们会用祈祷拯救他。有一件事情，应当比死还要可怕——恶魔把你诱入迷途……现在不比从前：他那些看不见的仆人围绕在每个人的四周，只等着他……要是你造了孽，要是你违背了良心，要是你隐藏了你主人的一个戈比……在你看来，好像这是一件小事吧？一个戈比嘛！不！……他们会扑到你身上，你就会完蛋，——就会受到永世的苦难……怕只怕长老们不再替你祈祷……（他又往前跨了一步，用皮念珠打了下大腿。）你们瞧，那就是一种诱惑：市政院！……那里就是地狱，真正的地狱……自古以

来，商人们一直向国库缴捐纳税，至于我做什么生意，以及怎么个做法，那都是我个人的私事……上帝赐给某人智慧，这个人就成为一个商人。而一个傻瓜，他只会一辈子替人家干活混日子。选举市政委员！……这样一来，他就会来干涉我的仓库，干涉我的钱柜……我不得不把样样事情讲给他听，样样东西拿给他看……为了什么？谁需要这样做？反基督者的网，正在往商人的头上撒下来……还有那种什么邮政！有啥用？我派一个可靠的人到大乌斯秋格去，他赶到那里比任什么邮政都快，而且把需要说的话都说了，神不知鬼不觉的……可是靠这种邮政，我怎么知道是什么人送我的信呢？不，我们不需要邮政，我们不需要市政委员，我们也不需要交纳加倍的税款，或是跟外国人和尼康派信徒一块儿吸那种烟草。（他不由自主地发起脾气来了。他把一只哆哆嗦嗦的、发紫的手插进口袋，掏出一方手帕，抹了抹脸。随后他摇了摇头，眼睛瞅着那支已经烧残的蜡烛，深深地叹了口气，便不说下去了。）我们去吃晚饭吧……”

小礼拜堂里的人，都经过穿堂和厨房，往隔壁一间地下室走去。到了那里，他们在挂圣像的犄角里一张铺着染色土布的木桌子旁边坐下，瓦西里·列维亚金和他的三个老管事——他的堂兄弟就在那个犄角里吃晚饭。他们邀长老过去，跟他们一起坐在圣像底下。可是他突然大声地吐了一口唾沫，走到门口，走到坐在地板上的乞丐们那儿去了。安德烈也坐在那些乞丐中间。

一支脂油蜡烛点在桌子中央。那个长相严峻的女人一趟趟从黑地里走出来，端着一碗碗盛得满满的东西。从天花板上，偶尔掉下来一只蟑螂。他们一声不响地吃着，慢慢地嚼着，轻轻地搁下汤匙。安德烈朝长老挨拢一点。长老把碗放在膝盖上，弯腰曲背地坐在那儿，抖抖缩缩地用匙子喝着热汤，烫着了，汤水滴在一绺一绺的胡子上，一面把面包掰成一小块一小块地吃着。吃完东西、做过祈祷以后，他把手叠起来往肚子上一搁。一看他那双迷糊起来的眼睛，就知道他的情绪已经缓和下去了。

安德烈小声跟他说：

“我的父啊，我要到涅克塔里长老那边去。请你让我去吧。”

长老急促地呼吸着，可是他的眼睛又变得困倦无神了：

"等他们都睡下以后，你到小礼拜堂里来。我要拷问拷问你。"

安德烈打了一个寒噤。他怀着痛苦和劫数难逃的感觉，开始用后脑勺不安地蹭着圆木墙上的木刺……

十

从南方莽原上吹来一阵暖洋洋的风。一个星期里，雪都融化了。蔚蓝色的天空，倒映在淹没了平原的大水里。支流都涨了水，顿河里的冰开始移动了。一夜之间，沃罗涅什河水溢到了岸上，把一些船坞都给淹掉了。从沃罗涅什到顿河，一路上碇泊着的大海船、两桅帆船、帆桨大船、驳船和小船都在摆动着。还没有晾干的焦油从船舷上一滴一滴淌下来；镀金的和银漆的尼普顿海神头像在闪闪熠耀。为了要把它们晾干而升起来的帆篷，在临风摇曳。那最后一批浮冰，流进了浑浊的水里，便沙沙地响着，浮上来又沉下去。要塞城墙的上空——河的右边，沃罗涅什的对岸，升起来一团一团的硝烟，随即被风一片一片地吹散了。炮声打水面上滚过去，仿佛大地本身在胀起来，一个气泡一个气泡那样炸裂似的。

造船厂里，工作白天黑夜地进行着。四十门大炮的战舰"要塞号"正在作最后的加工。它那高高的雕着花的船尾和三根桅杆，在驳岸那全新的木桩旁边摇啊摆的。一条条装着火药、腌肉和干粮的驳船，不断地穿过河去，驶向那艘战舰，系在它的乌黑的船舷上。急流把缆索绷得紧紧的，木头吱吱咕咕地响着。深棕色脸膛的潘布尔格船长站在船艄的舰桥上，唇髭直竖起来，眼睛活像一只狂暴的公羊，骑兵长靴糊满了泥浆。他那长襟衣外面罩着一件没挂面的短皮袄，头上缠着一块红绸巾。压倒了甲板上滚大桶的隆隆声和扯滑轮的吱吱声，他用俄罗斯语和葡萄牙语大声叱骂着："贪吃懒做的家伙！野种！carraja！[①]"水手们用尽力气把一袋袋干粮、一个个大桶、一只只板箱搬到了船上，奔跑着把它们滚进了货舱，而一些戴着高顶呢帽、穿着褐色灯笼裤的水手长，又在那里沙着嗓子如同看门狗似的咆哮

---

① 葡萄牙语：蟹蝨。

着。

河边小山上歪歪斜斜地矗立着一座座尖屋顶的木望楼，倾圮的城墙后面露出来教堂那一个个生锈的圆屋顶。旧城前面的小山斜坡上分散地搭着工人们居住的泥棚和板房。靠近河边却是一些用圆木造的房子，住着新任命的海军上将戈洛温、亚历山大·缅希科夫、海军部大臣阿普拉克辛和海军中将科尔涅利·克赖斯。对河那低低的岸坡上，洒满了木片，划满了车辙，还立着一个个给煤烟熏黑的、盖着泥屋顶的锻铁场，近旁还有一些没有完工的船舰的骨架，一半给淹在水里的一捆捆木板，从水里拖起来的木排，大桶，缆索，生锈的铁锚。黑烟从焦油锅炉里腾出来。捻缆绳的小轮子咭咭嘎嘎地响着。锯木工站在高高的支架上，忽前忽后地摆动着肩膀。筏夫赤着脚在污泥中奔跑，用钩子拉回被大水冲走的木料。

主要的工作都做好了。舰队已经下水。只剩下那艘战舰“要塞号”，还在特别仔细地做着最后的修饰。三天以后，海军上将的旗帜就要在这艘战舰上升起来了。

……………………………………………………………………

门时常被推开，进来的人越来越多了。他们既不脱掉外衣，也不把靴子擦擦干净，就在长凳上坐下了，那些比较重要的人便径直往桌子边坐下去。他们整天整夜在皇上的房子里吃喝。插在空酒瓶里的许多蜡烛一直亮着。圆木墙上挂着一顶顶假发，——屋子里太热。从他们烟斗里喷出来的烟，一团一团地弥漫在空气里。

海军中将科尔涅利·克赖斯睡在桌子上，把脸钻在金绣袖头里。俄罗斯舰队的海军少将、荷兰人尤利乌斯·列兹（一个大胆的海上流浪汉，因为在远洋里干下了种种勾当，他的首级还悬着两千英镑的赏格）正在喝茴香酒，朝一支蜡烛蹙皱着那张只有一只眼睛的、凶悍的脸。造船工匠奥西普·纳伊和约翰·杰伊，在这些热火朝天的日子里脸上都长满了硬扎扎的短髭，正在从烟斗里喷着烟，朝俄罗斯造船工匠费多谢伊·斯克利亚耶夫讥嘲地直挤眼。这费多谢伊刚从外面进来，把围巾拿掉，皮袄解开，就吃起猪肉面来了……

“费多谢伊，”奥西普·纳伊跟他说，眨巴着火红色的睫毛，“费多谢伊，告诉我们，你在莫斯科是怎样大吃大喝的？”

弗多谢伊没有答理，只管自己吃着。为这件事，他已经受够了。二月里，他从外国回来，本该遵照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一封信里给他的指示，马上赶到这沃罗涅什来。可是鬼迷心窍，他在莫斯科转来转去找朋友，寻欢乐。他过了三天放荡行乐的生活：煎饼，小吃，佳肴，旨酒。结果自然不出所料：他不知不觉地已经落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政厅手里了。

皇上听到自己等待已久的宠臣费多谢伊被“公爵皇帝”逮捕了，便派了一名专使到莫斯科，送一封信给罗莫达诺夫斯基：

> Mein Herr König……为什么你把我们的伙伴，费多谢伊·斯克利亚耶夫和另外一些人，拘留起来了？我非常伤心。我特别盼望斯克利亚耶夫的到来，因为他在造船方面是一个最优秀的能手，而你居然把他扣押起来了。上帝会审判你的。说实在的，我这里一个帮手也没有。我希望那不是一件有关国家的大事。看在上帝的面上，把他释放了，打发他到这儿来。彼得。

过了十天左右，斯克利亚耶夫亲自带来了“公爵皇帝”的回信：

> 他的罪过是这样：喝醉了酒，同几个朋友一块儿坐车出来，在鹿砦旁边跟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士兵们打架。经过侦查，证明双方都有错误。审问以后，我判令斯克利亚耶夫挨一顿鞭子，以惩罚他的愚蠢，同时也把发生争吵的对方、那些提出申诉的士兵鞭打了一顿。请你不要为这件事生我的气，——我不习惯于放过这种愚蠢行为，不管犯者有什么样的官职。

好吧。这件事按说该在这里结束了。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一见到斯克利亚耶夫，便拥抱他，抚摩他，然后拍拍自己的大腿，不只是吃吃地笑着，而且是哈哈大笑，弄得眼泪也流出来了……“费多谢伊，你现在已经不是在阿姆斯特丹了。”后来在晚餐的时候，他把“公爵皇帝”的那封信大声地念出来了。

费多谢伊吃完面条，便把面碗推开，伸手去拿奥西普·纳伊的菸草。

“哦，你们笑也已经笑够啦，你们这些魔鬼，”他粗声厉气地说。

"船艄那儿的货舱,你们今天有没有进去过?"

"进去过,"奥西普·纳伊答道。

"不,你们没有进去过……"

约翰·杰伊慢慢地抽出他的陶制烟斗,让端正的嘴巴两边嘴角都耷拉下来,从咬紧着的牙齿缝里用俄罗斯话说道:

"你这样问是什么意思,倒像我们不曾去过货舱似的,费多谢伊·斯克利亚耶夫?"

"那是因为……你们与其朝我转动眼珠子,还不如拿个风灯走下去看一看。"

"有漏洞吗?"

"就是这话,有漏洞。腌肉桶子一装上去,船的肋骨就裂开,水从下面喷起来了。"

"不可能有这样的事……"

"可就是这样嘛。我是怎么跟你们说的?船艄那儿的肋材不结实。"

奥西普·纳伊和约翰·杰伊两个人你瞅瞅我,我看看你。随后他们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戴上有耳遮的帽子。费多谢伊也站起来,气呼呼地把围巾往脖子上一缠,抓起一盏风灯:

"嗨,你们这些将军!"

军官、水手和工匠走到桌子旁边坐下了,他们个个都很累,身上沾满了焦油,溅满了泥浆。喝光一杯从瓦坛里倒出来的烈性伏特加,他们便往碟子里抓一点东西:烤肉,乳猪,醋渍牛唇。吃完以后,很多人又走出去了,既不画一个十字,也不说一句感谢的话……

板壁旁边,有个睡眼朦胧的水手把宽肩膀重重地靠在门框上,头上那顶高高的毡帽直扣到一只耳朵上。他那青筋嶙嶙的颈脖里挂着一根细索,细索末端上过焦油,打着几个结子。(谁要是需要,他就用这个家伙去对付他。)凡是朝门口走拢去的人,他都要轻轻地、懒洋洋地问:

"你上哪儿去,哪儿去,你这个鬼?……"

板壁后面,在那睡觉的地方,一些国家要员这会儿正在开会:海军上将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温,列夫·基里洛维奇·纳雷什

金，费多尔·马特维耶维奇·阿普拉克辛(海军部大臣)和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缅希科夫。勒福尔特逝世以后，这缅希科夫马上被晋升为少将，还被任命为普斯科夫的总督。据说彼得送了葬回到沃罗涅什的时候，曾经说道："我本来有两只手，现在只剩下一只了；虽然有点狡猾，可还不失为一个忠实可靠的人。"

阿列克萨什卡穿着一件细洁的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长襟衣，灵巧地紧束着一根军官腰带，头上戴着一顶假发，他那狭长的下巴颏埋在领饰的花边里，站在热烘烘的砖炉旁边。阿普拉克辛和胖胖的戈洛温坐在没有拾掇好的床上。纳雷什金坐在桌子旁边，用手掌托着前额。他们正在听杜马秘书官兼大使普罗科菲·沃兹尼岑说话。他刚从多瑙河边的卡尔洛维茨回国，奥地利、波兰、威尼斯和俄罗斯的大使们一直在那儿跟土耳其人举行和谈。

他还没有觐见皇上。彼得吩咐大臣们聚拢来先考虑一下，说他自己停会儿就来。沃兹尼岑把一些记着数字的抄本按在膝头上，让眼镜滑到了瘦伶伶的鼻子的尖端，说道：

"我已经跟土耳其的使节们，拉米酋长先生和枢密顾问官马夫罗科尔达特达成了休战，那就是说暂时的停火。没有办法得到更多的成就。你们自己想一想吧，大臣先生们：眼下，欧洲正在发生那么多的麻烦，——差不多整个世界都被卷进去了。西班牙国王早已老朽，他很快就会死去，而他却没有后嗣。法兰西国王竭力想把自己的孙儿菲利普拥上西班牙的王位，他已经给他娶了亲，把他留在巴黎，指望着随时为他加冕。而另一方面，奥地利皇帝却想把他的儿子查理立为西班牙的国王……"

"我们知道，这些事我们全知道，"阿列克萨什卡不耐烦地岔断了他。

"耐心一些，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我是在尽我所能地讲述啊。(沃兹尼岑用一双老年人的眼睛从眼镜上端朝那个漂亮青年狠狠地瞪了一下)法国和英国之间的一场大争论，正在寻求解答。如果西班牙归属法兰西国王，那么法兰西和西班牙的舰队就要称霸海上。如果西班牙归属奥地利皇帝，那么英国就可以单独对付法兰西舰队。欧洲的局势，就是给英国人搅乱了的。也就是他们，把奥地利人和土

耳其人一起带到了卡尔洛维茨。为了向法兰西国王作战,奥地利皇帝必须使自己解除束缚,得到自由。而土耳其人也十分乐意于议和,以便休养生息,集中力量:萨沃伊的欧根①公爵已经替奥地利皇帝从他们手里拿走了许多土地和城市(在匈牙利,在七城地②和在莫列亚③),而且奥军正在觊觎帝都④ ……现在,土耳其人所关心的只是收复失地……到远方去作战,跟波兰人或者跟我们作战,眼下他们连想都不会想的……攻打亚速,对他们来说是不值得的,说不定在那边他们会吃败仗呢。"

"难道土耳其苏丹当真像你要使我们相信的那样软弱吗?我有点怀疑,"阿列克萨什卡说。(戈洛温和阿普拉克辛微微一笑。列夫·基里洛维奇看见他们在微笑,也便笑眯眯地摇了摇头。)

阿列克萨什卡摆动着腿,将马刺弄出铮铮的响声,说道:

"要是他软弱,那你为什么不跟他签订一份永久的和约呢?也许你忘记了告诉那位酋长先生,说我们有四万射击军在乌克兰过冬,说沙因的强大的骑兵团集结在阿赫特尔卡,说我们的渡河船舶已经在布良斯克附近准备好了?我们派你出去,不是空着两手的啊……休战!"

普罗科菲·沃兹尼岑慢慢地除下眼镜。这种新的规矩可真不容易习惯,——一个出身低微的黄毛小子居然可以用这样的态度跟一位大使说话。普罗科菲用一个干枯的手掌往那愤怒得发抖的脸上抹了一抹,集中一下心神。吵骂吗,那自然一点好处也不会有的。

"我们之所以没有签订和约,仅仅达成休战,原因是这样,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奥皇的使节,既没有同我们商量,也没有同波兰人或是威尼斯人商量,竟在暗中单独跟土耳其人进行了谈判。而波兰人也避着我们,暗中达成了协议。这样,我们就被撇在一边了。既然跟奥皇满意地解决了问题,土耳其人起初根本不愿意跟我们谈,他们就那样自大起来了……若不是我的老朋友亚历山大·马夫罗科尔

---

① 萨沃伊的欧根(1663—1737),奥地利将领,元帅。——原著编者注

② 七城地,即特兰斯瓦尼亚,罗马尼亚东部地区。——原著编者注

③ 莫列亚,希腊南部地区。——原著编者注

④ 古时罗斯人管君士坦丁堡叫帝都。

达特在那儿，恐怕连个休战我们也捞不到呢……你们坐在这儿，大臣先生们，以为全欧洲正在注视我们……不，在他们眼里，我们只是个小小的政治家，或者不妨说，根本不是什么政治家……”

“哦，那还不一定吧……”

“慢着，不要急躁，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戈洛温温和地劝阻他。

“在各国使节下榻的宾馆里，他们把最坏的地方拨给我们住。还派了警卫来监视我们……任什么地方都不准我们去，不许跟土耳其人见面，甚至也不许跟他们通信。还在维也纳的时候，我任用了一位医生，那是一个富有经验的波兰人。我派他去土耳其宾馆见马夫罗科尔达特。我第一次派他去的时候，马夫罗科尔达特要他向我致候。第二次我又把他派去了。马夫罗科尔达特要他向我致候，并且说天气很冷。我很高兴。我就把自己一件紫红呢面子的玄狐皮长襟衣交给医生，叮嘱他务必绕过大使们的宾馆，打草野里驰去。马夫罗科尔达特收下了那件长襟衣，第二天他便派人送给我一点菸草，两支漂亮的烟斗，一磅左右的咖啡和一叠写字用的纸。啊，我想，你倒回送礼物来了……于是我又送去了一大车的东西：压固鱼子酱，燻鲟鱼，五条挺大的腌白鲟鱼，还有各式各样的果子露……随后我乘黑夜亲自赶到土耳其宾馆，光我一个人，穿着便服。就在那一天，土耳其人已经跟奥皇签订了和约……”

“啊！”阿列克萨什卡跺了跺装着马刺的皮靴。

“马夫罗科尔达特对我说：‘我们未必能够达成协议，除非你们把第聂伯河沿岸的一些城市归还我们，让我们封锁第聂伯河，永远遮断你们通往黑海的出路。你们还得交还亚速，而且跟从前一样向克里米亚汗纳贡……’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这便是我们第一次谈判的时候土耳其人开始找碴儿的情况……可我只有一个人。我们的那些盟邦已经把事情办妥，都走了……我便拿沃罗涅什的舰队来吓唬他们。可是那些土耳其人却笑起来了：‘在离开海洋一千俄里的地方造船，我们这倒还是第一回听说；好吧，把它们放在顿河里走走吧，可你们怎么也出不了河口……’我又拿乌克兰的军队来威胁他们，可是他们却拿鞑靼人来吓唬我：‘当心，如今鞑靼人已经不受什么束缚，可别

让他们用杰夫列特－基烈[1] 在位时那种办法来对付你们。'要是那些土耳其人没有一点顾虑，他们早已向我们宣战了……我不知道，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也许由于我才疏识浅，没能取得更大的成就，不过，休战到底不是作战啊……"

……………………………………………………………………

还有很多小事没做好。钉子不够了。因为化雪，从图拉运铁来的雪橇车队有一批直到上一天才赶到。他们通宵在铁工场里工作。每一天都是宝贵的，这样才可以趁河水还高涨的时候把那些大船开出顿河口去。

所有的熔铁炉都在熊熊地烧着。那些围裙给烧破、衬衫给汗水泡咸的铁匠；打着赤膊、皮肤给灼伤的高大的锤工；给煤烟熏黑的、拉风箱的孩子，个个人脚都站不直了，手都挥不动了，浑身都弄得黑咕隆咚的。那些正在休息的人（一夜要轮换好几班）也还待在那里：有的在敞开的门边嚼鱼干，有的在桦树炭堆上睡觉。

总工头库兹马·热莫夫一只手受伤了，这人是由列夫·基里洛维奇从他图拉的工厂里调来的（本来他从图拉的监狱里给提出来，在那边干终身的苦活）。另一个工头中了炭气毒，这会儿躺在铁工场外几块湿木板上，在夜风里哼哼。

他们正在为"要塞号"焊接那大铁锚的锚爪。铁锚从顶棚主梁的滑车上吊下来，搁在熔炉里。鼓风工人抹着汗水，喘着粗气，正在拉动那六只风箱的杠杆。两个锤工站在那儿，已经作好准备，把长柄铁锤放在自己的脚边。热莫夫用那只没有受伤的手（另一只手用一块破布包着）扒着火炭，一遍又一遍地说：

"不要偷懒，不要偷懒，再给我们拉几下……"

彼得穿着肮脏的白衬衫，系着帆布围裙，瘦削的脸上沾着油烟的污斑，嘴像鸡屁股眼似的紧闭着，正在用长铁钳小心翼翼地翻动熔炉里的锚爪。这是一项责任重大、手艺高强的工作——焊接这样一个

---

① 即杰夫列特－基烈一世（卒于 1577 年），一五五一年为克里米亚汗，在位时屡次进袭俄罗斯。一五七一年率十二万大军乘虚进军俄国腹地，五月，所部纵火烧毁莫斯科，近五十万人或被杀或被掳走。

大件……

热莫夫朝那些站在滑车缆绳旁边的人们转过脸去：

"当心！……作好准备！……(随后又转向彼得)是时候了，要不它就要烧过性了……(彼得目不转睛地瞪着炭火，点了点头，挪动着铁钳。)赶快拉起来！……来吧！……"

大家急忙抓紧缆绳，动手拉了。滑车嘎嘎地响着。那只四十普特重的铁锚从熔炉里升起来。火花在铁工场里如同暴风雪一般到处飘扬。白炽的锚身吊在铁砧上面，炽热的铁鳞嚓嚓地往四周乱溅。现在得把它放下来，还要把它放稳。热莫夫说，这一回是柔声细气的：

"把它放下来，把它放稳……把它安牢……(铁锚放下了)把铁鳞刮掉。(他用一把烈焰腾腾的长柄铁帚动手刮着)锚爪！(他转向彼得，狂暴地喝道。)你在干什么？来啊！"

"是！"

彼得把那一普特重的铁钳从熔炉里迅速拽出来，却没有甩落在铁砧上，烧得赤热的锚爪差一点从铁钳里掉下来。他因为过于用劲而伛偻着身子，龇出了牙齿，终于把它安放在铁砧上……

"抓稳些！"热莫夫嚷道，只朝锤工们瞅了一眼。他们喘着粗气，抡起铁锤，轮流锤打起来。彼得钳着锚爪，热莫夫用小铁锤锤打着：哒—哒—哒，哒—哒—哒。炽热的铁鳞溅到了他们的围裙上。

焊接的工作完成了。锤工们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走开了。彼得把铁钳往桶里一撂，用衣袖抹了抹脸。他的眼睛愉快地眯缝着。他朝热莫夫眨巴了一下，热莫夫满脸都蹙起了皱纹：

"这种情况是常有的，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不过下一回可不要把铁钳甩成那个样子，——说不定会甩在人家身上，你必须把烧焊的东西经过铁砧放下去。为了这样的事，我还挨过打呢……"

彼得没吱声，却在桶里洗了洗手，往围裙上抹了抹，穿上了长襟衣。随后他走出了铁工场。有一股春天的刺鼻的潮湿气息。浮冰在河里嚓嚓作响，在巨大的星星底下看去有点灰蒙蒙的。"要塞号"的桅灯在微微晃动。彼得双手插在衣袋里，轻轻地吹着口哨，紧靠着水边，顺着河岸走去。

……………………………………………………………………

板壁旁边的那个水手一看见皇上进来，便往门里伸进头去，通知那些大臣。可是彼得没有马上进去，却对里面那股暖意和菸草雾气乐滋滋地皱起鼻子，朝桌子弯下腰去，打量桌上的菜肴。

"喂，"他对一个胡子圆溜溜的、眉毛惊人地拱起着的人说(那张小小的脸上有一双湛蓝色的眼睛，这人便是有名的造船木工阿拉杜什金)。"米什卡，把那个菜递给我，"他指指桌子对面围在糖渍苹果当中的红烧牛肉。往瞌睡着的海军中将对面的长凳上坐下后，他便慢慢地啜着一小杯伏特加，人在十分疲乏的时候喝起酒来往往是这样。酒从他的筋络里流过去。他挑了一只长得比较饱满的苹果，抓起来嚼着，把一颗核吐在科尔涅利·克赖斯的秃顶上：

"怎么啦，是不是喝醉啦?"

这时那位海军中将仰起了满是皱纹的脸，用伤了风的低音说道："风向——西南西，风力一级。潘布尔格在值班指挥。我在休息。"随后他又把脸钻在金绣的衣袖里。

吃罢以后，彼得说道：

"为什么你们都闷闷不乐的待在这儿?"他把两个拳头往桌子上一搁。等了一会，他才挺一挺脊背，往板壁的那一边走去。他在床沿上坐下了。(大臣们仍然必恭必敬地站着)他把一团乱七八糟的荷兰菸草用大拇指塞进烟斗，在阿列克萨什卡端给他的蜡烛上点着了。"哦，你好，卓越的大使。"

沃兹尼岑那穿着呢袜的老腿弯了下去，法国式坎肩的硬襟往上翘起着，他深深地下拜了，头上那假发的鬈丝在皇上的泥靴边摆动。他就这么跪在那儿，指望有人把他扶起来。彼得把臂肘靠在枕头上，说道：

"阿列克萨沙，把这位卓越的大使扶起来……请别见怪，普罗科菲，我都累死了……(沃兹尼岑推开缅希科夫，自个儿站了起来，觉得有点委屈。)你的信我都看过了。你在信上要我不要生你的气。我没有生气。你已经光荣地完成了任务，——用的是老办法。我相信你……(他气呼呼地龇出了牙齿)奥地利人！英国人！好吧，像这样出去向他们卑躬屈膝，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了……坐下来。把经过

的情况讲给我听听。”

沃兹尼岑又把使节们会谈时候所受到的侮辱和遇到的极大困难讲了一遍。这些情况，彼得早已从沃兹尼岑的信里统统都知道了，便漫不经心地抽着他的烟斗。

“你的奴才，陛下，以他浅陋的见识作这样的理解：如果我们不去挑惹土耳其人，那么我们可以把休战期拖延一些时日。我们不妨派一位聪明而机智的人到土耳其人那里去……让他去谈判，去拖延时间，——某些地方还不妨同意作出一点让步：本来嘛，陛下，欺骗伊斯兰教徒也算不得是什么罪孽，——上帝会宽恕的。”

彼得微微一笑。他的脸一半给遮藏在阴影里，可是一只被烛光照亮了的圆圆的眼睛，却严肃地直瞪着。

“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列位公卿？”(他从嘴里拔出烟斗，把一口唾沫从牙齿缝里吐出去，吐了有一俄丈远。)

阿普拉克辛和戈洛温那翘起两只角的假发的影子在墙壁上晃动。要马上回答，当然是有困难的……像在杜马里那样华而不实、转弯抹角地说话，这种做法彼得又不喜欢。阿列克萨什卡让肩膀在热烘烘的火炉上擦了一下，撇了撇嘴。

“怎么样？”彼得问他。

“哦，普罗科菲考虑问题还是按照祖传的老办法：拖时间，混日子！这种办法，今天对我们已经不合适了……”

列夫·基里洛维奇气喘吁吁地、急躁地说：

“上帝不让我们跟土耳其人签订和约。耶路撒冷总主教流着眼泪写信给我们，要我们保护圣墓。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王公差一点向我们伏地哀求：把他们从土耳其人的奴役下拯救出来。可是我们，唉，老天爷！(彼得嘲笑地说：“你可别哭出来呀……”列夫·基里洛维奇突然停住了，张大了嘴和眼睛。随后他继续说下去。)陛下，没有黑海，我们不可能生存！谢天谢地，现在我们是强大的，土耳其人是弱小的……我们决不能像瓦西卡·戈利岑那样，往克里米亚进兵，而是应当渡过多瑙河，向帝都进发，把十字架树立在圣索菲亚。”

翘起两只角的假发怯生生地颤动着。彼得的眼睛里依旧闪烁着不可思议的光芒，他的烟斗发着轻微的嗤嗤声。温厚的阿普拉克辛

轻轻地说：

“和比战好。列夫·基里洛维奇，战争是要付很大的代价的。如果我们能够跟土耳其人和平相处，比方说二十五年，或者哪怕是十年，而用不到割让亚速或是第聂伯河沿岸的城市，那就再好没有了……”（他朝彼得斜觑了一眼，叹了口气。）

彼得站起身来，可是没有地方供他来回地踱步，他只好坐在桌子上。

“难道我非得要一直看你们这帮人，看你们这帮领主和地主的神色行事不成！贵族的民军！那些油滑的魔鬼跨上了马背，竟还不知道该用哪一只手去抓他们的马刀。贪吃懒做的家伙，真正是贪吃懒做的家伙！你们最好跟商人们谈一谈！……阿尔汉格尔斯克不过是世界尽头的一个偏僻地方，可是英国人和荷兰人却在那边随便出几个钱就非常便宜地把东西收买去了……米特罗凡·绍林告诉我，他有八千普特大麻放在仓库里腐烂，等好价钱等了三个航期。那些残暴的家伙却打旁边走过去，光是笑笑……还有木材！外国需要木材，我们有的是木材，我们却打躬作揖，恳求他们收买……还有亚麻布！伊万·布罗夫金说：‘与其用这样的价钱把货卖掉，我宁可把它连同阿尔汉格尔斯克的仓库一起烧光……’不！我们需要操心的不是黑海……我们需要在波罗的海上有自己的船舰。”

他把话说出来了……他个儿挺高，身上很脏，坐在桌子上，瞪眼瞅着大臣先生们。他们都眉头打结。跟鞑靼人打仗，或者即使跟土耳其人打仗，固然很艰难，他们倒也已经习惯了。可是要打波罗的海呢？要打利伏尼亚人，打波兰人呢？……打瑞典人呢？要卷进欧洲的纠纷中去呢？列夫·基里洛维奇那只胖乎乎的手顺着长襟衣的硬襟摸索着，他掏出一条栗壳色的绸手绢，抹了抹脑袋。沃兹尼岑摆动了一下干瘪的脸。彼得从裤袋里摸出一只菸草袋，继续说道：

“我们现在要跟土耳其人求和，可不是用普罗科菲的办法，而是用新的办法……我们到那边去，不止是带玄狐皮长襟衣……”

“这才对啦！”阿列克萨什卡突然说道，眼睛炯炯发光。

十一

舰队沿着浑浊的、涨水的顿河顺流而下，暖洋洋的风吹鼓了条纹的帆篷。一溜儿十八艘有两层甲板的大海船，前面后面还有二十条平底帆船和二十条两桅帆船，还有侦察船、快艇和帆桨大船：八十六艘战船和五百条驳船，满载着哥萨克，远远地伸展在弯弯曲曲的河面上。

从高高的甲板上，可以看到刚刚茁青的草原，和春汛时候形成的湖泊中的涟漪。大群大群的鸟儿正在往北飞翔。白垩的山脉不时在远处白皑皑地闪烁。吹的是东南风，起初是逆向的，经过极大的努力，他们才算开到了顿河向西拐弯的地方：风篷在摆动，海船在漂浮，船长们在用铜喇叭疯狂地呼吼。给舰队发出了这样的命令：

"任何人不得远离旗舰，必须紧紧地跟上。凡落后三小时航程者，扣发三个月薪饷；落后六小时者，扣发三分之二年俸；落后十二小时者，扣发全年薪俸。"

往西南拐弯以后，航行就毫不费力了。绚丽而湿润的晚霞，泛布在草原上空，片刻工夫便消失了。一声大炮从旗舰上响开了。船上的钟在报着时刻。灯往主桅上升去。风篷收起来，铁锚哗啦啦地抛下去。逐渐晦暗的岸坡上燃起了篝火，哥萨克的嗓音拉得长长地喊起来了。

从"使徒彼得号"（彼得在这艘船上担任舰长）那黑沉沉的庞然大物上，一支火箭像条巫婆的尾巴，蹿到繁星点点的天空里，发出嗤嗤的响声，惊起了鹌鹑。军官们聚集在餐厅里吃晚饭。海军将领、船长、御前大臣们从附近的船舰上过来参加这种晚间的痛饮，尽管他们这时已经醉得可以了。

将近季夫诺戈尔斯克修道院，又有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利岑公爵的公司所承造的六艘海船参加了舰队。为了庆祝这件大事，舰队傍着白垩的岸坡抛了锚，在修道院的花园里露天欢宴了两天。他们吹奏号角，说些语意轻薄的笑话，来引诱那些修士，还扬言要发射舰队的八百门大炮，来吓唬他们。

于是帆篷又在整个河面上鼓满了风。他们驶过高高的岸坡，驶过给篱笆和土墙环绕起来的小城镇。驶过新领主和修道院的世袭领地和渔场。快近潘申镇，他们看见左岸是一群群骑在马上的卡尔梅克人，执着长长的标枪，右岸是哥萨克人，待在由辎重大车围成的四方形里，带着两门大炮。这些卡尔梅克人和哥萨克人在分配马群和鲟鱼产区的时候发生了争执，便聚在一起打算用殴斗来解决争端。

沙因将军坐了小船划到卡尔梅克人那里，鲍里斯·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利岑划到哥萨克人那里。他们总算把双方劝和了。为了庆祝这件喜事，他们在绿树成荫的小丘上欢宴了一顿，头顶上是慢慢地飘着的浮云和一溜儿飞着的仙鹤。科尔涅利·克赖斯酒后不太舒服，便吩咐捕些甲鱼，还亲手把它们做成了汤。彼得也吩咐捕些甲鱼来，当作一道名菜请那些领主们吃；大家吃罢以后，他才把甲鱼的头拿给他们看。沙因将军感到恶心。大家便笑开了。

五月二十四日正午，亚速的棱堡在南边的海雾中显现出来。那边，顿河是开阔了，可是要让这些装着四十门大炮的战舰通过河口，却还嫌太浅。

……………………………………………………………………

海军中将在测量顿河的支流——库丘尔玛，彼得乘了一条小艇去亚速和塔甘罗格视察要塞和炮台，这时候可汗的一行使节却从巴赫奇萨拉伊[①] 到来了，他们骑着漂亮的马，带着驮载的车队。扎好了毡制的篷帐，他们在小丘上竖起一个旌节——一支高高的矛枪，上面是一条马尾巴和一弯月牙儿。随后派来一个翻译，打听沙皇是不是会接受可汗的致敬和礼物。回答说是皇上在莫斯科，可是他的全权代表戈洛温海军上将和领主们都在这儿。旌节在小丘上飘扬了三天。鞑靼人骑着烈马，在俄罗斯人的炮口前面奔驰。第四天，那一行使节来到了海军上将的船上。他们铺开一条雪白的阿纳托利亚地毯，把礼物放在上面：一副精锻的马鞍，一把小小的马刀，几支手枪，一柄小刀，还有挽具，镶的是银子，嵌的是便宜的宝石，质地都不怎么好。戈洛温威风凛凛地坐在一张折椅里，鞑靼人都盘膝坐在地毯上。

---

① 这是鞑靼克里米亚的首都。

他们谈到了沃兹尼岑签订的休战协定，随后又谈谈这个，谈谈那个，一面捻着稀疏的八字胡子；他们用一双如同海豹一般飞快地转动着的眼睛，向四处搜索着；还吧哒吧哒地弄响着舌头：

"莫斯科人好得很，舰队也好得很……不过你们的希望会落空：那么大的海船，你们开不进库丘尔玛；前不久苏丹的舰队试图开进顿河，可是它到底不得不退回刻赤去了……"

样样事情都说明他们不过是来侦察一下。到了早上，所有的旌节、篷帐和骑士全从小丘上消失不见了。

……………………………………………………………………

测量下来，库丘尔玛果然太浅。顿河里的潮汛，又在一天一天落下去。只有希望刮起一阵强烈的西南风，说不定会把海水倒灌进河口来。

彼得从塔甘罗格回来了。他一听说水浅，便满面愁云。风从南方懒洋洋地吹来，天气逐渐热起来了。焦油打船身的两边往下滴。去年冬天没有完全弄干的木材，开始坼裂了。水从底舱里抽出去。风篷卷起了，一条条船都纹丝儿不动地停在燠热的雾气里。

命令传下来，叫把压舱物都抛到河里去。一桶桶火药和腌牛肉从底舱里搬出来，装上驳船，运往塔甘罗格。船身轻了，可是库丘尔玛的水也在不断地往下落。

七月二十二日午饭时候，尤利乌斯·列兹海军少将，又红润又结实，从热得像澡堂一样的餐厅里走出来，到船舷上小便。往四下里打量了一眼，他看见西南角上有一片正在迅速扩大的灰云。小便过后，他又朝那片灰云瞅了一眼，便回到餐厅，抓起帽子和宝剑，大声说道：

"暴风雨快要来了。"

彼得、海军将领和船长们马上从饭桌旁冲出来。破碎的云块在高空里飞驰，黑暗在一片白茫茫的大水后面逐渐扩大。太阳那钢铁似的光芒烧得红焰焰的。旌旗、长旒和晾在桅缆上的水手衣服死气沉沉地耷拉着。每一条船上，水手长都吹着哨子叫所有的人到甲板上集合。船帆卷起了，暴风雨时使用的铁锚也抛下去了。

乌云遮住了半爿天。河水发黑。大片的电光在天边闪烁。缆索中间发出来的嘶啸声，越来越强烈，也越来越使人惊慌。长旒吧哒吧

哒地响着。风从一片片旋转着的、破破烂烂的乌云里面刮下来,用尽全力扑打着船舰。桅杆嘎嘎作响,衬裤从桅缆上给撕裂,吹走了。风冲击着河水,拉扯着缆索。横桁上的水手慌忙地抓住这些缆索。船长们跺着脚,想使自己的嗓音压倒那越来越大的暴风雨。浮着泡沫的波浪冲打着船舷。一阵阵雷鸣,一个个惊心动魄的霹雳,拖长成为连绵不绝的轰隆声,把个天空都给劈开了。闪电,一个火柱一个火柱地往下撒。

彼得没戴帽子,长襟衣的下摆飘舞着,抓紧栏杆站在忽起忽落的船艄上。耳朵给震聋了,眼睛给耀花了,他像鱼一样张大了嘴。闪电仿佛落在船身的四周,打在浪尖上面。尤利乌斯·列兹往他耳朵边嚷道:

"这还算不了什么。真正的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

……………………………………………………………………

暴风雨过去了,可它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两名水手在河岸上被雷电殛死了。锚索给扯断,有些桅杆给吹折;不少小船被刮上了岸坡,也有的被刮沉了。可是一阵强烈的西南风却稳定下来了:这正是需要的风哪。

库丘尔玛的河水急速地往上涨。到了拂晓,船舰开始浮动了。"要塞号"走在前面,用长缆拖曳着五十条划行的平底木船。它经过一个又一个的标杆,从库丘尔玛一直到亚速海,龙骨不曾擦着一次河底,于是它放了一声礼炮,把潘布尔格船长的私人旗帜升起来了。

就在那一天,那些吃水最深的船舰也都给拖出来了:"使徒彼得号"、"沃罗涅什号"、"亚速号"、"古特·德拉格尔斯号"和"魏因·德拉格尔斯号"。七月二十七日,整个舰队在塔甘罗格的棱堡前面下了锚。

在这儿防波堤的防护下,他们开始给干裂了的船舰重新填隙缝,涂树脂,上油漆,补索具,装底货。彼得整天整天地待在"要塞号"船舷上面的吊篮里,吹着口哨,用锤子打着填裂缝用的麻絮。有时候,他会攀登绳梯,让那瘦细而筋肉强壮的屁股突出在肮脏的粗麻布裤子外面,到桅杆上去加固新的横桁。有时候,他会钻到底舱里去,费多谢伊·斯克利亚耶夫就在那边工作(他跟约翰·杰伊和奥西普·纳伊

已经粗野地吵骂过一阵)。这斯克利亚耶夫正在试着用一种巧妙的办法弄紧船艄上的肋骨。

"彼得·列克谢伊奇,看在上帝的面上,您还是不要来妨碍我吧,"费多谢伊粗声厉气地说。"要是我那办法试的结果不好,——您不妨杀我的头,如果您乐意。只要您不来打扰就好……"

"好吧,好吧,我不过是想帮一下忙罢了……"

"您还是去帮阿拉杜什金的忙。您跟我是只会吵嘴的……"

整整一个七月,都在进行这项工作。尤利乌斯·列兹海军少将继续不断地在训练船员,那都是从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和谢苗诺沃团的兵士中挑选出来的。他们里头,有很多是贵族的子弟,从来没有看见过海。尤利乌斯·列兹(论凶暴、论勇敢,他都是一个十足道地的水手。)把对航海事业的热诚用细索打进水兵们的心里。他要他们站在离水面十二俄丈高的、第四节桅的横桁上,或是要他们穿着齐整的衣服从船舷俯冲到水里去:"谁要是淹死了,那就不是一个水手!"他两腿叉开,站在舰桥上,双手反抄在背后,抓着一根手杖,牙颚活像一只恶狗,这个海盗只消用一只眼睛就把什么东西都看清楚了:谁在解结扣的时候磨洋工,谁把缆绳缚得不对头。"嗨,瞧,要弄到第二节桅的支索帆上去的啊,你这只肮脏的母牛,放松那根升降索干吗?"于是他跺着脚:"大家到后甲板上去……统统从头做起!"

新任命的公使叶梅利扬·乌克兰采夫,使节政厅里最有经验的官员,带着书记官切列杰耶夫、翻译拉夫列茨基和博特温金从莫斯科赶到了。他还带来了黑貂皮、海象牙和一普特半茶叶作为送给苏丹和他的帕夏们的礼物。

八月十四日,"要塞号"升起风篷,后面跟着整个舰队,在强烈的东北风前面驶入公海,航线顺着西—南—西的方向。十七日,塔曼的那些细长的清真寺高塔在左舷船头上矗现出来了。舰队通过海峡,放了一声礼炮,让硝烟把船舰都笼罩起来,随后在完全看得清刻赤的地方下了锚。城墙十分古老,这儿那儿高高的方塔都已经七歪八倒。既没有炮台,也没有棱堡。四艘战舰停在岸坡近旁。土耳其人显然惊慌起来了,——他们没有料到、甚至完全没有想到会看见整个海湾里净是一片片风篷和一股股硝烟。

刻赤的帕夏穆尔塔扎，一个娇生惯养的懒惰的土耳其人，从塔楼的一个破洞里一看见这支舰队，心里便很惶恐。他派了几个官员到莫斯科人的旗舰上去，问问为什么开来了这么大的舰队。一个月以前，可汗手下的鞑靼人曾经报告说，沙皇的舰队很差，而且根本没有大炮，还说它怎么也开不过亚速海里的浅滩。

“唉—唉—唉！……唉—唉—唉！”穆尔塔扎悄悄地叹着气，把洞口一丛灌木的细枝拨开，让自己格外看得清楚些。他开始数那些船舰，可是随即就不数了。“谁相信可汗的那些探子呢？”他朝官员们喝道，那些人都站在他背后给鸟粪弄脏了的塔楼平台上。“谁相信那些鞑靼狗呢？”

穆尔塔扎跺跺那只穿着便鞋的脚。在这种宁静的偏僻地方养得又胖又懒的官员们，把双手按在胸口，忧愁地摇摇他们的桶形帽和缠头巾。他们明白穆尔塔扎会不得不给苏丹写一份不愉快的报告，而他们将有什么下场却是谁也说不上来：苏丹虽说是先知的最圣明的全权代表，可是脾气非常暴躁，过去有过不少事例，即使更显贵的帕夏结果也被绑在木桩上哼哼呢。

载着土耳其官员的小帆船那斜斜的风篷，离开了旗舰。穆尔塔扎派一个部下到岸边去催促他们回来，自己又开始数那些船舰。他的专使——两个希腊人赶来了，转动着眼珠，把脑袋紧紧地往肩膀上缩，还咂响着舌头。穆尔塔扎朝他们恶狠狠地探出他那张肥胖的脸去，于是他们报告了：

“莫斯科的海军上将嘱咐我们向你致敬，并且说他们已经给苏丹派来了一位公使。我们告诉那位海军上将，说你们不能让公使走海路，他应当像大家一样，走陆路经过克里米亚到巴巴。那位海军上将就说：‘如果你们不肯让他走海路，那么我们就要用整个舰队来护送公使到君士坦丁堡。’”

第二天，穆尔塔扎帕夏派了几个重要官员到海军上将那里。他们跟海军上将说：

“我们很为你们莫斯科人惋惜，你们不知道我们的黑海，——有些时候人到了那海上，心就变黑了，所以它才叫做黑海。请听信我们

的劝告，走陆路到巴巴去吧。”

戈洛温海军上将只是绷着脸，好像是说：“你们是在吓唬人。”一个站在他旁边的穿着荷兰服的高个儿，睁着炯炯发光的眼睛，笑了起来，别的俄罗斯人也都跟着笑起来了。

该怎么办呢？当莫斯科的船舰在清晨的微风中扬起帆篷，按照海军的一切规程列成队形，在海湾里来回行驶，射击着浮标的帆布遮篷的时候，又怎能阻挡他们呢？难道不让这批蛮不讲理的人通过去吗？穆尔塔扎帕夏只有信赖阿拉①，把谈判拖延下去了。

……………………………………………………………………

一条小艇靠拢了土耳其的旗舰。科尔涅利·克赖斯和两个穿荷兰水手服的桨手——彼得和阿列克萨什卡登上了旗舰。在后甲板上，全体土耳其船员向这位莫斯科的海军中将致了敬。海军上将哈桑帕夏从后船舱里神气十足地走出来；他穿着一袭白绸长袍，缠头巾上有一弯用钻石镶成的月牙儿。他威风凛凛地用手指碰了碰嘴唇和胸脯。科尔涅利·克赖斯除下帽子，退后一步，把插着羽毛的帽子在哈桑帕夏面前挥了一下。

搬来了两张椅子。两位海军将领在一顶帆布遮篷底下就了座。一个又矮又胖的人——太监厨师端来了一个托盘，上面放着一碟甜点心、一把咖啡壶和几只比顶针大不了多少的杯子。两位海军将领开始寒暄起来。哈桑帕夏问候沙皇的健康。科尔涅利·克赖斯回答说，沙皇身体很好，随即也问候苏丹陛下的健康。哈桑帕夏俯临着桌子深深地弯下身去：“阿拉保护着苏丹陛下的生命……”随后他用一双忧郁的眼睛掠过科尔涅利·克赖斯，继续说道：

“在刻赤，我们没有驻扎庞大的舰队。这里，我们什么也不怕。可是在马尔马拉海里，我们却有着强大的船舰。那上面的大炮都大极了，可以发射三普特重的石弹。”

科尔涅利·克赖斯啜了一口咖啡，答道：

“我们的船舰都不用石弹。我们发射十八磅到三十磅重的铁弹。它们可以把敌舰的左右船舷打个对穿。”

---

① 阿拉是伊斯兰教的上帝。

哈桑帕夏微微扬起他那漂亮的眼眉：

"我们一点不觉得惊奇，看到英国人和荷兰人——土耳其人最要好的朋友勤勤恳恳地在沙皇的舰队里服务……"

科尔涅利·克赖斯露出一抹爽朗的微笑：

"啊，哈桑帕夏，谁出的钱多，人们就为谁服务。（哈桑帕夏傲慢地低着头）荷兰人和英国人正在跟莫斯科人做着可以赚钱的买卖。跟沙皇和平相处要比跟他作战有利得多。莫斯科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富裕。"

哈桑帕夏若有所思地问：

"这么多的船舰，沙皇是打哪里弄来的呢，海军中将先生？"

"莫斯科人自己在两年里头造的……"

"啊—啊—啊！"哈桑帕夏晃动着缠头巾。

两位海军将领会谈的时候，彼得和阿列克萨什卡请土耳其水手们吸烟草，跟他们讲笑话。哈桑帕夏偶尔朝这两个身量高大的小伙子瞅一眼，——他们好奇得也太过分了。一个爬进了桅杆顶上的樯楼。另一个仔细打量着一门英国的速射炮。可是碍于礼貌，哈桑帕夏一句话也没说，甚至当他的水手们带这两个莫斯科人到下甲板去的时候，他也还是一声不吱。

科尔涅利·克赖斯请求允许他上岸去买些水果、甜食和咖啡。哈桑帕夏考虑了一下，就说他自己也许可以卖些咖啡给海军中将先生。

"你是不是需要很多的咖啡？"

"大约值七十个金币的数量。"

"阿卜杜拉—阿拉！"哈桑帕夏喊道，跺了跺脚后跟。那个太监厨师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听了吩咐以后，他便去拿了几把秤来。几个水手拖着几袋咖啡跟在后面。哈桑帕夏把椅子拉到更方便的所在，验看着秤，随后从怀里掏出一个琥珀算盘，计算分量。他吩咐把袋子解开，用那保养得很好的手指往咖啡豆里一拌，半闭着眼，说："这号咖啡是爪哇最好的产品。你要感谢我呢，海军中将先生。我看你是一个好人。（他朝他的耳朵伛过身去）我希望你没有恶意，——劝劝莫斯科人不要在这个海里航行：沿着海岸有很多的暗礁和险滩。这些个地方，连我们自己也都害怕呢。"

“我们干吗要沿着海岸航行啊?”科尔涅利·克赖斯答道。“风向顺利,我们的航路是径直穿过海面的。”

他数了七十个金币。他们便分手了。走近梯子,科尔涅利·克赖斯厉声吆喝:

“嗨,彼得·阿列克谢耶夫!……”

“有!”

一个嗓音慌慌忙忙地回答。

彼得从舱口里跳出来,后面跟着阿列克萨什卡;两个人都已经戴上了红色的圆锥形帽。海军中将挥了挥帽子,往舵轮旁边坐下了;小艇便向岸坡飞快地驶去。彼得和阿列克萨什卡划着发弯的桨板,乐呵呵地、龇牙咧嘴地笑着。

一个激浪把小艇冲上了岸边的卵石。警察署长和刚才来见过海军中将的重要官员慌慌张张地从要塞城门里走出来,踩过腐烂的船只和发绿的木桩,关照他们千万不要进城去,如果需要什么东西,商人们自会把各种货物送到小艇上来的……彼得的眼珠子东张西望起来,腮帮愤怒得涨红了。阿列克萨什卡笔直地抓着他的桨板,说道:

“明-赫尔茨,你跟他们说……我们要把整个舰队开进射程里来……其实……”

“他们有权不让我们进城:这是个要塞嘛,”科尔涅利·克赖斯说。“我们沿着海岸、傍着城墙走一转,要看的东西都会看到了。”

十二

穆尔塔扎帕夏再也想不出什么借口了,便说:去吧,愿阿拉保佑你们。彼得跟舰队一起回到了塔甘罗格。八月二十八日,“要塞号”载着那位公使、书记官和翻译,由四艘土耳其战舰护送着,绕过刻赤岬角,在微风吹送之下,沿着克里米亚的南部海岸扬帆前进了。

那几艘土耳其战舰紧跟在他们后面。领头的那条船上坐的是警察署长。哈桑帕夏留在刻赤,——他在最后时刻曾经请求他们给他出一个书面证明,说是沙皇公使的航行完全出于他自己的主意,还说是他哈桑曾经劝阻他。可是就连这件事也都被拒绝了。

当他们望得见巴拉克拉瓦的时候，那个警察署长便乘上一条小船，划得跟“要塞号”平齐，随后请他们在巴拉克拉瓦停靠一下，装一点淡水。他朝那些火红色的小丘用劲甩了甩长袍的袖管：

“那是一个很好的城市，请让我们在那边停靠一下吧。”

潘布尔格船长把臂肘搁在栏杆上，用深沉的嗓音向下面嚷道：

“难道我们不知道警察署长要在巴拉克拉瓦停船，是为了想借供应公使的名义从居民那里好好地捞一笔外快吗？哈！我们的水桶都装得很满呢。”

警察署长的建议被挡回去了。风变得凉爽了。潘布尔格看了看天空，吩咐增添帆篷。沉甸甸的土耳其战舰开始显著地落到了后面。领头的那一条船发了个信号：“收篷！”潘布尔格从望远镜里张了张，便用葡萄牙话咒骂着。他跑到下面那间富丽地装着胡桃木嵌板的餐厅里。公使叶梅利扬·乌克兰采夫坐在那儿桌子旁边一张打过蜡的长凳上，正在晕船，——眼睛紧闭着，除下来的假发抓在一只手里。潘布尔格狂暴地对他说：

“那些鬼东西命令我收篷。我可没有理睬。我要驶进公海里去。”

乌克兰采夫仅仅朝他有气没力地甩了甩假发：

“你爱到哪里就到哪里去吧！”

潘布尔格爬到了船艄的舰桥上。他把唇髭往上捻起，免得妨碍他大声嚷嚷：

“全体人员到甲板上集合！听候号令！扬起前桅第三层帆！……主帆！……后桅第三层帆！……第二节前桅支索帆，前桅支索桅！……往左舷转弯！……保持这个航向前进！……”

“要塞号”掉了个方向，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船身倾侧着，扯直的风篷鼓满了风，把那几艘土耳其船舰抛在后面，仿佛它们已经下了锚似的，照直穿过叶夫克辛深海，向帝都驶去……

……………………………………………………………………

顶着激起海浪的东北风，“要塞号”非常倾侧着船身，穿过暗蓝色的海面，飞也似的疾进着。一个个浪头仿佛抬起了满是泡沫的长发，想看看要到达那给太阳晒焦的海岸，还得在荒无人迹的地方滚多远。

十六名船员——荷兰人、瑞典人和丹麦人，全是海上飘泊者，瞅着海浪，抽着板烟：像这样的航行真是既轻松，又愉快。可是半数的军事人员，——士兵和炮手却躺在船舱里那些水桶和腌肉桶中间。潘布尔格下令，每天三次把伏特加发给那些晕船的人："海上生活非习惯不可！"

他们航行了一昼夜，到了第二天，便系好缩帆带，——船颠簸得很厉害，海水冲了上来，一片片起着泡沫的东西飞到了整个甲板上。潘布尔格只是呼哧呼哧地打响鼻子，把唇髭上的水滴吹掉。

那几位使节晕船都晕得厉害极了。乌克兰采夫和书记官切列杰耶夫躺在船艄上一间新髹漆过的小房舱里，从枕上抬起头来，望着那扇四方形的小舷窗……可它慢慢地沉到了大海的深渊里，碧绿的水咝咝地响着，升到了那四块小玻璃上，于是沉甸甸地哗啦一声，小房里的亮光完全给遮断了。隔板在咭咭作响，低矮的天花板在滴溜溜地打旋。公使和他的书记官哼啊哼的，闭上了眼睛。

九月二日早晨，天气晴朗，有个少年见习水手，一个卡尔梅克人，从樯楼里嚷道："陆地！"博斯普鲁斯海岸蓝漾漾的、丘陵起伏的轮廓越来越近了。远处，可以看到一片片斜斜的帆篷。海鸥飞过来，绕着高高的、雕镂的船艄盘旋。潘布尔格吩咐吹哨子，把所有的人员召集到了甲板上："大家梳洗梳洗。把衣服刷刷干净。把假发都给戴上。"

中午，"要塞号"满风鼓帆地掠过一座座古老的望楼，驶进了博斯普鲁斯。要塞城墙的旗杆上升起了这样的信号："来的是哪一个的船舰？"潘布尔格吩咐用旗语回答："你们应当知道是莫斯科的旗帜。"于是岸上又来了："雇一个领港人。"潘布尔格便升起这样的旗号："我们不要领港人就开进来了。"

乌克兰采夫穿上了镶着金饰缘的紫红长襟衣，戴上了插着羽毛的帽子；书记官切列杰耶夫（他瘦骨嶙峋，鼻子尖细，活像苏兹达尔派圣像上绘的一个大殉教者。）穿上了镶着银饰缘的绿色长襟衣，也戴上了插着羽毛的帽子。炮手们站在大炮旁边，士兵们扛着火枪排列在后甲板上。

这艘大海船在平静如镜的海峡里滑行着。左边，在焦枯的小山中间，有着还没收割的玉米田，水塔，斜坡上的绵羊，渔夫们的盖着玉

米秆子的石头小房子。右岸是些富丽堂皇的花园,白围墙,瓦房顶,通到水边去的台阶……一片郁郁苍苍的树林——高大的柏树,形状如同纺锤。一座城堡的废墟,丛生着灌木。树林上面,矗立着一个圆屋顶和一座清真寺高塔……离岸坡更近的时候,他们看见树枝上结着珍奇的鲜果。橄榄和玫瑰的香味,越过水面向他们飘送过来。对于土耳其土地的富饶,这些俄罗斯人都觉得很惊异:

"大家都管他们叫做'光头异教徒',可是看看人家过的是种什么样的生活啊!"

……………………………………………………………………………………

远处,仿佛在大地的尽头,残阳射出了万道金光。这金色很快地变为紫红,随后又逐渐暗淡,把博斯普鲁斯的海水染成血也似的鲜红。他们在离君士坦丁堡三英里的地方下了锚。一颗颗巨大的星星,他们在莫斯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在蓝色的夜空中亮晶亮晶地闪烁。银河倒映在水中,如同一片迷茫的烟雾。

船上没有一个人想睡觉。大家都朝已经沉寂的岸坡上眺望着,只听见井里汲水的嘎嘎声和鸣蝉那刺耳的吱吱声。连这儿的狗,嗥起来也很别致。一种古怪的发光的鱼,在海水深处被急流冲着走。士兵们悄悄地坐在大炮上,互相交谈着:"这是一个富饶的国家,这里的生活一定过得很轻松呢……"

……………………………………………………………………………………

叶梅利扬·乌克兰采夫若有所思地瞪着蜡烛的火苗,它的光线使船艄舱房那黑糊糊的舷窗里的大颗大颗的星星都显得黯淡了;他小心翼翼地蘸了蘸羽毛笔,看看那上面有没有头发(如果有头发,他就把笔尖往假发上抹一抹。),不慌不忙地用密码给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写信:

> ……我们在这儿已经碇泊了一昼夜了……三日那天,被我们抛在后面的土耳其船舰才算开到了。那个警察署长噙着眼泪,责备我们为什么要抢在头里,他说为这件事苏丹会砍掉他的脑袋;他恳求我们等在这儿,让他去禀奏苏丹我们已经来到的消息。我们坚持要苏丹用隆重的排场来接待我们。傍晚,那个警察署长从君士坦丁堡回来了,通知我们说,苏丹会隆重地接待我

们的，而且要派轻快划船——他们这儿使用的一种小艇来迎我们去。我们回答说不行，我们要乘自己的海船。我们争执了一番，后来同意坐他们的轻快划船，可是得让“要塞号”为我们开道。

第二天，他们派来了三艘苏丹的轻快划船，里面都铺着毯子。我们坐上了小艇，“要塞号”在前面带路。没大一会，我们就看见了帝都，一个真正使人惊讶的城市。城墙和望楼虽然很古老，可是都十分坚固。全城净是瓦房，清真寺用白石砌造，美妙和富丽极了，而圣索菲亚却用砂石建成。从水里你就可以看到斯坦布尔和佩拉郊区，简直了如指掌。岸上放了一响礼炮，潘布尔格船长让所有的大炮一齐发射，作为回礼。我们就停在苏丹的王宫对面，苏丹在那边城墙上望着我们，头顶上罩着一把扇子，有人在替他打扇。

一百名骑着马的近卫兵和两百名执着竹棒的帝国精兵赶到海滩上来迎接我们。他们为我和书记官牵来了装备着富丽马具的坐骑。我们走下小艇，近卫兵的头儿便来问候我们的健康。我们上了马，穿过许多弯弯曲曲的湫狭的街道，来到一家客店。老百姓在我们两边奔跑。

你的海船在这儿引起了极大的惊奇：他们都问起这艘海船是谁造的，它怎样经过浅滩，开出了顿河。他们又问起你是不是有很多船舰，都是什么大小的。我回答说你是有很多船舰，而且全不像这儿胡说的那样，是什么平底的，它们都能在大海中航行。成千的土耳其人、希腊人、阿尔米亚人和犹太人都赶来观看这艘“要塞号”；其实苏丹本人也坐了小艇，绕着海船划行了三匝。他们特别称赞风篷和缆索的结实和桅樯的木材。可是也有人说它造得并不牢固。恕我冒昧直陈：我们在海上只遇到一阵不是顶强烈的风，可是“要塞号”却明明已经嘎嘎作响，而且倾斜得很厉害，水也冲进来了。我估摸，造这艘海船，奥西普·纳伊和约翰·杰伊未必没有捞到好处。造一艘海船可不是小事，它的价值相当于整个一座城市。他们到这儿来观看一下，却并不是要买它；一个买主也不曾有过……请你宽恕，可我写的全是心里的

话。

土耳其的海船造得很认真,很坚固,木料拼合得很紧密,——船比我们的低,可是水冲不进去。

一个希腊人告诉我:土耳其人就怕你皇上封锁黑海,那样一来帝都准会挨饿,因为粮食、油类、木材和劈柴都是从多瑙河沿岸的城市运到这儿来的。这里谣传你早已跟舰队一起到了特拉布松和锡诺普。他们问起我这件事,我回答说一点不知道,我说我跟舰队在一起的时候你并没有去……

……………………………………………………………………

潘布尔格带着他的军官到佩拉[①] 去拜访几位欧洲的大使。荷兰和法国的大使接待这些俄罗斯人很殷勤,向他们表示感谢,而且用葡萄酒为沙皇的健康干杯。第三次出访是去英国大使馆。他们在使馆正门前下了马,敲了几下门。一个蓄着火红色胡子、身高约一俄丈[②] 的仆人出来开门。他手抓着门,问他们有什么事。潘布尔格眼里冒火,跟他说他们是什么人,上这儿来有什么事。那仆人把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隔了好半天才返回来,全不管那几个莫斯科人在街上等候,冷笑着说:

"大使正在用餐,他吩咐我说,他没有理由接见潘布尔格船长。"

"你去告诉大使,他会让骨头哽死的!"潘布尔格嚷道。他狂暴地跳上马,让它沿着平坦的砖砌的梯磴跑去,经过沿街叫卖的小贩、精赤条条的孩子和狗,下到加拉塔[③],他前不久还在加拉塔区的烤羊肉馆和咖啡馆里,在妓院的门口见过几个老朋友。

在这儿,潘布尔格和他的军官们喝希腊酒喝得烂醉如泥,吵吵嚷嚷,向一些英国水手挑战决斗。他那几个朋友也来到了这儿,他们都是些远洋船的领航员,著名的海盗,隐藏在加拉塔贫民窟里的各种身份不明的人。潘布尔格邀请他们到"要塞号"上去欢宴。

第二天,一些不同民族的海员乘着平底木船来到"要塞号"上访

① 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的使馆区。

② 合两米多。

③ 君士坦丁堡的商业区。

问。有瑞典的，有荷兰的，有法国的，有葡萄牙的，有摩尔的，他们有的戴着假发，穿着丝袜，佩着宝剑；有的头上紧紧地包着红头帕，光脚上趿着便鞋，宽宽的腰带里插着手枪；也有的穿着皮上衣，戴着暴风雨时用的雨帽，浑身发出一股咸鱼味儿。

他们在露天的甲板上大吃大喝，当空是不太炎热的九月的太阳。宫墙里面，显眼地矗立着苏丹的阴沉沉的宫殿，窗子上装着密密扎扎的格栅；博斯普鲁斯海峡对岸，是斯库达尔[①]的茂盛的丛林和果园。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和谢苗诺沃团的士兵们吹着号角，打着勺形响板，唱着舞曲，用多种禽鸟的鸣声打着"春天"的呼哨。

潘布尔格戴着扑银粉的假发，穿着镶饰绦和花边的短上衣，一只手抓着一个酒杯，另一只手拿着一块手帕，心情激动地对客人们说：

"如果我们需要一千艘海船，我们就会造一千艘海船……八十门大炮、一百门大炮的大海船已经在建造了。明年，你们可以在地中海上看到我们，也可以在波罗的海里看到我们。我们将要聘用所有著名的海员。我们要开到大洋里去……"

"致敬！"来访的海员们喊道，脸都已经很红了。"向潘布尔格船长致敬！"

他们唱着航海的歌子。大家跺着脚。在没有风的空气里，一缕缕从烟斗里喷出来的烟在甲板上空弥漫着。不觉已经夕阳西沉，阿提刻的星星开始把光芒洒在这席不同寻常的酒宴上。到了半夜，这些海狼半数都已经在打鼾，有的滚在桌子底下，有的让那在大风大浪中变得花白了的脑袋伏在杯碟中间，这时候潘布尔格便冲到舰桥上：

"听好命令！炮手们，瞄准手们，各就炮位！装炮弹！点燃导火线！命令……从两边船舷——排炮……开—开—开炮！"

四十六门重炮同时喷出了火焰。沉睡着的君士坦丁堡的上空，天仿佛给这阵轰隆隆的巨响震坍了……"要塞号"被硝烟笼罩着，又发出了第二阵排炮……

……………………………………………………………………

叶梅利扬·乌克兰采夫用密码写道：

---

① 又名于斯屈达尔，与君士坦丁堡隔峡相望。

苏丹本人以及全城居民无不惶恐万分:潘布尔格船长在船上跟水手们喝了一整天酒,喝得酩酊大醉,半夜里还不止一次地发射所有的大炮。由于这种轰击,全帝都都怨声载道,谣诼纷纭,仿佛说是他船长这样夜间发炮是为了给你陛下正在黑海中航行的舰队一个信号,要你的舰队开进海峡里来……

苏丹陛下那天晚上吓得什么似的,竟穿着睡衣从寝宫里跑出来;许多大臣和帕夏也都大吃一惊;由于船长这种不平常的发炮,上面后宫里两位怀孕的王妃都流产了。结果,苏丹陛下对潘布尔格大为震怒,吩咐人通知我们,叫把船长从海船上调开,砍掉他的脑袋。我答复苏丹说,我不知道船长发炮是什么道理,待我去问他一下,如果这样发炮当真冒犯了苏丹陛下,那我会指示船长今后不准发炮,而且将严格执行我的命令,可是我认为无需把他从海船上调开。就这样,事情总算解决了。

苏丹将在星期二接见我们。土耳其人正在等待船长梅德佐莫尔特帕夏的到来(此人从前是阿尔及利亚的海盗),以便商量跟你讲和还是作战的事。

第二章

一

九月的太阳低低地俯临着林木森森的岸坡。一天又一天地前进，他们往北方走得越远，四下里就越发显得荒凉。一群群禽鸟突然从悄寂的河面上飞起来。净是些被风吹折了的树木。沼泽。荒无人迹。偶尔看到一间渔民的泥棚和一条给拖到岸上来的小船。赶到白湖，还有一个星期的路程。

十四个人用一根纤绳拉着一只沉甸甸地装着粮食的平底货船。他们低垂着脑袋，让胳膊耷拉在前面，把胸脯压在曳索上，他们是一直从雅罗斯拉夫尔赶来的。太阳往黑糊糊的云杉树梢后面沉落下去，黝沉沉的霞光还久久不愿退去。这时从平底船上发出了这样的呼喊："喂，靠岸啦！"那些纤夫便往地里打进一根木橛子，或是把纤绳缠在一棵树上。篝火燃起来了。在那满是沼泽的岸坡上，云杉林被乳白色的迷雾慢慢地蒙住了。野鸭从晚霞中飞过去，活像一个个脖子长长的幽灵。跟马一样高大的麋鹿走到河边来，踩着被风吹折的枯树枝，发出嚓嚓的声响。林子里多的是野兽，因为从没有人来打过猎，也没有被惊吓过。

桨板在河里哗哗地划了一阵，于是船主人安德烈·杰尼索夫长老，便从平底船里走到岸上。他给工人们拿来了面包干，苞米，有时候有一点鱼，吃肉的日子还有一点腌肉。他四周巡视，看缆绳系的是否牢靠。随后把双手插在皮腰带里，伫立在篝火旁；他是个容光焕发的人，穿一袭法衣，戴一顶呢绒僧帽，蓄着鬈曲的大胡子，生就一对明亮的眼睛。

"弟兄们，你们不都是活人吗？"他问。"多出一把力吧，上帝爱劳动。高兴些吧，这些努力你们都会得到报偿的。唯一的幸福就是逃

离了尼康派的臭味。等我们到了奥涅加湖,你们才会看见那是怎样一个地方!一个真正的乐园……”

他把双手从腰带里抽出来,蹲在篝火旁边。那些干累了活的人,一声不响地听着他。

“就在那一块地方,有位长老住在维戈河上……他也跟你们一样,是从反基督者的迷魂阵里逃出来的。他本来是个大商人,有一幢房子、几家铺子和几个仓库。他看见一种幻影:一堆火焰,火焰里有一个人,还听到一个嗓音:‘我已经被迷住,永劫难逃了!……’于是他把所有的财产交给了老婆和儿子,自己出走了。他搭了一间修道小木房,就在那里开始他的生活。他唯一的圣餐便是那火热的渴望。他用火钩子耕了一块地,种了两杯子的大麦。他穿的是一张新鲜的羊皮,让它在身上窝干,而且不管寒冬盛夏,他总是穿着它来来去去。他全部的破烂只有一只木碗,连同一柄汤匙,还有一本古版的祈祷书。没隔多久,他就获得了一股对付魔鬼的巨大力量,——在他看来,魔鬼不过是些苍蝇罢了……人们便开始去找他,——他听他们忏悔,用一片叶子或是一颗野果当作圣餐授给他们。他教导他们:与其承受永世的苦难,不如在火焰中活活地烧死。过了一两年,人们开始在他旁边安顿下来。他们把树林烧出一片空地,种上粮食。他们打猎,捕鱼,采蘑菇和野果。样样事情他们都是共同干的,他们的仓库和地窖也都是公有的财产。于是他把这些东西进行分配:女人的归女人,男人的归男人。”

“那倒好!”一个严肃的嗓音说道。“跟女人在一起过日子,攒不了财富。”

杰尼索夫往黑暗中朝那个说话的人乐滋滋地瞅了一眼。

“多亏长老的祈祷,猎获的野兽才多呢,有时候他们还捉到那种天下少见的鱼!蘑菇和野果长得盛极了。经他指点,他们找到了铁矿和铜矿,创办了冶炼场……这就真正变成了一个神圣的寺院,一种宁静的生活……”

安德烈·戈利科夫从一株枯树后面站起来,往杰尼索夫旁边蹲下去,直瞪瞪瞅着他的脸。戈利科夫在这里跟纤夫们一起拉纤,是为了履行他的誓言。(那一天在列维亚金家里,长老听了他安德留什卡的

忏悔,用皮念珠打他,吩咐他到雅罗斯拉夫尔去等候杰尼索夫装运粮食的平底船。)这儿十四个纤夫当中,九个都跟他一样,不是为了履行誓言,便是为了承受神罚。

杰尼索夫接着又说:

"临终的时候,长老为我们两兄弟——谢苗和我安德烈祝福,派我们做维戈修道院的住持。他授给我们圣餐,我们便出发了。他的修道小房孤零零地立在那儿凹地上。走没好远,我们回过头来看见一片亮光。那修道小房给包围在火里,仿佛给包围在一个着了火的灌木丛里似的。我正要撒腿奔跑,谢苗却一把抓住我的手:慢着!于是我们听到从火里发出来一片美妙的歌声……而在上面烟雾里,魔鬼们却像烟子一样旋转着,吱吱地直叫,——你们相信吗?我哥哥跟我跪在地上,也唱起歌来了……到了早晨,我们走到那个地方,只见灰烬底下正在涌出一道清冽的泉水……我们就在泉水上面盖了一个木棚,还做了个放圣像的笼龛……难处是在我们找不到一个圣像画师,——我们实在想画一幅圣像呢。"

戈利科夫抽咽起来了。杰尼索夫轻轻地抚着他那蓬松凌乱的头发:

"我们的一个困难是,弟兄们,三年当中庄稼总要歉收一次。去年夏天,雨把什么东西都浸透了,连麦秆也没收到一根。所以我们不能不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运粮食……不过,这是个神圣的事业,我的孩子们……你们决不会白白地劳动的。"

杰尼索夫又讲了一会儿,随后背诵了一篇普通的祷文。他这才坐上小船,穿过那倒映在河里的一道昏暗的晚霞,往平底船划去。夜里很凉,穿着破烂的衣衫睡觉才冷呢。

天才蒙蒙亮,杰尼索夫又走到岸上来,把大家叫醒了。他们咳着,搔着。做了祈祷,他们便动手煮粥。等那凝胶一样的太阳像一个模糊的气泡一般吊在迷雾中的时候,纤夫们便套上纤索,顺着湿漉漉的河岸,让树皮鞋啪哒啪哒地响着。一里又一里,一天又一天。一大片乌云从北方慢慢地推过来,尖利的风也吹起来了。舍克斯纳河里的水漫出岸边来了。

现在,乌云在白湖的汹涌的湖水上空低低地飞驰。他们向西转

弯，朝着白湖村驶去。浪涛冲上了空荡荡的岸坡，把纤夫们打得站脚不稳。平底船也变得难于驾驶了。晌午，他们在一个渔夫的泥棚里把衣服弄干了。在这儿，有两个雇工因为伙食不好跟杰尼索夫大吵大骂，俩领了他们的工钱——每人七十五戈比，走了，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上哪里去的……

……………………………………………………………………

平底船碇泊在城市对面浅滩的碎浪里。风势增强了，直往人们骨头里钻。他们都觉得绝望了，一心只想用纤绳拉到北方去。所有的雇工全跟杰尼索夫吵翻了，纷纷散到了渔民居住区里。而留下的人……有的出去找熟人，有的转来转去转了一阵，也不见了……

在岸上湿漉漉的石头中间一只翻倒的小船上，坐着安德留什卡·戈利科夫、伊柳什卡·杰赫佳列夫（卡希拉一个逃亡的农民）和外号叫做"泥洗脸"的费季卡，这是一个有点驼背的人，从前是修道院里的农民，现在成了个流浪汉，受过不少的摧残与折磨。他们都向四下里望着。

这儿样样东西全是阴沉沉的：浪涌白雪、雾霭朦胧的湖面，自北而南慢慢漂移的乌云，沿岸的土堤后面的平坦原野，以及平原上面那几乎被浮云遮满的破旧而呆板的市镇：塔楼的有窟窿的屋面，生锈的蒜头形的教堂，屋顶下陷的高高的木房子。岸上，张渔网用的杆子被风摇撼着。几乎看不见一个人影。钟凄凉地打响了……

"杰尼索夫也很鬼，净用空话哄人。等你挨到他那个乐园的时候，剩下来的大概只有你的灵魂了，""泥洗脸"说道，用钉子剔着手掌上一个老茧。

"你应当相信他！（戈利科夫怒气冲冲地朝他转过脸去）你应当相信他！"说完，他忧郁地瞅着那雪白的波浪，样子显得无所归依，孤单，冷淡……"这儿，离开上帝想必也还很远……"

伊柳什卡·杰赫佳列夫（一个嘴巴宽阔、身体结实的人，眼睛里有种喜悦的神色。）轻轻地、慢慢地说道：

"……所以我就问他，问这个人了：为什么你们镇上这样空荡荡的，一半的房子都给钉起来了？……'为什么这样空荡荡吗？'他说，'是因为修士们胡闹……我们一再把呈文送到莫斯科去，可是那边看

样子也没有工夫来管我们的事……他们在复活节期间干的那种事啊，真叫人受不了……那些修士赶着十辆供着圣像的雪橇，有的进城，有的驰往郊区或是乡村……他们闯进人们家里，把十字架往人们脸上一推：用三个指头画十字吧，吻十字架吧！……接着他们向你要面包，要酸奶油，要鸡蛋，要鲜鱼……他们把什么东西都一扫而光。他们还要钱呐……他们说，你是个分裂派，是个反教士派。你的古版经书在哪儿？于是他们把这个人带到他们的栈房里，用链子锁起来，拷打他。'"

"泥洗脸"突然把脑袋往后一仰，嘶哑地哈哈大笑起来：

"他们那个吃啊！他们那个喝啊！唉，那些修士，简直管不住他们呢！"

杰赫佳列夫用膝头捅了他一下。一个蓄着茨冈人胡子的修士，尖顶僧帽一直拉到了眼眉上，正在对着风，抓住飘舞的法衣，朝小船走过来了。他瞪出一双吓人的眼睛，望了望在波浪中咭咭作响的平底船，随后又望了望他们这三个人：

"这平底船是打哪里开来的？"

"打雅罗斯拉夫尔开来的，神甫，"杰赫佳列夫又温和又缓慢地答道。

"船上装的是什么？"

"他们没有告诉我们。"

"是粮食吗？"

"嗯，是吧……"

"你们在哪里弄到手的？"

"谁知道，——他们吩咐我们去的地方呗……"

"不要撒谎，不要撒谎，不要撒谎！"修士急忙动手卷起他右边的衣袖。"这是杰尼索夫的平底船……你们是要划到波韦涅茨去，把粮食运往分裂派教徒的隐修区，你们这些雇工！……"

他蓦地里往前一扑，揪住伊柳什卡·杰赫佳列夫的胸口，把这个受惊的人摇了一阵，随后向市镇扭过脸去，放直嗓门喊道：

"救命！"

安德留什卡·戈利科夫从小船上跳下来，傍着浪边往那些渔民们

的泥棚跑去。

“救命！”修士又叫了一声，突然停住了。原来“泥洗脸”已经一把揪住他的头发，将他从伊柳什卡那里拖开，打倒在地上，还动手把他转来转去，想找一块石头。修士迅速地跳起来，从侧面向他扑过去，可是费季卡已经愤怒得浑身发僵，连一动也没动；他又把修士抓住，将他身子弯下去，揍他的脖子。修士直哼哼。四个执着木桩的人从一条巷子里朝岸坡跑出来了……

……………………………………………………………………………………

安德留什卡·戈利科夫吃惊地从一个渔夫的泥棚屋角后面张望着。“泥洗脸”正在跟五个人格斗：他已经从一个人手里夺过了一根木桩，疯狂地呐喊着向他们扑去，——一个人会这般忿恨，安德留什卡可从来没有看见过……“恶魔，简直是一个恶魔！……”于是杰赫佳列夫也参加进来了：他巧妙地乘机往修士的耳朵上揍了一拳，只见他第三次又滚落下去。修士的那些帮手便开始往后退。这儿那儿，镇上的居民从大门里走出来，啧啧地称赞道：“打得好！打得好！打得好！……”

伊柳什卡和费季卡占了上风，撒腿就追，可是一会儿就回到了岸边，把血从鼻子里擤出来以后，便照直走到戈利科夫在发抖的那所小板房里。

“说真的，你也应当挨一顿教训才对，”“泥洗脸”跟他说。“你是一个傻瓜，可你居然还想进乐园……”

泥棚门里（背向着海），探出一个乱发蓬松的脑袋和一绺从眼睛底下长起的烟灰色的胡子。眼睛眨巴了一下，他就走出来了；这人五短身材，光着脚，给煤烟熏得黑黝黝的。他朝市镇那个方向瞅着，——那儿已经一个人影也没有了。

“进来吧，”他说着，又走向那低矮的泥棚。只有棚门上头那条裂缝里漏进一些光亮来。有一股酸败的鱼腥味儿，里头半间屋子都给渔具挤满了。伊里亚、安德烈和费多尔走进去的时候，大家用两个指头画了十字。那渔夫跟他们说：

“坐下吧。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刚才打的是谁？”

“他们打了我一辈子，可从来没问过我是谁，”“泥洗脸”说道。

“你们刚才打的是十字架修道院里管理教堂用具的费奥多西呢。一个强盗,唉,是个什么样的强盗啊！一个撒旦！一个狂人!”

一看他们都是跟自己一路的人,渔夫便跟他们一起在长凳上坐下了,把双手抄在胳肢窝底下,忽前忽后地摇晃着,告诉他们说:

“这一带的鱼,产量再丰富也没有了,本来可以生活得很好,——可我就要走啦……日子简直没法儿过,这魔鬼把整个湖都霸占了……我们一向总是这样处理捕获的鱼:冬天,把捕到的胡瓜鱼分给修士们四分之一,每一个鱼季都分给他们一点。他嫌少,一看见风篷,他就会跑到岸边去,给你留下的鱼,只够你吃一顿。要是你不给,他马上会冲着你说:‘你是怎么样画十字的?’当然啰,你是造了孽,用三根手指画十字的。‘不对,你是在耍花招！跟我走!’可是跟他走啊,意思就是要到修道院的地窖里去,用链子给锁起来。瞧他已经扯掉了我们多少的渔网,弄坏了我们多少的渔船……我们向总督告状。可是那总督自己也在等机会捞点儿什么。要知道,他们修道院里有着大主教颁赐的特权书状:铲除旧教信徒。弟兄们,你们应当离开这儿,越快越好。”

“啊,不,我们是跟杰尼索夫一起的,”戈利科夫说,怯生生地望着伊柳什卡和费季卡……

“杰尼索夫会用钱来赎免的,他是一个有势力的人……搁在火里也烧不掉……从北方来的时候,他带着兽皮、海象牙、铜,——他用贿赂来赎免了。回来的时候,他又用贿赂来赎免了。他这样做已经不止一次啦……他到处都有同伙的人,老兄……”

“泥洗脸”冷笑着说:

“倒是个爱说漂亮话的家伙！一路上他只拿面包干给我们吃,可是他说起来倒像我们在吃鸡似的。”

大家很直率地谈论着维戈长老的时候,戈利科夫一直眉头打结。他想起杰尼索夫怎么样用一种轻易不大有的亲切劲儿抚摩着他的头:“怎么啦,我的孩子,你的灵魂还活着吗?哦,那就好了……”他还想起杰尼索夫蹲在篝火旁边跟他进行令人惊异的交谈,以及他坐在小船里,给晚霞照着的河水一映衬,那顶尖尖的软呢僧帽就显得黑糊糊的情景。在古代的圣像画中常常画着这种坐在小船上的圣徒。为

了这样的圣徒，他不惜立时在麦秸里给活活地烧死……

他们坐在长凳上寻思：该怎么办？往哪儿逃呢？他们到底该不该上北方？那渔夫没有劝他们这样做：上北方维戈湖去，如果不坐船，光靠步行，那就得在森林里过两个月，——这样做，他们是必死无疑的……

"你们应当到一个容易去的地方，譬如说顿河啊什么的……"

"顿河我去过，""泥洗脸"沙着嗓子说道。"那边，从前的那种自由现在一点也没有了。在哥萨克大村子里，他们把随便进去的人统统都交出去。我曾经两次被戴上了枷锁，送到沃罗涅什城皇上办的工厂里去做工……"

大家打不定主意，最后还是叫安德留什卡去找找杰尼索夫，看他怎么说？

……………………………………………………………………

安德留什卡大吃一惊：他刚走到古老的城门口，就听得一阵叫喊："停下来！停下来！"一些衣衫褴褛、光着脚的人正在跑着，——有的在翻越人家的篱栅。两个穿绿色长襟衣的士兵在他们后面追赶，手抓着头上的帽子。他们喘着粗气，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巷子里消失不见了。有一个令人敬重的矮小老头儿在一扇篱栅门旁边说道："他们这样子抓人，已经是第二天了。"戈利科夫问他是不是认识大腹便便的商人安德烈·杰尼索夫，问他有没有看见他。那老头儿寻思了一会，才说：

"你到广场上去，到总督家里去找杰尼索夫吧。"

在满地都是畜粪堆的、不大的广场上，一排排商店全给钉起来了，柱子歪歪斜斜，屋顶也塌下去了。只有两三家小店还开着——卖小甜面包的和卖连指手套的。古老的大教堂矗立在那儿，墙壁已经出现裂缝，四周也没有围栏。在那低矮的、有遮棚的穿堂旁边，有几个裹着破布的女乞丐睡在草地上；一个装疯卖傻的假先知，身边搁着三把火钩子，正在晃着脑袋打哈欠，眼泪也挤出来了。一看就知道这里的日子过得并不红火。

广场中央，立着一根行刑柱子的地方，有个手执矛枪的卫兵，一会儿用左脚站站，一会儿用右脚站站。戈利科夫提心吊胆地走到他

跟前。一个简直跟狐狸一样的商人从一间木板铺子里朝他探出头来，甜言蜜语地说：

"啊，多美的罂粟籽甜面包啊！"

戈利科夫向那卫兵恭恭顺顺地鞠一个躬，问他总督府在哪儿。矮腿卫兵，穿着一件千缝百补、拖到脚跟的射击军长襟衣，皱皱眼眉把头扭开了。柱子上钉着一块铁皮，上面是盖着皇鹰徽印的诏书。

"滚开！"卫兵喝道。

安德留什卡倒退了一步，向四下里打量着———堵堵腐烂的篱栅，一所所歪斜的木房……乌云仿佛要抓住教堂的十字架似的。有个腰带束得低低的人，穿着毡靴，厚厚的、脱皮的嘴唇贪婪地努出着，正在朝他走拢去。柱子旁边的卫兵和那些铺子里的商人们都在瞅着，看看这会儿又会发生什么事。

"你是打哪来的？是属于哪一个的？是不是挨家沿户闲游浪荡的？"那人紧靠着他喷出一股酸败的大蒜味儿。戈利科夫吓得结结巴巴，连舌头也发僵了。那人一把揪住他的领子。

"他是杰尼索夫的人，"有人从一家铺子里嚷道。

"他已经带了他们九个人去烧死了，"有个尖细的嗓音从另一家铺子里说。

那人摇着安德留什卡：

"你看过柱子上那道皇上的诏书没有？跟我走，你这个狗崽子……"

于是他把他拖拉到(虽然安德留什卡一点也没抗拒)广场尽头总督的府邸里。

………………………………………………………………

安德烈·杰尼索夫身上穿得漂漂亮亮，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貂皮帽子抓在膝盖上，坐在总督——一个破落的御膳房总管马克西姆·卢潘金的上房里。总督闷闷不乐地瞅着商人那细洁的山羊皮靴，和镶着紫红缎边的鼠灰色长襟衣，那面子是汉堡的或者甚至是英国的呢子。总督本人却穿着一件破旧的灰鼠皮短大衣，——他一点不胖，头顶光秃，满脸粉刺。在先皇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当政的时候，他曾经官列御前大臣，可是在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手里，却只勉强弄

到了白湖镇这个采邑。

他们不着边际地谈着:杰尼索夫既没有催促总督,总督也没有催促杰尼索夫。“他穿的是一件什么样的长襟衣啊!”总督心里思忖着。“要是他肯送给我,那又多好呢?”他已经暗中派人到十字架修道院去找费奥多西神甫,可是杰尼索夫也心里有数了。

“天气吗,天气倒不用去管它啦,”杰尼索夫说。“如果风向转了,我们会扬起风篷驶过湖去……如果风向不转,我们也会好歹傍着湖岸航行……重要的是得赶到科弗查,到了那儿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人,他们会一路把我们带到波韦涅茨去……”

“当然啰,你的事情是容易懂得的,”总督支支吾吾地答道,瞅了下那件长襟衣……

“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请你开一个恩——不要留难我的船和我的人。”

“要不是下来了圣旨,那本来是不成问题的。”总督从口袋里摸出一道卷成一个筒的诏书,凑到眼前,让一绺小胡子在那上面擦着。“‘……奉全俄罗斯大公与皇帝之命……谕曰……由修道院供养之食客与寄生者,以及修道院之各类差役,均须应征入伍……’”

“修道院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干的是买卖啊……”

“慢着……‘……必须应征入伍者尚有领主家之马夫与仆役,以及一切流浪汉、乞丐与逃亡农奴……’怎样处理你呢,安德烈?我还没有想出来……哦,这道圣旨如果是由随便哪个录事送下来的倒也罢……可是它是由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中尉阿列克谢·布罗夫金率领了士兵传下来的。你总知道,如今跟那些中尉打交道将意味着什么吧?”

杰尼索夫把衣襟撩开,铮铮地弄响着口袋里的银币。总督生怕自己开的价钱太便宜,便朝房门那儿瞅着,看看费奥多西是不是来了。进来的是那个嘴唇厚厚的巡警,推着走在前面的安德留什卡·戈利科夫。他猛一下子除下了帽子,深深地鞠了个躬:

“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我又抓来了一个……”

“跪下!”总督愤怒地喝道。(那巡警往他肩膀上一按,戈利科夫咚的一声就让那瘦骨嶙峋的膝头往地板上跪下了。)“你是哪个的儿

子？哪一家的农奴？打哪里逃出来的？”(随后他转向巡警)“万卡，给我把墨水和笔拿来……”

杰尼索夫悄没声儿地说：

“让他去吧，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他是我的伙计……”

总督的眼睛炯炯地发着光，他硬把一个铜墨水壶的盖子扳开了，呼哧呼哧地直喘着，用羽毛笔从墨水壶里挑出一个苍蝇来。“唉，那圣器管理人干吗还没来啊？”他心里老是在想。就在这当儿，穿堂里的地板咭咭嘎嘎地响了。万卡开了门，戈利科夫刚才看见的那个蓄着茨冈式胡子的修士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他一只眼睛给打肿了。一看见杰尼索夫，他就用拐杖杵了杵地板。

“他的人殴打我，糟蹋我，差一点把我弄死，”他大声嚷道。“可你，马克西姆，却让他坐在你旁边！是谁啊，是谁啊，我问你？一个该死的分裂派教徒！把他交给我，把他交出来，总督，我跟你说过三次了！”

那修士把双手叉起来搁在高高的拐杖上，用一只眼睛那野性的凶光一忽儿瞪着杰尼索夫，一忽儿瞪着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戈利科夫已经失魂落魄，爬到了一个犄角里。万卡渴切地等着一个暗号，可以扑过去把他的胳臂扭起来。“这件长襟衣是我的，”总督心里想着。

“你是什么人，跑到这儿来辱骂人，修士，我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杰尼索夫说着，便站了起来。(费奥多西那双抓着拐杖的手发青了)他解开衬衫的纽扣，从挂在颈脖上的铜十字架里拿出一只小袋。“我愿意对你诚心诚意，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从我微薄的收益里分出一点来孝敬你……可是我们的谈话，看来好像一点结果也没有呢……”

他从小袋里拿出一件折好的公文，小心翼翼地把它展开了：

“这个执照是市政院出给我们安德烈和谢苗·杰尼索夫的，我们爱在哪儿做生意，就准许我们在那儿做生意，任何人都不得让我们安德烈和谢苗蒙受损失和破坏……这个执照是由市政院主席米特罗凡·绍林亲笔签署的……”

“米特罗凡跟我什么相干！”费奥多西把一只手从拐杖上猛可地

挪开了，嚷道。“给你的米特罗凡这个东西！”他把拇指从食指和中指中间伸出来，做了个侮蔑的手势。

“唉！”总督有气没力地叹了口气。

杰尼索夫的腮帮刷地红了。

“你胆敢向我们主席——莫斯科最杰出的商人之一做出这种侮蔑的手势？这是犯罪行为！”

“掐死他，掐死他，该死的！”费奥多西狂暴地连声说道，把胡子触到了杰尼索夫的脸上。他一把揪住杰尼索夫的分裂派教徒的铜十字架。“为了这一桩，我就要把你这个反教士派活活地烧死……你有那张没用的执照，可我有一张有力的诏书呢……”

“唉，讲和吧，你们两个！”总督哼哼着。“安德烈，给这位修士二十卢布，他就不会来纠缠了……”

可是修士也好，杰尼索夫也好，都没听他的话，只是互相用鼻子嗤着。巡警侧着身子朝他们走过来。于是杰尼索夫从圣器管理人手里挣脱了那个十字架，扑到窗子前面，推起窗框，往外面院子里喊道：

“中尉先生，我要皇上的圣意来主持公道！……”

屋子里马上一片沉寂，大家也不再呼哧呼哧地哼哼了。马刺在穿堂里铮铮地响着。阿廖沙·布罗夫金走了进来，——他穿着骑兵长靴，系着白肩带，佩着宝剑。他那年轻人的腮帮红扑扑的，三角帽低低地扣在眼眉上。

“吵什么？”

“中尉先生，圣器管理人费奥多西和总督诬蔑市政院主席签发的执照，把拇指伸在食指和中指中间，还扯我胸口的衣服，威胁着说要烧死我……”

阿廖什卡的眼睛睁得滚圆，严厉地瞪着，——简直跟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一模一样。他瞅了一下修士，又瞅了一下总督（他双手按在长凳上，想站起来。）。随后他用手杖杵了几下，一个兵士马上进来了，他便吩咐他：

“把他们两个都抓起来……”

二

库奎外侨区的人谈到安娜·蒙斯的时候说:“真是了不起! 这位年轻姑娘怎么会这样通情达理的? 换了别人,老早就头脑不清了。安欣可真像她已故的父亲呢。”

彼得从黑海回来以后,十分慷慨大方。

“我的心肝,”安欣带着温柔的责备,不止一次地跟他说,“您正在叫我养成一种习惯,把钱浪费在愚蠢的衣着上头……要是您准许我写一封信到列维尔去,那就明智得多:我听说在那边可以买到每天生产两桶牛奶的母牛,价钱很公道。那么您有时候不妨到我那干净利落、带有园地的漂亮住宅里来,用些早点,吃些掼奶油……”

她那座带有园地的住宅,修建在一小片赐给她的土地上一座白桦树林里,地形像个楔子,从后院的门开始,经过库奎的小溪,一直伸展到雅乌扎河。这儿立着一幢不大的房子,油漆成一种样子,远看仿佛一座砖砌的建筑物,带有几间瓦顶的畜栏,一所禾捆干燥棚和一排仓库。河边斜坡上放牧着肥胖的花斑母牛(每一头各用一个希腊女神做名字),细毛的绵羊,英国种的猪和各式各样的家禽。菜园里长着外国蔬菜和土豆。

天蒙蒙亮,安欣总是披着一条羊毛围巾,穿着一件朴素的皮袄,顺着沙土小道走到园地里去。她监督挤牛奶,喂家禽,数鸡蛋,还亲自摘些莴苣供早餐时食用。她对用人很严厉,看到粗疏邋遢尤其要追究处罚。割白菜的时候到了。像这样的白菜即使在施特罗姆普弗牧师家的菜园里也从来没看见过。德国人都来欣赏赞叹:这样一棵白菜或是这样一些萝卜简直可以送到汉堡陈列馆去。他们开玩笑地说:“安欣一定会念一种什么经,所以在这片不久以前还是荒地的土里,这些大地的果实会长得这样美好。”

俄罗斯姑娘们一面唱歌,一面在新制的椴树木盆里切白菜。安欣把属于缅希科夫和戈洛温海军上将(他们新建的豪华府邸离外侨区不太远)的村子里那些最健康、最欢乐的姑娘都雇来了。菜刀啪啪地剁着,从两颊绯红的姑娘们身上发出一股新鲜的白菜梗味儿。横

着棚屋那长长的阴影的草地上仍然盖着霜，白鹅趾高气扬地从家禽饲养室走到开掘出来的池塘里去。炊烟从庄园的尖屋顶上升起来，一直蹿到秋天的蓝空里。两个整洁的面包师抬着一筐新烤的白面包，穿过打扫得很干净的场院。

安欣真是幸福，——她跺跺冻得半僵的脚，对这份福气喜欢得什么似的。唉，她一到家里，这种幸福可就马上完蛋了：她从来没有一天安静过，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总会想出点儿什么花样来。有时候，他会带来一批喝得半醉的俄罗斯人，留下许多肮脏的靴印子，弄得满屋子烟雾腾腾，砸碎酒杯，还把板烟灰倒在花盆里；有时候，不管喜欢不喜欢，她不能不漂漂亮亮地打扮起来，赶到一个什么舞会去跳舞。

在深秋的晚间或是冬天的假日偶尔来一次酒宴和舞会本来也很好。而这些俄罗斯的达官贵人却天天要大吃大喝，天天要跳舞。可是最使安娜·伊万诺芙娜苦恼的是彼得本人那种任性的行为：他从来不预先关照她什么时候他要来吃午饭或是晚饭，或是他要带多少客人到这儿来。有时候，一大批老饕会在夜里赶到她家里。她不得不把无数的山珍海味预先煮好或是煎好，来应付万一的需要，——这件事叫她很痛心，而所有这些东西，到临了往往只好倒到猪棚里去。

有一次，安欣小心翼翼地恳求彼得："我的小天使，您什么时候要来，如果每一次都能请您预先关照我，那我一定可以节省很多不必要的开支。"彼得惊奇地瞅着她，皱皱眉头，一句话也没说，过后一切还是像从前一样继续下去。

太阳升到了正在苞着黄叶的白桦树的上空。那些姑娘走到了厨房里。安娜·伊万诺芙娜便往棚屋里去望一下，有许多鹅给盛在帆布袋子里吊在那儿，头伸出在外面，——在被宰杀以前的两个星期里，它们总是用硬壳果来喂胖的；安欣亲手往每一只胖得发呆的鹅的喉咙里用小指塞进一颗带壳的果实。她又去察看一下那些毛腿母鸡的脚洗得怎么样了，——这件事每天早晨都得做。在羊圈里，她抱起一些小羊，亲亲它们长着鬈毛的额头。然后她无可奈何地回到了家里。果然，有一辆马车停在门前。大管事在后门廊庑里遇见了她，小声通报说：

“萨克森大使柯尼泽克先生到。”

哦，这倒没有关系……安欣微微一笑，撩起裙子，顺着狭窄的楼梯跑上楼换衣服去了。

……………………………………………………………………

柯尼泽克坐着，一条腿蜷在椅子底下，左手拿着鼻烟壶，右手自在地打着优雅的手势；他德国话里夹着一些法国词儿，一忽儿拉到这里，一忽儿扯到那里：艳遇啦，女人啦，政治啦，本国的元首萨克森选帝侯和波兰国王奥古斯特啦。他那洒着麝香的假发，几乎比他的肩膀还要宽。他的帽子和手套都搁在地毯上。说笑话的时候，他让向上耸起的鼻子有趣地蹙皱起来，而一双粗犷大胆、没有颜色的眼睛便亲昵地停在安欣身上。她坐在他对面（在燃着木柴的壁炉旁边），束着硬扎扎的宽腰带，身子直挺挺的，胳臂弯成个圆形，让掌心朝上，双手垂在膝盖上。她沉下眼睛倾听着，淘气地把嘴角往上牵，礼貌正是这样要求的。

大使先生说：

“……简直不能不崇拜他。他漂亮，殷勤，而且勇敢……奥古斯特国王是一个具有人的形状的神灵……他不厌不倦地放纵情欲，找寻娱乐。华沙住腻了，他便到克拉科夫去，一路上狩猎野猪，在大地主的城堡里豪华地宴饮，或是黑夜在干草棚里赐给张皇失措的平民妇女以福玻斯[①]的亲吻……他吩咐用温特尔骑士的名字为自己填了张护照，乔装一个冒险家，穿过欧洲，在巴黎出现了。在巴黎的十字路口发生的夜间殴斗当中，我不止一次地用这把宝剑打退了那些对准他胸口的袭击。有一个节日的夜里，我们飞驰到了凡尔赛，奥古斯特国王穿着流浪军官的衣服。啊，凡尔赛！啊，您真该看一看这个人间的乐园，蒙斯小姐！……巨大的窗户给几百万支蜡烛照亮着，房子的正面还闪烁着油盏的火光。男男女女在亭园小树林旁边的凉台上溜达。树上挂着一盏盏中国灯笼，如同天堂里的果子。火箭掠过湖面，蹿入高空，火星落在水里，乐师们正在那儿船上奏着竖琴和中提琴。喷泉哗哗地喷着，飞蛾扑扑地飞着。一座座大理石像，从树叶

① 古希腊神话中太阳神阿波罗的别名。

隙缝里看过去，活像下凡的神仙。基督教君主路易国王坐在一张安乐椅里。他那胖胖的脸给假发的黑影遮起来了，可是我还是设法瞥见了他那傲慢的侧面——带着突出的下嘴唇，蓄着全世界都熟悉的一狭条唇髭。椅子背上斜倚着一位贵妇人，穿着一身黑色的化装跳舞服，风帽一直罩到了眼睛上。这是德·梅特农夫人。他右边椅子里坐着安茹朝的菲利普——未来的西班牙国王，路易的孙儿，一个被忧郁症折磨着的人……周围的一切，几千张戴着半截面具的脸，宫殿，整个园子都仿佛披上了荣誉的金光异彩……”

安欣的纤细的手指颤抖着，胸脯的曲线在宽腰带的紧束之下凸现出来。

“啊，简直不能相信这不是一个梦……可是站在国王椅子后面的这位梅特农夫人是谁呢？”

“他的爱姬……大臣和大使们在她面前都会发抖的女人……我的主上奥古斯特国王在梅特农夫人旁边走过几次，就引起了她的注意……”

“大使先生，为什么国王路易不跟梅特农夫人结婚呢？”

柯尼泽克有点儿吃惊了，一会儿工夫，他那只灵活的手有气没力地耷拉在两个叉开的膝头中间。安欣的头垂得更低了，嘴角上露出一条细小的皱纹。

“啊，蒙斯小姐……一位王后的重要性难道能够跟一个爱姬的权势相比吗？王后不过是王朝关系的牺牲品。人们在王后面前躬身下拜，随后急忙赶到爱姬那里，因为生命就是政治，而政治就是黄金和名誉。夜里，国王要去撩开的不是王后的帐子，而是爱姬的帐子。在他们拥抱中间，在那热烘烘的枕头上……（一片淡淡的红晕爬上了安欣的腮帮。大使把那洒着麝香的假发靠得更近了。）在那热烘烘的枕头上，最秘密的思想也会流露出来。拥抱国王的女人会听到他的心跳。她会在历史上流传下去呢。”

“大使先生，”安欣扬起那双水汪汪、蓝漾漾的眼睛，“比一切都宝贵的是知道幸福是经久的。如果我没有这个把握，那么这些华丽的衣服，这些漂亮的镜子对我又算得了什么呢……宁可少有一些荣誉，也只要上帝来安排我小小的一份幸福……我是坐在一条豪华可是并

不结实的小船上漂流啊……”

她慢慢地从胸褡里面掏出一块小小的花边手绢，娇慵无力地把它抖开，捂在脸上。她的嘴唇如同孩子一样在那花边底下哆嗦……

“您所需要的是一个忠实的朋友，我可爱的孩子。”柯尼泽克抓住她的臂肘，把它温柔地捏了一下。“您没有一个人可以信任，能把您的秘密告诉他……那您就把它交付给我吧……我很高兴听候您使唤……凭我所有的经验……欧洲都瞩望着您……我那仁慈的国王每一封信上都问起‘库奎河畔的仙女’……”

“您说的愿意听候我使唤是什么意思呢，我不明白。”

安欣把手绢挪开，闪避了大使先生那太危险的亲近。她突然觉得很惶恐，怕他会跪在她脚边……她便急速地站起来，差一点踩着衣服绊倒了。

“即使听您说话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呢……”

安欣心慌意乱地走到窗前。早晨晴朗的天空这会儿已经被浮云遮住，刮起一阵风来，吹得街上尘土飞扬。窗台上一盆盆天竺葵花中间一个镀金鸟笼里，有只受过训练的鹌鹑(彼得送给她的礼物)正在对着黑下来的天色竖起它身上的羽毛。安欣尽力想集中心神，可是她的心却兀自惊惶地跳着(是不是因为柯尼泽克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瞪着她的脊背?)……“啐，糊涂！怎么会一下子这样的啊?”她不敢回过头去。她没有回过头去也好：柯尼泽克的眼睛正在炯炯发光，好像他这会儿才发现这个姑娘似的……蓬松的裙子上面那瘦细的腰肢，奶油似的柔润的肩膀，高高地堆在头顶上的浅灰色头发，生来就为了要让人家亲吻的颈脖……

可是他毕竟没有失去理性，心里想道：“这位仙女的智慧和功名心只要稍微再强烈一点，她说不定还会创造历史呢。”

安欣突然从窗前退回来，她那骨碌碌地转动着的眸子张皇失措地停在柯尼泽克身上：

“皇上！……”

大使捡起帽子和手套，整了整花边衬衫的前胸。一辆单轴双轮马车在庭前花园的篱栅外面停住了，彼得从车上走下来，因为有尘沙，他把眼睛眯缝着。跟着，一辆笨重不灵的皮篷大马车也停住了。

彼得朝大马车的方向嚷嚷了一句，便朝房子走来了。两个人从大马车里爬出来，用斗篷挡着飞扬的尘沙，急匆匆地在庭前花园里穿行着。那辆双轮马车和那辆皮篷大马车马上都驶走了。

……………………………………………………………………………………

这两个人，安娜·伊万诺芙娜都还是第一次看见。他们落落大方地鞠了一躬。彼得亲自从他们手里接过了帽子。他把两只手搭在那个高个儿的肩膀上（这人相貌凶恶，而且傲慢），将他摇了一摇，还轻轻地拍了一拍，说道：

"您这已经到了我的家里了，约翰·帕特库尔先生……我们就要吃饭啦……"

彼得很清醒，而且十分高兴。他从红色的翻袖头里拉出一副假发，跟安欣说：

"你去拿个梳子，把它梳一梳好，安努什卡。吃饭的时候我要带这顶假发，你本来就希望我这样做嘛……我是特地派一个士兵去拿来的。"随后他转向另一位客人——卡尔洛维茨将军（这人有着紫红色的肥胖的腮帮）："不管我戴什么样的假发，我总归比不上奥古斯特国王：他十分堂皇而富丽……可我却在铁工场和养马房里过日子……"

他的骑兵长靴上净是尘土，长襟衣上发出一股马汗的臭味。他走去盥洗的时候，跟柯尼泽克挤了挤眼：

"当心啊，你近来似乎常常来看望我这年轻女人了，大使先生……"

"陛下，"柯尼泽克用帽子挥了一挥，退后一步，把一个膝盖弯了一弯，答道，"一个凡人来向维纳斯的祭坛献花献鸽，总不会被判罪吧……"

……………………………………………………………………………………

彼得在里面盥洗、把自己弄弄干净的时候，安娜·伊万诺芙娜在尽着主妇的礼节：从托盘里拿了几杯和兰芹浸酒，敬给客人，一个个问候他们的健康，还问："到莫斯科来了多久了，是不是感到缺少什么东西？"记起了柯尼泽克说过的话，她便把便鞋的圆头伸出来，将裙子铺开在椅子的两边，说道：

“从欧洲来的人起初总觉得我们这儿很沉闷。可是要不了多久，靠上帝保佑，我们就要跟土耳其人讲和了，到那时候我们要命令个个人都穿匈牙利服装和德国服装，要用石子铺砌街道，要肃清莫斯科的强盗。”

约翰·帕特库尔用冷冰冰的语调回答着，薄薄的嘴唇简直连张也没有张。大约在一星期以前，他从里加来到莫斯科。他不住在大使馆里。却住在科尔涅利·克赖斯海军中将的家里，跟比他早几天从华沙奥古斯特国王那里来的卡尔洛维茨少将在一起。眼下他们还没感到缺少什么东西。莫斯科的街道的确没有铺砌，而且净是尘土，老百姓穿得很破烂。

“我终于观察到了，”帕特库尔带着冷笑朝卡尔洛维茨瞅了一眼，由于血气旺盛，军服又裹得很紧，肥胖的肚子上束着一根宽阔的腰带，这卡尔洛维茨正在微微地、咻咻地喘着，“我已经观察到了莫斯科的平民为了弄几个钱买酒喝而采用的异想天开的办法。要是你向人买东西，问他要找头的时候，他会故意少找几个，却请你点一下。你把找头数了，告诉他说找得不对。他就赌咒说是他自己数错了，一面又动手数着，随后对所有的教堂圆屋顶画十字，向你保证说找头是对的。你两遍三遍地重数，可他总说你不对，他自己又重新数着。这样连续来上十次，弄得你厌烦了，走了，吃点亏你也就不管了。”

“你应当吩咐仆人把那个人抓起来，送到市政厅去，他们会用笞杖狠狠地打他一顿的，”安娜·伊万诺芙娜坚决地说。

帕特库尔鄙夷不屑地耸了耸肩膀。

彼得进来了，容光焕发，戴着一顶梳得很好的假发。安欣急忙递给他一点和兰芹浸酒……他喝了以后，便努出嘴唇，啧的一声在她腮帮上印了个吻。大管事把门推开，用锤形杖杵了杵地板。他们走进餐厅，在这里拱形的天花板上，爱神们在一小片一小片云朵中间戏耍，抹着灰泥的墙上悬满了佛来米的平花挂毯，上釉的壁炉高头挂着一幅著名的施奈德斯① 的画，——许多宰杀的鸟和果品。

彼得背朝着融融地燃烧着的木柴坐在那儿，右边是帕特库尔，左

① 施奈德斯(1579—1657)，比利时画家，善绘静物走兽。

边是卡尔洛维茨和柯尼泽克，心事重重的安欣坐在他对面。花花绿绿的亚麻布台布上那些水晶玻璃的酒杯里早就给斟满了匈牙利酒，桌子中央一只盆子里满堆着血肠、猪肉香肠和肝泥灌肠。冷盘发出一股辛香佐料的气味。窗外，刺痛人的尘沙在飞扬，光溜溜的树枝在摇摆。可是屋子里却很暖和。桌子上富丽的陈设、客人们心满意足的脸和壁炉里的火焰都在墙壁上那些烛台后面的镜子里反映出来，给人以恬适之感。

彼得举起酒杯，为他亲爱的朋友波兰国王奥古斯特干杯。客人们把假发上的鬈丝撩到肩膀后面，大家吃起来了。

“陛下，我们想和您单独谈一谈，因为事情十二分机密，”吃了第四道菜——胡桃烧小鹅，约翰·帕特库尔说道。

“好吧，”彼得点点头。他用臂肘把锡盘推开，看见安欣的腮帮上露出几分醉意，便蹙皱着脸微笑起来了。吃饭的时候，他一直在开玩笑，调侃着安娜·伊万诺芙娜治家的吝啬，他向柯尼泽克挤了挤眼，说道：“我们餐桌上的这碗炖鸽，会不会碰巧就是用他献给您维纳斯祭坛的鸽子来做的啊？……”简直弄不清楚，他是不是真正愿意听听这个万分重要的信息，约翰·帕特库尔和卡尔洛维茨正是为了这件事才那么火急地赶到莫斯科来的。

直到现在为止，他们仅仅在海军中将家里见过他一次。彼得很殷勤，可就是回避正式的谈话。今天他自己邀请他们到他的爱姬这儿来吃便饭。帕特库尔用一种冷淡可是恭敬的眼神注视着这个亚洲人。跟他的谈话一刻也不容再拖延了。年轻的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派来的使节老早已经待在莫斯科，跟列夫·基里洛维奇和领主们正在谈判同瑞典的永久和平，——这些瑞典人也还没有见过沙皇，可是他们指望几天里可以在克里姆林宫受到延见，递交他们的国书。

“卡尔洛维茨先生和大使先生都能保证，我所说的话是跟奥古斯特国王陛下的衷心厚望完全一致的。我的话的确出自一颗悲痛的心灵。所有里夫兰的骑士和里加的著名商人都恳求陛下倾听一下我们的意见。”

帕特库尔蹙皱了那宽大的额头，慢条斯理地说着，不时按捺住心头的怒火：

“不幸的里夫兰在寻找宁静与和平。我们曾经是波兰国家的一部分。我们保全了自由，里加城的名声也响彻了整个波罗的海。可是人家的心却嫉妒得发黑了。波兰伸出手来想抓去我们的财富，耶稣会教徒开始排挤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风俗习惯……在那倒霉的一年里，上帝把我们的头脑都弄糊涂了。里夫兰的骑士们竟然自愿接受瑞典国王的保护。他们逃出了波兰的魔爪，却又投进狮子的嘴里去了。”

“太没警惕性了，”彼得说，“瑞典是世界闻名的凶恶强盗啊。”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短短的烟斗。柯尼泽克急忙站起来用火石打火。随后他把一根冒着烟的火绒放在盘子里递给彼得。约翰·帕特库尔恭恭敬敬地等着沙皇把烟斗点着了。

“陛下，您一定听说过由瑞典议院通过、经前王查理十一世批准的那道法令：土地收回法①。到如今，二十年已经过去了。瑞典的议员们，——市民，恶毒的小商人——我不知道他们给国王吃了一种什么迷药，引起他干下了这样一件史无前例的罪恶行为：从贵族那里收回历代帝王赐给他们的全部土地。子爵和男爵被迫放弃他们的城堡，而佃农开始在贵族的土地上耕种。我们里夫兰骑士获得了神圣的许诺，不受土地收回法的约束。可是八年以后，国王还是命令土地收回委员会将历代帝王赐给我们的土地加以没收，归入国库。骑士、骑士团首领和主教们必须拿出古老的文书来证明他们占有了几世纪的土地的主权，如果拿不出文书，那么这些土地就得充公……从伊凡雷帝和斯特凡·巴托利② 的时代起，里夫兰一再受到战争的蹂躏，我们的文书都已经丢失了，这就无法证明我们久已拥有的主权……我写了一张状子，反对土地收回委员会的罪恶行为，用全体里夫兰骑士的名义递交瑞典国王……可是结果只是，议院将我定罪，要斩断我写状子的右手，还要砍下我的脑袋。（帕特库尔扬起嗓音，薄薄的嘴唇发白了。）……要砍下我的脑袋，因为我不愿意在恶行面前卑躬屈节

① 瑞典王国于十七世纪将落入封建贵族手中的国有土地归还给国家，由此巩固了王权。

② 斯特凡·巴托利（1533—1586），波兰国王，一五七六至一五八六年在位。

地低头……陛下，里夫兰的骑士是毁了。可是我们的商人也未必就轻松些……（从这会儿起，彼得才开始十分注意地倾听。）瑞典人对一切从里加港口进出的东西都课以重税。他们的贪得无厌和贪污受贿，其实不仅使我们、而且也使他们自己遭到毁灭的危险。外国的船只现在都经过里加，直驶哥尼斯堡，于是所有的波兰粮食全装到勃兰登堡选帝侯那里去了。我们的田里长满了野草。港口空荡荡的，城市活像一片墓地。而在列维尔，瑞典人搅得还要糟。我们的出路只有一条：不是最后的毁灭，便是战争。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陛下。我们所有的骑士都会跨上马背。奥古斯特国王已经起誓要把我们放在波兰那大权在握的手底下……"

帕特库尔紧瞅着卡尔洛维茨将军，随后把那黄澄澄的眼睛转向柯尼泽克。他们两个都严肃地沉下了假发。彼得咬着烟斗柄，答道：

"你们可别才脱龙潭又入虎穴啊……奥古斯特国王的手是轻的，波兰地主们的爪子可抓得有力呢。你们正在给他们一大块东西——里加和列维尔……"

"今天的波兰已经不是斯特凡·巴托利时代的波兰了。波兰并不想要我们毁灭，"帕特库尔说。"在陆上和海上，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波兰不会侵犯我们的自由和信仰……"

"求天保佑，求天保佑！……可是议会今天会作出这样的决定，明天又会作出那样的决定，——只要那些地主老爷忽然想起了什么……如果奥古斯特国王独揽大权的话，你们倒可以信赖他。可是那些地主……（彼得优游自在地议论着，嘴里喷着烟。帕特库尔的颧骨气得突现出来，眼睁睁地盯住沙皇。）再说，那些地主是不是愿意打仗呢？"

"陛下，奥古斯特国王已经命令那些由他全权指挥的萨克森部队到利沃尼亚边境附近的沙弗利和比尔津去扎营过冬了……"

"这支部队有多大？"

"一万两千名精选的日耳曼人。"

"办这样大的事，这点兵力似乎还少了一点。"

"同样数目的利沃尼亚骑士将在里加附近集合。瑞典的卫戍部队的人员是不多。我们可以一举而攻占里加。而且战争一爆发，那

些地主自会拔出他们的军刀来。这个联合阵线的另一个同盟者是丹麦国王赫里斯季安。陛下，您总知道他对公爵[①]和瑞典人怀着多大的仇恨吧。丹麦舰队会保护我们不受海上的攻击……”

帕特库尔来到一个困难之点了。沙皇一只手耷拉着，用指甲轻轻叩着桌子，他那圆圆的脸上既没有表现出希望，也没有流露出反对。黄昏来临，窗外风刮得更紧了，护窗板被吹得咭咭直响。安欣正想点几支蜡烛，可是彼得却故意含含糊糊地说道：“用不着！”

“陛下，您要在波罗的海建立一个坚强的据点，要从瑞典人那里收回您古来就有的领地——英格利亚和卡累利阿，再没有比这更适当的时机了。把瑞典人打败，在海边立定了脚跟，您就可以得到世界的声誉，您就可以跟荷兰、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所有北方、西方和南方的国家通商了。而且您还可以做一件欧洲别的国王谁也做不到的事，——开辟一条经过莫斯科、贯通东西方的商业道路。您可以跟所有基督教国家的帝王发生关系，在欧洲事务中您可以拥有发言权……您把一支强大的舰队放在波罗的海，您就可以成为第三个海上强国……而且采取这一招，比起征服土耳其人和鞑靼人来，你在世界上博得的荣誉要大得多。时机不可错过啊！……”

帕特库尔举起一只手，仿佛要请上帝来作证似的。柯尼泽克一迭连声地嘟囔着“时机不可错过啊”。卡尔洛维茨将军意味深长地从鼻子里哼了几下……

“为什么现在就要这样做呢？是不是屋顶已经着火了？这是一件大事——去打瑞典人，”彼得说道，一面咬着烟斗。（壁炉的火光在客人们那警惕着的眼睛里闪烁）“一万两千萨克森人是个相当大的力量。丹麦舰队……嗯……骑士和地主吗？那都不过是凭空推测罢了……瑞典人，瑞典人……他们有欧洲最好的军队……很难向你们发表什么意见……”

他又用指甲在轻轻地叩着了。帕特库尔按捺着一腔怒火，说道：

“今天，赤手空拳就可以把瑞典人打败。查理十二世既年轻，又

---

① 指荷尔斯泰因－戈托尔勃斯基公爵，即弗里德里希四世，其妻系查理十二世之妹。荷尔斯泰因公国与丹麦毗邻。——原著编者注

愚蠢……那算什么国王！他穿戴得跟姑娘一样花哨，只知道开筵闹饮，在林子里追逐兔子！国库的钱都给他花到化装舞会上去了。一头没有牙齿的狮子……这就难怪那些瑞典使节打春天起就待在莫斯科，请求缔结永久和约了……把他们称作使节，其实也很可笑。全欧洲都知道，他们里头一个人也没有丝袜。他们已经吃尽用光，单靠豌豆过日子。去年，陛下，卡尔洛维茨将军住在斯德哥尔摩，对这个国王他已经看透了……将军先生，把你所看到的跟我们说说吧……”

卡尔洛维茨把颈脖在领子里伸了几下，开腔了：

“我在那里待过，一点不错……那个城市并不大，可是从海上和陆上都不容易攻破，——是一个十足的狮子窝。我从船上起岸，用的是化名，穿的是便服。我走到市场上，可就觉得奇怪了：倒像敌人已经进了城似的——商店和住户正在关护窗板，女人们正在抓住她们的孩子。我问一个过路人，这是怎么回事。他摆了摆手，撒腿就跑了：‘国王来啦！’

“我在几次行军中以及许多驻扎过的城市里，看的也多了，可就是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光景，老百姓竟会像逃避瘟神一样昏头昏脑地逃避自己的国王……我望着，看见百来个猎人骑着马从林木森森的小山上冲下来，号角挎在脊背上，猎狗牵在带子上……他们穿过石桥，驰进了城里。广场上早已鬼也没有一个了。打头的一匹黑色公马上骑着一个十七岁左右的青年，脚登一双士兵的过膝长统靴，身上光穿一件衬衫。他放松了缰绳，纵马飞驰。这就是国王查理十二世！……那只狮崽子！……跟在他背后的是那些猎人，他们打着唿哨，哈哈大笑着。如同一批魔鬼，他们驰过了市场。幸亏大家都逃避了，可是有时候也有人被踩倒。

“因为喜欢追根究柢，我就恳求一个熟人把我带到王宫里去，让我乔装成一个贩卖阿拉伯香料的商人。那是一个清晨，可是他们早已在王宫里大吃大喝了。国王正在作乐。膳殿的墙上溅满了有一个人高的血，而地板上也有血水在流着，仿佛一条条小溪。有一股臭味，醉鬼们随地躺着。国王和那些还能站立的人正在砍着绵羊和牛犊的头，一刀一个，用十个瑞典克朗作为赌注来比赛。我不能不佩服国王的砍劈本领：马夫们把一头牛犊向他推过来，国王便小跑着冲过

去，将马刀挥成一个圆形，砍落了牛犊的脑袋，随后敏捷地往旁边一闪，让血水溅不到他的骑兵长统靴上。

“我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国王把马刀往桌子上一撂，伸出一只脏手让我亲吻。知道我是一个商人，他就说：‘顺便提一下，你能借给我五百荷盾吗？’他们让我在桌子边坐下了，而且硬要我漫无节制地喝酒。有一位朝臣悄悄地跟我说：‘不要冒犯王上，他已经喝醉了三天三夜了。昨天，有一个受人尊敬的批发商就在这儿给剥得一丝不挂，随后被涂上蜂蜜，浑身粘上羽毛。’为了避免这样的凌辱，我就答应借给国王五百盾，其实我根本没有这笔钱，于是在桌子底下躲了一整天，假装酒醉。朝臣们睡到酒醒了，又是吃啊，喝啊，大声地唱歌，把盘子摞在仆役们的头上，随后又滚到地下去了。

“到了晚上，国王带着他的一大批喽啰走出去，砸碎玻璃窗，吓唬睡着的公民。我乘着黑暗，溜走了。全城因为国王的荒唐而痛苦呻吟。我在三处教堂里，亲耳听到传教士从布道台上对老百姓说：‘愿灾难降临一下年轻国王统治的国家！’公民们派了些最优秀的人到宫里去恳求国王抛弃放荡生活，关心国家大事。这些请愿者全给赶出来了。那些被先王弄垮了的子爵和男爵，都恨透了当今执政的王朝。议会仍然支持国王，可是他们早已收紧了钱袋。可他在乎些什么啊，那个疯子！

“不久以前，他到议会里去要求无条件拿出二十万克朗。议会一致拒绝。国王勃然大怒，把手杖一折两段，说道：‘所有反对我的全要跟这个一样！……’第二天，他和那些猎人冲进议会大厅，从一个袋子里放出半打兔子，还让猎狗去追逐它们……（彼得突然把脑袋往后一仰，乐呵呵地笑了起来。）议员们都爬上了窗台，有几个还叫猎狗把外衣都撕破了。他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国王，一个淘气鬼……这只小狮子有什么可怕的！”

卡尔洛维茨将军从翻袖头里抽出一条富丽绸手帕，抹了抹假发底下的脸和颈脖。彼得把臂肘搁在桌子上，还是笑个不停。出乎每个人的意外，安娜·伊万诺芙娜鄙夷地说：

“没有什么说的，——真有这样的国王！只要我们一个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就可以把这个查理抓到手了……”

大家都朝她扭过头去。柯尼泽克把手绢捂在嘴上。彼得轻轻地说："这是一件你所难以理解的事，安努什卡。还是去关照他们点蜡烛吧……"

装着反光镜的墙头烛台上的蜡烛都点起来了。水晶玻璃酒杯里斟满了酒。在这种暖洋洋的烛光里，连约翰·帕特库尔的脸也变得柔和了。安欣拿来了一只小小的八音盒，旋紧了发条，打开了盖子，把它放在壁炉架上。这八音盒奏着一支德国小曲，用细长的嗓音歌唱着：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美满的，桌子上摆着美味的食物，蜡烛燃亮着，浅蓝色的眼睛在微笑，哪怕风在窗外呼吼……彼得笑眯眯的，合着节拍点着头，跺着鞋。那天晚上，他没有再讲一句有关政治的话。

三

每逢星期日，伊万·阿尔捷米奇·布罗夫金的女儿亚历山德拉和她的丈夫总要到布罗夫金在伊里英卡河边新造的砖瓦房来吃饭。伊万·阿尔捷米奇现在成了鳏夫。他的长子阿廖沙眼下正在外面为团队招募新兵。最近下过一道圣旨，说这样的团队要招募三十个，——三个师。为了补给军需，又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厅——"粮秣署"，由粮秣总监署理。这个粮秣总监从自己衙门的文件里当然拿不出燕麦、干草、面包干和别的给养品。因此布罗夫金仍然是一个主要的粮秣承办者，虽然他没有职位，也没有名义。他的事业发展得很快，很多有名望的商人都来跟他合伙，或是做他的经纪人。

另外几个儿子：雅科夫在沃罗涅什舰队里服务，加夫里尔在荷兰各造船厂里学习。只有最小的那个阿尔塔蒙，——那时候二十一岁，跟父亲住在一起，写写信，记记账，念念各种各样的书。他德语掌握得很熟练，常为父亲翻译一些商业方面的书籍，而且为了消遣，又翻译了普芬道夫① 的历史著作。伊万·阿尔捷米奇听了，往往叹息着说："可咱们生活在这儿，老天爷，在世界的边缘，简直跟猪一样。"

---

① 普芬道夫(1632—1694)，德国法律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以研究自然法学和国际法著名，代表作有《法学要论》、《自然法和国际法》等。

他所有的孩子(各人只差一岁)全很聪明,而这一个更是真金一块。看来他们那已故的母亲,为了要使孩子们幸福,准是让自己的心血一滴一滴地流出来,让自己的灵魂一片一片地撕碎的。在冬天的暴风雪中,她总是坐在烟雾弥漫的农舍里,纺锤嗡嗡地转着,眼睛如同深渊一样可怕,直瞪着那燃点在灯座上的松明。那些小孩子在暖炕上睡熟了,蟑螂在隙缝里沙沙响动,暴风雪在草房顶的上空为极其残酷的人生而呼啸哀号……"这些小孩子自己没有一点过错,为什么也要受罪呢?"她没有活到看见他们的幸福光景。那时候伊万·阿尔捷米奇不曾怜惜过她,他没有那种工夫,可是现在,到了老年,他便常常想起他的妻子。临死的时候,她曾经恳求他:"不要为孩子们找一个后娘。"就这样,他便没有再娶……

布罗夫金的家是照外国式样布置的:除了照例有的三间屋子——卧室、祈祷室和餐室之外,还有第四间屋子——会客室,在这里客人们一直要被招待到吃饭为止,而且不是让客人坐在墙边的长凳上,使人家厌烦得用衣袖遮着打哈欠,却是让客人坐在屋子中央一张铺着茸毛天鹅绒的圆桌周围的荷兰椅子里。这里放着有趣的册页、一个附有时节预报的日历、一只八音盒、象棋、烟斗和菸草,供客人们消遣。沿着墙壁,不是像仍然过着旧式生活的贵族们家里那样,放着装各种破烂东西的大箱和小箱,而是摆着矮橱和大柜,客人来了,橱柜的门都被打开,让大家看到里面陈列的名贵器皿。

这些都是亚历山德拉布置的。她还照看着父亲,要他穿得很体面,经常刮胡子,换假发。伊万·阿尔捷米奇心里明白,在这些事情上他应当听他女儿的话。可是说真的,他觉得生活很枯燥。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他可以在他面前摆阔了,——说他跟皇上握手啊什么的。有时候,他真想上瓦尔瓦尔卡河边的小酒店去,跟老板们坐在一起,听听那种好挑眼的谈话,自己也好闲扯一阵。可是他不能上那里去,——那样做不合适。枯燥吗,他也只好忍受了。

伊万·阿尔捷米奇站在窗前。瞧,斯韦什尼科夫家的老总管,狗崽子,正在街上急急忙忙地跑着。精灵鬼。你晚啦,亲爱的,——那边的亚麻,今天早晨我们都已经买进了。瞧,列维亚金,穿着新毡靴,脸扭到一边,不望这里的窗子,——他一定是刚从司法政厅出来……

我跟你说过，亲爱的，别跟布罗夫金打官司嘛……

每到晚上，桑卡出去以后，伊万·阿尔捷米奇就除下假发，脱掉西班牙丝绒长襟衣，走到底层厨房里去，跟那些伙计和庄稼汉一块儿吃晚饭。他喝着白菜汤，跟大家说笑打诨。有些同村的老乡还记得村子上这个最卑微的人伊瓦什卡·布罗夫金，顺道来看看他，他就特别喜欢。这样的老乡走进厨房，一看见伊万·阿尔捷米奇，便好像万分羞怯似的，不知道是不是该跪下来，或者是不是该回避，怯生生地不敢坐到桌子边去。自然，慢慢地他也谈起话来了，转弯抹角地引到了他的来意上……

"啊，伊万·阿尔捷米奇，要不是听你说话的口音，我简直认不得是你了。可我们在乡下，谈起的却只有你呢，——庄稼人聚拢在墙根周围的土台上，大家谈开了：我们都记得那些年月里你自己只有一匹马，一直在债务圈子里打转，可是哪怕在当年你也是一头雄鹰呢！……"

"我是靠三个卢布起家的，三个卢布。就是这么一回事，康斯坦丁。"

乡下人严肃地睁大了眼睛，晃了晃脑袋：

"这就是说，上帝看中一个人，就给他打上了记号。嗯……(随后他又温柔又殷勤地说下去)伊万·阿尔捷米奇，你想起的是康斯佳丁·舒托夫，可不是我。我不叫康斯佳丁啊……他吗，住在你们家对面；我呐，稍微偏这么一点儿，靠左边。一间破房子……"

"我忘了，我忘了。"

"那房子破得没法住了，"乡下人这会儿噙着眼泪，话都哽在喉咙里了，"随时都会倒下来。前几天牛棚坍了，——全朽了嘛，压死了一头小母牛……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伊万·阿尔捷米奇知道该怎么办，可是他不马上就说："你明天到我管账的那里去一趟，我等到圣母节再找你。"一直要到接二连三地打着哈欠的时候，他才会问起乡下日子过得怎么样，谁故世了，谁添了孙儿女……还打趣地说："你们等着吧，过了复活节① 我就下去给自个儿找个新娘呢。"

---

① 指复活节后的一周，按旧时习惯，系办婚事的节期。

那个乡下人留在厨房里宿夜。伊万·阿尔捷米奇就上楼走到那炉火生得很暖的卧室里。两个穿制服的仆役早在他房门旁边一条毯子上睡熟了,这会儿跳起身来,给他这个又矮又胖的人脱衣服。布罗夫金照应有的次数在圣像前面磕了一阵头,往腰里和肚子上搔了一会,才把脚伸进一双短统的毡靴,走到阴冷的厕所里去。一天过去了。睡到羽绒褥子上,伊万·阿尔捷米奇每夜总会长叹一声:"又过了一天。"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可惜啊,生活正好起来……于是他开始想到他的孩子,想到他的事业,直到睡梦把他的思路搅乱。

那天祈祷过后,他正盼着几个重要的客人。首先来到的是桑卡和她的丈夫。瓦西里·沃尔科夫没有行礼,只是吻了吻岳父,就在桌子旁边怏怏不乐地坐下了。桑卡用嘴唇擦了下父亲的腮帮,便赶到镜子前面去,扭动着肩膀,摇摆着蓬蓬松松的、烂草莓色的裙子,打量着这套新制的衣服。

"爸爸,我要跟您谈一谈……十分严肃地谈一谈。"她举起一双赤裸着的手臂,整了整扑着粉的头发上那几朵绢花。她舍不得离开这面镜子,——蓝幽幽的眼睛,娇慵无力的体态,玫瑰花蕾似的小嘴。"十分严肃地谈一谈……"(于是她又往镜子里照着,行了个屈膝礼,挥动着张开的羽毛扇。)

沃尔科夫愁眉不展地说:

"她简直疯了。脑子里就只有巴黎,巴黎……好像人家那边就等她似的……我们现在已经分床啦。"

伊万·阿尔捷米奇坐在荷兰火炉旁边,笑起来了:

"唉—唉—唉,你应当打她啊。"

"你只要试试看,她就会哇哇地直叫,把个房子都震坍呢。稍不遂心,她就威胁说:'我要到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那儿去申诉。'我不愿意带她到欧洲去,——她准会弄得疯疯癫癫的。"

桑卡离开镜子,眯缝着眼睛,举起一根手指:

"你一定得带我去。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亲口吩咐我去的。你真是个野人。"

"老丈人,你看见了没有?她这是什么话啊?"

"唉—唉—唉!……"

“爸爸，”桑卡说，抖开裙子在他旁边坐下。“昨天我跟布伊诺索夫家最小的女儿纳塔利娅谈了一下。那个姑娘很苦恼。最大的姐姐都还没有嫁出去，那么什么时候才能轮到她呢？她纳塔莎眼下正是结婚的年龄，又是一个美人儿。礼节和宫中应对的本领，她也并不比我差……”

“怎么回事，难道罗曼公爵的景况不好吗？”伊万·阿尔捷米奇问，一面搔着那柔软的鼻子。“怪不得他老是谈帆布工厂……”

“不好，不好。阿夫多基娅公爵夫人老诉苦。他本人也是满面愁云……”

“他挖空心思承包了一些军需品的供应工作，我们的人也为他累断了腰……”

“人家布伊诺索夫可是个名门世家啊，爸爸！……如果能把这样一位郡主娶进家里来，这份光荣可也很不小呢。要是我们不太追求陪嫁的话，他们准会让她下嫁的。我说的是我们家最小的弟弟阿尔塔莫沙。（伊万·阿尔捷米奇正想搔搔后脑瓜，可是给假发挡住了。）主要的是，在我动身去巴黎之前，就让阿尔塔蒙和纳塔利娅结婚吧。那位姑娘实在苦恼得厉害。这件事，我跟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也讲过了。”

“你讲过了？”伊万·阿尔捷米奇马上不再扭动他的鼻子。“嗯，他怎么说？”

“他说这倒是一件好事。昨天晚上，我跟他在缅希科夫家跳舞。他用唇髭搔搔我的腮帮，说道：‘赶快举行婚礼吧。’”

“为什么赶快？”伊万·阿尔捷米奇站起来，直愣愣瞪着他的女儿。（桑卡身量比他还高些）

“许是为了战争……我没有问他，我心上还搁着别的事儿……昨天晚上，个个人都说就要打仗了。”

“跟谁打？”

桑卡光是撅了撅嘴。伊万·阿尔捷米奇把一双短短的胳臂反抄在背后，晃晃悠悠地踱着，——脚上穿着白袜和系着大花结、装着红后跟的圆头鞋。

一辆轿式马车辚辚地驶到台阶前面，有客人来了。

……………………………………………………………………

按照来客的身份，伊万·阿尔捷米奇或是腆起绸坎肩里面的肚子在上面门口接待，或是跑到外面台阶上去迎接。罗曼·布伊诺索夫公爵刚乘了一辆轿式马车到来，马车后面的脚镫上站着几个马夫，他在阶磴的半中腰里迎上了，便跟他殷勤地握手。安东妮达、奥莉加和纳塔利娅跟在罗曼公爵后面，撩起一角裙子，打铁梯级上跑上来。伊万·阿尔捷米奇让纳塔利娅走过去的时候，朝她打量了一眼，——这姑娘果然已经成熟得可以结婚了。

布伊诺索夫家的几个姑娘叽叽喳喳地在会客室中央那张桌子旁边坐下了。她们抓住桑卡的赤裸着的臂肘，絮絮叨叨地谈起各种琐细事儿来了。几位尊敬的客人——米特罗凡·绍林主席、斯韦什尼科夫、莫蒙诺夫为了避免踩着这些姑娘们的衣裾，都退到了火炉旁边，从那里斜眼觑着这班年轻人："这样当然都很好：皇上的圣意就是要我们学欧洲的样嘛，不过带了姑娘出来串门子，总指望不到多大好处。"

桑卡正在给大家看几张刚从汉堡带来的图片：著名的荷兰大师所作的版画。姑娘们仔细瞧着裸体的男神和女神，把手绢捂到鼻子上……"这个是谁?"——"他拿的这个是什么?"——"她在做啥啊?"——"哎哟哟!"

桑卡厌烦地解释着：

"这个腿像母牛一样的男人是萨蒂尔[①]……您用不着把嘴歪起来，奥莉加：他遮着一片无花果树叶呢，——大家总是这样画的。丘比特[②]正想用他的箭来射穿她……她，这个可怜虫，正在哭泣，——她的心已经碎了。她的情人爱上了她，可就漂流出去了——瞧，那就是帆篷……这个叫做'被遗弃的阿里阿德娜[③]。'……这些你们都应当知道。眼下，男舞伴常常会问起希腊诸神的故事。现在已经不是

---

① 希腊神话中的山林小神，又译"羊人"。

② 罗马神话中的爱神。

③ 据希腊罗马神话，阿里阿德娜是克里特岛王弥诺斯的女儿，被雅典王埃勾斯的儿子忒修斯所遗弃。

去年了……不懂这些，就别想跟外国人跳舞……”

“我们本来也该学会了，可就是一本书也没有……做任何有意义的事，我们从爸爸那里总是半个子儿都要不到，”安东妮达说。稍微有点麻瘢的奥莉加，出于烦恼咬着衣袖上的花边。桑卡突然用一只手臂搂住纳塔利娅的肩头，嘟嘟囔囔地说了几句什么话。脸蛋圆圆、头发浅褐色的纳塔利娅，刷地满脸都涨红了……

阿尔塔莫沙温温顺顺、恭恭敬敬地走进会客室来了，他穿着一套德国制的深棕色衣服，瘦伶伶的，模样儿很像桑卡，只是眉毛比较浓些，嘴唇上长着些茸毛，眼睛带着阴暗的色调。桑卡将纳塔利娅拧了一把，要她看一看她的弟弟。那姑娘却不好意思起来，只是低低地伛下了脑袋，撑开了臂肘，不肯扭过头去看一看……

阿尔塔莫沙向年长的贵宾们深深地鞠了个躬，走到他姐姐那里。桑卡抿着嘴唇，草草地行了个屈膝礼，随后很快地说道：

“让我来介绍一下最小的弟弟阿尔塔莫沙。”

姑娘们懒洋洋地点了点头发耸得高高的、扑着粉的头。阿尔塔蒙按照学到的规矩退后一步，顿一顿脚，挥一挥手，仿佛把衬衣在水里漂清似的。桑卡又把姑娘们一个个介绍道：“安东妮达郡主，奥莉加郡主，纳塔利娅郡主。”姑娘们一个个站起来，行一个屈膝礼，——阿尔塔蒙向每个人挥一挥手，一个个答礼。他小心翼翼地在桌子边坐下了，把双手夹在两个膝头中间。一片片红晕飞上了他的颧骨。他朝姐姐苦恼地扬起眼睛。桑卡威胁地把双眉锁紧了。

“您时常出来玩吗？”他结结巴巴地问纳塔利娅。她嘟嘟囔囔地说了句什么话，一点也听不清。可是奥莉加却大胆地答道：

“前天我们在纳雷什金家跳舞，换了三次衣服。那个成功，那股热劲啊！可是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遇见过您呢？”

“我年纪还小嘛。”

桑卡说道：

“爸爸怕他放荡。等我们替他娶了亲，他就可以去玩了……可他跳起舞来才灵活得厉害呢……不要看他那种羞羞答答的样子……他讲起法国话来，会叫你不知道该朝哪里看才好。”

那些尊敬的客人好奇地瞅着这些年轻人……“嗯，嗯，眼下孩子

们就是这个样子!"米特罗凡·绍林问布罗夫金道:

"你让你的儿子在哪里受的训练?"

"请先生教的,米特罗凡·伊里奇。我们现在出头露面了,不这样不行呀……没门第做靠山,得靠点别的玩意儿……"

"这话不假,这话不假……不得不见缝就钻嘛……"

"可皇上怪罪下来了,说,你就会拼命捞钱……"

"那自然啦。培养孩子花的钱是不会白花的。"

"光是一个桑卡就花了我相当多的钱。可是那小娘儿总算有了点地位了。"

"她是一个机灵的女人。不过,伊万·阿尔捷米奇,你得看着点儿,要不啊……"

"当然啰,你可以用鞭子把她赶到楼上去,叫她坐在刺绣架旁,"沉默了一会,伊万·阿尔捷米奇才若有所思地答道。"可是那是不是有很大的好处呢? 就为了让她丈夫放心吗? 啐! 我知道她是在罪恶的诱惑周围乱转。天知道,一点也不错……从她眼睛里闪烁出罪恶的光芒。可是,米特罗凡·伊里奇,时代已经变了……在英国,你听说过没有? 马尔波罗的妻子[①] 支配着整个欧洲……拿了鞭子站在她裙子旁边,你才成了个天大的傻瓜呢……"

阿列克谢·斯韦什尼科夫,一个脸色严峻、眼眉浓密的大腹便便的商人(穿着一件有饰带的宽宽松松的匈牙利长襟衣),没戴假发的头发又黑又鬈,里头还有几丝是斑白的,在身背后扭动着手指,等着市政院主席和布罗夫金停止那琐细事儿的闲扯。

"米特罗凡·伊里奇,"他用低音说道,"我又要提出那个问题来了: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那件事情赶快办好。谣言说有人也许会抢在前头下手呢。"

市政院主席那鼻子很尖、洗得很干净的、狡猾的脸甜蜜地笑了。

"这要让我们的好主人伊万·阿尔捷米奇来决定啦。你应当问他

---

① 马尔波罗的妻子名萨拉·珍妮斯(1660—1744),原系英国宫女,从小和安娜在一起长大,一六七八年嫁给马尔波罗公爵。一七〇二年安娜即英国王位后,权势极盛,至一七一一年君宠才被麦沙姆夫人所夺。

啊，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

布罗夫金也在身背后迅速地扭动着手指；他把两条短短的腿分开着，抬头朝两只鹰——绍林和斯韦什尼科夫望着……他马上领会了：他们在着急，这两个残暴的家伙；他们一定已经发现有什么特殊情况了……（昨天一整天布罗夫金都消磨在谷仓里，他一个要人也没有去见过。）他没有答理，只是摆出一副威风凛凛的架子，估摸着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把双手从身背后抽出来，搔了搔鼻子。

“哦，”他说，“谣传呢子就要涨价了……我们不妨谈谈这个。”

斯韦什尼科夫马上转动他那茨冈人的眼睛：

“这么说，伊万·阿尔捷米奇，你也已经知道昨天发生的事了？”

“我稍微知道一点……我们的事就是知道了，也要不说……”（伊万·阿尔捷米奇抓住下巴颏，心里在想：“活见鬼！他们到底发现了些什么啊？”）

他对另外几个客人斜觑了一眼，便退到瓷砖砌的火炉后面去，跟着走的是斯韦什尼科夫和绍林。他们站在那里，彼此靠得很紧，开始转弯抹角、小心翼翼地谈论那个问题……

“伊万·阿尔捷米奇，全莫斯科都在絮絮叨叨地谈着这件事呢。”

“是啊，大家都在沸沸扬扬地议论着。”

“可是跟谁呢？难道真的会跟瑞典人吗？”

“那是皇上的事了……”

“哦，反正跟谁都一样……会不会很快呢？（斯韦什尼科夫把指甲插进铁丝一般的胡子里）眼下正是我们办工厂挺合适的时候。皇上不会管这种呢子是不是比汉堡的便宜，他要的只是他自己的呢子。边境可能会封锁，可是他有自己的呢子啊……这是一个黄金事业。有多少人早已在周围打转了，——马谛森就是一个……”

“他们探听出来的原来就是这件事，”伊万·阿尔捷米奇肚里明白了，便用一只手遮住面孔微笑了。

没有几天以前，这个外国人马谛森曾经带了个翻译官沙菲罗夫到布罗夫金家里来，建议开一个呢织厂：由皇上和布罗夫金共同投资，而马谛森呢，他负责去英国订购织呢机和聘请熟练技工，并且经管整个企业，将来分得三分之一的收益。至于斯韦什尼科夫和绍林，

却老早已经向布罗夫金建议，要他参加他们的公司，办一个呢织厂。可是直到眼下为止，这件事还只是空谈罢了。看样子上一天的确发生了什么事，很可能这个马谛森亲自去跟皇上接过头了。

“像这样重要的企业，难道会让外国人去办吗?”斯韦什尼科夫说，眼睛火炎炎地闪烁着。

市政院主席绍林眯缝着眼，叹了口气：

“就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不是准备牺牲我们的生命，掏出我们的最后一个子儿呢？……”

“明天，明天我们再谈这个问题，”伊万·阿尔捷米奇说罢，就急匆匆离开火炉，走到门口去。一个身量矮矮、脸皮刮得青青的、胖乎乎的人，宽鼻梁，鹰鼻子(穿着一套黑呢衣服，鞋子上净是尘土。)，走进会客室来了。没有一个人走上去招呼他。他那双黑黝黝的眼睛骨溜溜地打量着客人们的脸。一看见布罗夫金，他便用一种不是俄罗斯的姿势伸出一双短短的胳臂，歪了歪嘴微笑着说：

“最可敬的伊万·阿尔捷米耶维奇!”他像唱歌似的把每一个字音拖得很长，随后动手拥抱主人，跟他亲吻了三次，仿佛过复活节的时候那样，这个古怪的家伙。随后把火红色的假发往这边那边点了几下，他嘟嘟囔囔地说：“眼下什么事也没有跟马谛森决定。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一会儿就要到这里来了。”

“很高兴看见你，彼得·帕夫洛维奇；欢迎欢迎……”

这人就是使节政厅的翻译官、犹太人沙菲罗夫。他曾经跟随沙皇一起出国，可是在今年秋天以前一直被无声无嗅地埋没着。不过现在他在瑞典大使馆里服务，天天跟彼得见面，大家已经把他看做一个有权有势的人物了。

“明天，伊万·阿尔捷米耶维奇，请到克里姆林宫里去一趟……皇上吩咐要市政院的十个代表去参加。瑞典人来递交国书呢……”

“他们已经谈判成功了吗?”

“没有，伊万·阿尔捷米耶维奇。皇上不肯为瑞典国王吻福音书……”

听了这几句话，布罗夫金深深地抽了一口气，急忙在肚脐上画了个十字。

"这样看来,彼得·帕夫洛维奇,那些谣言是确实的了?"

"我们等着看吧,伊万·阿尔捷米耶维奇,那是重大的事情,重大的事情……"说完,他便转身走到布伊诺索夫家那几个姑娘面前,按照外国规矩亲一亲她们的手指。

罗曼·鲍里索维奇公爵闷闷不乐地坐在墙边一张椅子上。到这样一份人家来做客不是怎么有光彩的事儿。他愁眉不展地朝女儿们瞅了一眼:"碎嘴子,傻丫头!谁愿意娶她们啊?老天爷,多残酷的时势!金钱!金钱!倒像风从人的口袋里把它们全吹走了似的……打一大早起,人就在伤尽脑筋,思量着怎么样把生活对付下来,怎么样把日子打发过去。村子里什么东西都被榨出来了,可是那样还不够。为什么啊?从前一向总是够的……唉,从前,你可以坐在窗边;如果想吃苹果,你就吃这么一个,如果不想,你就坐在那儿听听教堂的钟声……永世的宁静……于是袭来了一阵旋风,人们就开始东奔西窜,如同给泼了沸水的一个蚁塚里的蚂蚁。简直是不可思议……而且总是金钱,金钱!还有那些什么工厂,什么公司。"

一个上了年纪的商人叶夫斯特拉特·莫蒙诺夫,商业公会里的要员之一,坐在罗曼公爵旁边,悄没声儿地开言道:

"事情可不能老是这样子下去,罗曼·鲍里索维奇爵爷。我们生意人的看法是这样:路子太窄了,简直没办法,那些外国人到处都胜过我们……他们不要买你的货;他们先发一封信到汉堡,寄到那儿是十八天,再过十八天,回信就收到了,开来了汉堡交易所的行情……而我们的傻瓜却还是一年、甚至两年地捧住那个老价钱,尽管那个价钱在世界上老早老早已经没有了。那些外国人老早已经在我们的国土上打开了一个窗口,我们却还在老窝里坐着。不,爵爷,战争是避免不了的……我们只要能够哪怕仅仅弄到一个城市也好:譬如说纳尔瓦,本来属于沙皇们的那块古老的世袭领地……"

"钱已经多得不能再多了,可是你们这班商人却总是觉得还不够!"罗曼·鲍里索维奇厌恶地说。"战争!嘿!战争是国家的大事,这样的事可不是你们这班出身微贱的商人所应插手的……"

"对,对,爵爷,"莫蒙诺夫马上附和着说,"我只是因为没有头脑,才这样胡说乱道的……"

罗曼·鲍里索维奇乜斜着充血的眼睛，朝他瞟了一下：只要想一想，他衣服穿得很朴素，相貌生得很平庸，而一坛坛金钱却埋藏在他的地窖里呢……

“你有不少儿子吧？”

“六个，罗曼·鲍里索维奇爵爷。”

“还没结婚？”

“结婚了，爵爷，他们都已经结婚了。”

一辆轿式马车在窗外木头铺道上辚辚地驶着。伊万·阿尔捷米奇往阶磴上冲去，有几个客人便走到了窗前。谈话停止了。可以听到马刺踩在铁梯级上的铮铮的响声。普斯科夫的总督亚历山大·缅希科夫少将走了进来，主人跟在他后面。他那件长襟衣给镶着个红翻袖，好像他让衣袖在血水里齐臂肘浸过似的。跨进门槛，他用那双蔚蓝、冷漠的眼睛官气十足地凌厉地朝客人们扫视了一下。他除下帽子，向几位郡主摆一摆手，行了个礼。于是他扬起左眼上那道漂亮的眉毛，挂着一抹懒懒的微笑，走到桑卡面前，亲一亲她的额角，轻轻地碰一碰她的手指尖，随后转过身来，对客人们草草地点了点头。

通餐室的门打开了。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拍拍布罗夫金的肩头，朝他的耳朵伛下身去：

“别跟斯韦什尼科夫和绍林谈了，那样做没好处……我们什么也不会给马谛森的。我们必须自己来抓……你回头跟沙菲罗夫讲一讲吧。”

四

一溜儿十四辆轿式马车，每辆马车都套着四匹马，那一行瑞典使节从大使馆里出来了。沿着伊里英卡河，经过广场一直到克里姆林宫墙，一路肃立着荷枪的步兵，戴着三角帽，穿着短上衣和白袜子。军旗和长矛上的小旗子在十月的风里招展飘扬。瑞典人从车窗里瞅着这支崭新的军队，脸色都显得很严肃。

穿过救主门，他们看见一边沾着积雪的一堆堆炮弹，和炮口朝天的一门门铜臼炮：每一门臼炮旁边站着四个身材高大、蓄着唇髭的炮

手，手里拿着擦炮通条和冒烟的引火线。老将军戈登骑着一匹火红色的顿河公马屹立在殿门口。他那件鲜红色的斗篷给风吹得鼓鼓的，冰粒打在他的头盔和铠甲上发出咚咚的响声。当使节们的一长列马车停下来的时候，将军把一只手往上一举，于是大炮一齐发射，硝烟将那些衙门的阴暗的窗子和教堂的圆屋顶都笼罩起来了。

到了台阶上，应侍臣们的要求，使节们交出了宝剑。一百名谢苗诺沃团的兵士，抬着瑞典国王的礼物和贡品——银碗盏、大酒杯、高罐子，站在台阶上和穿堂里，还高举着一幅装在一个富丽堂皇的木镜框里的瑞典青年国王查理十二世的全身像。使节们迈着端庄的脚步走进了膳殿，在门口就把帽子除下了。

领主、莫斯科的贵族、外地客商和最重要的买卖人，都坐在四周沿墙的长凳上。大家全穿着挺朴素的呢衣服，有很多是外国式的。方方一块拱形的天花板上，也像墙上一样绘满了骑士、走兽和飞禽，就在这殿堂最里面的一头，一张象牙镶银的宝座上，如同偶像一般纹丝儿不动地坐着彼得，眼睛直直地瞪出着，没有戴帽子也没有装假发，穿着一件山猫皮、灰色呢子的长襟衣。他左手站着拉夫连季·斯温因，捧着一只金钵；右手站着瓦西里·沃尔科夫，伸出的手里托着一条毛巾。

使节们走拢去，在宝座梯磴前面的地毯上跪下了。斯温因把钵子捧过来，彼得直愣愣瞪着前面，把手指往水里浸了一浸；沃尔科夫将它们抹干，于是使节们就吻了吻皇帝这只粗糙的手。这样以后，彼得便站起身来（他的头差一点碰着那顶华盖），随后扬起嗓门，按照古礼用俄国话说道：

"瑞典查理国王政躬康健否？"

大使把一只手按在胸口，让一大堆翘角的假发歪向一边，回答说由于上帝的恩宠，国王的圣躬很康健，接着便问候整个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等等的沙皇的健康。翻译官沙菲罗夫像瑞典人一样，穿着短短的斗篷和钉着饰缘、大腿上开着衩的绸裤，把大使的回答大声地翻译出来。领主们聚精会神地微微张开嘴，警惕地扬起了眉眉，听着答辞的字句中间有没有带着任何侮辱的意味。彼得点了点头："我身体很好，谢谢。"大使从秘书捧着的一个丝绒垫子上拿过

来一卷东西——国书，跪着把它递呈给彼得。沙皇接受了国书，看也不看就把它塞给首席大臣列夫·基里洛维奇·纳雷什金。跟所有的人都不一样，这纳雷什金穿的衣服特别华丽——雪白的缎子，闪耀着宝石的光芒。他也没把那一卷东西打开，就大声宣布接见典礼结束。

使节们退到门口，一边走一边鞠着躬。

……………………………………………………………………

使节们显然指望在这儿觐见的时候，能够把那个主要的问题提出来，——就为了这个他们已经在莫斯科熬了半年之久：要沙皇彼得亲吻福音书起誓，来保证同瑞典签订的和平条约。可是一星期过后，莫斯科的大臣们才邀请那些使节到使节政厅去举行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普罗科菲·沃兹尼岑答复瑞典人说，彼得皇上诚心诚意地确认以前同瑞典签订的各项和约，但他不打算再吻福音书，因为他早已向当今国王的父亲起过誓了。可是，另一方面，年轻的国王查理倒有必要亲吻一下福音书，因为他没有向彼得皇上起过誓。这就是皇上的旨意，现在向使节们声明，将来也决不会改变。

使节们发急了，开始争辩理论，可是他们的话只是给旁若无人、气概一世的俄国人顶了回去，正像豆子从墙壁上弹回来一样。使节们说，不经过他们国王的批准，他们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关于永久和平的最后条约，他们说要写信到斯德哥尔摩去。普罗科菲·沃兹尼岑老眼里带着冷笑，答道：

"你们是知道到斯捷科利恩① 去的路的，——哪怕等四个月也不会接到一封回信，那你们只好在莫斯科虚度这段时间，由你们自己去负担这笔生活费用了。"

在第二次和第三次会议上，情况还是一个样。连他们喂牲口用的草秣，使节政厅也停止供应了。使节们好歹变卖了一些破旧东西，——假发啊、袜子啊、纽扣啊，来餬口过日子。结果，他们屈服了。在克里姆林宫里，彼得皇上穿着那件山猫皮长襟衣，坐在宝座上，把那份没有吻福音书起誓的最后的条约交给了那些消瘦了的使节。

……………………………………………………………………

① 即斯德哥尔摩。

十一月里一个雾霭溟蒙的早晨，一辆溅满污泥的皮篷马车赶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宫的后门台阶前面停住了。皇宫那奇形怪状的屋顶给笼罩在湿滋滋的迷雾里。门前台阶上，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正在不耐烦地跺着那双穿骑兵长靴的脚。看见一个侍女头上兜着一件厚呢上衣往什么地方溜过去，他就对她喝道："滚开，你这个死人！"那姑娘没命地逃开了，一双光脚在湿漉漉的树叶上跌跌绊绊地打滑。

从马车上走下来波兰将军卡尔洛维茨和里夫兰骑士帕特库尔。

"啊，你们来了，谢天谢地！"缅希科夫说道，跟他们握了握手。

他们顺着没有一个人影儿的过道，走上了有股耗子味儿的楼梯。在一扇低矮的门上，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小心翼翼地敲了几下。

彼得开门出来。脸上没有一丝笑意，他一声不响地低了低头，随后把客人带进那间烟雾弥漫的小小的寝宫，这里只有一扇云母窗，那迷迷蒙蒙的亮光几乎一点也透不进来。

"嗯，我很高兴看见你们，很高兴，"他自言自语地嘟囔着，回到了窗前。这里，一张张纸、一本本书、一支支鹅毛笔给乱放在没遮什么台布的小桌上、窗台上和地板上。"丹尼雷奇！……"

彼得把一根沾着墨水渍的手指吮了一下。

"丹尼雷奇，我要扯破那个录事的鼻孔，你就这样告诉他！他唯一的工作就是把笔修剪修剪，可那个小鬼就是成天睡懒觉……唉，这批人哪，这批人哪！(帕特库尔和卡尔洛维茨仍然鹄候在那儿。他忽然想起来了。)丹尼雷奇，去给客人们搬几张椅子来，把他们的帽子接了……这儿啊……(他用指甲轻轻叩着一张张弯弯曲曲、歪歪斜斜地乱涂着的小纸片儿。)我们非得从 а、б、в 开始不可……这样的蠢货在莫斯科成长起来，——都是些堂堂七尺之躯呢。你要他们学点东西，却不能不拿着一根粗木棍……唉，这批人哪，这批人哪！……你说，帕特库尔先生，那两个英国人，弗格森和格兰特，是不是都是知名的学者？"

"我在伦敦的时候听人说起过他们，"帕特库尔答道。"他们不是什么名声很大的人，他们不是哲学家，而是研究实用科学的……"

"这就好。为了那种神学，我们都被虱子吃光了……航海术，数学。采矿业，医学。这些才是我们所需要的……(他把那些纸片儿抓

起来，却又把它们摞在桌子上。）困难倒是，这些事情全得赶快办……”

他坐下了，两腿交叠着，臂肘搁在桌子上，抽起烟来了。身体十分壮实的卡尔洛维茨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朝沙皇眨巴着眼睛。帕特库尔闷闷不乐地瞅着他的脚。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小心谨慎地咳了声嗽。彼得抓着烟头的那只手开始打抖了：

“嗯，你们写好了没有？有没有把它带来？”

“我们拟好了一份密约，已经把它带来了，”帕特库尔果断地说，仰起发白的脸。“叫卡尔洛维茨先生念吧。”

“念吧。”

缅希科夫踮起脚朝他们走拢去。卡尔洛维茨掏出一小张淡蓝色的纸，抓在离眼睛很远的地方，开始念道，因为用劲，脖子都涨粗了：

> 为协助俄罗斯国君从瑞典收复其被非法夺去之领土，以及巩固俄罗斯国家对波罗的海之主权，波兰国王将以萨克森部队攻入里夫兰与爱斯特兰，向瑞典国王开战，并应承说服波兰政府与瑞典决裂。沙皇方面，在与土耳其缔结和约以后，立即在英格利亚和卡累利阿开始军事行动，时间不迟于一七〇〇年四月，而同时，如有必要，还将派遣援军给波兰国王，冒充雇佣军队。缔约国双方同意决不单独与敌人谈判，亦不互相背弃。本条约将保守绝对秘密。

彼得润了润干燥的嘴唇，问道：

“就是这几点吗？”

“就是这几点，陛下。”

帕特库尔说道：

“取得了陛下的同意以后，我明天就动身去华沙，希望在十二月中旬把奥古斯特国王的亲笔签名带给您。”

彼得怪样地——那么全神贯注，弄得眼泪也涌出来了——直瞪着帕特库尔那黄澄澄的、凌厉的眼睛。一抹微笑把他的嘴给扭歪了：

“这是一件伟大的事业……嗯，那么……到华沙去吧，约翰·帕特库尔……”

五

大教堂钟楼上的钟当当地敲了十二下。有自尊心的市民准备去用午餐。议员离开了议事厅里的椅子。商人关上了店门。行会师傅放下了工具，跟学徒们说："洗洗手，我的孩子们，去做祈祷去！"老贵族除下了眼镜，揉揉忧伤的眼睛，庄重地走进那给过去的光荣的烟雾熏黑了的餐厅。一群群愉快的士兵和水手向着小酒店冲去，在这些酒店的门高头，一串串香肠或熏腿散发着美好的香味。

城里大概只有一个人不受这种合乎理智的声音的制约，——国王查理十二世。他床边一张小桌上，那一瓶瓶金黄色的莱茵酒中间，一杯巧克力已经有点儿凉了。高高的窗子上挂的那些紫红色窗帘已经给拉开。花园里，雪正在往一丛丛仍然很苍翠的灌木上下着，这些灌木给剪成了球形、角锥形或是长方形。壁炉架上端的镜子里，反映出白雪的光，也反映出两座枝形大烛台，蜡烛都已经烧尽了，只留下一根根挂着的蜡箸。松树劈柴在火炉里毕毕剥剥地爆着。国王的裤子掼在床脚边一个镀金爱神像的头上。绸裙和女人的内衣在几把椅子上乱丢乱放着。

国王将胳臂肘搁在枕头上，正在朗诵拉辛[①] 的作品。念完一段，他总要向一杯香味馥郁的莱茵酒伸出手去。他身边睡着一个黑头发的女人，绗过的棉被直盖到鼻尖那儿，她那鬈曲的头发散乱着，腮帮上的胭脂已经给擦掉了，脸蛋显得黄蜡蜡的，颜色几乎跟杯子里的酒一个样。

这便是以猎奇冒险闻名的、轻佻的阿塔莉·台斯芒伯爵夫人。她的生活道路，迂回曲折，如同蝙蝠的飞行。无论是宫里的朝服、演员的戏装或是近卫军官的制服上衣，她穿起来都显得一样的优雅。她会顺着绳梯打窗口里爬下去，免得引起皇帝或是国王的警卫那种叫人难受的好奇。她在维也纳演唱过歌剧，可是由于某种神秘的情况

---

① 拉辛（1639—1699），法国古典主义悲剧家，著有《安德洛玛克》、《费得尔》等。

失掉了嗓音。她在演出莫里哀[①]的一出幻梦剧里，在路易十四的面前跳过舞。她曾经乔装成一个火枪手，在围攻佛兰德省[②]诸城的时候跟随过卢森堡元帅，——据说把那慕尔[③]攻下以后，她的行军粮袋里装满了珠宝。她前往伦敦，显然是由于法国宫廷的再三恳请；她所骑乘的马和穿戴的服饰使英国人大为惊奇。不少英国贵族，后来连那漂亮的英雄马尔波罗公爵，都被她的美色迷住了。可是马尔波罗公爵夫人派人去警告她，叫她搭乘头一班船立即离开伦敦。而现在，猎奇冒险的风终于把她吹送到瑞典国王的床上来了。

"恋爱，恋爱，"查理说道，一边向酒瓶伸出手去，"又是恋爱！……到临了这种玩意儿总是要腻烦的。拉辛使我厌倦了。迈密登的国王皮洛斯大概也是一个不错的剑客，可是在整个五幕戏中间他却净胡诌些倒霉的废话……我倒宁可念普卢塔克的传记和恺撒的论文。你要喝点儿酒吗？"

伯爵夫人没有睁开眼睛，答道：

"别理我，陛下。我的头都裂了；看来我大概活不过今天呢。"

查理笑了，从杯子里喝了一口酒。有人在门上搔着。全神贯注在拉辛的著作上，他懒洋洋地说道：

"进来。"

响着窸窣的绸衣，寝宫侍从贝尔根海尔姆男爵笑吟吟地进来了。他那尖端翻起的、长着个小瘤的鼻子，仿佛表露了他要报告最新消息的殷切意愿。

他朝国王的裤子鞠了个躬，用一种叫人听着高兴的语言，启奏宫里各种无关紧要的琐事。什么也逃不过他那喜欢追根究柢的心眼，哪怕像这样的小节，例如夜里在那位挺规矩的宫中最高女官安娜·博什特列姆的卧房里发出一种可疑的沙沙声。阿塔莉哼了一下，把身子翻到右边去：

---

① 莫里哀（1622—1673），法国古典主义喜剧家，著有《达尔杜弗》、《唐璜》、《吝啬鬼》等。

② 在比利时西北部。

③ 比利时同名省的省会。

"我的天啊,我的天哪,什么样的废话啊!……"

男爵一点也没感到不好意思,——显然他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报告呢:

"今天,早晨九点钟,小商店老板们又向议会呈递了一份请愿书,要求重新审查皇室费用……(查理用鼻子嗤了一声)这些市民真是贪得无厌呢。刚才我看见法国大使,他骑着马,带着几头十分出色的英国种灵猩,正要到雪地里去打兔子……他骑的是匹什么样的公马啊!那是他从雷恩舍尔德那儿打牌赢来的……我把请愿书的事告诉了他,大使耸了耸肩膀。'这明明是胡格诺[①]的阴谋,'这是他的原话,'这些小商店老板和手工业者四散在欧洲各地。他们从法国带走了六千万里夫尔……这批异教徒顽强极了,只要什么地方可能,他们就在什么地方破坏君主政体的原则。他们都有秘密的联系:在瑞士,在英国,在荷兰,以及在我们法国……他们不放过任何机会,激起市民对贵族、对国王的仇恨……'"

"你还探听到些什么?"查理闷闷不乐地问。

"当然啰,我就到议会去了……今天的请愿书,仅仅是各种借口中间的一种罢了。我跟几位议员在走廊里交谈了一阵。他们正在准备一条法律,来限制国王的宣战权。"

查理怒气冲冲地合上了拉辛的《安德洛玛克》,把它往旁边一撂。他坐了起来,将身边的被子掖掖好。

"我要问问你今天探听到些什么。(贝尔根海尔姆朝伯爵夫人那头发鬈曲的后脑瓜瞪了一眼)废话!这儿又没有外人,你就把你所知道的讲出来好啦……"

"昨天,有位贵族从里加乘商船来到这儿……我还没有看见他……据他说,——如果是可以相信的话,他说帕特库尔突然在莫斯科出现了……"

伯爵夫人把脑瓜在枕头上稍微抬起一点。查理咬了咬嘴唇,说道:

"去请皮佩尔伯爵到我这儿来。"

---

① 胡格诺是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的法国加尔文派新教徒。

贝尔根海尔姆像翅膀一样摆动着花边袖头里的手，打地毯上飞出去了。查理望着窗外飘扬的雪花。他那狭长的脸，带着高高的额头、长长的鼻子、姑娘似的嘴唇，如同冬天一般毫无颜色。他没有注意到伯爵夫人那双讽刺的眼睛，从一绺头发后面闪烁着。他望着大雪花，内心深处浮起一种新的感觉：升腾的怒火和小心的盘算。他听到门外一阵沉甸甸的脚步声，便抓起一个枕头，扔在伯爵夫人的头上。

"把你遮起来，我必须一个人在这里！"

他整了整衬衫，抓起那杯早已凉了的巧克力（按照法国宫廷的习惯，巧克力总是在国王还没起床的时候送来的。）：

"进来。"

进来的是最近由查理赐封为伯爵的三级文官卡尔·皮佩尔。他身量高大，腿膀粗壮，衣服穿得很齐整，也挺随便；一张蹙皱的、警惕的脸，一看就知道是个富有经验的官员。查理冷冷地朝他上下打量了一阵，便说：

"我不能不从宫中搬嘴弄舌的人那里打听打听消息了。"

"王上，他们是从我这里听到的。"皮佩尔从来不微笑，也从来不会失去镇静；他那双市民的腿受得住任何的颠簸。"可是他们只听到我认为需要让他们在宫里闲扯的事儿。"

"帕特库尔是在莫斯科吗？（皮佩尔不吱声。查理扬起了嗓音。）如果国王装作他只有一个人在这里，那就是说只有他一个人在这里——上天下地，活见鬼！……"

"是，王上，帕特库尔是在莫斯科，还有那个有名的冒险家卡尔洛维茨将军也跟他在一起。"

"他们在那儿干什么？"

"那是猜想得出的。不过到眼下为止，我还没有得到确切的情报。"

"可是我们的使节也在莫斯科啊……"

"使节们是在议会坚决要求之下派出去的。议员们愿意花任何的代价，要得到在东方的和平；也好，让他们试试用自己的钱财去谋求和平吧。不管怎么样，为这件事我们没有牺牲您库房里的一个子

儿呢。”

“我倒很想把那一个子儿也搜刮到我库房里来!”查理说道。“您听说过那份新的请愿书吗?您听到议员们准备拿什么东西来送给我吗?(皮佩尔耸耸肩膀。查理急忙把杯子放回桌子上。)您是不是明白,我再也不愿意扮演一个驯顺的傻瓜了?正是为了这些泄气的吝啬鬼,我父亲才把贵族毁掉啦。现在,这批‘胡格诺’想叫我变成一个口不能言的稻草人!……他们弄错了!……(他朝皮佩尔点点那狭长的脑袋)是的,是的,他们弄错了。您能告诉我的话我全知道,皮佩尔伯爵,——我头脑狂妄,我钱袋空虚,我声名狼藉……恺撒在阿尔卑斯山后的高卢取得了一次次胜利,便征服了罗马。恺撒喜欢女人、酒和各种荒唐事儿,不见得比我差……您尽可以放心:我不打算用骑兵冲锋去袭击我们最受人尊敬的议会。在欧洲,可以得到光荣的地方多的是……(他咬了咬嘴唇)如果卡尔洛维茨在莫斯科,那就是说我们非对付奥古斯特国王不可了?”

“依我看来,还不止他一个呢。”

“是这样吗?”

“要是我没有想错的话,有一个联盟在对付我们……”

“这就更好了……他们是谁?”

“我正在搜集情报……”

“好极了。让议会去打它自己的算盘,我们来打我们的……您没有别的事要报告了吗?谢谢您,那我就不想再让您留在这儿了……”

皮佩尔笨拙地鞠了个躬,引退了,心里有几分惊奇:王上的思想转变得这样突然,真够叫任何人都感到惶惑。皮佩尔小心谨慎地为向议会展开斗争作着准备,对战争费用,议会比对天下任何东西都更害怕。经过一个短时期的休息,从莱茵河到波罗的海沿岸,战争又要发出那股苦涩的味道了。战争是获得权力的唯一途径,这一点查理很明白,可是他一心想要去作战,性子未免太火爆,时间也未免太早了:他光有热情也还是不够哪。

在寝宫门口的走廊里,皮佩尔伯爵抓住贝尔根海尔姆的臂肘,心事重重地说:

“你得要想办法给王上解解闷。安排一次大规模的狩猎,让他离

开斯德哥尔摩几天……钱由我去张罗……"

查理仍然坐在床上，瞪大着眸子，就像一个人瞅着臆想出来的事情似的。阿塔莉怒悻悻地将枕头从头上甩开，用牙齿咬住睡衣，动手把头发理直。她胳臂很美，肩膀黑黝黝的。一股麝香味儿终于引起了国王的注意。

"您认识奥古斯特国王吗？"他问。（阿塔莉的圆溜溜、黑沉沉的眼睛呆呆地盯在他身上。）"大家说他是欧洲最杰出的情种，幸运的宠儿。他会花四十万兹罗提① 去开化装舞会和放烟火。皮佩尔向我赌神罚咒地说，奥古斯特有一次提起我，说我已经掉进了父亲的长靴里，还说抓住衣领把我从那里拉出来，用树条抽我一顿，倒是一件好事……"

阿塔莉让睡衣的花边从咬紧着的牙齿里掉下来，欢乐地、有点儿喑哑地、无忧无虑地笑着。查理的眼皮有一边颤动起来了。

"我不是说过，奥古斯特既风趣又杰出吗？……他私人拥有一万名萨克森步兵，而且还有宏伟的计划。有这样一位国王掉在父亲的长靴里，瑞典自然要像绵羊一般无法自卫了……可我一样还是要让自己开开怀，叫奥古斯特想起那个笑话：我的龙骑兵把他反缚着胳膊带到我的营帐里……"

"好，孩子！"阿塔莉说。"祝你所有的事业都获得成功！"她把一杯莱茵酒一口气喝干了，用床单的花边抹了抹嘴唇。

查理从被窝里跳出来，光着脚，穿着拖到脚跟的睡衣，跑到办公桌前，从一只秘密的抽屉里拿出一只盒子，里面放着一个钻石的头饰。他坐在床沿上，把头饰往阿塔莉的乌溜溜的鬈发上一扣，说道：

"你会对我忠诚吗？"

"大概会的，陛下：您差不多只有我一半的年纪，有时候我对您真觉得像是母亲一般。"她吻了吻他的鼻子（因为这是最先触到她嘴唇的东西），带着温柔的微笑，用手指转动着那个头饰。

"阿塔莉，我要你到华沙去一趟……那艘漂亮的海船'奥拉夫号'过几天就要出航。你不妨在里加上岸。马啊，轿式雪车啊，人啊，钱

---

① 兹罗提是波兰的货币单位名称。

啊——样样东西都会准备好。每一班驿差，你都得写信给我……”

阿塔莉带着关注的好奇心，瞅着这双年轻人的眼睛：这双眼睛既晶莹，又残忍，而且（谁知道呢），这双北方的、水灰色的眼睛里面还隐藏着一种疯狂的决心。这小子才有前途呢。出于多年的习惯（那是她跟卢森堡元帅几次出征的时候养成的），阿塔莉轻轻地打了下唿哨。

“陛下，您是不是要我钻到奥古斯特国王的床上去？”

查理马上走到壁炉那儿，两手撑在腰里，半闭着眼皮，仿佛很苦恼似的：

“任何背叛我都会宽恕您……可是如果发生那样的事，那我对圣福音书起誓，随您躲到什么地方，我都会把您找到，将您处死。”

六

在基塔城，大家谈论的只是布罗夫金一家人。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跟往常一样，心血来潮，忽然急于要把布伊诺索夫家最小的郡主——留里克的后裔许配给阿尔塔莫什卡·布罗夫金。他把所有的大事都抛开了。大臣和领主们到宫里去也都扑了个空，只得到这样一个回答：“谁也不知道皇上在哪儿。”

有天晚上，街上已经在架设鹿砦的时候，他赶着马车来到了布罗夫金家里。伊万·阿尔捷米奇跟一些庄稼人待在底层厨房里，就着脂油蜡烛的光在玩牌。“耍傻瓜”，——他喜欢找老式的消遣。忽然出现一个戴着三角帽的头，伛着从那扇低矮的门里钻进来。起初他们还以为是一个看守储藏室的什么士兵，想进来烤烤火的。一下子他们都呆住了。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笑着，把主人仔细打量了一阵：他样子不太庄重——穿着一件破旧的兔子皮短袄，花白脑袋惶恐地缩在两个肩膀中间。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要了些克瓦斯。他往一张长凳上坐下了。当着那些庄稼人和伙计的面，他就说了：

“伊万，我替你们家做过一次媒。我很想再做一次。快给我行个礼吧。”

伊万·阿尔捷米奇浑身都像沾上了油污似的，一声不吱，就往泥地上一扑，在彼得的脚边磕起头来。

“伊万，”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说，“去把你的儿子叫来。”

阿尔塔莫什卡早已站在那儿，在炉灶后面。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把他放在两个膝头中间，寻根究柢似的瞅着他。

“怎么回事啊，伊万，你把这个好小伙子藏起来不让我看见？我弄得焦头烂额，可他们——他们就在这儿……（他转向阿尔塔蒙）你识字吗？”

阿尔塔莫什卡只是脸色有点发白，随后非常流畅地把法国话像倒豆子一样倒了出来：

“我懂得法语和德语，写和读都能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张大了嘴：“哎呀呀！再说几句吧！”）阿尔塔莫什卡又用德国话说给他听。随后他朝蜡烛眯缝着眼睛，又用荷兰话说了，只是稍微有点儿结巴。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亲亲他，用手掌拍拍他，将他推开，又把他拉回来，摇摇他。

“哦，你说的是什么？嘿，你这个好小伙子！嘿，嘿！哦，伊万，谢谢你的礼物！你现在得跟这个小伙子告别了，老兄。可是你不会觉得遗憾的。等着吧，不久我就要把伯爵的勋位封给那些聪明的人……”

他吩咐端整晚饭。伊万·阿尔捷米奇恳求他到楼上正房里去：这儿对他来说不合适。他在炉灶后面急忙把假发戴上，把坎肩穿了。他又偷偷地派出一个仆人去把桑卡找来。大管事在门口出现了，抓着一根有个银球的锤形杖。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只是笑着说：

“我不要到楼上去。这儿暖和些。厨师，炉子上有什么，就把什么端上来好了……”

他要阿尔塔莫什卡坐在旁边，跟他用德国话交谈着。他开玩笑，还给那些伙计和庄稼人斟酒，叫他们歌唱。上了年纪的庄稼人挤得紧紧地站在门口，用熊嗥一样的嗓音唱起歌来。蓦然间，桑卡闯进了厨房。她敷着粉，半裸着身子，穿着绸衣服。彼得抓住她的一双手，叫她坐在旁边的另一面。她一点也不害臊，就用拖长的、娇嫩的嗓音

跟庄稼人合唱起来。她把蜡烛朝脸移近了点儿,向彼得调皮地、眼神清澈地瞅着……这顿饭他们一直吃到了半夜过后。

第二天早晨,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好友们赶到布伊诺索夫公爵府邸,去为纳塔利娅说亲。就这样他奔走了整整一个星期,一会儿去布罗夫金家,一会儿上布伊诺索夫府邸,讲条件,后面跟着五十来个人。他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在女家和男家大吃大喝。婚礼在圣母节热热闹闹地举行了。这头喜事花了伊万·阿尔捷米奇好大一笔钱。

两星期后,桑卡和她丈夫动身到巴黎去了。

……………………………………………………………………………………

他们慢慢地赶着路,拖带着一列车队,到了维亚济玛。一路上为了喂马,常常在驿站上等很久。雪下得相当多,天气很晴朗,赶路挺轻松。

在维亚济玛一家客店里,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跟她丈夫吵了一架。瓦西里本来打算在这儿住一个晚上,洗一个澡,第二天作过祈祷以后,再去总督——他的一位远房亲戚那里吃一顿饭。另外,也打算换钉一下马掌,做一些别的事情。

"我要赶得快些。这条路真把我累死了,"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对她丈夫说。"到了里加再休息吧。"

"萨莎!我早已跟你说过了,过了维亚济玛就有拦路打劫的人。要有五百辆雪橇结成一大队,才能安全穿过这一带……"

"这些事我一点也不懂……"

他们坐在楼上吃晚饭,在一间干净明亮的小屋子里,给圣像前的神灯照亮着。瓦西里穿着一件敞开的旅行羊皮袄,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穿着一件长袖管的橡实色丝绒衣服,披着一条绒毛围巾,浅褐色的头发结成一条辫子盘在头上。她什么也没吃,只是在捏碎她的面包。她的脸拉长着,眼睛底下有两道黑影,——都是因为她不耐烦而显露出来的。天哪,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啊!

沃尔科夫怏怏不乐地嚼着咸火腿,说道:

"告诉我,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简直是受罪!你既不休息,也不安静,——你不睡,也不吃,连说话也不像是一个人……你干吗要到天涯海角去?要去跟国王们跳小步舞吗?可是他们是不是愿意

呢？……”

“仅仅因为这儿是一家小客店，所以我才听着你讲。”

瓦西里把一柄上面还有一片火腿的叉放下了，久久地瞅着他妻子的前额，她的眼眉由于苦思焦虑而高高地扬起着，还瞅着她那双深蓝色的眼睛，鬼知道这双眼睛在盯着什么东西出神呢？……

“唉，亚历山德拉，我很平静，也很耐心……”

“你爱嚷嚷尽管去嚷嚷好啦，——我在乎些什么？……”

瓦西里责备地摇摇头。这件事使他很失面子，因为她似乎不应当这样做，可是他爱他的妻子。每逢争吵，她把种种使人难受的话向他一个劲儿倒出来，他总是弄得张皇失措。这会儿也一样：他知道自己是要让步的，虽然只有长着两个脑袋的疯子才会作出决定，没带可靠的旅伴就去穿越从维亚济玛到斯摩棱斯克一带的森林。关于这一带地方，流传着很多可怕的故事：旅客们会受到叶斯梅尼·索科尔首领的袭击。譬如说，你在白天赶路，你会看见拦路站着一个彪形大汉，戴着尖顶帽，穿着树皮鞋，腰带里插着一把小刀；一张从这边耳朵裂到那边耳朵的嘴，一口粗大的牙齿。他会打一声呼哨，牲口会跪下来。于是除了默念倒头经，就什么办法也没有了……

“如果我怕强盗的话，那就不如待在莫斯科了，”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说。“我们有的是骏马，它们会驮着我们冲过去。况且万一碰上那样的事，那就更好，——将来倒有谈话的资料了。我才不愿意跟人家讲起你怎么样在小客店里打鼾的事呢。”

她把盘子推开，招呼一个卡尔梅克侍女，吩咐她把抄本拿来，把被褥铺好。这个抄本是她弟弟阿尔塔莫沙的手稿，——萨穆伊尔·普芬道夫的历史著作里关于高卢人那一章的译文。她把抄本搁在膝盖上，低低地伛下身子，开始阅读了。瓦西里用一只手托着腮帮，瞅着桑卡的美丽的头，瞅着她那有些卷起来的头发的颈脖。真是一个遥远国土上的公主。可是不久以前，她还在割野草、推粪车呢。而现在，她居然毫不畏惧地闯进巴黎，甚至还跟国王讲种种无聊的琐事……唉，萨尼娅啊萨尼娅，只要你能够安顿下来，给我生一个孩子，只要我们能够一块儿待在家里，平平静静过日子就好了！……

桑卡蠕动着嘴唇，念道：

……除此以外,法国人是一种心情愉快的人,做什么事都很迅速、成熟而且优雅,特别在外表的装饰和身体的动作方面,里头还流露出一种自然的美。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把维纳斯的淫欲、把跟美丽女性的拥抱认为是自己的光荣,而且大吹大擂地去干这一切。当别的民族企图跟他们相比拟、与他们相适应的时候,他们便以为自己受了羞辱,使自己成了笑柄……

"你与其这样子坐着(她抬起头,正想打哈欠的瓦西里便哆嗦了一下。)……还不如在路上练练剑术呢……"

"那是为什么?"

"到了巴黎,你就会知道那是为什么了……"

"可你实在太过分啦!"瓦西里气呼呼地说道,便从桌子边站起来,把帽子一戴,走到庭院里去看看牲口。朦朦胧胧的月亮,高高地挂在积雪的板棚房顶上空。天空里一颗星星也没有,只有细小的冰针掉下来,闪出一丝亮光。寂静的空气差一点把他的鼻毛都给冻住了。牲口在遮檐底下那黑糊糊的阴影里咀嚼着。隔壁一所小小的教堂附近,有个哨兵在瞌睡朦胧地敲着梆子。

一条狗走到瓦西里的面前,嗅嗅他那高高的、有斑点的毡靴,抬起它那有眼眉的嘴脸朝他瞅着,——仿佛惊奇地等待着什么似的。瓦西里突然觉得不想离开这种故乡的宁静,远游巴黎了……毡靴在雪地上嚓嚓作响,他愁闷地转过身子,——楼上那间木板房的云母小窗里透出来一抹柔和的亮光:桑卡正在阅读普芬道夫的著作……毫无办法,注定如此呢。

……………………………………………………………………

鲜红色的晚霞泛滥着奇异的光芒,显现在森林的树顶后面。树干和拆裂的树根飞闪过去了;沉甸甸的、紫盈盈的树枝擦着车顶,撒下来扑簌簌的雪花。瓦西里把半个身子探出在揭开的皮车毯上面,抓着缰绳,用疯狂的嗓音吆喝着。马车夫已经从座位上被打下来,远远地倒在后面那个拐弯的地方……那几匹打直串套着的壮健的马:一匹黑色的套着车杠,身上盖着霜,一匹棕黄色的走在第二,一匹凶悍的灰色牝马拉着前套,一面飞驰,一面喷着鼻子。轿式雪车在坑洼地上颠簸摆动。他们后面,一伙强盗正在迤迤逦逦地奔跑。整个树

林回荡着他们的嘶啸……

大约五分钟以前，就在那儿拐弯处的前面，一条乡间土道和大道相交的地方，从一个隔年的干草堆后面走出来十个拿着斧子和木桩的彪形大汉。马车夫大吃一惊，由于一时糊涂，竟把缰绳勒住……他们中间有四个人冲到牲口面前，吓人地喊着："停下来！停下来！"另外几个人深深地陷在雪里，跑到了雪车旁边。马车夫把缰绳一撂，向强盗们摆了摆戴着连指手套的手。他们往他头上打了一棍。

这一切都发生在一刹那间……正是那匹拉着前套的牝马搭救了他们：它用后蹄直立起来，把两个抓着马勒的人临空吊起，开始踢着。桑卡揭开车毯，喝道："抓住缰绳！"随后她从丈夫那件羊皮短袄的怀里摸出一支手枪，对准一张蓄着胡子的脸发射。听到枪声，那些人便往回腾跳，可是主要还是因为看见一个女人，他们才给吓住了……几匹牲口一跃而前。沃尔科夫抓起缰绳，他们便往前驰骤。桑卡用手枪柄不停地捶着丈夫的脊背，喝道："赶快啊！赶快啊！"

没有人追赶了。马身上冒着热气。前面已经看得见一长列车队。沃尔科夫这才让牲口迈着常步。他往四下里打量，在雪车上寻找他的帽子。他看见桑卡那双瞪圆的眼睛和两个张开的鼻孔，说道：

"怎么样，你满足了吧？你还不相信那个强盗头子叶斯梅尼·索科尔吗？唉，你这个笨蛋。母鸡脑袋……没有了马车夫，我们怎么办？再说，多可怜，他是个很好的庄户人啊……全都是你这种女人的傻脾气闹出来的，你这个妖婆子……"

桑卡简直没有注意到他在骂些什么。啊，这才叫生活——不是打盹和发闷啊……

七

一长串一长串的车队每天从各个城门里涌进莫斯科，载来参加正规军的人们，——有的如同小偷一般给捆绑着，可是很多却是出于自愿的，因为他们生活很贫困。莫斯科各处广场的柱子上钉着写在铁皮上的告示，招募正规军的志愿兵。每个兵士答应每年给十一卢布，供应面包和其他食品，以及一份伏特加酒。在领主们那些人员众

多的府邸中过着半饥生活的农奴和立有卖身契的仆役，跟家务总管吵了嘴，甚至把帽子摞在领主本人的脚边以后，便投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去了。每天总有千把人投奔到那儿去。

有时候人们得在严寒中等到黄昏，台阶上的那些军官才点完清册上的名字。随后他们被带到了皇宫的底层。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里一些蓄着唇髭的人，严厉地吩咐他们把衣服脱光。有人将包脚布解开，脱得精赤条条的时候，觉得很害臊，便用一只手遮着下体，走进正房里去。这儿，在点亮的蜡烛中间，坐着一些头戴羔毛帽子、蓄着长发的军官；有人进去，他们就像鹞鹰一般朝他瞅着："叫什么？姓什么？今年几岁？"可是他们从来也不问你本来是做什么的，——哪怕你原来是逃亡的农奴或是小偷。他们便量他的身长，扳开他的嘴唇，还叫他把下体露给他们看。"合格。到某某团去。"

新建的士兵营房，在宫院后面积雪的田野里一直伸展出去。合格的人被一批批送到小木房里。那些房子给挤得密不透风。每所房子由一个手执笞杖的下士管辖。下士对那些新来的士兵说："服从我的命令，像服从上帝一样：我决不会把一道命令发两遍，你们不服从我就要剥掉你们背上的皮。对你们来说，我就是上帝、沙皇和父亲。"他们给吃得很饱，可就是不给一点儿自由，——不像从前在射击军团里那样。这是当兵嘛！……鼓声把他们惊醒了。还没吃东西，他们就被赶到给踩坏了的田野里，排成四列纵队。第一件事是教他们辨别哪一只是左手，哪一只是右手。不少农民一生当中从来没有想过他们有的是两只什么手。笞杖叫他们把这一点印在头脑里了。随后会出现一个军官，多半不是俄罗斯人，而且往往是喝得半醉的。他对着队伍，用一双模糊的眼睛盯着那些厚呢上衣，羊皮短袄，树皮鞋，毡帽和羊皮帽。鼓起腮帮，他开始用外国话大声嚷嚷。他硬要大家懂得他的话，一面还用笞杖威胁。吃了不少苦头，他们逐渐逐渐地开始领会了："marschieren"——意思是"开步走"。"halt"——意思是"立定"。"schwein"或是"russisch schwein"① ——意思是在辱骂他们……早餐过后，他们又到了外面田野里。吃过午饭，他们第三次出

① 德语：俄国猪。前面的"marschieren"和"halt"也都是德语。

操，拿着木棍或是火枪开拔。他们学习排成密集的队形，像在萨沃伊公爵的军队里那样，还学习走整齐的步子，学习放排枪，学习用装好的刺刀冲锋。谁要是做错了，当场就被拉到队伍前面，在雪地上剥掉裤子，遭受无情的鞭打。

这种军事操练可不容易："火枪上弹药！"你就得把所有的事按着次序记好："打开火药池。把火药放在火药池里。关上火药池。拿出装在弹筒里的子弹。咬下子弹来。把它装在枪膛里。拿出装药杆。把火枪填满。扳上扳机。瞄准……"他们是一排一排射击的：一队人用一个膝头跪着上子弹，另一队人就站起来开火；射击时他们也是趴在地下的，除了一个队以外，所有的队都轮流着俯伏在地上。

这种军事训练是由一个奥地利人亚当·伊万诺维奇·魏德准将领导的。他跟阿尔塔蒙·米哈伊洛维奇·戈洛温将军和阿尼基塔·伊万诺维奇·列普宁公爵一起，奉旨编组三个师，每个师有九个团。

……………………………………………………………………………

八

阿列克谢·布罗夫金中尉在北方募集了五百个合格的壮丁，有些交给了总督，有些交给了"兰德拉特"（旧时叫做行政长官），由他们转送到莫斯科去。这会儿，他正在赶往波韦涅茨郊区密林去的路上。他听说那边一些隐修区的周围，潜藏着很多逃亡的农奴和浪荡汉。熟悉那边情况的人竭力劝他不要赶得那么远：

"谣言已经传到隐修区，分裂派教徒都在小心戒备了。他们人数很多，可你们只有三辆雪橇上的十个人。你们会下落不明的。"

这些地区里的人——猎户和森林居民都很冷酷。他们住在特别坚实的巨大的木房子里，牲栏和谷仓全在一个屋顶底下。那些村子都叫做教区。从一个居民点到另一个居民点，得在无路可通的林子里赶几天的路。阿列克谢明知任务艰巨，可是没有恐惧，就没有生活。何况你如果向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报告，说你到了北方就害怕了，那他准会像一只仙鹤那样居高临下地瞪着你，仿佛要把你吞掉似的，搐动着肩膀，扭头就走了：那才是真正的恐惧，才是你幸运的末

日，哪怕你把额头磕碎了也无济于事。阿列克谢既年轻，热情，又倔强。即使在睡梦里，他也没有忘记自己怎么样在腮帮里藏着一个小钱来到莫斯科，——他那根军官的白肩带全靠咬紧牙关从命运那里夺来的。

在波韦涅茨市集上，阿列克谢遇到一个名叫亚基姆·克里沃帕洛夫的猎人，便雇他作了向导。二十年来，这亚基姆一直在为商人列维亚金供应东西，——狩猎玄狐、鼬、松鼠，从前还有黑貂，可是在这儿一带这种黑貂现在已经找不到了。他总是把这些毛皮带到波韦涅茨，交给了掌柜的，自己便去大喝大吃，直到把所有的东西统统换酒喝光，只剩下颈脖上的一个十字架为止。列维亚金的掌柜的于是又供给他衣服、火绳枪和火药。那年秋天，狩猎这个行业情况很不好，一查账本，他非但没有一点收入，而且将有两个冬天清偿不了所背的债务。他跟那个掌柜的吵了一架，便把自己所有的一切统统拿去换酒喝了。阿列克谢·布罗夫金就是在一家小酒店旁边将他从雪地上捡来的，那时候他挨了毒打，赤裸裸倒在那儿。亚基姆只要知道有一瓶酒放在雪橇里赶车人的座位底下，他就会变成个敢作敢为的人。

亚基姆站在短短的滑雪板上，跑在雪橇前头带路。森林又美妙又可怕。从树干中间，他们可以看见一块块长着树木的巨大的岩石。雪橇赶到了荒无人迹的湖边，那积着雪的平静的水面耀得他们眼睛都会作痛。有时候他们听到瀑布的深沉的吼声。亚基姆便走过来蹲在雪橇的弯托梁上：

"这儿有多少人，大家从来没有数过。有些鬼地方，只有我才知道怎样从里边通过去。可是这儿的人都很凶，要把他们抓到手才不容易呢。"

到了夜里，他们就拐进一所过冬的地方，或是小溪旁边一片森林中清除出来的耕地，在那儿积雪底下埋着倒下来的木材，准备春天燃烧。牲口在那歪歪斜斜的木板房旁边从雪橇上卸下了。士兵们砍下了枞树枝，把它们拖进屋子里。他们在泥地上生了火。袅袅的轻烟从屋顶下面的裂缝里挤出去，升到了森林上头灰洞洞的天空中。亚基姆跑来跑去瞎忙着，直到他弄到一杯伏特加才算安定下来。随后他靠近篝火往那些树枝上蹲下去，——他自己真是一个森林里的妖

怪，宽宽的胡子，厚厚的嘴唇，张大的鼻孔，瞪圆的眼睛，就像森林居民那样，讲起他的故事来了：

"你知道，我哪里都到过，维戈河边所有的地方，在维戈静修区我住过几个礼拜。我知道那些只有一条小道可通的小修道院，走那种小道你心里会害怕。我就是找不出来涅克塔里长老躲藏在那儿。他们把他瞒着，怎么也不肯讲。你只要跟任何一个分裂派教徒提起他的名字，那个人就会一声不吱，哪怕你把他切开剁烂。不过对您的任务来说，看到他倒是有好处的：他说不定会让两百来个年轻人给您带走……啊，他是一个有权势的人呢……"

"他是他们里头的什么？"阿列克谢问。"是不是像大主教一类的人物？"

"他是一个长老。大司祭阿瓦库姆在普斯托泽尔斯克被处死刑之前为他祝过福……大约在十二年前，他在帕列奥斯特罗夫修道院烧死了两千五百个分裂派教徒。他们在夜里从冰上走过来，捣毁了修道院的大门，把修士们和修道院长禁闭在地窖里，将储藏室打开了，——他给每个人吃饱喝够。他们拿走了财物。随后大家把教堂里的圣像用圣水洗了，将蜡烛点上，按照他们自己的仪式做了祷告。他们里头男人可不怎么多，多的倒是女人和孩子！……总督带领射击军从波韦涅茨出发，踏着冰地开来了。'投降吧！'三天来，那些庄稼人都在以决一死战相威胁，可是射击军有一门大炮。于是他们把许多麦秸、焦油和硝石搬进了教堂，到了晚上——正巧是圣诞节前一天，就把自己烧死了。可是涅克塔里到底逃了出来，另外还有几个人跟他一起。三年以后，他在普多热斯克烧死了一千五百人。前不久在沃尔湖附近的林子里又烧过一次。大家说那也是他干的。现在流传着战争的谣言，募兵的谣言，——不久又会有一次大规模的焚化了……你相信我的话吧。现在有大批大批的人投奔到他那里去呢。"

阿列克谢和那些士兵听了，都很惊奇："甘心情愿地把自己烧死？是打哪儿来的这种人啊？"

"很简单，"亚基姆说。"农奴、佃农和立有卖身契的奴隶，抛弃了家，抛弃了牲畜，从诺夫戈罗德和特维尔，从莫斯科和沃洛格达逃到他那儿。这一带森林里到处都是死人的骨头，——我的天哪……成

千上万的人来到了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怎么养活他们呢？这里又没有什么粮食。他们便呻吟起来，动摇起来了。为了不让他们犯那不必犯的罪孽，涅克塔里索性把他们干脆送上了天堂。”

“哦，你这是在胡诌了！”

“阿列克谢·伊万内奇，我从来不说一句谎话。还有人甚至让自己被活埋呢……那边——白海那边，有个小老头儿，他把葡萄干给人家当圣餐：他拿一颗葡萄干放在一个人的嘴里，那就等于他已经给那个人祝过福，可以让他活活地躺到棺材里去了……”

“去你的，夜里讲这种故事……”阿列克谢在篝火旁边的树枝上用羊皮袄裹了裹身子。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道：“亚基姆，我们一定要抓到这个涅克塔里长老……”

……………………………………………………………………………………

两个站在滑雪板上的人，从森林里走出来，到了月光照亮的空地上。从过冬的小木房里飘出来一缕轻烟。身上遮着蒲席的马匹垂头丧气地站在雪橇旁边，一个值岗的哨兵，靠着雪橇的前部，睡熟了，一支火枪搂在羊皮短袄的两个衣袖中间。

这两个站在滑雪板上的人，悄没声儿地绕着小木房走了一转。随后他们立定了，倚着猎熊的长矛谛听着。月亮的周围有一圈白茫茫的光晕，盖着霜的森林里一点儿声息也没有。小木房里有人在瓮气闷声地嘟囔。雪橇旁边，有一匹马鼓起整个肚子喘了口气。那个值岗的哨兵躺在那儿，蓄着唇髭的脸沉浸在月光里，如同一个被冻僵了的人。

两个站在滑雪板上的人中的一个说道：

“咱们要不要把他绑起来？他睡得熟极了。过后咱们不妨做个祷告，把他扔进火里去。”

另一个翘起胡子，张望了一阵：

“绑起来有响声，他说不定会嚷嚷。里头有十个人呢。”

“那怎么办？”

“用猎熊矛刺他一下。随后咱们可以从外面把门撑紧。”

“啊，彼得鲁沙，彼得鲁沙！”那第一个人说，摇了摇那戴着有耳罩的便帽的头。“你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咱们都是一样的血统，——

他也是一个人，可不是什么野兽哪……据说，人是要在火里受洗礼的……可是你，你却要用你的猎熊矛！你要把你的灵魂都毁了……”

“哦，我愿意承担这个罪孽……”

“不要有这种大胆的想法！不要引诱我，看在耶稣的面上！……”

“可是这样做来得快意啊：又迅速又隐蔽……”

“你有这样的念头，我不知道涅克塔里长老又会跟你说些什么呢。”

“怎么做最好，我就那样做呗……”

两个人都不吱声了。大家在估摸着该怎么办。一个猫头鹰的黑影不太平稳地掠过淡蓝色的雪地：那只枭鸟已经感觉到有它可以到手的外快，正在那里转圈子，真是该死！小木房的门忽然咭咭地响了一下，亚基姆那个森林妖怪的头从里面探出来，——他大概是想出来解小溲……一看见那两个人，他哎呀了一声，马上跳回去，发出了警报。那两个人溜到积雪的树枝后面，逃跑了。他们听到砰的一响枪声，惊破了森林中的岑寂。

他们跑了很久，故意拐了不少弯，以便弄乱他们的足迹。赶他们穿过一个枞树的密林，到了一条小溪的河床那儿，天快要破晓，月亮已经升得很高了。从一个不远的地方，传来一阵敲铁板的缓慢而凄凉的声响。

……………………………………………………………………

安德烈·戈利科夫正在为早祷敲着铁板。他穿着一件破旧的没挂面的狐皮袄，可是光着双脚。他跺着那两只被积雪冻坏的、发青的脚掌，拖长声调重复着阿瓦库姆的话：“来参加殉教圣徒的行列，来参加使徒的军团，来参加圣者的合唱队吧！”于是——当！——用木槌敲了下铁板，那铁板代替钟挂在隐修院大门对面屋檐底下的柱子上。这是长老给他的惩罚，因为上一天斋戒，他觉得渴了，喝了一点克瓦斯。

一听到铁板声，同道们都聚集拢来了。他们从禅房里走出来，男人跟男人一道，女人跟女人一起。用板墙围起来的隐修院，地方并不大。很多人都住在外面：有的在小溪的岸上，有的在沼泽岛屿的边

缘。他们从那里走来，要穿过林间小道。那些住得顶远的，赶得很急，生怕到晚了：长老才严厉呢。

隐修院中央，在堆得很密的麦秸垛中间，耸立着一座祈祷所——一间矮矮的小木房，盖着个宽阔的、四面坡的屋面，一座八角形的木架上孤零零地矗起一个篷帐形的圆顶。

跨进大门，大家都怯生生地走着，耷拉着头，把双手捂在胸口；男人，年纪还轻的或是中年的，女人，皮袄外面罩着粗麻布的白色殓衣，围巾直拉到脸上。在月光照亮的雾霭中，铁板发出低沉而铿锵的响声，充满着俗世生活的哀愁。此外便只有树皮鞋踩着积雪的吱吱嘎嘎的响声。

人们在门前用两个手指画了个十字，随后恭恭顺顺地踏进了木板墙上盖着霜花的祈祷所。老派画的圣像前面点着一支支只值一戈比的小蜡烛。这简直是一个奇迹，——在莽莽的密林里居然有这种蜡烛。人们都跪下去，男的在右边，女的在左边。他们中间，一根树皮绳上张着一块用破布缝补的帷幕。

……………………………………………………………………

那两个站在滑雪板上的人，喘着粗气，跑进隐修院的大门，向安德烈大声说道：

"别敲了，——不好啦！"

"赶快报告长老，请他出来见我们……"

安德烈的整个心灵紧张得如同弓弦一样，——由于斋戒，由于不眠的守夜，由于经常的恐惧。他吃惊地让手里的木槌掉在地上，哆嗦和喘息起来。可是涅克塔里并没白教给他制胜魔鬼的办法。魔鬼简直多的不可胜数：有多少念头就有多少魔鬼，因此他急忙在心里叫道："撒旦，我的敌人，给我滚开！……"于是他捡起木槌，敲着屋檐底下的铁板，一边摇了摇脑袋：不要来打搅我，滚开……

"安德烈，我们要告诉你：那个带着士兵的军官离这儿只有五俄里了……"

"至少你得把铁板敲得轻些，——他们会听到的……亚基姆也跟他们在一起。一听到声音，他准会带着他们径直赶到这儿来的……"

安德烈从不住地打抖的牙齿缝里答道：

“长老还在禅房里，你们径直到他那儿去吧。”

他们把滑雪板拿掉，走了。他们两个，斯乔普卡·巴尔明和彼得鲁什卡·科热夫尼科夫，都是波韦涅茨人，靠捕鱼和打猎过日子……因为他们用两个手指画十字，波韦涅茨的总督曾经不止一次地掠夺他们，拷打他们，牵走他们的牲畜。这种事情把他们弄得烦透了。两年以来，他们的妻子和儿女秘密地住在维戈隐修区，而他们自己便东住一阵，西住一阵，只要那个地方对他们的营生最合适，离居民点最远。当谣言传开了，说是有个带着士兵的军官（都是些刮光了胡子的、吃肉的人，那股菸草——“鬼草”的味儿一直腾到一俄里以外）正在往隐修院赶来的时候，涅克塔里就吩咐斯乔普卡和彼得鲁什卡去监视他们，把他们引入歧途，而且如果可能，不要造孽，把这些反基督者的仆人统统干掉。

人们是轻易不让走到涅克塔里长老的面前的。一个见习修道士从里面走出来，到了阴冷的穿堂里，——像这样的修道士，长老一共有两个：安德烈和这个瘸腿的波尔菲里，一个眼睛翻起、形容憔悴的少年。他们把经过的情况嘟嘟囔囔地跟他说了。波尔菲里将脑袋往一边歪着，吸了口气，说：“进来吧……”那两个住在森林里的人除下了帽子，从穿堂走进禅房，尽力把身子缩紧，——他们本来是健康、粗野得过分的。长老对壮硕的肉体挺没有好感。

涅克塔里站在读经台旁边，乜斜着眼睛朝斯乔普卡和彼得鲁什卡瞅了一下。他个儿矮小，身子伛偻，穿着一件式样古老的土布黑长袍。他那绺狭长的、楔形的胡子几乎挂到了膝头上，黑黝黝的眉毛底下的眼睛简直像两块煤炭。粘住在被蛀虫咬坏了的书面上的蜡烛，轻轻地爆着，——严重的霜冻大概就要来了……用湖畔圆石砌成的暖炕散发着热气。木板墙擦洗得很干净。一束束药草用韧皮吊在天花板上。

一条条冰溜儿从斯乔普卡和彼得鲁什卡的唇髭上挂下来，可是长老没有念罢，他们不敢抹一抹，也不敢动一下。他正在用可怕的噪音念着。从一个黑沉沉的犄角里，有个身上附了鬼的农民在瞅着他。那个人侧身躺着，拦腰被链子锁在墙头一根铁钉上。炕边一只酵面桶里，用一件旧法衣遮着的和好的面正在往上鼓起来。

“哦,你们有什么事啊?”涅克塔里问,朝两个来人转过脸去,摆动了一下花白胡子。他们熊倒不怕,麋鹿也能一个对一个地把它擒住,可是在他面前,不用说却羞怯起来了。斯乔普卡把刚才的事不太连贯地讲了一遍。彼得鲁什卡愧悔地随声附和着。

“原来是这样,”涅克塔里用柔和的嗓音说,“原来是你彼得鲁沙想用猎熊矛戳死那个士兵,你斯乔帕却害怕造孽?”

斯捷潘热情地答道:

“长老,我们已经钉了他们两个礼拜了。亚基姆那个该死的家伙对这一带很熟悉,他把他们径直带到了这儿。我们都已经琢磨过了……他们很谨慎,要不事情倒好办了:把那座小木房的门撑住,放一把火。我们做一次祷告,给他们行一个洗礼……那样做对他们有好处,对我们也有好处。——可是你瞧,就是没法儿那么干……像强盗一样把他们弄死吧——耶稣保佑我们……这一回,到底是魔鬼把我们迷住了……”

“难道我给你们祝福,是让你们去干这种焚化的事吗?”长老问。(那两个人愕然地瞅着他,可没有答理。)“看来你的祈祷一定很热烈,斯乔帕,——嗯,一定是这样吧!——把十个人一起搁在火里行洗礼?啊,啊!谁给了你这种权力?你瞧,魔鬼怂恿了彼得鲁沙,可你就战胜了魔鬼。嘿,神圣!嘿,权力!”

斯捷潘拧紧了眉头。彼得鲁什卡朝长老眨巴着眼睛,不太明白他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波尔菲沙,我亲爱的孩子,放一块火炭在香炉里,吹一吹,做一次祷告,”长老说道。瘸腿的波尔菲里把香炉从木钉上拿下来,一步一拐地走到暖炕那儿,将一块火炭放在松树脂上吹着;随后他把香炉递给长老,吻了吻他的一只手。他这只长长的手臂差一点让铮铮作响的香炉擦着地板,涅克塔里开始将烟吹在那两个人的脸上,接着又从侧面吹过去,后来又打他们的身背后绕了一转,嘴里叨念着,鞠着躬。随后他把香炉递给波尔菲里,从皮腰带上扯下一串编成辫条的念珠,往斯乔普卡的脸上狠狠地抽打,回头又往彼得鲁什卡的脸上抽打了一通。两个人跪了下去。他蠕动着发青的嘴唇,嘟嘟囔囔地说道:“傲慢,该死的傲慢!”火气越来越大,他抽打着他们的腮帮。那个

身上附了鬼的农民忽然响彻整个屋子地哈哈大笑，还动手扯着链子，如同看门狗一样扑着：

“抽打他们啊，抽打啊，老头儿！把魔鬼从他们身上打出来吧！”

长老有点累了，火气也消了，只是吃力地喘着气：

“你们过后就会知道这是为了什么，”他咳着说道。“跟耶稣走吧……”

那两个人小心翼翼地走出了禅房。月光已经模糊了，——祈祷所后面，黑魆魆的森林后面，天在破晓了。寒气很重。那两个人惘然地用手比画着：他们到底错在哪里？为什么？现在他们该怎么办？

“咱们赶的路很多，吃的东西可很少，”彼得鲁什卡悄没声儿地说。

“这会儿咱们怎么能问他要呢？”

“也许他会给咱们一点儿面包吧？……”

“咱们还是不要让他看见的好。不如就这么走了，再到别人那儿去。咱们打死一只松鼠来吃吧……”

……………………………………………………………………

安德烈·戈利科夫爬到了暖炕上，浑身的关节都在打颤。（长老在往祈祷所去的路上，曾经吩咐他不要敲铁板了，而且还不准他祈祷：“去吧，去把面包放到炉灶里去。”）一踏上那些热烘烘的石子，他那双挨冻的脚就作痛了；由于饥饿，他的头也在发晕。他俯伏着躺下去，用牙齿咬着褥子。为了不让自己嚷叫出来，他在心里不住地念着阿瓦库姆的经文：“人是脓水和粪便……我跟猪狗一起生活倒很好，它们跟我的灵魂一样发着臭气，发着恶劣的臭气。因为有了罪孽，我才发着臭气，如同死狗一般……”

那个身上附了鬼的农民，带着链子在犄角里动弹，说道：

“昨天夜里，老头儿又一个劲儿吃蜂蜜……”

这一回，安德烈没有向他吆喝：“别胡诌！”只是把褥子咬得更紧了。他再也没有力气来压制心里那个可怕的怀疑的魔鬼。这个魔鬼是在一件不太重要的事情发生以后钻到他安德留什卡心里来的。他们三人——涅克塔里和他的两个见习修道士斋戒了四十天，什么东西也不吃，只喝一点儿水，而且每次也只喝这么一小口。为了不让安

德烈和波尔菲里在念教观的时候有所动摇，他吩咐他们用克瓦斯润润嘴唇，用热水敷敷胸口。至于他自己，他说："这我可不需要，天使会用天国的露水来凉爽凉爽我的嘴唇的。"说也奇怪：安德烈和波尔菲里已经虚弱得连嘟囔一下也很勉强，只有一双眼睛总算还活着，他却仍然勃勃有生气。

后来有一夜，安德烈看见长老悄没声儿地从暖炕上爬下来，往瓦罐里舀了一匙蜂蜜，跟没有供过神的圣饼一块儿吃了。安德留什卡的四肢都发凉了：他仿佛觉得如果看见一个人在他面前被杀死，也要比看见这个光景好得多。他不知道该把他看见的事隐瞒起来呢，还是该把它说出来。到了早晨，他到底流着眼泪说了。涅克塔里简直连气也喘不上来了：

"你这只恶狗，你这个傻瓜！那是魔鬼，不是我。可你倒高兴起来了！那正是该死的肉体害了你的。为了一匙蜂蜜，你会把天国都出卖的！"

他动手用那根把瓦罐放进炉灶去的大炉叉殴打安德烈，还从禅房里追他到外面雪地上，光穿一件衬衫。经过这次事情，安德烈的思想总算平静了一个时候。可是禅房里只要碰巧没有别人，那个身上附着鬼的农民（从秋天起他就被锁住在这儿，在这样温暖的屋子里，谢天谢地）就会跟安德留什卡说：

"瞧，匙子里粘着蜂蜜，昨天晚上可明明是洗干净的。你舔舔吧。"

安德烈骂了那个农民一顿。第二天晚上，长老又把蜂蜜偷偷地吃了，而且像兔子一样细碎地咂着嘴唇。天一亮，大家都还睡着，安德烈便将那个匙子察看了一下，——果然给蜂蜜沾得腻稠稠的！而且还有一根花白髭须粘在上面呢……

他的心神给一重莫大的疑虑折裂了。是谁在撒谎？难道是他自己的眼睛在欺骗他，——匙子里的蜂蜜，唇髭上的花白毛发？（这根本不可能是魔鬼的毛发！）还是长老在撒谎？到底该相信谁呢？有过片刻工夫，他差一点要发疯了：一切都是混乱，一切都是绝望！涅克塔里经常反复着说："反基督者已经来到了世界的大门口，普天之下充斥着他的爪牙。而在我们的土地上住着一个巨大的魔鬼，他的极

限就是那最深的地狱。”真要是那样的话，那怎么能相信涅克塔里他自己不就是那个魔鬼呢？……用大炉叉来抽打你的脊背也正是魔鬼做得出来的事。一切都含糊不清，一切都像长着藓苔的沼泽一样极不稳固。剩下来的就只有什么也不想，仿佛一只挨了打的狗似的垂头丧气，而且要相信，用他的肚子来相信。可是如果他不能相信呢？如果他不能不想呢？思想，你总没法儿把它抑制，没法儿把它像蜡烛一样吹灭，——它是跟闪电的反光一般闪烁的。这样说起来，难道这也是从反基督者那里来的吗？难道思想就是反基督者的闪电的反光吗？一时间，安德烈的五脏六腑忽然都停止活动了：他往哪儿飞呢，他往哪儿走呢？他又渺小，又贫穷，又瘦弱……他只要能够扑在长老的脚边，跟他说声“教教我，救救我”就好了！可是他不能：他似乎老是看见那沾着蜂蜜的唇髭……他到这个隐修院来本想寻找一种宁静的生活，而他却找到了怀疑……

可是后来，安德留什卡的身体虚弱得完全没有了气力，思想也变得迟钝而且平静了。他把日常的挨打当作搔痒一般忍受了下来。长老对待他，一天比一天残酷。对待另外那一个，总是：“波尔菲沙，我亲爱的孩子，”可是对待这一个——即使对待牲口也不会这样毒打的。他只要能够离开就好了……可是往哪儿去呢？一点不错，杰尼索夫的确跟安德留什卡讲过这样的话（十二月底，他们把粮食用雪橇运到维戈隐修区的时候）：“跟我们一块儿生活吧；你就在装饰教堂上头出点力气。等冰融化以后，我派你到莫斯科去送货。我信任你。”安德留什卡拒绝了，——这不是他所企求的宁静与温存……他在心眼里看到：森林里一间禅房，溪边岩石上一个头戴尖顶软帽的矮小年迈的长老，对着他那个亲爱的见习修道士，对着那些从林子里走出来听他说法的野兽，对着那些停在树枝上的禽鸟，对着惨淡地照耀在孤寂的小溪那平静的水面上的北方的太阳，谈到天国的光明……而他找到的就是这种宁静！他心里从来不曾经历过这样的风暴，即使在那些暴风雪的冬夜他在基塔城的墙缝里发抖，听着射击军的冻结的尸体在互相碰撞，听着绞刑架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

那个附了鬼的农民朝安德留什卡俯卧在上面的暖炕瞅了一眼，便又开腔了：

"你在这儿不会有多少日子好活了,——你身体太虚弱。老头儿会把你打到坟墓里去,——你是梗在他喉咙里的骨头。唉,他是一个好用权势的老头儿,而且又骄傲。圣徒们不会让他睡觉的。他念《圣徒言行录》,随后就古怪地行动起来……要不是为了那难受的冬天,他会在一株松树里待上十年。而他把人们烧死,为的也就是这个道理,——喜爱权势!森林中的皇帝!……我看透了他,我的老兄,我比他聪明,老实告诉你……我比你们个个人都聪明。一点不错,我身上附着三个魔鬼……第一个是癫痫病,这是一个相当强大的魔鬼……第二个魔鬼是我懒惰……要不是懒惰,难道我会给锁住在这儿吗?……第三个魔鬼是我聪明得过分了,真是可怕!在癫痫病开始折磨我的前一天,哦,我什么都知道。我气愤极了,样样东西都叫我觉得讨厌……每一个人我全知道——他是打哪里来的,他是怎样的一个傻瓜,他指望着些什么……我故意胡言乱语,闹着玩儿……我咬着链子,满地乱滚,——真是可笑,他们居然都相信……那长老,他也瞪大眼睛瞅着我呢……我的老兄,他是怕我的。到了春天,我又要离开他走了……可是你,翁德留什卡,他会打得你肠翻肚裂,叫你有气无力。而且还很可能——在他下一次焚化的时候,你将是第一个被烧死的人……"

"唉,住嘴,请你别说了!……"

安德烈从暖炕上爬下来,洗了洗手,卷起袖管,打开那只盖着的酵面桶。在别的禅房里,和好的面里三分之一是面粉,三分之二是晒干研碎的树皮,可是在这儿,面团里却纯粹是面粉,而且酵发得很高。那个附了鬼的农民挺起身子来瞅了一眼。随后他扭着链子,连同铁钉一起从墙上拉出来了。安德烈大吃一惊,可是那个人却卷着袖管说道:

"没关系……这种事情我常做。等老头儿回来的时候,我又会把铁钉塞进去,待在那儿……"

他也把手洗了一洗,跟安德烈一起动手把面团搓成一个个圣饼,放进炉灶里。

"这里到底很烦闷,翁德留什卡……这会儿咱们要是有个女人就好了……"

"住嘴！……啐！（安德烈想画一个十字，来抵制这些个胡话，可是他的手指却被面团粘住了。）老天在上，我真要向长老申诉去了……"

"我会教训你怎么去申诉的……你这个傻瓜，你以为隐修区那些女人的肚子都是给风吹大的吗？在维戈隐修院里，有三十来个女人全像怀着牛犊的母牛……别看那儿表面上有多么严厉……"

"你这都是在胡诌！……"

"这种甜头，看来你好像从来没有尝到过吧，翁德留什卡？……"

"我到死也不愿意玷污我自己……"

"叫个丰满漂亮的女人进来，要她擦洗地板多好啊！她擦地板的时候，你坐在长凳上，你会热辣辣地冲动起来……比酒还要强烈……"

安德烈急忙把手指上的面团擦掉，走出禅房，到了外面的寒气里——想在那儿站一会……朝霞抹红了森林背后的大片天空，太阳眼看就要升起来了。雪地上的脚印里盛着颇有暖意的阴影，白糖似的雪堆伛偻着蹲在小木房旁边，大枞树梢头都发绿了。凄凉的歌声从祈祷所半开着的门里传出来。斯乔普卡和彼得鲁什卡又打安德烈面前跑过去，嚷嚷着：

"他们到这儿来了！把大门关上……"

……………………………………………………………………

阿列克谢·布罗夫金派亚基姆去跟分裂派教徒谈一谈，问问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一起有多少，为什么没有为皇上的一位军官打开大门。他把牲口留在森林里的路上，带着那些奉命在火枪里上了弹药的士兵，向隐修区走去。在那高高的木桩栅里面，积雪的屋顶在闪闪发光，祈祷所那有着八个尖头的十字架显出蓝漾漾的颜色，——从那儿仍然传出来凄凉的歌声，虽然作祷告的时间早已过去了。

亚基姆在边门上敲了好半天。随后他爬上木桩栅，朝四下里看看有没有狗，便跳进了里院。为了让人家看着害怕，阿列克谢戴了顶三角帽，还在羊皮短袄外面束了根佩着宝剑的腰带，——如果吓唬他们一下，说不定在这儿可以弄到几个人。看样子，政府官吏或是市政院的成员们都不曾走进这种密林深处来向分裂派教徒征收过双重的

捐税。时间在流逝。士兵们不时望望低挂在天空中的太阳,——从早晨起他们一点东西也还没有吃过。阿列克谢生气地用连指手套捂着嘴咳嗽着。

后来,亚基姆从木桩栅里面翻过来了。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我们很走运:涅克塔里在这儿……"

"怪不得这个老鬼的伙计不肯开门呢!我的士兵都冻坏了。"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大家都关在祈祷所里。你瞧,我遇见一个熟人——诺夫戈罗德的一个农民,他们把他用链子锁住在这儿……他告诉我,这批信徒一共有两百人,有些人当兵挺合适,可是要抓到他们却很难:长老要烧死他们呢……"

阿列克谢怀疑地、凌厉地瞪着亚基姆:

"烧死他们,你这是什么意思?谁准许他的?我们不让他这样做。人又不是他的,是皇上的啊……"

"就是这话嘛:在森林里,他就是他们的皇上……"

"别再胡说八道!(阿列克谢皱皱眉头,招呼那些士兵。他们不太愿意地走了过来,心里明白总有什么不平常的事情要发生了。)我们不想老是这么谈下去了。小伙子们,把大门捣开……"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还是小心点好。祈祷所周围净是草垛,里边还有麦秸、焦油和火药……要是我能想法把长老引到外面来,那就更好些。他自己一定也明白,劝说两百人去干那样一件事情可不是闹着玩的。对他表示一点敬意吧,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他是一个好用权势的老头儿,——那样你就可以和睦友好地达到谅解了……"

阿列克谢把这个多嘴的农民推开了,走到大门前面,试试这大门到底有多结实。

"小伙子们,去拿根大圆木来……"

亚基姆闪到了旁边。他眨巴着眼睛,好奇地瞅着,看看再会有什么事。那些士兵把大圆木晃了几晃,便往大门上冻着冰的方梁撞去。撞了三下,分裂派信徒那遥远的歌声就停止了。

……………………………………………………………………

"到祈祷所去……"

“我不去，我已经跟你说过了，甭管我！”那个身上附着鬼的农民闷闷不乐地一遍又一遍地说道。

涅克塔里上气不接下气，从庭院里走进来，胡子上沾着长长的一滴滴蜡泪。他那双翻白的眼睛，瞳孔眯成了罂粟籽一般的两条细缝：若不是为了想吓唬人，便是，说得更正确些，他自己已经魂不附体了。他逼紧着嗓子叫道：

“叶夫多基姆，叶夫多基姆，最后的审判已经来到了……拯救你的灵魂吧！只剩下一个小时，就要受到永世的苦难了……唉，可怕啊！你心里的魔鬼正在欢欣鼓舞呢！拯救你自己吧！”

“你自己去淹死在沼泽里吧！”叶夫多基姆嚷道，怒气冲冲地搔着头。“什么魔鬼？我心里从来也没有过魔鬼。你到傻瓜们面前去装腔作势好了！……”

涅克塔里举起皮念珠。那个附了鬼的农民伛下身子，拧紧眉头瞅了他一眼，弄得长老颓然沉落在长凳上，片刻之间，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大家一声也不吱……

“翁德留什卡在哪儿？”

“谁知道他，你的翁德留什卡在哪儿……”

“你这个该死的家伙，你已经没法儿得救了……”

“好吧，那你就不要来哭叫了……”

长老跳起身，想去看看那个见习修道士是不是为了担心自己的生命，躲到暖炕后面去了……就在这时候，撞击和拆裂的声音在外面庭院里响起来。

“他们在砸碎大门啦，”那个农民龇牙咧嘴地笑着说道。

涅克塔里还没走到暖炕那儿，就绊了一下，开始剧烈地发抖。他急忙赶到庭院里，长袍活像风篷一般鼓了起来。房门就这样敞开着。

“翁德留什卡，”那个农民唤道，“把门关上，天很冷呢。”

没有人答理。他把铁钉从墙上拔出来，一路咒骂着走过去，把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这儿没什么待头了。该走了。”

他朝暖炕后面瞅了一眼。那儿，在墙壁和暖炕之间的一条狭缝里，站着安德留什卡·戈利科夫，——脸色煞白，看样子他已经吓得丧

魂失魄了。他正在轻轻地打嗝儿。叶夫多基姆一把拉住他的手：

"你总不愿意死吧，是不是？如果你不愿意，那就用不着去死嘛：你没有火也行……把钥匙找出来，听见没有？老头儿把钥匙藏到哪里去啦？我要解开身上的链子。翁德留什卡！醒醒吧！……"

………………………………………………………………………………

个个人都跪在那儿。女人们在悄悄地抽泣，紧紧地搂着她们的孩子。男人们有的用起茧的手掌掩着脸，头发耷拉着，也有的出神地瞪着蜡烛的火苗。长老从祈祷所出去了一会儿。他们正在休息，——一连许多小时的法事已经使他们疲惫不堪了；他们全像小孩子一样听话，可是他还觉得不够……他用可怕的嗓音从布道坛上嚷道："那种温和的人，我要把他们从嘴里吐出去！我要那种热烈的人！我要……赶到天堂里去的不是绵羊，而是燃烧着的灌木！……"

要做到他所要求的事着实很困难：把他们的灵魂燃烧起来……在这儿的全是受伤害的人，他们摆脱了乡村中做不完的苦活，在那些村子里，农民不让改善自己一点处境，却像绵羊一般，身上的毛被剪个精光。他们到这儿来是要找个清静。沼泽的湿气把他们弄得浑身发肿，他们吃的又只是搀着研碎的树皮的面包，这些他们都不在乎：在林子里和田野上，他们毕竟做了自己的主人……可是很明显，没有人会白给他们清静。涅克塔里是他们灵魂的凶悍的牧人。他从来也不放松激起他们对世界的统治者——反基督者的仇恨。谁要是憎恨得懒怠些，他就会责罚他们，有时候甚至会把他们统统赶走。命令他们干什么，庄稼人从来都是服从惯了的。如果吩咐你把灵魂燃烧起来，那也一点没有办法，就得燃烧起来呗……

这一天，长老把他们折磨得特别厉害，看样子他自己也累得要死了……波尔菲里在唱诗班席位上，用与世隔绝的、高昂的嗓音念着。人们哈出来的水气，在圆屋顶的木板底下回荡。一滴滴水珠从天花板上掉下来……

长老出乎意外地马上就回来了。

"你们听！"他在门口高叫着。"你们听到反基督者的仆人吗？"

大家都听到撞击大门那沉甸甸的响声。他急速地大踏步穿过祈祷所，让长袍的下摆拂着人们的脑袋。他翘起胡子，摆一摆手，朝圣

像那熏黑了的脸鞠了三个躬。随后他回过头来向着那些信徒,样子非常狂暴,弄得小孩子都大声地哭起来了。他手里抓着一柄铁锤和一些钉子。

"我的灵魂,我的灵魂,起来,为什么还在瞌睡?"他喊道。"完了,末日已经来临……这个世界上,我们只剩下四壁以内的这一块地方了。让我们往上飞吧,孩子们……在火焰里。在神殿的上空。真的,我刚才看见天空中一个巨大的窟窿。那些天使正在向我们降落下来,孩子们,他们高兴着呢,我亲爱的人们……"

女人们抬起眼睛,哭了。有几个男人也吃力地哼哼起来……

"什么时候再会有这种机会呢?天堂就要落到我们的嘴里了……兄弟们,姐妹们!你们听,他们要撞开大门了……魔鬼的军队已经把这个普渡众生的小岛包围起来……在这些墙壁外面,只有黑暗和腥臭的旋风……"

他举起抓在手里的铁锤和钉子,大踏步走到了门口,三块木板已经准备在那儿。他吩咐人们帮助他,亲自动手把木板交叉地钉在门上。他呼哧呼哧地直喘着。大家惶恐地望着他。一个穿白色殓衣的年轻女人大声叹了口气:

"你要干什么?好心的人,亲爱的人,别这样干啊!……"

"一定得这样干!"长老嚷嚷着,又回到高高的布道台前。"一个基督徒怎能不愿意走进火焰里去?我们将被烧毁,可是我们会得到永生。(他停了一停,打了那年轻女人一个嘴巴。)你这个傻瓜!嗯,你有丈夫,有一所房子,有一只装满贵重东西的大躺箱……可是往后又有什么呢?还不是一座坟墓?我们一向总是怜恤你们,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现在可再也不成了……敌人已经在门口了……反基督者喝醉了血,骑着猩红色的野兽站在门外。他怒火冲天,手里拿着一只杯子,里面净是秽物和尿粪。他要把它当作圣餐来授给你们!当作圣餐!唉,可怕啊!"

那女人沉倒下去,把脸伏在两个膝头中间,哆嗦着,拼命喊叫的噪音越来越响了。其余的人把手指塞在耳朵里,抓着喉咙,免得自己也哭叫起来……

"走,到门外去!……(又传来了撞击和拆裂的响声)听哪!沙皇

彼得就是反基督者的肉身……他的仆人就要闯进我们的灵魂来了……地狱！你们知道什么是地狱？……那是大地上头一片空无所有的宇宙……深不可测的沉渊，黑暗和冥府！行星在它周围打转，那种严寒既非常难堪，又无法忍受……那儿有扑不灭的火焰……虫豸和硫磺！燃烧着的松脂……反基督者的王国！你们愿意到那里去吗？……"

他动手点蜡烛，从教堂的盒子里一把一把抓出蜡烛来，麻利地到处跑着，插到一幅幅圣像前面——走到哪儿插到那儿。它们那黄澄澄的光芒明晃晃地照彻了整个祈祷所。

"兄弟们！我们就要出航了……开到天国里去！……孩子，把孩子拉近一些，这里比较好——烟会使他们睡着的……兄弟们，姐妹们，欢欣鼓舞吧！……让我们跟圣徒一块儿安息吧。"① 他开始吟唱着，用臂肘把长袍弄得鼓了起来。

男人们眼睛瞅着他，胡子翘起着，跪着往布道台那里挪动，跟着他吟唱了。女人们也爬过去，用围巾遮住孩子们的头……

祈祷所的墙壁在震颤：拿什么东西从庭院里在打着门，钉着木板，还用一根木桩在撑起来。长老爬上一张小凳，将脸贴在门顶那扇小小的天窗上：

"不要走拢去……我们誓死不投降……"

……………………………………………………………………

"你是不是涅克塔里长老？"阿列克谢·布罗夫金问。（他们已经撞开院门，这会儿正砸着祈祷所的门。）一个老头儿的煞白的脸，从那扇长长的小窗里斜眼瞅着他。阿列克谢十分恼火地跟他说："你们这些人在里边是不是都疯了？"

老头儿的一只手好不容易从小窗里伸出来，用两根指头朝沙皇的军官画了个十字。墙壁里面，上百个嗓音在吟叹着："愿上帝复活！"阿列克谢便越发愤怒地说：

"不要对我挥动手指，我不是你心目中的魔鬼，你也不是我认为的神甫。所有的人都出来，要不我就把门砸碎。"

① 这是正教徒举行葬礼时唱的歌。

“那你们是些什么人呢?”老头儿用一种古怪的、讽刺的口气问。“你们干吗要到森林里这么个荒凉的地方来?”

“我们是奉有皇上圣旨的人,——我们就是这样的人。要是你们不服从,我们就要把你们统统绑起来,解到波韦涅茨去。”

没有一句回答,那老头儿的头就这样不见了。该怎么办呢?亚基姆绝望地嘟囔着:“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他们真的会把自己烧死的……”里面又在吟唱着《跟圣徒一块儿安息吧》。阿列克谢在门前踱来踱去,懊恼得直啧鼻子。哦,要是他走了会怎么样呢?消息就会传遍所有的隐修区,说是有个军官被赶走了。他除下手套,往上一蹿,抓住小窗的边缘,腾起身来。他看见无数支蜡烛热烘烘的亮光里,一张张蓄着胡子的脸惶恐地瞅着他,画着十字,咝咝地说着:“圣哉,圣哉,圣哉!”阿列克谢又跳了下来:

“再撞门……”

士兵们又撞了一下。随后他们等待着。这时从顶间窗子里爬出来三个人(其中斯乔普卡·巴尔明和另一个彼得鲁什卡·科热夫尼科夫是亚基姆认识的),两个人手里抓着猎弓,腰带里插着一支备用的箭,第三个人拿着一支火绳枪。他们爬到了屋顶上,朝士兵们望着。拿火绳枪的那个农民严峻地说道:

“走开,要不我们就要开枪了。我们的人可多呢。”

这种粗卤举动倒使阿列克谢·布罗夫金张皇失措了。如果他们是城里人,那倒没有什么可说的。偏偏这些都是土生土长的庄稼人,他知道他们是怎样的固执。那个拿火绳枪的人真是活脱儿像他那位已经死去的教父:两腿粗壮,腰带束得很低,胡子拉碴,眼睛好似一头熊……一个人到底不会向自己的同类开枪的。阿列克谢仅仅向他做了个威胁的手势。亚基姆就岔进来说:

“你叫什么名字?”

“嗯,人家叫我奥西普,”拿火绳枪的人很不乐意地答道。

“那么,奥西普,难道你没看见这位军官先生他本人也是不由自主的吗?为什么你们不跟他恳切地谈一谈,好好商量一下呢?”

“他想要什么?”奥西普问。

“给他十个或是十五个人去参军,还有,让我们的士兵烤一会儿

火。夜里我们就要离开的。”

彼得鲁什卡和斯捷潘蹲在屋顶的边上听着。奥西普寻思了大半天，才答道：

“不，我们不给。”

“为什么不给？”

“你们会把我们统统送回原来的村子里去，让我们受奴役。我们怎么也不会活着屈服的。我们要为古老的祈祷，为两根指头画十字的仪式而死。我们非说不可的话就是这几句……”

他举起火绳枪，往火药池上吹了下，从牛角里倒出一些火药，跨立在门高头，显得很矮壮。怎么办呢？亚基姆劝大家把这件浪费时间的麻烦事儿干脆放弃了：涅克塔里是折服不了的。

“他倔，我也倔，”阿列克谢答道。“弄不到人，我不走。把他们包围起来再抓人。”

他派两个士兵去把牲口卸下来，喂草料给它们吃，四个兵士到禅房里去烤火。其余的人都去担任警戒，不让有一滴水或是一点食物送进祈祷所去。白天快过去了，寒气越来越重。那些分裂派信徒在唱着安魂曲。彼得鲁什卡和斯捷潘在屋顶上坐了一会，嘟嘟囔囔地谈了一阵，心里明白这将是一件漫长持久的事儿。

“我们要小便了，”他们嚷道。“在屋顶上小便是罪过的，让我们跳下来吧。”

阿列克谢说：

“跳啊，我们决不会碰你们一下的。”

奥西普忽然朝他们吓人地晃了晃大胡子。彼得鲁什卡和斯捷潘稍微迟疑了一下，可是到底走到圆屋顶后面，往底下的麦秸里跳进去了。

涅克塔里长老明明也知道包围实际已经开始了。他两次把脸探到门高头的天窗那儿，瞪眼往暮色中张望。阿列克谢试着跟他商谈，可是他仅仅吐了口唾沫。后来从祈祷所里又一次传出来他那嘶哑的嗓音，压倒了唱歌声、祈祷声和孩子们的哭叫声。里面正在作着什么坏事。

在残晖完全消退以后，十个农民从天窗里爬出来，到了外面屋顶

上。他们都光着头，发疯似的摆动着胳臂，尖着嗓子叫喊：

“走开啊，走开啊！……”

于是他们大家动手急急忙忙地脱衣服，脱掉他们的短皮大衣，毡靴，衬衫，裤子……

“都拿去吧！”他们把衣服捡起来，扔给下面的士兵。“都拿去，你们这些压迫者！你们拿去拈个阄分了好啦。我们赤身裸体的给生下来，我们还是要赤身裸体的离开这个世界……”

他们个个都精赤条条，浑身冻得发青，往屋面上仆下去，把脸钻在雪里擦着，一面抽咽，一面号叫，随后跳起来，双手朝天举起，胡子上粘满雪花，又从天窗里爬回去。只有奥西普一个人还待在屋顶上。他用火绳枪向士兵们瞄准，不让他们走近门口……这些精赤条条的人叫阿列克谢看得大为惊奇。亚基姆对着门高头的小窗悲怆地喊道：

“可怜可怜那些小孩子啊，兄弟们！也可怜可怜那些女人吧！”

一阵哀号从祈祷所里发出来，声音不太大，可就是弄得人只想把耳朵塞起来。士兵们开始走拢去，神色都很严肃：

“中尉先生，事情看来不妙。让奥西普朝我们开枪好啦，我们一定要把门打开……”

“打开吧！”阿列克谢嚷道，咬紧了牙齿。

士兵们赶忙把火枪放下了，又去捡起那根大圆木。祈祷所的圆屋顶，上面一个十字架在苍茫暮色中勉强还可以看得见，忽然摇晃起来了。地面猛烈地震了一震，发出一阵爆炸的轰响声，一股空气直冲着他们的胸口。烟雾从屋顶底下的隙缝里往外冒，越来越浓，随即变成一片火焰……一个个火苗在木头中间舔着……

门在一下又一下的撞击之下松开的时候，有个脑袋烧焦、全身着火的人从里面冲出来，开始在雪地里如同蛆虫一般弯弯曲曲地扭着。祈祷所里面，冒烟的火焰在打旋，身上着火的人在到处乱蹦乱扑。火焰从地板底下蹿出来。四面堆着的麦秸早已都在冒烟了。

由于不能忍受的热气，士兵们都在退回来。要救人也一点没有办法。他们除下了三角帽，画着十字，有几个的脸上还挂着泪水。为了不要看见这种光景，不要听到这种野兽般的哭喊，阿列克谢走到了

被他们砸碎的大门外。他的膝盖在打抖，心里难过得想作呕。他靠在一棵树上，坐下去了。他把帽子摘下，让脑袋凉一凉，捞一把雪放在嘴里。这股烤人肉的气味，却没有地方可以避开。

他忽然看见三个人在近处走着，他们的脚深深地陷在被映红的积雪里。有一个落在后面，好像在绞着双手，望着一个个火苗从森林高头隐修区上空那一团团翻滚的浓烟里卷起来，暴风雪似的一阵阵火星往上直蹿……另一个仿佛身上附着鬼的人，一把抓着一个老头儿的胳臂，那老头儿身量矮小，胡子很长，长袍外面罩着一件没挂面的羊皮短大衣。

"他想逃了，这狗崽子!"那个仿佛身上附着鬼的人把老头儿拉到沙皇的军官面前，嚷道。"应当把他撕成粉碎！……他是打地下室一个出入口从火里爬出来的……他要把翁德留什卡和我一起烧死，这个该死的魔鬼！……"

……………………………………………………………………

九

沙皇诏告：

按照所有基督教国家之惯例，计算年代不以创世之日、而以基督降生八日以后开始，因此新年不始于九月一日，而始于一七〇〇年一月一日。作为此一良好开端与新世纪之标志，新年来临时应欢欣鼓舞，互相祝贺。要道与通衢两旁之门前与屋畔，均须用松树、云杉、璎珞柏或其树枝加以缀饰，可以市梢药房附近之商场所作者为榜样。家境清贫之人，亦应在大门上端置一小树或一树枝。凡任公职、服军差、做买卖之人，更须在庭院中发射小炮或火枪，燃放火箭，多少不论，并应张灯点烛。至于小户人家，亦应纠合五、六小户，共将一废弃之焦油桶，盛以麦秸或枯枝，燃烧庆祝。市政院前，诸商人不妨斟酌情形，发射礼炮或施放烟火……

……………………………………………………………………

这样的钟声，在莫斯科已经好久没有听到了。大家都说任什么事阿德里安总主教都不敢跟皇上顶一句嘴，为这次打钟他特地拨给圣堂工友们一千卢布和五十桶供总主教饮用的强烈的淡啤酒。那些打钟的工友在大的或小的钟楼上，简直是用龙飞凤舞的姿态在打着的。莫斯科给人啊马的烟雾和热气笼罩了起来。冻着冰的雪地在雪橇底下尖利地吱吱作响。树木被浓霜压得全弯下来了。通宵开着的小酒店，给裹在一团一团的烟气里。太阳从烟霭后面升起来，在篝火旁边卫兵们那些宽阔的月牙斧上闪烁着殷红的，奇幻的光芒。

透过这一阵阵钟乐，整个莫斯科都听得到噼噼啪啪的枪响和深沉的大炮的吼声。几十辆雪橇飞也似的疾驰过去了，上面挤满着喝醉了酒的、化了装的人，脸给油烟涂得乌黑，反穿着皮袄。他们跷起腿，挥舞着酒瓶，呼喝着，发疯似的乱转，当雪橇往斜刺里滑溜着的时候，他们便成堆地跌倒在那些被钟声和烟雾弄得发愣的普通老百姓的脚边。

直到主显节[①]为止，整整一个星期，莫斯科都在喧哗笑闹。有些地方起火了。幸亏没有风。许多强盗从邻近的森林里赶到了莫斯科。一看见什么地方积雪的屋顶上冒起烟，这批坏蛋就乘着雪橇冲过去，他们罩着风干了的绵羊面具，戴着丑角的尖顶帽，砸开大门，闯进燃烧着的房子，把所有的东西统统抢走和捣毁了。有些人给抓走了，有些人被人群踩死了。有谣言说，强盗头子叶斯梅尼·索科尔本人也在莫斯科游荡作乐呢。

皇上带领他的亲信，带领"公爵教皇"、老放荡鬼尼基塔·佐托夫，带领那些穿着装有猫尾巴的大辅祭法衣的"群乐会堂"[②]的大主教们，走遍显贵们的府邸。他们虽然都已经酒醉饭饱，可还是像一群蝗虫那样猛扑下来，——与其说是吃喝，还不如说是糟蹋东西，而且大

① 旧俄历一月六日。

② 又名"醉僧会堂"，是当时莫斯科一个出名的娱乐团体，其成员成分十分复杂，三教九流，无不收纳，每人在"堂"内都占居一个教阶。大主教是最高教阶。彼得也参加了这个团体，他的教阶是大助祭。这里写的就是该团体的典型活动细节。

声吟唱赞美诗，在桌子底下拉屎撒尿。他们把主人灌醉到惊人的地步，随后又到另一家去。为了免得第二天又要从各个地方集合拢来，他们就在随便哪家躺下来睡一晚上。他们在莫斯科全城寻欢作乐，从这一头闹到那一头，向每一个人祝贺新年和新世纪的开始。

安静的、敬畏上帝的城里人在愁闷中熬过了那些日子，大家都不敢走出大门。他们不了解这种种的疯狂行为到底为的是什么。是不是魔鬼暗中唆使皇上弄得人心惶惶，把古老的习惯——他们生活的主心骨统统打破？……他们的生活虽然艰难，但是大家都老老实实，珍惜每一个戈比，而且也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可现在才发现一切都不对头，一切都跟他们不合适了。

那些不承认四个尖头的十字架、不承认用三个指头画十字的人，聚集在地窖里做通宵的祈祷。于是大家又窃窃私议起来，说是他们只要熬到谢肉节就好：在礼拜六到礼拜天的夜里，最后审判的号角就会吹响了。布罗纳郊区出现一个人，他把人们集合在一间澡房里，滴溜溜地转圈子，用手掌打自己的嘴巴，拖长着声调喊道，他是“万军之主”，手舞足蹈，后来就倒在地上，口喷白沫……另外又有一个人，毛发蓬松，赤身裸体，狰狞可怕，出现在人们面前，手里拿着三把拨火钩，含含糊糊地预言有发生灾祸的危险。

皇上的第二道圣旨在基塔城和白城的城门口钉出来了：“领主、朝臣、官吏、录事与商人，今后一律须穿戴匈牙利服饰，概无例外，春天来临，寒意减退以后，应穿萨克森长襟衣。”

这些长襟衣和帽子都挂在钩子上。守卫这些东西的士兵，全说要不了多久，所有商人们的妻子，射击军的妻子，市郊妇女，牧师太太和教堂管事的妻子，都将奉命不戴帽子，穿外国式的短裙，衣服里头用鲸鱼肋骨束在腰里……一群群人腼腆地站在城门旁边，心里怀着模糊的恐惧。他们嘟嘟囔囔地传播着，说是拿着三把拨火钩的那个大家不认识的人，曾经把粪便抛在钩子上挂的一件长襟衣上，嘴里喊道：“要不了多久，就要不准你们讲俄国话了，你们等着吧！罗马教和路德教的牧师们就要来给全国人民重新施洗礼。城里人将被交给外国人去作终身的奴隶。莫斯科将改用一个新的名字——魔鬼城。古书上已经透露出来：彼得皇帝是丹麦这个支系的犹太人。”

这样的谣言怎能不相信呢？主显节前夜，商人列维亚金的伙计忽然顺着一排排店铺跑过去，报告那刚才发生的、为了从反基督者手里赎救这个世界而作的伟大而可怕的牺牲：在维戈湖附近，几百个分裂派信徒把自己活活地烧死了。天空在大火上空裂开，显出来一片玻璃似的苍穹和一个由四匹野兽驮着的宝座，宝座上坐着天主，左边和右边各有十二个长老，周围有许多小天使，——“用两个翅膀飞着，用两个翅膀掩着他们的眼睛，又用两个翅膀遮着他们的腿。”一只鸽子从宝座上飞下来，大火熄灭了，从燃烧的地方腾出一股香气。

在驿务政厅里，有个身材和相貌都很平常的人，离去时让一封信掉在地上。大家喊住他：“喂，东西掉啦！”可是他吃了一惊，撒腿就逃，消失不见了。这封封得好好的信上写着：“圣上亲启。”秘书官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苏斯洛夫好容易把一双发抖的胳臂伸进皮大衣的袖管里。他威胁车夫说要剥掉他背上的皮，飞也似的往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驰去。

在皇宫门厅里守卫的军官，鄙夷不屑地朝这个秘书官从秃顶一直打量到镶着兽毛的精制山羊皮靴：“你不能觐见皇上。”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心里焦急，气力也没了，便在一张长凳上坐了下来。这里人头攒聚：骄横的军人，俄罗斯人——个个都是大个儿，宽肩膀，健壮得跟公牛一样；外国人——身量比较小些，可是脸色都很和悦（有很多可怜虫因为愚蠢和酗酒最近被撤职了）；从弗拉基米尔、雅罗斯拉夫尔和奥廖尔来的精明的能手、企业主和商人；两个并排坐着的世家出身的领主，一个脑袋给包扎着，另一个一只眼睛下面有个乌黑的伤痕：他们是吵闹过后各自赶来叩头求告的；一个外国人，双手反抄在背后，对谁也不看一眼，正在踱来踱去，他有一张温良的、饥饿的脸，戴着一副眼镜，穿着一件短短的深棕色外衣，披着一头线织的假发：这人是个数学家，又是化学家，又是永动机（一架永远会转动的水车）和铜人（一个会下跳棋、会很自然地排泄出烧酒或是啤酒的机器人）的卓越的发明家。这位数学家给沙皇提供了一百多种足以使俄罗斯国家富裕的专利品。

尼基塔·佐托夫喝得醉醺醺的，带着一个胖得少见的人，踉踉跄跄地从外面走进了门厅：“不要害怕，他喜欢奇形怪状的东西，他会叫

你们发大财呢。”“公爵教皇”把这个大胖子往皇上的寝宫拉去。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给满腔履行职务的热忱弄得愤激起来，便走到那个守卫的军官面前，冲着他的脸结结巴巴地说：“有人造反！”[①] 门厅里马上静下来了。那军官挺一挺身子，短促地抽一口气，拔出宝剑：“跟我走。”

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把信递交在皇上本人的手里(彼得正在头痛，他不耐烦地蹙皱着眉头，接见了这个秘书官。)，当场被拆开了，这封信是由彼得·彼得罗维奇·舍列梅季耶夫公爵的一个家奴阿廖什卡·库尔巴托夫署名的。把这封信匆匆地看了一遍，彼得用手指抓着下巴颏说：“嗯！”随后他又把信念了一遍，将脑袋往后一仰：“哈！”他把这个苏斯洛夫给忘了，性急地大踏步走进了膳殿，他的亲信们正在那儿纳闷地等着开饭。

“大臣先生们！”彼得的眼睛明亮了。“我养活了你们，给你们喝得那么多，可是你们对我有多少好处啊？……瞧这个！(他把信一扬)一个穷人，一个奴隶，倒出了个了不起的好主意！可以使国库充盈……费多尔·尤里耶维奇……(他向正在轻轻地打鼾的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转过脸去)下道命令，马上去把库尔巴托夫找来，带到这儿。他没来，我们决不坐下来吃饭……就是这么回事，大臣先生们：我们应当发售印着鹰徽的纸，供人们订契约用，印着纹章的纸，供写状子用，售价从一戈比起到十卢布为止。明白吗？没有钱打仗吗？这就是钱，这就是钱啊！”

---

① 这是俄罗斯于一七六二年前向当局告密时的用语。

第　三　章

一

天还没有亮，满屋子的门却早已在砰砰地碰着，楼梯在嘎嘎地响着了，——婢女们正在把篮子、包裹和旅行箱拖到外面庭院里。罗曼·鲍里索维奇公爵就着一支油脂蜡烛的光，在一张胡乱摆开的桌子边吃早饭。他每喝一口白菜汤，总要不满意地扭过头去：

“阿夫多基娅！……安东妮达！……奥莉加！……啊，天哪！……”

他把肚子稍微腆起一点，伸出手去拿一个酒瓶。大管事也跟别人一样，已经不见了。哦，你听，——有人从楼梯上倒栽下来了。

“轻声些，你们这些魔鬼！……主啊……”

安东妮达疯疯癫癫地跑进来，蓬着头，穿着她母亲的旧皮大衣。

“安东妮达，坐下来，吃点东西吧……”

“噢，爸爸……”

她抓起一条绒毛围巾，又跑到外面门厅里去了。罗曼·鲍里索维奇东张西望，想再找一点什么东西吃吃。楼上(就在那间正房里)，她们正在地板上拖着什么东西，随后翻倒了，一阵尘灰便从楼板缝里扑簌簌地撒下来。她们究竟在搞些什么呢？在拆房子吗？……他摇了摇头，捡了一点鲟鱼。

阿夫多基娅公爵夫人走进门来，——又是皮大衣，又是御寒的围巾——往墙边一张威尼斯椅子上噗地一声坐下了。她惊吓得拉长着脸：有生以来她离开莫斯科仅仅有过两次：一次是去圣三一修道院，一次是去新耶路撒冷。而现在，却突然来了这么一次长途的旅行，而且又是这么仓促……

“为什么你这会儿就把这种围巾都围上了？快把它除掉，吃点儿

东西。在路上吃东西只会招来麻烦。”

“罗曼·鲍里索维奇，我们是不是要出远门啊？”

“到沃罗涅什，孩子她娘。”

“老—老—天爷！……”

她没有眼泪，嘤嘤地呜咽着。从楼上传来奥莉加的尖利的嗓音：“妈妈，您把假发放到哪里去啦？”阿夫多基娅仿佛树叶一般，轻轻地从椅子里刮起来，吹到门外去了。

唯一使罗曼·鲍里索维奇得到安慰的是：他知道这样的骚动，眼下莫斯科到处都有。前天，“公爵皇帝”——京师的当家人和骇人的怪物宣读了皇上的圣旨：市政院官员率同他们的妻子儿女，重要商人以及外侨区的知名人士，都须前往沃罗涅什参加“Predestination”①的下水典礼，这条战舰之大，即使在国外也十分少见。命令还说，趁积雪还没融化，得赶快动身，因为春季的泥泞时期快要来到，雪橇道就要不能通行了。

虽然费了不少力气，罗曼·鲍里索维奇到底也开始懂得了一点政治。正月里，那几天热闹的节日过去以后，叶梅利扬·乌克兰采夫大使从君士坦丁堡寄来了几封信：土耳其人快要同意签订永久和约，不过还要求作一点小小的让步，以便平息激愤的人心，而叶梅利扬·乌克兰采夫甚至已经促使他们接受这样的见解，那就是我们对卡尔洛维茨会议的基本准则非常坚持：“谁占有了什么东西，就让谁保持下去。”可是后来，帝都方面忽然变了卦，有个敌人干预了双方的谈判，土耳其人竟然提出比开初更为毒辣的要求：归还亚速和卡兹克尔马城，连同第聂伯河沿岸的市镇，恢复莫斯科对克里米亚汗的进贡。至于圣墓，他们甚至连提也不愿意提。

一听到这个消息，彼得就赶到沃罗涅什去。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用白桦树枝做的浴帚赶跑了节日酒宴的残余影响，便乘着一辆豪华的马车，往那些有名望的商人家走了一转。他跟他们恳切地说：“你们一定要把我们搭救出来。如果到了春天我们不能用一支强大的舰队去吓唬一下土耳其人，那就休想过太平日子。所有开创的事

① 英语：命中注定。这里是一艘战舰的名字，后面译为“命定号”。

业都会化为乌有。”

列夫·基里洛维奇呢，他噙着眼泪跟克里姆林宫里的高级官员们说：“我们能忍受这种耻辱吗？我们能像从前那样向克里米亚汗纳贡，每年春天听凭鞑靼军队侵入我们最肥沃的土地吗？我们能长此忍受土耳其人和天主教徒对圣墓的污辱吗？正如在米宁和波扎尔斯基[①] 的时代一样，我们必须把什么东西都拿出来，为了建造一支伟大的沃罗涅什舰队。”

造船公司又不能不把腰包解开了。战争快要临头的不祥的谣言在莫斯科传开了：据说全世界差不多都已经武装起来。像耗子一般在莫斯科钻进钻出的外国人，把谣言散布到全欧洲去，说是莫斯科已经不像从前那样是个真正基督教的安静的住处，而是挤满了士兵和大炮；说是年轻的沙皇骄矜狂妄，他的那些谋士又是胆大妄为……照他们看来，莫斯科简直想铤而走险呢……

最近在克里姆林宫里，罗曼·鲍里索维奇凭一时的热劲，答应了为那已经动手修建的大海船“命定号”供应一年的军需。他激愤地鼓起腮帮，脸色发紫，当着列夫·基里洛维奇的面嚷道：“必要的时候，我一定亲自跨上战马，可决不能让皇上蒙受耻辱。”即使在那天夜里，擎着一支蜡烛走到一间秘密的地窖里，掘开犄角上一方潮湿的泥地，挖出一个瓦罐，一戈比一戈比地数出一百五十卢布，给公司作为他的股份，即使在那个时候，他独自一个在地窖里，就着微弱的烛光抚摩着每一个戈比，也没有让自己心里兴起一个叛逆的念头。布伊诺索夫公爵已经不是从前那个人了，——他们使他养成了文明的习惯啦。

他已经把心里那些叛逆的念头抑制下去，将它们牢牢地锁了起来。正是因为有了那样的念头，雷科夫公爵才会失宠被黜，眼下只好住在自己的村子里。那个傻头傻脑的公爵斯捷潘·别洛谢利斯基，有一次在“公爵皇帝”的筵席上喝醉了酒，嚷道：“什么，连我在睡梦中随心所欲地思想，你居然也不准？他们把我的腮帮给刮光了，我也穿起了法兰西式裤子，可是我的灵魂啊……”他把拇指夹在食指和中指中

---

① 米宁和波扎尔斯基是俄罗斯国难时期（1598—1613）的民族英雄，曾组织并领导民军，抵御波兰的侵略，从波兰武装干涉者手中解放了莫斯科。

间，做了个侮蔑的手势。“公爵皇帝”光是冷冷地笑了笑。第二天，斯捷潘公爵就奉到敕令，放到波斯托泽尔斯克当总督去了……

罗曼·鲍里索维奇还是有足够的头脑的，可就是不知道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头脑才跟得上彼得皇上那些怪念头。好像即使在夜里，他也会搔搔痒，不让人家安静似的。全莫斯科都得飞快地赶到沃罗涅什去……干吗啊？要在寒碜的农村小木房里，躺在长凳上，大家挤在一起，又没有什么东西吃吗？要跟水手们一块儿喝伏特加吗？再说，干吗又要大家非把娘们儿带到那边去不可呢？主啊……

罗曼·鲍里索维奇又喝了一杯酒，来麻醉那极其痛苦的心神。晨曦从窗子里透进来了。寒鸦飞过来停在窗下光秃秃的树上。不管皇上怎样扰乱我们的宁静，绿莹莹的晨光却还是跟祖先们的时代一模一样，而云朵也一样地在教堂穹顶后面红彤彤地显现出来……罗曼·鲍里索维奇暗暗地呻吟了一下，没有张开嘴唇。他可以听到雪橇的铃铛在庭院里丁当作响，马夫们在套车时候吆喝牲口……

一家人乘着两辆轿式雪车出发了（另外三辆雪橇装着家用什物和家禽）。雪橇的铃铛愁闷地响着。到科洛姆纳去的路已经给踏出来了，可是一路都是坑坑洼洼。每一俄里都有一根红色的柱子立着，柱子和柱子之间长着一棵棵新栽的白桦。安东妮达和奥莉加数着柱子和桦树（没有别的办法来消磨时光，一路上只看见在三月的太阳底下闪烁的、雪面上冻结的硬冰壳和远处一个个深棕色的小丛林。）。姑娘们还拿停在路边树上的乌鸦来占卜她们情场的命运。在第二辆轿式雪车里，罗曼·鲍里索维奇把肩膀压在阿夫多基娅公爵夫人身上，呼呼地打着鼾，雪车打一个坑洼上跳过去的时候，他便动一动嘴唇。旅途很平稳。

他们打算在离莫斯科五十俄里的乌里扬尼诺村停下来喂一喂马。草房顶还没从凹地里露出来，就有一乘高大的皮篷马车，套着六匹栗色马，由两名骑马的侍从卫护着，打布伊诺索夫家的车队旁边疾驰过去了。一个懒洋洋的美人，裹着黑貂皮，从玻璃窗里漫不经心地望着那几个好奇地乱动着的姑娘。

“蒙斯家的女人，蒙斯家的女人！”安东妮达震惊地嚷道，把颈脖从她母亲的皮大衣里探出来。“奥莉加，你瞧，还有一个男人家跟她

在一起呐……”(马车飞也似的赶过去的时候,里面确实闪现出一张刮光的脸和帽子上的金饰缘。)

“那是柯尼泽克啊;要不是他,叫我的两个眼睛瞎掉!”

安东妮达把一双戴着手套的手往上一伸:

“你赌什么咒?……唉—哟—哟,那个不要脸的东西……”

“可你好好地想想吧……她是一匹牝马,一个德国女人嘛……全莫斯科都在私下议论柯尼泽克,只有皇上一个人才瞎了眼睛呢……”

“应当把她拉到广场上去抽一顿鞭子……”

“她一定会有这样的下场……”

村子里,几乎每一家场院上都停着一个车队,从敞开的大门里可以看见领主们的轿式雪车。村里的女人在满是畜粪的雪堆上跑着捉鸡。罗曼·鲍里索维奇正在生阿夫多基娅的气:

“看你做的那种傻事,起身上路前的准备,——天光没亮,我们照理应当就动身的……现在要歇一歇脚也找不到一家院子了……”

他吩咐把雪橇赶到皇上的驿馆里。那一年,从莫斯科到沃罗涅什,每一段驿程都修建了这样的驿馆,——有四扇窗和五级通往正门的台阶。这些驿馆的管理人员奉命储备食物和饮料,而且在严厉的威胁下还得提防蟑螂(因为皇上挺怕这种农舍里的虫豸)。

管理人员佩着宝剑,戴着假发,冲到台阶上,对这些刚来到的人摆着手:“人满了,人满了,你们不能停在这儿了。”罗曼·鲍里索维奇威风凛凛地把他往旁边一推,走进了门厅,后面跟着公爵夫人和两个姑娘。管理人员在他们背后没奈何地咝咝地嘀咕着。事实上,那两间上房——门厅的左厢和右厢的确已经挤得走也走不进去了。皮大衣、毡靴、帽子和宝剑,一叠叠堆在地板上,婢女们忙得团团直转,还有一股白菜汤的味儿。

“爸爸,这儿是供更上层的人们来歇息的,”奥莉加嘟囔说。

他自己也明白他们应当不声不响地退出去。可是忽然间,从戴着假发的贵人们发出喧声笑语的右边厢那间上房里,有个德国嗓子用俄国话说道:

“奥莉加郡主,安东妮达郡主,请过来跟我们一块儿进餐吧。”

那些戴假发的人让了路。坐在摆满酒菜的桌子旁边的原来是安

娜·蒙斯，她穿着红裙衣，戴着旅行帽，举起一只高高的小玻璃酒杯，转过头来，笑眯眯的，邀请她们过去……几位男客：萨克森大使柯尼泽克、瑞典驻莫斯科公使克尼佩尔克龙的侄子——卡尔·克尼佩尔克龙，还有这两个姑娘不认识的一个法国人，都扑过来帮两位郡主脱大衣。“啊，我们自己来脱，我们自己来，”两个姑娘便急忙把她们母亲的旧皮大衣脱下了，往一堆别人的皮大衣上一撂。（“你等着吧，妈妈，我们不会忘记你教导我们的那种羞耻心的。”）她们给男客们挽着手走进去，茫茫然地行了个屈膝礼……

一个头发深色、眼睛挺大的小孩子，微微地张着嘴，坐在一张长凳上，背对着满是水汽的窗子。他那虚弱的脑袋往一边肩膀上耷拉着，疲乏地瞅着那些个儿高大、脸色红润、保养得很好的大人们，他们的谈话和哄笑简直把他的小耳朵都给震聋了。他穿着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翠绿色长襟衣，腰带上挂着一把小军刀，套在白色软毡靴里的两条腿还碰不着地板。

罗曼·鲍里索维奇刚跨进门槛就在哽咽了，这会儿虔虔诚诚地走到那个十岁的小孩子面前，双膝下跪，让额头触着地板，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恳求皇储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太子殿下准许他吻一吻他的手。

“给他，阿廖申卡，把手伸给他啊，”腮帮红扑扑的长公主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用清脆悦耳的嗓音高兴地说。（从叶夫多基娅皇后被送到苏兹达尔去了以后，亲姑母纳塔利娅就代替他母亲带领他。）

阿廖申卡慢慢地朝她扬起眼睛，听话地把一半给花边袖头遮着的手指向罗曼公爵伸出去。他把两片厚厚的嘴唇贴在这只手上。太子想要把它缩回来，——奥莉加和安东妮达按照古礼把裙子在他面前抖开，那几个大个儿的男客晃动着假发，跺一跺脚，跟布伊诺索夫家一起行着礼，——他那双深色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来，到我这儿来，阿廖申卡！……嘿，这么多的人叫你受不了啦，”纳塔利娅，——丰满的胸脯，浅色的头发，跟她哥哥一样的圆圆的脸蛋，一边腮帮上有个爱笑的酒涡，——把孩子拉到了身边，拿绒毛围巾的一端将他遮起来了。“没关系，等你长大了，你自己也会叫人家害怕的……是不是啊，阿廖申卡？”长公主吻了吻他的太阳穴，从

盘子里拿起来一块很好看的蜜糖饼干，用她那漂亮的牙齿咬下了一角，递给太子。“郡主们，你们坐下来吃吧……还有你，罗曼公爵，暂时跟那些男宾们站一会儿，等我们吃好了再请你们吃……”

桌子旁边，除了纳塔利娅和安娜·蒙斯以外，还坐着一个身材颀长的少妇，有着一张聪慧的、略带黄色的脸，跟皮肤一样颜色的眼眉和睫毛。她那亚麻色的头发，梳成一个紧紧的发髻堆在头顶上。她早就吃好了，把盘子和喝了一半的酒杯推在一边，带着微笑，正在把彩色的绒线用钩针急匆匆地编结着什么。这是沙皇彼得的朋友——阿马利娅·克尼佩尔克龙，瑞典公使的女儿。

“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请您把那甜蜜的小脸儿转过来，”她用俄国话温柔地说道，把她正在编结的东西贴到那小孩的颈脖上。“啊！……很快您就可以戴上这条围巾了……”

那小孩子笑也不笑，却把他的腮帮往她那只差不多跟男人家的一样大的手上擦着。安娜·蒙斯笔直地、谦恭地坐在那儿，娇媚地动了动嘴角，也用俄国话说道：

“太子在雪车上给颠簸得发晕了。可是我们大家都相信，太子是一个勇敢的士兵……他佩着那把小军刀，模样儿可多威武啊！……”

那小孩子从姑母的臂肘和绒毛围巾底下，狠狠地瞅着这个白净脸儿的德国女人。站在椅子背后的男客们，便开始断定太子确实已经显示出英勇的种种迹象。

“亲爱的太子，我们的小皇爷……”罗曼·鲍里索维奇突然叫了起来，他挺直背部，曲着膝盖，直瞅着那个小孩子的脸。“骑上你的骏马，拔出你的利剑，砍杀我们敌人那无可估量的军队……保卫我们正教的俄罗斯，——它在世界上是孤独的，亲爱的太子……”

他想吻一吻那孩子的头，可是不敢，便在太子的肩膀上亲了一亲，随后他站起身来，揉了揉腰，十分洋洋自得……不知为什么，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惶恐地瞅着他。安娜·蒙斯耸了耸肩头，倨傲地笑了笑，说道：

“罗曼公爵，谁把您惹得这样怒气冲冲的？照我看来，除了土耳其人，我们什么仇敌也没有，——即便跟他们，我们也还在寻求和平呢……一点也看不出来会发生什么战争啊……”（她圆滑地朝阿马利

娅·克尼佩尔克龙瞟了一眼)

“瞧你说的,安娜·伊万诺芙娜娘娘……道路一干,我们就会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远征……我们招募兵员,而且用列日的火枪来装备他们,决不会没有用意的……决不是闹着玩儿的……”

阿马利娅·克尼佩尔克龙把编结的东西放下来,愕然地睁大眼睛,抿拢嘴唇,脸也拉长了。男客们你瞅瞅我,我看看你,听着布伊诺索夫一个劲儿在吹嘘,添油加酱地描摹着正在进行的军事部署。萨克森大使柯尼泽克大惊失色,从坎肩里掏出一个鼻烟壶,递给罗曼·鲍里索维奇,可是公爵不耐烦地将它推开了。

“不,不,安娜·伊万诺芙娜娘娘,全莫斯科都在谈论这件事呢。我们正在准备……我们要挺起胸脯,为我们利沃尼亚那些古老的领地……”

听到这里,柯尼泽克往罗曼公爵的脚上踩了一下。纳塔利娅长公主气得满脸红涨,向他喝道:

“不要胡说八道!……什么战争不战争,你准是在做梦。看来你昨夜的酒还没有醒吧……”

她扶着阿廖申卡的肩膀,走到花粗布的帏幕后面,劈柴在那儿一只火炉里毕毕剥剥地爆着。安娜·伊万诺芙娜跟着长公主也从容不迫地走出去了,后面还有奥莉加和安东妮达;隔了一会儿,阿马利娅·克尼佩尔克龙也走了(她脸上还带着惊诧的神色)。男客们便往桌子边坐下去。谁也不瞅罗曼·鲍里索维奇一眼,好像根本没有他那个人在场似的。他知道自己已经使他们不高兴了……可是怎么会使他们不高兴的呢?难道为正教俄罗斯鸣不平都不成吗?难道在外国人面前,俄罗斯人就不应当开口吗?他皱了皱眉头,望了望桌子。菜已经端上来了。只有桌子尽头最末了的一个座位还空着。像傻瓜一样等着人家来请他,这才丢人呢。滚你们的!……罗曼公爵一扭头走进了门厅。阿夫多基娅公爵夫人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一堆皮大衣旁边的椅子里……

“你干吗像一个使女那样等在这儿啊?”

“他们没叫我到客厅里去嘛,孩子他爷。”

“他们没叫你去!……唉,你这个蠢女人……你竟忘记了自己的

门第啦……咱们到另外那间客厅里去……”

酒醉饭饱以后，罗曼·鲍里索维奇这才平静下来。也许他在太子和长公主面前，冒冒失失的话确实说得太多了……上层的人总是小心眼儿，特别是当着外国人的面。哦，那也没关系，——跟一个老年人他们总不会太计较的……

下午，罗曼·鲍里索维奇斜倚在轿式雪车里，又吃力又困倦，打着哈欠，把靠背的地方揉得和软些，就这样无忧无虑地睡熟了，解冻后的三月的和风吹拂着……他的良心也许会不安吧，可是不，他觉得很平静，——在皇上驿馆里发生了这么一件明明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他怎么能料到随后会招致不愉快和不平常的后果呢？

……………………………………………………………………

在到达沃罗涅什以前，他们毕竟还吃了不少苦头。要不是刮起一阵寒风，带来一场暴雪，他们早已在哪一个渡口给淹死了。为了急着赶路，他们抛下了自己的牲口，雇了一些驿马。越是逼近顿河，他们发现沿路村子里的农民越是桀骜不驯，那些人活像野兽一般阴沉沉地瞅着他们，而且只有在吆喝以后才肯除下帽子。为了向每一个驿站要马，罗曼·鲍里索维奇把嗓子也喊哑了。他亲自走到农民家里，一把揪住农民的胸脯，摇着说道：“你知道你是站在什么人的面前，你这个狗崽子！……我叫你们倾家荡产！”

那个农民怒气冲冲地咬紧牙关，晃着脑袋；暖炕上那些孩子们的眼睛，也像小狼的眼睛一样炯炯发光；一个骨架宽阔的农妇恶狠狠地抓起一根炉叉或是一柄拨火钩，说道：“你没法儿叫我们破产了，老爷，人家早叫我们倾家荡产了，——我们家没有马，上帝保佑，走你的吧。”

在一个村子里，那里只有十来所房子，被恶劣气候破坏得残破不堪，布伊诺索夫一家人不能不住了一天一夜。那个村子坐落在小溪旁边一个山坡上，那里只有女人，既没有男人，也没有牲口。他们就住在一间没有烟囱的农舍里(人一站起来，头便隐没在炊烟里。)。两位郡主睡在拼起来的长凳上，盖着羊皮袄，兀自在哼叫。烟把她们的眼睛都刺痛了。风像无家可归的孤魂那样嗥叫着。

罗曼·鲍里索维奇半夜醒来，听到外面街上的人声，——大概是

有人坐车到了大门口。他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勉强地从皮大衣底下爬出来。院子里一片白色，天上飞驰着的云朵中间净是一颗颗星星。解过了小溲，罗曼公爵就往大门口走去。外面，有人正在压低着嗓子谈话：

"……到了春天，茹科夫的庄稼人统统都要逃跑了，伊万·瓦西里耶维奇……"

"在干这种烂泥活儿以前，谢天谢地，咱们的日子过得还不错……那个阿兹穆斯，不管他叫什么吧，这个反基督分子一来，就干这种活儿了……他们做了许多长柄勺，动手从沼泽里挖起烂泥，做成砖头，放在禾捆干燥棚里晾干……咱们庄稼人就从早到晚搬弄这烂泥玩意儿；禾捆干燥棚也都给塞满了……牲口全瘸了腿……叫你耕不成地，播不了种……"

"皇上来了……他说，这还不够……他吩咐造一座带着杓斗的风车，把烂泥从深底里挖起来……他们当着他的面烘烤烂泥，——将它从禾捆干燥棚里拿出来。不，这种徭役咱们可受不了。咱们只好头也不回地逃走了……"

"咱们躲在山沟里，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夜里才回来拿一块面包。难道这也是生活吗？……"

"首领，暴动是不是快要开始了？"

罗曼·鲍里索维奇一点没觉察到风从他披在头上的短皮大衣底下刺骨地钻进来，却把眼睛贴在大门的一个隙缝那儿张着。他辨认出（借着朦朦胧胧的星光）几个农民垂头丧气地站在一辆背后遮着毯子的雪橇旁边，雪橇里面有个身量宽阔的人抓着缰绳，穿着一件短袄，戴着一顶哥萨克帽子，蓄着一绺活像溅上了石灰似的花斑胡子。"啊，啊，这强盗我在什么地方看见过，"罗曼·鲍里索维奇暗自想道，不觉害怕起来了。

有一个农民朝雪橇后部弯下身去，问道：

"顿河一带有什么消息，首领？"

那个花斑胡子拨弄着缰绳，威风凛凛地答道：

"等到夏天吧……"

农民们都走拢来了：

"等战争吗?"

"求天保佑……"

"不管怎么样,只要快点结束这种生活就好……"

"会结束的,会结束的,"那个花斑胡子说道,深沉的嗓音里带着几分威胁。"咱们有牙齿呀。"他在雪橇里使劲地转过身子:"小伙子们,我的马该放到哪儿去?"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你本来可以把马放到我们家去……可是昨天,魔鬼带来了一个贵族大老爷,还有几个女眷……他们那个胡闹劲啊!……干草和麦秸,他们到处乱抛;我把燕麦藏了起来,可是也被他们找着了。说出来也许你不相信:他们竟给每一匹马喂一桶燕麦……可我得到了什么?——他连一个戈比也没给我……"

那个花斑胡子张大了嘴:

"哈……"他笑了。"哈—哈……我有一把刀放在座位底下一个袋子里,你去拿着……去把那个戈比弄到手……就这样干,你们这些失去了自由的农民……(他拉紧了缰绳)哦,我该到哪家去啊?"

有一个人打雪橇旁边跳开了:

"到我那儿去,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我那儿还宽敞……"

直到这时候,罗曼·鲍里索维奇才感觉到寒冷。他牙齿格格地响着,急忙回到黑洞洞的农舍里。

"阿夫多基娅……"他摇着昏睡沉沉的公爵夫人。"你把我的手枪放到哪儿去了?起来,奥莉加,安东妮达,……把灯点上!……你们把燧石和火绒搁在哪儿?……米什卡,万卡,起来套马……"

……………………………………………………………………

用大圆木新建的皇宫,坐落在对岸老河床和新河床之间的半岛上。彼得难得住在那儿,——他在什么地方赶上天黑,就宿在什么地方。宫里住的是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和太子,还有寡后普拉斯科维娅[①] 和她的三个女儿:安娜·伊万诺芙娜、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和普拉斯科维娅·伊万诺芙娜。那些赶来参加庆祝典礼的领主夫人和小姐们也都挤在那儿。皇宫外面没有什么地方好走动,周围

---

① 沙皇伊凡的寡后。

净是沼泽和溪流。从窗子里只看得见船库的木板房顶，搁在造船台上的鲜黄色的骨架(在老沃罗涅什河岸上)，满是肮脏积雪的峡谷和林立着树桩的小丘。

布伊诺索夫家的两个姑娘等着开跳舞会和放烟火，在窗边焦急得难过。她们的确找不到一个地方会比这儿更糟的了！既没有可以去遛遛的小丛林，也没有可以去坐坐的河岸，到处都是黏泥、垃圾、木片……从岸边那些黄蜡蜡的船上传来锤击声和吆喝声。男客们常常骑着马到那边去，可是姑娘们却只能远远地朝那些体态挺拔、骑在马上的人发出惊羡的喊声："啊！……"谁也不知道娱乐活动会在什么时候开始。这会儿，篝火在船边点燃起来了，他们要开通宵的夜工。这两个姑娘便把裙子蒙在小室的窗上，免得让火焰那吓人的反光惊醒她们……

围着木板墙的院子里的烂泥稍微干一点的时候，她们总是走到被太阳照着的台阶上，消磨她们无聊的时光。跟坐在别的台阶上的那些姑娘们一起，她们自然也可以解解闷：跟那个糊涂女人雷科娃郡主——人长得又高又大，连一双眼睛周围都好像挂了一层肥油似的；或是跟多尔戈鲁科娃郡主——一个黑皮肤黑头发的、傲慢的女人(不管她遮藏得怎么仔细，全莫斯科可都知道她有一双汗毛很多的腿)；或是跟沙霍夫斯基公爵家的八位郡主——这一窝儿生性恶毒，只会聚在一起叽叽喳喳地扯淡。奥莉加和安东妮达就是不喜欢跟娘们儿做伴。

有一天，有几个农民被带到了院子里，干了一个早晨搭起了几架秋千和一座装着木马和小船的旋转器。可是要走拢去玩一下却还是不可能：一忽儿太子要玩，他把保姆推开，不让她们抓住他的腰带；一忽儿又是那几个伊万诺芙娜小公主要玩。伴着她们来的是一个家庭教师，名叫约翰·奥斯特曼的德国人，脸盘很大，相貌蠢极了，自命不凡地蹙皱着眉头，戴着一副圆圆的眼镜，长襟衣的一只口袋里放着一方用来抹鼻子的绸手绢儿，另一只口袋里塞着一束树条——新折下的树枝。他会让公主们坐在小船里，自个儿骑在一只五彩的木马上，跟那些推动旋转器的农民们说道："开始，aber lanqsam，lanqsam。[①]"

① 德语：可是要慢些，慢些。

眼睛在眼镜后面紧闭着，偌大的鞋底擦着地面，他转呀转的，直到头昏眼花了才罢。

有时候，一群穿戴得五光十色的人从正门的台阶上涌下来：反穿着长襟衣的丑角，黑得像油烟的埃塞俄比亚人，两个穿女人衣服的老年弄臣，屁股宽阔的婢仆，随后是普拉斯科维娅寡后，她穿着黑天鹅绒的肥大衣服，臂肘被人扶着，飘飘然走下了阶磴。椅子和垫子为她搬出来了，于是她坐下去，把那眼睛蓝漾漾的、甜瓜般丰满的涂着胭脂的脸扭转着，避开阳光。她没有戴假发，自己那一头深色的头发本来就很漂亮了。那些侏儒、丑角和弄臣都鼓起了腮帮，坐在她的脚边。侍婢们站在她的椅子背后，谄媚地痴笑着。

"坐吧，坐吧，"寡后懒洋洋地对领主小姐们说，让她们免礼了，就坐在台阶上。她望着秋千和旋转器，随后把脑袋歪在一边，轻轻地哼哼起来。那些女人便惊慌地走拢去：

"又是哪儿在作痛啦，娘娘，我们亲爱的人？"

"没什么……别管我吧……（寡后的身体尽管虚胖，却常常会东痛一阵，西痛一阵。）嗨，你，约翰！……转够啦，公主们会转昏头的……求求老天爷，好一个德国傻瓜啊！……这么个细高挑儿，又戴着副眼镜，可他就喜欢转呀转的……"

约翰·奥斯特曼带着那几个小女孩走到她们的母亲面前。最大的叶卡捷琳娜，今年八岁，脸上有麻瘢，一只眼睛又是斜的，——因此寡后很怜悯她。寡后顶喜欢的是最小的女儿——肥肥胖胖、高高兴兴的普拉斯科维娅；她把她拉到两个膝盖中间，摸摸她的鬈发，吻吻她的额头。中间的那一个，安娜·伊万诺芙娜[1]，是个皮肤淡褐、脸色阴沉的小女孩，嘴唇苍白，怯生生地走到母亲面前，可总是落在姐姐和妹妹的后面……

"为什么你老是斜着眼看着你的脚趾啊？妈又不会把你吃掉，"寡后说道。她从一个老年弄臣端给她的盘子里抓起一块甜食，递给

① 后来的安娜女皇。——原著编者注

她心爱的帕申卡①,随后又抓一块给卡坚卡②,最后她说了句:“这一块蜜糖饼干给你,”才把一块甜食塞在安娜的手里。她叹一口气,朝家庭教师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阵——从褐色的绒袜一直到平整的假发。“唉,我把这几个孩子托付给他,其实是太早了,——应当让她们在保姆身边多舒服一会儿才对……”

那些屁股宽阔的女人在椅子背后摆动着裙子:

“太早了,亲爱的娘娘,送她们去学习都还太早呢……”

“住嘴,不要在我耳朵边唠叨……”寡后皱一皱眉头。随后她把奥斯特曼叫到跟前来。“哦,你这个德国人,今天有没有念书给她们听? 有没有教她们德文,教她们数学?”

约翰·奥斯特曼把一只脚跨开在前面,整了整眼镜,又冗长又空洞地报告了一阵。寡后慢慢地点一点头,他说的话其实她一句也不懂。只有一点她是明白的:眼下再也不能照过去那种老样子生活了。尽管很困难,她也得适应新的生活方式。一六九八年的事她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就是因为死抱着老方式不放,克里姆林宫里所有的高官显宦才统统被赶出来,索菲娅长公主和她的姐妹们好容易逃过一顿鞭打,而叶夫多基娅皇后虽然丈夫还活着,眼下却做了个灰溜溜的修女,在苏兹达尔修道院里流泪了……

普拉斯科维娅没有辜负萨尔特科夫这个姓氏:她身体虽然虚胖,头脑却很灵敏,她的亲兄弟瓦西里(既是她的谋士,又是她的执事和管家。),精明得跟她不相上下。他们明白,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莫斯科没有一个体面的朝廷是不行的:外国大使和有身份的外国人要求都很严格,不能把所有的人都带到库奎外侨区蒙斯家去……所以普拉斯科维娅寡后就把一套外国礼节带到了家里,接待那些外国大使、旅行者和外国来的重要商人。她那心爱的一套老习惯仅仅被保留在后院里,必要的时候还得收起来,不让人家看见。就为了这些事,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对普拉斯科维娅皇后倒很喜欢,而且尊敬。

在太阳底下坐得厌烦以后,普拉斯科维娅·费多罗芙娜便又带着

---

① 普拉斯科维娅的爱称。

② 叶卡捷琳娜的爱称。

她的女儿和仆从们走了。布伊诺索夫家那两个姑娘这才往旋转器上一坐，吩咐下人们转动它，能转多快就转多快。转的时候，她们轻声地尖叫着。从远处，传来大炮的轰鸣，以及正在什么地方一条船上竖起一根桅杆的工人们的呼喝。随后，午饭的时候到了。吃过午饭，她们就在有股树脂味儿的、热烘烘的房间里睡觉。有一两次，派人从城里替罗曼·鲍里索维奇取来干净的衬衫裤。来人说道，公爵住的地方简直挤极了——阿普拉克辛家一间小小的屋子里住了四个人，还说在沃罗涅什究竟要待到什么时候，谁也不知道……

可是有一天中午，彼得骑着马走进了院子。他很清瘦，被太阳晒黑的腮帮刚刚刮过。他高高兴兴地朝旋转器瞅了一眼，又抬起头来朝窗子望了一下，那些没有睡醒的女眷在那儿忙乱起来了。他跳下马，整了整束在裁剪得很紧窄的长襟衣外面的腰带，跑到楼上普拉斯科维娅寡后那儿去了。

不到一分钟，整个皇宫里全知道第二天早上船就要下水，庆祝活动就要开始了。

……………………………………………………………………

有着两层甲板、装着五十门大炮的大海船“命定号”，搁在微微倾斜的岸坡上面一些船台和撑柱上。它那高高的船艄，开着三层的方形舷窗，用雕花的槲木装饰得非常精致。两边乌黑的船舷上漆着两条雪白的线条，装着铜铰链的大炮升降口都给打开了。用本色粗帆布做成的风篷，卷紧在横桁上。它那圆圆的船头有意安装得比船尾低，那上面雕着一个裸体的女河神，用两只跟大圆木一样粗壮有力的胳膊托着一根长长的船首斜桅，这斜桅跟从前的海船不同，只有三角帆张在那上面。这艘大海船是按照彼得设计的图样，在他以及费多谢伊·斯克利亚耶夫和阿拉杜什金的监督之下建造的。

太阳在那些嫩绿色的小山和沃罗涅什的古塔后面升起来了。这一天很凉爽，苍空一片，万里无云。一阵阵给人以快感的风微微吹皱了水面，引得人只想张起风篷，随着涨水的河流漂进春天的远处。

船边一座木板台上，放着几张摆满酒菜的桌子。微风抚弄着红呢台布的卷角，仕女们帽子上的羽毛，假发的鬈丝，以及军官们腰带上的穗子。围坐在桌子旁边的是普拉斯科维娅寡后、纳塔利娅长公

主和那几个孩子，大使和公使，荷兰和英国的商人，波兰人，德国人，一个从巴黎来的耶稣会教士，阿马利娅·克尼佩尔克龙，萨克森军事工程师哈拉尔特以及怀着萨克森和波兰国王奥古斯特的书信刚刚赶到的卡尔·欧根·冯·克罗伊公爵。其余的一些客人，虽然出身都很高贵，可是眼下却显得不太重要，就都站在木板台上的桌子后面。水手们在分发木桶里的伏特加。

冯·克罗伊公爵坐在寡后与长公主中间，态度非常随便，臂肘搁在桌子上，不时捻弄着浅色的唇髭，心不在焉地望着人们的头顶上面。他鼻子很长，稍微有点歪，形容萎靡，眼睛底下有两块垂肉，平滑的假发直披到眉毛。淡紫色的长襟衣里面，他系着一个什么勋章的绶带，脖子上挂着一根金链子，腰里佩着几颗钻石的星星。在这样一个人物——神圣罗马帝国的公爵，身经十五次著名战役的常胜英雄面前，连寡后和长公主也有几分畏怯了。可是很明显(莫斯科人这样想，尽管大家没有明白表露出来。)，这位公爵的口袋准是空空如也的，要不他死也不会赶到沃罗涅什来……翻译官彼得·帕夫洛维奇·沙菲罗夫站在他椅子背后。

公爵眯缝着微微有点发红的眼皮，说道：

“俄罗斯是个美妙的国家，俄罗斯人是些爱劳动、敬上帝的人民，而俄罗斯的女人又都叫人心醉。我们在欧洲，对俄罗斯人在采取我们的习惯、采用我们的服饰方面的坚强意志，不免有点儿惊奇。上帝亲自授意俄罗斯人，叫他们把眼光转向亚洲。如果把无数的亚洲人都引到沙皇宝座的台脚下，往波斯和中国打开一条自由的通路——这将是一件绝大的好事，对整个基督教世界都有利……”

公爵没有结束他的沉思：客人中间发出一阵营营的絮语声和沙沙的脚步声。沙皇从船上急匆匆地大踏步走下来了，他那条荷兰式的丝绒短裤只遮到膝盖，一件帆布衬衫卷起着袖管，一顶圆圆的漆布帽推在后脑勺上。他在木板台前面立定了，朝那胖胖的戈洛温海军上将恭恭敬敬地除下了帽子，这海军上将戴着蓬蓬松松的假发，坐在那儿正在喝匈牙利酒……

“海军上将先生，你好！……”

“你好，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师傅，”戈洛温威风凛凛地回答。

"海军上将先生,船准备下水了。我们要不要把撑柱打掉?"

"上帝保佑,动手好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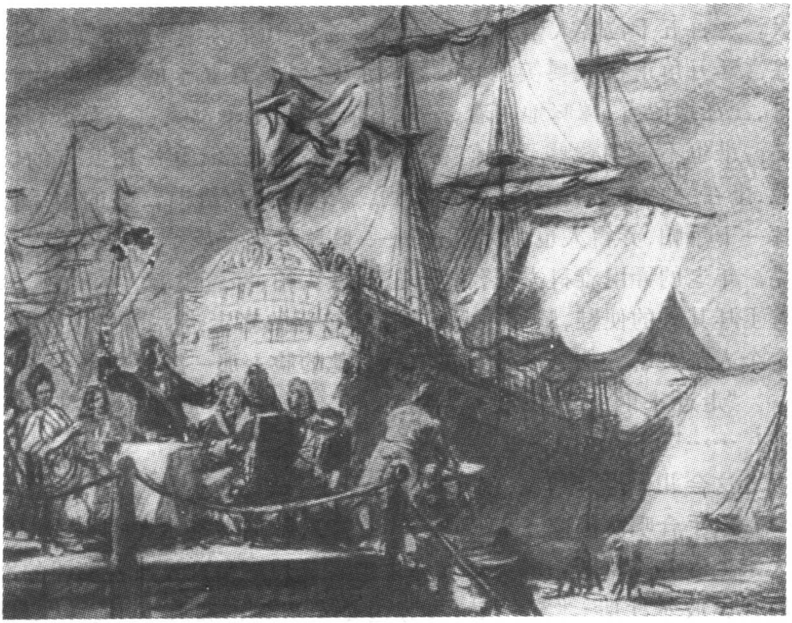
公爵停止捻弄他的唇髭,吃惊地瞪视着,这时沙皇像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木匠,一个出身低微的人,向海军上将鞠一个躬,戴上帽子,在满是木片的地上急匆匆走过去。"准备!……"他向工人们喝道,他们便在陡峭的船身底下忙碌起来了。在路上,他捡起一柄铁锤:"拿到撑柱那边去……大家一起来……打……"许多铁锤便铮铮地打着那些在前面撑住巨大海船的圆木。喇叭吹出了拖长的号音。客人们都站起来,高高地举起了酒杯。可以看见彼得在使铁锤的时候,肩胛骨在衬衫里面扭动着。桅樯摇晃了,船在滑架上稍微沉下了一点,停了一停,才在涂着油的、倾斜的船台上开始移动了。"它走啦!它走啦!……"木板台上的客人都嚷嚷起来。

船往河里滑下去,速度越来越快。油在滑架上冒起烟来了。船头碰到了水面。镀金的女河神齐腰都下去了。迅猛地一冲,船就掉进了水里,每边涌起两股浪花,随后在转动,在摇晃。长旒升上了桅杆,风揪着它们那狭长的丝穗。大炮隆隆地响着,火焰便从两舷喷射出来……

……………………………………………………………………………………

缅希科夫住的地方,就在城市那一边的桥墩,第二天还在大张筵宴。有些客人根本没有睡,还有一些客人就躺在桌子底下的干草上(在餐厅里,这种干草已经好几次从地上统统撤去,换上新的。)。太太小姐们稍微休息了一会,涂过胭脂抹上粉,换好衣服以后,便又坐着辚辚的马车飞也似的赶来了。昨天放了烟火,今天还要举行盛大的舞会呢。

对这次庆祝典礼,外国人都十分满意。彼得·帕夫洛维奇·沙菲罗夫一点也不吝惜,尽把最好的匈牙利酒和香槟酒斟给他们吃(本国人只给质量比较差的)。这个狡猾的翻译官好不容易说动了有几位使节,使得他们把在沃罗涅什看到的种种情况写信告诉他们在君士坦丁堡的朋友:说是在"命定号"之后,那一个星期里又有五艘大海船和十四艘帆桨大船下了水,又说是还有不少船舰正在赶速完工,——一直到奇若夫卡村都望得见它们有棱角的骨架。如果这些船舰全部



加入了亚速舰队，那么仿佛贞洁无瑕的少女一般守卫着黑海的苏丹，就没法儿在和平谈判中过分骄矜自大了……

…………………………………………………………………………

安东妮达穿着一袭娇嫩的天蓝色裙衣，奥莉加穿着一袭鲜艳的柠檬色裙衣，在一间开着两层窗子的、用木板匆忙搭成的餐厅里吃饭。一百五十位客人坐在摆成马蹄形的桌子外围。马蹄形里面，一些宫廷丑角正在戏耍笑闹：做跳背游戏，用装着豆子的气泡互相扑打，汪汪地吠着，咪咪地叫着，一片嘈杂，弄得干草都飞进了菜盘和菜碟。谁也不再朝这些弄臣们看了。"公爵教皇"戴着一顶铁皮的法冠，坐在一个华盖底下，每敬一次酒，这老头儿就得向窗外的炮手们挥一下手帕，弄得人也累坏了，——一阵阵礼炮把墙壁都震得摇摇晃晃。年老的弄臣雅科夫·屠格涅夫，缠着头帕，穿着鞑靼人的长袍，登着土耳其人的便鞋，骑着一只肮脏的、驼背的猪走进大厅里来，引得个个人都笑了。他晃动着系在酒后松弛的脸上那一绺假胡子。

"走近来啊，"他喝道，"走近来啊，来亲亲苏丹陛下的脚后跟吧！……"

这会儿他烂醉如泥，躺在桌子底下了。

水手合唱队的嗓子都唱哑了，角笛乐师们莫名其妙地吹奏着。大家全等着跳舞开始。奥莉加旁边坐着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准尉利奥波尔杜斯·米尔巴赫，再旁边是安东妮达和海军中尉巴塞洛缪·布拉姆。奥莉加的舞伴勉强会讲几句叫人听不懂的俄国话，他老是用双手摸着脸，让自己清醒过来；可是那个丹麦人布拉姆，脸红得像生牛肉，却只管喝酒，朝着发呆的安东妮达做媚眼。啊，何必还要谈话呢？而且谈什么话好呢？……一切都那么没有意思！……只要把你的手指尖伸给你的舞伴，撩起你裙子的前裆，合着小提琴的调子，躬着身子在打蜡地板上滑过去就好了。这两个姑娘心里说不出的激动，正像雷雨时候森林中的一泓湖水。

罗曼·鲍里索维奇跟阿夫多基娅坐在桌子的另一头。公爵同皇上离得那么远，心里不太舒坦。那些外国人把彼得包围起来了：一边是冯·克罗伊公爵，他已经喝得那么醉，只会摇动着脑袋，仿佛被马蝇叮着的牲口，另一边是阿马利娅·克尼佩尔克龙。彼得一直很高兴，

说着笑话，闹着玩儿……可是事情随即发生了(客人们只看见缅希科夫跟他打了几句耳碴)，笑影从他眼睛里消失了。一看就知道他正在竭力克制着自己。下一道菜上了以后，他那双捏着刀叉的手便痉挛起来，不是伸不到盘子，便是触到了自己的脸上。阿马利娅·克尼佩尔克龙怀着温柔的同情，把一只手搭到他的袖头上：

"彼得先生，您应当镇静一点……"

他掷下刀叉，颦眉蹙额地笑起来了：

"我的手是我的仇敌……(他把双手藏到桌子底下)嗯，为什么你要那样子瞅着我，你这个聪明的姑娘？今晚上我们要尽情地跳舞，跳得让我们的脚跟都飞掉……"

她皱了皱眉头，带着几分责备的意思，轻轻地说：

"彼得先生，难道我不再值得您信任了吗？"

他的眼珠在乱转，短鼻子的鼻孔在翕动：

"胡说，胡说！"

"彼得先生，我有一种难受的预感。"

"是不是哪一个老婆子用算卦预言了什么来着？……"

他扭过身去。阿马利娅的嘴唇哆嗦了：

"我父亲也十二分不安……今天我接到一封信……"

"一封信？"他瞪圆眼睛，像猛禽一般瞅着那个姑娘的焦急的脸。"那么克尼佩尔克龙在信上写了些什么？"

"彼得先生，我们本来也巴不得不要去看那种我们再也没法儿不去注意的事……我们也巴不得不要去听。可是这件事，大家早已在公开地谈论了……(有一个词儿阿马利娅不敢提出来，她的鼻子于是发红了。)这是完全违背理性的……这简直可以说是阴谋诡计……(她紧张得眼睛里噙满了泪水)您说一句话吧，彼得先生……"

她半闭着嘴，仿佛要深深地吸一口气似的。瓦西里·沃尔科夫急匆匆、阴沉沉地来到了彼得的椅子背后。他那风尘仆仆的脸还没有刮过，呢长襟衣上褶痕很多，一看就知道这件衣服他是刚刚从旅行包里拿出来的，翻袖头外面露出信封的一角。阿马利娅忽然面无人色，眼珠子飞快地从沙皇转到了沃尔科夫身上。她知道瓦西里已经跟他妻子一起出国去了……现在他显然是带着坏消息赶回这儿来的……

彼得指了指旁边一把椅子："坐。"缅希科夫戴着一顶豪华的假发，似笑非笑地走过去。彼得伸出一只手，沃尔科夫连忙把信呈给他。

"是奥古斯特国王写来的，"彼得说道，没有朝阿马利娅看一下。"坏消息……利沃尼亚局势不平静。……（他把信在手里转动着，随后毅然决然地塞进了长襟衣的胸口。）嗯，到底……利沃尼亚还离得很远……也阻止不了我们寻欢作乐……（他又转向沃尔科夫）就用口头向我报告吧……"

沃尔科夫正要欠起身来，可是缅希科夫却按住他的肩膀叫他坐下去，自己就靠在他的椅背上站着。

"奥古斯特国王的萨克森军队没有宣战就侵入了里夫兰，"沃尔科夫结结巴巴地说。"他们开到了离里加很近的地方，可是只能攻下一个小小的堡垒科别尔尚茨。他们不敢攻打城市，因为瑞典守军的火力非常猛烈……这次声东击西的攻势没有得手，卡尔洛维茨将军便开到了海边，用猛攻拿下了季纳米扬德堡垒。就在那次突击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当场中了一颗火枪的子弹，死了。"

"可惜，真是可惜，那个卡尔洛维茨，"彼得说道。"那么，你的消息是不是都在这里了？……"他把一只冰冷的手搁在阿马利娅的手上。她正在急促地呼吸着。彼得紧紧地抓着她的手，弄得她痛了。沃尔科夫只是一声也不响。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用戴着戒指的手指梳爬了一下假发的鬈丝，漫不经心地说：

"我已经问过他了，别的他一点也不知道，——这个消息从里加传来的时候，他自己在华沙。当天，奥古斯特国王就要他到这里来了。萨克森军队没有占领里加，而且也不想去占领，——瑞典人的牙齿可结实呢……那是一件没有意思的事。"

阿马利娅的手仍然被抓在彼得的手里，她急忙把那震动得变了样子的脸低垂下去了。

"这就是战争，这就是战争，彼得先生，"她嘟嘟囔囔地说。"不要瞒我了……在到这儿来的路上我就已经明白了……唉，多么倒霉啊……"

彼得沉默了片刻工夫。随后他嗓音嘶哑地问道：

“你明白了什么？有人谈起什么事吗？是谁？”

她前言不搭后语地告诉他罗曼公爵在驿馆里说的那些使她吃惊的话。

“布伊诺索夫向你这样胡说八道吗？”彼得用威胁的口气再问了一遍。“什么？是那个侍从小丑？（阿马利娅点点头，抖掉了腮帮上的眼泪）你相信那个傻瓜的话吗？你，我们还当你是个聪明的姑娘呢……掏出手绢儿，把眼泪抹干……（他感觉到阿马利娅正在不自觉地注意他，让心境平静下来。）写一封信给你父亲，说我怎么也不会同意发动一次非正义的战争，我不会破坏跟查理国王缔结的永久和约。万一波兰国王占领了里加，他也保不住那座城市，我会从他的手里夺下来……我在上帝面前起誓……”

彼得显得很诚恳地睁圆了眼睛。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点点头，证明那是正确的，可是他用手指捂住嘴，因为不管怎么样，在这个场合微笑总是不适当的。

阿马利娅拿手绢儿往腮帮上按了按，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她相信彼得，心里觉得很后悔。彼得高高兴兴地往皮椅背上靠下去。

“罗曼公爵，”他喊道，“到这儿来！”

因为那些宫廷丑角正在围着一盘七鳃鳗鱼尖叫笑闹（他们滚做一团，大家把鳗鱼从别人的嘴里抢出来。），罗曼·鲍里索维奇没有马上听清楚皇上的声音，——他正在笑得打呃。安东妮达和奥莉加用可怕的眼色关照他皇上在唤他……阿夫多基娅公爵夫人拉拉他的裤子：“去领受皇上的恩典吧，去吧，这机会我们到底等着了，老爷……”

罗曼·鲍里索维奇从容不迫地走过去应召，拜了一拜，无袖上衣的后襟给宝剑兜着了：“卑臣在下，圣上，——全心全意地供你驱使。”彼得连脸也没有朝他那边转过去，却跟阿马利娅说道：

“此人是个了不起的、有胆略的政治家。我还不太知道是不是要派他当大元帅，——我就怕他会流很多的血。还是就在家里使用使用他……”

于是他向罗曼·鲍里索维奇扭过脸去，那么突然，弄得公爵的眼睛一下子给一重红色的雾霭糊住了。

“听说你准备去打仗。打算夺回我们古老的利沃尼亚的领地。

是吗，我问你?”

罗曼·鲍里索维奇眨巴着眼睛，恶心得翻肠倒肚……

“我们需要勇敢的将军。因为你有大无畏精神，我指派你担任全体弄臣大军的大元帅。”

彼得一骨碌跳起来，抓住罗曼·鲍里索维奇的一只手，把他拉到木板台前面，“公爵教皇”正在那里垂着手臂，蹙皱着发肿的脸，在睡梦中号叫，仿佛快要咽气似的。彼得动手去摇他……“滚你的!”“公爵教皇”含糊地小声说道。客人们察觉到又有新鲜玩意儿要来了，便都挤到了木板台周围。那些丑角从客人们的腿缝里爬过去，往梯磴上坐定了。他们把一个用两支烟斗缚成的十字架放在“公爵教皇”的一只手里，又把一个鲜鸡蛋放在他的另一只手里。罗曼·鲍里索维奇被迫跪在地上。已经被摇醒的“公爵教皇”抹掉了涎沫。

“赏识他?”他问。“我赏识，这老家伙……”

于是他用那个鲜鸡蛋砸着罗曼·鲍里索维奇的头顶，蛋黄就顺着他的假发流下来；他又把那两支烟斗戳在他的脸上，还用脚把他踢开。那些丑角便喔喔地叫起来。他们让罗曼公爵骑跨在一张椅子上，拿一根啃光了的火腿骨头塞在他手里，把他拖到许多桌子的中间。罗曼·鲍里索维奇变得像块顽石，紧紧抓着那根骨头，张大了嘴。客人们朝他指指点点，笑得东摇西摆。阿马利娅·克尼佩尔克龙也响亮地笑着——她所有的恐惧，所有的心痛都在这场笑闹中消除了。

安东妮达和奥莉加向四下里望了望，发现她们的舞伴已经不在身边的时候，这才确确实实明白了这件倒霉事儿。利奥波尔杜斯·米尔巴赫和巴塞洛缪·布拉姆站在舞厅门口，带着醉后的倔强劲儿，向沙霍夫斯基公爵家那些恶毒的郡主深深地鞠着躬。那八位郡主把袒露着的胳臂甩成一个弧形，转动着撒过粉的假发，不停地行着礼，不时还向布伊诺索夫家的两个姑娘丢一个挑衅的眼色。

二

那年冬天，沃尔科夫夫妇终究没有赶到里加。那条宽阔的冬季道路从斯摩棱斯克开始，穿过奥尔沙通到克赖茨堡。一进波兰边境，

情况跟在俄国大不相同(在俄国,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得在荒无人烟的森林里赶一天路程。),———一个个村子离得很近,高地上往往有一座修道院,或是一所天主教堂和一幢豪华的府邸,有些地方甚至还有一个围着石墙和壕沟的城堡。在俄罗斯,只有那些当公差的小地主才住在乡下庄园里,要不就只有那种失宠的领主才会像獾一样闷闷不乐地躲在高高的板墙里头。而波兰的地主却生活得既愉快又阔绰。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死命想离开大路,到一座这种美妙的城堡去;从年深月久的古菩提树丛里露出来这种城堡的尖尖的石板屋顶和巨大的窗子。沃尔科夫生气地说:"我们是皇上的人,揣着国书,死气白赖地去求告别人是不相宜的,你得明白这一点……"

他们也用不着死气白赖去求告别人。有一天,天很晚了,他们的马车赶进了一个很大的村子,那儿沉寂得好像死了似的,——连狗也不吠。他们在一家小客店门前停住了。当客店老板———一个高身量、戴狐皮便帽的驼背犹太人,费力地打开大门的时候,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从轿式雪车里爬下来,想在雪地上伸一伸腿。她抬头望着当空的半个月亮,它那凄清的光芒没有使星星黯然失色。桑卡有几分惆怅的感觉……她在街上慢慢地踱着……那些不大的木头房子几乎都是七歪八倒的,有很多已经连屋顶也没有,光剩下一些椽子,给月光荡漾的夜空一映衬,便显得黑魆魆的。走到一株蒙着霜的垂柳底下,她看见一所小小的礼拜堂。在那关着的门边,有一个女人穿着白色的长外衣,脸朝下伏在那儿,双手捂着脸。听到踩着雪地的嚓嚓声,那女人也没扭过头来看一看。桑卡伫立了一忽儿,随后叹一口气,走开了。她仿佛一直感觉到有种音乐在远处什么地方奏着。

沃尔科夫叫住她,两人一起走进小客店,在一条塞满小槽、小桶的长廊里穿行着。客店老板用一支油脂蜡烛给他们照路。他那绺浓密的胡子从一张小小的脸上翘出来,一双眼睛又衰老又阴郁。

"这儿没有臭虫,包管你们会睡得很好,"他用白俄罗斯话说道。"只要马拉霍夫斯基老爷不是心血来潮,到这儿客店里来就好了。唉,老天爷,老天爷……"

热烘烘的小客店里弥漫着一股酸味儿。在一块撕破了的帷幔后

面，有一个小孩在摇篮里哭着。桑卡脱掉皮大衣，在那些从外面拿进来的冷垫子上躺下，她也想要哭一场呢。她半闭着眼，感到心房（灵魂就在那儿）旁边有种难以忍受的惶乱……说不清自己是在可怜谁，还是在渴求爱情。

小客店的门时时刻刻在碰着，——客店老板和其他一些人进出个不停。那小孩哭得很凄凉……"今夜又要睡不着了……"她丈夫唤道："萨尼娅，你要吃晚饭了吗？"她装做睡熟了。她仿佛看到那一弯下弦月朦朦胧胧地照在小礼拜堂旁边那个穿白色长外衣女人的背上。她尽力想撇开不管，可是不成……很久以前的一个幻影出现在她的面前：她母亲临终时候一双可怕的眼睛……松明燃亮着，她的几个弟弟穿着尿湿的衬衣，从暖炕上垂下了脑袋，听着他们母亲的呻吟，瞅着映在板墙上的纺车的黑影，——像是一个长着瘦细脖子、蓄着山羊胡子的老头儿……"萨尼娅，萨尼娅，"她母亲轻轻地叫着，嗓音低沉得如同一声叹息，"萨尼娅，正是为了他们我才觉得难过啊。"

沃尔科夫不慌不忙地喝着汤。房门又大声地碰了一下，有人进来了，小心翼翼地叹了口气。桑卡在吞声饮泣："人就是会这样错失自己的幸福的。"她丈夫又开腔了："萨尼娅，你至少得来吃点儿牛奶呀。"

一个女人的嗓音在房门口说："好心的老爷，愿圣母保佑你！我们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求你行个好，给我们一点儿面包吧。"桑卡，——她的心仿佛给刺穿了似的，从长凳上坐起来。有个女人跪在房门口，她那穿着白色长外衣的怀里侧身偎依着一个孩子那可怜的小脸。桑卡一骨碌跳起来，抓起一盘烤鹅："嗨，拿去！"便递给那个女人，还不知不觉地按照乡下女人的样子跟她点了点头。"你这就走吧，走吧！"

那个女人走了。桑卡坐到桌子旁边，心跳得那么厉害，简直连牛奶都咽不下去。沃尔科夫转向那个犹太老板，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是不是歉收了？"

"不，上帝倒还没有让那样的事情发生。收成很好，可都给马拉霍夫斯基老爷拿走，早已运到哥尼斯堡去了……"

"你看！"沃尔科夫吃惊地说，把汤匙放下了。"他们拿到哥尼斯

堡去出卖呢。那么，价钱是不是很好啊？”

“唉，价钱，价钱！”客店老板干咳着，摆动着毛毵毵的胡子。他把蜡烛往长凳上一放，可是不敢坐下去。“眼下，哥尼斯堡的商人都很明白，除了他们，你能把小麦运给谁去啊；你总不会把小麦装到里加，因为谁愿意向瑞典人付关税？因此他们出的价钱是一盾……”

“一盾！换一普特小麦？”沃尔科夫不相信，瞪大了一双蓝幽幽的眼睛。“你准是在胡诌了？”

“实实在在，我不是在胡诌，我干吗要跟您显贵的老爷胡诌呢？在我年轻的时候，粮食一向是装到里加去的，那里他们出的价钱是一盾半，甚至是两盾。要是我坐下了，您老爷总不会生气吧？唉，老天爷，老天爷！……这都是马拉霍夫斯基老爷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他在巴多夫斯基老爷的村子上，用马刀砍死了我们一个名叫阿尔特的犹太人。巴多夫斯基老爷就是这么个脾气，哪怕仅仅为了一只小鸡，他也准备把自己手下的小贵族统统纠集起来，何况这个阿尔特又是他的经纪人。这么着，巴多夫斯基老爷就带着那些小贵族去袭击马拉霍夫斯基老爷了。还用手枪来射击呢！唉，老天爷，老天爷！……后来，马拉霍夫斯基老爷也带着他的小贵族去攻打巴多夫斯基老爷。他们用了多少火药啊！——而这一切，仅仅因为一个犹太人被杀死了……后来，他们讲和了，喝掉了五十桶啤酒。马拉霍夫斯基老爷手下的小贵族突然冲到我们村子里，把我抓起来，另外还抓了我们五个犹太人，往大车上一摞，用杆子将我们压住，仿佛运稻捆似的，把我们送到了巴多夫斯基老爷家的院子里……马拉霍夫斯基老爷双手捧着肚子，笑得什么似的：‘你看，巴多夫斯基先生，不是一个犹太人，而是六个啦。’扬克尔·卡甘躺在大车上的时候，一根肋骨给压断了，莫伊谢·列维德的肝脏受了伤，我打那时候起，两条腿也萎缩下去了……”

“那么，假如你不是在胡诌，”沃尔科夫说，一边把牛奶倒在一只陶器碟子里，“你们的村子为什么这样穷呢？”

“庄稼人怎么长得胖啊？”

“谁说长胖来着？要叫庄稼汉长得太胖也不成……尽管这么说，那些木房子的屋顶总该盖盖好啊。你们这儿的生活，我看比畜牲还

不如……看样子你们根本没有缴代役租的农民吧?”

“我们的庄稼人个个都是服劳役的。”

“一星期要干几天活?”

“要为地主老爷干六天活。”

沃尔科夫又吃了一惊……“我们那里,皇上的国库决不容许这种做法,——从这样穷的农民身上是半个子儿也榨不出来的……”他心里思量着,便说:

“你们这儿,向国库纳税的都是些什么人?是不是那些地主老爷?”

“不,地主老爷是不完什么税的。倒是我们要向地主老爷缴税……”

“倒有这样一个奇怪的国家,”沃尔科夫微微一笑,摇了摇头。“萨尼娅,对地主老爷们来说,这倒是真正的自由呢……”

可是桑卡并没有听着。她眼睛睁得很大,瞳孔一眨也不眨。随后她转向窗子,把脸贴在潮湿的玻璃上。外面街头,音乐声、铃铛声和人声越来越响了。客店老板变得局促不安起来,他抓起那支蜡烛,罗锅着肩背,挪挪擦擦地朝门口走去: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马拉霍夫斯基老爷不会让您安睡的……”

……………………………………………………………………

十多辆雪橇在小客店前面停下了。犹太人正在胡乱拉着小提琴,吹着芦管。波兰小贵族们随便躺在地毯上,翘起了腿,哈哈大笑,吆喝着,煽动着。中间有一个,蓄着一抹又长又密的唇髭,穿一件没挂面的短皮袄,在踩得稀烂的雪地上跳舞,——一忽儿神气十足地走着,捻弄着他的唇髭,一忽儿狂暴地旋转,让马刀在他四周飞舞。

举着火炬的骑士飞驰过来了,他们下了马。从黑暗中显出来四匹高头大马,昂起的头上插着孔雀毛;在这辆敞篷的雪橇里坐着几个仕女。(桑卡仍然把脸贴在玻璃窗上,瞅着这些个外国女人:她们全穿着紧窄的丝绒短皮袄,镶的是皮领子,头上斜扣着小小的帽子。)这些仕女都在笑着,给火炬照得通亮。有一个矮胖的地主老爷从雪橇的脚镫上爬下来,摇摇晃晃地朝小客店走着,看见了模模糊糊的玻璃

窗里面桑卡的脸。“来啊!”他向那些随行的小贵族招着手。这个地主老爷率领着一批小贵族,——有的穿着朴素的羊皮袄,有的衣衫简直很破烂,可是个个都佩着马刀和手枪,——呼幺喝六地闯进了小客店。地主老爷脸红得像紫铜锅,跨开两腿,站在那儿,捋着唇髭,这唇髭长得那么浓密,一把都还抓不起来。他那件镶着玄狐皮的长上衣,上面全是雪花,一看就知道他已经不止一次地从脚镫上摔下来了。铮铮地弄响着马刀,眼睛炯炯地直盯着桑卡,他用那由于酗酒而嘶哑的嗓音,冠冕堂皇地说道:

“仁慈的公爵夫人,该死的客店老板没有把您来到的消息及时地报告我。怎么!这样一位美丽的、出身高贵的夫人,怎么能在肮脏不堪的小客店里宿夜?我们不允许有这样的事。小贵族们,伏在夫人的脚边,恳求公爵夫人移驾到城堡里去!……”

他手下的小贵族们,——其中有的人头发已经花白,脸上横着刀砍的疤痕,——把个小客店挤得满满的,腾出一股股酒气,这会儿他们开始屈下一个膝盖,跪在桑卡面前,除下帽子,用手掌捶着胸脯:

“仁慈的公爵夫人,我要死在这儿,也不打算从您美妙的脚边站起来,除非您接受了马拉霍夫斯基老爷的邀请。”

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猛一下子从桌子边跳起来,从肩膀上拉下了那条旅行时用的披肩,站在跪着的小贵族们面前,脸色煞白,眉毛扬起了,只有鼻孔在哆嗦。客店老板高高地擎着蜡烛。马拉霍夫斯基老爷瞅着这个美丽的女人,把那些小贵族一个个推开,走到她跟前,屈下一个膝盖,笨重地跪下了:

“我恳求您!”

桑卡还有足够的神智在回过头来看她的丈夫。瓦西里却已经吓得什么似的,正在用一只颤抖的手解开衬衫的领子,想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包,里面藏着一份证明他人身不受侵犯的文件。桑卡的嗓音有点儿迟迟疑疑,可是她还像唱歌似的说道:

“能够跟您认识我感到很荣幸……”

……………………………………………………

马拉霍夫斯基老爷已经大吃大喝了一个多星期,弄得整个奥尔沙省都轰动起来了。他的妻子奥古斯塔夫人那样喜欢娱乐和舞

会，——跳起舞来她那么入迷，简直会把舞伴都跳得发昏呢。如果有人实在累得要死了，往一个什么小室里躲藏起来，那么他们也会把他弄醒，让他睡眼朦胧地给拖进那间带着柱子的大厅，一些形容憔悴、长襟衣上打着补丁的乐师们，正在那儿乐队里拼命地吹打。从装潢富丽的天花板上吊下来的一盏盏威尼斯枝形挂灯，把一滴滴蜡烛油滴在浸透汗水的假发和旋转飞舞的裙子上。在隔壁那些屋子里，筋疲力尽的小贵族们都在热烈兴奋地喝酒和叫嚷。

到了半夜，身量瘦小，头发鬈曲，腮帮上有着两个酒涡的奥古斯塔夫人，突然想出新花样，一拍手说："我们走！"他们便一窝蜂拥进了雪橇，拿着火炬，冲到了邻居街坊那里，于是又是一桶桶匈牙利酒，给出身高贵的客人们准备的整只的烤绵羊，给小贵族们准备的一大钵一大钵的大蒜烧肚脏。大家为美丽的夫人们、为波兰的荣誉、为波兰国家的伟大自由而一次次干杯。

再不然，奥古斯塔夫人会忽发奇想地叫她的客人们打扮成土耳其人、希腊人和印度人，而叫那些小贵族用煤烟把脸涂黑。欢度了一夜以后，天刚透亮，他们又化了妆赶到附近修道院里，钟在那边光溜溜的树丛后面一座小山上亲切地、丁丁当当地响着。他们做了祷告，随后走进那间雪白的大食堂，火炉里熊熊地燃烧着大圆木，把个屋子生得暖洋洋的，他们就在那儿喝百年陈的蜜酒，跟礼貌周到的僧侣们开玩笑，这些僧侣都穿着熏过香的法衣，装着马刺，准备一有机会就来奉承献媚一番。

桑卡用她全身心的火热劲儿投到了这种玩乐里头。她刚换下了外面的衣服和湿滋滋的汗衫，搽上浸过香料的伏特加，显得又清瘦又颀长，重新沉浸在音乐里，在小步舞曲中矜持地行着礼，在波尔卡①舞曲中发疯似的旋转着。

瓦西里起初很小心谨慎，可是后来有两个会吃会喝的老饕，全波兰闻名的勇士——霍德科夫斯基先生和多莫拉茨基先生挨到他身边来了。这两个小贵族一口气可以喝四夸脱的一大杯啤酒，吃一只用李子煮的鹅，接着还吃一大碗甜馅饺子，喝五瓶匈牙利酒。于是瓦西

---

① 波尔卡舞是一种拍子非常快的舞蹈。

里就夜以继日地跟他们亲吻。神志清醒的时候，他便闷闷不乐地去找他的妻子："萨涅奇卡，我的宝贝儿，我们应当走了；这已经很够了。"可是桑卡却连一眼也没瞅他。霍德科夫斯基先生这就一把搂住他的肩膀，两个人又晃晃荡荡地走去大喝大吃了……

……………………………………………………………………

瓦西里哼哼着，把脑袋往枕头里钻，——有人在摇他的肩膀。(他和衣睡在那里，只脱下了长襟衣和靴子。)他的头沉得像铅一样，怎么也抬不起来。不知是谁竟那么一个劲儿地摇着，还用指甲掐进他的皮肉里……"啊，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去跟我跳舞吧……去啊，就去啊，"桑卡急促地说着，嗓音那么古怪，瓦西里就用一个臂肘把身子撑起来了。桑卡站在床边，朝他点着那撒过粉的头……看她那副眼神，倒像是屋子着了火，或是什么灾难已经临头了似的……"你不肯跟我去跳舞吗?"

"你疯了，我的太太……这已经是早晨啦……"

桑卡脸色变了，浴着从又大又干净的窗子里透进来的晨光，她那袒露着的肩头显得蓝漾漾的……"她竟把自己弄成了这副样子，——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

"你还是去睡吧。"

"你不肯去啦，你不肯去啦……啊，瓦西里……"

她急速地往一把高高的椅子里一坐，让一双赤裸着的手臂垂落下来。她身上发出一股有点儿甜甜的法国香水味儿，一股外国东西的味儿。她直瞪瞪瞅着她丈夫，眼睛一眨也不眨，一块东西在她喉咙里升起来了。

"瓦夏，你爱我吗?"

这句话，她只要问得温柔一点，像平常那样就好了，——可是不，她好像带着一种威胁的口气。瓦西里一阵烦恼，用拳头往枕头上捶了一下：

"你至少得让我活得安静一点嘛。"

她又把喉咙里那一块东西咽了下去：

"你说，你到底是怎么样爱我的?"

这叫他怎么说呢？真是娘们儿的胡说八道！要不是醉后头痛得

像裂开一样,瓦西里准会痛骂她一顿。可是他既没有这样做的力气,也没有这样做的意图,就那么闷声不响的,带着责备的微笑瞅着他的妻子。桑卡悄悄地把双手一扬:

"你不肯保护我……那是你的过错……"

她站起身来,把那长长的、拖在地上的衣裾用脚往后面一踢,走出去了……

"你至少得把房门关上啊,萨尼娅!……"

…………………………………………………………………………

这以后,瓦西里就睡不着了,——他叹着气,在床上翻来覆去,听着楼底下大厅里遥远的音乐声。他禁不住想道:"糟了,事情不妙啦。"他在床上坐起来,双手捧着头……"这样子生活可不行啊……"他穿好衣服,打后门走出去,到了停车房,——想看看他们的轿式雪车是不是拾掇得很好。靠近马车棚,他看见了马车夫安季普(这人他是用六十卢布从斯摩棱斯克总督那里买来的,代替那个在维亚济玛走失的人。),一看见自己的人,他心里很高兴:

"怎么样,安季普,我们明天就要动身了。"

"啊,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这就好,——这个地方我已经厌烦了。"

"今夜快到客店老板那儿去问问牲口的事。"

瓦西里慢慢地穿过停车场,走回来。洁净的雪花在打滚,筑着白嘴鸦窠的树木发出肃穆的飒飒声。许多农夫和农妇在池塘边干活,——全村的人看来都被赶到了这儿清除积雪,树起一根根木杆,那上面系着的旗子在风里猎猎作响。"全都是琐碎事儿和玩乐事儿。"瓦西里突然立定下来,仿佛有人抓住他的肩膀似的,——于是眉头一皱。他的心扑通扑通地撞着。他猜出来了:原来是他!这个人,他在醉后的狂态中不知看见过多少次了,可是直到这会儿他才明白这个人就是弗拉基斯拉夫·特克林斯基先生,一个身量高大的美男子,穿一袭橘黄色丝绒的巴黎式长襟衣。亚历山德拉老是跟他在一起:跟他一起跳小步舞,跟他一起跳乡间舞,马祖尔卡舞。

瓦西里朝地下望着。雪花粘在他的腮帮上,粘在他的颈脖上。可是这种敏锐的悟性仅仅是刹那间的事情,随后一切又都消失在醉

后的昏迷中了。他一点也打不定主意。这时候,大家已经在找他去吃早餐了。(这是这儿的习惯:欢度了一夜以后就吃早点,随后一直睡到吃午饭的时候。)他已经非常讨厌了的那两个朋友,霍德科夫斯基和多莫拉茨基,那两个大腹便便的吹牛家和撒谎者,哈哈大笑,抓住他的臂肘:“他们端上来的一道红烧肉多好啊,瓦西里先生……”亚历山德拉没有在餐桌上,另外那个人也不在……瓦西里喝了一点强烈的陈伏特加,可是一点作用也没有……

他从桌子边站起来,走进了舞厅——那儿一个人也没有。乐队那儿,有个身量挺高、瘦骨支离的犹太人靠在一只土耳其鼓上瞌睡。瓦西里把通往装着镜子的走廊的双扇门小心翼翼地推开了,——里面打蜡地板上,沿窗都是彩色的纸屑,弗拉基斯拉夫先生跟亚历山德拉一起在那儿踱来踱去,他的宝剑厚颜无耻地挑起了橘黄色长襟衣的下摆。他正在热情地向她说着什么话,老是耸动着假发。她耷拉着脑袋,倾听着。她那低垂着的颈脖里,显露出一种少女的、无力自卫的模样:人们把一个毫无经验的小傻瓜带到了外国,撇下她一个人,如果有人欺侮她,她也只会把眼泪往肚子里咽……

瓦西里本应愤怒地走过去,要求同那个傲慢的波兰人来一次决斗,可是他仅仅从门缝里望了望,因为怜悯而心里觉得很痛苦……“唉,你这个保护人太不行了,瓦西里。”这时候,弗拉基斯拉夫先生用一个漂亮的手势朝一扇边门指了一指,桑卡微微耸了耸肩胛,又微微摇了摇头。他们转身走到冬天的花园里去了。瓦西里不由自主地伸了伸身子,想把袖子卷起来……这不是袖子,只是一条花边。而且宝剑也放在楼上……唉,活见鬼!……

他砰的一下把双扇门那开着的一半碰上了,可是那闹嚷嚷、胖乎乎的霍德科夫斯基和多莫拉茨基却从他背后突然走过来了……

“瓦西里先生,你就去尝一尝那滚烫的、加酸奶油的甜馅饺子……”

于是他又坐在桌子旁边,心里乱得什么似的。他既觉得羞惭,又觉得愤怒。这明明是狼狈为奸。这两个贪吃的人故意让他喝了很多酒……他是不是应当跑去把宝剑拿来,打上一架呢?好样的一位沙皇的使节,为了一个女人竟像庄稼汉在酒馆里那样打起架来了……

唉,算了吧!还是就这样结束的好!

把人家递给他的酒杯推开了,他急匆匆走出餐厅。到了楼上,他咬紧牙齿,寻找他的宝剑……在桑卡的一堆裙子底下,他终于把它找着了……他用尽气力将那系着宝剑的绶带紧紧地束在腰里。随后他跑下石头的阶磴。城堡里的人,个个都已经躺下去睡了。他在冬天花园里绕了一周,发现一个人也没有。他只碰见一个侍女,——她深深地朝他拜了一拜,尖着嗓子说道:

"公爵夫人、马拉霍夫斯基太太和特克林斯基老爷赶着马车出去玩儿去了,吩咐说不到晚上不要指望他们会回来……"

瓦西里回到楼上,坐在窗边,望着外面的大路,一直到黄昏。他甚至有过这么一个主意:给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写一封表示悔过的信。可是纸和笔他都没有找着。

后来才发现桑卡原来早已回来了,只是在奥古斯塔夫人的卧室里歇息。晚饭过后,池塘旁边就要开始狂欢和燃放烟火。瓦西里走到马车棚里,吩咐安季普偷偷地把牲口准备好,将有些箱笼搬上雪车去。他这才闷闷不乐地踱回了城堡。沿着檐板正在点起一盏盏小油灯,——小小的火苗被风拂动着。雪云已经吹散,夜空蓝幽幽的,挂着一个圆圆的月亮。

走近一座花园里的建筑物,那儿有几个石雕的人像,被雪盖起来了,沃尔科夫突然听到嘶哑的叫喊声、急促的喘息声和刀锋的碰撞声。他一点也没觉得好奇,正想走过去了。一拐弯(就在挟着一支箭的那个爱神雕像的脚边),有个女人站在那儿,把一件披着的皮大衣抓拢在颈脖里,仰起了戴着白色假发的头。他朝她仔细瞧了一眼,认出来是亚历山德拉。他跑到她跟前。就在那边拐角后面,弗拉基斯拉夫先生和马拉霍夫斯基先生正在月光里用马刀殴斗。他们两腿撇得很开,膝盖微微蜷曲着,正在跳来跳去,互相冲刺,一边还跺着脚,狂暴地喘着粗气,用自己的马刀劈着对方的马刀。

桑卡扑到瓦西里身上,搂抱他,扭住他,把头往后一仰,闭上了眼睛,从咬紧着的牙缝里说道:

"带我离开吧,带我离开吧!……"

一看见沃尔科夫,那个蓄着唇髭的马拉霍夫斯基便高叫一声。

弗拉基斯拉夫先生冲到他面前，喝道："她不是你的，我们可不让你带走！"他们手下的小贵族，提着出鞘的马刀，穿过停车场跑了来，把两个决斗的地主劝开了。

……………………………………………………………………………

他们这一行人赶到离开马拉霍夫斯基先生有五十俄里的时候，瓦西里这才定下心来。他跟桑卡一句话也没有提，什么事也没有问，就那么紧绷着脸。她一声不响地坐在轿式雪车里，紧闭着眼。遇到富丽的庄园，他们就绕个弯儿赶过去了。

有一回，坐在赶车人座位上的那个向导，把受冻的手指插在紧窄的皮袄袖筒里，回过头来，从小丘上指指路边一座小教堂的瓦屋顶。安季普把脑袋探到雪车里：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咱们免不了要在这儿停下来了。"

原来这座小教堂(给圣徒扬·涅波穆克的献礼)是由一个有名的地主博列伊科兴建的，——他的肥胖、贪食和好客已经成为大家闲谈的资料。这个地主的庄宅离开大路很远，在一个黑沉沉的小树林后面。为了便于招呼狂饮的酒友，他就在大路上造了这座小教堂，——一幢房子里面是厨房和地窖，另一幢房子里面是食堂。这儿经常住着一个又肥胖又欢乐的托钵僧。他主持祈祷仪式，无聊的时候跟那个地主老爷玩玩纸牌，两个人一起悄悄地守候着过路的旅客。

不管是谁乘车打这儿经过，——重要的大地主也好，因为喝酒把最后一顶帽子都给卖掉了的、无忧无虑的小贵族也好，或是从小城镇里来的小市民商人也好，——仆人们都会拿一根绳索当路拦住马车，博列伊科老爷便晃晃悠悠地走过来，咻咻地喘着气，给他敬一杯酒(仆人们迅速地将牲口卸下)，这个惊惶的旅客就被拉进了小教堂，托钵僧念了祷文，酒宴于是开始了。这个博列伊科老爷决不伤害什么人，可是离开他的时候，却没有一个人不是酩酊大醉的，有的神魂颠倒地给抬上了雪橇，可是也有的神志没有清醒，就那么一命归天了，托钵僧暗中给他们作了忏悔……

"咱们怎么办，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安季普问。

"拐个弯儿，打田野里穿过去，尽量快点。"

显然，这些贵族地主一心只想寻欢作乐；整个波兰国家看来都在

无忧无虑地大吃大喝。小城和市镇上，每一个大户人家都把大门敞开着，喝得醉醺醺的小贵族在台阶上大喊大叫。可是城镇上的街道全很整洁，还有很多漂亮的店铺和商场。商店和理发馆的门高头，以及行会企业的门顶上，当街都横挂着一块块用彩色乱涂的招牌：有的是一个坐在马车里的仕女，有的是一个骑在马上的绅士，再有的是一只理发师用的铜盆。门里头，一个德国人叼着一支瓷烟斗，殷勤地微微笑着，或是一个犹太人穿着一件很好的皮大衣，客客气气地邀请那些步行的或是坐车的人走进去看看。全不像在莫斯科那样，一个小商人会抓住顾客的衣襟把他拉进寒伧的铺子里，那里一些破烂的商品要卖昂贵的价钱，可这儿你随便踏进哪一家铺子，都会觉得眼花缭乱。而且万一你身边没有钱，他们也肯让你把东西赊了去。

离开里夫兰的边境越近，他们经过的小城镇就越多。风车在小山上转动着翼片。乡村里，粪肥早已在往田里头车运。阴暗的天空中回荡着一股春天的气息。桑卡的眼睛里又闪出了亮光。他们已经赶到克赖茨堡了。可是就在这儿，却发生了一件意料不到的事。

御前大臣彼得·安德烈耶维奇·托尔斯泰（正从国外回到莫斯科去）在那家客店的隔壁房间里休息。一听到俄国人说话的声音，他就走出来了，肩膀上披着一件没挂面的皮袄，秃脑瓜上缠着一块绸围巾。

"恕我老头儿唐突，"他向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恭恭敬敬地鞠一个躬。"这次愉快的相逢使我觉得非常高兴……"

桑卡脱外衣的时候，他一直拧紧了两条黑得像银鼠尾巴一样的眉毛，聚精会神地、温柔地瞅着她。他有五十上下年纪，人长得又瘦又矮，可是筋骨却很强健。在莫斯科，没有什么人喜欢他，皇上不肯宽恕他的过去，因为他当年曾经和霍万斯基一起发动过射击军去支持索菲娅。可是托尔斯泰知道该怎么样等待。他承担国外的一些艰难任务，把它们完成得很出色。他通晓语言和文学，会用便宜的价钱买进精美的画（为缅希科夫的官邸）或是有用的书，而且还能雇用干练的人办事。他自己可并不想往上爬。于是很多人开始有点儿怕他了。

"你们要到里加去吗？"他问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一个卡尔

梅克女仆正在替她脱毡靴。桑卡感到无聊地答道：

“我们要到巴黎去。”

托尔斯泰掏出一只角质鼻烟盒，用中指在那上面轻轻地敲了几下，然后把一个大鼻子伸进鼻烟里去。

“你们将会碰到无穷的麻烦，还不如取道华沙好。（沃尔科夫抹了抹被风吹粗的脸，问：“为什么？”）因为利沃尼亚发生了战争，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里加已经被包围了。”

桑卡急忙用手抓住了腮帮。沃尔科夫吃惊地眨巴着眼睛：

“已经开始了吗？怎么样开始的？是奥古斯特国王一个人，那么……”

彼得·安德烈耶维奇用一种冰冷的、警告的眼色扎了他一下，于是他的话就在这里呛住了。托尔斯泰仰起他那沾着鼻烟的鼻子，打了个喷嚏，——绸围巾的两头如同耳朵一般摆动着。

“我劝您，亲爱的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马上转到米塔乌去。国王奥古斯特在那儿。他一定会很高兴看见您，特别是您的夫人——那样的 charmant① 和 sympathique② ……”

……………………………………………………………………

托尔斯泰把有关这次刚发生的战争的一些情况告诉了他们。那年秋天，奥古斯特国王的几个萨克森营早已开始在里夫兰边境附近——亚尼什基和米塔乌集结。里加的总督达利别尔格（三年以前曾经侮辱过伟大的俄罗斯使节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不是闭着眼睛不愿意看见，便是忽视了这些军队的调动。里加本来可以一攻而下的。可是非常宝贵的时间却在谈情说爱和轻举妄动中失去了：萨克森的总司令，年轻的弗莱明将军，爱上了贵族地主萨佩格的侄女，整整一个冬天都在他的城堡里大吃大喝。那些士兵也照常纵酒狂饮，而且还去抢劫库尔良德的一些村庄，——庄稼人都动身逃到里夫兰去避难，后来在里加他们也知道有危险了，总督才在城市里设防。

“卡尔洛维茨将军来到部队以后，谢天谢地，军事行动总算得以

① 法语：可爱的。

② 法语：予人以好感的。

开始了，"彼得·安德烈耶维奇说道，皱起了他那刮得光光的嘴唇，仿佛在玩味他的词儿似的。"可是，唉！维纳斯和巴克科斯才不管子弹的呼啸呢：弗莱明将军追求着更炽烈的战斗。他不去攻打瑞典人，反而大胆地去包围那位漂亮的波兰小姐的城堡，——这位小姐他早已被带到了德累斯顿，婚礼不久就要在那边举行了……"

从这一大篇叙述里，沃尔科夫明白奥古斯特国王的情况并不太妙。为了避免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往后说不定还得向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负责，——他考虑的结果认为还是趸往米塔乌去。

……………………………………………………………………

"您的骑士在哪里，先生？您的一万副护身甲在哪里？您的誓言呢，先生？您在跟国王撒谎嘛！"

奥古斯特把一座点着蜡烛的烛台急躁地放到他镜子前面那些粉扑、手套和香水瓶中间去，——有一支蜡烛倒了下来，熄灭了。他开始在寝宫的银色地毯上来回地踱着。他那紧包着袜子的、结实的腿肚子在愤怒地颤动。约翰·帕特库尔站在他面前，又苍白，又阴沉，手里抓着一顶帽子。

凡是人力所能做的事他统统都已经做了：整整一个冬天，他一直在写着鼓动的信，暗中分送给住在里夫兰领地和里加的骑士。他还冒了瑞典国法制裁的危险，乔装成一个商人，越过边境，到冯·本肯多夫、冯·西韦尔斯和冯·帕连的城堡里去拜访他们。那些骑士看了他的信，想起从前骑士团的威势，全都哭了，他们抱怨粮食税；那些由于土地收回法案而丧失了一部分土地的人，还起誓说他们决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可是当萨克森军队终于侵入了里夫兰，奥古斯特国王宣告要摆脱瑞典奴役的时候，却没有一个骑士胆敢跨上他的战马；而且更糟糕的是，很多人竟跟市民一起，加强防御，保卫里加，使它不受国王手下那些渴望着洗劫城市的雇佣兵的侵扰。

就在那一天，帕特库尔把这些不利的消息带到了米塔乌。国王连晚餐也吃不下去了，就抓起一个枝形烛台，拉住帕特库尔的一只手，急匆匆走进了寝宫……

"是您怂恿我发动这次战争的，先生，全是您！……我依据您承诺的誓约，这才拔出了宝剑。可现在，您居然胆敢宣称里夫兰的骑

士——那些酒鬼和贪吃肝脏香肠的老饕都还在犹豫迟疑。"

奥古斯特身材魁伟，仪表堂皇，穿一身雪白的军服，攥紧着拳头向帕特库尔走去，狂暴地摇着花边袖口，盛怒之下还嚷出了许多不必要的话。

"丹麦的援军在哪里？它是您曾经答应给我的。沙皇彼得的五十个团的兵力在哪里？您的二十万金币在哪里？波兰人，真该死，都在等着这笔钱呢！波兰人等我胜利了，会拔出他们的军刀；或是等我失败了，会爆发一场前所未有的内战……"

涎沫从他那两爿饱满的、线条分明的嘴唇里流下来，保养得很好的脸哆嗦了……帕特库尔移开了视线，抑制着升上喉头的怒火，答道：

"陛下，骑士们希望得到一个保证，如果他们推翻了瑞典的统治，要做到不受莫斯科蛮族的侵犯。照我看来，他们之所以犹豫，原因就在这里……"

"胡诌！这都是莫须有的恐惧……沙皇彼得对着十字架起过誓，说他到了扬堡就不会再往前赶了，——俄罗斯人要的是英格利亚和卡累利阿。他们连纳尔瓦都不想染指呢。"

"陛下，我怕的是背信行为。我知道，有许多间谍已经从莫斯科派到了纳尔瓦和列维尔，表面上好像是采购货物，其实都奉了命令去测绘那些要塞的地形图。"

奥古斯特往后退。他那一只指甲染着颜色的大手落在宝剑的柄上，圆圆的下巴颏傲慢地扬起来：

"冯·帕特库尔先生，我用国王的身份告诉您：纳尔瓦也好，列维尔也好，更别提里加了，决不会看到一个俄罗斯人。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一定要把这些城市从沙皇彼得的爪子里夺过来……"

……………………………………………………………………

国王待在米塔乌的公爵府邸里厌烦透了。他住到军队附近来，并没有加速事情的进展。唯一的成就只是攻下了科别尔尚茨要塞。两度炮轰里加，可是没有结果。里夫兰的骑士还在踌躇考虑，要不要跨上他们的坐骑。波兰的豪绅们都在警惕地等待着，看来要在议会的下一次会议中准备向国王提出质询，为什么把波兰拖进这场危险

的战争。

米塔乌的天气很恶劣。钱又不多。库尔良德的地主全是些老粗,他们的妻子与其说是迷人的女性,还不如说是活像怀孕的母牛。年轻的库尔良德公爵弗里德里希·威廉又是个喜欢吹牛的酒鬼,叫人讨厌得难受。奥古斯特如果没有新朋友阿塔莉·台斯芒的努力(她跟国王一起离开了欢乐的华沙),他那充满热情的性格准有陷入忧郁的危险。

阿塔莉·台斯芒安排了舞会和狩猎,从华沙带来一班意大利演员,她花起钱来慷慨得叫人无法理解,——有时候奥古斯特吩咐宫内大臣去为伯爵夫人筹措那么多的金币,甚至也会哼一哼鼻子。严寒的气候害得那班意大利演员又打喷嚏又咳嗽。在这些设计得富丽豪华的舞会里,那批不太习惯于优雅娱乐的本地贵族,对这种穷奢极侈只好目瞪口呆,心里估摸着这一下不知道又要叫国王花去多少钱呢。

有一天,国王正在用晚餐。他照例总是一个人吃饭,背对着炉火,坐在一张小桌子旁边。那些贵妇人面对他围成一个半圆形,坐在一张张镀金的小椅子里。国王戴着一绺小小的风雅的假发,穿着一袭轻盈的、绣着花朵的长襟衣,一件麻纱衬衫的花边直垂到肚子下面。御膳监是个染着颊须的、脸像羊皮纸一样的老头儿,不住地在给国王斟着烫热的酒。那一天,六个腮帮像甜菜一样绯红的、当地的男爵夫人被召见了,六个肥肥胖胖的男爵战战兢兢地站在她们那撒过面粉的假发后面。两张椅子还空着。

奥古斯特一面嚼着填有馅儿的兔肉,一面闷闷不乐地望着那几位夫人。劈柴在壁炉里毕毕剥剥地爆着。男爵和男爵夫人们一动也不动,显然是生怕发出像擤鼻子那样有失体统的响声来。沉寂得太窒闷人了。奥古斯特便把一个臂肘搁在桌子上,抹了抹嘴唇,把食巾往桌子上一撂:

"Mesdames et messieurs,我将不厌其烦地再一次表示,到你们这个美妙的城市来做客,我感到极大的满足。(他微微做了个手势,来加强这句话的语气。)库尔良德贵族的崇高道德品质应当作为大家的榜样:它把清醒的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跟高尚的思想方法难能可贵地结合起来了……"

男爵们伛下了马鬃做的假发，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男爵夫人们稍微停了一下(因为她们不太懂得法国话)，这才耸起那丰满的屁股，行了个屈膝礼。

“Mesdames et messieurs，唉，在我们这个讲求实际的时代，国王们为了关心他们臣民的最高利益，有时候甚至也不得不降临到大地上来。这个真理，并不是个个人都懂得，唉。(他叹了口气，把眼睛转向上天。)有种骄傲自满的波兰地主，目光短浅，轻率挥霍，把他的黄金乱花在宴饮和狩猎，乱花在豢养一批酒鬼和懒汉上头，而他的国王却跟小兵一样，拔出宝剑去袭击敌人的要塞，看了这种情况，我们除了痛心之外还能有什么感觉呢？……”

奥古斯特喝了一口酒。男爵们聚精会神地听着。

“质问国王，按照习惯是不应当的。可是国王们却从臣民的眼睛里看出了大家焦急的心情。Messieurs，我独自一个发动了这次战争，率领了我的一万名近卫军。Messieurs，我发动这次战争，是为了一个伟大的原则。波兰被内战搞得四分五裂。勃兰登堡选帝侯，那只野狼，正在啃我们的肝脏。瑞典人是波罗的海的主子。国王查理已经不再是一个孩子，他粗卤果敢。要不是我在里夫兰首先下手，说不定瑞典人明天就会到这儿来，在库尔良德征收五倍于过去的粮食税，把土地收回法案扩大实施到你们的领地上。”

他那双浅色的眼睛瞪得很大。男爵们开始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夫人们把脑袋缩拢去了。

“上帝交给我一个使命，——在从易北河到第聂伯河、从波美拉尼亚到芬兰海岸的一个伟大国家里建立和平与繁荣。有人一定要喝那碗现成的羹汤。瑞典、勃兰登堡和阿姆斯特丹的商人们把他们的汤匙都已经伸出来了。我是一个贵族，Messieurs。我希望这碗羹汤让你们自己平平静静地去喝……(他朝天花板扬起眼睛，好像在打量着他从那儿降落下来究竟有多少距离似的。)昨天，我下命令绞死了两个马秣采购员，因为他们抢了伊克斯库尔男爵领地上的几个农场……可是，Messieurs……我的士兵正在流血，除了荣誉他们什么也不需要……可是牲口需要燕麦和干草，真是该死！……我就不得不向那些我们正在为他们而流血的人们呼吁，要他们有远大的眼光……”

男爵们的脸色都发了紫，这一下他们终于明白了国王的用意。他们这样闷声不响，奥古斯特越看越生气，便开始在他的言词里掺进一些士兵们的行话。这时候，阿塔莉·台斯芒进来了，——她那耷拉着的眼皮使白里泛青的脸显出热情的样子。用一种优雅的、自然的体态，她向国王行了个屈膝礼，挥动着螺钿扇（男爵夫人们斜眼瞟着这个惊人的巴黎型的尤物），又鞠了一躬，说道：

"陛下，请允许我有这份福气，向您引见从莫斯科来的维纳斯女神……"

她拖着蓬松的长后襟走到门口，挽着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的一只手把她引了进来：说真的，在她所有想出来的花样里，也许要算这一招最机智了。她第一个知道沃尔科夫来到的消息，便到客店里去拜访他们，而且一下就看透了亚历山德拉的性格；她把她接到了自己的寝宫里，打量了一下她的衣服，严厉禁止她把莫斯科的任何东西穿在身上："我的朋友，这些都是萨莫耶德人穿的衣服！（她说的甚至包括那些最好的、每件要值一百金币的衣服）假发！可那是上一世纪戴的。凡尔赛在过了山林水泽女神节以后，假发就已经没有人戴了，我的小乖乖。"阿塔莉吩咐侍女把所有的假发统统扔在壁炉里。（桑卡吓得只是眨巴着眼睛，样样事情都同意了。）阿塔莉打开了几只大箱子，把亚历山德拉打扮成一个"穿着晚服的 femme de qualité'①"。

奥古斯特又惊又喜地瞅着这个莫斯科的维纳斯女神，——只见她两股灰褐色的波纹盖在耷拉着的头上，一绺鬈丝直垂到袒露得很低的胸前，几朵鲜花簪在她头发和衣服上。衣服很朴素，腰里也没用鲸须框，样子活像希腊的短袖长衬衣，一个肩头搭着一袭金线织的斗篷，一直拖到了地毯上。

奥古斯特握住她的指尖，伛下身去亲吻。（男爵夫人们那些涨红的脸，她仅仅瞥见了一眼。）这是一个期待已久的时刻。那国王倒像是一个从非常遥远的地方，仿佛从纸牌里走出来的那样，——魁伟，堂皇，殷勤，有着一张红红的嘴，两道高高的、如同黑貂一样的眉毛。桑卡中了魔法似的直瞅着他那双信任地闪烁着的眼睛："我完蛋啦。"

---

① 法语：名媛。

瓦西里待在客店里，快要有一个星期了。桑卡已经给带走，他也被忘记了。他坐了车到宫里去打听，国王的侍从官每次总是殷勤地向他保证，国王明天决不会再不接见他。为了解闷，白天瓦西里就到城里那些弯弯曲曲的小街上去溜达。一幢幢湫狭阴沉的房子，盖着简陋的屋顶，装着铁门，——仿佛人都已经走空了，——只是偶尔有那么一张气呼呼的脸，戴着一个尖顶帽，贴在一扇高高的玻璃窗上张望。集市广场上，差不多所有的铺子都关了门。有时候，给四匹羸瘦的马拖着的大炮，打大圆石子路上轰隆隆地滚过去。愁眉不展的骑兵把羊毛斗篷裹在身上，为了挡住那砭骨的寒风。只有一些要饭的——庄稼汉，满面泪痕的女人和衣衫破烂的孩子成群地在城里流浪，手里抓着帽子，抬头望着一个个窗口。

晚上，吃过了晚饭，瓦西里总是坐在一支蜡烛旁边，一只手托住了腮帮，想起他的妻子，想起莫斯科，想起这种麻烦的差事。父亲和祖父曾经这样教诲他：要谦逊，要敬畏上帝，要尊重长辈，这些话眼下可也没有多大用处了。飞黄腾达的都是那些有爪有牙的人。亚历山大·缅希科夫又大胆又骄横，前不久还只是一个侍从，而现在却已经是一个总督，一个获得勋章的人，只等机会来到，他还想升得比任何人都高出两个头。阿廖什卡·布罗夫金已经被擢升为招募新兵的近卫军上尉：他胆敢抓住总督的假发。雅什卡·布罗夫金原是个愚蠢、凶悍、粗野的农民，现在却也在指挥一艘战船了……而桑卡！唉，桑卡，我的天哪，我的天！……换了别人做她的丈夫，准会把她抽得一背脊全是鞭痕了……

这样说起来，那一定还有些什么事他应当懂得。不声不响的人眼下是不受人欢迎的。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总得要向上爬……（他忧郁地瞅着那支蜡烛的火苗……从前他坐在幽静的庄园里，听着暴风雪在积雪的屋顶上空哀号，当年那种逍遥的心境他现在多么渴望啊！……暖炕，蟋蟀，还有那种从容不迫的、给人以快感的思想）他是不是应当开始念念普芬道夫的著作呢？还是做做生意，像亚历山大·缅希科夫或是沙菲罗夫那样？这就难了，他从来没有这种习惯。只要战争快一点爆发就好啦……沃尔科夫家的人的确很温顺，很温顺，

可是一朝跨上马背，那就不妨看看到底是谁出人头地——难道会是布罗夫金家的雅什卡或是阿廖什卡不成？

就在这样一个苦思焦虑的晚上，国王的侍卫官在客店里出现了，他客气极了，再三表示歉意，请沃尔科夫马上到宫里去。瓦西里十分激动，急忙把衣服穿好。他们坐着马车出发了。奥古斯特在寝宫里接见了他。国王伸出手来欢迎，不让他下跪，却跟他拥抱，还叫他坐在自己身边：

"我完全不明白，我年轻的朋友。我只好向您道歉，因为我的朝廷里毫无秩序……在吃午饭的时候，我才知道您来到了这里。阿塔莉伯爵夫人，那个最最轻率的女子，被尊夫人迷住了，竟把她从丈夫的怀抱里拉出来，到如今已经有整整一个星期，藏起来不让任何人看见，独自一个享受着她的友爱……"

沃尔科夫竭力想要站起来，可是还没来得及回礼，奥古斯特就用一只手搭在他肩膀上把他按了下去。他大声地谈着，而且一直在笑。可是一会儿笑声停止了：

"您是要到巴黎去，我知道。我想请您，我的朋友，送一封密信给我的兄弟彼得。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不妨待在这儿等您，在阿塔莉伯爵夫人的庇护之下一定会十分安全。您是不是知道最近发生的事件？"

笑意仿佛从他的脸上给拂去了，嘴角边露出愤怒的皱纹……

"里加的局势很糟糕——里夫兰骑士把我出卖了。我那位最优秀的将军卡尔洛维茨，三天以前英勇地阵亡了……"

他用一只手掩住脸，为悼念不幸的卡尔洛维茨，静默了片刻工夫……

"明天我要到华沙去参加议会的会议，——防止人心的可怕的骚动……到了华沙，我会捎给您信札和文件……您不要吝惜您的力量，您要向沙皇证明俄罗斯军队马上出动的必要性……"

……………………………………………………………………………………

夜里，阿塔莉会把侍女唤醒，她们便点上蜡烛，生起壁炉，搬进来一张小小的桌子，上面摆着水果、酥皮大馅饼、野味和酒。阿塔莉和桑卡从大床上爬起来，只穿着睡衣，戴着花边包发帽，就坐下去吃晚

饭。桑卡困得要死(这也难怪,整整一天不曾有过片刻的休息,不曾随随便便地说过一句话,样样事情都那么别别扭扭,时时刻刻都得戒备着),可是她总是揉揉那发肿的眼睛,从一只闪出肥皂泡一样光彩的高脚玻璃杯里喝一口酒,微微翘起嘴角,嫣然一笑。她到外国不是来睡觉,而是来学"风雅"。这种"风雅"(阿塔莉是这样解释的),即使在宫廷里也不是大家都懂得:即使在凡尔赛,粗鲁话和下流事也还多的是呢……

"你看,我亲爱的,潮湿的晚上你就没法儿打开窗子,宫院四周发出那么一股臭味,从灌木丛里,甚至从阳台上……那些朝臣住得很挤,他们好歹也睡下了,在一些肮脏的床上;为了消除邋遢衬衫上的那股气味,大家便洒上了香水……唉,我们俩应当到意大利去……那才是一个美梦呢……那是一个各方面都很风雅的国家……诗啊,音乐啊,感情的游戏啊,心情的非常细致的快感啊——样样都为你效劳……"

阿塔莉用一柄银质的小刀削着一只苹果。她交叠着两条腿,晃动着小小的便鞋,半闭着眼,喝了一口酒:

"风雅的人是真正的生活之王……听着,常言道得好:'好的农夫跟着他的犁,勤恳的织工坐在他的布机边,有胆量的商人张起他的船帆,甘冒生命的危险……人们为什么要辛勤劳动呢?因为神道已经死了……不,我在奥林普斯山上那呈现淡红色的云端里看见的是另外一些神灵。'"

桑卡仿佛一只中了魔法的兔子,听着她。阿塔莉的额头上露出一条条皱纹。她伸出那只已经喝干了的酒杯:"请斟吧,"随后说道:

"我的朋友,我还是不能了解,您为什么不敢接受奥古斯特的爱,——他很难受呢……美德只是缺少理智的一种标志。一个女人用美德来掩饰她道义上的丑恶,正像西班牙女王用没有缝的连衫裙来遮盖她那松软的乳房……可是您——您又聪明,又漂亮……您热爱您的丈夫。谁也不来阻碍您向他表示热烈的情感,只是您别做得很公开。您别让人家笑话,我的朋友。一个善良的城里人星期天带着他的太太一块儿出去溜达,搂着她的腰,使得谁也不敢从他手里夺走这件宝贝……可是我们是风雅的女人,——这就负有相当责任

了……”

包发帽的花边遮掩了桑卡的沉下的脸。她该怎么办呢？她可以没个休歇地连续跳哪怕一昼夜的舞，可以扮演随便哪一个希腊女神，可以在一个夜里读完一本书，滚熟地背诵一些歪诗……可是她心里还有一点东西没法儿克服：她会羞惭得要死，事后还会苦痛得难受，如果她听信了阿塔莉的劝诱而给国王以女性的情爱……（“这一切将来是会发生的，当然啰，不过不是在现在。”）这怎么解释呢？她到底总不能承认自己不是在帕尔纳斯① 诞生的，而是曾经放过牛；也总不能承认自己准备抛开美德，不过还没有力量撕下她心上的什么东西，仿佛她母亲那可怕的眼神守护着这个神圣的，她生命中的一个什么核心……

阿塔莉并没有坚持。她拧一把桑卡的腮帮，转了个话题，说道：

“我昼思夜想要见一见彼得沙皇。啊，我要怀着什么样的敬意去亲吻那只既会使大锤、又会使宝剑的手啊！一提起彼得沙皇，便使我想起赫拉克勒斯——他的十二件大功②，——跟多头毒蛇搏斗，扫干净奥吉亚斯的牛栏，把地球扛在肩膀上……这岂不像是一个神话，我的朋友，没有几个年头，沙皇彼得却已经创立了一支强大的舰队和一支无敌的陆军？我真想知道所有的元帅和所有的将军们的名字。你们的沙皇是查理国王的劲敌。欧洲正在期待着那么一天，莫斯科的鹰终于会把爪子掐在瑞典狮子的鬃毛里。您一定要满足我的好奇心……”

阿塔莉往往把话题扯到莫斯科的事务上头来。桑卡尽她所能地回答。她不明白这位新朋友的小心戒备、曲意奉承的嗓音为什么会弄得她那么不痛快……后来在床上，她把被子拉到鼻子上，却久久地没法儿睡去，给晚上那一席谈话扰乱得太厉害了。唉，这种“风雅”可多不容易哪！……

---

① 帕尔纳斯是希腊中部的高山，在古代希腊人的概念中，帕尔纳斯是太阳神阿波罗和文艺、科学女神缪斯的居所之一。

② 据希腊神话，赫拉克勒斯是有名的大力士，一生除暴安良，神勇无敌，完成了十二件大功。

三

……而到临了,这整个联盟仅仅成了一张废纸,它也许可以吓唬一下那些受人尊敬的议员,却吓唬不倒您那充满热情的大无畏精神……丹麦人是不敢破坏和平的,——请相信一个女人的眼力。沙皇彼得给和平谈判束缚住了,他不会出阵,一直要等到土耳其人解开他的双手。可是这样的事是不会发生的。秘书官乌克兰采夫把所有的黑貂皮大衣统统分送给大臣们了,却没有进一步谈起什么。沙皇彼得企图用新建成的沃罗涅什舰队的下水典礼来威胁土耳其人,可是他这样做反而引起了英国人和荷兰人的高度警惕。他们那些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不愿意听到俄罗斯船舰开进黑海。其中最不能调和的是波兰大使列辛斯基,他是奥古斯特国王的死敌。他用波兰国家的名义,恳求苏丹协助波兰人从俄罗斯人手里夺取乌克兰,连同基辅和波尔塔瓦。

这些都是最新的消息,或者,如果您喜欢,说它是谣言也可以。华沙到处在传播着。奥古斯特和我在舞会和娱乐上面花销着大量的金钱,——唉,国王的威望却仍然在低落下去。他性情狂暴,而且因为追逐一个俄罗斯的蠢婆子,还弄得贻笑大方……

因此,历史的顺风吹鼓了您的帆篷,在您那即将到来的荣誉的缆索间呼啸。时机不可失!矢忠于您的阿塔莉。

这封信,查理是在孔格肖尔森林里收到的。他倚在一株树上,读着。松树发出飒飒的响声,低低的云朵在三月的天空中飘荡。下面,在那雾蒙蒙的峡谷里,猎狗正在狺狺地吠着,它们那不耐烦的叫声表明大规模的狩猎已经开始了。一个看守猎场的老头儿,踩着石头中间的积雪,往下面走了几步,随后等待时机地扭过头来。国王把那封信念了一遍又一遍。送信的急使抓着马勒站在那儿,那匹牲口乜斜着紫盈盈的眼睛朝猎狗吠叫的方向望着。

从峡谷里蹿出来一头牡鹿,用劲一跳便登上了斜坡。查理并没举起他的火枪。那头牡鹿把一对枝枝桠桠的叉角朝后一仰,往树丛里一溜烟跑了。五十步开外,传出来一响枪声,那边正是法国大使守

着的地点。查理没有转过身来，——那封信在他给冻得通红的手里扑扑地飞舞。那个看守猎场的人把下巴颏上的皱纹埋在皮领子里，回到这个年轻人背后他原先站过的地方，这个年轻人有个小小的脑袋，狭狭的脸盘，瘦得活像一根竿子，穿着一件背后很长的驼鹿皮长襟衣。

“谁交给你这封信的？”查理问。

那军官没有松开手里的马勒，走拢了一步：

“皮佩尔伯爵。他还吩咐我向陛下面奏几件连议会也还没有知道的、极其重要的消息。”

这个红腮帮、圆脸蛋的军官那一双灰蒙蒙的眼睛，流露出一种想要发问和无所畏惧的神情。查理把身子转开了。这些贵族老爷个个都是这样子等待时机地瞅着他，——所有的近卫军全像一群饥饿的猎狗。

“您奉命要向我面奏的是什么事？”

“丹麦军队——有十五个或是二十个营，已经越过了荷尔斯泰因边境。”

查理慢慢地把阿塔莉的信揉成一团。猎狗的吠叫越来越近了。从林木森森的峡谷里传出来一头熊的吼声。查理抓起那支倚在一株树上的火枪，回过头来朝那个军官说道：

“换一匹马，赶回斯德哥尔摩去。告诉皮佩尔伯爵，我们在这儿行乐，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兴头。我们已经围住三头大熊。我邀请皮佩尔伯爵、雷恩舍尔德将军、勒文豪普特将军和施利本巴赫将军一起来参加围猎。去。赶快！”

他那一向苍白的脸上显出一块块红斑。他用一根把握不稳的手指扣着火枪的扳机。他毅然决然地向峡谷的峭壁大踏步走去，两只冻着冰的皮靴统互相碰撞着。那军官笑吟吟地望着他那孩子气的、有点儿驼的脊背，以及那自傲地挺得直僵僵的后颈脖，随后跳上马鞍，踏着深深的积雪，飞驰而去，消失在林子里了。

……………………………………………………

十四头熊已经给打死或是被捉住了。那些落进罗网里的小熊被用鞣皮条捆绑起来，准备装到斯德哥尔摩去，查理听着它们绝望的吼

声，像孩子似的觉得很开心。那天拂晓时分赶来的皮佩尔、雷恩舍尔德、勒文豪普特和施利本巴赫(穿着皮长襟衣，戴着插有乌鸡毛的帽子。)，每个人也用猎矛刺死了一头野兽。法国大使吉斯卡尔还亲手打死了一只七英尺高的怪兽。

这些疲累的猎人回到了用大圆木造的城堡里，——下面是片瀑布，在峡谷底里的冰上面轰轰地吼着。餐室很暖和，松树枝在火炉里燃得很旺。剥制的牡鹿和麋鹿头上那玻璃似的眼睛，在墙壁上炯炯生光。矮个子的吉斯卡尔，喝得满脸通红，唇髭给捻得紧紧的，挥动着短短的胳膊，正在兴奋地追叙那头熊怎样风驰电掣般扬起一阵雪花，从洞窟里跳出来，早已准备好把他一口吞掉了："我早已觉察到它那股腥臭的气息喷在我脸上！可是我成功地往回跳；我朝它瞄准。可没有打中！……片刻工夫，我整个一生闪过我的眼前……我抓住备用的火枪……"

那几个不爱说话的瑞典人一面听，一面喝酒，一面微笑。吃晚饭的时候，查理甚至连一口酒也没有喝。那位法国大使好容易给送到卧室里去了，查理才吩咐在门口布上岗哨，自己往火炉边坐下了。皮佩尔和几位将军朝他的椅子那儿挨拢去。

"我很想听听你们的意见，诸位先生，"他说着，把嘴唇抿紧了。他那个孩子气的、被风吹粗糙的鼻子被炉火照得通红。

将军们都垂下了额头。所有的事，特别是这样一件事，需要好好地考虑。皮佩尔慢慢地擦了擦方方的下巴颏：

"议会害怕战争，也不想要战争。我们动身的前一天，开了个特别会议。波兰国王侵入利沃尼亚，特别是丹麦人采取敌对行动的谣言，在斯德哥尔摩引起了恐慌。船主、木材商人和粮食商人派了一个代表团到议会。大家用心地听着他们，在议员当中没有发出一个赞成战争的声音。后来决定派几个使节到华沙和哥本哈根，不惜任何代价，去寻求和平解决。"

"那么对这件事，他们的国王有什么意见？"查理问道。

"议会明明认为，陛下的功名心已经在猎熊上头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好极了！"查理活像一只猞猁狲，把那狭溜溜的脸急速地转向雷

恩舍尔德。这个将军从他狮子鼻的大鼻孔里抽了一口气。

“我相信，”他说，用一双滚圆的、浅色的眼睛诚恳地瞪着，“我相信军队里有不少年轻的贵族，他们觉得瑞典是太逼仄了……有那么一些志愿兵，他们愿意用宝剑去争取荣誉。如果国王带领我们去到天涯海角，我们一定就会到天涯海角去。对我们瑞典人来说，这也不是第一次……”

他那直直的嘴巴温厚地笑了笑。将军们都点点头表示同意：“我们离开祖国的山岩，到异邦外国去寻求黄金和荣誉，这可不是第一次啊。”大家点罢头，皮佩尔才说：

“为了战争，议会一个子儿也不会给。国库空虚。这一点应当商讨一下。”

将军们一声不吱。查理咬了咬嘴唇。他那搁在火炉格栅上的骑兵长靴底正在冒着烟。

“我们只是在头几天里需要钱，——把军队送上海船，运到丹麦去。这笔钱，法国大使会给我。他一定会把这笔钱给我，因为要是他不给，我会到英国人那儿去拿……我们以后的军事行动所需要的费用得由丹麦国王支付。他是会支付的。”

将军们朝国王的椅子靠拢过去，表示同意地说：“说得对，说得对。”皮佩尔把眼眉迅速地掀动了好几次，——他又被这个年轻人吓住了。

“即使我们自己拿不定主意来发动这场战争，那些强国也会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查理说道。“因此我们还是采取上策：先下手为强……仪表堂堂的奥古斯特正在梦想一个伟大的帝国。他跟我一样，也没有钱，——他向沙皇彼得要到了一些金币，却把它们花销在跟娘们儿喝酒上头。奥古斯特本来倒很可以做一个挺不错的江湖卖艺人呢。莫斯科的沙皇我更不怕：还没等他教会农民团队放火枪，他早把他的盟国也失掉了……诸位先生，我想提出一个计划来请你们讨论讨论……”

就在那天晚上，三位将军朝一张摊开在查理膝盖上的地图弯下身子，考虑了一套作战部署：纳尔瓦总督韦林担任爱斯特兰和里夫兰的瑞典军队的指挥，开去增援里加；勒文豪普特和施利本巴赫把近卫

军和陆军集结在祖恩德的军港兰茨克罗纳，装作演习的样子；皮佩尔到斯德哥尔摩去做一切必要的工作，以转移议会对这些准备的注意。

他们把松树根往火炉里丢，将哨岗从门口撤去了。晚餐在桌子上摆好。吉斯卡尔先生已经舒畅地打过一回盹，这会儿搓着手走进了餐室。查理邀他坐在火炉旁边，随后咳嗽了几声，好像有句话卡在喉咙里似的，说道：

“我亲爱的朋友，您可以相信我对我的兄长，您的国君，那种热烈而忠诚的爱慕……（吉斯卡尔慢慢地搓着两个手掌，警惕着）瑞典将是北方海洋中法兰西利益的忠实的捍卫者。在西班牙王位继承的争端中，我把宝剑交给了路易。（吉斯卡尔甩开两条短短的胳臂，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可是我不想向您隐瞒：英国人正在千方百计把瑞典拉到他们那一边去……在瑞典，除了国王还有议会，而我可摸不透他们的心意……唉，眼下这个世界就是充满着矛盾……今天我得知英国舰队已经出现在祖恩德海上……为了避免犯下严重的错误，我需要一种实物来证明你们的友谊，Monsieur 吉斯卡尔……”

……………………………………………………………………………

那些吼叫着的小熊被装在一辆大车里，从斯德哥尔摩的街上赶过去。查理和参加狩猎以及看守猎场的人都骑着马跟在它们后面。铜喇叭呜呜地吹着，一群猎狗汪汪地吠着。善良的公民走到窗前，摇摇头，说道：“国王这样子寻欢作乐，选的时间可太不适当啊。”

引起忧虑的谣言叫这个许多年来过惯了和平日子的城市骚动起来了。英国和荷兰的舰队已经出现在祖恩德海面——为的是什么呢？还不是为了要跟丹麦人联合起来，结束瑞典在北方海洋上的势力？那个辽阔的国家波兰，正在威胁着要把瑞典的卫戍军从波罗的海沿岸消灭。东方，一千英里的俄罗斯边疆，除了靠近涅瓦河口的尼恩尚茨小堡垒和拉多加湖出口处的诺捷堡要塞以外，差不多没有一点防御。

以一支拥有两万士兵的不大的军队和一个狂妄的国王，去跟几乎是整个的东欧作战，这是想想也觉得可怕的。和平，和平，当然啰，——即使稍微牺牲一点，来保全那主要的东西也好。

查理在议会里出现了，连猎装也没有换，——他用一种目空一

切、漫不经心的态度听着那些慈父般的发言，关于此时此刻高举在瑞典头上的上帝的手，关于慎重和美德。他抚弄着短剑的骨柄，回答说他正忙于安排孔格肖尔城堡里的春季狂欢会，要过了节日才能发表关于外交方面的意见。年纪最大的一个议员站起身来，深深地鞠了个躬，用仔细斟酌的词句表达了一个希望，但愿王上无忧无虑地娱乐。

国王耸耸肩膀，走了。过了几天，他果然动身到孔格肖尔去了。到了那里，他换了牲口，由雷恩舍尔德和十来个近卫军官扈从着，飞也似的向兰茨克罗纳驰去。一路上差不多没有休息，马也好，人也好，他都一点不顾惜。他仿佛变了一个人——只有一个念头支配着他的情欲和意志。

……………………………………………………………………

一个万里无云的春天的早晨，瑞典舰队载着一万五千名精锐部队，驶进了祖恩德海。快近中午，他们看见阳光照耀的波浪上出现了战船、双桅帆船和帆桨大船那黑糊糊的轮廓，仿佛吊在海面尽头和晴朗天空之间的半空里似的。几百面旒旗在临风招展。这便是没有下碇而停泊在那里的英国和荷兰的舰队。

赶那艘领头的瑞典巡洋舰在桅杆上升起了国王的御旗，一团团的烟云便开始从战船的两舷散出来，隆隆的炮声随即打水面上滚过去，烟雾的密幕给吹向南方。英国和荷兰的海军将官们，金色的带子闪闪生光，乘着舢板向这艘领头的瑞典巡洋舰驶过来了。

查理站在后甲板上等候他们，他穿着一件青灰呢的长襟衣，紧紧地直扣到黑色的领巾那儿，一双擦过油的骑兵长靴，有个宽宽的喇叭口，足以适应任何意外的变化。在一顶两面都把帽边卷起的小小帽子底下，他的假发被挽成一条辫子，藏在一只皮套里面。他一只手搁在一柄长长的宝剑上，仿佛搁在一根手杖上似的。就这样，他踏上了征服欧洲的漫长的道路。

那些海军将官们听到过很多关于这个堕落败坏的年轻人的流言，一看见他那异乎寻常的坚毅和沉着，都觉得很惊异。他谈到波兰国王和丹麦国王给予他的无法忍受的侮辱，而且慷慨地同意接受英国和荷兰舰队的支援，去惩罚丹麦人的背信行为。

就在那一天，这三支联合在一起的舰队便启程向哥本哈根进发，它们的帆篷把海面都给遮蔽起来了。

四

雨停了，浮云消散了。夜晚暖洋洋的，有种青草和烟雾的气味。远远地从外侨区传来了新教教堂那丁丁当当的钟声。

彼得坐在开着的小窗旁边，——蜡烛还没点燃，——看着一个个奏本。在寝宫紧里头的门旁，图拉来的锻工尼基塔·德米多夫一动不动地站着，他的秃脑瓜白皑皑地闪着光。

> ……说实话，陛下，老百姓对奉公尽职越来越显得没劲了，只要稍微放松一点，他们就认为一切又会恢复从前的老样子……（税务官阿列克谢·库尔巴托夫在奏本上这样写道）商业公会的商人马特维·舒斯托夫送来一份他的买卖和财产的清单，上面说明他所有的家私只值两千卢布，说是他已经彻底破产了。可是据我所知，马特维在他扎里亚季耶的寓所里，在那不好意思进去的茅房的地板底下，埋藏着他祖父留下来的四万金币。而他，这个马特维，是个反复无常的人，——他不是使财富增加，而是把财富乱花在喝酒上面，如果不去约束他，那他准会把这笔财富吃尽用光。我请陛下下一道敕令，派一个书记官率领二十名士兵到扎里亚季耶那边马特维的寓所里去，他会把那些金币挖出来的……

彼得摇了摇头，把这个奏本摆在窗台上，放在左手，——准备批准执行。下一个奏本是法官米什卡·别克列米舍夫呈递的，他用发抖的手写下的字，彼得只能辨别出这样一些词句："……曾经在你父亲和你哥哥手下历任许多职务，后来奉派为莫斯科司法政厅里的法官。我大公无私，担任这个官职，一直到今天……由于这样奉公守法，我已经背上债务，穷困到了极点。伏恳陛下垂怜，——为了奖励我的奉公守法，请准我到譬如说波尔塔瓦去当总督……"

彼得打了个哈欠，把这个奏本撂在右手的一堆文件上。另外还

有一些从别尔戈罗德和谢夫斯克送来的报告，说是编在团里的城市居民、各级官员以及农奴和农民都不愿意为皇上当差，不愿意干建造海船和砍伐木材的活，纷纷从各处逃往顿河哥萨克的一些地区……彼得在这件报告的角上批道："着将别尔戈罗德与谢夫斯克的总督召来，严加拷问。"

还有一件由国家农民送上来的血泪斑斑的呈文，控诉孔古尔地方的总督苏霍京，说他在种种的贡品之外，还向每份人家征收八阿尔丁的捐税，归他自己花用，而且下令把房子和澡堂的门随便封闭起来，也不管天气多么寒冷，因此有许多孕妇只好在畜栏里生孩子，而那些婴孩便都夭折了；在法院里，那总督竟抓住有些女人的乳房，将奶头挤得出血，还用别的方法折磨她们，把她们弄成残废……

彼得搔着后脑瓜。一片哀号声从全国各地发出来，——如果一个总督给撤换了，接任的总督会胡搞得越发厉害。叫他到哪儿去找人呢？……他们全是些窃贼。他便抓起一支羽毛笔，墨水飞溅地动手写道："派人到孔古尔去……"

"尼基塔，"他转过身来说道，"要是派你去当总督，你会不会偷盗？"

尼基塔·德米多夫仍然留在门口，小心翼翼地叹了口气：

"跟通常一样，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当了官总会是那样的嘛。"

"那就没有人了。是吗？"

尼基塔耸耸肩膀，——好像要说：当然啰，是没有人啦……

"把他们吊在拷问架上也好……给他们丰厚的俸禄也好……他们终归要偷盗的……（彼得蘸了蘸墨水，写着，虽然天色已经很黑了。）他们没有良心。他们不要面子……我已经把他们贬为侍从丑角了……为什么啊？"（他又转过身子）

"吃得饱饱的人偷盗起来越发厉害，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胆子更大……"

"嗯，嗯，可你胆子也不小……"

"我真想哭呢，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你心里忧伤，因为没有人……可我有十一个最优秀的锻工，正在紧张地干活，却被抓去当兵了……"

"是谁抓的?"

"切莫达诺夫老爷,——他带了几个录事到图拉来办理登记……(尼基塔迟疑了一下,打量了一眼,——没有看清彼得的脸,因为他早已从窗前转开了。)我干吗要瞒你呢?——在图拉出现的那种种行径!凡是花得起钱的人,都花了钱赎免了……他老爷也派了一个录事来到我工厂里……要是我当时待在图拉,那么花这么五百卢布为这些出色的匠工赎免,我也决不会吝惜……请你开个恩,好歹帮助我一下……归根到底,他们全是制造枪炮的工匠,手艺都不比英国人差……"

彼得从牙齿缝里说道:

"递一个奏本上来……"

"是……可是,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人当然是找得到的……"

"好吧……那就谈谈你的事吧……"

尼基塔小心翼翼地走过去。事情十分重大。那年冬天,他去过一趟乌拉尔,带着他的儿子阿金菲和三个从丹尼尔小修道院里来的富有学识的分裂派农民,他们都是靠采矿过活的。他们已经把乌拉尔山脉,从涅维扬斯克到丘索瓦雅河沿岸各城市,进行了勘探。他们发现许多含有铁矿的山,发现铜、银矿石和石棉。财富白白地埋藏在那儿。四周都是一片荒漠。涅瓦河边只有一所炼铁厂,那是两年以前奉彼得的敕令兴建的,产铁仅只五十普特,因为道路不通,就连那么一点产品也得费尽劲儿用船装运出去。经理是一个领主的儿子名叫达什科夫,由于无聊他只是喝酒,而涅维扬斯克的总督普罗塔西耶夫也用喝酒来解闷。那些身强力壮的工人全都逃跑了,只有一些羸瘦孱弱的还留在那里。矿井都崩塌了。周围净是古老的森林,从池塘和小溪里,你可以用勺子舀起一些沙砾,放在羊皮上一冲就会淘出金子来。这跟图拉那边尼基塔·德米多夫的工厂不一样,那儿矿砂不多,木材稀少(从去年起,槲树、楞树和槭树都不准砍伐下来做柴炭),而每一个故意刁难的录事还会钉到你门上来找麻烦。这儿是个辽阔自由的天地。可就是不容易进去:需要很多很多的钱。乌拉尔是荒无人烟的。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对这件事我们一点也没有办法……我

已经去跟斯韦什尼科夫，跟布罗夫金，也跟另外几个人谈过……可他们对进行这样一个艰难的事业，心里都迟疑不决……要像伙计一样听他们的指挥，我也受不了……开发乌拉尔，你想一想要花多少的劳力啊……”

彼得突然跺了跺脚：

“你到底需要什么？钱吗？人吗？坐下来！……（尼基塔麻利地往一张椅子的边上坐下了，用一双凹陷的眼睛直瞅着彼得。）今年夏天，我就需要十万普特的铁炮弹和五万普特的铁。我没有工夫等你们这班人闲扯一阵，然后再琢磨一会……把涅维扬斯克工厂拿去，把整个乌拉尔拿去！……这是一道敕令！……（尼基塔把一绺茨冈人的胡子探出来，彼得便向他凑拢去。）我没有钱，可是为了这件事我一定拨钱给你……连同那所工厂，我还要附带拨几个乡区。我要命令你到领主的领地上去购买人手……可是得留神……（彼得举起一根长长的手指，威胁地摆了两摆。）一普特铁，我给瑞典人是一卢布，可你必须用三十戈比一普特的价钱供应给我……”

“这个价钱不合适，”尼基塔连忙说道。“这可办不到。五十戈比……”

他瞪出了蓝漾漾的眼白，瞅着彼得，彼得狂暴地朝他端详了片刻工夫。随后他说：

“好吧。这个我们以后再谈。可还有一点，——我可以看到你心里，你这个偷儿……这一切你得在三年里头用生铁和铁器来偿还我……说实话，你真大胆！……可是一定得记住，如果你不守诺言，我要把你弄在车轮上毁掉你……”

尼基塔轻轻地嗽了嗽喉咙，便沙着嗓子啾啾地说：

“这笔钱，要不了那么久我就会偿还的，你相信我就是……”

……………………………………………………………………

又是一个彼得不知道该做什么的夜晚……他想叫人把蜡烛点上，可是朝那些还没看过的文件斜眼瞟了一下，便往窗台上一靠，向窗外眺望了。

夜幕早已降落，可是天气似乎比先前更暖和了。水从树叶上往下滴。一片薄雾从草地里往上升……彼得从鼻孔里吸进一股稠稠的

空气,——里头有种渗出来的树液的味儿。一颗水珠滴在他的后颈脖上,他浑身打了一阵哆嗦。他慢慢地把脖颈上的水滴用手掌擦掉了。

在春天的岑寂里,样样东西都警觉地睡着了。哪儿都没有一点灯光,只是远远地从那驻屯士兵的地方传来一个哨岗的拖长的喊声:“听—听—听哪!”他浑身都觉得慵懒困倦,仿佛所有的关节全被捆住了似的。他可以听到自己那紧贴着窗台的心急速地跳着。只有等待,——咬紧了牙关等待。

等待,等待……如同一个女人在深夜的沉静中,从热烘烘的枕头上抬起脑袋,倾听着想象出来的脚步声……那一整天,他什么事都不能做。缅希科夫请他去吃晚饭,可他没有去……他们准在那儿大吃大喝了。处境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困难,他的力量这会儿全都放在等待上头——放在能够等待上头……奥古斯特国王没有等待时机成熟,就凭一时的热劲发动了战争,已经在里加陷住了……丹麦的克里斯蒂安没有等待到头——那也只好怪他自己……

“只好怪他自己,只好怪他自己,”彼得喃喃自语着,直瞪着那雨后显得很沉的、黑糊糊的丁香丛。有人在那儿胡搞,——说不定是一个侍从跟一个什么姑娘……那一天,朗根上校从奥古斯特国王那里带着惊人的消息赶来了:那只瑞典狮崽子居然出人意外地露出了牙齿……他带着一支庞大的舰队出现在哥本哈根要塞前面,要求那个城市投降。给吓唬住了的克里斯蒂安不敢冒战争的危险,便开始进行谈判。那时候,查理已经让一万五千步兵在那正在包围荷尔斯泰因一个堡垒的丹麦军队的后方登陆。瑞典人如同暴风雨般迅猛地冲进丹麦。他国内的人民也好,他国外的敌人也好,都没想到这个淘气的孩子,这个娇生惯养的年轻人,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显示出一个真正的军事统帅的智慧和胆略。

朗根也转达了奥古斯特国王要钱的请求:如果能给大主教和王国统帅两万金币,让他们分发给贵族,那么波兰是可以被拖进战争的。朗根含着眼泪恳求彼得,不要等到跟土耳其人达成和议,现在马上就出兵参战……

听了这些报告,彼得浑身皮肤都发痒了。可是——不行!只要

克里米亚汗吊在他的尾巴上，他就不能卷入战争。他只得等待，等待时机成熟……刚才伊万·布罗夫金来过这里，说是市政院有过一阵激烈的争论，——斯韦什尼科夫和绍林动手在暗中收购粮食，从水陆两路装运到诺夫戈罗德和普斯科夫去。小麦马上猛涨了三戈比。列维亚金向他们嚷道："你们是不是疯了？英格利亚还没落到我们手里，什么时候它才会是我们的呢？你们的粮食将会在诺夫戈罗德和普斯科夫白白地烂掉……"可是他们却这样回答他："一到秋天英格利亚就会是我们的，只等道路一干，我们就要把粮食运到纳尔瓦去……"

湿漉漉的灌木突然摇曳起来，水珠便从树叶上洒下来了。飞快地闪过去两个黑影……"啊，不，我亲爱的，不要，不要……"矮一点的那个黑影往回退，轻轻地跑着，赤着脚……另外那个长长的黑影（侍卫官米什卡）随即跟上去，橐橐地踩响着骑兵长靴。他们在一株菩提树底下一起停住了，又那么说着："啊，不，我亲爱的……"

彼得差不多把身子齐腰都探到了窗外。一轮很大的月亮，蒙着迷雾，正在从低地上那些灰洞洞的柳树后面升起来。干草垛、一簇簇的树木和牛奶似的一条小溪在平原上显现出来了。一切都仿佛是古已有之的——不会移动，不会改变，而且充满着惊惧……而这两个站在黑糊糊的菩提树底下的黑影，却慌慌忙忙、唧唧哝哝地只谈着一件事……

"别胡搞！"彼得用深沉的嗓音喝道。"米什卡！我要把你背上的皮都剥掉！"

那姑娘溜到了菩提树干后面。没隔一分钟，侍卫官踮起脚从咕咕吱吱响着的楼梯上冲上来，在房门上搔着。

"点支蜡烛，"彼得说道。"我的烟斗。"

他抽着烟，踱着步。不时他从桌子上捡起一张纸，把它挪近蜡烛，随后又扔下了。夜幕还只刚刚降落。要想躺下来睡觉，这个念头似乎也不太合理……从他烟斗里喷出来的烟飘向窗口，绕过窗框转弯，给吹送到窗外那寒夜中去了……

"米什卡！（那侍卫官又冲进门里来，——腮帮肥圆的脸蛋，短小而翘起的鼻子，痴呆的眼神。）小心你跟那些姑娘干的好事！那是什么意思啊？（彼得向他走拢去，可是米什卡看来即使挨打也不在

乎，——反正他神思有点恍惚了。)快去，关照他们去把我的马车赶过来。你回头跟我一起走。"

……………………………………………………………………

月亮升到了平原上空，水滴在瓦灰色的青草上闪烁。牲口喷着鼻子，斜眼瞟着模模糊糊的灌木丛。彼得用缰绳抽打着它。污泥从轮子上飞出来，辙沟里像镜子一样光滑的积水被搅得四处飞溅。马车在库奎外侨区沉睡的街道上飞驰，栽在篱笆里面的菸草如同许多年前一样散发着叫人憋闷的甜味。灯光从安娜·蒙斯家一扇扇护窗板的心形孔眼里透出来，房子周围的白杨树都已经长得枝繁叶茂了。

安娜·伊万诺芙娜、施特罗姆普弗牧师、柯尼泽克和冯·克罗伊公爵正在两支蜡烛旁边悠闲地玩纸牌。施特罗姆普弗牧师不时吸着鼻烟，掏出一块格子纹的手帕，乐陶陶地打一个喷嚏，那双水汪汪的眼睛高兴地瞅着他的牌伴们。冯·克罗伊公爵仔细看着手里的纸牌，聚精会神地眨巴着没有睫毛的眼皮，他那经历过十五次著名战役的下垂的唇髭，一直突出到了鼻孔那儿。安娜·伊万诺芙娜穿着一件天蓝色的家常衣服，发胖了的一双胳膊齐臂肘露在外面，耳朵和围在颈脖里的丝绒小绦带上都挂着钻石的坠子，抓牌的时候微微蹙皱着额头。柯尼泽克外表整洁，神态端正，服装讲究，而且还扑着粉，一忽儿朝她温柔地微笑，一忽儿微微颤动着嘴唇，竭力想不露形迹地帮助她。

不用说，一切的狂风暴雨都打这间幽静的屋子旁边飞闪过去了，这里有一股拌在小面包里的香兰和豆蔻的香味，这里的安乐椅和长沙发上都已经罩着帆布的套子，挂在墙上的时钟慢慢地滴答滴答地响着。

"我们谦恭地说——梅花，"施特罗姆普弗牧师叹一口气，朝天花板扬起了眼睛。

"黑桃，"冯·克罗伊公爵说，那嗓音仿佛把一柄生锈的宝剑从剑鞘里抽出了一半。

柯尼泽克欠起身子从安娜·伊万诺芙娜的背后瞅了下她手里的牌，柔声媚气地说：

"我们仍旧叫鸡心。"

彼得从后门走进来，突然把房门推开了。纸牌从安娜·伊万诺芙

娜的手里掉下了。那几个男人都急急忙忙站起来。安娜·伊万诺芙娜尽管克制着自己，——她喜悦地叫了一声，还满面春风地带着微笑，行了个屈膝礼，随后亲吻彼得的一只手，又把它捂在自己一半给围巾遮着的胸脯上，——尽管这样，彼得似乎还看见她那双晶莹而蔚蓝的眼睛里闪现出一缕恐惧的反光。他罗锅着肩膀朝长沙发走去：

"你们玩吧，我坐在这儿抽抽烟。"

可是安娜·伊万诺芙娜挪动着高跟鞋跑到桌子那儿，早已把纸牌弄乱了：

"我们玩牌只是为了消遣解闷罢了……啊，彼得，多有意思哪，——您总是把欢乐和愉快带到这个屋子里来……(她像小孩子那样拍着手)我们现在就吃晚饭吧……"

"我不饿，"彼得喃喃地说道。他咬着烟斗。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愤恨涌上了咽喉。他斜着眼朝那些椅子套、朝那个带着一团团毛线的绣架瞅了一下……一道浓浓的小小的皱纹出现在安欣的光润的额头上(这道皱纹他以前可没有注意过)。

"啊，彼得，那么让我们想一个什么有趣的游戏出来吧……"(于是她眼睛里又流露出一种可怜的神情)

他没有吱声。施特罗姆普弗牧师望了望墙上的时钟，随后又看了看自己的表："哎哟哟，都快三点钟了。"他从窗台上捡起他的祈祷书。冯·克罗伊公爵和柯尼泽克也抓起了各自的帽子。安欣捺响着手指，用超乎寻常礼貌所应有的抱憾的嗓音喊出来：

"啊，不要就走！……"

彼得从鼻子里发出呼哧呼哧的响声——火星从他烟斗里飞出来。他把双脚一缩，跳起身子，故意迈着大步，还随手把门砰的一声碰上了。安欣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她用围巾掩着脸。柯尼泽克踮起脚，急忙走去拿一杯水。施特罗姆普弗牧师小心谨慎地摇了摇头。冯·克罗伊公爵把一张张纸牌捡起来，随即又把它们撂在桌子上。

……………………………………………………………………

水汽从木头的房顶、从正在干燥的街道上腾起来；一汪汪水潭都是一个个青蓝色的无底洞。钟在敲着，——这是个礼拜天，复活节后的第一个礼拜天，小贩们在叫卖馅饼和热蜜水。游手好闲的人正在

荡来荡去，——绝大多数都是喝得醉醺醺的。在那剥蚀了的城墙上，一些穿新衬衫的年轻人站在雉堞中间，摆动那系着韧皮的竿子，把鸽子赶到空中去。雪白的飞鸟在苍穹中颤动，翱翔——翻腾和下扑。每个地方——高高的栅栏里面，被夜雨洗净的菩提树和灰蒙蒙的柳树底下，秋千在忽起忽落地荡着：一忽儿几个小姑娘披散着发辫，在树枝中间飞起来，一忽儿一个秃顶的老头儿恶作剧地把一个胖胖的女人往上抛，那女人坐在秋千架上尖声直叫。

彼得乘坐马车在街上一步一步地赶着。他眼睛凹了下去，脸蹙皱着。太阳热烘烘地晒着他的脊背。侍卫官米什卡已经在马车上等了他一夜，这会儿老是把脑袋扬起来，免得自己瞌睡过去。人们为牲口让路，——只有很少几个行路人认出了是沙皇，便揪下帽子，朝他的背影一躬到地的拜一拜。

从安娜·蒙斯家出来，那天夜里彼得又往缅希科夫家驰去。可是他只向那些遮着帘幔的、很大的窗户抬头瞅了一眼，从那里传出来音乐声和醉后的呼喝声。“去他们的！”他把缰绳一抖，走出庭院，径直赶往莫斯科，到那射击军住的郊区。先是跑着迅疾的急步，随后他就飞驰起来了。

到了郊区，他们在一所简陋的房子旁边停下来，这所房子的大门上竖着一根竿子，上面系着一束干草。彼得把缰绳撂给米什卡，就去敲那边门。因为不耐烦，他就在扑哧扑哧地响着的畜粪里踏步，随后又用两个拳头去捶着。一个女人走出来开门了。（米什卡正赶上看见她是长身材，圆脸蛋，穿一件深色的无袖长衣。）她哎呀了一声，用双手抓住腮帮。他弯下腰，大踏步走进庭院，砰的一声把边门碰上了。

米什卡在马车里站起来，看见大门里面那所木头房子的两扇高高的窗子里有盏灯点亮了。然后那个女人急匆匆赶到外面台阶上，喊道：

“卢卡，喂，卢卡！……”

一个老年人的嗓音回答了：

“阿尤什基……”

“卢卡，任什么人都不要让他进来，你听见吗？”

“要是人家硬要闯进来呢？”

“你不是一个男子汉吗?”

“好吧,那我就用草耙对付他们。”

米什卡想道:“全明白了。”

不多一会,三个戴射击军便帽的人从一条巷子里走出来,朝浴着月光的空荡荡的街道打量了一眼,随后向大门照直走去。米什卡厉声说道:

“走开……”

那几个射击军恶狠狠地赶到马车前面:

“你是什么人?这个时辰,你干吗到我们的住区来?”

米什卡用威胁的口气,小声答道:

“弟兄们,赶快离开这儿吧……”

“为什么?”一个比他的同伴喝得更醉的人怒气冲冲地嚷道。“你干吗要吓唬我们?我们知道你是打哪来的……(另外那两个抓住他的肩膀,跟他打了个耳碴。)你的脑袋也不过是用一根细线吊着的罢了……你等一等,等一等……(他的同伴早已在把他拉走,不让他卷起衣袖。)我们还没有统统给绞死……我们还有牙齿……他倒说不定会矗立在一根杆子上呢……”(另外那两个往他颈脖上揍了一拳,把他的帽子也打落下来,随后拉他走进那条巷子里去了。)

窗子里的灯光一会儿就熄灭了。可是彼得并没有走出来。大门里面,卢卡不时瞌睡朦胧地敲着打更的梆子。不久,四下里只是一片沉寂,连那疲乏的马也把脑袋耷拉下来了。在睡梦中,米什卡听到了鸡啼。月光越发变得阴冷了。街道尽头,晨曦透出了黄色,随后又转成了绯色。他第二次被唧唧嚷嚷的絮语声吵醒了,——马车周围站着一些小孩子,有几个连裤子也没穿。可是他眼睛一睁开,他们就全都跑掉了,摆动着衣袖,隐约地显露出乌黑的脚后跟。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

彼得从边门里走出来,帽子直拉到眼睛上。他瓮声闷气地咳嗽着,抓起了缰绳。

“好啦,有件事情总算可以放心了,”他低声说道,便让牲口小跑起来了。

当他们出了莫斯科,来到绿油油的田野里,——远处矗立着外侨

区那些尖棱棱的屋顶，屋顶后面雪云正在从大地的边沿升起来，彼得说道：

“对付你们这些侍卫就得用这个办法……要是你往后再在夜里胡搞——我关你禁闭。”说着他就笑了，把帽子推到后脑瓜上。

他们赶过了半个连队的兵士，这些人都穿着棕褐色的、不合身的长襟衣，一只脚上系着一束干草，另一只脚上系着一束麦秸，他们散漫地行进着，刺刀碰撞着刺刀。军士没命地喊道：“立正！”彼得从马车上爬下来，抓住一个士兵的肩膀，随后又抓住另一个士兵的肩膀，把他们的身子转过来，摸摸那粗劣的呢子。

“废品！”他嚷道，眼睛直愣愣瞪着那个满脸粉刺的军士。“这些长襟衣是谁供应的？”

“炮手先生，这些长襟衣是苏哈列夫被服厂出产的。”

“把你的衣服脱下来！”彼得抓住了第三个人，那是一个鼻子尖尖、身材瘦瘦的士兵。可是一看到炮手那张朝下瞅着他的、蓄着直竖起来的黑唇髭的圆脸，那个士兵好像已经吓得气也喘不上来了。跟他靠得最近的一些伙伴从他手里抓过来了火枪，解开了他的腰带，把长襟衣从他肩膀上脱下来。彼得夺过了长襟衣，把它撂在马车里，二话没说，便坐上马车，朝缅希科夫的寓邸飞也似的驰去了。

那个给剥掉了衣服的士兵，浑身关节都在发抖，迷迷惘惘地瞅着那辆打蔓草丛生的路上疾驶而去的马车。军士用手杖杵了他一下：

“戈利科夫，离开行列，向后转，走……立—正！（他张大了嘴，仰起了头，用全场听得见的噪音嚷叫着）左脚是干草，右脚是麦秸。记住我的话……开步走！干草——麦秸，干草——麦秸……”

……………………………………………………………………

苏哈列夫被服厂里的呢子是由伊万·布罗夫金的新厂供应的，这个新厂开在涅格林纳雅河边的铁匠桥下。缅希科夫和沙菲罗夫都投了资。为了这批做制服的呢子，十万卢布已经由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政厅预付了。缅希科夫向彼得夸过海口，说他们供应的呢子质地不比汉堡的差。其实他们供应的是掺着一半棉花的粗麻布。阿列克萨什卡·缅希科夫天生是个贼，长大了还是个贼，眼下仍然是个贼。“嗯，你等着瞧吧！”彼得暗自想道，便不耐烦地抖了抖缰绳。

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坐在床上喝腌黄瓜卤，想解解他隔夜的酒意(头天晚上他们一直闹到早晨六点多钟)，他那双深蓝色的眼睛迷迷糊糊，眼皮都肿起来了。他的家庭辅祭，外号叫做佩德里拉的，在他面前捧着那只盛腌黄瓜卤的碗。这是一条嗓音洪亮、相貌粗野的汉子，身高差不多有一俄丈，腰围活像一只圆桶。他心里很难过，便用手指在碗里捞着：

“请你吃一条黄瓜，拿去吧……”

“去你的！……”

彼得·帕夫洛维奇·沙菲罗夫坐在那张豪华富丽的床面前，手里拿着一只打开了的鼻烟盒；他那聪明的脸殷勤得有点肉麻，发胖得如同一个薄饼。他劝缅希科夫放一点血——半玻璃杯，或者弄几条水蛭放在后颈脖上……

“啊，我亲爱的，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您这样漫无节制地服用那种烈性的饮料，简直在毁灭您自己了……”

“去你的！……”

那辅祭首先从窗子里看见了彼得：“看样子他好像在生气呐。”大家还没来得及定一定神，彼得早已大踏步跨进了卧室，连个招呼也没打，就径直走到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面前，把那件士兵长襟衣塞到他的鼻子底下：

“这玩意比汉堡的呢子好吗？住口，你这个贼，住口，别狡辩。”

他揪住缅希科夫那件花边衬衫的前胸，把他拉到墙壁跟前；当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张大着嘴，被按在墙上的时候，他又动手打他，右面一下，左面一下，打得他的脑袋直往这边那边乱晃。一时气愤，他又抓过一根搁在壁炉旁边的拐杖，往阿列克萨什卡身上乱抽，把拐杖都打折了。放开了缅希科夫，他又转向沙菲罗夫，——这个人驯顺地跪在他的安乐椅旁边，彼得只是朝他哼了一声。

“起来！(沙菲罗夫一骨碌跳起来)你得把这些破呢子用我出给你的价钱统统卖给波兰国王奥古斯特……限你一个星期。不卖掉，就剥掉你的衬衫，把你放在台架上，用鞭子抽。明白了吗？”

“我去卖掉，比您规定的限期还要短得多，陛下……”

“你还得给我和万卡·布罗夫金换回好呢子来。”

“明－赫尔茨，”阿列克萨什卡说，抹掉了脸上的眼泪和血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欺骗过你呢？……这种呢子本来……”

“得啦……招呼开早饭吧……”

第　四　章

一

天气热极了。一点儿风也没有。君士坦丁堡的瓦房顶都已经褪了色。城市上空,荡漾着一片热蒸气。即使在苏丹王宫那棕褐色的、落满尘土的花园里,也没有一丝儿阴影。衣衫破烂的人们,睡在要塞墙脚下那如同镜子一样的河水旁边的石头上。城里静悄悄的。只有拖长的嗓音,开始从清真寺高塔上喊出来,像是一种悲惨的征兆。而一到夜里,狗便朝着大颗大颗的星星狂吠。

自从叶梅利扬·乌克兰采夫大使和他的文书切列杰耶夫住到佩拉的客栈里以来,一年已经过去了。会议开过了二十三次,可是我们这边也好,土耳其人那边也好,双方都不进不退。几天以前,有个急使由彼得派来,带着诏书,指示他们马上达成和议,——除了亚速以外,不妨尽一切可能对土耳其人作出让步;至于圣墓,最好一字不提,免得冒犯那些天主教徒;不过,作了这种让步之后,就得站稳脚跟,坚持不变了。

在第二十三次会议上,乌克兰采夫曾经说过:"这是我们最后的一句话了……我们再在帝都住两个星期……如果和谈不成,那只好怪你们自己:我们皇上的舰队跟去年已经大不相同了……这一点你们想必都听说过了……"为了威胁他们,大使和一行随员还从客栈里搬到了军舰上。"要塞号"在那里闲着碇泊了那么久,弄得两舷都已经发了霉,船舱里出现了蟑螂和臭虫;因为闲得无聊,潘布尔格舰长的皮肤都变松弛了。

乌克兰采夫和切列杰耶夫总是天没亮就醒来,在闷热的船舱里搔着痒,叹着气。他们就在衬衣外面穿上一件鞑靼人的长袍,走到甲板上……他们心里才苦闷呢,——一片万里无云、蕴藏着热势的朝

霞，在黑沉沉的博斯普鲁斯和被晒焦了的山岗上空渐渐地铺开了。他们坐下来吃东西。如果有这么一点在地窖里凉过的克瓦斯，那多好呢！……哪有的事！他们吃的是有臭味的鱼，喝的是加香醋的水，——一点味道也没有。潘布尔格舰长空着肚子喝了一杯酒，只穿一身衬衣裤，就在干得拆裂的甲板上踱着。橘红色的太阳升起来了。没大一会，要望一望那流动的河水，望一望那些载满西瓜和香瓜、在岸边懒洋洋地轻轻摆动的小船，望一望清真寺白垩的圆屋顶，望一望映衬着蓝天的耀眼的月牙旗，都觉得受不了了。嘈杂的人声、喊声和小贩的铃声，从加拉塔的狭窄的巷子里传过来。

“叶梅利扬·伊格纳季耶维奇，嗨，我对你有什么用处呢？”文书切列杰耶夫总是这样说。“放我走了吧……我可以步行走回去的……”

“我们很快很快就要回家去了，耐心点儿，伊万·伊万诺维奇，”乌克兰采夫总是这样回答，一面闭上眼睛，不让自己看见那座已经叫他非常厌烦的城市。

“叶梅利扬·伊格纳季耶维奇，我只想做一件事：到我们家花园中的草丛里，找个阴凉的地方躺上这么一会儿……（切列杰耶夫的蓄着狭小胡子的长脸，因为天气燠热，怀乡心切，已经显得十分枯瘦，眼睛也都凹下去了。）我在苏兹达尔有一幢小小的房子……花园里有两株老白桦树，——我常常梦见它们……你一早起来，走去看一看那些牲畜，便会发现它们早已给赶到牧场上去了……你走到养蜂场上，——青草长得齐腰高……小河旁边，庄稼人正在拉渔网……农家妇女正在咚咚地捣洗衣服……一切都是那样的亲切……”

“哎，哎，哎，是啊，是啊，是啊！”大使点点那蹙皱着的脸。

“午饭——来一道鲶鱼馅饼……”

乌克兰采夫晃动着身子，眼睛仍然闭着，说道：

“鲶鱼——未免太丰盛了，伊万·伊万诺维奇……夏季里，鱼和蔬菜做的冷汤倒会更好呢……还有加薄荷的克瓦斯……”

“棘鲈做的汤才好吃呐，叶梅利扬·伊格纳季耶维奇……”

“棘鲈吗，这东西不应当洗干净，就那么让它滑腻腻的煮来吃才行。煮好以后，你把它捞出来，往汤里放一条鲟鱼进去……”

“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哪，我的老天爷！嗯，可是这儿呢，叶梅利

扬·伊格纳季耶维奇？他们都是十足道地的异教徒。真个是，一种什么海市蜃楼。而且，这儿的希腊女人——确实是些卑鄙龌龊的家伙……”

“这倒是你应当逃避的，伊万·伊万诺维奇。”

一颗颗细小的汗珠，仿佛小米似的渗出在切列杰耶夫的大鼻子上。他的眼睛似乎陷得更深了。一条用三对桨划的舢板船，上面遮着一块毯子，离开海岸朝这只军舰划来。潘布尔格舰长突然嘶哑地喊道：

“水手长，吹哨子叫全舰人员到甲板上集合！把舷梯放下去。”

舢板船划到军舰旁边，土耳其宰相手下的一个官员所罗门急促地、啪哒啪哒地踩响着便鞋，爬上了舷梯。这个人高颧骨，扁鼻子，头脑和身体的行动都很灵活。一双眼睛往军舰里飞快地打量了一阵；一只手朝额角、嘴唇和心口飞快地碰了一下，随后他用俄国话说道：

“宰相大人谨问候你身体健康，叶梅利扬·伊格纳季耶维奇……他生怕你住在船上太挤了。什么事儿使得你跟我们生气啦？”

“你好，所罗门，”乌克兰采夫尽可能从容不迫地答道。“请问宰相大人的身体可好……您一切都好吗？（说这些话的时候，他把一只锐利的眼睛睁大了。）我们在这儿倒挺好。可就是想家。我们这儿的家，仅仅只有脚底下的五英尺地方呀。”

“叶梅利扬·伊格纳季耶维奇，我能不能跟你私下里谈几句话？”

“为什么不能呢？我们就来单独地谈吧，”他嗽了一声，朝切列杰耶夫和潘布尔格转过脸去：“请离开我们一下。”于是他自己就退到帆篷的阴影里去了。

所罗门微微一笑，露出他那凹凸不平的牙床：

“叶梅利扬·伊格纳季耶维奇，我是你的忠实的朋友，我可以搬指头说出你们所有的敌人……（他把手指在乌克兰采夫的鼻子前面急速地扬了一扬，乌克兰采夫只是说着：“是的，是的。”）我在笑他们的诡计……要没有我，谘议会早已停止跟你们的谈判了……我总算把事情顺利地扭转了过来，——宰相大人准备明天签订和约……有几个人得送点儿礼……”

“是这样吗？”乌克兰采夫说。现在他什么都明白了。一个接受

他津贴的希腊人，上一天报告说，法国大使从巴黎回到了君士坦丁堡，又说谘议会（苏丹的大臣们）开了一次会，大家都得到了一笔厚礼。整整一个晚上，叶梅利扬给郁热和蟑螂折磨着，心里一直在估摸："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一定是他们又在煽动土耳其人去跟奥地利皇帝作战了。所以土耳其人不得不放手跟莫斯科解决问题……"

"哦，送礼吗？这倒没有什么……请你告诉宰相大人：我们只是在等候顺风。如果和议成功，那固然很好；要是不成功，对我们来说还会更好些……而和议必须是这样……（他从花白的眼眉底下坚定地瞅着所罗门）我们将按照协议，摧毁第聂伯河上那些设防的小城……可是作为交换条件，亚速周围骑着马十天工夫可以赶到的地方都将成为俄罗斯的土地。这一点是坚定不移的……"

所罗门生怕自己的那点礼都要保不住了（这些俄罗斯人看来比他们应当知道的还要知道得多些），便抓住大使的衣袖，开始跟他争辩。他们走进了船舱。潘布尔格明白有许多双眼睛正在从望远镜里朝这艘"要塞号"瞅着，就吩咐水手们爬上桅樯，装作准备张帆出航似的。叶梅利扬从船舱里露了一下面。

"伊万·伊万诺维奇，把衣服穿好，我们就要上岸进城去了。"

没大一会，他自己也戴上假发，佩着宝剑，走了出来。所罗门抓着他的臂肘，一路扶他走下舷梯，到了舢板船里。

下午，船桅顶上那些狭长的旒旗懒洋洋地飘动着，多少天来这还是第一次。一片无色的迷雾开始蒙住远远的群山。苍穹仿佛满载着尘灰，城市似乎消失在烟霭里。风从沙漠上刮过来了。

第二天，和约签订了。

二

"伊凡大帝"钟在莫斯科上空当当地响着，——二十四个在市场做买卖的年轻好汉摆动着它那青铜的钟舌。大家正在为俄罗斯的武器制胜敌人而祈祷。那一天祈祷过后，杜马秘书官普罗科菲·沃兹尼岑身穿俄式皮大衣，头戴尖顶皮帽，脚登精制山羊皮靴，按照古礼出现在沙皇寝宫的台阶上（这里已经长满了荨麻和牛蒡），向集合在那

边的一大群人清晰地宣读皇上的圣旨：凡属军人，一律开去跟瑞典人作战。所有侍臣，诉讼代理人，莫斯科贵族，宫廷侍从人员，以及登记参加军事训练的各级人等都可以乘马。

这一着大家都早已料到了，可是莫斯科仍然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从早晨起，部队和辎重车队一批批开过去，满街扬起了一团团尘烟。士兵们的妻子在旁边跑着，绝望地摆动着长长的衣袖。大炮沿木头铺砌的路面颠颠蹶蹶地滚过去，城市居民便一窝蜂把身子紧贴到栅栏上。从古老的小教堂开着的门里，可以听到辅祭们在大声地号叫："赐给我们胜—胜利！……"领主府邸的大门都敞开着，骑着马的人飞也似的驰出来(有的还穿着老式的铠甲和斗篷)，激起马的烈性，冲进了人群，用鞭子乱打乱抽。大车互相碰撞，车轴嘎嘎直响，牲口咬嚼着，嘶叫着。

圣母升天大教堂里，照耀着无数支蜡烛的火光，身体虚弱的阿德里安总主教被神香的烟气笼罩着，举起双手在哭泣。领主以及他们后面那密密层层一大群知名的巨贾和最优秀的商业公会成员，都一个个跪在地下。大家都在哭泣，望着总主教向穹顶仰起的脸上淌下来的眼泪。大辅祭张大着嘴，太阳穴里暴起了青筋，正在高呼胜利，嗓音活像最后审判① 时的号声，把总主教合唱队的歌声都给压倒了。总主教的法衣是黑的，遮着金片衣饰的圣像的面容也是黑的，——圣堂里闪耀着金光和荣光。

容许这么多的商人走进圣母升天大教堂——走进领主们的堡垒里来，这还是第一次。为这件大事，市政院捐献了二十五普特蜡烛，许多高贵的大商人个人也奉献了蜡烛——有的半普特，有的多至一普特。他们还请求辅祭们不要舍不得多烧香。

伊万·阿尔捷米奇·布罗夫金哭得直哼哼，一遍又一遍地说："光荣，光荣……"在他一边，市政院主席米特罗凡·绍林用极端激动的嗓音随声附和着合唱队；另一边，阿列克谢·斯韦什尼科夫用一双茨冈人的眼睛贪婪地瞅着圣像壁、圣像衣饰和圣像光轮上的黄金，仿佛所有这一切财富都是他双手创造出来的一般……"赐给我们胜—胜

① 最后审判：基督教《圣经》中所说的"世界末日"时神对世人的审判。

利！”服饰富丽的大辅祭高声吼着，让拱顶都在摇撼了，——织在他法衣上的一朵朵红玫瑰花给笼罩在一团团神香的烟雾里。

大家走过去亲吻十字架。第一个是壮胖个子、花白头发的“公爵皇帝”费多尔·尤里耶维奇，——把那十字架足足亲吻了一分钟，耸起了衰老的肩膀。跟着便是那些公爵和领主，年纪一个比一个老（年纪轻的现在统统去服军役了，或者已经出征去了）。商人们恭恭敬敬地走过去。教会长老捧着一只很大的托盘，他们就叮叮咚咚投进去一个个金币、一只只戒指和一串串珍珠。他们昂起了脑袋，从大教堂里走出来。对着门楣上方巨大的圣像又画了个十字，他们把头发往后一抖，戴上了便帽或是大帽，穿过斑斑驳驳地长着嫩草的广场，往市政院走去，——迅速地踩响着脚跟，漫不经心地望着一群群老百姓和各政厅的一扇扇窗子。

伊万·阿尔捷米奇走出大教堂，便有几十只乌黑而粗糙的手抓住他的丝绒衣裾：“爵爷，爵爷！……给一个戈比……给一点一点一儿东西！”那些披头散发、没有牙齿、光着身子、遍体流脓的乞丐号叫着……他们爬着，朝他这边探过身来，抖着他们的破烂衣服：“爵爷，爵爷！……”伊万·阿尔捷米奇神色仓皇，向周遭瞅了一眼：“你们在说些什么，你们这些傻瓜，你们这些化子，我又不是什么爵爷……”他把口袋翻出来，散掉了里面的铜币……一个秃顶的装疯卖傻的假先知，啪哒啪哒地弄响着拨火钩，用一种不像是人的嗓音咆哮着：“我要赤热的火炭……”

瓦西里·列维亚金这时站在旁边，眯缝着眼睛微笑着，捻着那几茎稀疏的胡子。伊万·阿尔捷米奇好容易挣脱了身，跟他说道：

“这难道就是你的军队吗，商人？……在这样一个日子，你顶好还是画画十字……”

“我们是跟大众在一起，伊万·阿尔捷米奇，”列维亚金把双手按在肚子上，鞠了个躬。“跟大众在一起，我们就定心了……世界那么贫困，我们却跟上帝在一道……”

“啐！恶狗，分裂派信徒！……十足道地的恶狗！……”伊万·阿尔捷米奇走开了，那个装疯卖傻的假先知如同山羊一般在他背后咩咩地叫着。

三

士兵们往往不得不花些力气，一起把大车和大炮从污泥里拉出来。西风已经刮了好多天，魏德和阿尔塔蒙·戈洛温将军的部队就在那边西方慢慢地移动，绵亘达一百俄里。（列普宁的那个师还没法儿从莫斯科动身）四万五千名步兵和骑兵、大约一万辆大车正在行进着。

寒雾浮过森林的树顶。雨把白桦和白杨的最后一批树叶都打落了。在被踩坏的路上那片蓝盈盈的污泥里，轮子齐车轴陷了下去，牲口的腿折断了。一路上都有马匹那肚子发胀、蹄子僵直的尸体。人们会在水沟边沿一声不响地坐下来，——哪怕用死来威胁也没法儿叫他们前进。那些外国军官特别显得娇弱，——他们老早已经从马鞍上跳下来，穿着湿漉漉的斗篷，戴着湿漉漉的假发，哆哆嗦嗦地坐在蒲席的车篷底下那些破烂东西中间。

军队从莫斯科出发的时候，个个都穿得齐齐整整，戴着插有羽毛的帽子，穿着绿色的长襟衣和绿色的长袜子。赶他们到达瑞典边境，大家都已经赤着脚，齐颈脖全是泥浆，队伍也十分凌乱了。后来他们绕着伊尔门湖前进，泛滥的湖水漫上了长着野草的岸坡，许多辎重大车都给冲走了。

在极大的混乱中间，辎重车队赶不上来，走迷了路。头顶上是雨，脚底下是泥泞，他们停下来也没法儿生起篝火。贵族非常后备军的骑兵连比最凶恶的敌人还要狠毒，——他们像蝗虫一样把可以吃的东西统统从周围的村子里抢走了。从步兵身边驰过的时候，他们喝道："让开，你们这些笨蛋！"阿列克谢·布罗夫金——冯·施韦登的先遣团的上尉，跟这些骑着马的地主们吵架，而且不止一次地用手杖来抽打。困难和麻烦很多，秩序却一点儿也没有。

先头部队到了边境附近的卢卡河边，才从污泥里拔出来，便在这儿扎下野营，等候辎重车队。他们搭好帐篷，好歹把身上弄干。士兵们追忆着亚速战役，有几个非常后备军的战士还记起了瓦西里·戈利岑的克里米亚远征。跟那几次在空旷的草原上向着温暖的南方进

军，简直是无法比拟的……想当年一面行军，一面唱歌……可是这一回，却落到个什么样的地方啊？阴沉沉的沼泽。云和风。要征服这片贫瘠的土地，他们还得吃尽千辛万苦呢。

刺鼻的烟从营帐旁的篝火里腾出来。士兵们正在补衣服，或是顺着滑溜、陡直的岸坡走到河边去洗东西。公家发的鞋全成了破烂，没法再穿，——有些人运气好，居然弄到了树皮鞋和裹腿；还有些人用烂布把脚包起来。照这种样子，即使不打仗，一半的人也活不到十一月。骑兵们有时候用套马索牵进来一个芬兰人——"舌头"。大家便把他团团围住，用俄罗斯话或是鞑靼话问他这里人的生活情况。这种芬兰人都很愚蠢，——光是眨巴着母牛似的睫毛。他们给带到阿列克谢·布罗夫金的营帐里去审问。这种"舌头"是难得释放的，总是被捆绑起来，送到辎重车队去，以七十五戈比（身强力壮的还要贵些）卖给随军商贩，而这些商贩又把他们转卖到诺夫戈罗德，一些承办军需的人都有机关设在那里。

阿列克谢·布罗夫金对于团里的一切事务处理得非常严格：他的士兵吃得很饱，——他决不无端责罚他们，而且他自己也跟士兵们吃同样的伙食；可是对于胡作非为和疏忽大意，他却决不宽容：每天总有人在他营帐旁边尖叫，光着屁股挨棍子。半夜里，他总是醒过来，亲自去巡查岗哨。有一天晚上，他悄没声儿地走到树林边沿，停下来谛听：若不是一棵树咭咭地响了一下，便是一只野兽吱吱地叫了一声。他轻轻地喊出来。他隐隐约约看见一个士兵蹲在一根树桩上，抱着火枪，把脑袋贴着铁枪筒。阿列克谢问道：

"谁在巡逻？"

那个士兵一骨碌跳起来，答道，嗓音简直听不清：

"是我……"

"谁在巡逻？"阿列克谢大声地吆喝着。

"戈利科夫，安德留什卡。"

"你是不是在哭泣？"

那个士兵古怪地瞪着他的脸：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唉，你们这些坚持斋戒的人……"

不用说，他本来是应当挨一顿打的……阿列克谢想起了在那所坍塌的小教堂的上空、在那些活活地被烧死的人们的头顶上翻腾得比森林还高的火焰，想起了在给火焰照亮的雪地上绞着双手的这个人。那时候，阿列克谢吩咐把他抓起来，连同那个附着鬼的农民和涅克塔里长老。路上，有天夜里他们在云杉底下宿营，涅克塔里乘机逃走了，——鬼知道是怎么回事；安德留什卡·戈利科夫躺在雪橇里的蒲席下面，人事不知，东西也不吃，话也不说。到了波韦涅茨，他们在办公室里审问他，用鞭子威胁他的时候，他才突然脱口说道："你们干吗要来折磨我？我已经受尽了折磨……那样的折磨可从来也不曾有过呢……"于是他开始叙述自己的全部身世(弄得那个录事连蘸墨水也来不及)，一面还扯开法衣里面的长衣，露出被打伤的创口。一看这个人不同寻常，而且还能读能写，阿列克谢便吩咐人把他的头发剪掉，带他到澡房里去洗浴，随后将他编入队伍。

"当兵的人可不应当哭泣啊……你是身体不舒服了，还是怎么样？"

戈利科夫没有答腔，只是规规矩矩地立正了。阿列克谢用手杖做了个吓唬的姿势，扭头儿走了。戈利科夫绝望地喊道：

"上尉先生……"

从黑暗中发出来的这个嗓音叫阿列克谢打了一个寒噤，——他自己在很久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情况。于是他立定下来，厉声说道：

"嗯？你要什么？"

"我在黑地里害怕，上尉先生：我害怕暗夜的空虚……这种烦闷比死还要难受……为什么把我们赶到这里来了？"

阿列克谢那么惊奇，于是又朝戈利科夫走拢去：

"你怎么可以这样议论，你这个流浪汉？你知道你说这种话会有什么后果？"

"请你马上把我杀了，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我是我自己的最凶恶的敌人……过我这样的生活——野兽也早已会死了……这个世界不会接纳我……一切我都已经试过——死神也不会要我呢……一点没有意思……请你拿走我的火枪，用枪刺把我刺死吧！……"

作为回答，阿列克谢咬紧牙齿，往安德留什卡的耳朵上揍了一

下，——戈利科夫的脑袋晃了一晃，可是他一声也没哼……

“把你的帽子捡起来，戴上！我最后一次好意地告诉你，你这个反教士派……你是从长老们那儿学来的……他们打开了你的窍门……你是个士兵。叫你前进，你就得前进。叫你死，你就得死。为什么？因为需要。待在这儿，一直到天明……要是你再哭泣，我就会听到的，——留神……”

阿列克谢头也不回地走了。到了营帐里，他就往干草上一躺。离天亮还远着呢。天气很憋闷，可是既没有雨，也没有风。他把马被拉到了头顶上，叹了口气。“当然啰，他们个个都不吱一声，可是人人都在想心事……唉，人啊……”

………………………………………………………………………………

那个背有点驼的士兵，“泥洗脸”费季卡，闷闷不乐地把一个勺子里的水倒在阿列克谢的手里，阿列克谢在冰冷的水里呼哧呼哧地打着响鼻，一阵哆嗦通过他全身的皮肤。早寒很重，被踩倒的草上盖着瓦灰色的霜，黏腻腻的污泥在他的骑兵长靴底下嚓嚓作响。篝火的烟从营帐中间高高地升起。睡眼惺忪的利奥波尔杜斯·米尔巴赫准尉，镶着金银饰绦的长襟衣外面披着一件羊皮大衣，正在朝两个兵士吆喝着，——那两个人惶恐地仰起了头，站在那儿。

“你们要挨一顿鞭子！你们要挨一顿鞭子！”他沙着嗓子一迭连声地说。“pfui！schwein！”他把一只手罩在一个人的脸上，掐了一下，将他推开了。随后他把羊皮大衣往肩膀上拉了一拉，向阿列克谢的营帐走去。他那张好久没有修刮的脸绷得紧紧的，眼睛有点发肿。“热水——没有……吃的东西——没有……这——不是战争……正规的战争——军官们满意……我不满意……您的士兵都是些坏透的丘八……”

阿列克谢没有答腔，只是用毛巾狠狠地擦着腮帮。他唔了一声，便把裹在肮脏衬衫里的脊背扭到费季卡面前：“来吧！……”那个人就开始用手掌捶着。“重一些……”

正在这时候，一辆沉甸甸的、用轴环扣着帆布篷的马车从树林里冲出来。那六匹毛色不同的马都在冒着热气。后面跟着十来个骑士，斗篷上溅满了泥浆。马车颠颠蹶蹶地滚过踩坏了的、割过庄稼的

田野，用慢步驰近了营地。阿列克谢抓起长襟衣，匆忙中来不及把手伸进袖管去，一边猛地抓过他的宝剑，朝着一个个营帐跑去：

“鼓手们，击鼓报警！”

马车停住了。彼得戴着一顶有耳遮的皮便帽，从马车上爬下来。后面跟着缅希科夫，他给那副星形马刺绊了一下，身上穿一件宽大的、用黑貂皮镶边的紫红色大氅。骑士们也都下马了。彼得将通红的双手插在短皮袄的口袋里，拧紧眉头望了望营地。在清新的空气里，喇叭呜呜地吹着，军鼓咚咚地擂着。士兵们从大车上跳下来，从帐篷里奔出来，把纽子扣好，把腰带系好，排成一个方阵。准尉们小跑着打队伍旁边赶过去，用手杖戳那些士兵，还用德国话骂人。阿列克谢·布罗夫金左手按着佩剑，右手抓着帽子，立定在彼得面前。(匆忙中他没有找着他的假发)

彼得朝下望着他乱发蓬松的脑袋：

“把帽子戴上。行军的时候用不着摘下帽子，你这个傻瓜！你的火药辎重在哪儿？”

“留在伊尔门湖，所有的火药统统湿了，炮手先生。”

彼得朝缅希科夫转过眼锋去。缅希科夫刮得光光的脸慢慢地扭歪了。

“请你告诉我们，”他说，眼睛也朝下望着阿廖什卡的头，“这个团的另外几个连在哪里？冯·施韦登上校在哪里？”

“他们都分散驻扎在河的下游，将军先生……”

缅希科夫似笑非笑地摇了摇头，彼得只是把眼眉皱了一皱。

他们两个人(身高都有一俄丈)顺着庄稼收割后的残梗，向排着方阵的地方走去。双手仍然插在口袋里，彼得似乎漫不经心地望着士兵们那一张张灰色的、憔悴的脸，望着那一顶顶给风雨吹蚀得不成样子的劣质毡帽，望着那一件件破烂的长襟衣和一条条裹脚的烂布。只有外国准尉们矫健地肃立在那儿。就这样，他们在队伍前面站立了很久，彼得这才猛一下子把头往上一扬：

“你们好，弟兄们！……”

准尉们恶狠狠地转向那些士兵。于是队伍里传出一阵杂乱的声音：

"我们祝愿您身体健康,炮手先生。"

"有什么申诉没有?"彼得走拢一点,问。

士兵们都不吱声。准尉们(一只手搭在手杖上向旁边伸开着,穿骑兵长靴的左脚跨开在前面。)眼睛一直盯着沙皇。彼得更加刺耳地说道:

"谁要是有申诉,可以站出来,不要害怕!"

有人突然深长地叹了口气,呜呜咽咽地抽泣着(阿列克谢看见是戈利科夫:一支火枪在他手里颤动,可是他克制住了,没有做声)。

"明天我们就要开拔到纳尔瓦去。前面的困难还多着呢,弟兄们。瑞典国王查理会亲自来迎战。我们一定要把他打败。我们不能放弃我们的国土。这儿是亚姆戈罗德,伊凡戈罗德,纳尔瓦,——一直到海,全部土地本来都是我们的。我们很快就可以把他打败,很快就可以在冬季宿营地休息了。明白了没有,弟兄们?"

他的眼睛凌厉地突出着。士兵们一声不响地瞅着他。这是再清楚也没有的了。有一个忧郁的嗓音从队伍里嘶哑地喊出来:"我们一定会把他们打败,我们有足够的人嘛。"缅希科夫马上向前走了一步,想看看说这句话的到底是谁。(阿列克谢的心往下一沉:说话的原来是"泥洗脸"费季卡,他的士兵里头一个最靠不住的人。)

"上尉先生……(阿列克谢向前一跳)连队里秩序很好,我要感谢你……其余的事,——你没有罪责。请你把三倍于定量的伏特加发给士兵们。"

彼得朝马车走去,耷拉着头。缅希科夫向阿列克谢挤了挤眼(这一次他总算屈尊认了他的老朋友),从皮大氅里伸出一只保养得很好的手,拍了拍阿廖什卡,还凑在他的耳朵边说道: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很高兴。你的部队比别的都要好得多……在纳尔瓦露一手吧,你可以升上校……我在诺夫戈罗德看见伊万·阿尔捷米奇,——他要我向你问好……"

"谢谢您,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

"祝你幸运!"缅希科夫抓住大氅的前襟,小跑着赶上了彼得。他们坐上了马车,顺着岸坡,向倒映着寒冷天空的河流绕到云杉林后面去的地方驰去。

离纳尔瓦不到两俄里，经过那环绕狭长的、多水洼的坎佩霍尔姆岛的纳罗瓦河的两条支流，河面上架起了一座浮桥。舍列梅季耶夫的骑兵团渡过浮桥，正在朝列维尔大道移动，想去拦袭敌军。特鲁别茨科伊师的一部分军队随着他们到了左岸，在跟纳尔瓦的那些石头棱堡相距一俄里的地方用辎重车队掩蔽起来。纳尔瓦的卫戍军没有阻止他们渡河，——明明因为力量单薄，不敢冒险在开阔地上作战。

九月二十三日，整个先头部队离开了亚姆戈罗德大道，走上了丘陵起伏的平原。伊凡戈罗德——从前是伊凡雷帝的要塞——那些矮而结实的、蔓草丛生的碉楼，以及纳尔瓦那些蓝漾漾地出现在河对岸的教堂尖塔和砖瓦房顶，历历都在目前，他们正在向着坎佩霍尔姆岛行进，而且开始打一条条摇摇晃晃的桥上渡过那浑浊汹涌的河流。

那一天很宁静。阳光不太强烈而且苍白。纳尔瓦和伊凡戈罗德的砖砌的教堂都在丁丁当当地打着警钟。

士兵们顺着一条从沙地里踩出来的、宽阔的大路向桥头蜂拥而去，没有排成队列。这里面有射击军，戴着彼得挺讨厌的那种边上镶着狐皮的高顶便帽；有用绳索勉强捆起来的破损的大车，上面装着桶子、袋子、盒子和发霉的大圆面包；赶大车的农民，身上衣衫都在行军中磨得破烂不堪了，他们抽打着正在韧皮颈圈里没命地挣扎的羸瘦的牲口；浮过去一面卷拢了的军旗，或是一面缚在长矛上的小旗，或是一把扛在一个跟自己部队失去了联系的炮手肩头的炮刷；一个骑着马的军官，一只肩膀上披着斗篷，用手杖打着人们的脑袋，为自己开道；一个领主的子弟，敞开的皮大衣里露出他祖父的锁子甲，大声呼喝着，飞驰过去，后面跟着他那批骑着劣马腾跳的扈从，背上挎着鞑靼人的弯弓和箭袋，穿着绗过的毡袄，活像一个个大桶……

过身的时候，大家都把脑袋转向一座光秃秃的小丘，——就在路旁边，沙皇穿着铁胸甲，骑着灰色马，在小丘上用望远镜张望着。缅希科夫紧挨着他的马镫，骑一匹黑马，双手叉腰，乐滋滋地看了一下又看一下，风拂弄着那顶镀金头盔上的羽毛。

军队在要塞前面炮弹射程以内排成了一个半圆形，两翼接着纳罗瓦河；魏德的几个师配置在河流旁边的城市上方，阿尔塔蒙·戈洛

温的那个师据守在中央，在那林木森森的格尔曼斯堡小山脚下，而左翼，在那通往坎佩霍尔姆岛的桥边，驻扎着谢苗诺沃和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两个团以及特鲁别茨科伊的射击军团。冯·克罗伊公爵的营帐也扎在这儿，他是以高级顾问的身份跟军队在一起的。彼得和缅希科夫住在岛上一个渔民的小木房里。

沿着整个前线，俄军动手挖掘一条很深的战壕，带着面朝外面的眼镜堡、凸角堡和棱堡，以防瑞典人万一从列维尔大道上开过来。对着纳尔瓦的那些棱堡，又为攻城炮构筑了一座座多面堡。这种攻城工事是由哈拉尔特工程师主持的。一股股硝烟从要塞的碉堡里升起来，大炮在秋天的潮湿空气中凶悍地呼吼，炸弹划着冒烟的弧线高高地蹿上去，随即又落下来，在大车和营帐旁边或是在壕沟里头爆开，士兵们便从那些壕沟里急忙往外跳。在花园和菜圃中间，有几所郊外别墅中弹着火了。从那些燃烧着的房屋和无数的篝火上面冒出来的烟，如同一片灰色的云朵向着城市飘去，就从那边闪出来炮火的烈焰腾腾的火苗。

纳尔瓦的要塞司令是一位有经验的、骁勇的战士，霍恩上校。

彼得和哈拉尔特工程师在花园和房屋的掩蔽下，骑了马出去视察几座棱堡："多玛"、"荣耀"、"克里斯捷瓦尔"和"凯旋"。有时候，他们不能不走得很近，竟连瑞典炮手们那些凶恶的脸也可以从炮眼里望见。瑞典人毫不慌忙，灵活地装着炮弹，把大炮瞄准，机警地等待着。"发射！"于是炮弹便毫不留情地挤压着空气，打他们头顶上呼呼地飞过去。彼得瞪大了眼睛，颧骨上的肌肉都突出来了，可是他一点也不畏缩。工程师哈拉尔特是个饱经世故的人(既干练，又镇静，又沉闷。)，他及时地用马刺撞了下马肚子，往一边驰走了。阔绰豪华的缅希科夫，——他们每次总是把他当做目标，——只是摇一摇头盔上的羽毛，朝炮手们夸口地喝道："这一炮打得很糟，伙伴们！"还拍拍那匹腾跳着的公马的颈脖。五十个蓄着唇髭、身量高大的龙骑兵一动不动地等在那儿，想看看这颗黑球会把哪一个打死。

要塞的围墙很高。成半圆形突出着的一个个棱堡，都是用大圆石造的，十分坚固，铁弹打上去如同核桃一样碎裂了。重炮从炮塔的裂孔和炮眼里探出来——这种重炮，要塞里至少有三百门；卫戍军人

数有两千，包括步兵、骑兵和武装起来的市民。侦察兵们说纳尔瓦可以一攻而下，那是胡诌。

彼得下了马，往一只军鼓上一坐，把一张纸在膝盖上摊开了。侍卫米什卡拿着一个墨水壶。哈拉尔特蹲在沙皇旁边，目测着距离。彼得的大手抓着羽毛笔，仔细地画着一根根颤巍巍的线条。缅希科夫在排成半圆形的龙骑兵前面大踏步踱来踱去。

"对付每一座棱堡得有十五门攻城炮；要突破一个缺口，我们需要六十门四十八磅的铜大炮，"哈拉尔特用一种平稳、枯燥的嗓音说。"十二万发炮弹，至少……"

"好家伙！"彼得说道。

"为了要在突然袭击以前让那个城市起火，至少需要四十门臼炮，每门臼炮得有一千发炮弹……"

"在欧洲，他们正是这样推算的！"彼得说着，把这些数字记了下来。

"为了要冷却那些大炮，得备十大桶香醋……只有连续不断的轰击，把所有的炮垒弄成一片真正的地狱，才能摧毁被围军队的顽抗，——卢森堡元帅就是这样教导的……我们需要五千颗手榴弹。一千架十二俄尺高的攻城云梯，每一架的重量又要那么轻，两个人都可以抬着跑的。还要五千包羊毛……"

"羊毛有什么用啊？"

"为了不让士兵们吃到火枪的子弹。沃班元帅在围攻敦刻尔克的时候，就靠了这种包包的掩蔽，尽管火力非常炽烈，居然还能够攻近那些城门，因为子弹打进羊毛，很容易给缠住……"

"好吧，"彼得说道，心里还不大相信，只是把这个也记下来了。"丹尼里奇，我们需要五千包羊毛！……"

缅希科夫把双手撑起在摆开的膝盖上，朝那张在风中飘动的纸伛下身去。他撅起了嘴唇：

"那不过是浪费，明-赫尔茨。再说，羊毛也根本弄不到。（他转向哈拉尔特）在亚速，士兵们仅仅带了宝剑，爬上城墙，也把那座城市攻下了……"

他们背后，在龙骑兵的队伍中间有匹牲口腾跳起来，有人嘶哑地

叫了。他们便回过头去。一匹灰色马正在踢着腿,盲目地摇动着脑袋,——一股黑糊糊的血水从它鼻子上面的伤口里涌出来。那些蓄着唇髭的龙骑兵,畏畏缩缩,都也斜着眼睛朝一百步开外的灌木丛张望,一小团一小团的硝烟正在那儿往上冒。彼得僵直地坐在鼓上,抓着笔的那只手仍然举着。

因为大炮的轰鸣而没有听见,从要塞碉楼的大门里(视线又给棱堡"荣耀"的突出部分挡住了)冲出来一小队猎兵,在菜园的篱笆后面奔逃着。飞快地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五十个雇佣骑兵,都骑着迟钝的火红色的马,穿着铁胸甲,头盔扣得很低。他们擎着宝剑,在石楠地里拉成一道长线,飞也似的疾驰着,想从左面来包抄。

只有一秒钟工夫——不会超过一秒钟,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睁大了眼睛,直瞪着敌人这种声东击西的行动,随后他冲到那匹黑公马跟前,把身上的斗篷解开,扔掉了,跳到马鞍上。"拔出剑来!"他吼道,脸都涨红了。他抽出宝剑,用星形马刺一撞,伏在那匹直立着后蹄的公马的脖子上,一溜烟飞驰起来了。"龙骑兵们,跟我来!"于是所有的人,缅希科夫和龙骑兵,绕过站在鼓边的彼得,冲过去拦截雇佣骑兵,这时候那些骑兵已经勒住牲口,在往回拐了……

哈拉尔特担心地闭紧了薄薄的嘴唇,把彼得那匹黑鬃灰毛的、蹦跳不停的牝马牵了过去,说道:

"请您离开火线,陛下。"

彼得只把一只脚跳了一下,便跨上了马鞍,——他望见龙骑兵和那些雇佣骑兵正在渐渐接近。我们的人密稠稠地挤在一起驰骤着,阿列克萨什卡那亮闪闪的头盔上的羽毛,在他们前面倏起忽落,瑞典人在石楠地里远远地散开了,这会儿那两翼的士兵猛一下子转过身来,用马刺撞着牲口,还用宝剑抽打它们。可是他们来不及聚集到一块儿来。彼得看见阿列克萨什卡的黑公马跟一匹火红色的牲口撞了个满怀,那个雇佣骑兵一把抓住马鬣,倒下去了……红色的羽毛在铁头盔当中飞扬着。可是龙骑兵却早已用狂涛巨浪般的势头向他们扑过去,一停也没停,继续驰骤着(挥舞着宝剑,仿佛毫不费力似的。)。在他们后面,地上留下了一些倒下去的人:有一个尽力想爬起来,不停地摇着那耷拉的脑袋,另一个抬起的膝盖在抽搐。好几匹没有驮

人的马在地里吃惊地到处乱跑。

哈拉尔特一个劲儿拉住了缰绳。"陛下,这儿很危险!"那匹灰色牝马腾跳着,向后旋转着。彼得用脚跟撞它。等他们走了一程路,他还在不断地回过头来。那些骑兵这会都在没命地从俄罗斯人这儿逃走:右面,挡住他们往城市去的道路,有一群五光十色的骑士,骑着不同毛色的马,在一片收割过庄稼的褐色田塍上飞驰,带着鞑靼人的蛮勇气概挥舞着弯刀——这是几百个贵族的非正规军。从要塞城墙上一座木头的遮棚底下,火枪正在对着他们啪哒啪哒地发射。

他们来到一座小白桦林,——彼得这才长长地抽了一口气,让那匹牝马迈着常步。"嗯,那可不会很容易啊,"他在回答自己心里的念头。哈拉尔特说:

"我不妨向您祝贺,陛下,您的骑兵实在好极了。"

"有什么用——这还不过是事情的一半……激怒,驰骤,砍杀……光靠这些还攻不下要塞啊……"

他赶到一座小丘上,勒住牲口,拧紧眉头,朝那绵亘达七俄里的一长列军队和辎重车望了很久很久。到处都有一块块泥巴正在从壕沟里有气没力地抛出来。还有吆喝和咒骂。更有一些人待在篝火和卸下了套马的大车旁边,什么事也不做。他还看见用绳绊住前腿的、羸瘦的马。一条条烂布给散放在灌木丛上。仿佛这个庞然大物的军队,行动和生活全有点笨手笨脚,心里十二分不愿意似的。

"十一月以前一点没有办法,"彼得说道。"冰还冻得不够坚实的时候,我们没法儿把攻城炮运来。写在纸上是一回事,实际做起来又是一回事……"

于是他又迈着常步,开始向哈拉尔特问起那有名的沃班元帅和卢森堡元帅——军事科学的创始人的进军和攻城的情况。他又问起法国的兵工厂和大炮厂。说话的时候,他那给亚麻布领巾紧紧地箍住的、瘦瘦的脖颈兀自在搐动:

"自然啰……那里,样样都安排好,样样都在手边……拿他们的道路跟我们的道路比比看……"

缅希科夫跳过一条条壕沟,飞也似的驰过来了,他还是红涨着脸,乐呵呵地露出了牙齿,带着疯狂的眼色……他头盔上只矗立着一

根羽毛,黄铜胸甲上留着挨过打的痕迹。他勒住喘着粗气的马。

"炮手先生……敌人受了重创,已经被击退了,——逃脱的瑞典人还不到一半……(他凭一时的热劲,当然是有点添油加醋的。)我们有两个人阵亡,几个人受了些轻伤……"

一看见阿列克萨什卡,彼得便高兴地皱起了鼻子。

"好,"他说,"干得好!"

……………………………………………………………………

那天晚上,将军们都聚集在冯·克罗伊公爵的营帐里:有骄傲自大、十分严厉的阿尔塔蒙·戈洛温("游戏兵团"的创始人);有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射击军团所爱戴的人,一个肥胖的、富有的领主;有近卫军指挥官布图尔林,他那洪亮的嗓子和结实的拳头都很有名;还有害着重病的秃顶的魏德,穿着羊皮袄在发抖。彼得、缅希科夫和哈拉尔特进去以后,公爵就请他们在营里吃便饭。于是一些少见的、甚至叫不出名字来的菜肴端上来了(都是派专差到列维尔去采办的),法国酒和莱茵酒供应得也很丰富。

公爵觉得如鱼得水似的十分自在。他吩咐把许多蜡烛都点起来。用一双瘦骨嶙峋的手比画着,他讲起一些著名的战役,说他曾经站在一片高地上——俯瞰浴血的战场,一只脚搁在一门毁损了的大炮上,发出命令:叫他的胸甲骑兵冲破一个方阵,叫他的猎骑兵击退对方的侧翼。他把整师整师的敌军淹死在河里,把一个个城市烧成平地……

那些俄罗斯人闷闷不乐地沉下了眼睛,吃着芦笋和斯特拉斯堡的酥皮大馅饼。彼得心不在焉地瞅着冯·克罗伊公爵那长长的鼻子和湿滋滋的唇髭。他不停地用手指敲响着桌子,或是扭动着肩胛骨,仿佛那地方正在发痒一般。(自从出征以来,大家就都注意到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脸上这种心不在焉的神色了。)

"纳尔瓦!"公爵扬声说道,把空酒杯向侍卫伸出去。"纳尔瓦!好好地轰这么一天炮,朝南面那些棱堡稍微突击一阵……纳尔瓦的钥匙就会放在银盘子里呈献给陛下了。那时候,让一小部分卫戍军留在这儿,随后把骑兵往两翼展开,用全部兵力去猛扑国王查理。我们可以在列维尔欢度圣诞前夜,我敢保证!……"

彼得离开桌子，来回地踱着，把头低了下来，免得碰着那篷顶；他从地上捡起一根麦秸，随即往公爵的床上躺下了（这张床是从最靠近的一座郊外别墅里搬来的）。他用这根麦秸剔着牙。

“哈拉尔特给了我一份清单，”他说，于是大家都朝他转过脸去，不吃了。“如果开列在清单上的东西，我们样样都有了，那我们就可以把纳尔瓦攻下来。我们需要六十门攻城炮……（他从床上坐起来，从怀里掏出揉皱了的清单，往戈洛温面前的桌子上一摺）看吧……眼下在多面堡里，我们连一门像样的大炮也没有。列普宁正在特维尔附近的污泥中跟那些攻城炮搏斗……我们的臼炮（我今天才知道），都阻留在瓦尔代……火药车至今还在伊尔门湖边……这件事你们看怎么样，列位将军？……”

将军们把蜡烛移近一点，朝那份清单伛下头去。只有缅希科夫还坐在稍微远一些的地方，脸上露出一抹凶恶的微笑，面前放着一只斟得满满的酒杯。

“这不是一个军营，这是一个游牧民族的屯宿地，”停了一停，彼得又跟刚才一样凌厉而又慢条斯理地说道。“为这件事我们已经准备了两年……可是一样东西也没准备好……比在亚速的时候还要糟。比在瓦西里·戈利岑的军队里还要坏……（阿列克萨什卡把一个马刺铮铮地撞了一下，咧开嘴巴恶毒地笑了一阵。）这叫做什么军营！士兵们在辎重大车当中荡来荡去……辎重车里还装满了芬兰女人……叫叫嚷嚷……一片混乱……做起事来没有劲，——一看他们那副样子，人就只想啐唾沫……面包吗，全发了霉……有几个团里只剩下够吃两天的腌肉……那么多腌肉都到哪里去了？在诺夫戈罗德吗？为什么不放在这里？雨季快要来了，——给士兵们住的土窑在哪儿？”

营帐里，只听到蜡烛在毕毕剥剥地爆着。那公爵不太懂得刚才讲的一篇话，便好奇地一忽儿瞅瞅彼得，一忽儿瞅瞅那些将军。

“我们从莫斯科出发，都已经两个月了，可是还没到达目的地。这叫做什么出征！你们知道查理国王已经强迫克里斯季安接受一项屈辱的和约，强迫他付出一笔二十五万金币的赔款吗？现在查理已经统率全军在佩尔诺登陆，正在向里加进军了……要是他在里加把

奥古斯特国王打败，那么十一月里，可以预料他会来到我们这儿……我们该怎么样对付他呢？”

阿尔塔蒙·戈洛温以重臣的身份站起来，鞠了个躬，他垂下了花白的眼眉，说道：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有上帝保佑……”

“我们需要的是大炮！”彼得岔断了他的话，一条青筋在他额头上绽出来。“炸弹！十二万发攻城炮的炮弹！腌肉！你这个老糊涂！……”

……………………………………………………………………

又下了两星期的雨，一阵阵浓雾从海面上飘过来。士兵们住的土窑都给淹了，营帐也漏水了，简直没有地方可以躲避这种潮气和夜里的寒气。全营都齐腰陷在泥沼里。人们开始拉肚子和害热病了，——每天夜里总有几十辆大车把病死的人运到野地里去。

被包围的要塞不断地用大炮和火枪向包围的军队轰击。那些瑞典人多半是在拂晓时分出袭，把哨兵干掉，爬到土窑旁边，将手榴弹掷向睡着的兵士。彼得每天总要骑着马，到一处处防御工事去巡视。他披着湿漉漉的斗篷，戴着拖泥带水的帽子，又沉默又严肃，骑着一匹灰色的牝马，从雨帘中出现，——停下来，用一种呆板的眼光瞪视了一会，才迈开常步，顺着高低不平的田野，往迷雾中驰去。

辎重车队赶得很慢。路上得到的报告说，毛病全出在运输工具上：农民家的牲口和大车都征发光了，现在他们只好去向地主家和修道院要车要马。牲口都很不行，饲料全被踩坏了，那么大的雨，那么坏的路，情况一天比一天困难。谣传彼得在他住的岛上那所渔民的小木房里，亲手把一个掌管军需的将军打得人事不知，还下命令把那个将军的助手绞死。伙食似乎有了些改善。营里的秩序也好了一点。指挥官们都很糟：俄罗斯人呢，行动缓慢，因循守旧，说话太多，头脑不清。外国人呢，又只知道喝伏特加酒，说是抵御潮气，而且找出一点理由，或者根本没有理由，就打士兵们的嘴巴。

大家都确实知道：国王查理已经在佩尔诺登陆，正在转向里加挺进；他一出现，就叫利沃尼亚的骑士们变得很驯顺；而且他已经把奥古斯特国王的军队赶进了库尔良德。奥古斯特本人在华沙，处在被

内讧弄得惶惶不安的波兰贵族中间，接二连三地向彼得派来急使——要钱，要哥萨克，要大炮，要步兵……纳尔瓦的围城军都明白，初霜一下，瑞典人准会到来呢。

舍列梅季耶夫奉派带着四个非正规骑兵团去阻击敌人，一直赶到韦津贝格，顺利地把瑞典的阻截部队打败了，却突然撤退到皮加伊奥基沿海的狭隘通路上（离纳尔瓦有四十俄里），从那儿，他写了一封信给彼得：

> ……我已经撤退了，倒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更好地保存元气……韦津贝格附近，尽是没边没际的沼泽和大片大片的森林。不光是这儿，便是邻近的地区，所有的饲料都已经给践踏光了。可是我尤其担心我们在去纳尔瓦的路上被两翼包抄……至于你因为我焚烧了村子、赶散了芬兰人而发怒，那么请你千万不要怀疑：烧掉的只是几个村子，而且那也仅仅为了不让敌人栖身。况且我现在已经下了命令，没有圣旨，任何地区绝对不得加以破坏……我在皮加伊奥基驻扎的地方，敌人想神不知鬼不觉地走过去是办不到的，我决不再后退一步，哪怕牺牲生命也要死守在这儿，这一点你尽可以放心……

后来，好歹转了北风了。一天里头，这风把潮湿的迷雾吹走了；低低地吊在天空中的太阳，往满是污泥的营帐上洒下惨淡的光线，也照亮了城里一个教堂尖顶上的小金鸡。地面冻着严霜。载着军火的辎重车队陆续开到了。还运来了两门著名的长炮，“狮”和“熊”，都是一百年前由安德烈·乔霍夫和谢苗·杜宾卡在诺夫戈罗德铸造的，每门重三百二十普特，由十对公牛拉着。榴弹炮装着又宽又矮的轮子如同乌龟似的爬着，还有短短的臼炮，发射的炮弹都有三普特重。所有的部队全已经处于临战状态，所有的骑兵都已经把牲口放上鞍子，让宝剑拔出刀鞘，防备瑞典人万一来袭击。

两百个人把那两门“狮”和“熊”用绳索缚好，拉到中央一座多面堡上，对准要塞南边的那些棱堡。一夜工夫，榴弹炮和臼炮都在炮兵阵地上部署停当。敌方要塞里，也没有一个人睡觉，准备来一次袭击——提灯的光沿着城墙在浮动，岗哨在互相打招呼。

十一月五日拂晓，彼得带着公爵和将军们骑马来到格尔曼斯堡小山上。砭骨的寒风正在吹着。营帐仍然笼罩在昏暗里，太阳的红光仅仅照着城里那些陡峭的屋顶和碉楼的雉堞。一个个长长的火苗从平原上蹿起来了，大地摇撼着，大炮呼吼着，轰响着，——炮弹划着火花直迸的弧形落到了城里。营地和城墙全给硝烟遮蔽起来了。彼得放下了望远镜，鼻孔张大着，向哈拉尔特点点头。哈拉尔特随即走过去，咂响一下舌头：

"糟啦。炮弹打得太近。火药不行啊……"

"那怎么办？马上……"

"多装些火药……只要炮身受得了……"

彼得从小山上下来，在围栅和鹿砦后面飞也似的驰过一道吊桥和一重槲木门。在中央那个炮垒上，炮手们正在用醋和水冷却"狮"和"熊"的长长的炮身。炮队指挥官，荷兰人雅各布·温特尔希韦尔克，一个矮身量的老年水手，蓄着络腮胡子，走到彼得跟前，沉着地说：

"这个一点也没用……这种火药只好用来打打麻雀——光是硝烟和煤烟……"

彼得把斗篷和长襟衣一脱，卷起袖管，从一个炮手那里拿过来一个炮刷，用劲地擦着给煤烟熏黑的炮筒……

"装火药！"

一包包用灰色纸包起来的火药，从炮垒的火药库里手递手的传过来。彼得扯开一包，把火药倒一点在手掌心里，只是像猫一样怒悻悻地哼了一下。他把六包火药都捶进了炮筒……

"这样可危险啊，"雅各布·温特尔希韦尔克说。

"住嘴，住嘴……来炮弹……"

彼得把那个有一普特重的、圆圆的炮弹往上一抛，滚进了炮筒，还用劲压那擦炮通条，让它塞得结结实实的。他在瞄准器后面蹲下身去，转动着螺旋……

"导火线……大家离开大炮。"

震耳欲聋地一声呼吼，"熊"喷出一团火焰，在铁轮子上沉甸甸地往后一扭，让炮架尾沉进了地里。炮弹飞上去了，只见那圆球越来越

小，——石块从棱堡"荣耀"上溅出来，塔楼崩塌了一堵雉堞……

"啊，这倒不赖！"雅各布·温特尔希韦尔克说。

"就这样发射吧……"

彼得穿上长襟衣，飞驰到榴弹炮垒上去了。命令下达各个炮兵连，得多装一倍半的火药。于是一百三十门大炮的轰鸣，又叫大地震颤着。一团可怕的火焰从向上撅着的臼炮里蹿出来。一股股浓烟消散以后，他们看见城里有两所房子正在燃烧。第二阵排炮发射成功了。可是不久就听说西边炮垒上有两门榴弹炮已经炸开，这两门炮是新近在列夫·基里洛维奇的图拉工厂铸造的，还有好几门大炮的炮架轴已经拆裂。彼得说："这件事以后要弄清楚……我们要查明白错在谁的身上……就这样发射吧……"

炮轰纳尔瓦就这样开始了，毫无间断，一直持续到十一月十五日。

……………………………………………………………………………

御厨费尔滕在火炉门前小台的细劈柴火上煎鸡蛋，一边在悄悄地嘀咕。十来个鸡蛋好容易弄到了，——厨师的帮手骑了马差不多一直赶到扬堡，没想到它们全是坏的……

"你嘀咕些什么？多放些胡椒好啦，费尔滕……"

"是，陛下……多放胡椒！"

彼得坐在热烘烘的炉子旁边。只有这个地方挺暖和(隔板后面，他和阿列克萨什卡住的那间小屋里，冷风会从墙缝中钻进来。)。如今是半夜，他可以听到风的哀啸声，以及岛上茅屋旁边风车翼片那吱嘎吱嘎的转动声。白桦的细劈柴在悦耳地爆响着。矮墩墩、气虎虎的费尔滕把东西都摊开在炉台上，不停地闻呀嗅的，火焰的闪光怒悻悻地映照着他那胖乎乎的鼻子。

"嗨，万一瑞典人把你俘虏了，那怎么样？那时候你怎么办，费尔滕？……"

"我听您吩咐，陛下……"

"'啊哈！'他们会说，'原来是御厨呢！'于是他们就把你倒挂起来了……"

"倒挂起来吗？那我也懂得自己的责任……"

他在那张摇摇晃晃的木板桌上铺开一方干净的毛巾，把一个盛着胡椒白酒的瓦瓶放在那上面，还把一个又黑又干的面包切成薄片儿。彼得斯斯文文地喷着板烟，瞅着费尔滕又灵巧、又轻柔、又熟练的动作，——这厨师登着一双毡靴，穿着一件棉袄，腰里束着一条围裙。

"我提到瑞典人的事，倒不是开什么玩笑……你还是把随身的东西拾掇一下吧。"

费尔滕斜眼瞅了他一下，心里明白皇上的确不是在开玩笑。他把煎好的鸡蛋连锅子放在桌上，往一个锡制的小酒杯里斟了一点瓦瓶里的白酒。

"请您入座，陛下……"

这所破破烂烂的房子被风吹得直摇晃。蜡烛憧憧地跳动着。缅希科夫闹嚷嚷地从外面走进来了：

"这种鬼天气……"

他拧紧眉头，解着领巾的结扣。随后他走到炉台旁边，把双手伸在柴火上面烤着。

"他马上就要到这儿来了……"

"酒醒了吗？"彼得问。

"他睡着了。我刚才把他从床上喊起来的……"

阿列克萨什卡在对面坐下了。他先试了试桌子是不是结实，随后斟了点酒，喝着，摇了摇头。他们闷声不响地吃了一会儿。彼得这才小声说道：

"太晚啦……现在一点也没有办法挽救了……"

阿列克萨什卡好容易把食物咽了下去，答道：

"如果他已经进入一百俄里以内，而舍列梅季耶夫又不去阻截他，那么后天他一定会来到这儿……如果我们冲到空旷地里，难道就没有办法打垮他，用我们的骑兵？（他解开衣领，转向费尔滕）你还有剩下的白菜汤没有？（他又斟了一杯白酒）他手下总共只有一万人，——俘虏们都对着福音书起誓说这个话的。难道我们真是那样笨头笨脑的吗？……真叫人难受哪！……"

"是叫人难受的，"彼得同意他的话。"两天里头，你总不能一下

子增长人们的智慧啊……要是在纳尔瓦不得手,那我们不妨试一试在普斯科夫和诺夫戈罗德拦击他……”

“明－赫尔茨,这个念头哪怕只这么想一想也是不对的……”

“好吧,好吧……”

他们都不吱声。费尔滕蹲下身子去吹柴炭,他正在把一个铜壶里的啤酒炖热。

纳尔瓦的情况很不好。两星期来,俄罗斯人一直在炮轰城市,爆炸地雷,构筑近敌工事,可是他们既没有在城墙上打开一个缺口,也没有使那个城市着火燃烧。将军们都下不了决心去发动冲锋。一百三十门大炮,一半已经炸裂或是毁损了。上一天,他们曾经计算一下——弹药库里剩下的火药和炮弹,按照现在这样的轰击,只够再用一天,而火药车却还在诺夫戈罗德附近的什么地方慢慢地赶着路。

瑞典军队正在列维尔大道上急行军,这会儿说不定已经在皮加伊奥基狭隘通路上跟舍列梅季耶夫交锋了。俄军好像被夹在一把钳子里,——一边是要塞的大炮,一边是查理国王正在挺进的部队……

“我们嚷嚷得厉害……这方面,我们倒很有办法,”彼得把汤匙搁下了。“我们还没有学会战争。我们从头就做错了……这件事到现在都还一点也不行。如果我们要在这儿发射一门大炮,那我们就得在莫斯科把炮弹装上……你懂得吗?”

阿列克萨什卡说:

“我刚才到这里来的时候,听到第一连的士兵在篝火旁边谈话。他们料定瑞典人会来——整个营地都闹哄哄的。他们对将军们的那种辱骂啊,——真是的!……我听见一个人说:‘第一颗子弹要孝敬咱们的准尉……’”

“那些将军!(彼得的眼睛闪烁着)他们只会扛着教会的旗幡绕着城墙转悠!那些军政长官……那些老糊涂……”

这时候,阿列克萨什卡斜瞟了一眼,小心翼翼地说: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这三天里,请把军队交给我指挥……真的。好吗?”

好像没有听到似的,彼得往口袋里摸索着菸草袋。他鼻子里呼哧呼哧地喘息着,用手指把碎烟屑塞塞结实:

"从明天起，冯·克罗伊公爵要担任总司令了。他固然是一个十足的糊涂蛋，可是在军事方面却懂得欧洲人的那一套，而且又是一个出色的战士……我们的外国人在他的指挥之下一定会更有精神……天亮以前你得准备好，听到吗？我们就要出发了……"

他仍然呼哧呼哧地喘息着，把蜡烛移过来，燃上了烟斗。阿列克萨什卡轻轻地问：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们上哪去？"

"诺夫戈罗德。"

彼得终于朝阿列克萨什卡那双由于过度惊愕而睁大了的、蔚蓝得晶莹清澈的眼睛瞪住了。突然，他脸色发紫(汗涔涔的额头上暴出一条青筋)，可是他还是抑住了怒气：

"那个小子是损失不了什么的，可是我却不是这样……你以为纳尔瓦既是开始又是结束吗？战争还只刚刚开始呐……我们一定要取得胜利……可是靠这支军队我们是不会得到胜利的……你懂得吗？我们应当从后方着手，从辎重车队着手……拿着宝剑策马飞驰——这是最后的事情……你这个傻瓜，你要想比查理更勇敢吗？把眼睛沉下来！(片刻之间，他的脸暴怒地抽搐着。)我不准你朝着我看！"

阿列克萨什卡没有从命，他没有把眼睛沉下去；由于剧烈的羞愧，这双眼睛里已经噙满泪水，而且有一滴已经从他绷紧的腮帮上淌下来了。彼得眯缝了眼睛瞪着他。两个人都屏住呼吸。彼得忽然大笑一声，往后面墙上一靠，把双手深深地插进了口袋。

"'明－赫尔茨'，"他学着阿列克萨什卡的口气说。"我的知心朋友……你为我害臊了吗？等着吧，还有更多的事情会发生呢，——他们个个都会扭过脸去不理我。我被查理吓倒了……我把军队丢弃了……我像好久以前奔往圣三一修道院那样，逃到诺夫戈罗德去了……好了……把你的脸蛋擦干。出去迎接那些将军，他们来了……"

……………………………………………………………………………

哨兵在喝问口令。马蹄踩在冻冰的地上，传来嘚嘚的响声。窗子外面，闪耀着火炬的亮光。马刺铮铮地响着，公爵和将军们进来了。他们那被风吹红的脸上，显出惊愕的神色，——时间这么晚，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彼得朝大家点点头，一边走到公爵跟前，把

他抱住了。他向缅希科夫做了个手势,叫他把蜡烛拿着,随后走到木头隔板后面那间小屋里去。

到了里面,缅希科夫把蜡烛放在一张小桌上,那上面乱堆着纸张,散满了菸草。个个人都站着。彼得坐了下去,抓起一张纸,蠕动着嘴唇,严肃地默念着那一行行撒过炉灰的、乱涂乱改的字。随后他咳了声嗽,也不朝任何人看一眼。

“In Gottsnam,[①] 凭上帝之名,”他用粗糙的、坚毅的嗓音开始念道。“兹因皇上以要事即须离开军队,特将军队托付于冯·克罗伊公爵阁下,并提出以下诸条款……(公爵就站在桌子近旁,他的大腿抽起筋来了。彼得瞅了瞅他那只穿着白驼鹿皮裤的、瘦细的大腿,随后又瞅了瞅他那双抓着镀金军刀柄的、干瘪的手。)第一:任命公爵阁下为总司令……第二:所有之将军、军官乃至兵士均须听从其指挥,一如听从沙皇陛下本人……第三……(他扬起了嗓音)竭尽全力立即攻下纳尔瓦与伊凡戈罗德……第四……阁下有权惩治抗命之将军、军官与兵士,一如惩治其所属之臣民,甚至可以将彼等处死……”

他掠过公爵,瞅着那几位将军:魏德表示同意地点着头,特鲁别茨科伊公爵那冒汗的脸膨胀起来了,布图尔林蹙皱着剪短的花白头发底下那低低的额头,阿尔塔蒙·戈洛温深深地垂下了脑袋,仿佛屈辱和灾难早已压在他的肩上似的。

“阁下还须密切注意有关瑞典援军之情报。一旦接获查理国王逼近之可靠消息时,如国王之军队异常强大,则阁下务必坚固守卫,不让其进入纳尔瓦城,更应托天庇佑,设法将其击败……惟如有可能,则以等候援军到来为妙……(他把那张纸放下了,转向公爵。)列普宁和带着哥萨克的统领以及载着军火的辎重车队,离这里只有几天的路程了……(然后他又转向戈洛温)坐下来,把这个誊清一份……”

有人在穿堂门上敲了一下。缅希科夫担心地挤到厨房里去。有人进来了,——从开着的门里,伴着呼呼的风声,远远地传来喧腾嘈杂的人声。彼得把一个人往旁边一推,大踏步跨进了厨房。

“出了什么事?”他嚷着,嗓音很可怕。

---

① 德语:凭上帝之名。

他面前站着一个年纪很轻的人，有一张拉长着的、像女孩子一样红扑扑的脸，一个狮子鼻，一双大胆的眼睛，一只耳朵上面的浅褐色头发给血水胶住了……

"保罗·亚古任斯基，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舍列梅季耶夫手下的一位中尉，"缅希科夫急忙说道。

"嗯？"

那个年轻人的脸抽搐着。他向彼得抬起头，定了定神：

"鲍里斯·彼得罗维奇派我来，陛下，请示他的军队该驻扎在哪儿。"

彼得不吱声。将军们都诚惶诚恐地挤在小屋子的门口。

缅希科夫匆匆忙忙拉了拉身上的皮短袄，说道：

"真是丢人，他们竟然从皮加伊奥基一直逃到这儿来了……连帽子都丢啦……那些贵族！……"

……………………………………………………………………………………

十一月十七日早晨，贵族民军那些非正规的团队从哨兵那里听到瑞典军侦察班已经在夜里溜进后阵，经过海边的狭隘通路，到了列维尔大道上的时候，他们的阵线就乱了，也不听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舍列梅季耶夫的指挥，开始从皮加伊奥基往后退，生怕被切断跟主力部队的联系。舍列梅季耶夫骑马赶到乱成一团的骑兵连里，勒住缰绳，大声吆喝，用马鞭抽打牲口和士兵，可是后边的人尽往前挤，他的马就在退却者的狂流里乱转。他只来得及集合几个连的骑兵来掩护后卫，从瑞典人手里抢救出一部分军需辎重车，那些瑞典人都穿着铁胸甲，戴着起棱的头盔，日出的时候就都出现在周围所有的高地上。瑞典人并没有穷追猛赶。贵族们的团队拍马奔逃，连夜赶到了纳尔瓦营垒的栅寨那儿。土城上的哨兵，黑地里错把他们当作敌人，便开起火来。骑兵们没命地叫喊："自己人！自己人！……"全营都被惊醒了，大家咕咕哝哝地谈论着。

保罗·亚古任斯基中尉被放进了栅寨，飞也似的驰去晋见沙皇。冰冷的寒风猛烈地刮着。贵族民军官兵都下了马，在吊桥旁边的壕沟对面等候。从栅寨那儿，有人向他们嚷嚷："地主老爷们，你们干吗跑来得这样快？……想找个掩蔽吗，你们这些可怜见的？……"全营

都敲起鼓来，火光在浮动，骑在马上的人提着灯在飞驰。团队和骑兵连站在军旗底下，听着宣读圣旨：军队的指挥权转移给帝国的声名卓著、所向无敌的冯·克罗伊公爵。部队一声不吭，大家都感到惊奇与恐惧。谣言不久就飞快地传开了，说是皇上已经不在营地上，又说是瑞典人的全部兵力离这儿只有五俄里了。

谁也没有睡觉。篝火燃点着，可是风把它们吹散了。快近早晨，舍列梅季耶夫的骑兵给调到了右翼。他们并没有躲在栅寨后面，却紧靠岸边驻扎下来，那里的地形比城市高，纳罗瓦河就在小岛中间的急滩上疯狂地咆哮。天亮了，可是一个瑞典人也没看见。派出去的巡逻队在附近各处不曾发现一个敌人，虽然舍列梅季耶夫的部队对天发誓说，从皮加伊奥基起瑞典人就一直紧跟在他们后面。

在嘶哑的喇叭声中，公爵穿着一件华丽的斗篷，一根元帅的权杖抵在腰里，后面——隔开半匹马的地方跟着一批将军：戈洛温、特鲁别茨科伊、布图尔林、伊梅列季亚王子和雅科夫·多尔戈鲁基公爵，骑着马在营地上绕了一转。公爵拿手套的边缘把下垂的唇髭往上一抹，向士兵们大声嚷道："你们好，好小子！让我们为皇帝爷献出我们的生命吧！"在军鼓声中，他向所有的团队宣读了这样一道命令：

> ……夜里，一半的部队仍然处于战备状态……拂晓以前，每人发给二十四个弹筒和子弹。日出时候，全军得排成队列，以三发大炮为信号，就奏起军乐，擂起军鼓，还把所有的军旗升起在防御墙上。敌人没有走到三十步以内，不得发射一枪……

夜里转了从海上吹来的西风。天气暖和了些。在黑地里，瑞典军的里宾少将带着两个雇佣骑兵，他们的马蹄都用毡呢裹着，偷偷地驰到栅寨前面，测量了壕沟的深度和胸墙的高度。

……………………………………………………………………

阿列克谢·布罗夫金饿得要死，被风砭骨地吹着，正在连队的旒旗旁边一道土城上踱来踱去，——三步向前，三步往后。那土城有七俄里长，每隔一段路驻守着一些士兵。号角在吹，军鼓在擂。大炮和火枪在装弹药，导火线在冒烟。风拂动着防御墙上的军旗。这是早晨十一点钟……

阿列克谢用足劲道紧了紧腰带。新任总司令什么事都考虑到了，就是忘了军队的给养。几天以来，士兵们——还有队列军官——吃的都是发霉的面包干和口粮袋里抖出来的面包屑。头天夜里，连面包干也没有发。士兵们如同一个个稻草人，矗立在土城上（布罗夫金那个连队里只有八十个人算是健康的）。有过一个时候，阿列克谢曾经多么渴望着厮杀，在大炮的硝烟里率领他的连队，去抢夺敌人的军旗杆……（“谢谢你，阿列克谢，我升你做上校……”）可是今天，他只渴望钻进一个土窑那温暖的臭气里，从饭盒里吃点稀粥，来烫烫喉咙……

为了挡风，阿列克谢眯缝着眼睛，向靠得最近的士兵戈利科夫喝道：

“你干吗张大了嘴？放出些精神来！”

那人并没有听到这句话，——他耸起了衣衫破烂的肩膀，紧绷着鼻子尖尖的脸，仿佛看见了死神似的……别的士兵都像背毛直竖的狗一样，也朝格尔曼斯堡小山的方向瞅着。小山上空，不高的太阳在急速地飞驰的云层中忽隐忽现。身上驮得很沉的人们，在树桩和摇曳着的、光秃的白桦树中间移动，——这些从林子里走出来的人，越来越多了。他们从肩膀上卸下了袋子和驮包，向前奔跑，列成一个个宽阔的、密集的纵队。被六匹马拖着的一门门大炮冲了出来，有的往下面径直奔向中央那座多面堡，有的小跑着穿过溪流，冲向魏德那坚固的工事，也有的靠右边在平原上纵辔疾驰。六个步兵纵队在格尔曼斯堡小山上排成队列。骑兵成双行从林子里赶出来，铁器发出暗晦的闪光。

阿列克谢疯狂地喊道：

“鼓手们，发战斗警报！”

蓄着唇髭的军士们登上土城，拉下他们的三角帽，免得被风吹走。军鼓擂响了……利奥波尔杜斯·米尔巴赫不知道为什么那样愉快，指点着向阿列克谢嚷道：“瞧，骑在马上的那一个就是查理国王。”给规律和秩序慑服了的瑞典纵队，仿佛不是活人，而是毫无感情、长生不老的东西，晃动着蓝里带黑的队列，慢慢地从小山上涌下来……那儿，在一个高地上，站着五六个骑士，前面有个瘦细个儿，摆了摆

手，于是那些骑着马的人便赶到他跟前，一起往下面向纵队飞驰而去了。

风吹弯了土城上面那些军旗和旒旗的旗杆；军鼓冬冬地擂着，叫人听着很伤心。一片铅色的雪云从海那边升起来，很快就把天空给蒙住了。四乘由套马挽着的炮车飞驰到一个地方，离壕沟有两百步，就在布罗夫金那一个连队驻扎的据点对面；那些马转了个身，停下来了，卸下了前车；绿色的弹药车跟着飞驰过来，也转了个身。穿着暗蓝色制服、身体很结实的人跳下了车，就在大炮旁边站定了。一个步兵纵队没有弄乱那齐整的行列，跑步过来，——几个露出着白翻领的人急忙赶到前面去……一看见亮闪闪的宝剑扬了一扬，瑞典队列便排成双行，散开在炮垒两边，仆倒下去，于是一块块泥土飞起来了……

阿列克谢把双手罩在嘴边，用压倒风声的嗓音嚷道："准尉先生们……传话给军士们……传话给士兵们……没有命令，不准射击，否则处以死刑……"利奥波尔杜斯·米尔巴赫穿着长长的骑兵马靴，在土城上跑着，用德国话叫喊，拿手杖威胁着……"泥洗脸"费季卡（胡子拉碴，肮里肮脏，十足是个吓人的怪物）恶狠狠地龇出了牙齿——利奥波尔杜斯往他的脑瓜上揍了一下……风掀着长襟衣的后裾，什么人的帽子被高高地卷到天空里去了……

阿列克谢老是朝自己这边的炮兵连转过脸去："轰啊……快一点。"后来，一阵沉重的爆炸把他的耳鼓猛然一扯……"那些魔鬼，连发炮也不会！……"作为回答，瑞军那四门大炮往后一扭，喷出火焰来了……半俄里开外，那两门"狮"和"熊"不同寻常地、威风凛凛地轰隆隆响了一阵……"唉，我们这边的，可真没有劲儿。"那四辆被套马挽着的炮车又飞驰过来了，把大炮钩上，向土城拉近了点儿。炮手们奔跑着赶上去，把大炮弄干净，装上弹药，往回一跳——两个人到了车轮旁边，第三个人拿着火药线蹲下去。那个露着白翻领的人把宝剑一扬……几门大炮一齐打响了……四颗炮弹射进栅寨上的松树原木，铁器突然刺耳地响了一下，木片儿往四面八方乱舞乱飞。阿列克谢向后一退，倒了下去。可他又跳起身来……只这么一晃，但是十分清楚（他后来一生都没有忘记），他看见一个青年人，骑着一匹瓦灰色

的马，在高低不平的田野里，紧挨着壕沟，径直地疾驰而来，那个年轻人瘦弱得活像一根手指，戴着一顶小小的三角帽，三角帽底下有一只小小的皮袋子在他的后颈脖上跳动着，两条腿伸出在前面，不像是俄罗斯人的姿势，一双脚齐后跟穿在马镫里，那张狭小的脸带着讥笑的意味，转向正在从栅寨里射击的人们；在他后面，二十来个胸甲骑兵，排着匀整的双行，骑着精瘦精瘦的马，头并头地驰骤着……"主啊，保佑保佑我吧！"传过来戈利科夫的绝望的喊声……

低低的浮云一下子布满了整个的天空。天色很快就黑下来了。雪的帷幕笼住了营地，笼住了一行行驰骤着的胸甲骑兵，笼住了一个个移动着的瑞典纵队。大炮在风的哀啸中呼吼，——它们的火焰闪烁着迷迷蒙蒙的光晕。栅寨毕毕剥剥地爆着，炸着。炮弹在人们头顶上凶恶地咝咝地直响。暴风雪滴溜溜地旋转起来了，斜飘的、刺人的雪花扑打着人们的脸，糊住了人们的眼睛。前面，壕沟的那一边正在进行着什么事，他们一点也看不见；一刻钟以前营地上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也一点不明白。

一个伛着身子没头没脑地奔跑着的兵士，撞在阿列克谢的身上；这人不是他那个连队里的兵士……阿列克谢一把抱住他的腰……那个兵士拼命地喊道："我们被出卖了！……"便挣脱了身，在暴风雪中消失不见了……直到这时候，阿列克谢才注意到在一片旋转着的雪花中，有种像是一束束干树枝一样的东西开始往壕沟里掉。他抹去了脸上的雪花，嚷道：

"起火了！……起火了！……"

那些机灵的人早已在壕沟里忙着了……

（……瑞典的掷弹兵，被雪花扑打着脊背，已经奔过来，动手把束柴填在壕沟里，也不用什么梯子，就踩着束柴往栅寨上爬……）

……阿列克谢看见戈利科夫发了一枪，随后退回来，用刺刀向前面戳着……一个满身是雪的大个子两脚跨立在栅寨上，用双手抓住那把刺刀，——戈利科夫把火枪拉到自己身边，而那个人又把火枪揪住……阿列克谢一声尖叫，就用宝剑向他刺去，如同向一只猪刺去一样。越来越多的人摇摇晃晃地走过来了，仿佛给暴风雪赶了过来似的……阿列克谢有时候没有刺中，有时候把宝剑刺在软绵绵的东西

上……痛苦从他眼睛里透出来，——他的脑瓜，他的整个脸蛋，好像全都给打扁了……

……戈利科夫一点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样滚进壕沟里去的……他出于动物的恐惧，用四肢在地上爬着……有人抡起胳臂，跑过去了，后面跟着两个瑞典人，杀气腾腾，魁梧壮健，手里擎着刺刀……戈利科夫直挺挺趴在地下，活像甲虫一般……"嘿，什么样的人哪！……"他抬起头，雪花塞了他一嘴。他跳起身，晃里晃荡的，马上撞着两个扭在一起的人……"泥洗脸"费季卡伏在利奥波尔杜斯·米尔巴赫的身上，正在用手指摸他的喉咙……利奥波尔杜斯正在扯费季卡的胡子……"胡诌，你这个魔鬼！"费季卡嘶哑地说着，用肩膀压下去……安德烈撒腿就跑了……"嘿，什么样的人哪！……"

………………………………………………………………………

瑞军的中央纵队（四千名掷弹兵），气势汹汹地扑向阿尔塔蒙·戈洛温的那个师……栅寨那儿的战斗延续了一刻钟。俄罗斯人被暴风雪弄迷了眼睛，被饥饿累乏了身子，不信任他们的指挥官，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一定要死在这种风雪的地狱里，于是都从土城上往后涌退了……"弟兄们，咱们被出卖了……揍那些军官们！……"他们胡乱地放着枪，在营地上跑来跑去，在满是积雪的壕沟里和炮垒的土筐上互相挤轧……他们冲散了特鲁别茨科伊的那些团队，把他们一起带走了。他们成千成千地向桥头、向渡口奔逃……

瑞典人没有远追他们，生怕自己在这么辽阔的营地中间迷失在暴风雪里……嘶哑的喇叭声命令式地召唤他们退回到土城上去……可是有一部分掷弹兵却无意中走进了一个鹿砦，——那里面停着辎重车……他们喊道："Mit Gotts Hitf![①] 老天保佑！……"就一阵猛攻把辎重车掳到手了。这儿，在盖着积雪的蒲席底下，他们发现一大桶一大桶腐臭的腌肉和一小桶一小桶的伏特加。一千多个掷弹兵就这么待在打开的小桶旁边，一直到战斗结束……那些在大车中间跑来跑去的俄罗斯人，有的被他们刺死了，还有的仅仅被他们赶跑了。

骑兵跟在步兵后面，穿过被砸烂的大门，闯进营地，径直冲向那

---

① 德语：老天保佑。

座主要的多面堡。“狮”和“熊”两门大炮已经被掳走，炮手们被杀了，指挥官雅各布·温特尔希韦尔克头上受了伤，他把宝剑也交出去了。那两门长炮给转了个身，面朝东方，开始向魏德的防御工事轰击。在这里，瑞典人遇到了顽强的抵抗，——魏德把整整一个师都布防在栅寨上，密密麻麻地排成了四行，他本人抓着一支军官用的长矛，正在打退那些往板墙上爬的瑞典人。后面的士兵在给火枪装弹药，前面的兵士在急速地射击……整个战壕都被阵亡或是受伤的人填满了。当那座主要的多面堡里发出来的炮弹开始飞到他们旁边，而他们又辨认出那是“狮”和“熊”的响声时候，魏德就跨上了坐骑，在土城上驰骤：“弟兄们，要顶住……”一颗炮弹在他的马肚子底下爆炸了，大家看见在飘舞着的雪花与硝烟中间，那匹马用后蹄直立起来，仰面朝天，倒了下去……

……………………………………………………………………………

舍列梅季耶夫的那些骑兵团一直被逼到了河边，夹在魏德的栅寨和树林中间。挟着雪花的旋风扑在他们的脸上，后面还有纳罗瓦河在咆哮。树林的呼啸可怕极了。他们站在那儿，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不了解。右边，老远老远的，炮声越来越密了……近处，就在那栅寨上，火枪响了，还有那吆喝，那临死的哀号，那么吓人，弄得领主子弟们的头发都在平顶毛皮帽底下颤动起来……

鲍里斯·彼得罗维奇待在自己的部队中间，站在一个小岗上。他已经把望远镜藏进了口袋，因为连他坐骑的耳朵也看不清……他弄不明白自己这边的营地上到底出了什么事。总司令的命令既然没有等到，他就以为贵族的骑兵不是已经被忘记，便是没有给找着，再不然准是倒了什么霉了……

射击的响声这会儿从左翼传过来，大概就是从那边树林里。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谛听着，在脚镫上挺起了身子。他招呼年轻的罗斯托夫斯基公爵道：

“爵爷，你带四个骑兵连到林子里去，把那边的敌人赶走……愿上帝保佑你！……”

公爵穿着环甲，戴着铁盔，冻得直僵僵的；他含糊不清地回答了一句，便从小岗上飞驰下去了……这时从树林里，一门大炮轰隆地吼

了一声。有个嗓音，带着冲天的怨气，喊了出来。一会儿工夫——从右面，从左面，从前面——火枪的射击声砰砰地响起来了。鲍里斯·彼得罗维奇环顾四周，想发一道命令："拔出马刀，向前冲，愿上帝保佑……"可是已经没有人听他的命令了：马屁股全都拨转去往小岗上退却了……"完蛋了，完蛋了，过河逃命去吧！"几千个嗓音这样嚷嚷着。鲍里斯·彼得罗维奇现在只有一件事好做：自己拨转马头，免得给踩倒。他蹙着眉心，流着眼泪，把缰绳揪住了……

传来嘶吼声和野性的呐喊声……后腿直立起来的马群的脑袋、马匹的毛毵毵的鬃鬣和积着雪的脊背，形成一股起伏着的狂涛巨浪向河边涌去。岸坡很陡，牲口都屁股着地滑下去，遇到阻碍了，后边的马就猛一下子扎着它们，再从那些翻倒的马身上跳过去……牲口的头和喘不过气来的人的脸，在暴风雪的帷幕底下黄浊浊的河水里旋转，痉挛地往空里抓着的胳臂从漩涡中露出来一忽儿……成百成百的骑兵一批又一批地投进了纳罗瓦河里，泅着，在急流里挣扎着，沉没了……

鲍里斯·彼得罗维奇的骏马爬到了河中心的一个小岛上，掀动着两肋，站了片刻工夫，便又小心翼翼地走进水里，龇出牙齿，凫了起来，把驮着的人带到了对岸……

……………………………………………………………………

把战场都遮蔽起来的暴风雪，对瑞典人也许比对俄罗斯人更危险。挺进着的纵队与纵队之间，彼此的联系给截断了，——传令兵在夹着雪花的暴风里东奔西驰，寻找他们的将军和国王，可都是白费力气。想用神速的突袭击退敌人的两翼，把他们包围起来，再用棱堡的火力把他们逼往要塞，——这个大胆的计划并没有实现：俄罗斯的中路军一下子就被突破了——阿尔塔蒙·戈洛温的部队狼狈地溃退，消失在暴风雪中间，可是两翼却顽强得出人意外地抵御着，特别是右翼，那边驻守着两个最优秀的团——谢苗诺沃团和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

快近四点钟了，射击可还没有沉寂下去。雪花在飘舞，回旋。天黑以前，战斗一定要在胜利中结束，否则瑞典人那四个已经插入中路阵地的营，又残破又疲乏，说不定照样也会受包围，被消灭，万一俄罗

斯人终于大着胆从栅寨后面冲出来,——据保守的估计,他们还有一万五千名生力军配置在两翼。

战斗开始的时候,查理带着三个胸甲骑兵连,待在施滕博克和梅伊杰尔的纵队中间,以便同时观看中路和右翼的进攻。就在这儿,他碰上了暴风雪。挺进着的纵队在大雪的帷幕后面隐匿了,甚至连炮火的闪光都分辨不出来。查理昂起脑袋,咬紧牙齿,听着战斗那使人陶醉的响声。雷恩舍尔德将军的一个副官飞驰过来,报告说掷弹兵已经突破了中路,眼下正在把俄罗斯人赶进营地的深处。查理一把抓住那个军官的肩膀,冲他耳朵里嚷道:

“跟将军说,国王有旨:停止追击,占领中央那座多面堡,准备防御,听候下一道命令……”

他接连着派出一个个传令兵到右翼去,施利本巴赫正在那边向魏德的防御工事线作着毫无成效的袭击……“跟将军说,国王很吃惊。”他传令叫他从后备队里抽出两个连作为增援部队,可是这两连人没有找着,因此也就没有去。瑞典人狂暴地袭击着那一半已经毁坏了的栅寨,魏德将军给炮弹片打伤了,俄罗斯人可还继续抵御着,拿到什么东西就用什么东西去抗击……

危险一分钟比一分钟增大了。头一天在作战会议上,所有的将军都表示反对对纳尔瓦的狂妄的军事行动:以一万名又饥饿又疲乏的兵士,还驮载着那么沉的行囊(辎重大车不得不在强行军中丢弃了),去进攻一支有坚固的工事防御着的五万人的军队……这样做未免太轻率了……可是查理却说:“胜利的是进攻者,危险会增强人的力量;明天,你们将要把沙皇彼得押到我的营帐里来……”他把自己的战斗部署告诉给将军们,——什么事都预先见到了,什么事都估计进去了,就差这个暴风雪……

他昂起头,在马鞍上挺直了身子,浑身都是雪,谛听着战斗的响声。危险叫他陶醉了。即使在孔格肖尔森林里猎熊,也没法跟这个玩意儿相比。风特别有力地送来了左翼的射击声,勒文豪普特将军的两营掷弹兵正在那边猛袭谢苗诺沃团和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阵地。在那个最最重要的地区,他们难道还没有取得胜利吗?

查理回过头,抓住一个什么人骑的马的头络(马也好,骑在马上

的人也好，在暴风雪里一点也看不清。)，吆喝着说该从后备队里抽出四个连去支援勒文豪普特。那匹马提起前蹄，消失不见了。(这四连人没有找着，也没有给派出去。)左边的炮声越来越猛烈了。从一团团飞雪里，突然出现一个满身是雪的骑士：

“王上……勒文豪普特将军请求派兵去支援……”

“我已经派了四个连给他了……我觉得很奇怪……”

“王上……栅寨已经摧毁，壕沟里尽是柬柴和尸体……可是俄罗斯人就在鹿砦后面退却了……因为恐惧和流血，他们都发起野来……他们大声咒骂，而且往刺刀上冲扑……勒文豪普特将军已经几次受伤，可还身先士卒，继续徒步战斗着……”

“给我带路！……”

查理撞了下牲口，为了抵御风雪，腰弯得很低，跟那军官脚镫擦着脚镫，朝左翼发出枪声的方向疾驰而去。直刺着他身子的风仿佛在他心里头歌唱……在这种风啊、雪啊、枪炮的轰鸣啊的陶醉中间，他恨不得把刀刃刺进一个活生生的躯体，从而感觉到对这一刺戳的抵抗……那军官大声说了一句什么话，指了指前面，那儿有黄蜡蜡的一片浮现在雪地里……这是一条积着雪的河床。查理用马刺扎了一下，马艰难地一跳，越过那片黄蜡蜡的积雪，陷进泥塘里去了，挣扎的时候，它的屁股埋得更深，——鼻子在寒风中呼哧呼哧地喷响着。查理跳下马鞍，左脚齐腿弯陷在黏稠稠的淤泥里……他用劲一扭，把脚从骑兵长靴里拔出来；这时帽子和佩剑全都丢失了，他四肢着地，爬到了对岸，那军官已经下了马，站在那儿，向他伸出一只手……

就这样，脚上只穿一只靴子，头上没戴帽子，查理爬到了那个军官的羸瘦的马背上，这马哆嗦着，身上盖着冰屑，他用马刺一扎，就朝那离得很近的射击声和野性的吆喝声飞也似的驰去。那牲口开始跳越一个个盖着雪的圆墩，这都是阵亡者或是受伤者的身体……朦朦胧胧的一个个黑影在他面前奔跑。一门大炮喷出一股火焰，轰隆隆地响起来了……忽然间，他看见近处有他手下一群乱成一团的掷弹兵，——他们愁眉不展地站在那儿，倚着火枪，瞅着那被踩烂的、染着血迹的积雪和那蜷缩在一起的阵亡者的尸体后面，斜斜地矗立着鹿砦那尖尖的木桩的地方。俄罗斯人如同一道活的城墙，在木桩后面

摆动。他们凄厉地叫嚷着什么，用拳头和火枪威胁着。一看就知道，一次进攻刚刚被打退了……

查理骑着马走到掷弹兵中间。"宝剑！"他嚷道，嗓音仿佛一发枪响……那些兵士向他转过头，就认出他来了……他从马鞍上弯下身子，伸出一条胳臂，张开手指：

"宝剑！（有人把一柄宝剑的柄塞在他手里）士兵们！你们的国王驾临在这儿，就在这些鹿砦旁边……一定要把它们夺过来！……你们得把这些肮脏的野蛮人抛在纳罗瓦河里。（他把宝剑一扬，于是一只喇叭马上吹出来拖长的号音，接着又是一只喇叭，随后是更多的喇叭，——在暴风雪里一点也看不清。）士兵们！……上帝和你们的国王跟你们在一起！……我要走在你们前面……大家跟我来吧！……"

他在血迹斑斑的雪地上拍马疾驰。一些抑郁的嗓音在他后面叫吼："以上帝的名义！"从鹿砦后面发出来疏落的枪声。他注意到一个俄罗斯人，身材魁伟，伛着脑袋，站在鹿砦那被炮弹轰毁的一个缺口里……查理笑了笑，让坐骑用后腿直立起来，那个满脸杀气的俄罗斯人，便把刺刀戳进牲口的肚子，如同使着干草叉一般……查理张开四肢平伏在马背上，滑下去的时候，又用尽力气挺直身子，把宝剑刺进那个巨人的胸口……

可是，当他从马背上跳下去，人已经东倒西歪了……（他周围净是呐喊声，铁器的丁当声和殴打的碎裂声。）有人把他一推，他就跌倒下去。一只沉甸甸的靴子踩在他的背上，使他陷进了雪地里……马上有人把他扶住，搀起来，带走了……他已经昏过去。醒来的时候，他是在一门大炮的炮架上，盖着一件气味难闻的军大衣。喇叭用拖长的调子吹着终止号。他把军大衣甩开，坐了起来：

"拿一双什么人的靴子给我，我脚都光着呢……靴子，还要一匹马……"

……………………………………………………………………

戈洛温和特鲁别茨科伊的团队乱糟糟地混杂在一起，生怕给截断了渡河的路，便都冲到岸坡旁边，而且密密稠稠地挤塞在桥头，弄得浮桥船也往下沉了，——给西风吹涨了的、黄浊浊的纳罗瓦河水，

开始涌过了栏杆。那儿，在起泡沫的水里，雪的帷幕底下，漂流着舍列梅季耶夫骑兵部队的人和马的尸体（那是在上游五俄里的渡口给淹死的）。马的身躯冲到下沉的浮桥边，就在那儿堆垒起来了。呐喊着的人们还在不断地从岸坡上往前涌。摇摇晃晃的浮桥那右边越沉越低了，河水漫到了桥板上，栏杆嘎嘎地响着，粗麻绳开始扯断了，中间那些浮桥船完全沉没在水里，挣脱了联系。正在桥上的人，掉进了马和人的尸体兀自在打旋的、轰轰地响着的急流中。发出来一片叫喊声，可是后面的人还在继续往前涌，——几百个兵士都被挤到了纳罗瓦河里，直到后来，那散开的半座浮桥才被打到沼地的岸坡边去了。

那儿，靠近河流，矗立着冯·克罗伊公爵的营帐，——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和谢苗诺沃团的驻地的后面。营地南面和西面的鹿砦那儿，你死我活的战斗已经延续了快三小时。在这个雪的地狱里，简直没法儿指挥作战，没法儿发号施令……营帐里头一张桌子旁边坐着那位胖胖的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上校布卢姆贝格，双手捧着头，偶尔呼哧呼哧地喘一回气。在他对面，苦闷无聊的哈拉尔特朝蜡烛眨巴着睫毛，平心静气地等待着那样一个时刻：不能不向哪一个瑞典军官交出他的宝剑——把剑柄递过去，鞠一个躬。

公爵走进营帐，穿在铠甲外面的那件鹿皮大衣都洒满了雪花，——他头盔上的脸甲撩起着，唇髭上挂着冰溜儿，嘴唇兀自在哆嗦……

“让魔鬼去带领这批俄罗斯猪猡作战吧！”公爵嚷道。“库宁汉少校和加斯特少校已经被勒死在土窑里……瓦尔布雷赫特上尉给切断了喉咙，倒卧在离营帐十二步的地方……沙皇知道他塞给我的是些什么，——管这个叫做军队！只是一帮恶棍，一伙匪徒！……”

哈拉尔特急忙站起来，把毯子往旁边一撂，——一阵雪的旋风卷进了营帐。几千人的怒吼压倒了射击的响声。公爵从营帐里冲出去。下面，他看见那道向岸坡拢近去的桥的轮廓，人们在桥上呼喊。右面，营地的围栅顶着河的地方，无数的人群正在疯狂地骚动……

“瑞典人已经在中路突破了，”哈拉尔特说，“那是戈洛温的部队……”

士兵们正在翻过围栅,一群群一簇簇地向营帐跑过来……

"唉,真见鬼!"公爵嚷道。"上马,先生们!"他动手脱着鹿皮大衣,可是铠甲妨碍了他的动作。"你们就不能帮帮我吗?唉,真见鬼!"

公爵、哈拉尔特和布卢姆贝格都上了马,赶到下面河水边,顺着沼地的岸坡,艰难地朝向西方迎着瑞军的炮火驰去,——他们打算去投降,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免得给那些狂暴的士兵们弄死。

………………………………………………………………………………

天黑了。风渐渐停下来,柔雪霏霏地飘着。偶尔传来一下孤单的枪声。俄罗斯营地上,静悄悄的,如同一片坟地,而且一点火光也没有……只是在中央,在那虏获得来的辎重大车里,喝得醉醺醺的瑞典掷弹兵在沙哑地唱着歌。燃烧着的大桶的火焰,照亮了笼罩着烂醉如泥的活人和死尸的雪的帷幕。

阿尔塔蒙·戈洛温、特鲁别茨科伊、布图尔林、伊梅列季亚王子、雅科夫·多尔戈鲁基、十个上校(其中有名将戈登的儿子和弗朗茨·勒福尔特的儿子)、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八十名军官——有的乘马,有的步行,已经集合在将军们正在里面商议的土窑周围。科兹洛夫斯基公爵和皮尔少校刚才被派出去跟查理国王谈判,可是碰上自己的士兵一下给认出来,杀死了……

土窑里,就着松明的亮光,阿尔塔蒙·戈洛温正在发言:

"防御工事给突破了,总司令逃跑了,桥梁都已被破坏,火药车全落到了瑞典人的手里……明天,我们将不可能恢复战斗……不过在夜里,瑞典人还看不出我们的灾难,我们还能从国王那里得到宽大的条件,保全我们的武器和部队……你,伊万·伊万诺维奇,(他向布图尔林鞠一个躬)去,老人家,亲自去见国王,告诉他说,因为不愿意流基督徒的血,我们还是分散吧:我们回到老家去,让他也回到自己的国家去……"

"大炮怎么办呢?难道就把它们丢掉吗?"布图尔林沙着嗓子问。

没有人答腔,将军们都沉下了眼睛。骄傲的戈洛温泪汪汪地蹙皱了脸。厚嘴唇、黑头发的雅科夫·多尔戈鲁基紧锁着双眉,说道:

"这种无聊的空话有什么意思呢?……脸也快丢尽了……我们

是去向敌人乞降求情啊。”

布图尔林把两支手枪的燧石啪地扳了一下，往腰带里一插，将帽子拉得遮上额头，走出了土窑。

“号兵！”

军官们都朝他围拢来了：

“伊万·伊万诺维奇，怎么啦？我们就要投降了吗？”

“我们是准备死的，伊万·伊万诺维奇……可是要把我们弄死的，反倒是我们自己人……”

在跟俄罗斯营地相隔一俄里的一座郊外别墅里，查理和他的将军们接见了布图尔林。跟俄罗斯人一样，那些瑞典人也很害怕那第二天。为了顾全面子而装腔作势一阵以后，他们终于同意让全部俄罗斯军队穿过纳罗瓦河，可以携带武器和军旗，只是不许携带大炮和辎重车辆。他们要求所有的俄罗斯将军和军官必须作为人质，给送到郊外别墅去，这样军队才可以平安无事地回老家……布图尔林还想争辩一番，可是查理却冷笑一声，对他说道：

“出于对我兄弟彼得沙皇的爱，我要把他那些心爱的将军从士兵们的狂暴中救出来。你们在纳尔瓦，比在自己部队里，生活要安静得多，供养要丰裕得多。”

布图尔林不能不接受所有的条件。一排胸甲骑兵飞也似的赶去带回人质。瑞典工兵在河岸上燃起篝火，动手架桥，以便把俄罗斯军队尽快地打发过河。第一批离开营地的是谢苗诺沃团和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他们扛着军旗，带着武器，在军鼓声中开过桥去；所有的士兵，个个都身量高大，蓄着唇髭，脸色阴沉沉的。那些受伤的都由别人背着。当魏德的一个师开始渡河的时候，瑞典的胸甲骑兵便威胁地走过来，要求他们放下武器。士兵们一面咒骂，一面扔掉了火枪。其余的团队，干脆给炮火赶过河去了……

天亮的时候，俄罗斯四万五千大军的残余部队，光着脚，空着肚子，既没有一人指挥，也没有一点秩序，往撤回的路上移动着。伊凡戈罗德要塞的那些棱堡，在他们后面还发射了几枚炸弹……

四

纳尔瓦惨败的消息传来的那一天，彼得正巧赶到诺夫戈罗德，坐车驰进总督的庭院。保罗·亚古任斯基跟在皇上的御车后面，飞也似的冲进敞开着的院门，在台阶旁边从那匹晃晃荡荡的马背上跳下来，用一双炯炯发光的眼睛瞅着皇上。

“你是打哪儿来的？”彼得眉头一皱，问。

“打那边，炮手先生。”

“那边情况怎么样？”

“很丢人，炮手先生……”

彼得很快地把头沉得很低。缅希科夫伸伸腿，走了过来，他马上明白刚才问的是什么话，回答的又是什么话。拉德任斯基总督是个眼睛凸出的小老头儿，他张大了嘴，站在最下面一级台阶上，——刺人的寒风吹起了他那稀疏的头发。

“嗯……来吧，讲给我听听。”彼得跨上第一级台阶，却突然向总督回过头来，仿佛万分惊愕似的瞅着这个诺夫戈罗德的行政长官：

“有关防御的一切准备，你都做好了没有？”

“陛下……我夜里也不睡觉，时时刻刻在思忖怎么样能够使你感到满意。”拉德任斯基总督往地下一跪，用狗一样的眼色恳求着，眨动着翻起的眼皮。“这里怎么能防守呢？……这个城市很糟，城壕都坍塌了，沃尔霍夫河上的那座桥已经完全烂掉……再说，我们也没有办法把庄稼人从村子里赶出来，所有的马全被抓去运东西了……请开开恩吧！……”

总督不是在说话，而是在哀叫，他抓住皇上的脚。彼得一脚把他踢开，跑进了门厅。那儿，那些修士、修女、教士以及头戴僧帽的长老，便一个个从座位上跳起来。有一个人在长凳底下爬着，赤裸裸的身上带着银铛的镣链……

“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

那些穿黑袍的修士和教士摇晃起身体来。一个严肃的、肥头胖耳的修士司祭把瞳孔往上翻起，开言道：

“不要让修道院和上帝的神殿弄得荒废不堪，陛下。奉到你的圣旨，每一所修道院得供应十套或者十套以上的车马，有多少还得供应多少人，连同他们使用的铁锹和需要的粮食……此外，每一个教区还得供应大车和人力……实实在在，这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了，陛下……我们是全靠布施来生活的……”

彼得站在那儿听着，一只手搭在门拉手上，——瞪出了眼睛，打量着那些正在鞠躬的人。

“在这里请愿的人，是不是从所有的修道院里来的？”

“是从所有的修道院里来的，”那些修道士精神勃勃地齐声答道。“是从所有的修道院里来的，是从所有的修道院里来的，我们的恩主，”修女们也用唱诗班似的音调随声吟诵着……

“丹尼里奇，别让一个人出去，派一个哨兵把守起来……”

他穿到餐厅里去，吩咐亚古任斯基报告俄军所遇到的丢人事儿。他尽在这间低矮的、炉火生得很暖的屋子里大踏步踱来踱去，不时从桌子上捡起一块腌黄瓜，一面咀嚼，一面性急地追问。保罗·亚古任斯基告诉他所有的炮兵怎样全部损失了；舍列梅季耶夫骑兵部队的一千名骑兵怎样葬身在纳罗瓦河里；五千名士兵怎样在浮桥崩断时覆灭了，还有比这更多的士兵在作战中阵亡；七十九位将军和军官（其中有受了伤的魏德）怎样都投降作了俘虏了。他又讲到军队狼狈溃退时的情况——既没有指挥者，又没有辎重车（只剩一些下级军官和军士还跟军队在一起，而那些人主要都是属于近卫军团的。）……

“公爵还是第一个投降的吗？那个奥地利人，那个英雄，那个狗崽子！布卢姆贝格也跟他一起去了？阿列克萨什卡，这件事你理解不理解？跟我像亲兄弟一样的布卢姆贝格，居然跑到瑞典人那儿去了！……坏蛋，那个坏蛋！（黄瓜的籽从彼得的嘴里喷出来了。）七十九个叛徒！戈洛温，多尔戈鲁基，万卡·布图尔林，这人我知道是个傻瓜……也是一个坏蛋！特鲁别茨科伊，那只够胖的骗猪！他们怎么投降的？……”

“弗兰格尔上尉带着一批胸甲骑兵赶到他们的土窑里，我们的人就把宝剑交出去了……”

“可就没有一个人，——竟然没有一个人想……”

"有几个人哭了……"

"哭了！那些英雄！他们怎么啦？指望我遇到这种丢人事儿以后就会求和吗？"

"眼下求和，就如同送死，"阿列克萨什卡小声说道。

彼得走到这间低矮的拱顶屋子的尽头，在一扇云母小窗前面停住了，跨开两腿站在那儿，把伸在背后的手指一忽儿抓紧，一忽儿松开。

"这一次的丢人事儿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我们不是要追求光荣……他们还会打败我们十次，到后来我们总是会胜利的。丹尼里奇……我把这个城市托付给你。你今天就着手工作——掘战壕，装栅寨，怎么也不能让瑞典人冲过诺夫戈罗德，哪怕大家都非死不可……下个命令去找布罗夫金和斯韦什尼科夫，叫他们马上到这儿来，还有诺夫戈罗德那些主要的商人……至于那位总督，撤了他……(他紧跟着朝阿列克萨什卡又补充了一句)把他从这所房子里撵出去。(缅希科夫急匆匆出去了。彼得又转向亚古任斯基。)你去找三百辆大车，装满烤面包，在天黑以前赶上去迎接军队。懂了没有？"

"一定办到，炮手先生……"

"传那些修道士进来……"

彼得往一张对着门的长凳上坐下了，神情冷淡，十足是一副反基督者的气派。那些僧侣走进来了。屋子里本来很窒闷，这会儿可叫人简直透不过气来。

"好吧，你们这些上帝的辩护者，"彼得说道，"回到你们的修道院和教区去：今天，个个人都得出来干活——挖战壕。(那修士司祭把高筒僧帽下面的浓眉毛扬了一扬，彼得便威胁着说。)别开口，神甫！……大家都得带着铁锹和牲口出来，——不光是见习修道士，而且是所有的修道士，哪怕是教阶很高的，以及所有的修女，所有的教士、教堂管事，连同他们的妻子……为上帝的荣耀出点力吧……别开口，我跟你说，修士司祭……我一个人会替大家做祈祷的，君士坦丁堡的总主教为了这件事已经替我行了涂油式……我要派一个中尉到各个修道院和教区去，只要发现谁闲着没有事做，他就会把谁送到广场上，绑在柱子上，打五十大棍……我还要把这个罪孽在自己良心上

承担下来。战壕还没掘好、栅寨还没筑好以前，除了圣索菲亚大教堂，任何教堂都不准举行祈祷仪式……去吧……”

他紧紧抓住长凳的边缘，伸长了颈脖，——他那圆圆的腮帮上长满了硬毛，唇髭向上撅着。嘿，那个样子才怕人呢！那些僧侣互相倾轧着，从门里挤了出去。彼得嚷道：

“在那边门厅里的，把哨岗撤去好了！……”

他斟了一杯伏特加，又在来回地踱着……没过好久，临街的门砰的一声响，门厅里传来低沉的噪音：“他在哪儿？是不是生气了？啊，糟啦，糟啦！……”

布罗夫金、斯韦什尼科夫和五个诺夫戈罗德商人走进来了，——那五个人揉弄着帽子，心慌意乱地眨巴着眼睛。彼得不让他们吻他的手，却高高兴兴地搂着他们的肩膀，吻他们的额头，还亲亲布罗夫金的嘴唇：

“你好，伊万·阿尔捷米奇，你好，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他转向那几个诺夫戈罗德商人）你们好，老成持重的人……坐下……你们看，桌子上有菜有酒，可是这里的主人我却叫人赶出去了……唉，那个总督真叫我痛心：我本来指望你们这边的战壕和攻不破的栅寨都早已准备好了……哪知道竟连一柄铁锹都还没有插进土里去过呢……”

他为大家斟上了伏特加。那几个诺夫戈罗德商人，抓着酒杯一骨碌跳起来。他第一个把酒喝干了，满意地发出咯咯的响声，用空酒杯在桌子上轻轻地叩着：

“我们已经为创业干了杯了……（他笑了一笑）哦，商人们，你们听说了没有？瑞典国王给了我们一点小小的打击……作为一个开始，那也不赖……一个吃过败仗的人，抵得上两个没吃过败仗的，对不对？……”

那几个商人都一声不吭，——伊万·阿尔捷米奇把嘴唇一扁，朝桌子瞅着；斯韦什尼科夫拧紧可怕的眉毛，也把眼睛转开了。几个诺夫戈罗德商人轻轻地叹了口气……

“我们必须估计到这个星期里瑞典人会到这儿来。要是我们让诺夫戈罗德失陷，那么莫斯科也会丢掉，那时候，我们就会完蛋了。”

“唉—唉……”布罗夫金深沉地叹了口气。斯韦什尼科夫那蓄着黑胡子的脸,刷地黄得如同树脂一般。

“要是我们能够在诺夫戈罗德挡住瑞典人,那么在夏季以前就可以招募和训练一支比过去更强大的军队……我们将要铸造比以前多两倍的大炮……用在纳尔瓦的大炮,让他们拿去好了:那些大炮全是废物……那样的大炮,我们再也不会铸造的了……将军们都做了战俘,我倒很高兴……那些老头儿活像是绑在我脚上的秤砣。必须让年轻的、有朝气的人来当将军。我们要使全国都行动起来……我们吃了一次败仗,——也好!这场战争现在仅仅是开始……如果为这次战争你们给我一个卢布,伊万·阿尔捷米奇,还有你,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那么两年以后我还你们十个卢布……”

他把身子向后一仰,用两个拳头捶了下桌子:

“是不是这样,商人们?”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斯韦什尼科夫说,“可那一个卢布,我们到哪里去找呢?我们的柜子里,装的哪里是钱?都是些耗子……”

“一点不错,啊呀,一点不错,”那几个诺夫戈罗德商人咿咿唔唔地说着。

彼得朝他们瞥了一眼。(他们便畏缩了)他把一只手掌沉甸甸地搭在伊万·阿尔捷米奇短短的肩背上,问:

“你有什么要说?”

“上帝已经把我们跟你用绳子拴在一起了,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你走到哪里,我们也跟到哪里。”

布罗夫金的胖胖的脸显得又明朗又真诚。斯韦什尼科夫甚至呆住了:刚才大家明明商量好,出钱的事不要太爽快,可万卡这个机灵鬼却忽然自己跳出来了……彼得搂住布罗夫金的肩头,把他汗涔涔的脸尽往自己胸前那些铜纽扣上压:

“我料定你不会给我别的回答,伊万·阿尔捷米奇……你又聪明又大胆,凭这一点你将来就会得到很大的报偿……商人们,钱是马上就需要的。在一星期之内,我们必须筑好诺夫戈罗德的防御工事,派阿尼基塔·列普宁的那个师来驻防……”

……………………………………………………………………

“……战壕开掘了,教堂拆毁了……筑起了带枪眼的栅寨,栅寨附近两边都用草土伪装起来……

“参加这些工作的有龙骑兵和普通士兵,有各种地位的人们,也有神甫以及各级神职人员——男的和女的……

“钟楼给堆上了泥土,上面盖上了草皮,——这是堆土工作。可是木建的钟楼的上层和墙壁顶上的木屋顶统统给拆掉了……这时候,除了大教堂以外,区里的教堂都不再举行祈祷仪式了……

“有个申欣中校奉派在佩切尔斯克修道院督工。可是皇上亲临修道院的时候,却没看见申欣在场,于是他下诏将他抓到炮座那里狠狠地鞭打了一顿,随后遣回团队,降为士兵……

“在诺夫戈罗德,一位叫阿列克谢·波斯科钦的长官被处绞刑,因为他征发大车时索贿,——只要交纳五卢布的补偿费,就可以使大车免服徭役……”

五

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宫的台阶上守卫的军官,回答所有来访的人说:

“上边有命令,任何人都不让进去。走吧……”

许多带篷马车和轿式马车在宫院里等着。十二月的风把雪糁填在黑糊糊的辙沟里。冻着冰的树木飒飒嘶啸,倾圮的皇宫顶上的风向标吱吱作响。大臣和领主们就在这种带篷马车和轿式马车里,从早晨起已经等了整整一天了。缅希科夫坐着一辆套着六匹马的金漆轿车赶来,可是连他也碰了个钉子回去了……

晚上十点过后不久,罗莫达诺夫斯基来了。守卫的军官一看见这位穿着熊皮大衣的“公爵皇帝”摇摇晃晃地登上磨损了的砖砌的台阶,便颤抖起来。如果让他进去,那么这就违抗了皇上的圣旨;如果不让他进去,那么公爵也许会用不着请示皇上,就自己做主,叫人狠狠地抽他一顿鞭子……

罗莫达诺夫斯基走进皇宫,——站在每一扇门边的卫士,一听到他那笨重的脚步声,便都躲藏起来了。他一路上坐下来休息了三次,

才走到沙皇的寝宫。他用指甲在房门上敲了一下，走进屋子，按照古礼拜了一拜。

"你怎么到这儿来啦，大叔？"彼得正在屋子里踱着，嘴里衔着烟斗，从烟雾当中很不高兴地扭过头来，也不向他老人家回礼。"我下过命令，任何人都不让进来。"

"是没有让任何人进来嘛，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至于我，你父亲一向不要我通报就让进来的。（彼得耸耸肩膀，继续来回地踱着，咬着烟斗。）到底是什么事情，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叫你这样昼思夜想啊？你父亲和母亲嘱咐你听听我的意见。我们还是一起来商量商量吧……啊哟——说不定我们会想出一些办法来呢……"

"少说这种空话……你自己也很明白……我想的是什么事……"

费多尔·尤里耶维奇没有马上回答，——他坐下了，撩开大衣（在这样的闷热中，这老头儿觉得呼吸很困难。），用一方花手帕抹了抹脸。

"也许我要来说的倒不是什么空话……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啊？"

彼得自己也没察觉地扬起嗓子，忽然大声吼叫起来，弄得隔壁那间黑洞洞的金銮殿里的哨岗，惊惶失措地让火枪都掉了。

"那些大财主在市政院里议论纷纷：说什么在纳尔瓦，我们已经证明没法跟瑞典人作战……说什么我们应当议和……他们不愿意正眼看我……我是这样跟他们谈的……（他一把抓住费多尔·尤里耶维奇的长襟衣的前胸，摇着。）可是他们哭着说道：'您就是下命令把我们送上断头台，陛下，我们也还是没有钱，我们都已经穷透了……'我想的是什么事吗？……我就是需要钱！已经有一昼夜了，我绞尽脑汁，一直在寻思到哪里去弄钱。（他放开了罗莫达诺夫斯基）哦？大叔……"

"我在听着呢，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等一下就会轮到我说话的。"

彼得眯缝着眼睛："嗯！……"他又来回地踱了一会儿，向"公爵皇帝"斜觑了一眼，随后用比较温和的嗓音说道：

"我们需要铜……剩下的排钟只发出一些空空洞洞的响声，没有它们也没什么了不起，——倒不妨把这些排钟拆下来，回炉重铸……

阿金菲·德米多夫从乌拉尔写信给我说：春天他可以炼好五万普特生铁……可是，得要钱哪！再去榨取城里人和农民吗？从他们那里，我能不能弄到很多呢？照眼下的情况看来，他们也已经喘不过气了；再说，赋税吗，非到下一年还收不起来……可是，金子银子明明都有的是；它们有的是——可都白白地搁在那儿嘛……（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话还没说完，费多尔·尤里耶维奇的眼睛可早已像虾那样突出来了。）我知道你会用什么话来回答我，大叔。正因为这一点，我才没有派人去请你来……可是这笔钱，我一定要弄到手……"

"眼下，你千万不能去碰修道院的产业，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

彼得像鸡啼一样亮开嗓门嚷道：

"为什么不能？"

"这不是时候……那样做，眼下有危险……我不想告诉你，差不多每天都有，给揪到我面前来的净是些什么人……（费多尔·尤里耶维奇搁在膝盖上的粗壮的手指，不安地挪动着。）莫斯科的商人，眼下都是你忠实的仆人……要是给纳尔瓦的消息吓住了，他们会怎么样？……任什么人都会给吓住的……他们会谈论，随后也就不再吱声了，——战争会叫他们发财嘛……所以，他们会拿钱出来的，只是不要急躁……可是如果你现在去碰一碰他们的堡垒——修道院……那么那些装疯卖傻的假先知就会到每一个广场上去大叫大嚷，说出从前格里什卡·塔利茨基①在集市房顶上叫嚷过的话。你还记得吗？哦，那就好啦！……修道院的产业一定要逐步逐步地去拿，要不声不响的……"

"你倒很会耍滑头，大叔……"

"我是一个老头儿，干吗还要耍滑头啊？……"

"我马上需要这笔钱，哪怕非要我去拦路打劫也得把它弄到手……"

"你要的数目很大吗？"

---

① 格里戈里·塔利茨基（？—1700），分裂派教徒作家，在他的《记事》一书中，称彼得一世为"反基督者"。一七〇〇年被处死刑。——原著编者注

费多尔·尤里耶维奇问这句话的时候，带着一抹隐约的笑意。彼得说了声“嗯”，又在小小的寝宫里踱来踱去，凑到蜡烛上点了一斗烟，喷出一团烟雾，斩钉截铁地说：

“两百万。”

“少一点不行吗？”

彼得立即在公爵面前蹲下身去，抓住他的膝盖，动手摇起来：

“别再折磨人……就这样办吧，——眼下我不去碰那些修道院……好吗？你有钱？有多少？”

“明天我们再去看……”

“不，马上……我们现在就去……”

费多尔·尤里耶维奇抓起帽子，费劲地站起身，说：

“好吧，愿上帝保佑你……如果你有这样迫切的需要……（他像熊一般一跛一瘸地往门口走去）不过你不要带任何人，光我们两个人去……”

……………………………………………………………………

救主堂的钟楼上的报时钟敲了一点，“公爵皇帝”的皮篷马车正好在这时候驶进了克里姆林宫，在古老的政厅中间那些幽暗、狭窄的巷子里拐过来弯进去，终于在一所矮小的砖瓦房前面停住了。低低的台阶的梯磴上放着一盏提灯。有个人穿着皮袄，靠在铁门上打鼾。“公爵皇帝”跟着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下了车，捡起那盏提灯（油脂蜡烛在里面冒着烟），往那只露出在皮袄下面的树皮鞋踢了一脚。那个人睡眼朦胧地咿唔着：“你有什么事啊？”一边挺起身子，翻下了羊皮领子的边缘，一认出站在他面前的是谁，便一骨碌跳起来了。

“公爵皇帝”把他从门口推开，用自己的钥匙开了锁，让彼得先走，自己跟在后面，随手把门关上了。他高高地举着提灯，摇摇晃晃地穿过阴冷的外厅和生着炉火的门厅，到了一间低矮的、拱形的、墙壁剥蚀的大厅。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创立的枢密事务政厅就设在这个大厅里。这儿有一股尘灰、干霉和耗子的气味。两扇格子窗，上面结满了蜘蛛网。一扇门被推开了一点儿，那个心腹的内层看守人惊恐地从门缝里伸出他年老的脑袋，说：

“是谁？你们是什么人？”

“拿一支蜡烛来，米特里奇，”“公爵皇帝”对他说。

靠里头的墙边，立着几口矮矮的槲木橱，上面都加着精锻的铁锁(别说碰一碰这几口橱，便是好奇地打听一下里面藏着什么东西，也是在被处死刑的威胁下禁止的。)。看守人拿来一支插在铁烛台上的蜡烛。“公爵皇帝”指指中间的一口橱说：

“把它从墙壁那儿搬开……(看守人摇摇头)我命令你这样做……一切由我负责……”

看守人把烛台往地上一放。他用瘦弱的肩膀抵住那口橱，可是那橱一动也不动。彼得赶忙把短袄和帽子一扔，抬将起来。他颈脖涨得通红，可终于把那口橱挪动了。从橱底下蹿出来一只耗子。橱背后，墙上有一扇小小的铁门，结满了积着一团团尘灰的蜘蛛网。“公爵皇帝”掏出一柄两磅重的大钥匙，咻咻地喘着粗气说：“米特里奇，照亮，——我看不见，”一边笨手笨脚地把钥匙往匙孔里塞。经过三十年工夫，那锁已经生锈，打不开了。“我们得用铁棍来撬，——快去找一根来，米特里奇。”

彼得捡起蜡烛，朝那扇门仔细打量着：

“那里头是什么?”

“你停会儿就知道，我的孩子……根据皇宫的清册，秘密文件都存放在里头。戈利岑公爵远征克里米亚的时候，有天夜里你姐姐索菲娅来过这里……可是正像现在一样，我也没法儿把门锁打开……(“公爵皇帝”在那鞑靼式的唇髭底下露出一丝微笑)她在这儿站了一会就走了，那个索菲娅……”

看守人拿来一根撬棍和一柄斧子。彼得就动手去撬那把锁，——他把斧柄弄断了，手指上的皮也给擦破了。于是他动手用那笨重的撬棍去捶铁门的边缘。一下又一下的敲打，在空洞洞的屋子里发出很大的响声，——“公爵皇帝”提心吊胆地走到窗前。后来，撬棍的尖端总算插进了门缝里。彼得用尽力气一撬，终于把锁弄断，——铁门轧轧地开了。彼得急不可待地抓起蜡烛，第一个走进那间拱形的、没有窗子的仓库。

样样东西上面都结满了蜘蛛网，积满了尘灰。沿墙那些架子上，放着伊凡雷帝和鲍里斯·戈东诺夫时代的模压的、有杈桠的酒器；意

大利的高脚大酒杯；举行大典时沙皇洗手用的银盆；两只有黄金鬃鬣和象牙獠齿的银狮子；一叠叠黄金的盘子；破损了的枝形银烛台；一只用绿宝石做眼睛的纯金的大孔雀，——这是装在古时候拜占庭皇帝的宝座两边的两只孔雀之一，它的机件已经弄坏了。下面那些架子上放着一只只皮袋，其中有几只皮袋的线缝已经烂开，从里面散出来许多荷兰金币。架子底下放着一堆堆黑貂皮和别的柔软的破烂，丝绒和绸缎——全已经蛀坏和腐烂了。

彼得抓起几件东西，把唾沫舔一点在手指上，拿来擦着："金子！……银子！……"他把装着荷兰金币的袋子数了一数，——一起有四十五只，也许还多些……他捡起几张黑貂皮和几根狐狸尾巴，摇了摇：

"大叔，这些全都烂掉了。"

"烂掉，可是没有失掉，我的孩子……"

"为什么你从前没有告诉我呢？"

"我有过诺言……你父亲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几次出征，总把多余的钱币和宝物托付给我保管。临终的时候，你父亲派人来宣召我，吩咐我说，这些东西决不能交给他任何一个继承人，除非发生战争，国家陷于极端的困境……"

彼得拍了下大腿。

"你救了我了，真的是——你救了我了……这点东西，对我来说已经尽够了……那些修道士一定会感谢你……那只孔雀！——尽够我用鞋、衣服和武器装备一个团，使查理受到应受的打击……可是，大叔，至于那些排钟，——我还是要把它们拆下来的，——你千万别生气……"

第五章

一

在欧洲，人们取笑这位蛮族的沙皇，不久便把他忘了，他差一点就要吓倒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可是他那生满虱子的军队一转眼就像幽灵一样消散了。纳尔瓦一仗以后，查理把他们赶回野蛮的莫斯科国家，也是活该，让他们一辈子在那历来如此的愚昧无知中苟且过活(通过著名的旅行家们的叙述，俄罗斯人那种可耻而卑鄙的本性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这个查理国王一时间成了欧洲各国首都的英雄。在阿姆斯特丹，市政局和交易所都用旗帜装缀起来，为了庆祝纳尔瓦的胜利；在巴黎，书店里陈列了两枚铜质纪念章：一枚纪念章上绘的是为年轻的瑞典国王加冕的光荣图形，还写着"正义最后得到胜利"的题词，另一枚纪念章上绘的是仓皇逃窜的彼得沙皇，他把那顶卡尔梅克便帽也丢失了；在维也纳，前奥地利驻莫斯科大使伊格纳季·格瓦里恩特出版了他的秘书约翰·格奥尔格·科布的见闻录或日记，书里非常生动地描写了莫斯科人种种可笑的、不文明的习惯，以及一六九八年处置射击军的血腥的死刑。在维也纳宫廷里，沸沸扬扬地谈论着俄罗斯人在普斯科夫又吃了一次败仗，彼得带着几个亲随一起奔逃，莫斯科发生了暴动，长公主索菲娅从修道院里被释放出来，重新掌握政权了。

可是，所有这些无足轻重的事件，马上就给终于袭来的战争风暴掩盖起来。西班牙的国王死了，——法兰西和奥地利都很热中于继承王位。英国和荷兰出来干涉。那些赫赫有名的元帅，如约翰·邱吉尔、马尔波罗伯爵、萨沃伊的欧根公爵、旺多姆公爵，便开始蹂躏乡村，焚毁城市。在意大利，在巴伐利亚，在美丽的佛兰德，路上闲游浪荡的净是些武装了的流氓，他们用暴力作践和平的居民，吃光他们储

藏着的粮食和酒类。在匈牙利和塞文山区也发生了暴动。那些大国的命运都还悬而未决，——主要是看哪一个国家的海军能够取得海上霸权。东方各国的事务只好由他们自己去管了。

纳尔瓦一役以后，查理凭一股热劲，打定主意要把彼得追赶到莫斯科国家的腹地，可是他的将军们却恳求他不要再一次以命运为儿戏。疲乏的、被打乱了的军队被遣送到多尔柏特附近、拉伊萨的冬营里。国王从那儿写了一封傲慢的信给议会，要求补充队伍和经费。在斯德哥尔摩，本来不愿意打仗的人这会儿都一声不响了。议会决定征收一项新的捐税，开春以后还派出了两万名步兵和骑兵到拉伊萨。一本用拉丁文写的书出版了，书名叫作《瑞典对莫斯科沙皇作战的原因》，欧洲各国的宫廷里，大家看得很满意。

查理现在所拥有的军队，是欧洲最强大的军队之一。当前他需要决定：应当把打击指向哪一方面：指向东方，指向荒凉的俄罗斯，那边几个疏落的、穷困的城市，不会让他虏获什么东西，得到什么光荣；还是指向西南，对付那个背信弃义的奥古斯特，攻入波兰的腹地，攻入萨克森，攻入欧洲的心脏？那边，伟大元帅们的大炮早已在轰隆隆地响着了。查理被“恺撒第二”这种光荣的预感冲昏了头脑。他的近卫军们，那些海盗的子孙，都梦想着佛罗伦萨的华丽的绸缎，埃斯科里亚尔①的地窖里的黄金，佛兰德的浅色头发的女人，巴伐利亚大道的十字路口的小酒店……

到了夏天路上好走的时候，查理拨出八千人组成一个军团，由施利本巴赫指挥，派到了俄罗斯的边境。他自己率领全体官兵，用急行军穿过里夫兰，在里加上面两俄里地完全看得见敌人的地方，用平底货船渡过了德维纳河，把奥古斯特国王的萨克森部队彻底打垮了。在七月八日一次战役中，约翰·赖因霍尔德·帕特库尔受了伤，他好容易骑着马从瑞典胸甲骑兵那里逃出来，这一回总算没有给俘虏和被处死刑。

在里加被彻底打垮的并不是一支生满虱子的俄罗斯军队，而是

---

① 埃斯科里亚尔是一所城堡，系西班牙国王的宫阙，在马德里附近。——原著编者注

一批誉满欧洲的萨克森士兵。光荣似乎在查理的头顶上展开了翅膀。“查理国王一心只想到战争……(施滕博克将军写信到斯德哥尔摩去的时候,这样说他)他再也不听明智的意见……说起话来,总好像他的今后计划都直接来自上帝的授意……他充满自负与轻率……我看,如果他手下只剩一千人,他也会率领他们去攻打整整一个军的……他甚至一点不关心士兵们在吃些什么。我们的部下有谁阵亡的时候,他也一点不表示同情……”

从里加,查理专心致志地追逐着奥古斯特。在波兰,一场流血的内战在地主之间爆发了:他们当中有一批人拥护奥古斯特,反对瑞典人;还有一批人叫嚷着说,只有瑞典人会带来秩序,会帮助夺回河右岸的乌克兰地区和基辅,而且认为波兰需要一个新的国王(斯坦尼斯拉夫·列辛斯基)。奥古斯特逃出华沙。查理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进入了波兰京城。奥古斯特在克拉科夫匆匆忙忙招募了一支新的军队……

一场罕见的狩猎开始了——国王追捕国王。欧洲的宫廷里,又为这个年轻的英雄鼓掌,而他的名字也跟欧根公爵和马尔波罗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据说查理决不让一个女人接近他,据说他夜里睡觉,甚至连骑兵长靴也不脱,又据说一个战役开始的时候,他总是出现在部队的前头,——骑着马,光着头,照例穿一件青灰色的长襟衣,纽扣一直扣到脖颈子,——嘴里念着上帝的名字,身先士卒,率领他的部队前进……至于在阴暗的东方收拾沙皇彼得的事,他已经交给施利本巴赫将军去操心了……

那年冬天,彼得一直往来于莫斯科、诺夫戈罗德与沃罗涅什之间(为黑海舰队建造军舰的事正在那里紧张地进行着)。九万普特的钟铜已经运到了莫斯科。年老的杜马秘书官维尼乌斯,原来是个采矿行家,被指派去主持铸造新炮的工作。他在莫斯科铸造厂旁边创立了一所学校,有两百五十个年轻的贵族、城市平民以及出身低微而人却非常灵敏的青年在里面学习铸造、数学、筑城术和历史。需要跟钟铜搀合起来的紫铜还不够,彼得便派维尼乌斯到西伯利亚去寻找矿砂。一万五千支最新式的火枪、速射炮、望远镜和军官帽子上用的鸵鸟毛,由安德烈·阿尔塔莫诺维奇·马特维耶夫(就是那个被杀死在殿

门正廊上的领主马特维耶夫的儿子)在列日[①] 买来了。有五家布厂和麻布厂在莫斯科开了工,——从欧洲各地用重金招聘了许多技师。从日出到日落,训练士兵的工作一直在进行。最大的困难是要培养一批军官:他们一面要训练士兵,一面还得训练自己;一个人被提升以后,往往不是因为有了权势而头脑昏聩,就是会纵情玩乐和酗酒狂饮……

纳尔瓦失败以后两星期,彼得写信给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舍列梅季耶夫,当时舍列梅季耶夫正在诺夫戈罗德集合骑兵团那散乱的残余士卒(他们有的已经没有坐骑,有的已经没有军刀,也有的已经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了。):

> ……遭遇了不幸而把一切都放弃了,那是不好的……因此我命令你,已经担负而且开了头的事业必须进行下去,也就是说,将骑兵部队组织起来,将来让他们去守卫本土,或者开往远方,以便更好地重创敌人。不能有什么推托:因为人是足够的,而河流与沼泽也都冻了冰……我再一次提醒你:一点也不能有什么推托,哪怕是害病……逃亡的人,很多是害了病的,其中有个洛巴诺夫少校,就因为这样害病都已经被绞死了……

可是贵族的非正规骑兵部队是靠不住的,为了代替这支部队,就从各种身份的人们——农民和奴隶中间招募了十个龙骑兵团,他们都是自愿应征,饷银每年十一卢布,还供给膳食。那么多的人想靠参加骑兵团来摆脱卖身奴与农奴地位,因此只有身体最健壮、长相最体面的才能入选。训练好的龙骑兵连被派到诺夫戈罗德去,阿尼基塔·列普宁将军正在那里整编和训练曾经参加纳尔瓦战役的师团。

快近新年,诺夫戈罗德、普斯科夫和佩切尔斯克修道院都已经筑好了防御工事。北方,霍尔莫戈利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的防御工事正在修建,——离阿尔汉格尔斯克十五俄里,在别列佐夫斯克河口,还在赶造石头的要塞诺沃-德温卡。到了夏天,许多商船从英国和荷兰开到阿尔汉格尔斯克来参加六月集市。(那一年,除了以前规定的

---

① 在比利时。

一些物资如海兽、鱼胶、焦油、碳酸钾、蜜蜡等等以外，政府又规定了一批物资不准卖给外国人。沙皇的经纪人把样样东西都收进国库，留给私商们经营的只是一些皮革制品和兽骨雕刻罢了。)六月二十日那天，一支瑞典的作战舰队冲进了北德维纳河口。一看见那座新建的要塞，它自然不敢忽视，于是在向阿尔汉格尔斯克前进的时候，就从所有的舷边对准诺沃－德温卡的堡垒开火。在这场声东击西的佯攻中，四艘瑞典巡航舰里有一艘就在要塞前面搁浅了，跟着还有一条快艇。俄罗斯人跳进他们船里，经过一番战斗，就把那两艘舰艇一起截获下来，——其余的船便毫无光彩地驶回白海去了。

舍列梅季耶夫的俄罗斯先头部队跟施利本巴赫的瑞典先头部队的接触，整个夏天一直在进行着。瑞典人冲到佩切尔斯克修道院，可是仅仅烧毁了周围的村子，没有把那座堡垒攻下来。施利本巴赫惊惶失措，写信给查理国王，请求再派八千士兵，因为俄罗斯人一个月比一个月勇猛，看来他们从纳尔瓦的惨败中恢复得比预料的更快，甚至在作战艺术和军事装备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成就，——光靠两个旅的兵力再也不容易把俄罗斯军队打败了……那时节，查理已经攻下了克拉科夫，正在把奥古斯特赶回萨克森，——他对很有道理的呼声都置若罔闻。

这就是一七〇一年十二月以前的局势。

仲冬时候，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舍列梅季耶夫从一个“舌头”口里，知道施利本巴赫将军已经在多尔柏特附近的埃列斯特费尔农庄扎下了冬营。听到这个消息，他就起了一个那么大胆，连他自己也吃惊的念头：突然深入敌军的境内，出其不意地把敌人从扎营地抓来。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要是在从前，不用说，鲍里斯·彼得罗维奇一定会认为还是不要去碰这种毫无把握的运气，可是今年，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实在严酷得厉害：他不给任何人以安静与休息，而且还要责备大家，主要不是为了已经做了的事，而是为了能做而没有做好的事……

这就不能不碰一碰运气了。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让十万名刚受过训练的新兵穿上了羊皮袄和毡靴，把十五门野战炮装上了雪橇，迅疾地，可是十分小心地，以切尔卡斯人、卡尔梅克人和鞑靼人的轻骑

兵团为前锋,走了三天工夫到达了埃列斯特费尔。等瑞典人看见这批大耳朵的骑士,挽着弓,执着饰有马尾的矛枪,出现在阿雅河高高的积雪岸坡上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利文中校带了两连人和一门炮开到了河边。对岸,那些斜眼的野蛮人举起弯弓发了一排箭,传来一片狼群嗥叫般的、越来越响的呼吼,驰下陡峭的雪堆,越过河流,那些穿横条纹衣服的鞑靼人提着弯刀,还有穿蓝大衣的切尔卡斯人执着矛枪和套索,扬起雪尘,从右翼和左翼疾驰过来,而那些呐喊着的卡尔梅克人又从正面向他们猛扑,——利文的三百个埃斯特兰射击手和中校本人,不是被砍倒,就是被刺穿,身上的衣服全被剥光了。

整个瑞典营地都惊慌起来。一支生力部队,带着六门大炮,把骑着马的侦察兵从河边赶回去。施利本巴赫带了几个喇叭手在营地上到处飞驰,于是那些瑞典人便从农舍和土窑中跳出来,穿着随手抓到的衣服,跑过很深的积雪,去参加各自的队伍。全军在农庄前面整好队,用大炮的火力迎击正在逼近的俄军。鲍里斯·彼得罗维奇只穿一件呢制的长襟衣,肩上挎着一条三色的绶带,在方阵中央驰骋着。

瑞典人的炮火把打头的龙骑兵连弄得乱成一团,这些士兵本来都没有上过阵。瑞典人便一涌而前。可是俄罗斯人飞快地运来的那十五门装在雪橇上的野战炮,却用霰弹急速地射击着,竟使瑞典人大吃一惊,队伍就在一片混乱中停住了。这时候,克罗波托夫、济宾和古利察的龙骑兵团经过整理,疾驰着从两翼合围拢来。“弟兄们!”舍列梅季耶夫从方阵中央力竭声嘶地嚷道。“弟兄们! 狠狠地打击瑞典人! ……”俄罗斯人托着拧上的枪刺向前挺进。暮色很快就降落了,给炮火的闪光照耀着。施利本巴赫命令大家到农庄建筑物那边去掩蔽起来。可是带着哭音的喇叭刚刚吹响退却号,那些龙骑兵、鞑靼人、卡尔梅克人和切尔卡斯人又以新的凶悍劲头从四面八方扑向正在撤退的、激怒了的瑞典方阵,突破他们,冲散他们。一场残杀开始了……乘着黑暗,施利本巴赫将军本人,带着三名参谋官佐,好不容易逃出来,骑着马向列维尔败走了。

在莫斯科,又是放烟火,又是挂灯彩,为了庆祝这第一次胜利。一大桶一大桶的伏特加和啤酒摆开在红场上,整只整只的羊放在篝火上烧烤,雪白的面包分发给老百姓。救主门的钟楼上挂起了瑞典

的旗帜。缅希科夫专程赶到诺夫戈罗德去，授给鲍里斯·彼得罗维奇一幅嵌满钻石的沙皇肖像画和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大元帅的头衔。每一个参加胜利战役的士兵都发到一枚银卢布(新近由莫斯科造币厂铸造，来代替旧币的。)。

鲍里斯·彼得罗维奇感激涕零地谢了恩，还托缅希科夫带回一封信给彼得，说是有一点急事请求皇上准许他请假回一趟莫斯科……“直到现在，我妻子还住在一家陌生的客店里，我必须好歹替她找一所房子，让她有个安身的地方……”彼得给他回信说：“您没有必要到莫斯科来，大元帅阁下……不过，此事您不妨自己斟酌……如您决定来京，最好是在复活节，您可以在复活节前的星期天回来……”

六个月以后，鲍里斯·彼得罗维奇又在胡梅尔斯霍夫附近跟施利本巴赫将军相遇了，——在这次血战中，七千瑞典兵死了五千五百。再也没有什么人在保卫利沃尼亚——通海港的路给打开了。于是舍列梅季耶夫便出动去破坏乡村、城镇，农庄和骑士们的古堡……到了秋天，他写信给彼得：

> ……全能的上帝和圣母已经实现了你的愿望：在这片敌人的土地上，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破坏，样样东西都被毁尽和抢光了，只剩下几个地方还完整——马林贝格、纳尔瓦、列维尔和里加。叫我挺糟心的是：怎么样处理那些俘虏？营房里，牢狱里，以及其他许多地方，都已经挤满了芬兰人……再说，那也很危险，因为那些人都怀着极大的敌意……请你下一个敕令：从这些芬兰人当中挑一批优秀的人，懂得使用斧子，或是当工匠的，派他们到沃罗涅什或是亚速去从事劳动……

二

炮弹落在马林贝格的古老要塞上，已经有十二天了。随便哪一面都没法攻近它，因为它矗立在一个小小的岛屿上(在波伊普湖里)，它的石墙又是直接从水里筑起来的。有一道一百俄丈长的木桥，桥口有一座堡寨防护着，已经被瑞典人自己破坏了。

要塞里贮藏着大量的裸麦。俄罗斯人在被彻底破坏了的里夫兰饿得要死，所以那里的存粮他们觉得很有用。鲍里斯·彼得罗维奇叫人喊来了志愿兵，走出去对他们说："那边要塞里有酒，还有女人，——大家卖点力气，小伙子们，我一定给你们一天一夜的时间，放你们去寻欢作乐。"士兵们麻利地把靠近湖岸一个大村庄里的几所木房子拆掉，拿来编成木筏，大约有一千名志愿兵，用篙子撑着，划近了要塞的石墙。瑞典人的炮弹打下来，在木筏中间炸开了。

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走到他住的那座农舍的台阶上，用望远镜望着。瑞典兵既狂暴，又凶顽，——难道他们会把进攻打退吗？用包围来制胜他们（唉，他多么不欢喜这个主意。），那就得把他羁留到晚秋。忽然，他看见要塞城门附近，从地上冒起一大股火焰，——城楼上面用木头接建的部分摇晃起来了。一部分城墙坍塌了。那些木筏早已撑到了裂口那儿。正在这时候，一大幅白布从堡寨的一个窗子里伸出来，吊在外面。鲍里斯·彼得罗维奇收起望远镜，除下帽子，画了一个十字。

……………………………………………………………………

要塞里的居民，好容易从拆毁了的木桥残桩上开始渡到对岸去。他们抱着孩子，带着包裹和篮筐。女人们哭着，回过头去望望那些被她们抛下了的住所，还怀着恐惧，斜过眼去瞅瞅那些俄罗斯人，他们正打量就要到手的战利品。可是当最后一批逃命的人走出要塞，包着铁皮的城门訇的一下就关了，从狭窄的炮门里射出来一股股硝烟。第一个丧命的是一位中尉，他坐着一条小船划拢去，想把俄罗斯旗帜升起在要塞上。臼炮从岸上还击了。人们在桥上乱窜狂奔，包裹和篮筐都掉到了水里。一片巨大的火焰把堡寨的房顶卷到了空中，爆炸震撼着湖面，落下来的石头打在人们的身上。要塞和仓库都被烈火笼罩了起来。后来才查明，准尉武尔夫和炮兵准尉戈奇利希在没奈何的暴怒中，冲进储藏火药的地窖，点上了引火线。武尔夫没有来得及在爆炸前逃脱。那个炮兵准尉遍体烧伤，浑身是血，在城墙的裂口里出现，滚到湖里去，后来被一只小船拉了起来。

……………………………………………………………………

要塞司令和他手下的军官们走进了农舍，舍列梅季耶夫大元帅

威风凛凛地坐在里头一张准备吃饭的桌子旁边，背对着窗子。司令摘下帽子，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交出他的宝剑。军官们也照着他的样子做了。鲍里斯·彼得罗维奇把宝剑往长凳上一撂，开始凶暴地向那些瑞典人吆喝：为什么他们不早一点投降，为什么要让人家遭到那么些难受的苦难与死亡，而且还要阴险地炸毁要塞？……屋子里还站着几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骑兵上校，胡子拉碴，脸蛋晒得乌黑，怒气勃勃地瞅着那几个瑞典人。可是那司令还是勇敢地回答大元帅道：

"我们的百姓里面有许多女人和孩子，而且还有教区长，那位受人尊敬的牧师恩斯特·格吕克以及他的夫人和女儿们……我想请你放他们自由通行，不要让士兵们出来阻挠……女人和孩子不会给你带来什么光荣……"

"我一句话也不愿意听！"鲍里斯·彼得罗维奇嚷道……他那柔和的、更适宜于日常家庭生活的、刮得很干净的脸，愤怒得渗满了汗珠。他把肚子往里一缩，从桌子后面站起来。"把司令和军官们看押起来！"他整了整三色绶带，雄赳赳地将一件紫红呢子的短斗篷往身上一披，由上校们伴随着，走到外面部队里去了。

黑烟从要塞里一大股一大股地蹿起来，把太阳都遮住了。三百来个瑞典俘虏耷拉着头，站在岸坡上。俄罗斯兵还不明白这些俘虏会怎样发落，只是在怒气冲冲的利沃尼亚农民四周踱来踱去，——这些农民，两星期前为了躲避敌人入侵，才逃到马林贝格来的，——还想跟女人们搭讪，她们都坐在包裹上，伤心地让脑袋枕着膝盖。军号吹起来了。大元帅气概非凡地走过去，长长的星形马刺丁当地响着。

从一群下了马的龙骑兵后面，他察觉到有两只眼睛在瞅着他，——如同两个小小的火苗——在烧着他的心……在战时，女人的眼睛有时比刀锋还锐利。鲍里斯·彼得罗维奇傲慢地咳了声嗽，"嗯"了一下，便转过头去……在满是灰尘的士兵长襟衣后面，露出来一条浅蓝色的裙子……他皱了皱眉，凸出了牙颚，于是又看到了那双眼睛——乌油油的，闪烁着泪花，流露出一种恳求的、青春的神态……一个十七岁光景的少女，踮起脚，从士兵们的背后望着元帅。一个唇髭蓬乱的龙骑兵早把一件揉皱的士兵斗篷披在她的连衫裙外面（八月里的天气很凉），这会儿又在想法用他的肩头挡在她与元帅之间。

她一声不响地伸长了颈脖，那张鲜嫩的脸，给恐惧折磨着，尽力想装出一点笑容，嘴唇也都皱了起来。鲍里斯·彼得罗维奇又"嗯"了一声，才走去察看俘虏去了……

……………………………………………………………………………………

饭后打了一忽儿盹，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这时在苍茫暮色中坐在长凳上叹气……只有亚古任斯基一个人跟他一起在农舍里，伏在桌子角上用笔乱涂着……

"小心，你要把眼睛弄坏啦，"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轻轻地说。

"我快要写好了，元帅阁下……"

"哦，如果你快要写好了，那就写下去吧……（于是他自言自语地说着）我们这些弟兄，就会有这种事……哦，哦……唉，你啊，我的天哪！……"

他用整个掌窝轻轻地敲着桌子，从模模糊糊的小窗里朝外望着。湖上，那要塞还在焚烧……亚古任斯基揶揄地向元帅阁下斜觑了一眼：瞧，他憋闷得多难受啊！脖子都涨粗了，脸色也是忧忧愁愁的。

"把这个命令拿去交给上校，"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说，"顺便到第二龙骑兵团去看一看，看你找不找得到……那个军士，他叫什么名字啊，奥西卡·杰明。那边，跟他一起在辎重车里还有一个小娘儿……要是给糟蹋死，那就可惜了，——那些龙骑兵准会要她的命的……你去把她带到这儿来……等一等……这里有一个卢布交给奥西卡，你说是我赏给他的……"

"一切都遵命办到，元帅阁下……"

屋子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鲍里斯·彼得罗维奇叹了口气，摇了摇头。本来嘛，这是毫无办法的：随你怎么样努力，活着可总不能一点没有罪孽啊……一六九七年他在那不勒斯……有个黑头发的小姑娘拴住了他的心……真是愁煞人呢……他爬上维苏威，俯视地狱的火焰；他攀登卡普里岛那可怕的巉岩；他瞻仰罗马邪教神道的庙宇，勤奋地参谒天主教的修道院，在那里他看见而且亲手触摸过：天主为门徒们洗脚时坐的木板，最后晚餐时吃的一角面包，嵌着基督的一片肚脐和一块包皮的木十字架，基督的一只鞋——这鞋已经很破烂了，施洗约翰的父亲扎卡赖亚先知的头颅，以及其他许多神奇古怪的东

西……可是那眼睛尖利、摇着铃鼓边唱边舞的朱丽卡，还是把一切都排挤开了……他曾经想把她带往莫斯科，也曾经向这个少女跪着哀求过……唉，我的老天哪，我的老天哪！……

亚古任斯基跟往常一样，一会儿就回来了，——他把舍列梅季耶夫刚才看见的那个姑娘轻轻地推进了农舍。她穿着一身天蓝色的衣裳，一双整洁的白袜，——当胸交叉地缠着一条围巾，可是那深色的鬈发里却有着几茎稻草（一看就知道，在辎重车里，有人早已把她拉在大车底下干过了。）……一到门槛旁边，那姑娘就跪下来，低低地垂着头，显出一副听命和哀求的样子……

亚古任斯基咯咯地笑了一笑，出去了。鲍里斯·彼得罗维奇把那姑娘仔细打量了片刻工夫……她长得很不错，看来她一定很机灵，脖子和双手又细腻又白净……动人极了。他便用德国话跟她说道：

"你叫什么名字？"

那姑娘轻声地、短促地叹了一口气：

"埃列娜·埃卡捷琳娜……"

"卡捷琳娜……很好……你父亲是什么人？"

"我是一个孤儿……我本来在恩斯特·格吕克牧师家里做用人的……"

"做用人？……那很好……你会洗衣服吗？"

"我会洗……我会做许多事情……我还会带孩子呢……"

"当真吗？……那好，这里没有人替我洗衣服……哦，你没结过婚吧？"

卡捷琳娜哽咽起来了，也没抬起头：

"不……前不久我已经结了婚了……"

"啊—啊……跟谁？"

"跟国王的一个胸甲骑兵，约翰·拉贝……"

鲍里斯·彼得罗维奇皱了皱眉头。他冷淡地问起那个胸甲骑兵的情况：他是不是也在俘虏里头？他会不会已经阵亡了？

"我看见约翰跟另外两个弟兄动身泅过湖去……后来我就再没看见他……"

"不要哭，卡捷琳娜……你还年轻……你可以另外找一个……你

饿吗?”

“很饿,”她答道,嗓音细极了;她扬起那张消瘦的脸,又微微地笑了一笑,——既顺从,又信任。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走到她面前,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扶起来,亲了亲她那纤细的、温暖的头发。她的肩膀也是温暖而且细嫩的……

“到桌子边来坐下吧。我们去弄点东西给你吃。我们不会难为你的。你会不会喝酒?”

“我不会……”

“那就是说——你会喝的……”

鲍里斯·彼得罗维奇把勤务兵喊来了,严厉地(免得那个兵士转到越过分寸的念头上去,而且千万别让他龇牙咧嘴地微笑)吩咐他端整晚餐。吃饭的时候,他自己与其说是在吃,还不如说是在瞅着卡捷琳娜:真有你的——饿成了个什么样子啊!她吃得又干净又利落,——一边眼睛水汪汪地朝鲍里斯·彼得罗维奇看了看,表示感激地微微露出她那洁白细小的牙齿。由于吃了东西又喝了酒,她两边腮帮都显得红扑扑的了……

“我估摸,你所有的衣服都在大火中烧掉了?……”

“我所有的东西都丢失了,”她漫不在意地回答。

“没关系,我们会替你置办一些……这个星期,我们就要到诺夫戈罗德去,到了那边,你会过得更舒服了。今天夜里,我们就按照行军时候的办法,在暖炕上睡吧……”

卡捷琳娜从睫毛底下暧昧地瞅了他一眼,飞起一阵红晕,便扭过脸去用一只手遮起来了……

“你瞧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女人哪!……卡捷琳娜,小妞儿……”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被这个小侍女迷昏了……他隔着桌子伸过手去,抓住了她的腕节。她仍然掩着脸,可是一只眼睛却从手指缝里迷人地闪烁着。“哦,哦,哦,我们不会把你变做农奴的,你用不着担心……你会住在正房里……我老早就想要一个管家的了……”

三

在纳尔瓦吃了败仗的军队开回诺夫戈罗德的时候，许多士兵都逃跑了——有的往北方，到分裂派教徒的村子里，也有的到一些大的河流那儿：到顿河，到伏尔加河后面，到第聂伯河下游……“泥洗脸”费季卡，这个愁眉苦脸、受尽苦难的农民，也逃跑了……（不管怎么说，他杀死了米尔巴赫中尉，性命早就难保了。）他诱劝安德留什卡·戈利科夫跟他一块儿逃跑——他们毕竟在舍克斯纳河一起拉过纤，长久以来一直在一个锅子里吃饭。经历了纳尔瓦的恐怖以后，安德留什卡觉得到哪里反正都一样，只要不再扛火枪……

有一天夜里，他们牵着团里的一匹老爷马，离开了宿营的地方；他们把马卖给一家修道院，得了五十戈比，两个人把钱一分，就包在烂布里。他们就这样上路了，避开大道，从一个村子走到另一个村子，一路乞讨着，有时还偷人家一点东西，——从一家神甫的院子里他们偷来了一只小鸡，在奥斯塔什科沃，他们从一个村长的院子里偷来了一副带有金属饰件的头络和辕鞍，后来卖给了一个小酒店老板。有两次，他们居然把教堂里的捐款箱都给扯下来了，可是一只箱子里空无所有，另一只箱子里也只有一个戈比。

他们在瓦尔代山丛中那些盖满了雪、没有烟囱的农舍里度过了冬天，孩子们在里面给烟熏得发昏，婴儿们伴着夜风的呼吼在摇篮里哭叫……安德留什卡·戈利科夫往往睡到半夜就醒了，于是他坐起来，把一双光脚掌抓在手里。就在近旁，犄角里一摊发臭的麦秸上，一只小牛在嚼着。一个庄稼汉在长凳上打鼾。炉台旁边的地板上，睡着他的老婆，蜷起了膝盖。躺在暖炕上的那些孩子，在睡梦中嘟嘟囔囔。蟑螂在咬着那个婴儿的手指尖和腮帮。于是他在摇篮里哭着：呀——呀，呀——呀……谁也不明白：为什么他被生下来，为什么蟑螂要咬他？……

“你干吗还没睡，安德烈？”费季卡问（他也没有睡着，只是在想他的心事。）。

“费佳，咱们走吧……”

"能往哪儿走呢,你这个傻瓜,又是黑夜,又是暴风雪?……"

"我难过,费佳……"

"这儿有股恶臭,你连气也透不过来。他们的生活,过得比畜生还不如。听听那个人的打鼾吧!打鼾打够了,他就喝一小勺水,走出去干活,像一匹马一样,干一整天……我昨天问过他们:全村的人都在服劳役。那个年轻的地主已经跟军队出去了,可是那个老的还住在这儿,住在村子里,峡谷那一边,他有一所漂亮的房子。那老家伙是个吝啬鬼,又是个横行霸道的人。他从庄稼人那里把什么东西都拿走了,只留给他们一点野草滨藜……他那里所有的庄稼人,统统都是傻头傻脑的。要是有一个人比人家聪明、大胆,他就马上把这个人装上大车,送到瓦尔代,在集市上,他亲手把这个庄稼人直接从大车上出卖了。他把所有的聪明人全弄走了——这样,他可以放心一点。连这儿的孩子,生下来也都是愣头愣脑、不会说话的……"

安德留什卡坐在那儿,紧紧地抓着冰冷的光脚掌,摇晃着身子。他在二十四年中忍受的一切,对十个人来说也是够呛的。可是他不容易死……使他富有生命力的还不只是那瘦弱的身体,而是他那想从黑暗中走出去的、永不熄灭的愿望……好像他爬呀爬的,衣衫破烂,饥肠辘辘,穿过一片片被暴风吹倒的树木,穿过一处处可怕的地方,一年又一年,一里又一里,心里相信哪里总有一块乐土,只要一生坚持着走去,反正一定会走到。这块乐土在哪儿;它是什么样子的呢?

就在这当儿,不怎么听费季卡说的话,安德烈(在费季卡旁边的麦秸上)——睁大了眼睛,往黑暗中瞅着……也许是回忆,也许是梦想:一个葱翠的小丘,一株白桦树,所有的树枝,所有的树叶都在暖洋洋的微风中摇曳,颤动……唉,多么快乐啊!……一忽儿却又不在那儿了……有一张脸在浮动,一张从未见过的脸,浮近了,它一直浮到他面前,睁开眼睛,朝安德留什卡凝视着,——它比活人更真……眼下只要有一块画板,几支画笔,一些颜料,他就可以把它画出来……它微笑着,浮走了……在一片蓝漾漾的雾气里,他仿佛看见一座城市……美妙,神奇,嘿,是什么样的一座城市啊!他到哪儿去找这座城市,到哪儿去找这株树叶摇动着的白桦树,这张微笑着的、十分美

好的脸呢?

“明天早晨,咱们径直到那个庄园里去,跟贵族老爷胡说一通——他爱听多少咱们就说多少,那时候他说不定会让咱们在他仆人的下房里吃饭呢,”费季卡嘶哑地说道。在有钱人家里,他常常讲些有关纳尔瓦惨败的故事,——发生过的事也好,没有发生过的事也好,他都胡诌一通,弄得听的人眼泪都掉下来了,特别是(有时候,地主本人由于无聊也会走到仆人们的下房里来,闷闷不乐地用手托着腮帮。)描绘查理国王在屠杀了成千上万的正教士兵以后在战场上驰骤的情况……

“……他满面红光,左手拿着一个金球,右手执着一柄利剑,他身上穿的是金铠银甲,骑的那匹马是浑身白毛,性子暴烈,齐肚子都溅着人血,两个雄赳赳的将军抓着那匹马的笼头……国王走到我跟前来了……我那时倒在地上,当然啰,因为胸口中了一颗子弹……四周,那些瑞典人如同袋子一般抛在那里,——都已经死了。国王走到我跟前,立定下来,问那些将军道:‘这个倒下的人是谁?’将军们回答他说:‘这是一个勇敢的俄罗斯士兵,他为东正教的信仰而作战,亲手杀死了我们十二个掷弹兵。’国王就跟他们说:‘这个人死得有气概。’将军们告诉他:‘不,他还没有死,胸口中了一颗子弹。’于是他们把我一扶,我就站起来了,一边抓起火枪,按照对国王的礼节举起来行了个敬礼。于是他就说了:‘好小子!’一边从口袋里摸出一个金币。‘这个给你,’他说,‘勇敢的俄罗斯士兵,你安安稳稳地回到家乡去,跟俄罗斯人说:不要跟上帝打斗,不要跟有钱人打官司,不要跟瑞典人打仗……’”

包管不落空,这样一个故事一讲,费季卡以及跟他在一起的安德烈,准会被招留在下房里宿夜,吃饭。可是要闯进有钱人家里却不太容易。大家都已经变得不信任别人了。逃避募兵、逃避军事税和地方税的人一年多似一年,——他们躲在林子里,单身地或是结伙地打劫……有这么一些小城市,里面只剩老头儿、老太婆和小孩子。不管你问起哪一个,结果总是:这一个已经被抓进了龙骑兵,那一个在干土木工事或是给带到乌拉尔去了,还有那一个呢,前不久还在市集上开着一爿铺子,受人尊敬,敬畏上帝,这会儿却已经抛下了老婆和

小孩，带着一柄短锤，在大路边的峡谷里打唿哨了……

费季卡不止一次地寻思着，要不要混进一个盗匪帮里去闹着玩儿一阵？因为他也考虑到，往后该怎么办呢？他们总不能一辈子在一个个村子里游荡——这样的生活到临了总是会厌腻的……可是安德烈却一句话也不要听……他执拗地说："咱们去吧，到南方去，到天涯海角去……"费季卡回答他说："哦，你去到那里，那里也有人，他们决不会白白地养活你，那你又得给哥萨克人当雇农，或者给地主当卖身奴，干活干得背脊也折断……可是如果咱们在大路上玩儿一阵，那么每个人总可以弄这么一百卢布缝在帽子里。有了那样一笔钱，你就可以做一个商人。那时节，龙骑兵也好，录事也好，地主也好，都不会欺侮你，——你就成为自家的主人了……"

有一次，那是在夏天，他们坐在浴着晚霞的田野里。烧着干粪的篝火袅袅地冒着烟，微风吹弯了草茎，发出沙沙的响声。安德留什卡望着将逝的残阳，它只剩下一条暗淡的光线留在大地的边缘了。

"费佳，你知道我要跟你说的是什么……我心里有一股力量，哦，是那样一股力量——比任何人的力量都大……当我听着风沙沙地吹响草茎的时候，我就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直到我觉得自己的胸脯炸开……当我望着晚霞、望着暮色的时候，我就一切都明白了，我心里有的哀愁和欢乐，简直可以跟残阳一起洒满天空……"

"我们村子里有一个傻瓜，是一个牧鹅的，"费季卡说，用一根枯树枝拨着碎开的火炭。"他也常常说这样的话，叫你一句也听不懂……他芦笛可吹得很好，全村的人常常去听他吹……那时节，他们正在替弗朗茨·勒福尔特找乐师。你猜怎么着？他们就把他带走了……"

"费佳，在纳尔瓦的时候，鲍里斯·彼得罗维奇的一个农奴跟我讲起意大利这个国家……讲起那些色彩画家……他们怎么样生活，他们怎么样绘画……我不想安静下来，我准备替那样一位画家当一个最起码的奴隶，给他磨颜料……费佳，那样的活我是会干的……拿一块木板，一块槲木画板，用油擦一下，涂一个底子……把颜料放在破瓦片里研碎，有的和油，有的和鸡蛋……拿起画笔……（戈利科夫说得那么轻，竟连飒飒的风声都没给压倒。）费佳，白日的天光亮了又暗

了，可是在我的画板上，日光却永远辉煌灿烂……如果有棵树立在那儿，——白桦树也好，松树也好，那里面会有些什么？可是如果你看一看我画板上绘的树，你就会一切都明白，你就会哭了……”

“它在哪儿呢，这个国家？”

“我不知道，费佳……咱们去问一问，人家会告诉咱们的。”

“那咱们不妨就到那边去……在我反正都一样。”

四

一七〇二年春天，有十个造水闸的专家坐海船来到了阿尔汉格尔斯克，那是安德烈·阿尔塔莫诺维奇·马特维耶夫用很高的薪金从荷兰聘请来的(月薪七十卢布二十戈比，还供给他们膳食。)。五个被派到图拉附近伊万诺夫斯科伊湖边，在顿河与奥卡河之间，经过乌帕河和沙特河，修建(按照上年考虑的计划)三十一座石头水闸。另外五个到维什尼－沃洛乔克去，在特韦里查河与姆斯塔河之间修建一座水闸。

维什尼－沃洛乔克水闸可以把黑海跟拉多加湖贯通起来，而伊万诺夫斯科伊水闸又可以把拉多加湖和伏尔加河整个流域跟黑海联系起来。

彼得待在阿尔汉格尔斯克，那边德维纳河口正在修筑防御工事，而且还在为白海舰队建造三桅巡洋舰。当地的商人告诉他，自古以来，大家就知道从白海到拉多加湖，穿过维格湖、奥涅加湖和斯维尔河，有一条航路，走起来很困难，因为有许多连水陆路和急滩，可是如果将运河开凿好，水闸筑到奥涅加湖以后，那么整个白海沿岸就可以把货物直接由水路运到拉多加了。

在那里，在拉多加湖，所有通三个海的三条大的水道，都顺着伏尔加河、顿河、斯维尔河辏集起来了。跟那第四个海——波罗的海，拉多加湖却被那条短短的运河，由诺捷堡和尼恩尚茨这两座要塞保卫着的涅瓦河分隔着。荷兰工程师伊萨克·亚伯拉罕指着地图对彼得说：“开凿了带有水闸的运河，您就会让死海变活，而您的几百条河流，全国的河水，都可以冲进涅瓦河的洪流，您的海船也可以开到大

洋里去了。”

在那里，为控制涅瓦河，从一七〇二年秋天起一直作着极大的努力。阿普拉克辛——海军上将的儿子一个夏天都在摧毁英格利亚，他一直挺进到伊若拉，就在这条弯弯曲曲地流过海边荒凉平原的急流的岸坡上，他打败了瑞典的克龙格奥尔特将军，把他赶回杜杰尔霍夫山丛里；从那边，那将军又从涅瓦河后面退到了奥赫塔河沿岸那个小小的尼恩尚茨要塞。

阿普拉克辛带着部队赶到了拉多加湖，在纳济亚河边驻扎下来了。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舍列梅季耶夫也从诺夫戈罗德向着拉多加移动，带着强大的炮队和辎重车辆。彼得率领了谢苗诺沃和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五营兵士，从阿尔汉格尔斯克由水路到达了奥涅加海湾，在靠近纽赫恰渔村那平坦的海岸上登陆。从那里，他派阿列克谢·布罗夫金上尉到维戈河口分裂派教徒的村子索罗卡去。（那年夏天，伊万·阿尔捷米奇好容易拿一个俘获的瑞典中校去把儿子换回了，——他亲自跑了一趟纳尔瓦，另外还花了三百银卢布。）给阿列克谢的任务是，坐小船往维戈河的整个流域走一转，去察看一下这条河修建水闸是不是合适。

从纽赫恰，部队经过普尔湖和分裂派教徒的村子沃日莫萨尔玛，到了波韦涅茨，——一路上穿过林间小道、束柴路和木桥。这条道路是由谢波捷夫中士从克姆、苏姆斯克城郊、分裂派教徒的乡村教堂和隐修区赶来了一批农民和修道院的仆役，在三个月里修筑起来的。士兵们用辊轴拉着两条装备索具的快艇。沿路都是沼泽地，树木腐烂了，蚊虫嗡嗡地飞着，大块的圆石上盖满皮袄似的苔藓。他们望见了美妙的维格湖，连同无数林木森森的小岛，——它们那毛发直竖的丘陵，如同巨大的怪物一般，从阳光普照的水里矗立起来。白惨惨的天空中没有一丝浮云，湖里和岸上荒无人迹，仿佛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在密林里躲藏起来了。

……………………………………………………………………

离行军的道路十俄里，在维戈列茨克·丹尼洛夫修道院里，白天黑夜都在做礼拜，好像在过受难周似的。男男女女穿着粗麻布的殓衣，跪在地上祈祷，蜡烛通宵点着。所有的四扇大门都给严密地封闭

起来，大门守卫室和祈祷所四周，麦草和焦油全已经准备好了。这时节，涅克塔里长老从紧关着的门里走出来。自从那一次他烧死了大批信徒，逃了出来以后，因为没有什么事做，便住在这个修道院里。可是安德烈·杰尼索夫看不起他，不让他跟大家接近。一怒之下，涅克塔里从此就退隐在一个土坑里，许愿做一个保持缄默的人，一住两年，始终没说过一句话。要是有谁走近这个用细竿和草土盖起来的土坑，长老就向他抛粪便。这一天，他自动出现在人们面前，——狭溜溜的胡子直垂到膝盖，长袍给虫蛀坏了，黄蜡蜡的肋骨从破洞里露出来。他举起一双枯瘦的胳臂，嚷道："安德留什卡·杰尼索夫为了一个蘑菇馅饼把基督出卖了……你们看到了什么？……反基督者已经亲自光临到我们这儿，带来了两艘放在滑木上的大船……他们就要把你们像猪一样绑起来，往船上一装，运到难以忍受的地狱里去……救救你们自己吧……千万别听安德留什卡·杰尼索夫的话……看看他在窗子里那副不可一世的嘴脸……彼得沙皇已经把一个带馅的包子给他送来了……"

安德烈·杰尼索夫眼看着情况正在恶化，说不定真会有那样的人甘愿让自己活活烧死，便开始责备长老，从禅房的窗子里向他喝道："你在土坑里准是发了疯了，涅克塔里，你一心想烧死人——你恨不得把全世界都烧掉……皇上他并不来触犯我们，上帝保佑，让他走他的路，我们管我们自己的事……至于你责备我的什么带馅包子，——我看你一生当中吃的比我要多得多。我们全知道，谁在夜里把鸡送到你的土坑里，隐修区一只鸡也不剩了，——你的土坑里却净是鸡骨头。"

听了这些话，有人就冲进了土坑，果然不错，他们在一个犄角里发现许多鸡骨头埋在地底下。于是骚动就开始了。安德烈·杰尼索夫偷偷地离开了修道院，骑上一匹好马，穿过河流，驰骤到了军队里，——那是因为看见了篝火的红光，听到了牲口的嘶鸣和晚霞中铜喇叭的吹奏，他才找着的。

彼得在帆布营帐里接见了安德烈·杰尼索夫，那时他跟一些军官坐在一张行军桌旁边；他们个个都在抽烟斗，为了把蚊虫熏走。一看见这个容光焕发的人，穿着黑长袍，戴着尖顶僧帽，彼得便微笑了：

“你好，安德烈·杰尼索夫，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你们是不是还用两个手指来防备我？”

杰尼索夫奉旨在桌子边坐下，他并没有皱起鼻子，只是把烟草的烟从鼻子旁边扇开。他诚恳地、愉快地瞅着彼得的眼睛，说道：

“陛下，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们在荒野地方着手工作，——愚昧无知的人都到这儿来了，各种各样的人。有的，我们用抚爱来使他们驯服，也有的，我们用恐吓来使他们顺从。我们还用你来吓唬他们呢，——请你恕罪，事情就是这样……人着手一件大事业，就没法不犯一点错误。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发生了，有些事情却叫人记不起来……”

“那么，现在情况怎么样？”彼得问。

“现在吗，陛下，我们的事业已经很稳固。五百多亩耕地清理出来了，还有同样多的草地。母牛吗——我们有一百二十头。还有捕鱼场和熏制作坊，制革工场和制毡厂。我们还有自己的采矿企业。我们有探矿员和锻工，这样的人图拉那边还没有呢……”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已经消敛了刚才那种嘲笑，问他矿区在哪里，开出来的是什么矿。一听到奥涅加湖沿岸有铁矿，而且波韦涅茨附近有个地方，从一普特矿砂里可以炼出半普特铁来，他就让自己给笼罩在烟草的雾霭里，说道：

“那么你们，你们这些反教士派，对我有些什么要求呢？”

杰尼索夫想了一想，答道：

“陛下，你军队里需要铁。你下一道敕令，我们就会在最合适的地方建起熔铁炉和锻铁场。我们的铁比图拉的好，价钱却便宜……阿金菲·德米多夫在乌拉尔估的价是五十戈比……”

“你错了，是三十五戈比……”

“好吧，我们也算它是三十五戈比吧。可是要知道，乌拉尔离得那么远，可我们就近在手边……这儿，铜也有。靠近波韦涅茨的森林里，就在熊山那儿，还有可以做桅杆的木材，四十俄尺长，而且结实得会发出丁当的响声来……等你把涅瓦河拿到手，我们就可以将木排撑到荷兰去。怕只怕那些神甫和录事……我们不需要他们……请你恕罪，我怎么想就怎么说了……让我们按照自己的章法生活吧……

人们那个害怕啊……已经有三天了，在那修道院里，大家把什么活都丢下不管，穿上了殓衣，唱着赞美诗……牲畜得不到饮水，得不到喂料，都在畜栏里直叫。要是你给我们派去一个神甫，带着十字架，带着圣餐，个个人都会头也不回地逃走……你连抓也抓不住他们……这批人全受过折磨和摧残。他们又会逃到挺偏僻的地方去，于是事业就停住不动了……”

“这倒奇怪啦，”彼得说。“你们在修道院里的人难道很多吗？”

“有五千个工人，男的和女的，不再干活的老年人，还有小孩子……”

“他们都是自由的吗？”

“他们都是从奴役下逃出来的……”

“哦，那我对你们该怎么办呢？好吧，把你的殓衣脱掉……用两个手指，或者如果你乐意用一个手指，来画十字，——你们所有的企业要加倍交税……”

“我们非常高兴，同意你的话！……”

“派些工匠到波韦涅茨去——优秀的造船工。我需要浮运船、二桅帆船，大小船舶大约五百艘……”

“非常高兴……”

“哦，为我的健康干一杯，安德烈·杰尼索夫！”彼得从一个白铁酒瓶里斟了一满杯伏特加，点一点头递过去。杰尼索夫的脸刷地白了。他那亮闪闪的眼睛乱转着。可是他庄严地站起来，用两个手指宽宽地、慢慢地画了一个十字。他接过了酒杯。（彼得目光凌厉地瞅着他）他把酒喝得一滴也不剩。随后他除下了尖顶僧帽，拿来抹了抹红红的嘴唇。

“谢谢你的恩典。”

“抽一口烟把它送下去吧。”

彼得把烟斗向他伸过去，烟嘴朝着他。这会儿，杰尼索夫的眼睛里闪出一丝冷笑，——他一点也不哆嗦，就抓住了那烟斗。可是彼得却把它挪开了。

“至于那些地方……（他接下去说，仿佛这中间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似的。）至于那些你在那边找到矿砂的地方，以及周围你所需要

的土地，得丈量一下，打些界桩。关于这件事，你应当写信到莫斯科去——给维尼乌斯。我会关照他，在今后十年内，企业和熔铁炉都决不课税……(杰尼索夫扬起眼眉)还嫌不够吗？那我们就十五年不课税。至于铁的价钱，我们往后再商谈。马上动工，不要延搁。如果你需要更多的人，或是还需要其他东西，你就写信给维尼乌斯……可别伸手要钱……再来一杯吧，虔诚的人。”

……………………………………………………………………

九月底，天气坏透了，三支军队在纳济亚河岸上会师，一起向诺捷堡挺进。那座古老的要塞矗立在涅瓦河中流的一个岛上，那里正是涅瓦河从拉多加湖流出来的地方。船舶可以顺着两条支流驶进河去，经过要塞，不过离棱堡只有十俄丈远，而且就在炮口下面。

部队来到了诺捷堡对面一个岬角上。透过压得低低的雨云，他们可以看见石头的碉楼，连同那圆锥形房顶上的风向标。城墙那么高，又是那么坚固，俄罗斯兵士在岬角上挖掘近敌工事、为炮垒修筑多面堡的时候便只好唉声叹气了。当年兴建这个要塞的诺夫戈罗德人，给它取了个诨名叫做“核桃”，——说它不容易被咬开，倒不是没有道理的。看样子瑞典人踌躇了很久，一直拿不定主意。城墙上连个人影儿也看不见。铅皮房顶给阴沉沉的云朵遮住了。可是忽然间，在城堡的圆形望楼上，一面画着个狮子的王旗升上了旗杆，在迎风飘荡……重炮发出一声带着铜音的呼吼，一颗炮弹嗞嗞地落在岬角上近敌工事前面的污泥里。瑞典人出来应战了。

涅瓦河右岸，要塞的那一头，防御工事筑得十分坚固，因为是沼泽地，从湖那一面是很难接近的。左岸，从湖边穿过岬角到涅瓦河，在军队还没全部开到诺捷堡以前，就已经砍伐出一条林间小道。这时候，几千名士兵用缆索把一只只大船从拉多加湖里拉起来，拖过林间小道，放在要塞下面的涅瓦河里。大约有五十个人抓住粗绳的一头拉着，其余的人扶着舷边，使那些船可以在原木上平平稳稳地滑过去。“再来一下！再来一下！大家一起拉！”彼得嚷嚷着。他已经把长襟衣扔掉，衬衫湿漉漉的，长长的颈脖上缠着一条扭乱了的领带，青筋都绽了出来，他的脚滑进了原木的隙缝，踝骨也擦伤了……他总是抓住绳索，突出眼睛，嚷道：“大家一齐来！用力拉啊！……”士兵

们从上一天起就没吃过东西,他们的手掌磨破了,流着血。可是那个魔鬼却一点也不肯放松,总是嚷啊,骂啊,打啊,跟他们一起拉啊……傍晚,那五十只沉甸甸的船(船头和船艄上都给射击手们安装了木板台)总算费力地拖过去,放在涅瓦河里了。士兵们累得连东西也不想吃,在湿滋滋的苔藓或是草墩上就地倒下去睡熟了。

天还没亮,军鼓就打响了。准尉们摇醒了兵士,叫他们站起来。命令他们将火枪装上子弹,拿两筒弹药放在怀里(免得叫雨淋湿),两颗子弹塞在腮帮里面。用衣襟把枪机遮好以后,士兵们就爬到那些摇摇晃晃的小船的木板台上。波涛汹涌着。他们摸黑渡过急流,划到了右岸。那儿,林木飒飒地响着。士兵们跳进了芦苇丛里。军官们把连队集合起来的时候,还在悄没声儿地咒骂。

他们等待着。一片刮风的晨曦透出来了,——飘飞的朝雾里筛出来一条条紫红色的光线。一只桨划的船穿过了铅色的水面。彼得、缅希科夫和柯尼泽克从船里跳到了岸上。(这个萨克森大使自愿跟军队同行,随侍在沙皇左右。)"准备!"拉长的嗓音喊起来了。彼得抓住灌木丛,爬上陡峭的岸坡。风扑打着他那短短的长襟衣的后裾。他大踏步走着,模模糊糊地显示出一个长长的黑影,——士兵们急匆匆跟在他后面。缅希科夫抓着两支手枪,走在他的左手,柯尼泽克走在他的右边。他们忽然停住了。仍然在行进着的前排士兵,赶过了他们。彼得发出命令:"火枪准备!……扳起枪机!……分排齐射!……"队伍里发出燧石般尖利的、滴答的响声……第二排走上来了,打彼得旁边过身。"向前看!"彼得粗声厉气地喝道。"第一排:发射!"枪火的闪光照亮了晃动着的一棵棵孤零零的小松树,照亮了近处树桩后面那片平原上瑞典战壕的矮矮的土堤。对方也还击了,可是迟迟疑疑。"第二排……发射!"第二排也跟第一排一样,发射了,用一个膝头跪着……"第三排……第三排!"一个紧张的嗓音在喊。"上刺刀!……跑步走!……"

彼得在高低不平的田野上奔跑。队伍散开了,喊声越来越响,越来越凶,士兵们成为一个千人之众的激动的人群,托着刺刀,直向泥土筑的工事冲去。乞降的守军,他们那高高举起的手早已从战壕里露出来。有一部分瑞典人往森林那一面逃跑了。

右岸的战壕占领下来了。天光一亮,臼炮被运过河去。就在这一天,俄罗斯人开始从涅瓦河两岸炮轰诺捷堡。

…………………………………………………………………………

经过两星期猛烈的炮轰,要塞里起了大火,有几处火药库还发生了爆炸,结果东边的那部分城墙崩塌了。这时候,俄罗斯人看见一只小船,船艄上挂着一面白旗,急匆匆划向岬角那儿的战壕。俄罗斯炮垒没有发炮。给水沾湿的臼炮,正在冒着水汽。一个身量高大、脸色苍白的军官,头上缠着一条血迹斑斑的头巾,从船里爬上岸。他迟迟疑疑地向四下里望着。阿列克谢·布罗夫金跳过战壕,向他走去,粗鲁地瞅着他,问:

"你光临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啊?"

那军官用瑞典话很快地说着,一边指指那从要塞里冒起来的一大股一大股蹿向无风的天空中去的浓烟。

"讲俄罗斯话,——你是来投降的还是什么?"阿列克谢怒气冲冲地打断了他。

衣着漂亮、面带笑容的柯尼泽克走过来帮忙了,他很有礼貌地除下了帽子,向那个军官鞠一个躬,要他把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随后翻译出来:司令官的太太以及其他军官们的太太请求准许她们离开要塞,因为浓烟和大火,那里实在待不下去了。关于这一点,那个军官还带来一封写给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舍列梅季耶夫的信,阿列克谢把这封信从军官那里拿过来,放在手里抡转着。忽然他愤怒得脸也扭歪了,把信扔在军官脚边的污泥里:

"我不打算把这件事传报给大元帅……这是什么意思呢?让那些女人离开要塞。那我们又得进攻两个星期,我们的人员又得损折了……马上投降,——就是这么一句话……"

柯尼泽克越发客气了:他把那封信捡起来,在长襟衣上擦了一擦,还给那个军官,一边解释着说,这个请求答应不了。那个军官耸了耸肩膀,怒悻悻地回到了船上。——等那小船一开航,所有戈什卡、京特尔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炮兵连里的四十二门臼炮,便马上一齐怒吼起来了。

大火烧了一整夜。碉楼上的铅皮房顶熔化了,着了火的屋架崩

塌了，蹿起来大股大股的火苗。火光照亮了河面，照亮了两岸的俄罗斯营垒，照亮了下游那一百条停在岸边随时准备出动的小船，木板台上密密地挤着志愿兵，船舷上横搁着攻城的云梯。半夜过后，排炮轰击停止了，于是只听到大火猛烈燃烧的响声。

拂晓前两小时，沙皇的炮兵连发了一炮。军鼓振奋人心地擂响了。大船向着要塞划去，拢得越近，火光也就照得越亮越红。这些船舰是由三个年轻军官指挥的：米哈伊尔·戈利岑、卡尔波尔和亚历山大·缅希科夫。（上一天，阿列克萨什卡曾经眼泪汪汪地跟彼得说："明－赫尔茨，舍列梅季耶夫已经受封为大元帅了……人家都在笑我：少将，普斯科夫的总督！可是，事实上——我从前是一个侍卫，而今我还是一个侍卫……让我去为争取一个军衔而作战吧……"）

彼得跟大元帅和团长们在一起，站在岬角上的炮垒旁边，用望远镜望着。大船飞速地划近东边城墙上坍塌的一个豁口，迎面飞来一颗颗赤热的炮弹。第一艘船扎进了岸滩，志愿兵们像豆子一样从木板台上滚下来，拖着云梯，就赶过去爬城。可是云梯不够高，连豁口都还搭不到。于是大家互相爬在背上，攀上那些突出的石头。从上面抛下来石块，浇下来熔化了的铅。受伤的人从三俄丈高的地方摔下来。有几条船被炮弹击中着了火，熊熊地燃烧着，漂向下游去了。

彼得贪婪地张着望远镜。及至硝烟遮糊了战斗的场面，他才把望远镜挟在胳肢窝底下，动手拨弄长襟衣上的纽扣（有几颗早已给他扯落了）。他脸色发灰，嘴唇发黑，眼睛陷下去了……

"哦，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他瓮声闷气地、反复地说着，脖子在抽搐，随后转向舍列梅季耶夫。（鲍里斯·彼得罗维奇只是镇静地叹了口气，——他在过去两年里已经看见过比这个更可怕的光景了。）

"他们又在吝惜炮弹啦……想赤手空拳去攻取那个地方！那样做是不行的！……"

鲍里斯·彼得罗维奇闭着眼睛答道：

"上帝是仁慈的，我们怎么样也会把它攻下来……"

彼得跨开两条腿，又把望远镜拿起来放在左边眼睛上。

许多受伤的和死亡的都倒在城墙脚下。太阳早已升得很高，给一片片浮云遮蔽着。从要塞塔楼上冒起来的烟，往云端里蹿去，可是

火势分明已经减弱了。从西边坐船赶来的一批志愿兵的生力部队，冲到云梯那儿。他们嘴里全咬着已经燃点的火药线，——他们从行军包里急急地摸出手榴弹，把头咬断了，点上火，扔出去。没有几个人能够在城墙的豁口里站得住脚，可是到了那儿，却又不能把脑袋探出来。瑞典人抵抗得很顽强。大炮的轰击，手榴弹的爆炸，人的呐喊，隐隐约约地从对河传过来，——一忽儿低沉，一忽儿又很炽烈。就这样延续了一小时，又一小时……

彼得的全部希望，全部艰巨事业的前途，这会儿似乎都寄托在那些细小人形的顽强意志上，他们慌慌忙忙地爬上了云梯，在城墙的突出部分底下歇息一会，发一阵枪，又往一堆堆石头后面躲避瑞典人的霰弹……一点也没有办法帮助他们。炮兵连被迫停止活动了。如果有备用的小船，那么还有两千士兵可以开过去支援。可眼下既没有空着的船只，又没有更多的云梯，也没有足够的手榴弹……

"皇上，你为什么不到营帐里去，吃点儿东西，休息一下？……干着急有什么用啊？"鲍里斯·彼得罗维奇如同老太婆似的叹了口气，说。

彼得并没有放下望远镜，只是不耐烦地龇出了牙齿。在那边城墙上，出现一个身量高大、胡子花白的老头儿，穿着一身铁甲，戴着一顶老式的头盔。他指着下面的俄罗斯人，张大了嘴，大概是在嚷嚷。瑞典人紧紧地围着他，也在嚷嚷，一看就知道他们正在争辩什么。他把一个人推开了，把另一个人用手枪揍了一下，费劲地顺着一块块突出的石头，爬到了下面的豁口里。跟在他后面的还有五十来个人。在豁口那儿，瑞典人和俄罗斯人狂暴地混战成一团。人的身体像袋子一般从城墙上掉下来……彼得发出一声长叹。

"那个老头儿就是司令官埃里克·施利本巴赫，也就是被我打败了的那个施利本巴赫将军的哥哥，"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说。

瑞典人很快地占领了豁口，就从那儿用火枪射击了。他们奔下云梯，只带着宝剑向俄罗斯人扑过来。那个穿铠甲的高大的老头儿，站在豁口里，跺着脚，抡动着胳臂，活像一头拍着翅膀的公鸡……（"瑞典人一发脾气，就连死也不怕了，"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说。）俄军的残余部队正在向着河边他们的小船退却。有一个人，脸上绑着一

条破布，兀自在冲来冲去，把士兵们从船里赶出来；为了不让他们待在船上，他跳上跳下，还动手殴打……随后他扑到一条小船的船头那儿，让它空着，把它从岸边推开了。他又奔到另一条小船那儿，也把它推开了……（“那是米什卡·戈利岑，”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说，“他也发急了。”）肉搏战就在小船周围展开……

十二艘满载志愿兵的大船，顶着潮水疾驶到要塞前面，因为用劲连桨都给弄弯了。这是最后一批后备军，缅希科夫的部队。阿列克萨什卡本人没有穿长襟衣，只穿一件粉红色的绸衬衫，也没有戴帽子。手里抓着一柄宝剑和一支手枪，第一个跳上了岸……（“那个吹牛大王，那个吹牛大王！”彼得自言自语地说着。）瑞典人一看见敌方的这批生力军，便纷纷往城墙奔去，可是只有一部分人来得及爬到上面逃命，其余的全被打死了。于是石子和木头又从城墙上撒下来，一门大炮射出了霰弹。俄罗斯人重新爬上云梯。彼得从望远镜里注视着那件粉红色的衬衫。阿列克萨什卡正在天不怕地不怕地要把军衔和光荣弄到手……他爬到豁口那儿，往年老的施利本巴赫身上撞过去，避开了他手枪里射出来的一颗子弹，两个人便用宝剑厮杀起来了——那个老头儿的部下好不容易把他保护住了，拉他到了上面……在这种新的逼攻之下，瑞典人的力量越来越弱了……（“瞧那个魔鬼！”彼得嚷道，跺着一只穿骑兵长靴的脚。）阿列克萨什卡那件粉红色衬衫早已在城墙顶上雉堞当中闪动了……

从望远镜里，已经看不大清楚。北方落日的一大片红光在要塞后面漫开了。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他们好像已经把白旗挂起来了，”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说。“这是时候了，——我们已经战斗了十三个小时啦……”

………………………………………………………………………………

那天晚上，涅瓦河两岸燃起了大堆大堆的篝火。营地上没有一个人睡觉。羹汤在铜锅里沸滚，整只整只的羊肉串在铁钎上烧烤。唇髭很长的上等兵站在给锯成两半的酒桶前面，把伏特加分给每一个人，你要多少就分多少，你心里想喝多少就给多少。

志愿兵们经过了十三小时的战斗，心都还没有凉下来，而且几乎

每个人都绑着血迹斑斑的破布,这会儿围着篝火坐在树桩上或是云杉枝上,讲着关于战斗、关于受伤、关于伙伴们阵亡的凄惨情况。那些没有参加战斗的士兵,张大了嘴,在讲得娓娓动听的那个人的背后站成一个圆圈。他们一面听,一面回过头去望望那模糊地、黑黝黝地显现在河上的烧焦的碉楼。在那个走空了人的要塞的城墙底下,成堆的死尸躺在那儿。

五百多个志愿兵已经阵亡了,还有千把个受了伤的正在辎重车队的大车上和篷帐里呻吟。士兵们叹着气,一遍又一遍地说:"你瞧这个'核桃',咱们已经把它咬开了。"

……………………………………………………………………

从小溪后面的小丘上沙皇那座灯火辉煌的帐篷里,传出来呼喝声和角笛的吹奏声。举杯祝酒的时候没有放一响炮,——那一天,大炮已经放够了。喝醉了酒的军官们不时从帐篷里爬出来解溲。其中有一位上校,走到小溪的岸边,朝对河那些士兵们的篝火望了好半天,随后醉醺醺地大声喝道:

"好样的,小伙子们,这一回可卖了力气啦……"

有几个士兵扬起脑袋,自言自语地说着:

"你嚷嚷些什么?回去继续喝酒吧,你这个叶鲁斯兰①。"

彼得从帐篷里走出来,也是为了解溲。他一面小便,一面悠悠荡荡地摇晃着。营地上的篝火在他眼面前浮动:他是难得喝醉的,可是这一天酒却已经使他沉醉了。缅希科夫和柯尼泽克跟着他走到了外面。

"明-赫尔茨,我去给你拿一支蜡烛来,好吗?你要有好半天在外头呢,"阿列克萨什卡用酒醉后的嗓音问。

柯尼泽克忽然笑起来:"哈,哈!"便撩起长襟衣后面的衣裾,像一只母鸡那样开始跳来跳去。

彼得对他说:

"柯尼泽克……"

"有,陛下……"

---

① 叶鲁斯兰是当时流传的俄罗斯故事和俄罗斯壮士歌中的英雄。

“吃饭时候你吹了些什么牛？……”

“我没有吹什么啊，陛下……”

“你撒谎，我什么都听到了……你跟舍列梅季耶夫胡扯了些什么？‘对我来说，这个小东西比我灵魂的得救还要宝贵……’你说的这个小东西到底是指什么？”

“舍列梅季耶夫在吹嘘他的一个女奴隶，陛下，——一个里夫兰人。可是我不记得我……”

柯尼泽克说到这里停住了，仿佛突然清醒了似的。彼得龇起牙齿冷笑一下，如同仙鹤一般居高临下地瞅着他那受惊的脸……

“啊，陛下……我一定是指我的那只鼻烟盒——法国制造的，——它就放在我的行李里……我去拿来……”

他晃晃悠悠地朝着小溪小跑过去，——慌慌张张地解着他胸前那坎肩的纽扣……“天哪，天哪，他怎么会知道的呢？我一定要把它藏起来，马上把它扔掉……”他的手指给花边兜住了，等到找着那个颈饰的时候，他就想把丝绳扯断，可是那丝绳却痛楚地嵌在他的脖子里……(彼得屹立在小丘上，一直盯着他。)柯尼泽克镇静地向他点了点头，好像在说：“我马上拿来……”从这边岸坡到那边岸坡，搁着一根原木，横跨在潺潺地冲击着巨大花岗石块的很深的小溪上。柯尼泽克撒腿穿过河去，可是他那双被污泥弄脏的鞋兀自在打滑。他还在扯着那根丝绳。忽然他一失脚，没命地挥动着胳臂，仰面跌进小溪里去了。

“瞧那个酒醉的傻瓜，”彼得说道。

他们等了一会。阿列克萨什卡皱了皱眉，担心地从小丘上走下去。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我看情况不妙……得去找些人来呢……”

柯尼泽克没有马上被发现，虽然溪水只有两俄尺深。看来他摔下去的时候，后脑壳准是砸在石块上，一下子就沉到水底里去了。士兵们把他抬到帐篷里，放在篝火旁边。彼得动手忽上忽下地弯动他的躯干，张开他的胳臂，往他嘴里吹气……柯尼泽克大使的一生就这样无谓地结束了……解开他衬衫纽扣的时候，彼得在他胸口贴肉的

地方发现一个颈饰，有小孩手掌那么大。他搜索他的口袋，摸出一扎信件。他马上跟阿列克萨什卡一起回到自己的营帐里。

“军官先生们，”缅希科夫大声说道，“宴会结束了。皇上要睡啦……”

客人们连忙离开营帐（有几个还得让人叉着胳肢窝给拉出去，马刺一路在地上拖着。）。就在这儿没有吃完的菜碟和点了一半的蜡烛中间，彼得把那些浸湿的信铺开了。他用指甲剥开颈饰的盖子，——里头有一张安娜·蒙斯的肖像，做得精致极了：安欣那双天真的、蓝漾漾的眼睛，还有那口匀整的、细小的牙齿，都在那儿栩栩如生地微笑着。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那么经常地亲吻的一绺浅褐色头发，盘在玻璃里面肖像的周围。盖子里头，用针尖刺着“爱情和忠实”几个德国字。

彼得又把玻璃挖了出来，摸了摸那绺头发，便将颈饰往桌布上一潭酒渍里一撂。他开始看信了。这些信全是安娜写给柯尼泽克的，一个痴心女子写的那种愚蠢而甜蜜的信。

“原来是这样，”彼得说道。他把臂肘撑在桌子上，朝蜡烛望着。“哦，你想想看。（他微笑着，摇了摇头。）她对我不忠实……我真的不了解……她跟我撒谎。阿列克萨什卡，她怎么样跟我撒谎的啊……她一辈子，也许她从第一次就是那样的吧？……我真的不了解……‘爱情和忠实’！……”

“浮尸，明－赫尔茨，缺德货，小酒店里的女人……我老早就想告诉你了……”

“住嘴！住嘴！不准你说这种话……给我滚！”

彼得装了一斗烟，又把臂肘撑在桌子上，抽着。他瞅着那张躺在酒渍里的肖像。“我翻过栅栏去到你那里……你的名字经常挂在我的嘴边……我信任你，我走去睡在你那暖和和的肩膀上……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傻瓜啊……你只配去养鸡……好吧……就这样算了……”彼得做了个拂开的手势，站起来，把烟斗扔下了。他往嘎吱作响的行军床上一躺，用羊皮袄盖住身子。

五

诺捷堡要塞改名为施利谢尔堡——“关键城”。豁口堵好了，被大火烧毁的塔楼盖上了木房顶。留下一支卫戍军驻扎在要塞里。军队都开拔到冬季宿营地去了。彼得回到了莫斯科。

在米亚斯尼茨基门口，著名的商人和商业公会成员掮着教会的旗幡在钟乐声中迎接彼得。米亚斯尼茨卡街有一百俄丈长的一段路上都铺着红呢。商人们按照外国规矩把帽子抛到空中，高呼：“Vivat！①”彼得直立在一辆镀金的大战车上驶过去；后面，瑞典的军旗在泥地上拖着，俘虏们步行前进，耷拉着脑袋。一辆高高的笨重的大马车上装着一只木头做的狮子，“公爵教皇”尼基塔·佐托夫骑跨在上面，戴着一顶铁皮的法冠，穿着一件红布长袍，一只手里提着一柄宝剑，另一只手里拿着一瓶伏特加。

莫斯科欢宴了两星期，——这种盛典应当有这样的排场。因为吃得太多，不少受人尊敬的人病的病了，死的死了。馅饼在红场上烤着，散给郊区和城里的居民。谣传皇上有旨，叫把用刻花模子作出来的维亚济玛蜜糖饼干和手巾分发给大家，可是领主们欺骗了老百姓，——为了这些蜜糖饼干，农民都从老远老远的村子里赶来了。每天夜里，一支支火箭从克里姆林的钟楼上升起去，一个个焰腾腾的轮转烟火在城墙上转动。这种宴饮和取乐，一直闹到圣母节那天起了一场大火才结束。火苗是从克里姆林宫冒起来的，延烧到了基塔城，那天风势很大，烧焦的木头被吹到了莫斯科河对岸。火焰一股又一股地窜到了整个城市的上空。人们都往城门口逃去。他们看见彼得坐着一辆荷兰消防水龙车，在烟雾与烈火中驰骤。一点没有施救的办法。克里姆林宫全都给烧光了，除了粮仓和科科什金殿，——老皇宫被烧毁了（长公主纳塔利娅和皇储太子阿列克谢差一点没救出来），所有的政厅、修道院、军火弹药库也统统给烧毁了；伊凡大帝钟楼上，排钟都掉了下来，那只八千普特重的最大的钟也都裂开了。

---

① 法语：万岁！

后来，在一片瓦砾当中，人们说道："再统治一些时候，你们还会看到更倒霉的事呢……"

……………………………………………………………………

为了布罗夫金的儿子加夫里拉刚从荷兰归来，他们一家人作过午祷以后，就团聚在桌子周围：阿列克谢，新近被提升为中校；雅科夫——沃罗涅什的领港员，脸色阴沉，嗓音粗暴，满身的板烟味儿；阿尔塔蒙和他的妻子纳塔利娅，——他眼下在使节政厅总监沙菲罗夫手下当翻译，纳塔利娅肚子里怀着第三胎，人长得美了，懒了，身子也向宽里发展了，——伊万·阿尔捷米奇却百看不厌地瞅着这个儿媳妇；还有是罗曼·鲍里索维奇和他的另外几个女儿。安东妮达已经在那年秋天美满地嫁给了一个别尔金中尉，——这人出身寒微，可是很得彼得的宠幸(眼下在英格利亚)。奥莉加仍然在熬着烦闷的闺女生活。

近几年来，罗曼·鲍里索维奇衰老了不少，——主要是因为他不能不喝很多的酒。一次宴会之后，他来不及睡到酒醒，一个士兵又从早晨起就在他厨房里等着，带了圣旨，要他当天就去这里或是那里……罗曼·鲍里索维奇抓起两撇用韧皮做的唇髭(这是他自己发明的)，一柄用木头做的剑，坐着马车赶去为彼得当差了。

这种专门侍候皇上宴饮的领主一共有六个，全是世家出身，有的因为愚蠢，有的出于恶毒的阴谋，都被抓来供人取乐。为首的是沙霍夫斯基公爵，那是一个酒鬼，脾气坏透了，——是个枯燥无味的小老头儿，又是个喜欢挑拨离间的人。这个差使也不怎么特别麻烦：通常的总是在第五道菜上过以后，酒已经喝得很多了，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便把双手往桌子上一搁，伸长脖子，向四下里扫一眼，大声说道："我看，伊瓦什卡·赫梅利尼茨基把我们追逼得很凶，说不定我们会丢丑呢。"于是罗曼·鲍里索维奇就从桌子边爬出来，缚上那副假唇髭，跨上一只装着轮子的矮矮的木马。有人把一大杯酒献给他，他就得举起剑，爽爽利利地把它喝干了，随后说道："我们宁可死去，但是决不投降！"于是那些侏儒、丑角、弄臣和驼子发出吱吱的叫声，冲撞过去，拉他骑在马上绕着桌子打转。这便是他全部的差事，——除非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又想出什么新鲜的花样来。

伊万·阿尔捷米奇那天兴致好极了：一家人团聚在一起，事业又是那么蒸蒸日上，就连那次大火也没有触犯他布罗夫金的府邸。只有他那个钟爱的女儿亚历山德拉没有在那里。正是关于她的情况，加夫里拉——一个刚从阿姆斯特丹航海学校毕业的、老成持重的年轻人在讲给他父亲听呢。

亚历山德拉和她丈夫眼下在海牙（跟沙皇的大使安德烈·阿尔塔莫诺维奇·马特维耶夫在一起），可是他们不住在大使馆里，却单独租了一幢房子。她备有许多纯种的马和马车，甚至还有一条双桅快艇……（"啊，啊，"伊万·阿尔捷米奇吃惊地叫了起来，虽说这些牲口和快艇，原是他自己瞒着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把大笔大笔的钱寄给桑卡去置办的。）一年多以前，当奥古斯特国王逃避瑞典追兵的时候，沃尔科夫夫妇就已经离开了华沙。他们到过柏林，可是没有耽搁很久，——亚历山德拉不喜欢德意志的宫廷：国王很吝啬，德国人生活很枯燥，而且又很省俭，连每一块面包都要划算划算……

"在海牙，她家里总是坐满了客人，"加夫里拉告诉大家说。"显要的人自然是很少的，绝大多数都是些无足轻重的人：冒险家，画家，音乐家，印度魔术家……她跟他们一起在运河里扬帆出航，——坐在甲板上的椅子里，弹竖琴……"

"她已经学会弹竖琴了吗？"伊万·阿尔捷米奇举起两个手掌，朝一家大小扫了一眼……

"她出门到街上去散步，大家全向她鞠躬，可她仅仅像这样点点头回礼……她不常让瓦西里出来接待客人，他也乐得清静一点，——他已经变得非常文静，爱好深思，手里老是拿着一本书，他甚至还念拉丁文，参观造船厂、博物馆和交易所，——样样东西都看得很仔细……"

加夫里拉临走的时候，桑卡曾经跟他说，不管怎么样，海牙她已经觉得厌腻了：荷兰人只谈生意，只谈钱，对待女人没有真正的仪态，跳起舞来踩着她们的脚尖……她要到巴黎去……

"她一定想跟法兰西国王跳小步舞呢，嘿，那个小妞儿！"伊万·阿尔捷米奇赞叹着，得意地眯细了眼睛。"那么，她打算什么时候回来呢？你告诉我……"

“有时候,那种冒险家的生活她过厌了,便跟我说:‘加什卡,你知道,我真想要我们自己的醋栗,我们自己家菜园里的……我还想在莫斯科河上的花园里荡秋千呢……’”

“可见一个人对故乡总是忘怀不了的……”

伊万·阿尔捷米奇巴不得一天到晚听有关他女儿亚历山德拉的事。午餐用到一半,彼得和缅希科夫一起到来了。(彼得现在常常顺便拐进这儿来)他跟全家人点点头,对战战兢兢的罗曼·鲍里索维奇说:“坐着吧,——今天没有什么差事。”他站在窗子前面,朝火灾的遗址瞅了好半天。前不久还是热闹街道的那些地方,现在只剩着一个个烟囱和一座座没有穹顶的烧焦的教堂矗立在瓦砾场上了。一阵挟着阴雨的风,把一团团灰烬追着卷着。

“一个糟透的地方,”他嗓音清晰地说道。“在外国,许多城市可以保持一千年,可是这一个,我不记得它什么时候没有被夷为焦土……莫斯科啊!”

他闷闷不乐地往桌子边坐下了,好半天一声不吭地吃了很多东西。随后他把加夫里拉招呼过去,严格地盘问他在荷兰怎么学习的,读过些什么书。他叫人拿来纸笔,勾画了船体的各部分、船帆和海上堡垒的平面图。有一次,两个人意见不一致,可是加夫里拉却坚持自己的主张。彼得拍拍他的头,说:“你没有糟蹋你父亲的钱,我看得出来。”(伊万·阿尔捷米奇噙着快乐的眼泪,从鼻子里吸了口气。)彼得燃上了烟斗,又走到窗子前面去了。

“阿尔捷米奇,”他说,“我们一定要建设一座新的城市……”

“一定会重新建成的,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一年过后,一切就会恢复了……”

“可不是在这儿……”

“那又在哪儿呢,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这儿是个待惯的、自古以来就已经存在的地方,——这个莫斯科。(他说话的时候往后面仰起了脑袋,——又短又粗,——而且迅速地眨巴着眼睛。)我早已在着手进行这件事了,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五千个农民已经被招雇来砍伐木材……我们就在舍克斯纳河和舍隆河边把木料完全处理好,用筏子从河里运下来,一到就可以装配成房子:这样一所有大门、

有便门的木房子,买价是五卢布……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妙的呢?亚历山大·丹尼里奇打算跟我合伙做这笔生意……"

"不是在这儿,"彼得又说了一遍,眼睛望着窗外。"这个城市一定要兴建在涅瓦河边的拉多加……你应当把伐木工人送到那边去……"

伊万·阿尔捷米奇不知不觉地把两条短短的手臂反抄在背后,弹弄着大拇指……

"行……"他细声细气地说。

……………………………………………………………………………

"明-赫尔茨,蒙斯家的那个老太婆又来找我了……她哭着恳求,至少请准许她带着女儿到教堂里去作祷告。"缅希科夫小心翼翼地说……

夜里,他们从布罗夫金家出来,坐着马车回去,经过一片片废墟。风把灰烬打在马车旁边的皮篷上。彼得向后仰靠在里头的椅角里,仿佛没有听着阿列克萨什卡说的话似的……

施利谢尔堡的事情发生以后,他只有一次,已经在莫斯科了,提起过安娜·蒙斯:吩咐阿列克萨什卡到她那儿去,向她要回那个作为颈饰用的、镶着钻石的自己的肖像,——所有别的珠宝以及金钱她都不妨留着,而且仍然可以住在原来的地方(除非她想要到乡村里去),可就是绝对不得出门,也不得在任何地方露脸。

他已经痛心地把这个女人,像拔掉一丛莠草一样,从他心上连根拔掉了。他已经把她忘记了。而现在(在马车里)他脸上连一根筋脉也没动一动。

安娜·伊万诺芙娜写过信给他,可是没有回信。她叫母亲带了礼物上缅希科夫家去,恳求准许她亲自去跪在她一生所爱的唯一的人,皇帝陛下的脚边……那个颈饰,她说是柯尼泽克从她那里偷走的。(她不知道她的那些信已经在他身上被发现了)

缅希科夫看出明-赫尔茨十分需要女性的温存。沙皇的侍卫们(他们个个都从缅希科夫那儿领取薪饷)报告说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夜里睡得很不好,总是唉声叹气,还用膝盖撞着墙壁。他所需要的不光是一个女人,还须是一个温柔的伴侣。现在阿列克萨什卡提起

安娜·蒙斯，用意只在试探一下。可是彼得却一点反应也没有。他们走完了那条木头铺砌的街道，在一条柔软的马路上赶着。阿列克萨什卡突然不出声地笑起来，摇了摇头。

彼得冷冷地对他说：

“我奇怪自己到底怎么会容忍你的，——我真不知道……”

“我做了些什么来着？……我实在……”

“你做什么事总是偷偷摸摸的……现在你又在闪闪烁烁了，——我看得出来……”

阿列克萨什卡用鼻子大声吸了口气。他们默默地赶了一阵子路。随后他又微笑着开腔了：

“我跟鲍里斯·彼得罗维奇吵了一架……他一定就会向你诉说的……他一直在夸奖他的女管家……说什么他是花一个卢布把她从一个龙骑兵那儿买来的……‘可是出我一万卢布，我也不肯把她让掉……’他说。‘她是那样活泼，那样欢乐，简直跟火一样……而且这乡村姑娘样样事情都会做……’于是我动手笼络他……我们喝了一点酒，我就对他说了：让我见见她吧……他可犹豫起来，说是不知道她到哪儿去了……可我一个劲儿缠住他……那老头儿很为难，他转过来又转过去，可是终于把她叫进来了……我一看就很中意，——倒不是因为她是一个一般的仿佛画出来的美女……而是因为她招人喜爱，那响亮的嗓子，那灵活的眼睛，那鬈曲的头发……我说：按照古时的习惯，应当敬客人一杯酒，亲一个嘴。鲍里斯·彼得罗维奇把脸一沉，可是那姑娘却笑了起来。她斟满一杯酒，行了个礼，敬我。我喝干了那杯酒，在她嘴唇上亲了个吻。那一吻啊，明－赫尔茨，可把我烧伤了，什么事我都不会想了，我的血液在沸腾……‘鲍里斯·彼得罗维奇，’我说，‘把这位姑娘让给我吧……我可以把我的寓邸送给你，可以把我的最后一件衬衫脱给你……你哪里对付得了这样一位姑娘呢？她需要一个年轻人去跟她谈情说爱……你只会毫无意义地挑逗她一阵……再说，你既有妻室，又有儿女，那样做是有罪的……而且也还不知道对你这种淫乱行为，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会怎么样看……’我把那个老头儿难住了……他开始呼哧呼哧地喘着气……‘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你是想把我最后的欢乐从我手里拿走吧

……'他没奈何地摆了摆手，哭起来了……一点不假，简直可笑极了……于是他走出去，一个人关在卧房里……我跟他的管家，很快就谈妥了，当下派人去招呼了马车，把她跟所有的包裹往上一装，带到我的客店里……第二天，我就带她到莫斯科。一个星期里，她多少还是哭哭啼啼的，可是我想那不过是装装样子罢了……现在，她住在我家里，活像小鸟一样快乐了……"

谁也摸不透彼得是不是在听着……缅希科夫把故事讲完以后，他咳了一声嗽。对于他各种各样的咳嗽，阿列克萨什卡心里是有数的。他知道，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原来一直在十分用心地听着呢。

六

布罗夫金、斯韦什尼科夫、商人扎特拉佩兹尼以及政府经纪人杜布罗夫斯基、谢戈林、叶夫列伊诺夫正在雅乌扎河和莫斯科河边筹办呢绒、麻布和丝绸织造厂，造纸作坊和搓绳厂。那些本来属于领地政厅的村子（在战争中阵亡的或是被降了职的地主们的封地都移归给这个政厅了），有许多拨给这些工厂作为永久的产业。

商人们从昏睡中醒过来了。在大火以后很快地重建起来的市政院宽敞的廊庑里集合的时候，他们只谈到刚征服的英格利亚，认为来年夏天，他们应当在那边海岸上站稳脚跟。他们从地窖里掘出祖辈埋藏的成罐的金币和银币，还派伙计们到集市和小酒店去，使工人沦为奴隶。

那年冬天，伊万·阿尔捷米奇把企业大大地扩展了。通过缅希科夫的关系，他得到一项权利，——可以凭严格的文书契据从罗莫达诺夫斯基的牢狱里提出一批带足枷的罪犯，有的上镣，有的没有上镣，送到他的呢绒和麻布织造厂去干活，这些工厂的水轮在雅乌扎河边轰隆隆地转动着。他用七百卢布将那个有名的锻铁工匠热莫夫从刑事政厅里赎出来（用一辆三驾马车带出沃罗涅什），而现在这个热莫夫正在伊万·阿尔捷米奇在索科利尼基新办的锯木厂里安装一架靠蒸汽锅炉发动的奇妙的火力机。

到处都缺乏人手。在那些拨给工厂的村子里，很多人都从新的

奴役下逃出来，到了荒僻的边区。在村子里服劳役是够苦的，有些牲口过得还比农民轻松些。可是在这些工厂中过的奴隶生活看来更加使人绝望，——对犯人也好，对雇工也好，都比牢狱还糟。四面围着高高的板墙，大门口守着比狗还凶悍的警卫。在黑魆魆的车间里，朝隆隆作响的机器伛着身子，人连歌也不能唱，——外国工头会用手杖抽他的肩膀，会用地牢威胁他。在村子里，每逢冬天，农民至少还可以在暖炕上睡一个够。可是在这儿，不论冬天，不论夏天，不论白昼，不论黑夜，他不能不一直射着手里的梭子。他的工钱，他的衣服，早已预先花销在喝酒上头了。这是奴役啊。可是最可怕的是关于阿金菲·德米多夫的乌拉尔工厂和矿场的莫名其妙的谣言。仅仅由于恐惧，人们从那些附属于工厂的县城里丧魂失魄地逃跑了。

阿金菲·德米多夫派出来招募工人的伙计，在集市和小酒店里出出进进，慷慨地请所有的人吃东西，用花言巧语描述乌拉尔那边的轻松生活。他们说，那边有无穷无尽的土地；做一年工，把钱缝在帽子里，你就安安稳稳地离开，谁也不会来抓住你……要是你乐意，还不妨设法淘淘金，——那边，黄金像畜粪一样，就在你的脚底下。

当这样一个伙计把一个合适的人灌醉(用劝说或是用欺骗)以后，便叫酒店老板作证，拿出一张卖身文契放在他面前：就在这儿，我亲爱的，用墨水笔画一个十字吧。于是那个人就完蛋了。他们把他装上大车，要是反抗，就把枷锁加在他身上，送到一千俄里以外，送到伏尔加河对岸，送到野草丛生的吉尔吉斯草原后面，送到林木茂盛的高山那一边——到了涅维扬斯克工厂，到了矿场上。

从那边回来的人是不大有的。那些人都被锁住在铁砧上，锁住在铸造熔炉上。倔强的还要用藤条来抽。

逃是逃不了的，——哥萨克人骑着马，带着绳索，守在所有的大路和林间小道上。至于那些企图暴动的人，都被投进很深的矿井，或是被淹死在池塘里。

圣诞节过后，新的招募军队工作开始了。在各个城市里，沙皇的招募人员把木工、石工和土工都征集了去。从莫斯科到诺夫戈罗德，毫无例外地个个人全被登记去服车运的徭役。

七

“为什么你不给我看看你的卡捷琳娜呢？”

“她害臊啊，明－赫尔茨……她太喜欢我，太依恋我，连什么人都不愿意抬起眼睛去看一看了……简直叫我就想跟她结婚呢……”

“那你为什么没有结婚呢？”

“哦，到底……”

缅希科夫蹲在壁炉旁边的打蜡地板上，扭转脸去，拨弄那些燃烧着的劈柴。风在烟囱里呼吼，把铁皮房顶震得猎猎作响。雪花扑打着长窗的玻璃。桌子上两支蜡烛的火苗正在忡忡地跳动。彼得一面抽烟，一面喝酒，还用餐巾抹着红通通的脸和湿滋滋的头发。他刚从图拉视察了工厂回来，没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去，却直接乘车赶到缅希科夫家来洗澡。他洗了三个小时的蒸汽浴。穿上了阿列克萨什卡洒了香水的衬衫和绸长襟衣，让颈脖和胸脯都袒露在外面，他就坐下来吃晚饭了（事先吩咐，任何人，连那些侍仆在内，都不准走进那间小小的餐室。）。他盘问缅希科夫种种琐碎的事情，笑着，随后突然问起卡捷琳娜（从马车里那回谈话以来，这还是他第一次提到她。）。

“像我这般出身低微的人，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娶一个女俘虏……我不知道……（他把拨火钩戳进火里，弄得火星都飞起来了。）有人替我做媒，给我介绍阿夫多基娅·阿尔谢尼耶娃。那是一个古老的门第，家世可以追溯到金帐汗国……反正，她会使人家忘记我曾经叫卖过馅饼。外国人经常到我家里来，——他们首先要打听我的太太是谁，我的封号是什么。而我们那些屁股肥胖、出身高贵的大人们，又挺喜欢跟他们低声传些闲话，说道是你把我从街头捡来的……”

“说得对，”彼得说道，用餐巾抹了抹脸。他的眼睛炯炯地发着光。

“我只要有一个伯爵之类的封号就好了。”阿列克萨什卡把拨火钩一撂。他把一个铜网罩放在火炉前面，回到桌旁。“暴风雪很大。你别想回家了，明－赫尔茨。”

"我本来不打算回去呢。"

缅希科夫抓起一个酒杯,——这酒杯在他手里颤动。他坐下去,也没扬一扬眼睛。

"这件事不是我谈起的,是你谈起的,"彼得说道。"你去把她叫来吧……"

阿列克萨什卡的脸刷地白了。他用一个猛烈的动作站了起来,走出屋子去。

彼得坐在那里,摆动着一条腿。除了暴风雪在偌大的顶楼上呼吼,房子里一点声息也没有。彼得谛听着,扬起了眼眉。他的那条腿如同发条似的一直在摆动。随后传来一阵脚步声,——又急促,又愤怒。阿列克萨什卡回来了,他立定在门口,咬着嘴唇,说道:

"她马上就来。"

彼得听到一双女性的轻盈的脚,橐橐地踩响着后跟,好像在房子的沉寂中高高兴兴地、无忧无虑地飞着的时候,他的耳朵就平伏下去了。

"进来,不要害怕,"阿列克萨什卡让卡捷琳娜走进了房门。从过廊的黑暗中走出来,对着蜡烛的亮光,她把眼睛微微地眯缝着。然后她仿佛询问一般瞅着阿列克萨什卡(她只有他肩膀那么高,有着一头乌黑的头发,两条灵活的眉毛。),仍然用那种轻盈的脚步,毫不畏怯地走到彼得面前,深深地行了个屈膝礼,像抓起一件没有生命的东西似的抓起他一只搁在桌子上的大手,吻了一吻。他感觉到她的嘴唇的温暖,感觉到她的又匀整又洁白的牙齿的冰凉。她把双手叉起来放在小小的白围裙里面,站在彼得的安乐椅前面。那么轻盈地把她带到这儿来的一双脚,在裙子底下微微地叉开着。她开朗地、欢愉地直瞅着彼得的眼睛。

"坐下吧,卡捷琳娜。"

她回答时说的是俄罗斯话,语调支离破碎,可是嗓音却那么动听,竟使彼得马上感觉到炉火的灼热,以及与呼啸的风相隔绝的安适,竟使他的耳朵松弛下来,腿也不再摆动了。她答道:

"我就坐下来,谢谢您。"她马上往一张椅子的边上坐下了,一双手仍然交叠着放在围裙里面的肚子上。

"你会喝酒吗?"

"会喝,谢谢您。"

"俘虏生活你不觉得苦吗?"

"不苦,谢谢您……"

阿列克萨什卡愁眉苦脸地走到桌旁,为三个人斟了酒:

"难道你只会翻来覆去说这一句'谢谢您,谢谢您'吗?跟我们讲些别的什么事吧。"

"我怎么能跟他讲呢,——他又不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

她从围裙里面抽出一只手来,抓起一杯酒,眼睛飞快地一瞟,对着彼得微笑:

"他自己知道要讲些什么事呢……"

彼得笑了起来。他已经好久没有这样痛快地笑过了。于是他开始盘问卡捷琳娜——生在哪里,住在哪里,怎么样被俘的?回答的时候,她往椅子里头坐了坐,把一双袒露着的臂肘搁在桌布上,——深色的眼睛发着光,乌黑的鬈发梳成两条辫子搭在轻柔地呼吸着的胸脯上,如同丝绸一般耀眼。彼得仿佛觉得,她一定是用刚才跑上楼来的时候那种轻盈的脚步,经历了她短短一生当中的种种苦难的……

阿列克萨什卡一杯又一杯地斟着酒。他往壁炉里添了些劈柴。暴风雪阴森森地悲号着。彼得伸了个懒腰,皱了皱短短的鼻子,瞅着卡捷琳娜说道:

"哦,该睡了,是不是?我要去啦……卡秋莎①,拿支蜡烛,给我照个路吧……"

……………………………………………………………………

那个阴郁愁闷的农民,"泥洗脸"费季卡,额头上给打着一个鲜红的新烙印,带着镣链的光脚跨立在高高的叉形支架上,手里抓着一把槲木大槌的长柄,正在打一根木桩……这个庄稼汉强壮有力。其余的人,有的已经放下了独轮手车,有的齐腰站在水里,扬起了脸,有的已经卸下了背上的木头,——大家都望着那根木桩在泥泞的岸坡上给打进去,每打一下,便往深里去一点。

---

① 卡捷琳娜的爱称。

这第一根木桩是为芬兰话叫做“扬尼－萨阿里”——兔子岛这个小岛加固堤岸而打的。三星期以前，俄罗斯军队依照协定占领了涅瓦河上游两俄里地的尼恩尚茨土堡。瑞典人放弃了涅瓦河岸，一直撤退到谢斯特拉河那边去了。瑞典舰队生怕搁浅，老远地停在海湾里，被阳光照耀的微波一衬托，一片片风帆显得黑糊糊的。两艘小舰大着胆子一直驶到了涅瓦河口的“希夫里－萨阿里”岛，瓦西里耶夫上尉指挥的一个俄罗斯炮兵连本来隐蔽在岛上的树林中间，——这一下那两艘小舰就被许多帆桨大船包围起来，经过一场接舷搏斗，统统给扣住了。

流了很多血，出了很多力，从拉多加湖到公海去的路已经打通了。数不尽的车辆，一群群的工人和犯人，从东方络绎不绝地涌过来。（彼得写信给罗莫达诺夫斯基：“……人手十分缺乏；快下令各城市、各政厅和各市政院，叫他们把罪犯集合起来，送到这儿。”）成千上万做工的人，从几千里以外，用木筏或是小船送到了涅瓦河的右岸，送到了“科伊布－萨阿里”岛。于是窝棚和土窑都在那个岛的岸坡上搭起来了，篝火冒着烟，斧头铮铮地响着，锯子轧轧地拉着。这儿，在大地的边缘，工人一批又一批地到来，却没有一个回去的。在涅瓦河沿岸的“科伊布－萨阿里”岛前面，那个“扬尼－萨阿里”的沼泽岛上，为了保卫花了极大代价得来的、俄罗斯国家所有通商航路的出口，一座由六个棱堡组成的要塞已开工兴建。（“……它们将要由六位长官负责修造：第一棱堡由炮手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负责，第二棱堡由缅希科夫负责，第三棱堡由特鲁别茨科伊公爵负责，第四棱堡由‘公爵教皇’佐托夫负责……”）奠基以后，彼得的土窑里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酒会，在祝酒和礼炮声中，决定将这个要塞命名为彼得堡。

公海离要塞只有一箭之遥。风把欢乐的微波盖在水面上。西边，在瑞典舰队那一片片帆篷后面，高高地浮着一块块海云，像是从另一个世界升起来的烟雾。只有荒芜的科特林岛上的巡逻兵才注意到这些非俄罗斯的云朵，这片辽阔的海水和晚霞那可怕的红光。粮食起恐慌了。遭到破坏的英格利亚已经发生了疫情，从那里一点东西也没法儿运来。人们吃着草根，舂着树皮。彼得写信给“公爵皇帝”，要他再派些人来，“这里疾病盛行，已经死了很多人。”开来了一

批批的车队，一批批的工人，一批批的罪犯……

“泥洗脸”费季卡让头发披在灼热、潮湿的额角上，用槲木大槌一记又一记地打着那根木桩……

第　三　卷

第　一　章

一

莫斯科的生活沉闷极了。正午,在七月的燠热里,只有一些无家可归的野狗在弯弯曲曲的街道上游荡,耷拉着尾巴,嗅着人们因为无用而抛弃在大门外的各种垃圾。广场上从前那种拥挤和喧闹都已经没有了,那时候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会被强邀进货棚,还没来得及从这个嘈杂的地方买到一点东西,他的衣襟早就被撕破,他的口袋也会被从里头翻出来。从前,天还没亮,从各个城郊的镇子——阿尔巴特、苏哈列夫以及莫斯科河对岸,就会赶来许多满载的大车,堆着织物、小五金货和皮革制品,装着锅罐、碗盏、碟子、小甜面包、盛满浆果的筛箩和各种各样的蔬菜;商贩们擎着挂满树皮鞋的竿子,顶着放满馅饼的托盘走来了;大车急急忙忙地停好,货篷就在广场上搭起来。今天,射击军居住的郊区已经阒无人烟,院子全都坍塌,里面长着密密匝匝的荨麻。很多人眼下在那些新建的工厂里跟罪犯和奴隶们一块儿干活。亚麻布和呢子,直接从这些工厂运往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政厅。莫斯科所有的铁匠作坊净忙着锻铸宝剑、枪矛、脚镫和马刺。在莫斯科,麻绳一点也买不到;所有的大麻统统被官府征发去了。

从前那种从破晓响到第二天黎明的钟声也已经没有了;许多教堂里的大钟都被拆下来,运到铸造局,改铸成了大炮。当那些有股难闻的菸草味儿的龙骑兵从老皮缅教堂的钟楼上拉下那只大钟的时候,一个教堂司事喝醉了酒,想在横梁上上吊;后来,他被捆起来,横在一只柜子上,发疯似的尖叫道,莫斯科曾经以它悦耳的钟乐而闻名,现在莫斯科却变得苦痛不堪了。

从前,在每一家领主邸宅的大门口,总有一些蛮横无理的家奴,

帽子歪戴在耳朵上，嬉笑嘲谑，玩投钉游戏，掷小钱，或者干脆纠缠过往行人，不管是乘马的还是步行的，——笑啊，恶作剧啊，动手动脚啊。现在，大门都关得很严，宽敞的院子里悄没声儿的，人们已经被征召出去打仗，领主的儿子和女婿不是在军队里当军士，便是出国到海外去了，那些未成年的子弟也被送进了学校，在那儿学航海学、数学和建筑学。领主本人什么事也不做，坐在开着的窗子面前，哪怕只有这么片刻的宁静，心里也很高兴，沙皇彼得眼下不在莫斯科，就不会来强迫他抽烟，剃胡子，或是要他穿那种裹到膝盖的白长袜，戴那种直垂到肚脐的、用女人头发制成的假发，旋转蹦跳了。

那个领主坐在窗子面前，闷闷不乐地、苦恼地寻思着……“反正你总不能教我的米什卡学数学。没有数学，莫斯科当年也建成了；没有数学，人们也已经生活了（谢天谢地）五百年，而且生活得比现在还好；从这次战争里，不用说，除了最后的毁灭，什么也指望不到，不管有多少不神圣的尼普顿和维纳斯，装在镀金大车上在莫斯科巡游，以纪念涅瓦河上的光荣胜利……准定是这样，瑞典人会打败我们的军队，还有鞑靼人，他们早已在等着了，一定会成群结伙地从克里米亚拥出来，窜过奥卡河……啊—嘀—嘀！”

那个领主朝一盘马林浆果伸出一根胖乎乎的手指，——盘子里和窗台上都围满了该死的黄蜂！懒洋洋地拨着圣山修道院用橄榄核制作的念珠，那个领主望着窗外的庭院。一片荒芜！多少年来由于皇上的奇想和娱乐，他一直没有工夫顾及自己的家……储藏室歪倒了，地窖的草土房顶陷落下去了，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杂草……“瞧，母鸡仿佛只剩下了长腿，鸭子现在也显得很小，那一溜儿跟在母猪背后的驼背的小猪又脏又瘦。啊—嘀—嘀！……”那个领主也知道他应当把饲养家畜和家禽的女工们唤来，就在窗子底下让她们撩起裙子吃一顿藤条。可是这么热的天气，要他喊一声、发一通脾气也太费事了。

那个领主抬起眼睛，望着板墙外头，被淡黄色花朵和嗡嗡的蜜蜂覆盖起来的菩提树后面。不远的地方，矗现着克里姆林那年久失修的宫墙，雉堞中间长着丛丛灌木。不应当笑，可是真可笑，——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天下弄到了这步田地！以圣三一门为起点的护城

壕积着一堆堆垃圾，变成了沼泽地带，连母鸡也走得过去了，而且还有一股恶臭……涅格林纳雅河淤浅了，右岸是旧货市集，偷儿们在那边公开叫卖各种赃物，左岸墙根下，衬衫给弄脏了的孩子们坐在那儿，手里拿着钓鱼竿，也没有人去赶走他们……

红场上的一排排铺子，商人们正在打烊，预备回去吃饭，反正生意很清淡，把一普特重的铁锁吊在店门上。教堂司事也把教堂门关上了，朝那些要饭的摆了摆山羊胡子，也不慌不忙地踱回家去，用大蒜和腌鱼做下酒菜，吃他的克瓦斯，随后到接骨木丛的树阴下去继续小声打鼾。而那些乞丐，那些残废的，以及各种畸形的人也都爬着离开了教堂门前的台阶，在中午的热浪里散去了……

这的确是准备吃饭的时候了，因为无聊透顶，那个领主浑身只有一股懒洋洋的感觉，憋闷得慌。突然他探出脖子和嘴唇，甚至还从凳子上欠起身子，用一个手掌罩在眼眉上，仔细端详着——从圣三一门通往旧货市集去的、跨跃涅格林纳雅河的那条砖砌的桥上，赶过去一辆玻璃马车，给阳光反耀着。这马车一溜儿套着四匹灰马，拉前套的一匹马背上骑着一个穿紫红色制服的扈从。这是沙皇彼得的爱妹纳塔利娅公主的马车，总是有什么事儿出门来的；这位公主跟她哥哥一样，生就一副不安分的脾气。这会儿她能到什么地方去呢，我的爷啊？那个领主从窗口里探出身子，气冲冲地挥动着手绢，赶走那些黄蜂。

"格里舒特卡！"他朝一个个儿不大的小伙子喝道，那小伙子穿着一件长长的粗麻布衬衫，胳肢窝底下补着两块红布，正在井边一个水洼里浸泡他的光脚，"快去，赶快去；要不，看我会怎么对付你！……看见一辆特维尔出产的镀金马车，你就追上去，千万别离开它，回来告诉我，车是上哪儿去的……"

二

那四匹灰马，耳朵上套着红饰缨，挽具上挂着铜牌和铃铛，挽着一辆马车，迈着沉重的急步，疾驰过宽广的草地，在古老的伊兹迈洛夫宫的门前停住了。这座皇宫还是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沙皇修

建的，他挺喜欢对他伊兹迈洛夫村上的庄园作种种的想象，那儿，直到现在，跟母牛群一起还放牧着驯顺的母驼鹿，土坑里养着许多熊，孔雀在家禽场上踱来踱去，夏天就栖宿在树上。这座用大圆木建造的、因为年代久远而已经发黑的皇宫，那里头的正房、过道和门庑上面数不清到底盖着多少五光十色的、镀锡的屋顶：有的十分陡峭，带着棘鲈似的房脊，有的活像桶子，也有的仿佛妇女的头饰。在中午的岑寂里，一些凶悍的雨燕划破了屋顶上面的空气。皇宫里所有的窗子都关着。台阶上，一只老公鸡用一只脚站着在打盹，——马车赶到的时候，它惊醒过来，尖声叫着，逃开了，于是那些母鸡，也像屋子着了火一样，在所有的门庑下咯咯地叫了起来。这时候，底层一扇低矮的小门给推开了，有个也很老迈的看守人伸出头来。一看见这辆马车，他便不慌不忙地双膝下跪，让额角碰着地，磕了个头。

纳塔利娅公主从马车里探出脑袋，不耐烦地问道：

“那几位小姐在哪儿，老大爷？”

老头儿站起身来，翘起了花白胡子，努起了嘴唇：

“你好，殿下，你好，美丽的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公主，”他从遮住眼睛的眉毛底下温存地瞅着她。“咳，你这位天赐的，咳，你这位可爱的公主！……你问那几位小姐在哪儿吗？可我不知道她们在哪儿，我没有看见她们。”

纳塔利娅从马车里跳出来，摘下了头上那顶沉甸甸的、镶着珍珠的、角形的冠冕，卸下了肩头那件宽袖的锦缎衣衫，——只有乘车出门的时候，她才穿戴这种古老莫斯科的服饰。随侍在她左右的一位命妇，瓦西里萨·米亚斯纳娅，把东西接住了，放在马车里。纳塔利娅又颀长又瘦削，行动迅速，穿着一套轻飘飘的荷兰式连衫裙，这会儿穿过草地，往一个小丛林走去。到了那边凉爽的树荫里，她就把眼睛眯缝起来，开着花的菩提树发出来的香气那么强烈，又是那么甜津津的。

“啊—嗬！”纳塔利娅喊道。不远处，太阳从树枝后面射下来、在水面上闪烁着令人难以忍受的光芒的地方，有个懒洋洋的女人嗓音在回应了。池塘旁边，靠近一条小木桥的沙地上搭着一顶五色斑斓的篷帐，在这篷帐的阴影里，四个年轻女人躺在垫子上，热得很难受。

一看见纳塔利娅，她们便急忙爬起来迎接，大家都慵懒没力，发辫都散开着。她们里头那个年纪最大的，身量矮矮、鼻子长长的阿尼西娅·托尔斯塔娅，头一个朝她跑过来，举起双手，转动着灵活的眼睛，叫道：

"我们亲爱的纳塔柳什卡，长公主殿下！啊，啊，一副外国打扮！啊，啊，好一位下凡的天仙！"

另外两个张开饱满的嘴唇，扬起睫毛，朝长公主直愣愣地紧瞅着。这两个少女便是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缅希科夫的妹妹马尔法和安娜，两人长得一样的丰满，而且都还不大熟悉文明习惯，因为前不久才奉彼得的敕令从她们的父亲家接出来，到了伊兹迈洛夫宫里，在阿尼西娅·托尔斯塔娅的照看下学习礼节和读写。纳塔利娅穿的那套衣服是荷兰式的，——一条红色的、细毛制的宽大裙子，下摆上钉着三道金边，一件窄得少见的紧身褡，颈脖和肩头都露出在外面，胳膊齐臂肘也露出在外面。纳塔利娅自己很明白，她只能跟女神，譬如说，狄安娜[1] 相比；她那张有点圆圆的鹅蛋脸，安着一个跟她哥哥一样的尖端扬起的、短短的鼻子，两只小小的耳朵和一张小嘴，——这一切都显得很开朗、年轻和傲慢。

"这套服装昨天才带来，那是桑卡，就是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沃尔科娃，从海牙寄给我的……样子很好看，穿在身上也舒服……当然啰，这套服装不是在大典时穿的，只能在丛林里、在草地上、在玩儿的时候穿穿。"

纳塔利娅不住地旋过身来，让大家看一个仔细。那第四个少女站得稍微远些，松垂的双手谦恭地交叠在前面，鲜艳、调皮的樱桃嘴微微笑着，还有那对眼睛也如同樱桃一般，一下子就会发亮，简直妩媚极了。她那浑圆的腮帮，热得已经发红，深色的、鬈曲的头发也有点湿滋滋的。纳塔利娅在大家的赞叹和鼓掌声中转过身来的时候，曾经好几次瞅着她，还任性地努起了下嘴唇，——她自己也还不知道喜欢还是讨厌这个马林贝格的女俘虏，这个女俘虏当时穿着一件士兵的长襟衣，从一辆大车底下被抓出来，送到了舍列梅季耶夫元帅的

---

① 狄安娜是罗马神话中保护狩猎的女神。

营帐里，随后被缅希科夫赚到手，后来又在一天夜里，在融融的炉火旁边喝了一杯酒，便由他恭顺地让给了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

纳塔利娅是一个闺女，一点不像那两个异母姊姊、眼下给囚禁在女修道院里的摄政王索菲娅的胞妹卡季卡和玛什卡，这两位长公主现在已经成了全莫斯科的笑柄。纳塔利娅的脾气，火烈而不肯妥协。她不止一次地当面骂卡季卡和玛什卡是荡妇，是母牛，而且一怒之下还打过她们的耳光。在自己的宫殿里，她已经把闺房的古老习惯，把形形色色的后院女眷们那种热烈而猥亵的絮语都取缔了。她甚至还责备过她的哥哥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因为他把那个不要脸的宠姬安娜·蒙斯永远打发走了以后，有过一个时候对女人太没有选择，太轻率随便。起初，纳塔利娅以为这个女人——一个士兵的女俘虏也会像别的女人一样，只能迷惑他一会儿工夫：激动一下，随后也就忘了。可是不。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竟没有忘记在缅希科夫家里的那个晚上，风在外面怒号，叶卡捷琳娜抓起蜡烛，送他到卧室里去。敕令下来，为缅希科夫的女管家在阿尔巴特买下一所小房子，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亲自把她的被褥、包裹和筐箩送到了那里；没隔好久，她又从那里被送进了伊兹迈洛夫宫，受阿尼西娅·托尔斯塔娅的照管。

在这儿，卡捷琳娜无忧无虑地生活着，一直是身心愉快，天真无邪，精神饱满，虽然她一度在士兵的大车底下躺倒过。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遇到机会常常托人捎给她一封短短的、颇有风趣的信，——有时候从斯维尔河，他在那里为波罗的海动手造一支舰队，有时候从新建的城市彼得堡，有时候从沃罗涅什。他很怀念她。而她呢，在费力地一个字一个字念着他的便笺的时候，只是越发显得神采焕发了。这可引起了纳塔利娅的好奇心：她身上到底有些什么东西把他迷到这副模样呢？

“要不要我替你也去做一套衣裳，等皇上回来的时候穿啊？”纳塔利娅说道，凌厉地瞅着卡捷琳娜。卡捷琳娜腼腆地行了个屈膝礼，自言自语地说：

“我很想……谢谢您……”

“你叫她害怕啦，我亲爱的纳塔柳什卡，”阿尼西娅·托尔斯塔娅

嘟嘟囔囔地说。“不要这样直愣愣地瞅着她，还是对她宽厚一点吧……我用种种方法跟她谈起你的好心肠，可她总是满不放在心上：‘长公主白玉无瑕，而我却是有罪的，’她说，‘凭什么值得她对我有好心肠呢……皇上会宠爱我，’她说，‘我觉得非常惊奇，真像是一个晴天霹雳，叫我一直镇静不下来……’这里我那两个痴痴骇骇的姑娘又老是问这问那的来纠缠她：她出了什么事，怎样出的？我严厉禁止她们想起或者谈到这件事。‘你们这儿有的是希腊诸神和阿穆尔①，’我说，‘你们就想想或者谈谈他们的奇遇吧……’可是不，那种粗鄙的村俗气已经入了骨，她们宁可喋喋不休地谈论种种庸俗的事儿……从早到晚，我总是跟她们说：‘你们从前是奴隶，现在可成了女神了。’”

蟋蟀在割过的草里，热得只是唧唧地叫着，叫得人耳朵也发干了。远处，在池塘对岸，黑沉沉的松林似乎让树顶在热蒸气里融化了。蜻蜓蹲在芦苇上，水蜘蛛一动不动地停在惨白的水面。纳塔利娅走进篷帐的阴影里，把紧身褡一摞，将深褐色的发辫盘在头上，解开裙子，将它褪下了，也把那件细薄的内衣脱掉了；于是，正像内务府不时跟书籍一起寄来的荷兰版画里绘的那样，她赤身裸体，一点也不害臊，就走到塘边踏板上去了。

“你们大家都来洗澡吧！”纳塔利娅喊道，朝篷帐转过脸去，一边还在把发辫往紧里盘。马尔法和安娜脱光了衣服，还是忸忸怩怩的，直到阿尼西娅·托尔斯塔娅向她们喝道：“干吗这样膝部打弯啊，你们这两个胖姑娘？谁也不会来偷走你们的娇媚的。”卡捷琳娜也有点不好意思，她注意到长公主正在全神贯注地瞅着她。纳塔利娅仿佛在憎厌，又仿佛在欣赏。卡捷琳娜微微地耷拉着头发鬈曲的脑袋，小心翼翼地踏上那割过的草地，热气在她浑圆的肩膀、结实的大腿、健康茁壮而丰满的身上闪现出金光，这时候纳塔利娅忽然想到，她哥哥在北方造船，不用说肯定在惦记这个女人，他大概会透过烟草的雾霭，在想象当中看见她用一双美丽的手臂把一个孩子举到高高的胸口……纳塔利娅深深地吐了口气，随后闭上眼睛，扑进冰凉的水

① 阿穆尔是希腊神话中的爱神厄洛斯在诗歌中的名称。

里……就在这个地方，从池底里涌起一股泉流……

卡捷琳娜稳重地侧着身子从踏板上爬下去，越来越大胆地浸到了水里，爆出一阵欢乐的笑声，直到这会儿，纳塔利娅才终于明白自己是准备喜欢她了。她泅到她跟前，把双手搭在她那浅褐色的肩膀上。

“你长得很美，卡捷琳娜；我很高兴，我哥哥爱上了你。”

“谢谢您，殿下……”

“你就叫我纳塔莎好了……”

她吻了吻卡捷琳娜的又凉、又圆、又湿的腮帮，直瞅着她那双樱桃色的眼睛。

“乖巧些，卡捷琳娜，我会跟你做个朋友的……”

马尔法和安娜先是把一只脚浸下去，随后再把另一只脚浸下去，仍然在踏板上畏畏缩缩的发出轻声的尖叫，——阿尼西娅·托尔斯塔娅不耐烦了，把那两个胖乎乎的姑娘用力推到了水里。所有的小蜘蛛都逃跑了，所有的蜻蜓都从芦苇上飞起来，在出浴的女神们的头顶上彼此相撞。

三

在篷帐的阴影里，纳塔利娅把湿漉漉的头发盘了起来，正在喝着刚从地窖里拿来的果子露、梨子甜酒和带有酸味的克瓦斯。她把一小片蜜糖饼干送进嘴里，说道：

“看到我们的愚昧无知，可真难过。谢天谢地，我们并不比别的民族蠢笨，我们的姑娘跟任何别人家比起来，长的体态更端正，姿容更俊俏(所有的外国人都这么说的)，而且她们也有学会道理和礼仪的天分。我哥哥年年想尽办法，用强迫手段把人们从闺房里拉出来，从霉湿的环境中拉出来……他们却死赖在那里，而那些人倒不是姑娘们，却是做父亲和母亲的人们。临出征的时候，我哥哥央求我说：‘纳塔莎，请你不要让他们得到安静，那些死抱着旧习惯不放的大胡子们……如果他们不愿意听好话，那就叫他们伤伤脑筋！……要不，这片沼泽会把我们都吸进去呢……’我也想尽了办法，可是我只有一

个人……我很感激普拉斯科维娅皇嫂，她最近帮了我不少忙，——虽然要她打破旧习惯也不太容易，可她对几个女儿毕竟也介绍了许多新规矩：每逢礼拜天做过祷告以后，她们就穿上法兰西服装招待客人，她们喝咖啡，听八音盒，谈论天下大事……今年秋天，我还想在克里姆林宫弄个十足道地的新鲜玩意儿。”

“你说的这种新鲜玩意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玩意儿啊，我亲爱的？”阿尼西娅·托尔斯塔娅问道，抹掉了沾在嘴唇上的果汁。

“绝妙的新鲜玩意儿……办一个剧院……跟法兰西宫廷里办的，那当然是不能比的……在凡尔赛那边，他们有世界闻名的演员、舞蹈家、艺术家和乐师……这儿，可我只有一个人。正是我，不能不把剧本从法文译成俄文，不能不把它们不够的地方杜撰一下，不能不把张罗丑角的事担负起来……”

纳塔利娅一说到“剧院”这个词儿，缅希科夫家两个姑娘、阿尼西娅·托尔斯塔娅以及一直瞪着黑黝黝的眼睛在瞧着的卡捷琳娜，大家你瞅瞅我，我看看你，把两只手都举起来了……

“开始的时候，为了不要太叫大家吃惊，我们想上演《火炉的戏剧》，带唱一些结构简单的诗……到了新年，那时候皇上要来过年，人们也要从彼得堡来到这儿，我们再演出《关于浪荡的色鬼唐·璜的劝善戏，或大地吞人记……》。我要命令所有的人都到剧院里来，如果遇到困难，我就派龙骑兵出去强拉观众……可惜的是，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沃尔科娃不在莫斯科，不然的话，她会帮很大的忙……现在，就拿她来做个例子吧。她原本出生在一个愚昧无知的农民家庭里，她父亲用树皮作腰带，她自己也是在出嫁以后才学会识字的……可她现在懂得三国语言，说得很流利，而且还会做诗，眼下她在海牙，在安德烈·阿尔塔莫诺维奇·马特维耶夫的大使馆里。拜倒在她脚下的男人们因为她而比剑决斗，有人甚至还把性命也送掉了……她还打算到巴黎去，到路易十四的宫廷里去露露头角……读书的好处，你们现在总该知道了吧？”

听了这一大篇话，阿尼西娅·托尔斯塔娅用几根坚硬的手指戳戳马尔法和安娜的腰。

“这还不是你们自找苦吃？等皇上回来的时候，如果他有机会给

你们介绍一个会献媚的风流男子，那他准会听到你们怎么样出丑呢……”

“让她们去吧，阿尼西娅，天太热了!”纳塔利娅说。“好，再见。我还得到外侨区去。又有人在控诉我那两位姐姐了。我怕这个消息会传到皇上耳朵里。我要去跟她们直截了当地谈一谈。”

四

早在索菲娅被关进新圣母修道院的时候，长公主叶卡捷琳娜和玛丽亚就搬出了克里姆林宫，给安顿在波克罗夫卡，来一个眼不见为净。内务府供给她们生活和各种娱乐，为她们支付歌手、马夫以及一应仆役的工钱，可就是不给她们一点现款使用，首先因为没有这种需要，再则因为看到她们那种愚蠢样子，给了钱甚至很危险。

卡季卡将近四十，玛什卡比她小一岁。莫斯科人都知道，她们住在波克罗夫卡有点饱暖思淫欲。早晨起得很晚，不梳不洗就在窗边坐上半天工夫，一个个哈欠打得眼泪也流了出来。天色一黑，那些歌手便带着弦乐器和笛子走进她们的房间里；那两位长公主穿戴得齐齐整整，胭脂把腮帮涂得像苹果一样通红，煤烟把眉毛描得乌黑，听唱歌，喝甜酒，蹦跳啊，舞蹈啊，直闹到深夜，弄得这座古老的、用大圆木造的房子都摇啊晃的。据说，这两位长公主还跟歌手们有些暧昧，也生过孩子，那些孩子都被送到基姆雷城抚养去了。

这些歌手给娇纵到这样的程度，——不是假日，他们也都穿着紫红色的绸衬衣，戴着高高的鼬皮帽，登着精制的山羊皮靴；他们还经常向两位长公主勒索钱财，到波克罗夫斯基门附近那家小酒店去喝酒花用。为了弄钱，两位长公主打发一个基姆雷女人到旧货市集去出卖她们各种穿旧的衣服，这女人名叫多姆娜·瓦赫拉梅耶娃，住在她们家楼梯底下一间小室里；可是这点儿钱，对她们来说为数太少了，于是长公主叶卡捷琳娜老是希望找到什么埋藏的宝物，为此，她还吩咐多姆娜·瓦赫拉梅耶娃去托梦寻找。多姆娜果然做到这样的梦了，长公主便在有朝一日总会弄到钱的希望中过活。

纳塔利娅老早想跟两位姐姐直截了当地谈一谈，可是一直抽不

出工夫，——不是下着瓢泼似的雷阵雨，便是另外又有 什么事情干扰了她。上一天，有人告诉她那两位长公主又出了新花样：她们时常到外侨区去。她们坐了一辆敞篷马车，赶到荷兰公使的寓邸；那公使非常吃惊，当时他正在戴上假发，穿起外衣，佩好宝剑，而卡季卡和玛什卡坐在他客厅的椅子里，却喁喁地谈着，咭咭地笑着。当他用对待高贵人物的应有仪态向她们行礼，把帽子掠到地上的时候，她们竟没有能够还礼，仅仅把屁股从椅子上挪起一点，却又咚的一声笨重地坐了下去，接着她们就问："有个经售糖和糖果的德国商人住在哪儿？"据她们说，就是为了这件事，她们才来拜访他的。

那荷兰公使殷勤地陪两位长公主到那糖果商人的店铺。一到那边，她们便动手抓抓这个，翻翻那个，最后挑了九卢布的糖、糖果、馅饼和苹果鸡蛋杏仁软糖。玛丽亚说：

"赶快把这点东西拿到马车上去。"

糖果店里的那个女人答道：

"没有付钱我不能让你们拿走。"

那两位长公主怒悻悻地小声商量了一阵，便跟她说：

"把东西包起来，封好。回头我们派人来拿。"

从糖果店里出来，她们已经一点颜面也不顾了，竟坐着马车赶到从前的宠姬安娜·蒙斯家里，眼下她仍然住在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当年为她造的那幢房子里。她们没有马上被放进去，却不能不敲了好半天的门，几只用链子拴着的狗都在汪汪地乱吠。从前的宠姬躺在床上接见了她们，看样子她是故意脱了衣服躺到床上去的。她们对她说：

"祝你百年康泰，亲爱的安娜·伊万诺芙娜，我们知道你在放债生利，就请你给我们一百卢布吧，虽然我们心里想要两百。"

蒙斯家的那个女人回答得十分无情：

"没有抵押品，我不能给。"

叶卡捷琳娜简直连眼泪也掉下来了：

"多倒霉！我们没有抵押品，本来我们以为开一声口就可以得到这笔钱的。"

这样，两位长公主就从宠姬家出来了。

这时她们想要吃点东西，便吩咐将马车停在一座房子前面，从开着的窗子里，她们看见客人们在里头作乐。原来是丹尼拉·尤金中士的妻子——她丈夫眼下在利沃尼亚作战——生了一胞双胎，那一天正在为孪生儿施洗。两位长公主走进屋子去，死气白赖地吃起来了，还受到很尊敬的接待。

大约三小时过后，她们从那个中士的妻子家里出来，路上有个名叫威廉·皮尔的英国商人把她们从马车里认出来了，她们便停下马车，问他是不是愿意请她们吃饭。威廉·皮尔把帽子往空中一抛，高高兴兴地说："这是极大的愉快！"两位长公主坐车到了他家里，又是吃东西，又是喝英国白酒和啤酒。到了黄昏前一小时，她们才从皮尔家出来，在外侨区到处跑来跑去，老往灯火辉煌的窗子里张望。叶卡捷琳娜还想找个人家讨顿晚饭吃，可是玛丽亚制止了她。就这样，她们一直游荡到天黑。

五

纳塔利娅的马车在外侨区飞也似的奔驰，经过那些精巧地漆成砖头式样的小木房，那些装着铁皮大门的一长列矮矮的商人仓库，经过那些长在庭园里的、修剪得很有趣的小树；到处都有油漆的招牌，当街横着，店门敞开，挂满各种各样的商品。纳塔利娅坐在马车里，撅起嘴唇，对谁也不瞅一眼，活像一个玩偶，——头上戴一顶有翘角的头饰，肩上披一件宽袖的长衫。有几个吊着背带、戴着毛线便帽的胖子朝她鞠躬；有几个戴着草帽、老成持重的女人向她们的孩子指点她的马车；还有这么一个喜欢打扮的人，穿一件腰里叉开的长襟衣，从路上跳开去，用帽子挡住尘灰；纳塔利娅羞愧得差一点哭出来，她心里非常明白，卡季卡和玛什卡一定已经成了全外侨区的笑柄，所有的女人（荷兰的，瑞士的，英国的，德国的），一定都在说长道短，议论沙皇彼得的姐姐竟是那样两个野人，那样两个饿慌了的死气白赖的家伙。

她看见两个姐姐的那辆敞篷马车停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巷子里，普鲁士公使凯泽尔林家那扇红黄条纹的大门旁边。据说他本来想跟

安娜·蒙斯结婚,可就是一直害怕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纳塔利娅用戒指往车座前面的玻璃窗上敲了敲,马车夫便扭转焦油似的黑胡子,用尽劲儿高声喝道:“吁——,亲爱的!”那几匹灰马随即停住了,两胁费力地掀动着。纳塔利娅对她的亲随说道:

“去,瓦西里萨·马特维耶芙娜,去跟德意志公使说,我急于要见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芙娜和玛丽亚·阿列克谢耶芙娜……一口东西也别让她们吃,必要的话不妨用强力把她们带走!……”

瓦西里萨·米亚斯纳娅轻轻地叹一口气,爬下了马车。纳塔利娅往车座后面一靠,等着,捺响着指关节。没大一会,凯泽尔林公使从门廊的台阶上跑下来。他又瘦又矮,长着一簇小牛似的睫毛,把那顶急匆匆地摘下来的帽子和那根手杖捂在胸口,他走一级阶磴鞠一个躬,露出两条穿着红长袜的腿,谄媚地仰起了尖尖的小鼻子,他恳求长公主赏他的光,到他家里去喝一点凉啤酒。

“我没有工夫,”纳塔利娅生硬地答道。“我也不会在你家里喝啤酒……看你干的那种丑事啊,我的爷……(她不让他插一句嘴)去,去,赶快把两位长公主交给我……”

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芙娜和玛丽亚·阿列克谢耶芙娜终于从屋子里走出来了,她俩穿着有接袖和皱边的宽大的衣裳,活像两堆干草。她们那圆圆的脸蛋,神色仓皇,样子愚蠢,都涂着胭脂,她们头上不是自己的头发,而是戴的乌黑的假发,盘得很高,还用串珠簪在上面(纳塔利娅只是从牙缝里哼了一声)。那两位长公主朝太阳眨巴着臃肿的眼睛,站在她们背后的亲随米亚斯纳娅咝咝地说道:“你们别再丢丑了,赶快坐到她的马车里去吧。”凯泽尔林连连鞠着躬,把车门打开了。两位长公主忘了向他告别,就爬上马车,挤在面对纳塔利娅的那条板凳上。马车穿过荒地,驰向波克罗夫卡,左右摇摆,尘土从红色的轮子底下扬起来。

纳塔利娅一路上闷声不响,两位长公主惊异地用手绢扇着。直到她们都上楼走到房里,她吩咐把房门关上以后,纳塔利娅这才开腔了:

“你们这两个不要脸的东西,你们是丧失了理智,还是想要被监禁在修道院里?你们在莫斯科得到的丑名声难道还嫌不够吗?现在

你们竟要在全世界人面前丢丑了！是谁教你们去找外国公使的？你们自己去照照镜子看，——腮帮胖得都快炸开了，可还贪图荷兰和德国的美味！什么东西使你们想起要去向那个下流女人安娜·蒙斯乞求两百卢布的？把你们赶出来了，你们这两个死气白赖的，她才满意呢！关于这件事，凯泽尔林肯定会写信给普鲁士国王，而国王又会把它传遍整个欧洲！你们想诈骗那个糖果商人，——你们是那么想的，用不着抵赖！幸亏她猜透了，你们不给她钱，她就不给你们货。老天爷，皇上现在会怎么说呢？他现在会怎么对付你们呢，你们这两个又胖又笨的女人？把你们的头发剃光了，送你们到伯朝拉河边，到普斯托泽尔斯克去……"

既没摘下头饰，也没脱去宽袖衫，纳塔利娅就在房间里来回地踱着，激动地抓紧双手，把火辣辣的眼神瞥向卡季卡和玛什卡，——她们起初一直站着，后来两条腿受不住了，这才坐了下去：她们的鼻子发红了，胖胖的脸蛋哆嗦着，因为抽泣都鼓了起来，可是由于害怕，她们又不敢放声大哭。

"皇上费尽心力，要把我们从深渊中拉出来，"纳塔利娅继续说道。"他废寝忘食，亲自动手锯木板，亲自动手钉钉子，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都只为了要使我们成为一个人……他的敌人一心等待着的只是——让他受辱，使他毁灭。可是你们！你们的所作所为，却连那最凶恶的敌人都没料想到……我怎么也相信不了，我一定要找出来，是谁出的主意，叫你们上外侨区去的……你们是老迈、迟钝的女人嘛……"

一听到这些话，卡季卡和玛什卡咧开那肿起的嘴唇，眼泪流出来了：

"谁也没有给我们出主意，"卡季卡哽咽着说，"让我们钻进地缝里去吧……"

纳塔利娅向她吼道：

"胡说！是谁告诉你们关于那个卖糖果的女人的？又是谁告诉你们那个下流女人蒙斯在放债生利？……"

玛丽亚也哽咽着说：

"是一个名叫多姆娜·瓦赫拉梅耶娃的基姆雷女人告诉我们的。

她在梦里看见过这个糖果商人，我们相信她的话，我们要一点杏仁软糖吃……”

纳塔利娅冲过去，把房门打开了。外面，有个小老头儿（穿着女人衣服的内廷弄臣）往回一跳，还有一群女人，侍婢、畸形人、丑角，头发里都有折下来的牛蒡草，跟着也向后退走了。纳塔利娅抓住一个兜着黑围巾的、整洁温柔的女人的手。

“你是不是基姆雷人？”

那个女人悄没声儿地急忙把全身伛下去，规规矩矩地鞠了一个躬：

“长公主殿下，我是基姆雷人，微贱的寡妇多姆娜·瓦赫拉梅耶娃……”

“是你怂恿两位长公主到外侨区去的吗？你回答……”

瓦赫拉梅耶娃那张苍白的脸哆嗦着，两片长长的嘴唇扭歪了：

“我是一个得了邪病的妇女，殿下，神志不清的时候会说出种种荒唐的话来。我的两位恩人公主听到我的傻话总是发笑，我这就觉得很高兴……夜里，我还做一些妙不可言的梦。我的两位恩人公主是不是相信我的那些梦，这我可不知道……我一生从来没有到过外侨区，也从来没有看见过什么糖果商人。”寡妇瓦赫拉梅耶娃又朝纳塔利娅深深地鞠了个躬，随后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双手塞在围巾里，交叠着按在肚子上，仿佛她已经变成了石头，哪怕用烙刑折磨她也不会移动似的……

纳塔利娅忧郁地瞅了两位姐姐一眼，卡季卡和玛什卡只是轻轻地呜咽着，给热气熏累了。那个小老头儿弄臣从门里探进脑袋，这人没有鼻子，只有两个鼻孔，胡子和唇髭都很蓬乱，嘴唇翻出在外面。

“哎，要我们逗你们发笑吗？”玛丽亚厌烦地向他挥了挥手绢。可是早已有十来只手从外面抓住房门，那些丑角和畸形人，衣衫破烂，没戴帽子，有的穿着小丑的长坎肩，戴着树皮编的头饰，推着那个小老头儿弄臣，闯进屋子里来了。她们矫捷伶俐，不顾羞耻，开始蹦跳，尖叫，打架，互相揪头发，互相打嘴巴。那个小老头儿弄臣跳过去骑在一个驼背女人身上，把两只树皮鞋从她那用破布缝的裙子底下伸出来，用鼻音喊着：“这儿有个德国男人，骑在一个德国女人身上，出

去喝啤酒去啦！……”门厅里，那些急匆匆赶来的歌手，合着口哨，一下子奏起舞曲来了。多姆娜·瓦赫拉梅耶娃走过去站在火炉后面，把围巾拉到眼眉上。

纳塔利娅又恼又气，跺着一只穿红鞋的脚，“滚开！”她向这批满地打滚的废物和贱货喝道，“滚开！”可是那些弄臣和丑角反而越喊越响。对付这群妖魔鬼怪，她一个人又有什么办法啊！全莫斯科到处充斥着，在每一个领主的家里，在每一座教堂门前台阶的周围，都翻滚着这种难以忍受的黑暗……纳塔利娅嫌恶地撩起裙子，知道她跟两个姐姐的谈话该在这里结束了。可是马上就走也不明智，因为卡季卡和玛什卡会从窗口探出身来，目送她的马车笑个痛快……

突然，在喧嚷和哗闹中间，从庭院里传来马蹄的嘚嘚声和车轮的辚辚声。门厅里的歌手们静下来了。那个小老头儿弄臣龇出牙齿，喝道：“散开！”弄臣和丑角们便像耗子一般都往门口扑去。屋子里，一下子仿佛什么都已经死去了。木楼梯在沉重的脚步底下发出嘎嘎的响声。

一个肥胖的人，手里抓着一根银镶的手杖和一顶帽子，气喘吁吁地走进堂屋里来了。他一副老派莫斯科人打扮，穿一件长得抹地的、宽大的酸果蔓色厚呢上衣；宽阔而黝黑的脸刮得很光洁，黑胡子按照波兰人的款式往上翘起，亮晶晶、泪汪汪的眼睛突出着，活像一只虾。他一声不响地朝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鞠一个躬，把帽子碰到地板，随后费力地转过身子，向吓得喘不过气来的卡捷琳娜和玛丽亚长公主也鞠了个躬。然后他往板凳上一坐，将帽子和手杖搁在旁边。

“嗬！”他说，“你看，我来啦。”他从怀里掏出一方有颜色的大手帕，抹了抹脸、颈脖和直梳到前额的湿滋滋的头发。

这人就是莫斯科大家顶害怕的“公爵皇帝”费多尔·尤里耶维奇·罗莫达诺夫斯基。

“我们听到，我们听到这里发生了一件不大好的事。哎，哎，哎！”“公爵皇帝”把手帕塞进怀里，朝卡捷琳娜和玛丽亚长公主转动着眼珠。“你们忽然想起吃杏仁软糖来了？哦，哦，哦！……你们知道，愚蠢比欺诈更糟……风声已经闹得很大了。”他像偶像一般，把宽阔的脸转向纳塔利娅。“她们被打发到外侨区去弄钱，就是这么一回事。

那就是说，有人需要钱用。请别见怪，我不能不派些卫兵驻在你姐姐的屋子附近。有个基姆雷女人住在这儿一间密室里，她偷偷地用一只砂锅装了吃的东西，送到菜园后面荒地上一个没有人住的澡房里。那里住着一个逃亡的、失去圣职的僧侣，名叫格里什卡……（听到这里，卡捷琳娜和玛丽亚脸色刷地白了，用双手抓住腮帮。）这个失去圣职的僧侣格里什卡据说在澡房里制造春药和避孕、堕胎的药。好吧。可是我们知道，除此以外这个失去圣职的僧侣格里什卡还在澡房里写那种暗中投送的黑信，夜里又到外侨区几个公使的家里去，而且还去找一个做杂役的修女，这个修女经常去新圣母修道院，在那里拖地板，拖前摄政王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住的那间禅房的地板……（“公爵皇帝”说得又轻又慢，屋子里的人个个都屏住了呼吸。）因此，我想在这里稍微留这么片刻工夫，亲爱的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你呢，你还是不要让这些事弄脏你的手了，趁傍晚的凉爽天气回宫里去吧……”

第 二 章

一

布罗夫金家三兄弟阿列克谢、雅科夫和加夫里尔坐在桌子旁边。像现在这种时势，能够这样聚首一堂，喝喝酒，谈谈心，机会着实很难得。眼下有的就是匆忙，就是没有闲空。你今天待在这儿，明天就会坐着雪橇，盖上羊皮袄，钻在干草里，千里迢迢的飞也似的赶路……看来，人好像太少，人好像很不够呢。

雅科夫是从沃罗涅什、加夫里尔是从莫斯科来的。他们俩奉诏在涅瓦河左岸、方坦卡河口上头兴建栈房或军需仓库，河边修筑码头，河上设置浮栅，整个河岸用木桩加固，等待波罗的海舰队的第一批船只到来，这支舰队正在斯维尔河畔的船场村附近赶建。去年，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缅希科夫曾经到过那儿，下令砍伐桅材，在复活节为第一家造船厂奠了基。奥洛涅茨克县著名木工和乌斯秋日铁场的铁匠都被送到了那儿。在阿姆斯特丹学到这套本领的、年轻的航海能手，沃罗涅什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老年技工，以及荷兰和英国的著名工匠，正在斯维尔河畔建造装有二十门大炮的三桅巡洋舰、双桅侦察舰、平底帆船、两桅帆船、轻便帆船、帆桨大船和驳船。当雪橇还可以在路上通行的时候，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就赶到了那边，大家指望他不久会到彼得堡这儿来。

阿列克谢没有穿外衣，只穿一件荷兰麻布衬衫，因为这一天是星期日，这件衬衫还是新换上的，这会儿他卷起了花边袖口，用小刀在一块木板上切腌牛肉。三兄弟面前摆着一陶碗滚热的白菜汤，一瓶伏特加，三只锡杯，每个人面前还放着一块又干又硬的黑麦面包。

“在莫斯科，腌牛肉白菜汤是并不希罕的，”阿列克谢对两个弟弟说，他那红喷喷的脸刮得干干净净，浅色的唇髭往上卷着，头发也修

剪过了(他的那顶假发挂在墙头一根木钉上)。“在这儿,只有过节我们才用腌牛肉开斋。至于酸白菜,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家的地窖里有一点,布留斯家有一点,我也有一点——就是这么一点点……我们之所以会有这个东西,仅仅因为在夏天想到了,自己在菜园里种了一点。我们生活得很艰苦,很艰苦。样样东西都很贵,而且还弄不到。”

阿列克谢把切好的腌牛肉从木板上拨到白菜汤碗里,又把那几个锡杯都舀满了。三兄弟互相行了个礼,叹息着,喝了口酒,便郑重其事地吃起汤来了。

“大家都怕到这儿来。女人吗,可以说根本就没有,我们简直好像生活在一所荒凉地方的小修道院里,一点不假!……冬天倒还可以——暴风雪下得很可怕,天色昏昏沉沉的,而且去年冬天要做的事情也很多……可是一到像今天这样,春风吹起来的时候,种种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念头就都钻到你头脑里来了……可是要知道,在这儿,弟弟,你要严格负责……”

雅科夫咬着一块软骨,说道:

“是啊,你住的这个地方很愁闷。”

跟他的哥哥和弟弟不一样,雅科夫不修边幅,——他那件深棕色长襟衣,上面净是一个个脏点,纽扣也掉了,围在毛毵毵的颈脖上的那条黑领带,也是油腻腻的,而且他浑身还发出一股啤酒菊菸草的味儿。他没有戴假发,那一头直披到肩上的长发也是乱蓬蓬的。

“你这就错了,弟弟,”阿列克谢答道。“我们这个地方其实是十分愉快的:沿海边一直下去,往杜杰尔霍夫斯克庄园的那个方向。野草齐腰,白桦丛林高得叫你掉下帽子才能看到梢顶,裸麦和各种蔬菜都有生长,而且还有浆果……涅瓦河口本身,当然啰,那里净是沼泽和荒野。可是不知为了什么,皇上却偏偏看中这个地方,要兴建一座城市。从军事方面着眼,这里是合适的。唯一的难处,就是瑞典人不会让我们安安静静过日子。去年,他们从谢斯特拉河向我们袭击,还从海上开来了舰队,来势汹汹,弄得我们人心惶惶。可是我们终于把他们打退了。现在,他们不敢再从海上来进攻了。正月间,在科特林岛附近,我们把许多填满石块的叠木框沉到冰底下去,整个冬天,我们又运来了石头,往那上面堆起来。趁河水没有开冻,还要准备好一

座装有五十门大炮的圆形棱堡。这座棱堡,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从沃罗涅什寄来了图样,还附来一个他自己做的模型,并且指示说把这座棱堡命名为喀琅什洛特。"

"这些事我都知道,"雅科夫说。"关于这个模型,我们还跟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争论过。我说棱堡太矮,浪涛会把大炮淹没,应当将它升高二十来俄寸。当下他给我吃了一木棍。第二天早晨,他派人来找我去了。'你是对的,雅科夫,'他说,'是我错了。'说罢,他给我一杯酒和一个小甜面包。我们算是和好了。他还送我这一支板烟斗呢。"

雅科夫从塞满各种零星东西的口袋里掏出一支熏焦的小烟斗,管子是樱桃木做的,烟嘴都已经给咬碎了。他装满一斗烟,使劲地抽着,一边动手往火绒上打出一个火花。三兄弟里头最小的一个是加夫里尔,他个儿比两位哥哥高,身体比他们棒,两爿青年人的腮帮,一撮乌油油的小唇髭,一双挺大的眼睛,看外表很像他的姐姐桑卡。这时,突然摇摇那一调匙白菜汤,驴唇不对马嘴地说:

"阿廖沙,我捉到一只蟑螂啦!"

"你这是什么意思,傻瓜,这是一小块煤炭哪。"阿列克谢把那一小块乌黑东西从他的调匙里捡出来,搁在桌子上。加夫里尔把脑袋往后一仰,笑了起来,露出一大口糖一般洁白的牙齿。

"真是跟咱们已故的妈妈一模一样。从前,爸爸老是把汤匙一摔:'岂有此理!这里头竟是一只蟑螂。'妈妈就回答他说:'这是一小块煤炭,我亲爱的!'笑话吗,可也是个不幸哪。你,阿廖沙,年纪来得大些,可是雅科夫还记得我们怎么样不穿裤子,整个冬天就一直待在暖炕上。桑卡总是给我们讲些吓人的故事。是的,从前就是这样生活的……"

三兄弟放下了汤匙,把胳臂肘搁在桌子上,立刻都沉思起来,仿佛每个人心里都浮起一缕遥远的哀愁。阿列克谢将锡杯舀满,大家又从从容容地闲扯起来了。阿列克谢开始抱怨:他在要塞监工,为了建筑圣彼得保罗大教堂,人们正在那里锯木板,——锯子和斧子都不够,替工人们弄面包、黍米和食盐越来越困难;冬天从芬兰海岸起运石头和木材,那时用来拉雪橇的马,因为缺少草秣都纷纷倒毙了。眼

下不能再用雪橇，需要大车，可是轮子又没有……

又把锡杯舀满一次以后，三兄弟便开始纵谈欧洲政治。大家一面感到惊奇，一面表示愤慨。人们总以为这些文明国家做事和贸易一定会正直老实。可是不。法兰西国王正在陆地和海上跟英国、荷兰、奥地利皇帝作战，而且这场战争看来还不会结束；土耳其人不肯让威尼斯和西班牙分割地中海，正在互相烧毁舰队；只有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如今还安安静静待在那里，转动鼻子，闻着嗅着，看有什么东西弄到手比较少费力气；萨克森、西里西亚和立陶宛波兰，从这头到那头都燃起了战争和内乱的烽火。两个月前，查理国王曾经命令波兰人推选一位新的国王，而现在波兰却有了两个国王：萨克森的奥古斯特和斯坦尼斯瓦夫·列辛斯基。波兰贵族中间，有些人拥护奥古斯特，另一些人拥护列辛斯基，大家搅得急躁起来，在地方议会里用军刀进行殴斗，一面还纠集小贵族，互相纵火焚烧对方的村子和领地。而查理国王却带着军队在波兰各处游荡，靠这样生活混过日子，掠夺，摧毁城市，还威胁着说，等整个波兰屈服以后，他就要转向沙皇彼得，烧掉莫斯科，把俄罗斯国家夷为平地；然后他要自封为新的马其顿的亚历山大[①]。不妨这样说：整个世界都发了疯了……

深深地嵌在泥墙里、有着四块小小玻璃的窗子外面，一根很大的冰溜儿突然咚的一响掉了下来。三兄弟转过脸去，看见一片无边无际的、深蓝色的（这种光景只有在这里海边才看得见）、湿润的天空，听到融化的雪水从屋面上滴落下来的急促的淅沥声，和麻雀在光秃的灌木丛里拍动翅膀的啪哒声。于是他们开始谈起身边琐事来了。

"这儿是咱们三兄弟，"阿列克谢若有所思地说，"三个倒霉的光杆儿。我的勤务兵替我洗衬衫，必要的时候还给我缝纽扣，可就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不是一个女人的手啊……而且，问题还不在这里，衬衫是可以不去管它的……我想要的是，她在窗口等我，望着下面的

①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指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前323），马其顿国王（公元前336—前323年在位），曾于公元前三三二年在尼罗河三角洲建立亚历山大城，公元前三二四年在东起印度河西至尼罗河与巴尔干半岛的领域内建立亚历山大帝国。

街道。现在你从外面回来，又累又冻，就往硬邦邦的床上一倒，让鼻子埋在枕头里，孤零零一个人在世界上，活像一只丧家之狗……可是到哪儿去找这样一个她呢？……”

“就是这话嘛——到哪儿去找呢？”雅科夫说，把臂肘搁在桌子上，从烟斗里喷出三口烟，一口接一口的。“我啊，哥哥，我是改不过来的了。我不愿意娶一个不识字的傻瓜，跟那样的女人有什么可以谈的呢。可是一位双手白净的贵族小姐，你在舞会里跟她跳舞，奉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之命向她问候，像那样的女人也不会愿意嫁给我……因此，逢到实在熬不住的时候，我就随随便便满足一下算了……那种做法是下流的，当然啰，是肮脏行为。可是对我来说，数学比天下所有的女人都可贵……”

阿列克谢小声对他说：

“两者并不是互相妨碍的……”

“妨碍的，照我看。你拿灌木丛里那只麻雀来说吧：它只会从它的雌伴身上跳过去，别的什么都不干……可是上帝创造人，还要叫他思维呢。”雅科夫朝他弟弟睃了一眼，把烟斗抽得吱吱直响。“说不定咱们的加夫留什卡在这方面倒很精明呢？”

加夫里尔的脸，一直红到了脖颈根；他慢慢地笑了一笑，眼睛水汪汪的，因为发窘竟不知道该朝哪里看才好。

雅科夫用臂肘搡了他一下：

“讲啊！我喜欢谈这些事。”

“去你的吧，真的！……有什么好讲的……我还年轻呢……”可是雅科夫，跟着还有阿列克谢，却缠住他不放：“都是在自己家里嘛，你这个呆汉，害臊什么啊？……”加夫里尔憋拗了很多时候，才开始叹一口气，终于把话讲给两位哥哥听了。

就在圣诞节前，有一天傍晚，伊万·阿尔捷米奇家里来了一个内廷急使，说道，“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布罗夫金奉召马上入宫。”加夫里尔起初不想从命，——他虽然年轻，却是一个人物，在皇上那里很有一点地位，而且那时正忙着为沃罗涅什造船厂一艘双层甲板的大海船那份已经完成的图纸用中国墨重描，这份图纸他打算拿到航海学校——在苏哈列夫塔楼里——去给他的学生们看，奉彼得·阿列

克谢耶维奇的谕旨，他在那里为未成年的贵族子弟讲授造船技术。伊万·阿尔捷米奇严肃地对他的儿子说："穿一件法国长外衣，加夫留什卡，到宣召你的地方去，这种事情可不是闹着玩的。"

加夫里尔穿上一件白绸长外衣，腰里束一条阔带，让花边在下巴颏底下露出来，把麝香撒上乌黑的假发，随后披上一袭直拖到马刺的长斗篷，坐上他父亲那辆全莫斯科人都艳羡的三驾马车，动身上克里姆林宫去了。

内廷急使带着他爬上一层层湫狭的楼梯，穿过一条条黝暗的通道，到了从大火中保留下来的、古时修建的那所石头的后宫。那里，所有的房间都很矮，拱形的天花板上涂着金色、红色和绿色的底子，上面描着各种花草的图形；里头有一股蜡和陈宿的神香味儿，因为用瓷砖砌的壁炉里生着火，所以屋子里很热，炉边每一张炕床上都有一只懒洋洋的安卡拉猫在打盹；几架食器橱的云母小门里面，酒盏和高罐在闪闪发光，这些器皿当年伊凡雷帝说不定曾经用来喝过东西，可是现在却已经没有人使用了。加夫里尔对这些老古董怀着十分轻蔑的心情，让马刺踩在镂花石板上。到了最后一道门口，他弯下腰，向前跨上一步，于是有一种迷人的美色，像一股热浪一般，把他给笼罩住了。

在暗淡的金色穹顶底下，放着一张雕着带翅膀的、狮身鹰头的怪兽形象的桌子，桌子上点着几支蜡烛，面对蜡烛坐着一个年轻的女人，袒露的肩头披着一件皮坎肩，光溜溜的手臂搁在一些散乱的纸上。柔和的烛光照亮了她那娇嫩的鹅蛋脸。她正在写着。突然将天鹅羽毛笔一撂，她把一只戴满戒指的手伸到浅褐色的头发上，整了整盘在头上的粗大发辫，朝加夫里尔抬起一双温柔的眼睛。这女人便是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长公主。

加夫里尔并没有跪在她的脚边（按照野蛮习俗应当这样做），却遵照纯粹法国式的礼节，用伸在前面的左脚踩一踩，把帽子很低很低地挥了一挥，弄得他乌黑假发上的鬈丝都披下来了。长公主动了动小嘴的嘴角，向他微微一笑，从桌子旁边站起来，抓着那条宽大的、珍珠色绸裙的两边，深深地行了个屈膝礼。

"你就是加夫里尔——伊万·阿尔捷米奇的儿子吗？"长公主问

道，扬起一双在烛光中闪烁的眼睛，自下往上地打量他，因为他个儿挺高，假发只差一点就会碰到拱顶。"你好！坐吧。你家姐姐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从海牙写信给我，说你对我的事业或许会很有用处。你有没有去过巴黎？有没有看见过巴黎的剧院？"

加夫里尔不能不告诉她，前年他怎样跟两个航海员一起，在谢肉节从海牙去到巴黎，在那里又看见了什么样的盛况——剧院演出和街头狂欢。所有的事，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都想详细地知道，每逢他犹豫不决——说不清楚的时候，她就不耐烦地跺着鞋后跟；赞叹之下，她朝他靠拢过去，用睁大的眸子直瞪着，甚至微微地咧开了嘴，对法国的风俗感到惊奇。

"瞧，"她说，"那边的人不像离群的公狼那样待在自己的窝里，他们懂得作乐，懂得叫别人快活，他们在街头跳舞，他们很乐意去看喜剧……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介绍到这儿来。他们说，你是一位工程师，是吗？我想叫你把一间屋子改装一下；这间屋子我看辟成一所剧院倒合适……你拿支蜡烛，跟我走吧……"

加夫里尔抓起一座很沉的烛台，上面点着一支蜡烛；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迈着轻快的脚步，走在前头，衣衫窸窣作响，穿过一间间有拱顶的屋子，躺在那里热烘烘的炕床上的安卡拉猫惊醒过来，弯一弯脊背，随后又躺下去纳福了；那里拱顶上，到处都有莫斯科历代沙皇们冷酷的脸在毫不妥协地、严峻地俯视着纳塔利娅长公主，看她正在把自己和这个戴着像个魔鬼似的有角假发的年轻人以及一切珍藏着的莫斯科古风引诱到地狱里去。

走到一座通往下面黑暗中去的、又陡又窄的楼梯口，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有点胆怯了，便把一只光溜溜的手臂伸到加夫里尔的臂肘底下；他感觉到她肩头的一阵温暖，她头发和坎肩皮毛上的一股香气；她从裙裾下面伸出一只小小的、圆头的精制山羊皮鞋，往黑暗中弯下身子，越发小心地一步一步跨下去；加夫里尔心里头开始感觉到一种细碎的寒颤，他的嗓音发沙了；等他们走完楼梯到了下面时，她迅疾地、仔细地瞪住他的眼睛。

"把这个门打开，"她指着一扇矮矮的门说，这门上遮着一块被飞蛾蛀坏的呢子。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打头儿跨过一道高高的

门槛，走进弥漫着耗子和灰尘味儿的、热烘烘的黑暗里。加夫里尔将蜡烛高高举起，看见一间偌大的、有拱顶的殿堂，里面有四根矮而结实的柱子。很久以前，这里曾经是餐厅，谦逊的沙皇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往往跟全俄缙绅会议的贵族们在这里用膳。拱顶和柱子上的彩画都已经剥落，木头地板也已经吱吱嘎嘎作响了。殿堂深处，墙头钉子上挂着韧皮的假发，纸糊的长袍，以及喜剧演员用的另外一些破衣烂衫，一个角落里乱堆着许多铁皮的皇冠和甲胄，帝王权杖，木头宝剑和残破椅子——约翰·孔斯特的德国剧院留下来的种种东西，这所剧院本来一直开在红场上，直到最近才因为愚蠢和极端猥亵而关闭了。

"我打算把我的剧院设在这里，"纳塔利娅说，"这一边，你得造一座演员用的木板台，装一个帷幕和一些灯盏，这儿为观众摆几排长凳。拱顶一定要描画得鲜艳些——既然是娱乐，就该弄得像个娱乐的场所……"

跟下去的时候一样，加夫里尔随着纳塔利娅长公主走上了楼梯，然后她让他亲一亲自己的手，把他打发走了。他回到家里，已经是半夜过后，他什么也没脱，还戴着假发，穿着长襟衣，就往床上一倒，直瞪瞪望着天花板，在淌着蜡泪的蜡烛那模糊的光芒中，他仿佛仍然看见那张带着温柔的聚精会神的眼睛的鹅蛋脸，那只发出一个个字音来的小小的嘴，那双给香喷喷的毛皮遮住一半的娇嫩的肩膀，仍然听到从他面前飞进热烘烘的黑暗中去的珍珠色裙子那沉甸甸的褶襞的窸窣声……

第二天晚上，纳塔利娅长公主又派人来找他去，念给他听自己还没写完的一个喜剧《火炉的戏剧》，内容是关于三个在燃烧着的火炉里的少年。一直到深夜，加夫里尔听着她念那些写得很美的诗句，看着她不时挥动一下天鹅羽毛笔，暗地里寻思：他难不成就是那三个少年当中的一个，精赤条条地站在燃烧着的火炉里，由于感到幸福，准备疯狂地嚷嚷起来啊？……

他热情高涨地着手改建那间古老的殿堂，虽然内务府的录事们马上为他设置重重障碍，在木材、石灰、钉子和其他东西的发放上给他多方拖延。伊万·阿尔捷米奇一句话也没说，尽管他已经注意到加

夫里尔把设计图纸抛在一边，也不到航海学校去了，吃饭的时候连汤匙也不碰一下，只是用呆钝钝的眼神往虚空中瞪着，夜里大家都睡了，他还点完一支价值一阿尔丁的蜡烛。只有一次，伊万·阿尔捷米奇在身背后扭动着大拇指，咬着嘴唇，对他儿子说："我只想说一句话，一句话，加夫留什卡，——你太靠近火了，得留神啊！……"

大斋期间，沙皇彼得急匆匆从沃罗涅什赶往斯维尔河，路过莫斯科，吩咐加夫里尔同他哥哥雅科夫一起到彼得堡去修筑海港 。关于剧院的事，就在这里结束了……而加夫里尔也就在这里结束了他的故事。于是他从桌子边站起来，解开了荷兰式短上衣上无数颗小小的纽扣，袒开胸脯，把双手插进宽大如气泡的、短短的裤子里，开始在泥板房里来回地踱步——从门口到窗口。

阿列克谢说：

"那你是不是就忘不了她啦？"

"是的……像那样的事，我也不愿意把它忘了，哪怕用断头台来威胁我……"

雅科夫用指尖磕着桌子，说道：

"是妈妈赋予咱们这样一颗狂热的心……桑卡也一样……那简直一点没有办法，——这种毛病怎么也治不了。让咱们再把酒杯斟满，兄弟们，为纪念咱们的母亲阿夫多基娅·叶夫多基莫芙娜干杯……"

正在这当儿，门廊里传来洒掉污泥时候高统靴马刺的撞击声，房门猛一下给推开了，走进来一个人，穿着一件黑色的斗篷，上面沾着污泥，戴着一顶黑色的帽子，周围饰着银缘，——原来是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炮兵中尉，英格利亚、卡累利阿和爱斯特兰的总督，施利谢尔堡的要塞司令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缅希科夫。

二

"哎呀呀，烟雾腾腾，把间屋子弄得像个熊窝似的！坐着吧，坐着吧，用不着客气了。你们好！"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粗鲁地、高兴地说道。"我们要不要到河边去看看？你们说怎么样？"他把斗篷一甩，

把帽子连同那顶很大的假发一起摘下了，往桌子边坐下去，朝那些狼藉着的啃光的骨头和那只吃空了的陶碗瞅了一眼。“因为心里闷，我很早就吃了午饭，还睡了一小时的午觉，可等我醒来，屋子里竟连鬼也没有一个，既没有客人，又没有用人。他们都把总督抛开啦……要是我一睡就此呜呼了，也不会有人知道呢。”他向阿列克谢挤了挤眼。“中校先生，给我来点胡椒浸的酒，弄点白菜，——我头有点儿疼……嗯，你们情况怎么样，几位造船技师弟兄们？得把工作进行得快一点了。我明天要去看一看。”

阿列克谢从穿堂里拿来了一点白菜和一瓶酒。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翘起一根保养得很好的小指，那上面戴着一只很大的钻石戒指，小心翼翼地为他自己一个人斟了一点酒，还从盘子里抓了一撮带着点冰的白菜。他眯缝着眼睛，从酒杯里喝了一口酒，随后把眼睛睁开，开始松脆地嚼着那撮白菜。

“没有再比星期天更糟糕的了。星期天，我总是烦闷得要死。莫非这儿的春天，就那么有害吗？……我浑身酸痛得难受，而且有一种被劈开似的感觉……没有女人，——原因就在这里……我们真是好样儿的征服者！打仗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后果。我们兴建了一座城市，——可就是没有女人！老天在上，我实在想请求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准许我辞职，我用不着做什么总督，根本用不着……我宁可在莫斯科进一家店铺做点什么买卖，勉强糊口过日子……在莫斯科，有的是些什么样的姑娘啊！维纳斯！调皮的眼神，灼热的腮帮，又温柔，又爱笑……嗯，走吧，咱们到河边去，这儿可有点憋闷呢……”

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在一个地方总是坐不长久，他老是觉得时间不够，正像所有跟沙皇彼得一起工作的人一样；他嘴里说的是一件事，心里想的又是另外一件完全不同的事。要适应他是十分困难的，他这个人可能很危险。将假发和帽子重新戴上，把黑貂皮斗篷往肩胛上一披，他跟布罗夫金三兄弟走出了泥板房。强烈的、潮湿的春风马上朝他们的脸上扑过来。整个福明岛(这是从前的名字，现在叫做彼得区。)，松树飒飒地响着，那么轻盈，可又那么雄壮，倒像一道河流正在从蓝天的无底深渊中倾泻出来……白嘴鸦呱呱地叫着，在光溜溜、疏朗朗的白桦树顶上盘旋。

阿列克谢的泥板房立在已经把木材和树根清除了的圣三一广场的尽头，跟新近建成的一排排木头的商店相距不远；这些铺子都用木板交叉钉着，因为商人们还没到来。左面，可以望见从积雪中露出来的要塞的土墙和棱堡；其中只有一座，炮兵下士彼得·阿列克谢耶夫的棱堡，这时已经一半给安上了石头。那边，桅杆顶上忽忽地飘动着一面缀有安德鲁蓝十字的白旗——预告舰队就要开到了。

整个广场上，积水被风吹起了涟漪。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也不仔细挑挑脚底下的路，就用骑兵长靴啪哒啪哒地乱踩着，朝涅瓦河斜刺里穿过去。所谓彼得堡的中心广场其实只是一个口头说说的词儿，仅仅存在于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自己笔记本里描的那张图样上。这儿的建筑物，总共只有一所粘满青苔的、木头造的礼拜堂——圣三一大堂，和离这不远、更近河边的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那所房子，——一所纯粹用圆木造的两开间的小屋，朝外嵌着薄板，涂成砖头的式样，屋脊上装着一门油漆过的木臼炮和两颗炸弹，做成一种样子，仿佛引火线已经燃着了似的。

广场的另一面，立着一所矮墩墩的荷兰式房子，它给人以很大的快感，招引大家顺路去看一看，——烟囱里经常冒着袅袅的青烟；透过模糊的窗玻璃，可以看到里面那些锡制的碗碟和挂着的香肠；正门上绘着一个面目狰狞的领航员，蓄一绺海盗式的胡子，一只手里拿着一杯啤酒，另一只手里抓着一把骰子。大门高头，有块招牌在一根木杆子上咭吱作响，招牌上面写的是："四艘巡洋舰海员宿舍"。

当他们走到河边的时候，风揪住他们的斗篷，掀起他们的假发。涅瓦河上的冰看去蓝漾漾的，里头有大片大片的冰窟窿，还有早已积着马粪的高高的河堤。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突然愤怒地说道：

"给这项工程总共只拨了两千卢布！嘿，那些只会耍笔杆子的小公务员，嘿，那些吃素斋、吃蘑菇的人！我就是看不起那些书记，那些录事，所有的那些衙门，——在莫斯科，他们连一文钱也舍不得用，可就是会浪费纸张！我是这儿的主人！我钱也有了，马也有了，我可以找到好人，要多少就多少，至于到哪里去找，那是我的事了……可要记住，布罗夫金兄弟们，你们到这儿来可不是打盹儿的……少花一点时间睡觉，少花一点时间吃喝，——到五月底，所有的码头、浮栅和仓

库都必须准备好……而且不仅在左岸，你们已经奉命要在那儿建筑这些东西……在这儿，在彼得堡地区，也得有些设备，让一艘大海船可以拢岸和停泊……”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急匆匆沿着堤岸走去，指出哪里应当打桩，哪里应当修建码头。“海战胜利以后，旗舰驶回来了，放着大炮，张着破成许多窟窿的风篷，——难道它非停泊在方坦卡河口不可吗？不，它必须停泊在这儿！”他用骑兵长靴在水洼里踩着。“如果碰巧有个富有的商人从英国或是荷兰到来，——那么，瞧，这儿是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房子，这儿是我的房子，——请吧！……”

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的房子，或者说总督的官邸坐落在河流上游离皇上的小木房大约一百俄丈远近。这是一所仓猝建成的房子，涂着秸泥，抹着灰粉，盖着一个高高的荷兰式屋顶，沿河老远就望得见；正面中央，有一个立在两根扁平柱子上的门廊，柱廊右边斜面上，有个镀金的木刻尼普顿像，执着一柄三叉戟躺在那里，左边斜面上有个女河神像，乳房很大，臂肘搁在一只翻倒的瓦罐上。正中三角楣饰上是用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编成的花体字：“A.M.”，四周被一条蛇盘着；屋顶旗杆上飘扬着总督自己的旗帜；门廊前面摆着两门大炮。

“这样一所房子，给外国人看也不会觉得害臊……那两个海神，装在上面多好啊，嘿！他们好像真的是从海里爬起来，躺在我那门廊上头似的……当舰队从斯维尔河驶过这儿的时候，我们就让大炮散出烟来……好看吧，嘿，才好看呢！……”

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眯起一双蓝色的眼睛，欣赏着自己的房子。随后，他转过身去，望着远远的左岸，风在摇着岸边的树桩和荒地中间几株孤零零的松树，便懊恼地哼了一声。

“唉，真可惜！……凭着一时的热劲，把那边的景致给破坏了一点儿……”他用手杖指指方坦卡河从涅瓦河分流出来的地方。“我窗子前面，原先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色！一片松林，如同一道城墙似的，那边理该造一座消夏别墅……可他们把什么都砍掉了！真见鬼，老是这样……好吧，到我家里去吧，我们去弄点什么东西来吃吃，喝一杯酒……”

“总督先生，”阿列克谢说，“瞧，那边好像有许多雪橇沿着涅瓦河

赶过来了……会不会是皇上驾到啦?”

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只瞅了一眼:“是他!”便忽然想起来了。布罗夫金三兄弟立刻带着命令分头跑去,他自己也急忙赶到家里,大声叫喊仆人们。没多大一会,他又站在岸边码头上,穿一身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制服,金绣的红翻袖十分宽大,肩上斜搭着一条绸绶带,佩着一柄宝剑——两年以前在一次接舷搏斗中,他正是佩着这柄宝剑在涅瓦河口闯到了瑞典巡洋舰上的。

一长串雪橇在涅瓦河那隆起的冰上自远而近,这光景看着就叫人害怕。五十个龙骑兵赶着精疲力竭的牲口,飞也似的疾驰到岸边,——就怕那一个个冰窟窿。他们后面,一辆很沉的皮篷雪车在冰上汪着的一大片水里掉了个头,傍着码头停住了。一条穿骑兵长靴的长腿刚从雪车篷里头的熊皮毯子底下伸出来,总督府门口的两门大炮就轰隆隆打响了。随着这只骑兵长靴,又伸出来两只羊皮衣袖,从衣袖里探出来长着坚硬指甲的手指,一把抓住雪车的皮围裙,一个深沉的嗓音从里头传出来:

“丹尼雷奇,来帮我一下。真见鬼,——我下不来了……”

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从码头上跳进没膝的水里,把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拉出来。就在这时候,彼得保罗要塞所有的棱堡都闪耀着火光,笼罩着烟雾,一阵轰隆隆的响声顺着涅瓦河滚开去。沙皇的小木房旁边,御旗在旗杆上升起来了。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爬到码头上,伸了个腰,挺了挺身子,把皮帽往后脑瓜上一推。他第一眼就瞅住丹尼雷奇,瞅着他那高兴得涨红的、长长的脸和那跳动着的眼眉。他还用手抓着他的腮帮,拧了一把:

“你好啊,朋友?……你居然不愿意来看我了,虽然我一直在盼着你……嗯,瞧——我这就亲自来啦……把我身上这件羊皮袄拉下来。道路坏透了。从施利谢尔堡往下走,我们差一点被淹死。走过那些坑坑洼洼,我浑身都给揉着搓着,腿上也都起了鸡皮疙瘩了……”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只穿一件呢面的灰鼠皮长襟衣。他把圆圆的、没有修刮、唇髭拉碴的脸迎着风转过去,望着旋转的春云,望着

打水洼和冰窟窿上空掠过去的迅疾的阴影，望着瓦西里岛后面穿过云层的罅隙灼晒下来的烈日。他的鼻孔张大了，小小的嘴角上出现了两个笑涡。

“乐园！”他说。“实实在在，丹尼雷奇，是个乐园，尘世的乐园……你可以闻到海的气味呢……”

人们在广场上奔跑，把水洼里的水都给溅起来了。在这些奔跑的人后面，沉甸甸地跺着鞋，列队走着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和谢苗诺沃团的士兵，他们穿着紧窄的绿色长襟衣，裹着白护腿套，托着火枪，拧在火枪上的刺刀伸出在前面。

三

“……在华沙，拉济耶夫斯基红衣主教家里，他在餐桌上说：‘我不会让一个硬壳① 进到涅瓦河去的。叫莫斯科人不要指望守住海岸了……等我消灭了奥古斯特，拿下圣彼得堡，对我来说，就像咬开和吐出一颗樱桃核一样容易……’”

“他是个大傻瓜，那杂种！”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精赤条条地坐在澡房里一条长凳上，往头上擦着胰子。“要是我在战场上跟他相见，我准定拿几颗樱桃核来让这位英雄见识见识……”

“他还说，不准一条英国海船开往阿尔汉格尔斯克，让莫斯科商人的货物在仓库里烂掉。”

“可是我们的货物并没有烂掉，明－赫尔茨，是不是？”

“三十二条英国海船，结成一个船队，还有四艘护航巡洋舰，已经开到阿尔汉格尔斯克来了，上帝保佑，一点没有损失。他们运来了铁和钢，铸大炮用的铜，成桶的烟草，还有许许多多别的东西，这些东西我们并不需要，可是也非得买下来不可。”

“嗯，明－赫尔茨，我们不会吃亏的……不过，凭着那种勇敢的航行，他们也该享乐一下呢……你要不要洗个克瓦斯蒸汽浴？纳尔托夫！”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喊道，朝更衣室的矮门走去，光脚板在湿

① 指船只。

漉漉的、刚刨过的地板上啪哒啪哒地踩响着。“你怎么啦，被炭气熏昏了吗，纳尔托夫？去拿一罐克瓦斯来，让我们痛痛快快洗个蒸汽浴……”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躺在离天花板很近的浴架上，耸起瘦瘦的膝盖，用浴帚拍击着身子。侍卫纳尔托夫已经给他洗过两次蒸汽浴，冲过冰冷的水，这会儿他正在逍遥自在地养神。他是一到这里马上就进澡房来的，这样，回头吃起饭来会更有滋味。这间澡房用椴树建成，非常轻巧。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不愿意离开这儿，虽然客人们已经在总督府的餐室里苦候了两小时，专等皇上驾到后开饭了。

纳尔托夫打开炉子的铜门，往旁边一闪，把一勺克瓦斯泼在炉膛深处赤热的石头上。一股强烈而徐缓的水汽随即从里头冒出来，热气裹住了彼得的身体，而且还发出一种面包的香味。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愉快地直哼哼，用桦树浴帚的叶片朝胸脯扇着。

“明－赫尔茨，你瞧，加夫里尔·布罗夫金告诉我们，在巴黎，譬如说，他们一点也不懂得什么是蒸汽浴，特别是克瓦斯蒸汽浴，他们人也长得很矮小。”

“可人家却懂得另外一些事情，那些事情我们也无妨知道知道，”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说。“我们的商人，十足道地是野蛮人，——我在阿尔汉格尔斯克不知跟他们斗过多少回了！在他们看来，主要的事就是要出卖霉烂的货物，——一连三年，他们撒谎，起誓，哭泣，偷偷地塞出去霉烂的东西，直到新鲜的也都霉烂了才罢……北德维纳河里的鱼多得不得了，你把桨插到水里，桨都会自个儿竖着——那么多的鲱鱼群……可你就是没法从仓库前走过去：臭味太难闻了……我在市政院里跟他们谈，起初还温和，嘿，后来可不得不发脾气了……”

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痛心地叹了口气。

“的确是这样，明－赫尔茨……愚昧无知嘛……要是你让这些大商人，这些鬼东西放手做去，整个国家都会给他们弄得颜面丢光呢……纳尔托夫，去拿点凉啤酒来……”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把两条长长的腿放下来，坐起在浴架上，耷拉着脑袋，汗水从他鬈曲的、深色的头发里冒出来……

“好，”他说。“很好。情况就是这样，我亲爱的朋友……没有彼得堡，我们就像有了身体没有灵魂一样。”

四

这儿，在俄罗斯国土的边缘地区，被夺回的海湾旁边，一批新的人物坐在缅希科夫家的餐桌上：这些人物，按照沙皇彼得的敕令（“今后将根据各人的能耐给以相应的显贵地位”），完全依靠个人的才能，从没有烟囱的农舍里蹿出来，脱下树皮鞋，换上有扣子的、方头的黑色软皮鞋，而且抛开了辛酸的想法（“老天爷，你为什么注定我非要在阴冷的房子里饿着肚子哀号呢？”），像现在这样，坐在丰盛的菜肴前面，不管愿意不愿意，开始考虑和谈论国家大事了。这儿有布罗夫金三兄弟；有陪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从沃罗涅什到斯维尔河来的造船技师费多谢伊·斯克利亚耶夫和加夫里尔·阿夫杰耶维奇·缅希科夫；有承包商、闪着夜猫子般晶亮的眼睛的诺夫戈罗德人叶尔莫莱·涅戈莫尔斯基；有制锚师傅捷连季·布达，还有远近闻名的木刻工和镀金工叶夫列姆·塔拉卡诺夫。

坐在餐桌上的也不只是一些出身寒微的人。在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左边，坐着罗曼·布留斯，一个红头发的苏格兰人，出身王族，长着一张瘦骨嶙峋的脸，两片薄薄的、凶悍地抿紧的嘴唇，是个数学家和博学之士，跟他哥哥雅各布一样。这两兄弟都生在莫斯科外侨区，从少年时代起就依附着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而且把他的事业看做是他们自己的事业。还有那个眼睛像鹰、慵懒无力、目空一切的近卫军上校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戈利岑公爵，唇髭在尖细的鼻子底下修剪成狭狭的一条，他的名声是在袭击和攻占施利谢尔堡中赢得的；跟所有的人一样，他喝得很多，脸色逐渐发白，在桌子底下铮铮地弄响着马刺。还有那个即将成立的波罗的海舰队的海军中将科尔涅利·克赖斯，一个海上流浪汉，雨打风吹的脸上满是深刻而严峻的皱纹，水汪汪的眼神如同海水的冰冷的深底一样古怪。还有那个少将钱伯斯，结实的体格，宽脸膛，钩鼻子，也是流浪汉一流的人物，这些人相信沙皇彼得的鸿运，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他：宝

剑、勇气和士兵的荣誉。还有那个温顺的加夫里拉·伊万诺维奇·戈洛夫金，沙皇的内廷官吏，一个富有远见、会用心计的人，缅希科夫在建设城市和要塞方面的助手。

客人们七嘴八舌谈着话，闹嚷嚷的，——有些人故意扯开嗓门，为了让皇上能够听到。这间高敞的屋子有股刚干透的灰泥味儿；装着铜制反光镜、燃着三支蜡烛的烛托，在白皑皑的墙壁上放光；彩色斑斓的桌布上还点着许多蜡烛，插在空酒瓶里，搁在锡制或陶制的碗盏之间，这些碗盏都丰富地盛满了总督所能用来款待客人的佳肴：火腿和猪舌，熏腊肠，鹅肉和兔肉，白菜，萝卜，腌黄瓜，——这些食品都是承包商涅戈莫尔斯基送给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的礼物。

主要的争论和吵闹是关于粮食和草料的分发，——谁沾了谁的光。给养从诺夫戈罗德，从粮秣总政厅运到（夏天用平底木船，经由沃尔霍夫河和拉多加湖，冬天走那条穿过密林的新辟的道路。）被坚固的要塞城墙保卫着的施利谢尔堡的仓库。一些专员，从优秀的人们中间产生的地方官，在那儿经管着。一经要求，他们就把东西拨到彼得堡来，给驻扎在维堡区的土城里的军队，给负责建设工作的各个机关，给从四月到九月分三批到这儿来的各地农民建筑工人们——挖土工、伐木工、木匠、石匠、屋顶工。从诺夫戈罗德到这里的路很难走，这一带都受到了战争的破坏，当地一点东西也弄不到，供应经常很缺乏，而布留斯、钱伯斯、克赖斯以及其他一些次要人物却个个都想多弄到一点。这会儿在餐桌上，他们全很激动，大家在算账。

一碗滚热的面条汤给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端上来了。有个士兵被派到各个地方去张罗，总算把煮这道汤所需要的一只公鸡在方坦卡河边的一个小庄子里觅到了，那个芬兰渔民为出让这只老公鸡竟乘机索取了五阿尔丁。吃完以后，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把两条长长的胳臂连同一双大手往桌子上一搁：这双手上的青筋，浴后都绽出来了。他不大说话，只是细心地听着，一双突出的眼睛非常凌厉，简直有几分怕人；可是当他装板烟或是为别的什么原因把眼睛沉下去的时候，那个腮帮圆圆的脸，带着一个短短的鼻子和一张笑吟吟的小嘴，却似乎又很温厚，——如果你大着胆子走到他面前，跟他碰一碰杯，说道：“祝你健康，炮手先生！”那么他自然会看你是什么人，或者

给你一个不理，或者往上摆一摆脑袋，抖一抖深色的、细密的鬈发。“为了巴克科斯酒神！”他会用低沉的嗓音说道，而且按照在荷兰时候领航员和水手们教给他的款式喝酒，——嘴唇不触到酒杯，透过牙缝，直接咽到喉咙里去。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这一天觉得很满意，一则因为丹尼雷奇盖了那么一所漂亮的房子，屋顶上又塑了尼普顿海神和女河神像，来故意气气瑞典人；再则因为坐在餐桌上的全是他的自己人，他们为了一个伟大的事业正在展开争论，心情激动，却毫不考虑一下这个事业有多大危险，或者会不会成功；而特别使他心里高兴的是，正在全力进行远大计划和艰难创举的这个地方，那一切在他厚厚的记事本里(这个记事本跟一段被他啃坏的铅笔、一支烟斗和一只小菸草包一起放在口袋里)不太清楚地记下来的东西，已经开始成为现实了。风扑扑地吹动着要塞棱堡上的旗帜，木桩从泥泞的岸边突出来，到处都有人在跑来跑去，在工作，在操劳，而一个城市，一个真正的城市却已经出现了，也许还不太大，可是已经具有了一个城市常有的种种特征。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不时咬一下琥珀烟斗的嘴，无意间听到那个气冲冲的布留斯跟他唠唠叨叨地谈着关于腐烂干草的事，听到那个醉醺醺的钱伯斯尽力想把酒杯向他伸过来的时候嚷嚷的话……这里是他向往的、心爱的地方。亚速海自然是好的，又明亮又温暖，费了那么大的力气才把它弄到手；白海是好的，冰冷的浪涛在低垂的迷雾下轻轻摆动；可是它们一个也比不上波罗的海，它有康庄大道通向美妙的城市，通向富庶的国家。在这儿，他的心跳得不同寻常，他的思想的翅膀展开了，他的力量增强了一倍……

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时不时瞅着他，看到明-赫尔茨的鼻孔越张越大，从他烟斗里腾出来的烟雾越来越浓。

“够啦！”他突然向客人们嚷道。“你们翻来覆去谈着那一套——燕麦，小米，燕麦，小米！炮手先生不是为了听什么燕麦、小米才到这儿来的。”缅希科夫搐动着整个腮帮，朝一个相当肥胖的、温柔地微笑着的人使了个眼色，那人穿着一件短短的、下摆张开的长襟衣。“费尔滕，斟一点莱茵酒，你知道我指的是哪一种，”随后他期待地转向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跟往常一样，缅希科夫已经猜到，从他那双发

暗的眼睛里看出来:那样的时刻已经到来,这就是好久以来一直在他头脑里徘徊、旋转、苦恼、这般那般地互相配合的一切,正在逐渐明晰,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意志……这种时刻,你还是不要跟他争论,不要违拂他的旨意为好。

餐桌上一片沉寂。只有酒从一个大肚子的酒瓶里斟进一个个酒杯,发出汩汩的响声。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没有挪开他那双搁在桌子上的手,往镀金椅子的背上靠下去。

“查理国王固然很勇敢,但是并不聪明,他只是狂妄自大极了,”他用莫斯科人说话的语调,把一个词儿一个词儿讲得很清楚,慢条斯理地说开了。“他在一七〇〇年错过了机会。要是他走运,我们也不会在这里喝莱茵酒了。纳尔瓦的丢丑对我们好处很大。经过打击,铁会变得更加坚实,人会变得更加强壮。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有不少甚至是不曾预想到的。我们的将军们,跟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舍列梅季耶夫和阿尼基塔·伊万诺维奇·列普宁一起,已经让全世界看到瑞典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是可以在平原战场上、在要塞城墙上被打垮的。你们,我心上的孩子们,已经得到并且建设了这个神圣的地方。兴风作浪的海神尼普顿,已经躺在这位大官邸宅的房顶上,正在等待海船的到来,为这些海船,我们大家辛勤操劳,甚至弄得双手都起了茧子。可是既然我们在彼得堡站稳了脚跟,那么如果经常要在谢斯特拉河里和科特林岛上打退瑞典人,那是不是合理呢?难道等着查理厌倦于追逐自己的妄想和幻梦,把军队从欧洲抽出来对付我们不成?要是出现了那样的情况,恐怕连海神尼普顿也救不了我们。我们的心尽管在这儿,但是迎击查理却应当在辽远的边疆,应当在坚固的要塞里。我们自己一定要敢于进攻。等河水一开冻,我们就该向克克斯霍尔姆[①]挺进,把它从瑞典人手里拿下来,让拉多加湖仍然像古时候那样成为我们的湖,让我们的舰队可以毫无顾虑地从北方开下来。我们应当一直冲过纳罗瓦河,攻下纳尔瓦,这一回可丢丑不得了。马上着手进军的准备,朋友们。拖延就意味着死亡。”

---

① 今苏联列宁格勒州滨湖城。

五

透过菸草的雾霭，穿过窗上的格子玻璃，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看到那有点残缺的月亮，一直在支离破碎的迷雾中飞驰，这会儿停下来了，凌空吊在那儿。

“你就坐着，坐着，丹尼雷奇，用不着跟我走。我要出去透一口新鲜空气，过一会儿就回来。”

他离开桌子，走到门廊里，站在尼普顿海神和那个乳房很大、拿着镀金罐子的女河神的塑像底下。一阵阵气味强烈的轻风直往他鼻子里钻。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把烟斗塞进口袋。从房子的墙边，一根柱子后面，忽然闪出一个人来，光着头，穿着粗呢上衣，登着树皮鞋，往地下一跪，把一张纸高高地举在头顶上。

“你要干什么?”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问。“你是什么人? 站起来，——你难道还不知道敕令吗?”

“万岁爷，”那人说道，嗓音又低沉又刺耳。“卑微而穷苦、没依没靠而又罪有应得的小民安德留什卡·戈利科夫在这里伏地恳求……我要毁了，万岁爷，请圣上开恩……”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暴躁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随后暴躁地接过那张状子，再一次吩咐他站起来：

“你是不是逃避工作? 是不是病了? 他们有没有遵照我的指示，发给你们浸松球果的伏特加?”

“我身体很好，万岁爷，我没有逃避工作，我在运石子，挖泥土，锯木头……可是，万岁爷，我身上有种神奇的力量却在被糟蹋……我是帕列赫圣像画师戈利科夫家的一个色彩画师……我能画人像，跟活生生的人脸一模一样，不会老也不会死，精神永远会在那里活着……我能画大海的波浪和在波浪上面扬帆前进、笼罩在大炮硝烟里的海船，——熟练得很呐……”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又哼了一声，不过这一回不那么暴躁了：

“你能画海船? 可我怎么能相信你不是在胡说呢?”

“我本来可以跑去拿来给你看的，可是那张画恰好绘在墙头泥灰

上，而且不是用彩色，是用木炭画的……我既没有颜料，又没有画笔。这些东西，我连做梦也在想着呢……为一点颜料，哪怕只有几瓶顶针那么大的，为几支画笔，万岁爷，我什么事都肯给你干——扑进火里都情愿……”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第三次用短短的鼻子哼了一哼：“我们一起走吧！”月光照着在他骑兵长靴底下嚓嚓作响的坑洼里的薄冰；他朝月亮扬起脸，照例性急地往前走去。安德烈·戈利科夫小跑着跟在他后面，斜眼瞟着沙皇彼得那长得出奇的身影，小心不要去踩着它。

他们绕过广场，在几株疏疏朗朗的松树中间拐了弯，穿到大涅夫卡河边，那里立着建设工人们住的盖着草土的矮矮泥棚。在一所泥棚前面，激动得失常的戈利科夫站住了，鞠了个躬，嘟嘟囔囔地叨念着，推开那扇毛板门。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伛下脑袋，跨了进去。大约有二十个人睡在里面板铺上，——从皮袄和蒲席下面露出了光脚。有个打着赤膊、蓄着大胡子的人坐在点着松明的灯架旁边一张矮凳上，正在补衬衫。

他看见沙皇彼得，一点也没表示惊奇；他把引针戳好，将衬衫搁下，站起身来，慢吞吞地鞠一个躬，仿佛在教堂里向黑魆魆的圣像鞠躬似的。

“有苦就诉吧！”彼得断断续续地说。“伙食是不是很坏？”

“很坏，万岁爷，”那人简单明了地答道。

“穿的也不好？”

“秋天发的衣服，穿了一冬，你瞧，都破得没法再穿了。”

“你们也有害病的吗？”

“很多人害病，万岁爷，——这个地方糟透了。”

“药铺给不给你们治疗？”

“药铺吗，倒也听说过。”

“你们不信任药铺，是吗？”

“叫我怎么对你说呢，我们的病好像都是自己好的。”

“你是从哪来的？随哪一批来的？”

“我是克伦斯克城的，是第三批，秋天那一批……我们是城市工商业者。住在这个泥棚里的，全是自由人……”

“你干吗还要留在这里过冬？”

“我不愿意回家去过冬，——回不回去，反正是空着肚子在炕上嚎叫。我留下来当雇工，运木材，挣点公粮过活。可是你瞧，发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面包。”那人从皮袄底下拿出来一块黑面包，放在手里一捏，就被僵直的手指捏碎了。“霉的。这样，药铺能顶什么事呢？”

安德烈·戈利科夫悄没声儿地往灯架上换了点松明，这间矮矮的、涂着黏土、只有几处地方刷着白粉的泥棚随即亮了一些。有几个脑袋从蒲席底下抬起来。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往一张板床上坐下，抱着膝盖，逼人地瞅住那个大胡子的眼睛：

“你在家里，在克伦斯克是干什么的？”

“我是卖热蜜水的。可是眼下，不大有人喝什么热蜜水了，谁都没有一点钱啦。”

“这是我的不是，我把所有的人都抢光了？是不是？”

那个大胡子一忽儿耸起、一忽儿沉落他那赤裸着的肩头，于是挂在他瘦瘪胸脯上的铜十字架也便忽起忽落地掀动着。他冷笑一声，摇了摇头：

“你想打听真情实况吗？……好吧，我倒不怕把真情实况讲出来，反正我们苦也已经受够了……当然啰，在过去的年代里，人们的日子要好过得多。那时还没有这样的苛捐杂税……可是眼下，这也得出钱，那也得出钱……从前，每一所房子该出多少，每一把犁头该出多少，大多用连环保，大家可以商量，事情比较好办，——这就方便了……眼下，你命令大家交人丁税，把个个人都登记下来，——每个人身边，总有一个专员、一个地方官在打转，在要你的钱。近几年里，又添了一个新花样，——一个夏天，分三批派到这彼得堡来，各地的人一共有四万……这算轻松吗？在我们那里，每十户人家要出一个人，——要带一柄斧头，一把凿子，或是一柄铁锹，一把锯子。其余九户人家，要出钱供这个人的吃用——每一户出十三阿尔丁和一戈比……这笔钱是非弄到不可的……那么，尽管在市集上喊哑嗓子：‘要不要喝热蜜水啊！’又有什么用呢？有些好人也很想喝这么一杯，可是除了‘谢谢你’以外，他口袋里什么也没有。你把我的儿子抓去

当龙骑兵了；家里还有我的老太婆和四个女儿——一个比一个小……当然啰，万岁爷，你看得更清楚，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

“一点不错，我看得更清楚！”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凌厉地说。“把那块面包给我。”他把那块发霉的东西接过来，捏碎了，嗅了一下，往口袋里一塞。“等涅瓦河开了冻，他们就会把新衣服和树皮鞋运来。他们会运来面粉，面包将来就在这里烘制。”他朝门口走去，竟把戈利科夫完全给忘了；可是戈利科夫那么不安地转辗了一下，央求地瞅着他，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才笑了笑说：“好吧，圣像画师，把你的东西指给我看吧……”

板铺中间的一块墙壁，给仔仔细细地弄光滑了，刷上了白粉，用一张蒲席遮着。戈利科夫小心翼翼地把那张蒲席取下了，拉过来那个沉甸甸的灯架，添了一根松明，擎在一只颤巍巍的手里，扯起嗓门念道：

> 一七〇三年五月五日在涅瓦河口伟大而光荣的海上胜利，装有十四门大炮的敌方双桅侦察舰“阿斯特列尔号”和装有十门大炮的海军上将的旗舰“格达恩号”向炮兵下士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和陆军中尉缅希科夫投降。

在那块刷过白粉的墙壁上，用尖细的木炭精巧地绘着两条瑞典兵船，漂在打着涡旋、起着泡沫的海浪上，裹在大炮的硝烟中间，被一些小艇包围着，俄罗斯士兵正从那些小艇里爬起来进行接舷战。在两条兵船上空，云端里露出来两只手，执着一面长长的旒旗，上面写着戈利科夫刚才念出来的那些词句。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蹲下身子。“嗯，嗯！”他说。一切都很正确，——船上的索具，吹得鼓鼓的风篷，旗子。他甚至还辨得清楚阿列克萨什卡，抓着手枪和宝剑，正在顺着云梯爬上去，他也认得出来他自己，——衣服画得太漂亮了，不过的的确确他是站在敌舰的船艄下面，自己的船头上，一边吆喝，一边掷着手榴弹。

“嗯，嗯！你怎么会知道这次胜利的？”

“我那时候在你的小艇上当桨手……”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用手指摸了摸那幅画，——的确是木炭。

（戈利科夫在他背后小声叹了口气）

“这样说，我恐怕得派你到荷兰去学习。你不会沉迷在酒食里头吧？我是知道你们这些鬼东西的……”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回到总督府，又坐在那张镀金椅子上。蜡烛快点完了。客人们都已经酩酊大醉。在桌子的那一头，一些海员耷拉着脑袋，正在唱一支凄婉的小曲。只有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一个人还很清醒。他马上察觉出明-赫尔茨的一边嘴角在抽搐，于是很快就在心里头估摸，“这会是怎么回事呢？”

“把这个拿去尝一尝！”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突然向他嚷道，从口袋里掏出那块发霉的面包。“拿这个去尝一尝，总督先生！……”

“明-赫尔茨，这不能怪我，发面包的事是戈洛夫金管的，但愿这块东西把他噎死！……嘿，那个小贼，嘿，那个不要脸的家伙！”

“把它吃下去！”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眼睛狂暴地睁大了。“你拿脏东西给大家吃——你自己就把它吃下去，尼普顿海神！对这儿的一切你都得负责！对每个人的灵魂……”

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用慵懒的、悔恨的眼神向明-赫尔茨瞅了一下，开始嚼那块面包，咽下去的时候故意显得很困难，仿佛噙着眼泪似的……

六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回到他自己的小木房去睡觉，因为总督府的屋子都很高，而他是喜欢低矮的天花板和舒适的房间的。住在赞丹的时候，他就睡在锻工克莱斯特家的一口柜子里，连腿都没法儿伸直，可他还是喜欢那个地方。

侍卫纳尔托夫已经把火炉生得很旺，又在一长排小窗（从小窗里朝外望，得把身子弯下去才行。）前的桌子上摆好了书和记事本，纸张和文具，装在鼓鼓的皮袋里的成套制图用的、细木工用的、医疗用的工具，望远镜，罗盘针，菸草和烟斗。屋子的壁上挂着海船的帆布。一个犄角里立着一盏铜制的风灯，有半个人那么高，那是运来给彼得保罗要塞的灯塔桅杆用的；还搁着几支小艇和轻便帆船用的铁锚，涂

着焦油的缆索,能够转动的滑车。

洗完澡,吃过丰盛的晚餐,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戴着一顶直扣到耳朵的粗麻布尖顶帽,躺在有四根螺旋形柱子、挂着染色土布帐子的木床上,按说应该是睡得很甜的。可是他竟一点也没有睡意。一阵阵的风在屋顶上呼呼地吼着,在烟囱里哀号,把护窗板吹得直摇晃。他的知心朋友阿列克萨什卡坐在地毯上,旁边放着一盏有窟窿的圆形铁灯,正在述说奥古斯特国王在财政上的困难,关于这一点,驻王廷大使格里戈里·费多罗维奇·多尔戈鲁基公爵在他派专差送来的那些报告中是经常提到的。

奥古斯特国王给他的宠姬爱妾弄得彻底破了产,竟连一个子儿也没了。在萨克森,老百姓能够给的都已经给了他,据说在那边,连一百塔勒① 也没处借了。在桑多米尔的议会里,波兰人干脆拒绝给他钱。奥古斯特把自己的城堡半价卖给了普鲁士国王,于是有个魔鬼,也许就是查理国王本人,又一次把一个女人——全欧洲最漂亮的女子,奥罗拉·柯尼希斯马克伯爵夫人偷偷地塞给了他,而他就把出售城堡得来的钱花在她身上,为了对她表示尊敬而施放烟火,举行舞会。可是当伯爵夫人一知道他的口袋已经空了的时候,便彬彬有礼地向他道谢,离开了他,带着满车的丝绒、绸缎和银器走了。这一下,他连吃饭的钱也没了。他来到格里戈里·费多罗维奇·多尔戈鲁基公爵府邸,叫醒了他,倒在一张安乐椅里,哭起来了:“我的萨克森军队光啃面包干过日子,已经有一个多礼拜了。我的波兰军队因为得不到军饷,已经在打家劫舍……波兰人简直都神经失常了,——谁也记不起曾经有过像今天波兰这样的酗酒,这样的内讧;贵族大地主们带着各自的小贵族互相袭击城市和城堡,烧毁村子,比鞑靼人更加胡作非为。至于波兰国家,那他们一点也不放在心上……唉,我真是一个倒霉的国王!唉,我还不如拔出宝剑,引颈自刎!”

多尔戈鲁基公爵是个好心肠的人,听着听着,便为这种不幸流下了眼泪,还自己掏腰包,给了他一万外国银币,也没向他要一张收据。国王马上回到家里,他的新宠姬科泽尔斯卡伯爵夫人正在大发脾气,

① 德国旧时一种值三马克的银币。

于是他就跟她大吃大喝起来了……

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把铁灯挪拢一点，掏出一封信，凑近灯上漏出光来的窟窿，讷讷地念着，原来他在读写方面还不太行：

"明-赫尔茨，这儿，举个例子来说，这是格里戈里·费多罗维奇公爵从桑多米尔写给我们的一段话：'波兰军队在小酒店里为一杯啤酒会打得很漂亮，可是要把他们带到战场上去打敌人那就困难了……奥古斯特国王的萨克森军队是很不错的，只是他们无意去打瑞典人。半个波兰已经被瑞典人破坏干净，连教堂和坟墓也没有放过。但是波兰贵族大地主却什么也没看见：个个人都只想到自己。我不明白像这样一个国家怎么还能存在！它对我们不会有一点帮助，——除非它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开……'"

"我也不指望什么大的帮助，"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说。"至于多尔戈鲁基，我已经写信告诉他，那一万银币得由他自己去向国王追回，我决不负责……有那样一笔数目，一艘三桅巡洋舰也造得起来了。"他磕响着牙齿，打了一个哈欠。"夏娃的女儿们！她们有什么事情对我们干不出来啊！在阿姆斯特丹，小酒店里有个女人常常上我那儿去，——是个撒谎者，是个精灵鬼，可是人还不坏……她也花了我不小一笔钱呢……"

"明-赫尔茨，在这一方面，你怎么好跟奥古斯特相比啊？单在奥罗拉·柯尼希斯马克一个人身上，他就花掉了五十万。而那个小酒店里的女人，——我记得很清楚，——你若不是给了她三百卢布，便是给了她五百，——只有那么一点点嘛……"

"难道有五百卢布吗？啊—啊—啊……我真该挨一顿痛打才对……奥古斯特不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是属于国家的，我们自己都没有钱。小心哪，阿列克萨什卡，你这个'只有那么一点点嘛'，——别把国库的钱说得那么轻松……"他缄默了半晌。"你那里有一个搬运木材的人……他有天才……"

"你指的是安德留什卡·戈利科夫，是不是？"

"他在这里给糟蹋了，那样的活对他不合适……应当把他送到莫斯科去……让他去给一个人画个肖像。"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朝阿列克萨什卡斜着眼瞅了一下，也没十分看清楚，只觉得他好像在咧着

嘴笑。“你得留神！我会起来给你尝尝那根木棍的滋味，朋友，让你知道知道怎么样讪笑人……我很惦念卡捷琳娜，就是这么一回事……我眼睛一闭，就看见了她，仿佛她就在那里似的；眼睛一睁，我的鼻孔就感觉到她……我宽恕她的一切，她所有的男人，包括你在内……夏娃的女儿，——没有别的话好说了……”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突然不再吱声，却转向那一长排灰蒙蒙地透着晨熹的窗子。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轻轻地从地毯上站起来。窗子外面，在风的呼吼中间，传来另一种沉重的响声——冰在崩破、在碎裂、在堆叠起来的响声。

“涅瓦河开冻了，明-赫尔茨！……”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从熊皮毯子底下伸出腿来：

“是真的吗？那我们就不能再睡了！”

第　三　章

一

克克斯霍尔姆远征一开始就被阻断了。先期出发的步兵团和辎重车队还没走到去施利谢尔堡的一半路程，骑兵还只渡过奥赫塔小河，而载着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和谢苗诺沃团的、沉甸甸的用桨划的船往涅瓦河上游连五俄里也还没划到，就有一个人骑着马忽然从岸边那些被折断的云杉丛里蹿出来，没命地挥着帽子。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正坐在划船小队后面的一艘小艇里航行；听到那个人在喊："喂，船夫，皇上在哪儿？我有一件公事要交给他！"他便掉转风篷，让小艇拢了岸。那个人跳下坐骑，一个箭步赶到了水滨，用两根手指碰着那顶军官毡帽的盔头，探出一张眼神焦急而惶恐的绯红的脸，沙着嗓子说道：

"是御前大臣彼得·马特维耶维奇·阿普拉克辛呈送上来的，炮手先生。"

他从沾着污泥的红袖头里抽出那封用线缝着、用蜡封着的信，呈了上来，便往回退了下去。这个人就是陆军中尉保罗·亚古任斯基。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用牙齿咬断了缝线，将那封短简飞快地看了一遍，随后又仔细读着，紧锁着双眉。他把眼睛眯缝起来，瞅着一个地方，那里有许多装得很沉的小艇，一齐划动着桨，在阳光照耀的微波上行驶。

"把牲口交给一个水手，你就下船来吧，"他对亚古任斯基说，随后又突然向他喝道："下水去，你没看见我们已经搁浅了吗？把小船推一下，再跳上船。"

到彼得堡地区为止，一路上他都一声没吭，逆风行驶，船就不得不迂回前进。他灵活地让小艇傍了码头，便有两个水手急忙将主帆

落下，还囊囊地踩响着鞋子，往船头赶去，在那边被绞住的三角帆斜桅上，帆布在啪哒啪哒地扑动。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悄没声儿地睁大眸子瞪着，一直到他们把风篷卷好，把所有的索具放好，按照规定，收拾得整整齐齐。这时他才大踏步向自己的小木房走去。惊惶不安的缅希科夫、戈洛夫金、布留斯和海军中将克赖斯马上往那里集合。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把窗子稍微打开一点，让风吹进这间闷热的小屋子来，随后往桌子旁边一坐，向他们念出扬堡要塞（坐落在纳尔瓦以北二十俄里左右）卫戍司令彼得·马特维耶维奇·阿普拉克辛的那封信：

遵奉圣旨，陛下，我于早春时节就率领三团步兵和五连骑兵从扬堡出发，向纳罗瓦河口开拔，在罗松小溪流入纳罗瓦河的地方驻扎下来。不久，便有五艘瑞典船开过来了，而且在海面上，远远地还可以望见那些旒旗。在微风中，两艘战舰驶进河口，开始向我辎重车队发炮猛轰。谢天谢地，我以野战炮还击，打得倒还不错，一艘瑞典军舰为我军炮弹打毁，我军已将敌人赶出纳罗瓦河口。

自从这次接战之后，一个多星期以来，瑞典人就一直下锚在海边，——五艘战舰和十一条运货帆船，这件事引起我极大的疑虑。我经常派出侦察班到整个海岸去，不让瑞典人往于岸上卸下任何东西。而且我还派出龙骑兵顺着列维尔大道一直到纳尔瓦去，摧毁敌人的前哨。据“舌头”们供称，他们在纳尔瓦什么东西都感到缺乏，而且十分忧伤，因为我们遵奉你极其明智的敕令已经把纳罗瓦河口占领下来。

我们的志愿侦察兵偷偷地摸到纳尔瓦的城门口，有一夜抓到一个使者，这人怀着一封用密码写的信，是列维尔总督派他送到纳尔瓦要塞司令霍恩那里去的。这个信差自称为近卫军大尉，名叫斯塔尔·冯·霍尔施泰因，说是贵族出身，是国王查理的宠臣。起初，他一句话也不肯回答，可是经我稍微吆喝一下，他就跟我说了：在纳尔瓦，他们指望着施利本巴赫本人很快就会带着一支大军到来，又说瑞典人早已用一队三十五条商船装着粮食、麦芽、鲱鱼、熏鱼和腌肉开到那边去了。这个商船队由海军

中将德·普鲁指挥,他是个法国人,左手已经给打掉,装了一只银制的假手。在这些船上,他配备了两百多门大炮和一支海军陆战队。

我不知道在这样一件十分重大而且惊人的事情上,是不是应当相信霍尔施泰因大尉的话,可是,你看,陛下,今天一大早,黑暗刚从海面上空消散,我们就看见整个天边净是片片帆篷,一数旒旗,总在四十面以上。我的实力很弱,骑兵人数极少,大炮只有九门,其中一门又在前几天发射的时候炸开了……除掉最后的毁灭,我什么也不能指望啦……救救我吧,陛下……

"怎么样?你们有什么说的?"念完了信,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问。

布留斯把下巴颏狠狠地往黑领带里钻。科尔涅利·克赖斯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他只是眯缝着眼睛,好像打这儿可以看见纳尔瓦海湾里那五十面瑞典船的旒旗似的。一向对答如流的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这会儿也闷声不响,双眉打结。

"我要问问你们军事委员会的先生们,我们是不是认为在这场斗智的棋赛里,查理国王已经赢去我们一颗大棋:他向纳尔瓦走了巧妙的一着,把克克斯霍尔姆保住了?还是认为我们应当仍然固执己见,率领近卫军到克克斯霍尔姆去,把纳尔瓦让给施利本巴赫?"

科尔涅利·克赖斯摇了摇头,也不顾海军将领的身份,从鼻烟盒里取出一角用凯延辣椒[1] 与罗姆酒熬过的、水手们嚼的菸草,往腮帮里头一塞。

"不!"他说。

"不!"布留斯坚决地说。

"不!"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说着,往膝盖上拍了一下。

"对我们来说,攻下克克斯霍尔姆也并不怎么困难,"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戈洛夫金柔声细气地说,"可是到那个时候,查理国王说不定又会从我们这里赢去一颗大棋,这一回是那颗王后了。"

---

① 一种极辣的辣椒。

"啊!"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说。

尽管没说一句话,可都明白让施利本巴赫的军团开进纳尔瓦,就意味着放弃占领主要的要塞——纳尔瓦和尤里耶夫,没有这两个要塞,通彼得堡的进路就完全给打开了。哪怕只这么一小时也拖延不得了。没隔一会,急使们便顺着施利谢尔堡大道,沿涅瓦河拍马疾驰,挟着诏书,要军队和划船小队开回彼得堡。

帕什卡·亚古任斯基中尉已经有三天三夜没下过马,也只来得及从皇上侍卫纳尔托夫那里赚到一杯皇上喝的那种胡椒白酒和一块夹着盐的面包,便又动身驰回彼得·马特维耶维奇·阿普拉克辛的营地,带着敕令,要他不必疑虑,把一切糟心的事完全信赖上天,跟士兵一起坚决对付瑞典舰队,死而后已。把亚古任斯基打发走的时候,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抓住他的一只手,往身边拉了拉,在他脑门上亲一亲。

"你给他带个口信:过一个星期,我会率领全军到达纳尔瓦城下……"

二

查理国王被一只公鸡的嘹亮的啼声惊醒了。在帐篷的昏暗中睁开眼睛,他听着那只公鸡在扯直嗓门一个劲儿啼叫。这家禽,他们将它带在辎重车里,晚上便把它关进笼子,放在国王的帐篷旁边。随后,一支角笛吹出一阵拖长的点名号,——国王这时回想起了烟雾迷蒙的峡谷,角笛的吹奏,狗吠和他那种嗜杀的焦躁心情……就在帐篷附近,一只狗在狺狺地狂嗥乱叫,从声音推断,那是一只没用的哈巴狗,也就是太太们带在马车里的那种东西……有人在嘘它,那小狗便凄厉地尖叫着。国王记下了:"要弄清楚这只狗是打哪儿来的。"离这不远,在拴马桩那儿,牲口蹦跳起来了,有一匹马撒野地长嘶了一声。国王记下了:"真可惜,可是看样子那匹'尼普顿'非阉割不可呢。"匀整而沉重的脚步响着过去了。国王尖起耳朵,倾听那哨岗换班时的口令声。鸟儿打帐篷上空飞过,呼的一下把空气划破了。他记下了:"今天将是一个晴天。"响声和人声越来越清晰。苏醒过来的营帐这

种有精神、有气概的音乐，在他听来要比一切提琴、竖琴和大钢琴的旋律悦耳得多。

国王盖着一件有股风尘仆仆和牲口汗水味儿的大衣，在行军床上酣睡了一会，觉得很好。哦，是的，那样将会一千倍的愉快，如果给公鸡啼醒的时候，敌人在田野的那一边扎营，篝火的烟透过湿淋淋的迷雾从那边飘过来……那时候，他会一骨碌跳下床，穿上骑兵长靴，跨上坐骑……于是，迈着安详的马步，忍住眼睛的闪光，走到自己的部队前面；他们早已摆开作战的阵势，胡子拉碴、态度严肃地站在那儿了……

真是岂有此理！自从在克利斯索夫打了那致命的一仗以来，奥古斯特国王损失了所有的大炮和旗幡，就只是一个劲儿往后退，退了整整一年，在广漠无垠的波兰活像兔子一般绕来绕去地乱蹿……啊，那个懦夫！啊，那个撒谎者，那个阴谋家，那个叛徒，那个浪荡子！他害怕公开交锋，他想迫使自己的对手不去追怀对纳尔瓦、里加和克利斯索夫那轰动一时的光荣胜利，而去从事对饿着肚子的萨克森火枪兵和喝醉了酒的波兰骠骑兵的徒劳无益的追逐……他想迫使自己的敌人像一个高等妓女那样整个早晨闲躺在床上……

查理国王把两个指头伸进嘴里，吹了一声唿哨。帐篷的帆布门帘马上给撩开了，走进来宫中低级侍从贝尔根海尔姆男爵，朝上翻的鼻子上长着一个小硬瘤，还有国王的侍卫，这人身量高大，差一点触到营帐的篷顶，拿进来国王一双擦干净的骑兵长靴和一套暗绿色的常礼服，这身衣服上有几处被子弹和弹片打穿的地方都已经补好了。

查理国王走出营帐，伸出一双撮拢的手，那侍卫便把一个银盂里的水开始小心翼翼地往里头倒下去。对于飞舞的炮弹，查理国王很容易就习惯了，可是对于冷水，当它打颈脖和耳朵后面流下来的时候，他却觉得很害怕……把毛巾撂给侍卫，他就梳那剪得短短的头发，也不朝贝尔根海尔姆男爵替他拿着的小镜子里照一下。他整了整直扣到颈脖那儿的衣服，望了望斜斜地通往溪边去的绿色田野上那一排排整齐的帐篷，这帐篷后面，拴马桩旁边，照例是一片纷忙腾闹；炮手们正在用烂布擦着大炮的铜筒。查理鄙夷不屑地记下了："溅在炮车上的泥点和沾着硝烟的铜，这会增添多少壮丽啊！"下面，

在小河岸坡上，士兵们正在洗衬衣，把它们晾在矮矮的爆竹柳树枝上。河对岸，一些鹳鸟活像神学教授似的，在沼地上傲慢地踱来踱去。再远处，巍然耸立着一个被烧毁的村子里那些光秃秃的烟囱，后面，在一座小丘上，古树梢头黄澄澄地高矗着一所教堂的两个剥落的尖塔。

这种不知看见过多少回的枯燥无味的景色，真叫查理国王厌烦得要死！在这个倒霉的波兰，已经转游了三年！三年，本来半个世界(从维斯拉到乌拉尔)都可以给他了！

“请陛下去用早餐吧，”贝尔根海尔姆男爵说道，用一只保养得很好的手向营帐那开着的门帘姿势美妙地指了一指。里面，在一只铺着雪白亚麻布的空火药桶上，放着一银碟切得很薄的面包，一汤盆煮熟的胡萝卜和一碗士兵们吃的小麦粥。就是这么一点儿东西。国王走进去，坐下了，把餐巾铺开在膝盖上。男爵站在他背后，一再感到惊奇的是这位固执的国王的怪念头：居然要拿这样粗劣的伙食来毁坏自己的健康！也许，为了将来写回忆录，他这样做是必要的吧？国王爱沽名钓誉……在一只出自巨匠贝内文托·切利尼[①] 之手的镀金高脚大杯里(这个高脚大杯原是奥古斯特国王的珍藏，在克利斯索夫战役之后虏获的。)，盛着从有股青蛙味儿的小溪里打来的水。毫无疑义，世界荣誉嘛——这个担子可不轻啊！

“营地上怎么会有讨厌的小狗？是不是有什么人来了？”查理问道，一面嚼着胡萝卜。

“陛下，昨天深夜，奥古斯特国王的爱姬科泽尔斯卡伯爵夫人来到了营里，她希望您能赐见呢。”

“皮佩尔伯爵是不是知道她来到的事？”

男爵回说是知道的。查理国王吃完这顿俭约的早餐，便从那个高脚大杯里气概非凡地喝了一点水，随后把餐巾揉成一团，大踏步走出营帐，一面将一顶没镶饰纽的小三角帽扣在后脑瓜上。他问清楚伯爵夫人的马车停在哪里，便朝一丛榛子树迈步走去；那边，掩映在树枝中间，装在一辆轻便马车顶上的一个镀金丘比特像和几只鸽子

---

① 贝内文托·切利尼(1500—1571)，意大利著名的金饰匠、雕刻家和作家。

在阳光中闪烁熠耀……

科泽尔斯卡伯爵夫人睡在马车里一堆坐垫和花边中间。她是一个相当丰满、还很娇嫩的女子，皮肤白净极了，淡褐色鬈发蓬蓬松松地露出在被压皱的睡帽底下。她的那只哈巴狗被国王的骑兵长靴一碰便汪汪地叫了起来，这叫声可把她惊醒了；她睁开一双很大的、绿宝石似的、斯拉夫人的眼睛，——有这种眼睛的如果是男人，查理国王总是很鄙视，如果是女人他总是很憎恨。一看见有张土灰色的瘦脸，带着一只瞧不起人的稚气的嘴和一个多肉的大鼻子，挪近玻璃车门，她便尖叫一声，用双手捂住脸。

"您来干什么？"国王问。"马上吩咐把您的牲口套好，火速回去，要不，我要把您当做那个卑鄙的无耻之徒奥古斯特国王的间谍抓起来……您听到了我的话没有？"

伯爵夫人是个波兰人，要吓唬她可不容易。况且，国王一下子就把事情弄得对自己很不利：一开始就用粗暴和威胁的办法……伯爵夫人将一双齐臂肘都赤裸着的丰满的手从脸上挪开，在坐垫里欠起身子，露出一种迷人的天真样子，朝他微微一笑：

"Bonjour，sise，"她仪态万方地说，"千万请您原谅，我一声尖叫使您受惊了……这都要怪我的小狗比儒，它使我十分担心，怕弄得不好钻到人家的脚底下去……我把它放出马车，是要让它去找点面包皮啊或是鸡骨头啊什么的……陛下，我跟它两个都快饿死了……昨天一整天，我们在一片荒地上飞驰，经过一个个被毁的村子和一座座烧掉的城堡，连一点面包碎屑也找不到，我愿意出一个金币买一枚鸡蛋……可那些从兽穴一般的窝棚里钻出来的好心肠的波兰人，却光是向苍天举起两条胳臂……陛下，我要吃一顿早餐……我要拿它来补偿我一路上所受的种种惊吓，我要恳求您的厚德，恳求您的宏恩：准许我当着您的面吃一顿早餐。"

伯爵夫人喋喋不休地谈着，法国话说得那么精彩，仿佛一辈子都在凡尔赛生活过来似的，她一面居然还来得及理头发，涂嘴唇，往脸上抹粉，往身上洒香水，又把睡帽摘下来，换上一条西班牙花边围巾……查理国王想插一句嘴也是枉然，——伯爵夫人翩翩地跳下马车，一把抓住他的胳臂：

“啊，我的王上哪，全欧洲都为您神魂颠倒了。大家再也不提萨沃伊的欧根公爵或是马尔波罗公爵，——欧根和马尔波罗不得不把荣誉花冠让给瑞典国王了……我的激动是情有可原的：只要见到您哪怕一分钟——您，您这位我们梦想中的英雄，我会毫不犹豫，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您爱怎么定罪就把我怎么定罪吧，陛下，可我到底已经听到您的嗓音，我已经觉得很幸福了……”

伯爵夫人捉住那只在她脚边打转的、翻鼻子的、毛蓬蓬的小狗，紧紧地抓着国王的臂肘，弄得他不好意思把她甩开，——要挣脱这个女人说不定会闹笑话呢。

“我吃的是素菜，喝的只是冷水，”他断断续续地说。“您在奥古斯特国王那里过惯了没有节制的生活，我怀疑这样的东西倒会使您满意……到我帐篷里去吧……”

瑞典营地上所有的人，看见他们的国王从榛子树丛里拉出来一个丰满的美女，薄薄的裙子和花边在清晨的微风中飘舞，觉得很惊诧。国王走在她头里，气冲冲地扬起了鼻子。态度优雅的贝尔根海尔姆男爵，抓着长柄金眼镜，戴着极大的假发，还有那个粗鲁、笨重、镇静而爱讽刺的皮佩尔伯爵，一起守候在帐篷旁边。

查理国王让伯爵夫人先走进帐篷，自己从牙缝里向皮佩尔说道：

“为这件事，我好久都不会饶恕您。”随后他转向贝尔根海尔姆：“活见鬼，去给这个人弄一点牛肉来……”

国王往伯爵夫人对面一只鼓上坐下，她却坐在男爵替她拿来的坐垫上。摆在火药桶上的早餐完全出人意料，——这里有酥皮大肉馅饼，鹅肝，野味冷盆，而贝内文托·切利尼雕制的那个大杯里还斟着酒。国王撅起嘴，心里估摸着：“好极了！我这才知道贝尔根海尔姆这个浑蛋在自己营帐里吃的是什么了……”伯爵夫人津津有味地饱餐了一顿，把骨头扔给她的小狗吃，一边还在叽叽喳喳地谈着：

“啊，耶稣，马利亚！干吗这样不必要地假装呢？……陛下，您看透了我的心意……我到这儿来，只抱着一个希望：拯救波兰国家……这是我的使命，我的心给我提示的使命……我要把它的无忧无虑、它的欢乐愉快、它的光荣宴会、它的豪华狩猎还给波兰……波兰，现在是废墟一片。陛下，请不要双眉紧锁，——怪只怪奥古斯特国王的浮

躁轻率。唉，可他今天又在怎么样地后悔啊，后悔他在凶恶的时刻听信约翰·帕特库尔那个魔鬼的话，做了您的敌人……请相信我，发动那倒霉的利沃尼亚战争的决不是奥古斯特的邪念，而只是帕特库尔那个真该处以磔刑的家伙。帕特库尔，仅仅是帕特库尔一个人，创立了奥古斯特国王与丹麦国王以及那个疯狂的恶魔彼得沙皇之间的反常的联盟。……可是错误难道就没法纠正吗？宽大难道不是最高贵的品德吗？……啊，陛下，您是一位伟大的人物，您是宽宏大量的……"

伯爵夫人那双斯拉夫人的眼睛变得像是两颗水汪汪的绿宝石。可是这并没有减损她的食欲。她的思想奔驰得那么迅速，弄得查理国王很难跟上它，他正想给她这句话一个尖锐的回答，而另一句话又需要他去反驳了。贝尔根海尔姆忍住了叹息。皮佩尔把公事包按在肚子上，跨开两条沉重的腿，站在帐篷的犄角里，机灵地微笑着。

"奥古斯特国王希望的是和平，只是和平。他准备撕毁跟彼得沙皇订的那个可耻的条约，因为那样一来他可以轻松了。可是在请求您讲和这一点上，呼声最高的却是我们女人……三年的战争和骚乱，对我们短促的生命来说可已经是太多了……"

"不是和平，而是投降，"查理国王最后说道，用一双黄澄澄的眼睛直瞅着伯爵夫人。"我打算举行谈判，可不是在这里，不是在已经不属于奥古斯特的波兰，而是在萨克森，在他的首都。您已经吃饱了没有，夫人？您没有别的话要责难我了吗？……"

"陛下，我简直发昏了，"伯爵夫人急忙说道，她已经解决了那只烤得很好的山鹬，正在舔着她的绯色的手指。"我把顶重要的一个使命给忘啦，——正是为了这个使命我才拼着命赶到您这儿来的。"她打开一只系在手镯上的小小的金盒，从里头取出来一个小纸卷儿，随手把它铺开了。"陛下，这是信鸽带来的一份紧急情报，昨天早晨才收到。沙皇彼得率领大军，正在向纳尔瓦移动。把莫斯科暴君的这种危险的行军预先通知您，这就是我的义务……"

皮佩尔伯爵不再微笑了，却走到国王身边，两个人一起开始辨认那份情报上的细小的笔迹。伯爵夫人把一对漂亮的眼睛转向贝尔根海尔姆，悄悄地叹了口气，举起那个贝内文托·切利尼雕制的高脚大

杯，啜了口酒……

三

雍容华贵的奥古斯特国王（老天生他下来仿佛就是为了奢侈的筵宴，为了奖励艺术，为了跟欧洲最漂亮的女人谈情说爱，为了波兰立陶宛[①] 王国的虚荣心，那里希望有一个国王，不比在维也纳、在马德里或是在凡尔赛的差些。），这会儿心情十分消沉。他的朝廷给安顿在里伏夫省一个名叫索卡尔的鄙陋的小城中一座半坍毁的城堡里，正在熬着贫困的日子。这儿，竟连星期天的集市也没有，因为邻村的乌克兰居民不是已经躲进了林子里，等候战争结束，便是已经逃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多半是到了第聂伯河沿岸，从那里传出来乌克兰哥萨克发动起事的暧昧的谣言……

为了避免空着肚子睡觉，奥古斯特国王不得不接受当地地主们的邀请，去吃晚饭，向穷乡僻壤的太太们致法国式的敬意，喝恶劣的酒。随便哪一个波兰大贵族地主，捻着浓密的唇髭，目空一切地瞅着餐桌那远远的“平庸的”一头，一些荒淫浪荡的波兰小贵族正在那里把宝剑和酒杯弄出响声来，——都觉得自己比奥古斯特国王更像是一个国王。华沙议会已经把他废黜了。波兰各省固然有半数还没加以承认，可是在华沙，在他的王宫里，却已经坐着另一个国王，斯坦尼斯瓦夫·列辛斯基，他发布侮辱性的命令，还把他奥古斯特的锦缎长襟衣和巴黎长袜子送给自己的仆人们。整个东部——第聂伯河右岸，从温尼察到波多利亚——都燃起了农民起义的烈火，其流血之多，一点不下于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时代的那一次[②]。而把那个包围圈连接起来的是，在相隔不远，里伏夫与雅罗斯拉夫之间，又驻扎着查理国王和他的三万五千精兵，把奥古斯特向他故都萨克森退却

---

① 波兰立陶宛王国是十五世纪末到十八世纪波兰国家传统的名称。

② 一六四八年春，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率领查波罗什哥萨克八千人，在第聂伯河下游掀起反对波兰的起义。起义很快就扩展到乌克兰全境。赫梅利尼茨基打败波兰军，于一六四八年底进入基辅城，成为全乌克兰的首领。

的道路都给切断了。

由于对查理国王(那个凶狠的孩子,穿着一身满是尘灰的常礼服,一双褪成红褐色的骑兵长靴,脸蛋像阉人,眼睛像老虎。)那种令人极端厌恶的恐惧,奥古斯特已经丧失了自信心。查理这个人,既没法儿收买,也没法儿引诱,——他从生活中一点不希望得到什么东西,除了大炮的轰鸣与硝烟,交锋时的武器的碰撞,受伤后的兵士的呼号,以及弥漫着焦烟味和血腥味的、被踩坏的战场的景色,在这片战场上他那屁股很矮的坐骑在死尸中间小心翼翼地走着。查理放在薄薄的枕头底下的唯一的书,便是恺撒的《文集》。他怀着中世纪诺尔曼人的情感,热爱战争。他宁可让一颗二十磅的炮弹打在头上,也不愿意缔结和约,不管这样做对他的王国怎么有利。

那一天,奥古斯特国王一直在等候伯爵夫人回来。他并不指望她凭着女性的巧计,能够说服查理讲和。可是由信鸽从立陶宛带来的、关于彼得沙皇出兵的消息却是那么重要,那么凶险,说不定查理会不再信赖施利本巴赫将军那一个军团,而会踌躇起来,——继续那对于奥古斯特的毫无意义的追逐呢,还是把军队调动到波罗的海沿岸的几个省份里去。个个人都怂恿他到那边去跟沙皇彼得交锋:奥地利皇帝,他十分害怕查理跟法兰西国王结成联盟,把军队开到维也纳去;法兰西国王,他怕维也纳的外交人员把查理拉拢到奥地利皇帝方面去,建议他向法兰西边陲来一次军事出击;还有普鲁士国王,他对什么人都害怕,可是最最害怕的就是那个狂妄的查理,用不着费什么力气,查理就可以侵入勃兰登堡的普鲁士,占领柯尼斯堡①,把他腓特烈国王弄得束手无策。

后来,像魔鬼一样凶恶的约翰·帕特库尔来见奥古斯特了。他穿着一套俄罗斯将军的制服,绿衣料,红袖头,缝得很不合身,使他看起来比本来的样子还要胖些。他沙着嗓子,蹙皱着高高的、对他肥胖而傲慢的脸来说显得太窄的额头,用粗鄙的法国话数落着彼得沙皇的怯懦,说他总是回避跟查理国王进行决战。

"沙皇有两支大军。他理应攻进波兰,跟您会师,一起把查理打

---

① 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当时属普鲁士。

垮，不管花多少代价，”帕特库尔说，他那紫红色的腮帮在哆嗦。“这才是勇敢而机智的行动。沙皇贪得无厌，像所有的俄罗斯人一样。他已经被容许进入芬兰海湾，在那里他正以幼稚的火急性儿在建设他的小城；他已经得到了英格利亚和两个出色的要塞——扬和科波里耶。他理该心满意足，尽他对欧洲的义务了。可是他对纳尔瓦和尤里耶夫又有了胃口，看着列维尔又想张开他的嘴巴。过后，他还会要利沃尼亚和里加呢。应当把沙皇限制在一个范围里……可是这一点，跟他的大臣们去谈也没有用……他们净是些粗野的庄稼人，戴着用染色的短麻做成的假发。欧洲对于他们，也不过像是一张干净的床对于一只肮脏的猪罢了……我这些话也许说得太尖刻，太露骨，陛下，可是我心里很痛苦……我只希望让我的故乡利沃尼亚重新回到您陛下的权标之下……可是任什么地方，维也纳也好，柏林也好，这儿波兰也好，我遇到的都是十足的漠不关心……我倒弄得茫然起来了——到底谁是利沃尼亚的最大的敌人：亲自用磔刑来威胁我的查理国王呢，还是给我以那么使人感到荣幸的信任、把我擢升为中将的彼得沙皇？是的，我已经穿上了俄罗斯的军服，我要把这个角色老老实实地演到底……可是我的感情却依然是我自己的……我心里的痛苦，因为您陛下的呆然不动和毫无作为而加深了……扬起您的嗓音，要求沙皇出兵，坚决主张与查理来一次决战吧……”

要是在别的时候，奥古斯特国王早把这个厚颜无耻的人干脆撵出门去了。今天，他却一声不吱，兀自在手指缝里抡动着鼻烟盒。后来，帕特库尔走了。国王唤来了值星官，骑兵大尉塔尔诺夫斯基，告诉他谁第一个禀报科泽尔斯卡伯爵夫人回来的消息，他就打算给谁一百个金币（他其实并没有这笔钱）。插在一座发绿了的三叉烛台上的蜡烛给拿进来了，这座烛台大概是打犹太教堂里弄来的。国王走到镜子前面，开始沉思地端详着自己那相当消瘦的脸。对镜端详，他从来不觉得厌倦，因为他马上会想象到女人们该怎么样爱这张有两片结实嘴唇的、如同古代雕像一般给精描细塑的相当肉感的嘴，爱这个又大又有贵族气派的鼻子，爱这双漂亮眼睛（灵魂的窗子）的欢乐的闪光……国王撩起假发，哦，就在这儿，花白头发！……从眼睛到太阳穴，还有一条条细小的皱纹……该死的查理！

“请容许我提醒一下，陛下，”站在门口的骑兵大尉说，“索别先斯基老爷已经第三次派人来禀报，说是他老爷和太太正等着陛下去坐席……有几道菜，炖过了性就会坏掉的……”

国王从有股强烈麝香味的绸坎肩的口袋里掏出一只粉盒，用天鹅绒毛的粉扑往脸上扑了一阵，把粉末和鼻烟打胸口的花边上抖落了，漫不经心地问：

“他们是不是有什么别致一点的晚饭菜？”

“我问过派来的那位小贵族，他说打昨天起他们就在老爷的庄宅里宰奶猪，杀家禽，制香肠，做馅子。知道您陛下非常讲究口味，太太还亲自准备了一道炸水蛭，那些水蛭又都是吸饱了鹅血的……”

“好极了！……把我的宝剑拿来，我就去……”

大贵族地主索别先斯基的庄园离城市没多远。一片大雷雨的乌云把一条条将逝的晚霞遮藏起来了，有一股强烈的路上的尘土和欲来的阵雨的味儿，这时候奥古斯特国王坐着他的皮篷车（因为经历了种种不幸，它已经相当破烂了。）驶近庄宅。一路上赶在国王前面飞驰的那个小贵族，已经去通报王上驾到的消息了。许多擎着火把的人，奔出来迎接这辆在古木夹道的林荫路黑魆魆的树枝底下赶着的马车……马车绕过一个花坛，在狗吠声中往一幢盖着芦苇屋顶的、长长的平房前面停住了。这儿也有许多家奴，光着脚，穿着破破烂烂的衬衣，野人似的披散着一头乱发，擎着火把在跑来跑去。靠近台阶，拥挤地站着五十来个小贵族，大贵族地主索别先斯基家的食客，有头发花白、脸上带着可怕的刀痕的贵族内讧中的老战士；有以抹上香油、硬得像棘刺一般的髭须（差不多有四分之一俄尺长）而自豪的大肚子的饕餮者；也有穿着破烂的旧货长襟衣、可是好斗的脾气并不因此而稍有改变的青年。他们站在那儿，都把一只手叉在腰里，另一只手搭在军刀柄上，——这是贵族特权的证据。当奥古斯特国王伛下魁梧的身子，从马车里走出来的时候，他们便齐声用拉丁语高呼致敬。大贵族地主索别先斯基从台阶上走下来，摊开双手，表示欢迎；这一会儿，他出于波兰人好客的慷慨风度，准备把客人所希望得到的一切统统都送掉：猎狗，马厩里的马，所有的奴仆，如果他需要他们，还有他自己那件皮镶边浅蓝色呢子的长上衣。大概只有他那位年轻

的索别先斯卡夫人，他才舍不得送给客人……安娜太太站在丈夫后面，那么漂亮，那么白净，长着一个小小的昂起的鼻子，一双惊诧的眼睛，戴着一顶盔头很高、插着一根羽毛的西班牙帽子，于是所有的忧郁全从奥古斯特国王的心上退走了。

他深深地鞠一个躬，抓着安娜太太的指尖，微微地抬起她的手，像在波洛涅兹舞① 的示意图里画的那样，引着她走向餐厅。后面跟着那个大贵族地主，高兴得眼睛都是水汪汪的，再后面是那个听取忏悔的长老，一个赤脚的修道僧，腮帮剃得发青，身上有股山羊味儿，腰里系着一根绳；再后面是所有的小贵族，按着等级或先或后地走着。

餐桌的桌布下面铺着一层干草，上面撒着许多鲜花，这光景引起了客人们的大声赞叹。有一个高个儿的小贵族，赤膊披着一件长上衣，甚至还抱着脑袋，哼哼哈哈，摇摇晃晃，弄得大家都笑起来了。一个个银的、锡的、彩瓷的盆碟里，高高地堆着香肠、烤鸟、小牛腿和猪腿、熏制的胸脯肉、牛舌、卤菜、泡菜、蜜饯、小面包、小圆面包、软圆面包、饼点；还有一瓶瓶装在形状像熊的乌克兰绿色玻璃瓶里的伏特加，一桶桶匈牙利酒，一罐罐啤酒……蜡烛燃着，而家奴们擎着的冒烟的火把又从窗口照进亮光来，这些人透过模模糊糊的窗玻璃，正在瞅着他们的主人荣幸地吃喝。

奥古斯特国王本来希望，有他在场会迫使主人放弃那种叫客人喝得没有一个能够自己走回去的劝酒习俗。可是大贵族地主索别先斯基却坚决遵行波兰的传统礼节。席面上有多少客人，他便站起来多少次，捋着花白的唇髭，大声喊出一个个的名字，从国王开始一直到那坐在餐桌尽头的一个，就是那个高个儿的小贵族(后来发现他脚上连靴子也没有)，喝干一杯匈牙利酒，祝颂大家的健康。于是所有的客人都站起来，高呼：“万岁！”主人把一满杯酒递给客人，这客人就向大贵族地主和他的太太回敬……向所有的客人都敬过酒以后，大贵族地主索别先斯基又开始了第二巡，建议首先为波兰国家、随后为最仁慈的波兰国王奥古斯特——“我们愿意献给他宝剑和鲜血的唯一的人”干杯……“万岁！ 打倒斯坦尼斯瓦夫·列辛斯基！”那些小贵

---

① 波洛涅兹舞原是十七世纪波兰宫廷举行庆典活动时跳的一种隆重的交际舞。

族疯狂地嚷道……然后又花言巧语地为不可侵犯的贵族特权干杯。到这儿,早已给酒弄得热烘烘的头脑里,理智全都失掉了:客人们拔出军刀,桌子摇晃着,蜡烛翻倒了。有一个身体结实的独眼小贵族,一面一声吆喝:"让咱们的敌人——分裂派教徒和莫斯科人就这样送命!"一面用军刀潇洒地一挥,把一大碟香肠劈成了两半。

在奥古斯特国王的左手,靠他心房的那一边,坐着索别先斯卡太太,她红涨着脸,如同一朵玫瑰。她十分巧妙地向国王打听到凡尔赛那种使人神往的习俗,以及他在那里所干的风流事儿,一边咻咻地笑着,一会儿用臂肘、一会儿用肩头碰碰他,同时还注意将那些客人,特别是坐在"平庸的"一头的,那里有这么个喝得烂醉的小贵族,正在把一条熏制的舌头或是一块鹅胸脯肉塞进粗麻布灯笼裤的口袋,——也就在这个时候,她还用迅疾而尖利的眼色传唤仆人,向他们发号施令。

国王已经不止一次地试图搂住女主人的纤腰,可是大贵族地主索别先斯基每一次总是递给他一满杯酒作为祝颂:"请您拿着,仁慈的陛下。"奥古斯特试着不把它喝干,或是把它偷偷地往桌子底下倒掉,可是一点也没用,因为一个站在他椅子背后的仆人,或是另一个坐在那里、却在桌子底下抓着酒瓶的仆人,马上就把他的酒杯斟满了。最后,那盘著名的炸水蛭给贵宾端上来了,女主人亲自替他装满了一碟。

"真叫我不好意思,您会称赞这样一道粗菜,"她用天真烂漫的口气说道,可是从她那双眼睛里,他却看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其实做这道菜也不难。只消那鹅是幼小的,又不是太肥……等水蛭吸饱了鹅血,就把它们连鹅一起放进烤炉,那时它们就会从鹅胸上掉下来,然后把它们放在煎锅里……"

"可怜的鹅!"国王说着,用两个手指捡起一条水蛭,喀嚓喀嚓地嚼着。"那些漂亮的女人,为了做出好吃的菜,什么花样想不出来啊!"

安娜太太笑了起来,斜斜地插在高顶帽子上的那根羽毛也便迷人地颤动着。国王看到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只等着跳舞开始,就可以不受阻碍,表白他的心意了。正在这时候,却闯进来一个十分惊慌的

人，长上衣被扯破了，满脸给尘灰弄得乌黑，浑身流着大汗，把门口那些喝得醉醺醺的小贵族推开了。

"老爷，老爷，不得了啦！"他啪哒一下跪在大贵族地主的椅子跟前，嚷道。"你派我到修道院去弄一桶陈蜜酒……我全顺利地弄到了……可是神差鬼使，我竟绕着村子的外围，打大路上赶回来……所有的东西我统统丢失了，——那桶蜜酒，我的马，我的军刀，我的帽子……我好容易保全了这条命……东西可被抢了个一干二净。有一支无法计数的大军正在开到索卡尔来了。"

奥古斯特国王蹙皱着眉头。安娜太太把手指尖掐在他的手心里。除了查理国王的军队在穷追猛赶以外，这会儿还能有什么别的军队开进索卡尔来呢？……那些小贵族疯狂地嚷道："是瑞典人！准备战斗吧！"大贵族地主索别先斯基用拳头捶了下桌子，弄得酒杯都直跳起来了：

"请大家安静些，诸位先生！你们每一个人，谁要是不马上清醒过来，我就吩咐把他摊放在地毯上，抽五十鞭子……大家听着，你们这些狗崽子……王上是我的贵宾，——我不愿意使我的花白头发蒙上永久的耻辱……让瑞典人带着他们所有的军队到这里来吧，我们决不会把我的贵宾交出去的……"

"我们决不会把他交出去的！"小贵族们嚷道，铮铮地从刀鞘里抽出他们的军刀。

"把牲口套上马鞍！……把手枪装上子弹！……我们宁可牺牲，也不愿意玷辱波兰的荣誉！……"

"我们不愿意玷辱荣誉！……万岁！……"

奥古斯特国王肚里明白，唯一慎重的解决办法便是立刻跳上马鞍，溜之大吉，好在那一夜天色又很黑……可是他，堂堂的奥古斯特，怎么能像一个可耻的胆小鬼那样溜跑，放弃一顿欢乐的晚宴和一位娇媚的女人，何况她还没松开自己的手呢？查理决不能把这样的屈辱强加在他的头上！……去他妈的什么慎重吧！

"我命令你们，诸位先生，回到餐桌上来。继续我们的宴饮，"他说着，坐了下去，把假发上的鬈丝从他热呼呼的腮帮上抖开了。归根到底，万一瑞典人果真来到这儿，大家一定会找个地方将他藏起来，

把他带走,——倒霉事儿决不会落到国王们身上……他为自己斟了一点酒,举起酒杯,——他那又大又美的手抓得很稳……安娜太太钦佩地瞅了他一眼——博得这样的一眼,着实连王国都可以让掉呢……

"好极了!王上命令我们继续宴饮!"大贵族地主索别先斯基拍了拍手,吩咐那个把一盘香肠劈成两半的小贵族,带着伙伴,一起骑了马赶到大路上去,停在那里侦察;然后他吩咐给全桌的人——包括那"平庸的"一头——斟上顶好的匈牙利酒,一直到最后一桶见底为止,还吩咐把地窖和储藏室里一切最好的东西统统都拿来,把乐师们也召唤来……

宴会重新热情奋发地开始了。安娜太太跟国王跳着舞。她那种跳舞的神气,活像在引诱使徒彼得本人为她打开天堂的大门似的。她那顶小小的帽子已经歪到了一边,马祖尔卡舞曲的乐音在她的鬈发里缭绕,她那条短短的裙子在旋转,兜住了挺拔匀称的腿,她那双红跟鞋一忽儿踏着拍子,一忽儿仿佛不着地也似的飞起来……国王在跟她跳舞的时候,样子也是仪表堂堂的,——魁伟,壮丽,脸色给酒和情欲弄得很苍白……

"我头脑不能自主了,安娜夫人,我头脑不能自主了!看在一切圣徒面上,怜惜怜惜我吧!"他从牙缝里跟她说着,而她却瞅了他一眼,作为回答,意思是说这不是什么怜惜的事儿,天堂的大门早已开在那里了……

……从窗子外面的黑暗里,突然传来奴仆们受惊的嗓音和牲口的嘶叫……音乐戛然停止了……谁都来不及抓起军刀,或是扳起手枪的扳机……只有国王,在他眼前仿佛样样东西都在旋转,却把安娜太太紧紧搂住,将宝剑抽了出来……

有两个人闯进正在举行盛宴的大厅:一个人魁梧奇伟,眼睛一只已经瞎了,戴着一顶有金穗子的高高的羊皮便帽,大鼻子底下蓄着一绺下垂的浅色唇髭;另一个人身量比较矮些,一副贵族气派,有着一张愉快的、温和的脸,穿着一身满是尘灰的制服,肩头斜挂着一条将军的绶带。

"奥古斯特国王陛下是不是在这儿?"他问,一看见奥古斯特执着

宝剑站在那儿,一副吓唬人的姿势,便除下帽子,深深地鞠了一躬。“最仁慈的国王陛下,请听我的报告:奉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沙皇陛下之命,我已经率领十一个步兵团和五个哥萨克骑兵团前来,听候您的指挥。”

这人便是基辅总督、援军指挥官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戈利岑,施利谢尔堡的英雄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哥哥。那另一个(身量高大,穿一件酸果蔓色的长襟衣,外面罩着一袭拖到脚跟的宽大斗篷。)便是临时委派的哥萨克首领丹尼尔·阿波斯托尔。一看见这个哥萨克人,那些波兰贵族的唇髭便吓人地搐动起来。他站在门槛上,一只手随随便便地叉在腰里,一只手拨弄着权标,生得很俊的嘴唇上挂着一抹微笑,眼眉像箭,那只独龙眼炯炯生光,如同给乌克兰哥萨克袭击时的大火照亮了的暗夜。

奥古斯特国王哈哈大笑,把宝剑插入刀鞘,拥抱戈利岑,一面伸出一只手去给哥萨克首领亲吻。筵席第三次排开了。装着半公升匈牙利酒的高脚大酒杯在传递。他们为信守诺言、从乌克兰派兵来支援的沙皇彼得干杯,为已经开到的所有团队干杯,为瑞典人的覆灭而干杯。那些精神振奋的小贵族特别想把哥萨克首领丹尼尔·阿波斯托尔灌醉,可是他声色不动,大杯大杯地喝着,只是扬了扬眼眉,——要他醉倒是办不到的。

破晓时分,已经有不少小贵族被拖到外面庭院里,放在井边了,奥古斯特国王便对安娜太太说:

“我没有什么宝物可以扔在您的脚边。我是一个靠赒济过日子的流亡者。可是今天,我又有了力量和财富……安娜夫人,我要您坐上马车,跟在我的军队后面。我们必须马上出发,一点钟也耽搁不得了……我要把查理国王当作孩子作弄一下……天仙似的安娜夫人啊,我要拿华沙放在一个盘子里送给您呢!……”于是他站起身来,气度雍容地用手比画着,向那些依然坐在桌边瞪大了眼睛、扎煞着抹上香油的唇髭的人号召道:“诸位先生,我向你们建议,并且命令你们马上备马,我要把你们所有的人统统编作我的亲随。”

不管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戈利岑公爵想尽多少办法,又有礼貌,又十分和善地向他说明,部队需要有三天的休整,牲口得喂一

喂，辎重车队得开上来，可是奥古斯特国王还是一个劲儿不肯改变他的主意。当太阳还没把露水晒干的时候，他已经回到了索卡尔，由戈利岑和那哥萨克首领伴随着。城里街上，到处都是大车、牲口和大炮，疲乏的俄罗斯士兵在萋萋的草地上睡觉。篝火在冒烟。国王从马车的窗子里，朝外望着那些瞌睡的步兵，望着那些富有画意地伸开四肢躺在大车上的哥萨克人。

"什么样的士兵哪！"他反复地说着。"什么样的士兵哪！英雄勇士嘛！"

骑兵大尉塔尔诺夫斯基在宫堡门口迎接他，张皇失措地小声说道：

"伯爵夫人回来了。她不肯睡觉，正在大发脾气……"

"唉，多没有道理！"国王说着，便兴冲冲地走进他那拱形的、潮湿的寝宫，点在那里一座从犹太教堂里弄来的褪色的烛台上的蜡烛，淌着蜡泪，已经快烧完了。伯爵夫人站在那儿迎接他，闷声不响地瞅着他的脸，只等着他先开口，以便给他一个适当的回答。

"索菲，你到底回来了！"他说得比自己预期的更着急。"怎么样？您见到了查理国王啦？"

"是的，我见到了查理国王，谢谢您……"她脸上仿佛给撒着一层面粉，看去既臃肿，又丑陋。"查理国王巴不得把您吊死在第一棵碰到的白杨树上，他没有再比这件事希望得更迫切的了，陛下……要是您需要知道我跟国王谈话的详情细节，那我可以向您报告……可是，这会儿我想问您：您自己到底该怎么样来描绘您的行为？您把我当做一个最下等的厨娘那样，派出去给您干那种肮脏的勾当……我受到侮辱，在路上又遇到上千次的危险，差一点被奸污，被杀死，被抢劫……而您，就在这时候，居然在索别先斯卡太太的怀里寻欢作乐……那个渺小的贵族太太，叫她做我的使女我都觉得丢人呢……"

"多没道理啊，索菲！"

这一声感叹对奥古斯特国王来说是考虑欠周的。伯爵夫人朝他走拢去，像猫爪子那样灵活地打了他一个嘴巴……

第　四　章

一

在一个曾经设置过一座望楼的小丘上，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跳下了马，爬上一道通往平台去的陡直的梯子。他后面是钱伯斯、缅希科夫和阿尼基塔·伊万诺维奇·列普宁，最后是彼得·马特维耶维奇·阿普拉克辛，——人又肥胖，头又发晕，这就大大地妨碍了他：爬到离地十俄丈高的这样一个险处，本来不是玩儿的事。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爬桅樯已经爬惯了，竟连气也不喘一口，从口袋里摸出一副望远镜，跨开双腿，开始瞭望起来了。

可以望见纳尔瓦仿佛盛在一个绿色盘子里，——所有它那些带着大门和吊桥的矮壮的塔楼、城角上那些用方石头造的突出的棱堡，有着圆圆的火药库的那座庞大的古老城寨，那一条条弯弯曲曲的街道，那一个个如同钉子一般打进天空里去的教堂尖顶。河对岸，高耸着八座盖铅皮房顶的阴沉沉的碉楼，和一道由伊凡雷帝兴建的伊凡戈罗德要塞的高高的城墙，这城墙已经给炮弹打裂了。

"这座城市就要落到我们手里了！"缅希科夫说，他也在张着望远镜。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从牙缝里对他说：

"你别夸口得太早吧。"

城市下面，沿着河流，就在罗松溪边，彼得·马特维耶维奇·阿普拉克辛的土堡矗立着的地方，辎重大车和部队正在缓缓地移动，给它们扬起来的尘沙遮得看不怎么清晰。它们越过一道浮桥，于是骑兵和步兵的团队便在离城五俄里的左岸安顿下来。那儿，已经显出一片白色的篷帐，炊烟升向无风的天空，卸下了马鞍的牲口在一块块草地上走来走去……传来斧子的丁冬声，——树顶颤抖着，古老的松树

倒下了。

“我们仅仅用大车和拒马圈在四周，为了安全起见，你要不要下个敕令，开掘壕沟，修筑栅寨？”阿尼基塔·伊万诺维奇·列普宁公爵问道。他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既有理智又有作战经验，勇敢而不卤莽，可是如果伟大事业需要的话，他却又有决死的准备而不会后退。单看相貌和身材，他一点也不显眼，虽然论世系，他认为比沙皇彼得的还要追溯得远些。他又难看又孱弱，视力又差，不过他那双眼睑眯缝着的细小眼睛却透出一股绝顶聪明的神气。

“壕沟和栅寨救不了我们。我们不是为了要躲在栅寨后面才到这儿来的，”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嘟嘟囔囔地说着，把望远镜转向西边更远的地方。

钱伯斯有一个习惯，一大早先要喝一满杯伏特加酒，提提精神，这会儿沙着嗓子说道：

“不妨命令士兵们不脱靴子，抓着火枪睡觉……不要紧的！要是施利本巴赫将军果真驻扎在韦津贝格，那么下星期以前就不可能指望他来支援……”

“我以前有过一次，也像现在这样在这儿等待瑞典的援军……应当感谢，我们已经得到过教训了。”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答道，语气很奇特。缅希科夫短促而粗暴地笑了。

西边，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贪婪地望着的地方，展现出一片大海，没有一丝微风吹皱它那灰蒙蒙的、在光流中打盹的水面。他集中视力，可以辨认出在那清清楚楚的地平线上许许多多海船的樯桅，帆篷都已经落下了。这是那位装着银手的海军上将德·普鲁的舰队在风平浪静的海里停着呢。

阿普拉克辛抓着不太稳固的平台那细细的栏杆，说道：

“炮手先生，对着这样一支力量——五十来艘战舰和那么骁勇的一位海军上将，我怎么能不给吓住呢？……说实在话，幸亏老天爷搭救，不给那个该死的家伙一点儿海风……”

“有多少正在被糟蹋的好东西啊，唉！”缅希科夫指指点点地数着地平线上的樯桅。“我想，他那些底舱里一定满满地装着熏鳗鱼、比目鱼、鲱鱼、列维尔火腿……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火腿啊，我的天！在

列维尔，吃东西着实是那么讲究的。所有这些东西，在这种大热天准都会坏掉，他准会把它们抛下水去，那个独臂的魔鬼！……阿普拉克辛啊阿普拉克辛，而你却只好蹲在海边，你这个陆地汉！为什么你连一条小船都没有呢？在这种风平浪静的时刻，如果用小船派一连掷弹兵去，德·普鲁管保会弄得没处藏身呢……”

“有只海鸥停在沙滩上了，”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突然嚷道。“一点不假，停在那里了。”他满脸高兴，瞪圆了眼睛。“我愿意用十个金币打赌，——大风暴就要袭来了……谁愿意跟我打赌？嘿，你们这些海员！别那么哼哼，丹尼雷奇，我们完全有可能尝到那位海军上将的火腿。”

于是他把望远镜往怀里一塞，撒腿就打梯子上往下跑。他朝赶过来搀他跳到地上的雷恩上校说：“派一个骑兵连先行，另一个骑兵连跟在我后面。”他翻身上马，把马头拨到纳尔瓦那个方向。那匹高身量、大耳朵的枣红骟马，——舍列梅季耶夫元帅送给他的礼物，是在埃列斯特费尔战役中虏获的，说不定就是施利本巴赫本人乘用的坐骑，——正在撒开四蹄小跑着。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不太喜欢骑马，小跑的时候总是在鞍子里跳得高高的。可是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却一个劲儿激励着那匹乳白色的种马，——这也是从瑞典人那里虏获的。这匹眼神欢乐的牲口跟它背上的骑者似乎在戏耍：一忽儿侧着身子，用短促的急步穿过新鲜的草地，一忽儿往回退，蹲将下去，用乌黑的蹄子往空里抓，随后用后腿直立起来，一溜烟又往前蹿，弄得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那件披在一个肩头上的短短的大红呢斗篷在他背后飘扬，而帽子上的羽毛和绸绶带的两头也在扑扑飞舞。这一天虽然很热，可是很有意思，——鸟儿在小丛林里，在眼下没有人住的花园里引吭高歌。

阿尼基塔·伊万诺维奇·列普宁，从童年时代起就养成了按照鞑靼人的姿势骑马的习惯，这会儿沉着地骑在那匹矮小、灵活的马背上，侧着身子在那高高的马鞍里摇晃。阿普拉克辛戴着好大一顶假发正在直冒大汗，这种假发在俄罗斯人看来既不舒服，也不好看。前面远处，有一连龙骑兵分散在丛林里侦察。彼得他们后面，还有一连龙骑兵排着队伍在行进，赶在他们头里拍马疾驰的是雷恩上校，这个

美男子和酒鬼也跟钱伯斯将军一样，为了追求幸福，把他的荣誉和宝剑献给了彼得沙皇。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向跟他并辔而行的钱伯斯指出一条条水沟和一个个窟窿，一座座长满了杂草和小灌木的高高的土城，一根根随地突出来的、一半已经腐烂的桩柱。

“我的军队就是在这里毁灭的，”他简捷地说。“就是在这个地方，查理国王找到了极大的光荣，我们却找到了力量。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学到了该从哪一头着手，而且永远埋葬了那一切僵化了的老古董，正是这种老古董差一点把我们彻底弄垮了……”

他把视线从钱伯斯身上转过去，向四周扫了扫，看到近处有一所屋顶已经坍塌的荒废的房子。他勒住牲口。圆圆的脸上罩着一抹愁云。缅希科夫赶紧驶过去，高高兴兴地说：

“正是这所小房子，明－赫尔茨。你还记得吗？”

“记得……”

蹙皱着眉头，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拍了一下牲口，又在马鞍里跳动起来了。毁灭之前那不眠的一夜，他怎么会不记得呢？那时候，他就坐在这所房子里，瞅住那支淌着蜡泪的蜡烛；阿列克萨什卡躺在一条毡毯上，悄没声儿地哭着。那时候，好不容易才克制了心头的绝望，羞耻，无能为力的愤怒，而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一到明天，查理就会不可避免地把他打垮……好不容易使他作出了那么不可置信、不能忍受的决定，——就在这个时刻离开他的军队，跳进雪橇，飞也似的赶到诺夫戈罗德去，让一切都从头做起……把钱、面包、铁弄到手……抓住一切机会，将所有的东西，哪怕是贴身衣服，统统卖给外国商人，以便买进武器。铸造大炮，炮弹……而最重要的是人，人，人！把人们从年深月久的沼泽里拖出来，扳开他们的眼睛，搡搡他们的肋下……打他们，扭他们，教他们，使他们成材。千里迢迢的穿行雪地，跋涉泥泞……摧毁，兴建……在欧洲的政局中跳过上千次的灾祸。回顾过往，他着实有点毛骨悚然：“嘿，那是什么样的一座大山还没有给搬掉啊！……”

龙骑兵的先头部队从热烘烘的松树树荫里走出来，到了纳尔瓦城墙前面一片宽广的牧场上，那城墙矗立在涨水的城壕的那一边。

受惊的居民边跑边嚷，急忙把他们的牲畜赶进城里。牧场上人都走空了，吊桥的链索哗哗啦啦地响了一阵，沉甸甸地往上升，把城门砰的一下关上了。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一步步驰上一座小土冈。大家又把望远镜拿出来，察看着那又高又坚固的城墙，城墙石头的裂缝里丛生着青草。

许多瑞典人戴着铁头盔，穿着皮铠甲，站在城楼上。有一个斜斜地伸出了胳臂，抓着一面黄旗。另一个身量十分高大的人，走到城楼边缘，把臂肘往石头雉堞上一搁，也开始用望远镜张望，起初对准小土冈上那一个个骑士，随后直接瞅着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

"他们都是何等魁梧健壮的人哪！一看见他们站在城楼上，你就不由得害怕起来了，"阿普拉克辛跟阿尼基塔·伊万诺维奇·列普宁小声说道，手里挥扇着帽子。"你现在可以亲眼看到了，当整个舰队向我扑来的时候，我单独在纳罗瓦河口，只有九门大炮，得忍受什么样的艰险……而那个大个子，张着望远镜的，嘿，又是个何等恶毒的家伙！……就在你来到这儿以前，我在战场上跟他相遇了，很想把他生擒过来……嗯，结果却没有办法……"

"站在城楼上的那个大个子是谁？"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沙着嗓子问。

"陛下，那就是纳尔瓦要塞司令霍恩将军本人……"

阿普拉克辛一说出这个名字，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马上就把牲口一拍，穿过牧场，向着城楼飞驰而去……"蠢材！"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望着他的背影狂暴地嚷道，可是因为风在耳朵里呼呼地吼着，缅希科夫一点也没听见。将近城门那儿，他把牲口勒住，揪下帽子，抓在手里挥着，一面用拉长的嗓音喊道：

"喂，你那在城楼上的！……喂，司令先生！……我们放你们不失面子，带着旗幡、火枪和乐队，走出城去……乖乖地走开吧！……"

霍恩将军放下望远镜，听着这个打扮得活像一头公鸡、在白马背上发疯似的腾跳的俄罗斯人到底在嚷嚷些什么。他朝另一个瑞典人转过脸去，那个人想必替他翻译出来了。他那严肃而衰老的脸上露出一抹苦笑，仿佛尝到了什么酸味似的，于是他从雉堞上弯过身子，朝缅希科夫这个方向吐了一口唾沫……

“这是我给你的回答，你这个糊涂蛋！”他喝道。“现在你会得到一点更加结实的东西了。”

城楼上的瑞典人爆出一阵叫人难堪的笑声。闪出一道火光，冒出一团白烟，一颗炮弹划破长空，打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的头顶上咝咝地飞过去。

“哎—哎—哎—咿！”阿尼基塔·伊万诺维奇·列普宁故意逼尖了嗓子从小土冈上嚷道。“你们打炮可打得不行嘛，你们这些瑞典人。把你们的炮手送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会教导他们呢！……”

这一回小土冈上也爆出一阵笑声。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明知道自己难免要挨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一顿鞭子，这时候在马背上旋转着，腾跳着，挥动着帽子，向瑞典人龇牙咧嘴地狞笑，直到第二颗炮弹在他近旁爆炸，他的坐骑急急地闪开，才把他从城楼下驮走了。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绕着要塞走了一转，一数那城墙上的大炮至少有三百门，后来在回来的路上又踅向那所念念不忘的小房子。他下了马，传令所有的人在外面等他，光唤缅希科夫随他一起走进里面一间屋子；就在那间屋子里，四年以前，为了拯救俄罗斯国家，他曾经忍受羞愧和耻辱。那时候，那里还有一个很好的炉炕，可是现在却只剩下一堆烧焦的砖头，地板上也给乱抛着肮脏的麦草，一看就知道有人把绵羊和山羊赶到这里来宿夜的。他往一个窗子已经破碎的窗台上一坐，阿列克萨什卡愧悔地站在他面前。

“记住这一点，丹尼雷奇。老天在上，如果以后再看见你这种愚蠢的卖弄招摇，我一定用鞭子把你背上的皮都抽掉！”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说。“别开口，用不着你回答！……今天，你自己倒把命运选择定了……我本来在考虑：攻城部队应当交给谁去指挥，——交给你，还是交给奥吉尔维元帅？在这样一件大事上，我想与其信托外国人，毋宁信托本国人……可你自己却把一切全毁了，我的好朋友，——居然当着霍恩将军的面，像一个小丑那样在马背上跳舞！这简直是不要脸！你还忘怀不了莫斯科的市集！你想把什么事都当作开玩笑，好像在我餐桌上一样。可是欧洲正在注视着你啊，你这个蠢材！别开口，用不着你回答！”他一面装板烟，一面呼哧呼哧地喘着。“而且还有：我又仔细打量了一下那道城墙，我心里很愁闷，丹尼雷

奇……我们不能第二次再从纳尔瓦退却了……纳尔瓦是整个战局的关键……这一点，查理还没了解，我可是了解的……明天，我们要用所有的部队去包围那座城市，让鸟儿都飞不掉一只……用攻城炮轰它两个星期……可是以后，我们又该怎么办呢？城墙很牢固，霍恩将军很顽强，而施利本巴赫又吊在我们的肩膀上……如果在这儿原地踏步，我们准会把查理连同他的全部军队都从波兰招来……必须很快攻下那座城市，我不愿意让我们的血流得太多……你说怎么办，丹尼雷奇？"

"当然可以想出一个巧妙的办法啰……这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不过，既然奥吉尔维元帅是这儿的首脑，就让他从书本子里去考虑考虑该怎么办吧……至于我，又有什么话好说呢？总是有点傻里傻气的，马虎随便，一股乡下佬派头。"缅希科夫两脚交替地踏着，犹豫不决，随后扬起了眼睛。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脸色又宁静又忧郁，这样的神情他倒还难得看见呢……阿列克萨什卡一阵怜悯，心像刀割一样作痛。"明－赫尔茨，"他斜起眼眉，小声说道，"明－赫尔茨，你这样发愁又何苦来呢？请给我一点时间，待今天晚上我上你的营帐里去，那时总已经想出一点办法来了……你是不是了解我们的人民？……现在已经不是一七〇〇年了……不要发愁，说实在的……"

二

在一顶宽敞的亚麻布帐篷里，侍卫官纳尔托夫已经像在彼得堡的小木房里那样，小心翼翼地把制图仪器、工具、文件和军用地图都放在行军桌上了。从帐篷那开着的门帘里钻进来一股地上的热气，仿佛从炉灶里冲出来的一般；耳朵里虽然塞着用树脂浸透的大麻，可还听得到蟋蟀在草里尖利地、乏味地鸣着。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工作，只穿一件衬衫，当胸敞开着，一条荷兰式裤子，裤脚只到膝盖，光脚上趿着一双便鞋。他不时从桌子边站起来，走到帐篷的一个犄角里，纳尔托夫把一勺泉水浇在他头顶上。在远征纳尔瓦的那些日子里（其实在平时也一样），已经有许多

刻不容缓的重要事情积压在那里了。

御前机要秘书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马卡罗夫，最近才奉派担任这项职务的一个不太显眼的年轻人，站在桌子边，靠近那叠文件，把一件件公文递给彼得，一面口齿清晰地念着，那响亮的嗓音足够压倒蟋蟀的嚁嚁声。“谕知阿列克谢·西多罗维奇·西尼亚温掌管莫斯科以及其他城市的营业性澡堂，”随后他把一张纸轻轻地放在皇上面前，那敕令就写在这张纸的左边一栏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让眸子在字行上飞快地溜着，通读了一遍，然后将鹅毛笔往墨水壶里蘸了一蘸，用大个大个的字，在这张纸的右边一栏里歪歪斜斜、潦潦草草地(匆忙中还把几个字母给漏掉了)写道：“如有可能，那些澡堂不妨附设理发馆，使人们乐于剃须，并雇用一些剥鸡眼的好手。”

马卡罗夫又把另一件公文放在他面前：“谕知彼得·瓦西里耶维奇·基京掌管全国的捕鱼和水磨业务……”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手在那张纸上临空吊着，有一滴墨水晃啊晃的挂在他手里的笔尖上：

“这件公事是哪一个办的？”

“这是‘公爵皇帝’从莫斯科送来，请您亲笔签署的，陛下……”

“莫斯科充斥着寄生虫，他们坐在小窗口，无聊地吃着酸醋栗，可是要个人办办事情却一个也找不到……好吧，我们就让基京去试试。要是他贪赃枉法，我会用鞭子来抽裂他的皮。你给‘公爵皇帝’复信的时候，就把这层意思写上去，说我很怀疑……”

“阿列克谢·布罗夫金中校派专差从彼得堡送来的一份报告，”马卡罗夫接着说道。“吉洪·伊万诺维奇·斯特列什涅夫为陛下在彼得堡区的那座花园从莫斯科送来的六株芍药，已经完好地运到，不过园丁列沃诺夫却没来得及把芍药种好就死了。”

“怎么样——死了？”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问。“真是胡搞！……”

“他是在涅瓦河里洗澡淹死的……”

“哦，当然又是喝醉了酒啰……事情往往是这样——好人偏偏短命……真可惜，他是一个手艺十分高强的园丁……写吧……”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走到帐篷的一个犄角里，让泉水浇在头顶上，随后呼哧呼哧地响着鼻子，给马卡罗夫口授复信，马卡罗夫站在

那里，伏在桌子角上敏捷地写着：

给斯特列什涅夫……您送来的芍药已经完好地收到了，不过我们很可惜您寄得还少了些。请别错过时候，从伊兹迈洛夫寄来各种花卉，特别是有香味的那几种：啤酒菊、薄荷、木樨草……派一个好的园丁来，让他随带家眷，免得他感到寂寞……看在上帝面上，回信告诉我卡捷琳娜·瓦西里耶夫斯卡娅和阿尼西娅·托尔斯塔娅以及跟她们在一起的人在伊兹迈洛夫日子过得怎么样……关于这一点，可别忘记写得更勤些……同时也请通知我，龙骑兵团的招募工作您进行得怎么样了。把一个团尽快地编好，挑那些最优秀的人，派到这里来……

他又回到桌子旁边，把马卡罗夫写下来的通读了一遍，暗自微笑着，签上了名。

"还有什么公事？不要来什么就给我什么，把最重要的给我就成了……"

"格里戈里·费多罗维奇·多尔戈鲁基从索卡尔来信，谈到我们军队安全到达的事。"

"念吧！"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闭上了眼睛，探出了颈脖，把一双满是搔痕的结实的大手搁在桌子上。多尔戈鲁基在信上说，自从俄军到达索卡尔以来，奥古斯特国王那种过度的豪勇又被激励起来了，他想跟查理国王在战场上相会，以便靠上帝帮助在一次决战中报他在克利斯索夫惨遭失败之仇。关于这个不顾利害的计划，他特别受到宠姬们的怂恿，——这种宠姬他现在有两个，而他的生活也便变得非常复杂了。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戈利岑花了很大的力气，总算劝他打消了马上跟查理接战的意图(查理像是一只贪婪的狼，本来就在等待这一着。)，向他指出了进攻华沙的道路，查理在那方面配备的防御力量很薄弱。至于结果会怎么样，那只有上帝才知道了……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耐心地听着念这封长信，他那蓄着一狭条唇髭的嘴唇咧了一下，让牙齿也露出来了。他摇动着颈脖，自言自语地说："好一个联盟者！"随后他把一张干净的纸拉到面前，搔了搔后脑瓜，动手写他给多尔戈鲁基的回信，手里的笔勉强跟上他心里的念

头：

> ……我再想提醒阁下，你要不厌不倦地劝说奥古斯特国王陛下打消那种残酷而且十分有害的意图。他急于想找一个决战的机会，存心依靠幸运，也就是说心存侥倖，可是这种事情其实是由至高无上的神单独掌管的……至于我们凡人，倒是注意注意那种比较接近我们的、属于人世间的事情更为聪明……简单地说，要找一个决战的机会对他说来是极端危险的，因为在一小时之内，他说不定会丧失一切……假使决战而失败（但愿上帝保佑他，也保佑我们大家不要遭到失败。），那么奥古斯特陛下不仅将被敌人投入忧郁之中，而且将被那些不把祖国幸福放在心上的、狂暴的波兰人凌辱并赶走，剥夺王位……他何苦要让自己遭受这样的灾难呢？至于阁下提到的宠姬，这种热病实在无可救药……你只能竭力设法赢得这些夫人们的好感，跟她们结成同盟……

在一厚层一厚层的菸草雾气中，简直连呼吸也不可能了。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挥动墨水飞溅的鹅毛笔，签了个名字"Птрь"，便走出帐篷，到了难以忍受的暑热里。从小丘这边可以望见纳尔瓦那个方向被辎重车队和部队扬起来的一团尘雾，这些车队和部队正在从营地向着要塞前面的作战阵地移动。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用手掌在胸口、在白皙的皮肤上抚摩一下，——他的心在缓慢地、剧烈地跳跃。随后他朝一个方向凝视，其实从这里也看不清楚，德·普鲁海军上将的船舰在那边辽阔的、玻璃一般的海面上打盹，底舱里装满了足够供应全部俄罗斯军队的物品。大地、天空和海洋都那么懒洋洋的，在等待，仿佛时间本身都已经停止运行了。忽然有一大群黑鸟杂乱地冲过小丘上空，向着森林飞去。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把脑袋往后一仰，——果然来啦！高高地在那赤铁一般给烧红的天空里，一片片透明的薄膜似的云翳很快地从西南方升起来了。

"马卡罗夫！"他唤道。"你要不要拿十个金币来打赌？"

马卡罗夫连忙从帐篷里走出来，——鼻子尖尖的，由于疲乏和睡眠不足，脸像羊皮纸一样干瘪，直溜溜的嘴唇上一点没透什么笑意，

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钱包：

“随您吩咐，陛下……”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向他摆了摆手：

“去，去跟纳尔托夫说，给我准备水手的短上衣、雨帽和骑兵长靴……还有，把帐篷好好地加固一下，要不它会被吹掉……一场够瞧的暴风雨就要袭来了。”

海往往使他着迷，总是将他吸引住。他戴上一顶直遮到后颈脖的皮帽，穿上宽松的短上衣，带着半连龙骑兵，策马快步向海边驰去。(已经派人到阿普拉克辛的营地去要两门大炮和一些掷弹兵了)太阳刺着人，活像一只临死的蝎子。沿路卷起一股股尘烟。风把海面吹出一条条纹路。一团乌云从发黑的天边爬上来。最后，海水腾出一阵阵海藻和鱼鳞的气味。越刮越紧的风，用尼普顿海神的拉直的嗓门嘶啸着，呼吼着……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抓住雨帽，乐呵呵地龇起了牙齿。他跳下马背，到了沙滩上，——太阳最后一次从乌云那卷起的边缘后面闪出来，它的玻璃似的光芒掠过了汹涌的波浪。随后，一切都马上昏暗下去了。狂涛越滚越高，蹿起来一个个浪花。从这头到那头，那隆隆作响的雷云被一片惨淡的红光照亮了，仿佛给烧着了似的。一道弯弯曲曲的闪电射进他近旁的水里，耀得他眼睛发花。随后是那么猛烈的一声霹雳，吓得海滩上的人们都缩成一团，——好像天都坍下来了……

缅希科夫忽然出现在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身旁，他也戴着雨帽，穿着水手的上衣。

“这才叫做暴风雨！喂！”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向他大声说道。

“明－赫尔茨，你多有先见之明啊！……”

“这你难道到现在才知道吗？”

“我们就要得到那批战利品了吧？”

“别忙，别忙！……”

也用不着等很久了。电光一闪，他们就可以看见离得并不远的、德·普鲁海军上将的那些战舰和商船，——暴风雨正在把它们撵向岸边，往沙滩上赶着。它们好像在跳舞，——光溜溜的桅樯在摇晃，帆

篷的碎片在飘扬，雕着尼普顿海神和女海神像的高高的船艄在摆动。看样子，只消一会儿工夫，就可以将整个散乱的船队打到岸滩上来了。

“好家伙！好家伙！”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嚷道。“瞧他在干些什么吧！倒是个真正的海军上将呢！他在把第一斜帆升起来了！把第二节前桅支索帆、前桅支索帆升起来了！把三角斜帆升起来了！嘿，那个魔鬼！学习学习吧，丹尼雷奇！”

“唉，他要溜走了，唉，他要溜走了！”缅希科夫哼叫着。

不知是因为风势已经减弱了，还是因为海军上将的技术在同海洋的搏斗中占了优势，他的船舰在风暴时用的船帆的灵活操纵下，又逐渐开始往天边航去了。只有三艘装得很沉的平底货船，继续向沙滩赶着。砉然一声，横桁嘎嘎地响着，碎裂的篷布在啪啪地飘扬，它们在离岸坡大约三百步的地方搁浅了。一个个巨浪冲击着它们，打它们身上滚过去，把小船和木桶从甲板上冲走，把桅杆都折断了。

“好吧，向他们开火，可是不要打中，只要吓唬他们一下就行！”缅希科夫朝炮手们喝道。

大炮轰开了，炮弹落在一艘平底货船旁边的海里，溅起一大股水花。从那边传出来还击的手枪声。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跳上马鞍，把牲口赶进海里。掷弹兵跟在他后面，边跑边喊。缅希科夫只得跨下坐骑（他那匹公马发起脾气来了），他也闯进了翻腾的海浪里，一面吐口水，一面吆喝：

“嗨，你们这些在平底货船上的！跳下水来！投降吧！”

一看见有个骑士站在海浪中间，还有许多魁梧奇伟、蓄着唇髭的掷弹兵正在没到胸口的海水里走着，要爬到他们的船上来，一边咒骂，一边还用冒着烟的炸弹向他们威胁，那些瑞典人大概都已经吓昏了。船员和士兵们开始跳下平底货船。他们把手枪和接舷搏斗时用的军刀都交出来，说道：“莫斯科，莫斯科，朋友！”便涉水走到了岸上，就在那里被骑在马上的龙骑兵团团包围起来了。这边，缅希科夫带着掷弹兵爬到一艘平底货船那雕着神像的船艄上。他把船长俘虏起来，可是马上又表示宽大地拍拍他的脊背，把短刀还给他，随后嚷道：

“炮手先生，船舱里有股臭味，可是那船长却抱着希望，说是鲱鱼

和腌肉大概还好吃呢。”

三

军队用马蹄形把纳尔瓦包围起来了，马蹄形的两头都跟河流相接，一头在城市的上面，一头在城市的下面。河对岸，伊凡戈罗德也被用同样的阵势包围了起来。堑壕掘好了，还设置了围栅和鹿砦。俄军营地上热闹得很，烟雾腾腾，尘沙滚滚。瑞典人从高高的城墙上闷闷不乐地朝下望着。打从那次暴风雨把德·普鲁的舰队赶散以来，他们心里都十分怀恨，看到零星的骑兵打草地上抄近路，经过那些可怕的棱堡，甚至也发炮轰击了。

遵照彼得的敕令，从平底货船上卸下来的一桶桶鲱鱼和腌肉，当着瑞典人的面给运到了营地上。在那些用树枝伪装起来的大车后面，士兵们还抬来了一个壮胖的、赤身裸体的人，头上缠着海藻，嘴里高唱着关于德·普鲁海军上将和霍恩将军的一支猥亵的歌。一桶桶东西在各个连队和炮兵连里分发了。士兵们把一条鲱鱼或是一块腌肉戳在刺刀尖上摇着，一边喊道：“喂，瑞典人呀，下酒菜在这儿哪！”这时候，瑞典人便再也忍耐不住了。他们吹起号角，擂着战鼓，放下吊桥，大队人马在城门里推推挤挤，一个连的胸甲骑兵冲出来了。他们伛下了戴着起棱的头盔的脑袋，把宽阔的刺剑放在牲口的两个耳朵中间，疾驰着扑向俄罗斯人的壕堑。这边就只好把战利品扔下了，随手抓到什么东西就用什么东西还击，——木桩，炮刷，铁锹。于是混战开始了，随着腾起来一片喊声。当那些胸甲骑兵看见龙骑兵从后阵向他们飞驰而来，可怕的掷弹兵又在翻越围栅的时候，他们就拨转马头，返身逃窜，——只有很少几个人还留在草地上，而那些受惊的、背上已经没有人的马却还乱奔乱窜了很久很久，俄罗斯士兵在它们后面追着赶着。

除了这种突然出击以外，瑞典人也没显示出什么特别的不安。据俘虏们供述，霍恩将军似乎说过这样一些话：“我决不害怕俄罗斯人。让他们依仗常胜的圣乔治的帮助，胆敢来袭击吧——我现在会比一七〇〇年更好地奉敬他们一下呢……”粮食、火药和炮弹，他那

里都很充足，可是最重要的是他还信赖着施利本巴赫，这施利本巴赫正在等待援军，要给俄罗斯人一个惨痛的教训。眼下他驻扎在列维尔大道旁边一个名叫韦京贝格的小城里。这是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亲自出去侦察之后查明的。

俄军闲着没事做：所有的攻城炮——攻城大炮和烧城的臼炮都还在难以通行的路上从诺夫戈罗德拖拖沓沓地运来。没有这些重武器，想要袭击城市是不可想象的。

从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舍列梅季耶夫元帅那里传来的消息也没提起什么重大的行动：他已经把尤里耶夫包围起来，掘好战壕，筑起围栅，开挖一条打算把城墙弄一个裂口的地下坑道，而且正在往城里发射炮弹。“瑞典人真叫我们厌烦得要死，”他写信给纳尔瓦营地的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说。“直到今天，我还没有办法止住敌人方面大炮和臼炮的轰击。他们用许多大炮发射排炮，该死的，而且同时把十发炮弹打在我们的炮兵阵地上，不过绝大部分都是瞄着辎重车队。虽然尽力设法，我们却还没能从城里抓到一个俘虏。只有两个芬兰人来到我们这里，他们也并不确切知道什么事情，光是胡诌些什么施利本巴赫已经答应迅速派援军来解救这座城市……”

施利本巴赫的确是一根肉中刺，应当越快拔掉越好。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全部心思，也正集中在这个问题上。那天夜里，缅希科夫并没使他失望，——他走进帐篷，把所有的人，连纳尔托夫也在内，打发走了以后，便向他谈出自己想好的一个计谋，用来打消霍恩将军对于信赖施利本巴赫的兴致。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起初很生气：“你是不是喝了酒啦，竟会想出这样的主意？……”可是在帐篷里踱了一阵，抽了几口板烟以后，他突然大笑起来：

“把那个老头儿作弄一下也不坏。”

“明－赫尔茨，我们一定能作弄他一下，真的……”

“你这个‘真的’一钱不值……要是一点结果也没有呢？你真得负责，老兄。”

“负责就负责……也不是第一次了……我做的事一辈子都负责……”

“那就照你的办吧！”

就在那天夜里，帕什卡·亚古任斯基中尉踏上马镫，喝了一杯饯行酒，便往军需库所在的普斯科夫飞也似的驰去。他以非凡的机灵，把作战计划中所需要的一切，用许多辆套着三匹马的大车统统运来了。步兵连和骑兵连的缝工们花了两夜工夫，改缝和配制长襟衣、斗篷、军官用的绶带、旗幡，还在士兵用的三角帽上镶上三道白边。在这短短的两夜当中，阿萨菲耶夫和戈尔博夫的两团龙骑兵秘密地、一连一连地开走了，跟他们一起开走的还有谢苗诺沃和因格曼兰德两团步兵，带着大炮，大炮的绿色炮架已经改漆了黄色。他们都走列维尔大道，在离纳尔瓦十俄里的捷尔维耶奇的森林地区扎了营。缝工们改制的各种衣物都给运到了那边森林里。这些行动，瑞典人一点也没觉察到。

一个晴朗的早晨(六月八日)，纳尔瓦城下俄军军营里突然起了一阵骚乱。战鼓擂着报警的信号，巨大的定音鼓咚咚地敲着，军官们到处飞驰，把嗓子都喊哑了。士兵们从窝棚里、从营帐里跳出来，扣着长襟衣和护腿套上的纽扣，把拖出在三角帽底下的长头发掠到耳朵背后，站成了双行。炮手们嚷嚷着把大炮拉出来，将炮口对着列维尔大道的方向。骑兵们把拉辎重的马群从草场赶到营地上，赶到那些大车后面。

瑞典人从城墙上吃惊地望着俄军军营中这种极度的混乱。霍恩将军没戴帽子，顺着外面一座石梯磴登上了城楼，把望远镜对准列维尔大道。从那边发出来两响炮声，过一分钟又是两响，这样重复了六次。瑞典人明白这准是宣告施利本巴赫就要到来的信号，便马上从“光荣”棱堡发射那二十一门大炮，以王军规定的暗语作为回答。城里所有的教堂也都响起了庆祝节日的钟乐。

被围了那么些日子，严肃的霍恩将军才第一次皱起嘴唇，露出一丝笑意，这时他看见缅希科夫，俄罗斯人中最厚颜无耻的一个，打扮得很漂亮，在战壕的那一边站成双行的莫斯科部队面前，骑着白马驰骤腾跳，如同一只山羊。他俨然像个富有经验的统帅，挥着宝剑，命令后面一行士兵转过身来面向要塞，而那些人便跟牲群一般，跑到围栅后面，钻进战壕去了。于是他让牲口用后蹄直立起来，随后从朝列维尔大道站着的那前面一行士兵旁边疾驰过去。在由于年龄和光荣

战绩而变聪明了的霍恩将军看来，一切都非常了然：这只披着红斗篷、插着鸵鸟毛的公鸡正在犯下无法补救的错误，——率领他拉得很长的、单薄的步兵线去迎击施利本巴赫那钢铁似的胸甲骑兵，这些骑兵准会用炮弹撒在他们头上，砍碎他们，踩倒他们，消灭他们。霍恩将军从那毛茸茸的鼻孔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在关紧了的城门里，他还有十二连骑兵和四营步兵，但等施利本巴赫一出现，他打算就用这些兵力猛扑俄罗斯人的后阵。

缅希科夫仿佛急着要去迎接死神似的，竟毫无必要地摘下了帽子，拿在手里挥着，迫令所有跟在他那匹蹦跳着的牲口后面快步跑着的各营士兵高喊"乌拉"。这片喊声传到了纳尔瓦城墙上，老将军霍恩便又笑了一笑。从松树林里（缅希科夫的几个营正在往那边移动），俄罗斯骑兵为枪声催促，开始疾驰着冲出来了。于是，最后，从松树丛里到处都出现了施利本巴赫的近卫兵连，他们显出最堂皇的军容，肩膀接着肩膀，如同受检阅似的行进着，火枪平托在前面，枪口装着刺刀。一路行进的时候，第二排士兵打第一排士兵的头顶上迅速地放着枪，而第三排士兵把火枪上好弹药，递给那些放枪的士兵。举得高高的黄色的王旗，在临风招展。老将军霍恩把望远镜放下了片刻工夫，从子弹袋里掏出一块亚麻布手帕，把它抖开，往眼睛上抹了一下。"战神啊！"他嘟嘟囔囔地说……

缅希科夫手里抓着帽子，沿前线飞驰了一转，叫各营人马停止前进。给六匹马挽着的一尊尊大炮和用两匹马套着的一辆辆弹药车随即赶到他的两侧。俄军的炮手们麻利极了，——那几年里他们着实学到了一些东西。他们把擦得晃亮的大炮（两翼各有八门）机灵地转向瑞典人（套马已经解开钩链，都往旁边驰走了），一时间这些大炮都冒出密稠稠的一团团白烟，——证明弹药的质量是好的。瑞典人还没走上二十步，这些大炮又怒吼了一阵。老将军霍恩在手里揉弄着手帕，——这样的速射炮火可真叫人吃惊。瑞典人停步不前了。这闹什么鬼啊！看样子不像是施利本巴赫——大炮一轰竟就慌乱起来了！也许他要让胸甲骑兵上前去冲锋，还是他在等待自己的炮队开过来呢？霍恩移动望远镜，寻找施利本巴赫，可是笼罩在战场上的硝烟越来越浓，把他的视线给遮糊了。他甚至好像看出瑞典人在榴霰

弹雨底下动摇起来了……可是他依然等着……到底给盼到啦！——带着黄色炮架的瑞典军的大炮从林子里推出来，强烈地吼叫着……这一下(他看得很分明)缅希科夫的队伍乱成了一团……是时候了！……霍恩从望远镜上转过那张蹙皱着的脸，把一口蜡黄的牙齿连牙龈都露了出来，对他的副司令官马克瓦尔特上校说：

“我命令：打开城门，进攻俄军右翼！”

吊桥吱吱嘎嘎地响着，从四扇城门里同时冲出去一连又一连的胸甲骑兵，步兵跑步跟在他们后面。马克瓦尔特上校率领纳尔瓦卫戍军，排成楔形的队列，看那样子是要猛一下冲过俄军的围栅和鹿砦，从后阵攻打缅希科夫的侧翼，把他逼到施利本巴赫那里，让他在铁箍中给夹死。

霍恩从望远镜里看到的这个光景，起初很使他高兴，随后又叫他不安。马克瓦尔特上校的部队行动迅速，损失不大，就撤去了俄罗斯人的鹿砦，爬过围栅，来到战壕的那一边。跟在部队后面，从城门里涌出去的纳尔瓦居民(有的步行，有的坐着大车。)，准备打劫俄罗斯人的军营。缅希科夫的几营人马杂乱无章地放了一会火枪，便突然作了一番不可思议的调动：马克瓦尔特正在猛烈冲扑的他们的右翼，开始十分慌忙地向着围栅和鹿砦退却，而左翼——离得比较远的那一路，也同样慌忙地冲向施利本巴赫的瑞典军，好像打算去投降似的。两边的大炮突然都沉寂了。打得很出色的马克瓦尔特发现自己待在旷野里，夹在缅希科夫和施利本巴赫的部队的叉角中间。他的几连胸甲骑兵，穿着贼亮贼亮的胸甲，动手把马勒住了，转了半个圈子，就迟疑不决地停在那里。已经跑过来的步兵，也在那里停住了……

“我一点不明白！怎么搞的啊？鬼迷了这个马克瓦尔特！”霍恩嚷道。站在他旁边的副官比斯特列姆回答：

“我也一点不明白，将军先生。”

后来，越来越快地移动着望远镜，霍恩看见了缅希科夫，——这只公鸡拍马疾驰，向着瑞典军冲去。为什么啊？去投降吗？认出来是他，马克瓦尔特便带着两个胸甲骑兵从斜刺里飞扑过去拦住他的路。可是缅希科夫却赶在他前面，到了一座长着野草的小土冈上，就在一群军官旁边跳下了坐骑，——根据他们的斗篷和插着一只直立

的狮子图纹的黄旗来判断，这是施利本巴赫的司令部……可是施利本巴赫本人又在哪里呢？把望远镜又移动一下，霍恩看见正在追逐缅希科夫的马克瓦尔特也飞驰到那群军官旁边，古怪地摆动着胳臂，仿佛在抵御什么幽灵似的，而且想转身奔窜，可是已经有人赶到他面前，把他从马鞍上拉下来了……一个骑士乘着一匹两耳下垂的高头大马，正在升登土冈，——旗帜迎着他放下来，向他致敬。这个人只能是施利本巴赫了……一汪泪水遮糊了老将军霍恩的视线，他气呼呼地将它擦掉，随后把望远镜的铜镜圈抵在眼眶上。那个骑着垂耳大马的骑士竟不像是施利本巴赫……他挺像是……

“将军先生，这是叛逆啊！”副官比斯特列姆悄没声儿地说。

“您不说我也看得出来，那是沙皇彼得，穿着瑞典军服……我上了个大当。您不提我也明白……快去吩咐把我的胸甲和宝剑拿来……”霍恩将军把这时已经没什么用处的望远镜抛开了，像个小伙子似的顺着城楼陡直的梯磴跑下去。

在下面假战斗的战场上，开始了军事长官受骗以后必然会发生的事情。穿着瑞典制服的谢苗诺沃和因格曼兰德团的官兵，一直躲在林子里等候时机的阿萨菲耶夫和戈尔博夫所部的龙骑兵，还有另一边的缅希科夫所部的几个营，马上从两边直向那倒霉的马克瓦尔特的瑞典军猛烈地冲扑过去。马克瓦尔特把宝剑交给沙皇彼得，将头盔扔在草地上，站在土冈上那些俄罗斯军官中间，羞愧而绝望地耷拉着脑袋，不愿看到他自己那批至少代表纳尔瓦卫戍军的三分之一实力的优秀部队的毁灭。

有一会工夫，他那些掩护步兵的胸甲骑兵秩序井然地撤退着，偶尔也作一些短暂的突击。可是当埋伏在白桦丛林里的雷恩上校和他的龙骑兵向他们后阵冲扑的时候，肉搏就开始了。射击停止了。只听得俄罗斯人用力砍杀时的狂暴的尖叫，瑞典人临死时的嘶哑的呼号，刀锋跟胸甲和头盔碰击时的声响。互相咬着的牲口用后蹄直立起来。王旗倒下去了。从混战中脱身出来的零星的骑兵，在草地上没命地驰骤，如同盲人一般，互相碰撞，把胳臂一扬，就往下摔倒了……所有的俄军部队都爬到了战地工事顶上，好像在谢肉节日人们聚拢来观看逗引狗熊一般……士兵们乱哄狂喊，手舞足蹈，把帽子

抛到空中。

只有很少一部分瑞典军队总算冲破包围，回到了纳尔瓦。霍恩将军所能做到的事，只有守住城门，防止俄军的追兵闯入城内。原先涌出来准备打劫的居民，这会儿赶着大车，在战壕前面乱窜。士兵们翻过围栅，凭一股热劲，也不怕城墙上发出来的炮火，抓住了不少的纳尔瓦居民，连同他们的大车和牲口，带回军营，卖给自己的军官。

当天晚上，缅希科夫的大帐篷里举行了一次欢乐的晚宴。他们喝着德·普鲁海军上将的烈性糖酒，吃着列维尔火腿和很少人见识过的熏比目鱼。那鱼已经有点发臭，可是味道还很好。他们为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的机智干杯，把他的脊背拍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你把那个聪明的霍恩作弄得很不错！你确实是今天的主角！”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已经喝了不少酒，这会儿低沉地说道，笑得两个肩膀兀自在摆动，一边用大锤一般的拳头在缅希科夫的肩胛骨当中捶打着。“我可以打赌，连奥德修斯王[①] 你也能用巧计来胜过呢！”钱伯斯嚷道，一边也在捶打着总督的脊背。“很难想象，还有比俄罗斯人更加机智的人！”

客人们七嘴八舌地互相抢白着，几次想动手草拟一封给霍恩将军的信，赏他一个“大鼻子”勋章。这封信开头开得很好：“你这个纳尔瓦的掌柜的，你这个撒尿泡湿裤子的家伙，你这个老傻瓜，你这只阉过的公猫，叫吼起来倒像是一头狮子……”出于醉后胡闹，再往下去那些骂人的话，秘书马卡罗夫竟然不知道该怎么样写在纸上了。

阿尼基诺·伊万诺维奇·列普宁已经像羊叫似的咩咩地笑畅了，最后便说：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样子羞辱那个老头儿是不是值得？要知道事情到底还没有结束啊……”

大家都对他捶台拍桌，呼幺喝六，可是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却从马卡罗夫手里抓过来那封没有写完的信，揉成一团，往口袋里一塞：

---

① 奥德修斯王是荷马史诗《奥德修记》中的主人公。他是伊大卡岛王，在特洛伊战争中曾用木马之计使希腊军大获全胜，故以机智著称。

"我们笑也已经笑畅了,——这就够啦……"

他站起来,身子摇晃着,一把抓住缅希科夫的肩头。他用劲把那张松弛了的圆圆的脸板起来,——跟往常一样,搐动一下长长的颈脖,恢复了固有的镇静:

"宴会到此结束。"

说完,他走出了帐篷。天亮了。草叶上有一层浓重的露水,看上去灰蒙蒙的,篝火的烟就在那上面袅袅地飘动。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深深地吸了一口早晨的清气:

"好,祝你们顺利……时候到了!"阿尼基塔·伊万诺维奇·列普宁和雷恩上校应声立即从站在彼得后面的军官群里走出来,朝他拢近去。"我再一次告诉你们两位:我不需要关于胜利的浮夸的报告。我也不作那样的指望。摆在你们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必须把他彻底打垮,使他永远不能恢复元气。要完成这样的任务,你们就得硬起心肠来……去吧!……"

阿尼基塔·伊万诺维奇·列普宁和雷恩上校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离开篷帐,齐膝盖踩在茂密的草丛里,向着黑糊糊的林子走去,在那里,龙骑兵团和坐在大车上的步兵——所有参加昨天那次假战斗的人们都又穿上自己的制服,等着开拔。今天等着他们去完成的任务可不是儿戏的:要在韦京贝格附近包围并且歼灭施利本巴赫的军团。

四

"就这样,先生们,我们认为已经变得毫不足道的前任国王奥古斯特,却得到了俄罗斯人的支援,正在向华沙迅速地移动,"年轻的国王斯坦尼斯瓦夫·列辛斯基在召开军事会议的时候这样说道。国王被强加在他身上的国家大事弄得很疲劳,他那张清秀、傲慢而阴沉的脸在耷拉着的睫毛底下显得白里透青,——他没有扬起眼睛,因为朝臣们的高傲神色和关于战争、金钱、债务的种种谈话叫他厌烦得要死……他用一只松软的手拨着念珠。他穿着波兰服装,这种服装他本来是受不了的,可是自从一支瑞典卫戍军在阿尔维德·霍恩上校——那位纳尔瓦英雄的侄子指挥之下驻扎到华沙以来,波兰的大

地主、大贵族们早都把假发挂在架子上，把法兰西上衣撒上菸草搁在一边，改穿袖子可以折上放下的短上衣，戴着海狸皮帽，登着装有丁当作响的马刺的柔软高统靴，而且还佩着祖传的沉甸甸的军刀，代替宝剑。

在华沙，他们在阿尔维德·霍恩的可靠的保护下，过着欢乐愉快、无忧无虑的生活，当年他强迫国会选出这个出身不太高贵、举止却极优雅的年轻人升登王位的无礼行动，已经被大家宽恕了。瑞典军官又暴横又高傲，可是在喝烧酒和蜜酒方面到底还斗不过波兰人，而在舞蹈方面也比不上像维什涅韦茨基和波托茨基那样出色的马祖尔卡舞蹈家。唯一的困难是，从那些受战争蹂躏的领地上收入的钱越来越少，不过即使这种情况看来也很快就会过去：查理不会一辈子在波兰逞威作福，他早晚会到东方去——对付彼得沙皇。

而现在，出人意外，一片乌云就要推到华沙上空来了。没有经过什么战斗，奥古斯特已经占领了富饶的卢布林城，而且带着一批吵吵闹闹的波兰骑兵，正沿维斯拉河的左岸向华沙急速挺进。那个独眼怪物丹尼拉·阿波斯托尔首领，带着他的第聂伯哥萨克兵，已经穿到维斯拉河的右岸，正在逼近华沙的郊区布拉格区。十一个俄军步兵团正在布格河沿岸的一些城市里肃清斯坦尼斯瓦夫国王的拥护者；他们已经占领了布列斯特，也在转向华沙。而从西路，舒仑布尔格元帅的萨克森军团也正向着华沙迅疾前进，他用一种机智的调动迷惑了正在另一条路上找寻他的查理国王。

"上帝和圣母看得很清楚，我一点也没什么野心要把波兰王冠戴在自己头上，那全是议会的意志，"斯坦尼斯瓦夫国王用鄙夷不屑的、慢悠悠的声调说道，连眼睛也没扬一扬。在他脚边地毯上，躺着一只雪白的纯种猎狗，脑袋伏在爪子上。"我身居高位，直到如今，除了困难与烦恼以外，什么也没经受过。我准备放弃王位，如果议会出于小心和慎重要我这样做的话，免得让华沙遭到奥古斯特的毒手。不用说，他有许多愤恨的理由。他既爱虚荣，又执拗。他的盟友沙皇彼得还要执拗和狡黠得多，他们一定会作战下去，直到他们达到目的，直到我们大家完全毁灭。"他把一只穿着精制山羊皮靴的脚搁在猎狗的背上，那狗便扬起一双紫盈盈的眼睛望了一望国王。"说实话，我对什么事都不坚持，我很高兴离开这里到意大利去……波洛尼亚大学

的训练着实使我很神往……”

阿尔维德·霍恩上校脸色绯红，眼神十分冷酷，身体结实，穿着一套破旧的绿色常礼服，坐在国王对面一张折叠椅里，牢牢骚骚地说：

“这不是什么军事会议，——这是屈辱的投降……”

斯坦尼斯瓦夫国王慢慢地撇一撇嘴。红衣主教拉济耶夫斯基，奥古斯特的死敌，没有听到瑞典人那句失礼的评语，这会儿用他在伊格纳季－洛伊奥拉的时候从耶稣会学院里刻苦学到的那种曲意奉承、谦卑恭顺而又带有命令意味的口气说道：

“陛下想规避战斗的愿望，充其量不过是一刹那间的弱点罢了……您的灵魂的鲜花在严酷的疾风中干枯凋萎，——我们受到很大的感动……可是天主教国王的王冠不同于普通的帽子，它只能跟脑袋一块儿给摘掉。我们不好鼓起勇气，谈谈抵抗那个僭位者和教会的仇敌，因为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正是那样一个人，一个邪恶的天主教徒。让我们听听霍恩上校怎么说吧。”

红衣主教那袭在打蜡地板上发出反光来的、蓬蓬松松的紫红绸法衣窸窸窣窣地响了一阵，他笨重地转向瑞典人，文雅地做了个手势，好像献给他一盘可口的菜肴似的。霍恩上校把椅子往后面一推，跨开那双登着上过油的骑兵长靴的结实的腿(跟所有的瑞典人一样，摹仿查理国王，他也穿着一套破旧的常礼服，一双有喇叭口的粗糙的骑兵长靴)，干咳了一阵，清清喉咙，说道：

“我再说一遍：军事会议就得像个军事会议，不是什么风月闲谈。我要保卫华沙，直到最后一兵一卒，——这是我们王上的圣意。我已经下令，入夜以后，任何人如果走出城门，一律予以射杀。我决不让一个胆小鬼离开华沙，——即使是胆小鬼，我也要他们参加战斗！我觉得很可笑，——我们的军队并不比奥古斯特的少。这一点，大统领柳博米尔斯基公爵比我知道得更清楚……我觉得很可笑，——奥古斯特正在把我们包围起来！这不过意味着，他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可以将他零零碎碎地打垮：南方他那些喝得醉醺醺的小贵族骑兵，华沙以东那位丹尼拉·阿波斯托尔首领，他手下的哥萨克兵都是用轻武器装备起来的，一定经不起穿铠甲的骠骑兵的冲击……舒仑布尔格元帅到不了华沙，就会一命归天，——我们的王上不用说正在追逐他。

唯一重大的危险，倒是戈利岑公爵的十一个俄罗斯团，不过当他们从布列斯特挪挪擦擦徒步前进的时候，我们准已经把奥古斯特给歼灭了，那么他们不是被迫后撤，便是死亡。我建议，柳博米尔斯基公爵就在今天夜里把所有的骑兵团集中到华沙。我建议，在这些蜡烛烧完以前，陛下马上宣布全国民兵①总动员……算我该死，如果我们不把奥古斯特国王尾巴上的毛统统拔掉的话……”

吹了下他那浅黄色的唇髭，阿尔维德·霍恩笑了笑，坐了下去。这会儿连国王也扬起眼睛来望着大统领柳博米尔斯基，所有波兰和立陶宛军队的总司令。大家讨论的时候，他一直坐在国王左首一张镀金椅子里，两个手掌捧着耷拉的前额，因而给人看到的只有他那颗头发剪短的、圆圆的脑袋，脑门上留着一撮长发，头上如同撒着胡椒面儿一般，以及他那绺下垂的、稀疏的、长长的唇髭。

屋子里开始沉寂的时候，他仿佛清醒过来似的，叹了口气，挺了下身子（他身材修长，骨骼粗大，肩膀宽阔。），慢慢地把一只手搭到插在珍贵的毛线腰带里那根嵌着钻石的权杖上。他那张有个鹰钩鼻的脸，微微有几颗麻瘢，腮帮凹陷，发红的皮肤紧紧地绷在颧骨上，神色那么孤僻，那么高傲而阴郁，弄得国王的眼皮兀自颤动着，他伛下身去拍拍他的猎狗。大统领慢慢地站起来。等待已久的让他报复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他是波兰最有名的大地主，在那宽广的领地上，他比任何一个国王都更有权力。当他出发去议会或是去琴斯托霍夫朝圣的时候，至少有五千个小贵族，一律穿着紫红色短上衣，可以折上放下的衣袖上镶着天蓝色的翻口，骑马、乘坐四轮马车或大车，走在他马车的前面和后面。民兵出征的时节（去对付叛乱的乌克兰人或是鞑靼人），他便率领了自己的三团骠骑兵，个个都穿着钢甲，背上插着翅膀。作为皮亚斯特② 的后裔，他认为奥古斯特被推翻以后，自己是第一个有权坐上

---

① 民兵（народное ополчение）是在发生战争时由波兰国王征得议会同意而召集的。——原著编者注

② 皮亚斯特是波兰公爵和国王的一个朝代，这王朝在历史上第一个可以征信的代表人物是麦什科（约 960—992），一三七〇年卡齐米尔三世死后，皮亚斯特王朝的王统就断绝了。

波兰王位的人。那时候(去年)三分之二的议会代表曾经抖响着军刀,嚷道:“我们要柳博米尔斯基!”可是查理国王却不赞成这样做,因为他所需要的是傀儡。霍恩上校带着他的火枪兵把个吵吵闹闹的议会团团包围起来,——他们点上了火药线,还用咚咚的鼓声来亵渎会场的庄严。霍恩沉甸甸地踩响着脚后跟,如同钉钉子似的,大踏步走到空着的御座那儿,喝道:“我建议斯坦尼斯瓦夫·列辛斯基!”

打那时候起,大统领便怀恨在心。从来还没有人胆敢损害过他的荣誉。而查理国王(他的可耕地和金碗碟大概还不及柳博米尔斯基的多)却居然这样做了。转动着野性的、黑黝黝的眼神,用指甲搔扒着权杖的把手,他开腔了,暴怒地把辅音发成蛇一样的咝咝声:

“是我听错了,还是仅只是我的错觉:卫戍司令官居然向我这个大统领,向我柳博米尔斯基公爵,胆敢发起命令来了?这是开玩笑,还是胆大妄为?(国王伸起那只抓着念珠的手,红衣主教在椅子里往前探出身子,晃动着猫头鹰似的、皮肤松弛的脸,可是统领却只是威胁地扬起了嗓音。)你们在这里等我发表意见吗?我已经听到你们的话了,先生们,我也已经跟我的良心谈过了……我的答复是这样。我们的军队是靠不住的。为了迫使他们流出自己的和他们弟兄们的血,每一个贵族的心就得充满着热情,每个人的头脑就该愤怒得发晕……也许斯坦尼斯瓦夫王上知道这种助威的呐喊吧?可我就不知道……‘为了上帝,冲啊,为了列辛斯基家族的光荣,拼死命啊!’他们是不会去的。‘为了上帝,冲啊,为了瑞典国王的光荣!’他们会把军刀都扔下。我没法儿统率军队!我再也不要当统帅了!”

统领那张扭歪了的脸,一直到毛茸茸的眼眉都涨红了。他控制不住自己,从腰带里抽出那根权杖,往那孩子似的国王的脚边一摺。那只白狗便凄厉地尖叫起来……

“这是背叛!”霍恩狂暴地嚷道。

五

“狂暴汉”(或者说为狂暴所控制的人)这个词儿来自远古,出于北方人用毒蝇菌来使自己沉醉的习俗。后来,到了中世纪,诺尔曼人

把那些在战斗中为狂暴所控制的战士叫做狂暴汉，——他们打起仗来不用锁子甲、盾牌或是头盔，光穿一件粗麻布衬衫，而且样子那么可怕，譬如，根据传说，十二个狂暴汉，卡努特酋长① 的儿子们，出航的时候就得另外乘一条船，因为连诺尔曼人也害怕他们。

碰上只能称作狂暴汉的查理国王发作狂暴的时候，偶然在他营帐里的朝臣个个都丧魂落魄，胆战心惊，皮佩尔伯爵甚至以为自己的命都会保不住呢……接到科泽尔斯卡伯爵夫人那封鸽信以后，查理也不考虑考虑皮佩尔、雷恩舍尔德元帅以及其他将领们的意见，竟毫不动摇地坚持他的复仇的意愿，马上打垮奥古斯特，使整个波兰俯首屈从斯坦尼斯瓦夫·列辛斯基，让军队好好地休息一下，随后到第二年，来一个夏季战役，把彼得的那一帮家伙出色地完全歼灭，以结束东线的战事。对纳尔瓦和尤里耶夫的命运他倒并不担心，因为那边的卫戍军很可靠，城墙又坚固(莫斯科人的牙齿啃它不动)，何况还有骁勇的施利本巴赫在那儿。可是，除此以外，他这个马其顿亚历山大和恺撒的光荣的继承者，因为接到一封鸽信，而且那封鸽信又是一个放荡的交际花带给他的，竟就改变他的伟大计划，那么他的自豪感也会受到损伤……

俄军增援部队到达索卡尔以及奥古斯特就在查理国王(他活像一头吃饱了的狮子，正要不慌不忙地、懒洋洋地用獠牙咬住那个注定着失败的波兰国王。)眼前突然进军华沙的消息，就是在大贵族索别先斯基家晚宴席上用军刀劈碎香肠盘子的那个小贵族带来的。皮佩尔伯爵意乱心慌，便走去唤醒国王，因为那时天也在亮了。查理平静地睡在行军床上，双手交叉着按在胸口。一盏铜灯的微弱的火光，照亮了他那很大的凸骨鼻子，禁欲主义的瘦瘪的腮帮，闭得紧紧的嘴唇，——甚至在睡梦中他也想不同凡响呢。他看去仿佛是石椁上一座中世纪骑士的雕像。

起初，皮佩尔伯爵把希望寄托在国王的公鸡身上，这本来已经是它大声啼叫的时候了。可是那公鸡不得不跟国王一起过着修道者的生活，这会儿只是在帆布帐篷后面那个笼子里走动一阵，沙着嗓子逼

① 卡努特(995—1035)，英格兰和丹麦的王。

出那么一声："噢—喝—喝！……"

"陛下，请醒醒吧！"皮佩尔伯爵尽可能温和地说道，拨亮了那个灯盏的火苗。"陛下，有一个不太愉快的消息……(查理没有动弹，只是把眼睛睁开了。)奥古斯特趁我们没有防备溜跑了……"

查理马上拔出两条穿着粗麻布内裤的腿，一骨碌把一双穿着羊毛袜的脚甩到地毯上，用两个拳头撑在那儿坐着，瞅住皮佩尔。皮佩尔便以朝臣们的小心谨慎态度，启奏那关于奥古斯特的命运已经有所改变的情况。

"我的骑兵长靴，还有裤子！"查理慢条斯理地说，那双一眨也不眨的眼睛睁大得越发吓人了，——它们甚至好像在闪烁，如果那不是开始冒烟的灯火的反光。皮佩尔跑出帐篷，随即跟贝尔根海尔姆一同进来了，那人的假发匆忙地歪扣在额头上。将领们陆续走进了营帐。查理翘起两腿，穿上了裤子，着好了骑兵长靴，扣齐了常礼服上的纽扣，弄得两个指甲都给折裂了，直到这时候他才发作他的狂暴。

"您就是跟那些肮脏的娼妇厮混过日子，您已经胖得活像天主教僧侣了！"他用狗嗥似的嗓音(因为他的牙颚在抽筋，他的牙齿在打颤。)朝那个完全无辜的罗森将军吆喝着。"今天是您受辱的日子！"仿佛抡起宝剑要去刺戳一般，他向勒文豪普特将军扑过去，嚷道。"您应当作为一个小兵，磨磨蹭蹭走在我军的辎重车队里才合适！您的侦察队到哪去了？消息，我比大家都知道得晚呢！……一个决定欧洲命运的最重要的消息，我是从一个小贵族醉汉那里知道的！我从一些交际花那里知道一点消息！真是笑话！我倒觉得很惊奇，为什么哥萨克人没有趁我熟睡的时候把我从帐篷里拖出去，用绳子套住颈脖，押解到莫斯科！还有您，皮佩尔先生，我劝您把您纹章上那个伯爵的冠冕换成弄臣的帽子！您，您这个贪吃山鹬、鹧鸪和其他野味的人，您是一个酒鬼，一只蠢驴！您别放肆，假装什么受到了侮辱！我要把您用车轮碾死，四马分尸，才称心呢！您的密探在哪儿，我问您？您的信差在哪儿，他们理应在事情发生以前一昼夜就把消息报告我的？滚吧！我要抛下军队，我要做一个平常百姓！做你们的国王，才叫我厌恶呢！"

于是查理把常礼服上所有的纽扣统统都扯掉了。他伸起骑兵长

靴，一脚把个军鼓也踢破了。他从贝尔根海尔姆男爵的头上拉下来那顶假发，把它撕成了碎片。谁也不敢回一句嘴，由他在帐篷里那些步步后退的朝臣们中间乱转乱跳。等到那阵狂暴的发作逐渐平息的时候，查理才把双手抄在背后，伛下脑袋，说道：

“我命令你们立即向部队发出警报。给你们，先生们，三个小时去准备。我就要开拔了。一切情况，你们可以从我的诏书中了解。现在，你们离开我的营帐吧。贝尔根海尔姆，准备笔、纸和墨水。”

六

“这真是受不了……我们停在这里已经很久很久了……只要决心大一点，好好地打一仗，那么今晚上我们说不定可以在华沙宿夜了，”科泽尔斯卡伯爵夫人抱怨地说，望着车窗外面那数不清的篝火，在暗夜的昏黑中看不清的城市前面构成一个宽阔的半圆形。伯爵夫人疲累得都快昏倒了。她那辆车顶上装着镀金丘比特像的精致马车，已经在穿越一条小溪时损坏，因此她不得不坐到安娜·索别先斯卡太太那辆既不舒服又不好看、而且颠簸摇晃的马车里去。伯爵夫人心里那么恼怒，而且在她看来安娜太太又是那样一个可鄙的人，她甚至得硬着头皮才能对这个穷乡僻壤的波兰女人显示几分殷勤。

“王上的御车就停在我们的马车前面，可是他不在那里……他到底在想些什么，这连上帝也不知道……晚餐啊，休息啊，什么都没有准备好……”

伯爵夫人抖一抖皮带，好容易把车窗放下来了。飘进来一股热烘烘的马汗味儿，还有一缕引起人食欲的军厨的炊烟。黑夜充满了营地上的喧嚷(人们在互相呼唤，连在一起的大车在喀嚓作响。)，叫嚣，吵骂，哗笑，马蹄的踏地声，遥远的炮击声。对军旅中的这种欢乐，伯爵夫人厌烦得要死，便又拉起车窗，往车厢犄角里向后靠去。样样东西都在搅扰她：她那身弄皱的衣裳，那件带风帽的斗篷，那只首饰箱的尖角；她真想把个什么人狠狠地咬出血来才痛快……

“我怕我们会发现王宫已经给弄得十分紊乱，被洗劫一空了……列辛斯基家族是有名的贪得无厌，那个斯坦尼斯瓦夫我知道得太清

楚了。他就是一个伪君子,又吝啬又小气……他从华沙逃出来,口袋里连一本祈祷书也没有。我劝您,我亲爱的,总得有所私人的房子备在那里,当然啰,如果您在华沙有些体面熟人的话……您不要太把希望寄托在奥古斯特国王身上……天哪,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无赖啊!"

安娜太太十分喜欢跟伯爵夫人谈话,——这是接受上流社会教育的一所高等学校。安娜太太从少女时代起,她那美妙的曲线还只开始在内衣里面突出来,就一直在梦想一种不平凡的生活。因此她只要在镜子里打量自己:她长得很好看,而且不光是好看,还有一股泼辣劲儿,她聪明,机警,活泼,不知疲倦。她家境清寒。父亲是一个破落的小贵族,在集市谋生和靠有钱的大贵族家的赌台过日子。他难得待在家里。偶尔在家,他总是穿一件粗布长襟衣,疲劳,安静,蹙皱着脸,坐在窗子旁边,闷声不响地望着外面那贫穷的家业。他钟爱的独生女安娜缠住他,要他讲他的冒险故事。做父亲的起初不愿意,可是逐渐热乎起来,他就开始夸说自己的丰功伟绩和那些有权有势的熟人。安娜像听神仙故事一样,听着那些或真或假的关于维什纳韦茨基、波托茨基、柳博米尔斯基、恰尔托雷伊斯基等等爵爷家的古怪行径和奢华生活……当她父亲为了偿付赌债出卖了最后一匹驽马,又吃掉了最后一只子鸡,把女儿许配给上了年纪的贵族大地主索别先斯基的时候,安娜一点也没表示反对,她心里明白这头婚事仅仅是她走向光明未来的安全的阶梯。使她苦恼的只是她丈夫的爱情太过热烈了,跟他的年龄不相称。不过她心肠很好,完全受着理性的制约。

而现在,偶然的机缘使她一下子升登幸运之梯的顶层。王上也落到她的罗网里来了。安娜太太不像傻瓜那样冲昏了头脑;她的敏锐的才智开始到处乱窜,如同一只待在粮囤里的耗子。样样事情都得深思熟虑,要有先见之明。贵族大地主索别先斯基跟那种恩爱的丈夫一样,照例什么也不了解,什么也没看见,这会儿她就向他温柔地声明:"穷乡僻壤我已经受够了! 您自己,约瑟夫,应当为我感到欣幸:现在我要做华沙的第一夫人了。什么事您都用不着操心,您尽管大吃大喝,热烈地宠爱我吧。"

难就难在这里:要以巧计胜过科泽尔斯卡伯爵夫人,而且还要安

安稳稳地去掉她；而最微妙的是：不仅要侍候王上那种瞬息即逝的奇想，而且还要使他经久地依恋自己……

要达到这个目的，光靠女性的娇媚是不够的，还需要经验。安娜太太抓紧时机，从伯爵夫人那里探询诱惑人的秘密。

“啊，不，亲爱的伯爵夫人，到了华沙我打算住在茅草房里，只要能够靠近您，好像一只普普通通的小蜜蜂靠近一株玫瑰一样，”安娜太太说。她蜷起脚，坐在车厢的另一个犄角里，不时瞟一下伯爵夫人那张眼睛闭着的脸：这脸一忽儿给篝火的反光映耀得绯红，一忽儿又没入了阴影，如同月亮没入云层里一般。“本来我还只是一个小孩子嘛。直到现在，王上跟我说话的时候，我还会打哆嗦，因为我生怕回答得不聪明，或者是不得体。”

伯爵夫人仿佛在给自己那酸得像醋一样的思想一个答复似的，开言道：

“王上饥饿的时候，黑麦面包和斯特拉斯堡馅饼他都觉得一样愉快，会狼吞虎咽地吃个光。在路旁一家小客店里，他死气白赖地钉着一个麻脸的哥萨克女人，她像闪电一般穿过庭院跑到地窖里去，随后又拿着几个细颈罐子奔回客店……他觉得她是一个女人……仅仅凭这一点，他就认为有意思……唉，那个妖魔！柯尼希斯马克伯爵夫人把他征服了，就只因为她在跳舞的时候露了下吊袜带：绾成花结系在绯色袜子上的那副黑丝绒带子……”

“耶稣－马利亚！那个东西居然也会起这样的作用啊？”安娜太太小声说道。

“他像牲口一样爱上了一个俄罗斯贵族夫人沃尔科娃。她在一次跳舞会上换了好几次外衣和内衣。他就冲进她房里，一把揪住她的内衣，拿来擦抹他那汗湿涔涔的脸……这样的事历史上也有过，那是在上一世纪，法兰西国王菲利普二世……可是在那里，事情是以结成永好告终的，而贵族夫人沃尔科娃，却叫大家很高兴，后来从他鼻子底下悄悄地溜走了……”

“我真是太愚蠢！”安娜太太扬声说道，“我不明白那女人的内衣跟这些事到底有什么关系。”

“不是内衣，重要的是那位夫人的皮肤，她那种天生的香味……

女人的皮肤跟鲜花的香味完全一样；这一点，女修道院学校的小姑娘们个个都知道……像我们心爱的王上那样的淫棍，决定他好感的是他的鼻子……”

“啊，圣母啊！”

“您有没有仔细端详过他那个十分引以自豪的大鼻子？正是这个大鼻子他认为使他跟亨利四世有了相似之处了……他经常不断地掀动着鼻孔，活像一头打野鸟用的猎狗嗅到一只沙鸡似的……”

“这样说起来，香水、龙涎香粉、香膏就显得特别重要了？我有没有正确理解您的意思，亲爱的伯爵夫人？”

“要是您念过《奥德修记》，您一定会记得那个女妖喀尔刻把男人变成了猪……用不着假装天真，我亲爱的……不过，话又得说回来，这一切真够叫人厌恶、无聊和有失体面……”

伯爵夫人不再吱声了。安娜太太开始寻思，这会儿到底是谁用巧计胜过了谁。车窗外出现一个马头，从它黑乎乎的嘴唇中间流下来一滴滴涎沫。那是王上骑着马过来了。他跳下鞍镫，拉开车门，——他鼻孔张开着，面膛很大、精神饱满的脸上现出一副耀眼的笑容。在侍卫骑士们的火炬光芒中，他是那样的仪表堂堂，戴着一顶轻巧的镀金头盔，脸甲往上卷起，肩膀上豪华地搭着一袭紫红色长袍，弄得安娜太太兀自在自言自语：“不，不，鲁莽不得！……”国王兴冲冲地嚷道：

“走出来吧，两位夫人，你们就要亲身经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场面了……”

安娜太太轻轻地叫了一声，马上从车厢里扑出去。伯爵夫人却说：

“我的腰好像已经折断了，不用说，这正是陛下求之不得的事。我衣冠不整，还是空着肚子留在这儿打一会盹吧。”

国王粗暴地答道：

“如果你需要轿子，我去叫人给你抬一乘来……”

“轿子，给我？”从她突然睁大了的眼睛里射出来两道绿幽幽的闪光，直逼得奥古斯特微微往后退了。伯爵夫人仿佛带着已经点燃的火药线，从马车里飞出来。她穿着一件带风帽的桃红色斗篷，佩着许

多闪闪发光的宝石，在她耳朵上、颈脖上、手指上颤动，头发稍稍有些散乱，可是这一点也没减损她的娇媚。“永远为您效劳！”她说着，便把一只袒露的手臂插到他的臂肘底下。安娜太太再一次领会了这个女人的艺术的伟大……

他们三个人一起走向王上的御车，在火炬的光芒中，一个精选的贵族骑兵连骑着马立在那里，穿着胸甲，雪白的天鹅羽毛插在肩头的铁箍上。奥古斯特和那两位夫人(一边一个，稍微在他后面一点。)往摆在地毯上的安乐椅里坐定了。安娜太太的心别别地跳着：她似乎觉得围在四周的魁伟的骑士，装着翅膀，胸甲和头盔闪耀着火光，都是上帝的天使，他们降临人间，是要把华沙的宫殿、荣誉和金钱还给奥古斯特……她闭上眼睛，背了一段短短的祷文：

愿王在我手中，如同一头绵羊！……

传来一阵马蹄声。骑兵连往两边闪开了。从黑暗中，大统领柳博米尔斯基带着卫队逐渐驰近，那些人的肩膀后面也装着翅膀，不过羽毛都是黑色的。一直赶到国王近旁，大统领才揪了下缰绳，把牲口勒住，宽斗篷给风吹动着，随后他跳下那匹喷着鼻子的马，跪在奥古斯特面前的地毯上：

“如果可能，王上，请宽恕我的叛逆……”

他那双热辣辣、黝沉沉的眼睛很坚定，那张发红的脸很阴郁，嗓音断断续续的。他在摧折自己的气焰。他没有除下那顶饰着一串钻石的皮帽，不过一双枯瘦的手在颤动……

“我对你的叛逆是我的狂妄，是我的糊涂……不过，请你相信，我到底不曾有过片刻工夫承认斯坦尼斯瓦夫是国王……委屈正在撕碎我的肝脏。好容易我总算等到了！……我把权杖往他脚边一掷……我啐了他，离开他走了……在宫院里，我受到司令官部下士兵的袭击……谢天谢地，军刀我还抓得很牢，——我用该死的敌人的血来证明我跟列辛斯基的决裂……我把生命奉献给你了！”

奥古斯特一面听，一面慢慢地除下铁手套，让它们掉在地毯上，他的脸色开朗了。随后他站起来，伸出双手，在空里抡着：

“我相信你，大统领……我真心诚意地宽恕你，拥抱你……”

于是他用劲把统领的脸按在自己的胸口，按在意大利制造的铁甲那浮雕的根陶尔和宁芙① 像上。这样按了一会儿，按的时间未免长了一些，奥古斯特才吩咐再端来一把椅子。可是椅子早已放好在那里了。大统领摸了下打伤的腮帮，开始叙述他拒绝出兵攻打奥古斯特和俄罗斯人以后华沙发生的事件。

华沙惊慌万状。红衣主教拉济耶夫斯基，这人去年在卢布林议会里，曾经跪在刻着基督受难像的十字架前面，宣誓效忠于奥古斯特和波兰国家的自由；一个月以后在华沙又曾吻着路德教派的《圣经》，宣誓效忠于查理国王，甚至嘴唇上沾着唾沫，还要求把奥古斯特废位；也曾建议柳博米尔斯基公爵为王位候选人，而在阿尔维德·霍恩的要求之下，马上又将他出卖了，——这个三次变节的叛徒第一个逃离华沙，而且还巧妙地带走了几大箱教会的财物。

斯坦尼斯瓦夫国王在空荡荡的宫院里徘徊了三天，早朝的大臣一天比一天少了。阿尔维德·霍恩不让国王看不见他，——他已经向国王起誓，由他的卫戍军来独力固守华沙。按照宫廷礼制，他不能和国王同席，因此国王进膳，他就坐在隔壁屋子里，铮铮地弄响着马刺。为了不要听到这种恼人的铮铮声，斯坦尼斯瓦夫在等候上菜的时候，便独自用拉丁语高声朗诵阿普里乌斯的诗篇。到了第四天夜里，他终于换上庄稼人的衣裳，装上一绺假胡子，跟他的理发师和侍从们一起，从王宫里溜出去了。他坐大车出城，带着两个焦油桶，里面装的是王室的财物。阿尔维德·霍恩明白得太晚了，斯坦尼斯瓦夫国王这个十足道地的列辛斯基，这些日子里除了朗诵阿普里乌斯的诗篇以及带着他的狗在空荡荡的殿堂里无聊地踱来踱去以外，其实还干了许多别的事情……阿尔维德·霍恩扯下了国王床上的帐子，把它踩碎了，用剑刺死了内廷掌礼官，用枪打死了守夜的警卫长。可是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制止贵族大地主们从华沙逃走了，这些人跟列辛斯基反正总有着点关系。

听了这段叙述，奥古斯特哈哈大笑，用拳头往椅子把手上一捶，朝两位夫人转过脸去。科泽尔斯卡伯爵夫人的眼睛里只表露出一种

① 根陶尔是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马的怪物，宁芙是希腊神话中山林水泽的女神。

冷冷的轻蔑，可是安娜太太却爆出一阵银铃似的笑声。

“那么你能给我出些什么主意呢，大统领？包围还是马上袭击？”

“只有袭击，陛下。阿尔维德·霍恩的卫戍军，人数并不多。趁查理国王还没赶到以前，一定要把华沙拿下来。”

“马上袭击，真见鬼！高明的主意！”奥古斯特嚷道，威武地、铮铮地响了下铁护肩。“要使袭击成功，就得让战士们好好地吃一顿，哪怕给一些煨鹅也行……根据粗略的估计，需要五千头鹅！……嘿！”他皱起了鼻子。“给他们关一点饷银，那也不坏……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戈利岑公爵能够拨归我使用的只有两万金币……数目太小了！一涉及金钱，沙皇彼得的手面是不大的，不，确实是不大的！我把希望寄托在红衣主教和王室的财物上头……可什么东西都给盗走了！”他嚷嚷着，满脸涨得通红。“我到底不能在自己的首都勒派捐款啊！”

柳博米尔斯基公爵听完了他的话，眼睛一直望着脚下，随后小声说道：

“我的军费金库还没有空……你只消吩咐……”

“谢谢你，我很乐意利用你的奉献，”奥古斯特答道，有点儿太急促了，可是仍然带着一种道地的凡尔赛的优雅气派。“我需要十万金币……出击以后还给你……”他眉开眼笑，站起身来又跟统领拥抱了，用腮帮去碰他的腮帮。“去吧，公爵，去休息一下。我们也要去休息了。”

统领跳上坐骑，头也不回，就往黑暗中驰走了。奥古斯特转向那两位夫人。

“两位夫人，这样，你们两位劳累的旅行快要得到报偿了……不过，你们不妨把你们的愿望告诉我……第一个也是顶简单的一个，我估摸，大概是吃一顿晚饭……别以为我已经把你们的舒适和娱乐给忘了……这是国王的责任嘛，——任何时候任何事情都不能忘记……请你们到我的马车里去吧……”

第 五 章

一

加夫里尔·布罗夫金正在马不停蹄地赶往莫斯科，凭着沙皇签发的驿马使用证，他那辆装着铁轮轴的短短的大车，每到一个驿站可以换三匹套马。他带着皇上的邮件和给“公爵皇帝”的口信——责成他赶快把各种铁器运往彼得堡。同行的是安德烈·戈利科夫。加夫里尔奉命不得在路上耽搁。其实他哪里会耽搁啊！他那颗急躁的心，早已飞在这辆三套马车前面成百俄丈了。每逢来到一个驿站，满身尘灰的加夫里尔总是冲上台阶，用鞭子柄捶门。“我是专员！”他嚷道，转动着眼珠子，“马上备三匹套马！”随后他朝那个瞌睡朦胧的地方小吏走拢去，那人的身份的唯一标志便是一顶镶着金饰纽的帽子，因为天气热，他打着赤脚，身上只穿一条衬裤和一件解下了腰带的长衬衫：“来一勺克瓦斯，不要等我喝好，就把牲口套上了……”

安德烈·戈利科夫情绪也很兴奋。他咬紧牙关，抓住大车的车帮，免得跌倒和摔死。他让头发在背后飘扬，鼻子如同鹌鸟一般探出着，仿佛第一次睁开眼睛似的望着迎面浮过来的、有股树脂热气的森林，望着那给毒花花的鲜艳绿色围起来的、倒映着天空和夏云的、圆圆的沼地的湖泊，望着那车轮辚辚地滚过小桥时便有成群的野禽从黑糊糊的水面上飞起来的、弯弯曲曲的小溪。在摆动着的马颈圈底下，铃铛忧伤地唱着漫长的、走不完的道路的歌子。车夫不停地赶着三匹套马，凭他的驼背感觉到有个狂暴的乘客拿着鞭子坐在他后头。

沿路疏疏落落地出现一些村子。这些村子都很古老，居民也很少，简陋的农舍开着有两个手掌那么大的窟窿，用尿泡蒙起来，当做窗子，低矮的大门上头还有一个被烟气熏黑的裂口。在一株裂开的柳树底下，有个小鸽棚似的东西，供着圣像：在这种荒村僻野，总得有

点什么东西让人们记起上帝。有些村子里，只有两三间农舍还住着人；其余的村子里，坍毁的房顶都已经陷落，大门倒塌，四周长满了荨麻。至于人呢，你大概可以在难以穿越的密林中、在德维纳河或是维戈河沿岸的北方莽原上找到他们，要是他们没有逃到乌拉尔或是顿河下游去的话。

“唉，多么贫穷的村子！唉，他们生活得多么困苦啊！”戈利科夫悄没声儿地说，由于怜悯把一个狭溜溜的手掌捂在腮帮上。于是加夫里尔审慎地答道：

“人少，国家大，从这一头穿到那一头，用十年的时光也走不完。贫困就那样造成了：要求于每一个人的很多。你瞧，我到过法兰西……我的天哪！农人们在风里头摇摇晃晃，靠野草和酸酒过日子，就是那样的东西还不是人人能吃到……可是每逢一位侯爵或是法国太子本人出来狩猎的时候，打死的野禽野兽却总是一大车一大车的……那里你才看到真正的贫困呢。可是那里，造成贫困的原因却不一样……”

戈利科夫没有问他法国农民为什么在风里头摇晃的原因……他的窍门还没有开，许多事情的道理他都不理解；从眼睛里，从耳朵里，从鼻孔里，他喝着人生的甜酒和苦酒，有时候过度的欢乐，有时候过度的苦恼……

到了瓦尔代高地①，景色变得比较宜人了：一片片林中空地，堆着隔年的干草，干草堆上蹲着一只鹞鹰；一条条林间小道，弯弯曲曲地消失在阔叶树的密丛里，招引人顺着它们走去采摘沿路的莓果；而树林的飒飒声这里也跟别处不同：轻柔，而且丰满。村子也比较富裕，有石头的大门，有装饰起来的雕花的门廊。他们在一口井边停下来，让牲口饮水，看见一个十六岁左右的姑娘，垂着一根粗大的发辫，戴着一个白桦树皮的头饰，每一个叉角上钉着一颗天蓝色的玻璃珠，样子那么可爱，真叫人直想从大车里爬出来，吻她的嘴唇。戈利科夫克制地叹起气来。加夫里尔对这种乡村姑娘之类的小事情不大理会，却对她说道：

---

① 今圣彼得堡南部的丘陵地带。

“你干吗站在这儿望着？你没看见我们的轮箍坏了。快去叫个铁匠来！”

“哎！”她轻轻地叫了一声，便把水桶和扁担往地上一撂，随即打青草里奔去，从她粗麻布裙子的绣花下摆那里闪出来一双粉红色的脚跟。不过，她一定已经跟什么人说过什么话了，因为没过一会就来了一个铁匠。一看见这样一个庄稼汉，谁都会满意地叫起来：好一个精壮结实的家伙！他那张健旺而匀称的脸，蓄着一绺鬈曲的胡子，嘴唇上挂着一抹笑意，仿佛他只是出于厚道才跑来看看这两个过路的傻瓜似的；他的胸脯经得起两普特重的秤砣的捶打而不受损伤，他那双坚实有力的手插在皮围裙里面。

“轮箍坏了，是不是？”他用悦耳的低音，带几分嘲笑的味道问。“一看就知道这是莫斯科制造的东西。”他晃着脑袋，绕大车转了一转，又往车子底下看了一看，随后抓住车身的后部，就让那两个乘客坐在上面，将它轻轻松松地摇了一摇。“全要散架了。这种大车只配魔鬼拿去装劈柴用。”

加夫里尔怒气勃勃地开始争论。戈利科夫却热情地瞅着这个铁匠：在所有的奇迹当中，这也许是最叫人惊异的一个奇迹了。叫他怎么能不怀念画笔和颜料，怀念那有股香味的槲木画板呢！一切，一切都从眼睛前面飞闪过去，消失在迷迷蒙蒙的忘却中，永远不会再回来。只有画家才用自己的艺术把这种没有道理的毁灭留在画板雪白的平面上。

“嗯，把它修理一下要花很多时间吗？”加夫里尔问。“每个小时都很宝贵。我在赶办皇上的公事啊。”

“时间吗，你可以花多一些，也可以花少一些，”铁匠答道。加夫里尔凌厉地看了看自己手里的鞭子，随后又朝他斜觑了一眼：

“好吧……你要多少钱？”

“我要多少钱？”铁匠笑了。“我的工钱才贵呐。如果照应该开的价钱向你要的话，你手头的钱恐怕还不够付呢。我倒是认识你的，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今年春天，你跟你哥哥路过这儿，还在我家里宿过一夜。你都已经忘了吗？说起你哥哥，他真是个聪明人。我跟彼得皇上也很熟，他也认识我，——每回他打这儿路过，总要到我的

作坊里去转一转。他也很聪明。唔，拉到我作坊去吧，让咱们去修修看……”

铁匠作坊坐落在大路旁边一个山坡上，房子很矮，是用大圆木造的，屋面上糊的是泥土，带有三间钉蹄铁的棚屋；周围散放着轮子、犁和耙。铁匠的两个弟弟，束着皮围裙，鬈发上扎着皮条，还有一个哥哥，那个锤工，一个脸色阴沉、胡子拉碴的大高个子，都站在门口。铁匠毫不慌忙、可也毫不费力地着手操作了。他自己把套马解下来，翻转车身，卸下轮子，抽出铁轴。“瞧，它们全都裂开啦。那个莫斯科铁匠，真该让这根车轴在脑门上挨一顿揍才行……”他把两根车轴往熔炉里一塞，又倒了一袋煤进去，随后向一个弟弟喝道：“万纽沙，提起精神拉风箱吧！呃，砍树嘛，肩膀就爱惜不得了！”于是几个弟兄就干起来了。加夫里尔倚在门上，吸着烟斗。戈利科夫坐在高高的门槛上。他们问道，如果让他们来帮忙，时间能不能缩短些，可铁匠却摆了摆手：“你们安安静静地坐一会吧，不妨看一看瓦尔代的铁匠到底是个什么样儿的……”

万纽沙拉着风箱，火星毕毕剥剥地爆着，狂风似的一直蹿到了屋顶。在火光的照耀下，那个胡子拉碴的哥哥立在那里，如同偶像一般，一只手搭在一普特重的铁锤的长柄上。铁匠在那直冒热气的熔炉里转动着车轴。

“我们的名字吗，让你们知道吧，人家管我们叫做沃罗比耶夫兄弟，”他说道，仍然从鬈曲的唇髭里露出笑意。“我们是铁匠、军械匠和铸钟匠……拴在你们马颈圈底下的铃铛，就是我们铸造的……去年，彼得皇上也跟你们现在一样，坐在这门槛上，不住地问：‘慢着，’他说，‘孔德拉季·沃罗比耶夫，且不要打铁，先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你们铸造的铃铛会发出悦耳的响声？为什么你们铸造的宝剑，剑身只会弯曲，不会折断？为什么沃罗比耶夫手枪打起来比别的手枪远二十步，而且不会不发火？’我就回答他说：‘万岁爷，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们的铃铛所以会发出那样悦耳的响声，是因为我们把铜和锡的分量都称过，像有经验的人教给我们的那样，而且铸的时候又不让有一点气泡。至于我们的宝剑所以只会弯曲，不会折断，是因为我们把它烧成紫红色，随后放在大麻油里淬硬。至于我们的手枪所以

打得那么远，又不会不发火，是因为我们在小时候，每逢犯下一点错误，我们的父亲斯捷潘·斯捷潘诺维奇(祝愿他进入天堂)就用藤条狠狠地抽我们，还说：活干得不好，比偷盗更糟……道理就在这里……'”

孔德拉季用钳子把车轴从熔炉里钳出来，放在铁砧上，又用一把已经着了火的小笤帚扫掉那上面的鳞片，朝他哥哥抖了抖胡子。他哥哥倒退一步，将身子往后一仰，随后向前一扑，把铁锤划成一个圆形，动手打起来了。赤热的铁水溅到了墙上。孔德拉季朝他的大弟弟点一点头：“好，来吧，斯乔帕……”大弟弟拿着个小一点的铁锤往另一边站好了；于是他们轮流地捶打起来，如同复活节日连续敲打所有的钟似的，——哥哥用大铁锤捶一下，斯乔帕插进去打两下，而孔德拉季一面把那铁器往这边那边转动，一面又用小铁锤灵活地捶捶打打。“停！”他喝道，把那根锻过的车轴往泥地上一撂。“万纽沙，把火再拉得旺些……”

“于是他就跟我说了，”铁匠用手背抹了抹汗水，继续说道。“‘孔德拉季·沃罗比耶夫，你听到过尼基塔·德米多夫那个图拉的铁匠没有？眼下他在乌拉尔已经有自己的工厂，还有自己的矿山，有属于他自己的农民，他的大住宅比我的还要漂亮，可是开初，他也跟你一样是干这种小手艺的……这该是时候了，你不妨考虑考虑大事业，你总不能一辈子老在大路旁边钉蹄铁啊……要是你没有创业的本钱，我可以给你一点，虽然我自己手头也很紧。先办一个兵工厂，在莫斯科，或者，最好是在彼得堡……那边可真是一个乐园呢……'他把样样事情都跟我说得那么好，我只当他是在引诱我呢……‘啊，'我回答他说，‘万岁爷，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们住在车马通行的大路旁，着实很快活……我们的父亲常常这样说：“薄饼不是尖楔，戳不破肚皮，——吃得饱，睡得好，齐心协力把活儿干……”我们就是遵照他的遗言行事……我们什么东西都多得是。秋天，我们自己酿啤酒，酒酿得那么酽，连桶箍也会吱嘎吱作响，因此我们为你陛下的健康干杯。我们戴上了漂亮的皮手套，走到街上去，玩一会拳击，开一下心……我们真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我就这样回答了他。听了这几句话，他可生气了。‘你给我的回答，再糟糕也没有了，孔德拉季·沃罗比耶

夫，'他说。'凡是满足一切、不想再把好的变成更好的人，会使一切都失掉。唉，'他说，'你们这批懒鬼，什么时候才会懂得这个道理呢？……'他倒给我出了一个哑谜来……"

铁匠不再吱声了，他眉头打结，眼睛沉下去了。两个弟弟瞅着他，对这件事他们当然也想说几句，可是都不敢。他摇了摇头，独自笑了一笑：

"他就是这样激励每一个人……瞧，我们是不是懒惰的？可是看起来我们当真好像很懒呢。"他飞快地转向熔炉，第二根车轴又在那里烧着，一边抓起钳子，朝他的弟兄们嚷道："各就各位！"

一个半小时以后，大车准备好了，装配好了，又稳当，又轻灵。那个戴白桦树皮头饰的姑娘，一直在铁匠作坊旁边打转。孔德拉季终于觉察到她了：

"马舒特卡！"她把发辫一甩，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快去给这两位老爷拿点儿冷牛奶来，让他们喝了再上路。"

加夫里尔眯缝着眼睛，瞅着她那闪现出来的脚跟，问道：

"是你们的妹妹吗？倒是个漂亮的姑娘……"

"她吗，才麻烦呢，"铁匠答道。"把她嫁出去吧，好像还早了些。让她待在家里吧，可她一点用处也没有：不织布，不挤奶，不放鹅。只有一件事情她喜欢干：搓揉青泥，自得其乐，——或者把泥捏成一只狗，背上骑着一只猫，或者把泥塑成一个老太婆，手里拄着一根拐杖，活生生的，这倒一点不假……她还捏些飞禽走兽，那种东西从来也没见过。她那间小屋子里净是这种无聊玩意儿。我们想要把它们撂出去，可她就哭呀叫的。那么着，我们也只好随她去了……"

"我的天哪，我的天！"戈利科夫小声地说，"我们得马上去看看那些东西！"于是他仿佛怀着神圣的畏惧心情，朝铁匠瞪大了眼睛。铁匠拍着屁股，笑起来了。万纽沙和斯乔帕拘谨地笑了下，虽然他们俩也巴不得痛痛快快地笑一阵。戴白桦树皮头饰的姑娘拿来一壶煮沸的牛奶。孔德拉季就对她说：

"玛什卡，这个人要看看你的那些小泥人儿，他干吗要看，那我可不知道。你就去拿来给他看看吧……"

那姑娘的脸刷地白了，牛奶壶在她手里直打抖。

“啊，不成，我不给他看！”她把牛奶壶往草地上一搁，转身就走，仿佛在梦里一般，往铁匠作坊后面消失不见了。这时候，所有的弟兄们便开始捧腹大笑，晃动着头发……唯独戈利科夫一点也不笑，他探出了鼻子，尽瞪着那姑娘往铁匠作坊的拐角那儿消失的地方。加夫里尔开腔了：

“唔，怎么样，孔德拉季·斯捷潘诺维奇？我总得付钱给你啊。”

“你怎么付得起啊？”铁匠擦了擦湿滋滋的眼睛，捋了捋唇髭，还若有所思地摸了摸胡子。“你看到彼得皇上的时候，替我向他请个安……该说些什么话，你就自己加上几句吧。还请告诉他，孔德拉季·沃罗比耶夫恳求他不要生气，你说孔德拉季·沃罗比耶夫不会比别人更愚蠢……我的回答皇上会懂的……”

二

在波浪形的田野后面，在桦树丛林后面，在一畦畦的黑麦后面，远远地在那暗蓝色的森林后面，挂着一道彩虹。彩虹的一头在那正在飘散的雨云中间消失了，另一头抵住地面的地方，金色的星火在闪烁，在熠耀。

“你看见吗，安德留什卡？”

“我看见……”

“那是莫斯科啊！……”

“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那好像是一个兆头……彩虹为我们把它照亮了……”

“我自己不明白，为什么莫斯科会这样光芒闪耀……我估摸，你到莫斯科去一定很高兴吧？”

“那还用说？……又高兴，又害怕……”

“到了以后，我们头一件事就是上澡堂洗个澡……早晨，我要去看‘公爵皇帝’……随后，我带你去见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长公主……”

“正是这件事叫我害怕……”

“听着，赶车的，”加夫里尔说，这一回甚至用一种巴结的口气了。

"把牲口赶快点，朋友，我好心好意请求你，赶快点……"

下过一场雨，路已经好走了。泥块从马蹄底下飞起来。树叶在白桦树上闪烁。微风发出一股香味。迎面驰来一辆空大车，坐着几个农民，大车后面系着一头没有卖出去的母牛或是一匹腐腿的马。一个里程标浮过去了，上面画着一只鹰，写着一行字："往莫斯科 34 俄里。"……于是大路旁边，又出现了一些破败的茅屋，有的侧面向着大路，有的后面向着大路；在一带灰白色柳树后头的坟地上，矗立着一座小教堂的剥落的帐篷式屋顶。于是又有一个光着肚皮的小孩子，就在他们那辆三套大车前面，奔跑着横穿过马路，把头发甩在背后，装成一匹马。车夫伛下身子，用鞭子往他屁股上戳了一下，那孩子却只是往旁边一溜，瞪圆了眼睛一直望着大车的背影。

于是他们又从一座小山翻到另一座小山。朝右边一望，有条小溪在灌木丛中闪光，一些胡子拉碴的农民，穿着长长的衬衫，一个紧跟着一个，两腿跨得很宽，在牧场上前进，同时间一齐闪动着镰刀。往左边一看，林边的树荫边上躺着一群牲畜，有个牧童在追着一头花斑小公牛，他手里抓着一根鞭子，后面跟着一头机灵的小狗，扇动着耳朵在草丛里蹦跳……于是又浮过一个有条纹的里程标——31 俄里……加夫里尔哼了一声：

"赶车的，我们只赶了三俄里呐……"

车夫朝他转过来一张高高兴兴的脸，这脸上一个无忧无虑地向上翻起的鼻子，看起来似乎只是为了要在酒杯里映出倒影，才给安在两爿红通通的腮帮中间似的：

"老爷，不要靠里程标来计算路程，要靠小酒店来计算才对；里程标是靠不住的……瞧，咱们现在就要把速度加快了……"

他突然拖长着声音喝道："驾—驾—驾，我的小马儿！"便往后一仰，把缰绳一松，那几匹脑袋很大、毛色不同的套马随即飞驰起来，转了个急弯，在一家小酒店旁边停住了。那是一所古老的、长长的木房子，大门口立着一根高高的标杆，门楣上头漆着一块给识字人看的招牌，天蓝色的底子，朱红色的字："酒家"……

"老爷，随你咋办吧，牲口都快累死了，"车夫高高兴兴地说，摘下高高的毡帽，"你要打死我就打吧，可是最好还是吩咐我去弄点烧酒

来。”

酒店老板一副老派打扮，穿的是橘红色的长襟衣，领子矗得比他的秃脑瓜还高，早已走到了肮脏的门廊上，态度温和，精神饱满，手里托着一个盘子，里面放着三小杯烧酒和三个作为点心的罂粟籽甜面包……一点没有办法，他们只好从大车里爬出来，伸伸腿……

在湿滋滋的黄昏时候，他们赶到了莫斯科的近郊。庄园啊，村子啊，丛林啊，教堂啊，篱栅啊，仿佛没个完结似的。有时候，马颈圈擦着菩提树枝，于是一阵雨点便扑簌簌洒在乘客们的身上……四下里，灯光透过有气泡的窗玻璃或是安了云母片的小窗照出来；乞丐们仍然坐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寒鸦在钟楼的孔道里呱呱乱叫。轮子在木头铺道上辚辚地滚过……加夫里尔抓住车夫的肩头，指点他该拐进哪一条弯曲的巷子……“那边，有个人在栅栏旁边躺着的地方，就在对面——一条死胡同里……停，停，到了！……”他跳下大车，敲着那扇像大箱子一样包着一条条镀锡的铁皮大门。于是布罗夫金家那几头有名的狼狗，便在里面凶悍地狂吠起来，还铮铮地弄响着链子。

出门久了，回到老家，可真有意思。你一进来，样样东西都很熟悉，样样东西都又重新亲密起来。在寒冷的门厅里，窗台上点着一支蜡烛；这儿，靠壁放着几张雕花的长凳，让请托事情的人有个地方坐着，安安静静地等待主人的传唤；再里头是那间空荡荡的冬天用的门厅，装着两只火炉，地板上搁着一支蜡烛，在过堂风里淌着蜡泪；左手有扇遮着呢帘的门，通往那些没有人住的、招待贵宾用的荷兰式的客厅，右手有扇门，通往那些暖和和的、低矮的屋子；照直走去，你就要在走廊里和陡直的楼梯上穿来穿去，爬上爬下，经过一间间储藏室、底层储藏室、卧室、杂物室、食品室……而且，父母的家里自有一股特殊的味儿，既愉快，又舒适……看见你回来，家里人都很高兴，于是抚爱地谈着，瞅着，一心想满足你的愿望……

加夫里尔的父亲伊万·阿尔捷米奇恰巧不在家，他为自己工业方面的事出门去了。迎接加夫里尔的是那个又高又胖的女管家（按她的身份应当是这样），一个老成持重的女人，有着一双重笨的手和一副动听的嗓子；还有是那个总管家，伊万·阿尔捷米奇本人管他叫做撒旦；还有那个新近从国外雇来的管事，名唤卡尔，他的姓可谁也念

不上来。这人颀长而阴沉,一张两腮丰满的脸,因为他成天闲着没事干,又吃了俄罗斯的伙食,都显得肿乎乎的,那脸上有一个结实的下巴和两道下垂的眉毛,说明这人有极大的智慧。唯一的缺点(正因为有这个缺点,他才为这点菲薄的待遇而来到莫斯科),便是在长鼻子的地方,他安上了一个小小的黑丝绒罩子,说起话来净是鼻音。

"我什么都不要,只想洗一个澡,"加夫里尔跟他们说。"晚饭吗,给我弄一点鱼冻,一点牛肉馅饼,一只鹅,另外再弄点吃得饱的东西……在彼得堡,我们只有臭腌肉和面包干吃,弄得人都瘦了……"

女管家举起一双丰满的手,随后把它们抄起来:"耶稣·基督!面包干你怎么能吃啊?"撒旦总管悲痛地晃动着山羊胡子:"唉—唉—唉!"管事一句俄国话也听不懂,活像木头人一般站在那里,一副鄙夷不屑、不可一世的神气,一只扁平的大脚掌跨出在前面,一双手反抄在背后。女管家动手把洗浴后换穿的干净衬衣拾掇在一起,一面用悦耳的噪音说:

"我们让你在澡房里洗一个蒸汽浴,让你喝点酒,吃点菜,睡在天鹅绒毛褥子上。少爷,在家里嘛,睡起来才甜呢……我们一切都很好,谢谢上帝;晦气和灾难都打院子前面走过去了……那些荷兰母牛统统都生了母牛犊,那些英国母猪每一头下了十六只猪崽,——'公爵皇帝'亲自来看了,也觉得很惊奇……园子里的莓果和樱桃,长得从来没有这样好过……你爸爸的家可真是个乐园,一个乐园!……只可惜没有人住,——唉,唉!……你爸爸伊万·阿尔捷米奇,老是在空荡荡的屋子里走啊走的。'我闷得慌,'他说,'阿加波芙娜,我还不如到工厂里去看看……'你爸爸的钱,眼下多得算不清了。要不是为了先卡,"他朝那个撒旦总管家挤了挤眼,"他一辈子也不会去算呢……我们唯一的麻烦,就是这个黑鼻子……当然啰,我们家里现在没有这样一个人也不成;莫斯科传闻,伊万·阿尔捷米奇说不定就会赐封晋爵……唔,这人如果戴上插红羽毛的帽子,往地板上杵杵锤形杖,跺跺大脚,不用说,那个气派才大呢……他一向在普鲁士国王那儿当家臣,直到他的鼻子大概被咬掉为止……我们开初都有点儿怕他,——他到底是一个外国人嘛,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我们的饲马员伊格纳什卡教他弹三弦琴……打那时候起,他就一天到晚乱弹着,弄

的个个人都厌烦得要死……还有他那个馋劲啊！……他老是钉着我：'老妈妈，给我一点东西吃吧……'这样的傻瓜，我可从来没见过！可是，以他那种身份，说不定就应当是这样的吧。夏至节那一天，我们开了个盛大的宴会，连皇后娘娘普拉斯科维娅·费多罗芙娜都来赏光了；当然啰，要没有卡尔，那我们准会觉得很难办。他穿着长襟衣，那上面的绦带和穗子至少有十磅重，戴着麋鹿皮的有指手套；他拿起一个金黄色的盘子，把一只价值一千卢布的酒杯放在上面，用一个膝盖跪在地下，献给皇后娘娘。随后他又拿起另一只更加值钱的酒杯，献给长公主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

女管家讲这些话的时候，那个家奴（自从总管家来到这里以后，大家就管他叫做内侍。）便替加夫里尔脱掉他那满是尘灰的长襟衣和坎肩，解开他的领带，一面喘气，一面还动手拉下他的骑兵长靴。加夫里尔忽然把腿一抖，跳起来嚷道：

"难道长公主也来过我们家里吗？你胡诌些什么啊？"

"来过，美丽的长公主她来过！她坐在伊万·阿尔捷米奇的左首，我们那最可爱的长公主……个个人都瞅着她，连吃喝也忘了……她那双纤手戴满了戒指和手镯。肩膀活像天鹅，就在一边乳房上方有一个小小的胎记，有荞麦粒那么大，——个个人都注意到了……一身衣裳，如同亚麻开的花，比空气还轻，腰里蓬蓬松松地敞开着，边上钉着一朵朵绢制的玫瑰，她头上还插着根孔雀尾巴呢……"

加夫里尔不再听她了……他把一件羊皮短袄往肩膀上一搭，就拖着那双黏粗人的便鞋，顺着走廊和楼梯啪哒啪哒地冲到澡房里去了。到了更衣室，他忽然想起来：

"阿加波芙娜，同我一起来的那个人在哪儿？"

原来那个管事没有把安德留什卡·戈利科夫放进来，因此他仍然坐在庭院里那辆卸下了套马的大车上。不过他一个人在那里潜思默想，倒也很快活。星星在黑糊糊的房顶上空闪着光，有一股厨房、干草棚和畜栏的味儿，——舒服极了。不时从什么地方飘过来一阵正在开花的椴树那最甜蜜的香气，弄得他心都跳得特别快了。安德留什卡用臂肘支着，望着当空的星星。这种密稠稠地洒在暗紫色天空里的光芒到底是什么，是不是离得很远很远，而且又为什么在那边照

耀——他不明白,也不愿意去想它。可是一种宁静,却从那儿流进他心里。而他,安德烈,在这辆大车上可又多么渺小啊!不过,顺便说说,他虽然渺小,但是已经不像涅克塔里长老教训他的时候那样渺小了,——他不再觉得自己是一个驯顺的虫豸,一团可怜的肉体……想起来,安德留什卡在那短短的生活历程中忍受下来的一切(受辱,挨打,被折磨,给处以饿死与冻死的刑罚。),似乎连牲畜也忍受不了呢,可是他眼下在这儿,像一个万王之王,眼望着宇宙的光华,耳听着心里那秘密的声音:"走吧,安德烈,不要灰心丧气,不要走入歧路,不久,不久你那惊人的力量就会鼓舞起来,奋发起来,一切都将成为可能:从丑恶当中你将创造出一个改变了面貌的美的世界……"

嘿,嘿!当他跟长老在一起的时候,如果发出这种恶魔似的声音,他早就给戴上镣铐,囚禁四十天,只靠一匙水来维持生命,还偷偷地用圣像面前的灯油来涂抹那流血的伤口。一想到这里,安德烈便毫无恶意地微笑起来了。他突然记起有一次,在瓦尔瓦尔卡一家烟气蒸腾的小酒店里,他这个万王之王被几个城里人特别狠毒地打了一顿,随后给倒拖到外面,抛在盖着畜粪的积雪上。为什么会挨这一顿毒打?他已经记不清了。这件事发生在基塔城和克里姆林宫墙上吊着射击军尸体的那个可怕的冬天。那时候,安德烈空着肚子,贴身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粗呢上衣,打着赤脚,绝望,痛苦,从一家小酒店走到另一家小酒店,向闲散的酒客乞求一杯烧酒,暗中盼着他们到头来会弄死他,——那时候他确实痛苦地怀着这种希望,而且怜惜自己,眼泪直往肚子里吞……就在那边,在一家小酒店里,他遇到瓦尔瓦拉大教堂的一个喝醉了酒的小管事,这人有一双眯缝着的眼睛,一个裂开了的鼻子,一股翘起来的小发辫。正是这个人,那时候劝说安德烈寻求天国的宁静,去到涅克塔里长老那儿忍受肉体的残酷的折磨……"古怪的人们!"安德烈嘟嘟囔囔地说道。"折磨肉体!可是肉体,啊,那又多么美啊!……"于是又有一件往事闪过他的心头:在帕列赫村一个悄寂的晚上,空气里弥漫着金闪闪的尘灰,一些乳牛哞哞地叫着,正在走回自己的场院。他的母亲,一个瘦瘪的、肩膀长得像男子一样的女人,朝大门走着,这大门老早就需要修理了,而那场院又是既贫瘠又荒芜。安德烈和他的弟兄们(各人都相差一岁)坐在一

辆没有了轮子的翻倒的大车上。他们耐心地等着,——对这样一位母亲,你也只好耐心一点……她推开歪歪斜斜的大门。供给他们奶喝的布连卡,让宽阔的两肋沙沙地擦着大门的柱子,短促而和善地叫了一声,走进来了。母亲的脸既黝暗,又严肃,而且悲伤,可布连卡的脸却是热乎乎的,额头上长着鬈毛,鼻子里湿淋淋的,眼睛很大,而且是紫盈盈的。布连卡从来也不会伤害人。它在孩子们的头顶上喘着气,走到井边去喝水。就在井边,他们的母亲往一张小板凳上一坐,动手挤它的奶。沙沙—沙沙,沙沙—沙沙,——布连卡的奶汁往桶子里直流。孩子们坐在大车上,耐心地等着。母亲拿来几个碗,把牛奶从桶子里倒出来,倒的时候那股水流才大呢。"唔,来吧,"她粗声厉气地说。头一个喝这种新鲜牛奶的总是安德留什卡,只要肚子受得了,他总是一口气能喝多少就喝多少,几个兄弟在一旁瞅着,那个最小的弟弟总是短促地叹着气,因为轮到他喝总已经是最后一个了……

"嗨,你这位旅客,下车吧!"安德烈这才清醒过来了。有个虎着脸的小伙子,那个内侍站在他面前。"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要你到澡房去,洗蒸汽浴……你最好把靴子脱在这儿,把长襟衣和便帽撂在大车底下……这儿可不像在领主家里,衣衫破烂的人我们是不让进来的……"

洗过澡,身心舒畅极了,加夫里尔和安德烈把毛巾围在颈脖上,便坐下来吃饭。阿加波芙娜将管事打发到他的小屋子里去,免得大家受拘束。她那双肥胖而白皙的手在餐桌上头飞舞着,把最好吃的菜尽往他们的碟子里堆,把她珍藏的果子酒和浸酒尽往那些专诚为这次难得的机会而拿出来的威尼斯酒杯里倒。当蜡烛燃得挺旺的时候,加夫里尔注意到犄角里一张椅子上搁着一个用粗麻布遮起来的镜框。阿加波芙娜伤心地用手托着腮帮:

"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当着一位生客的面把这个东西拿给你看……这是你姐姐萨纽什卡为夏至节从荷兰寄来的……我们亲爱的伊万·阿尔捷米奇一忽儿把它挂在墙上,一忽儿觉得伤心了,又把它拿下来用粗麻布遮好……邮包寄来的时候,她在信上写着:'爸爸,请你千万不要迟疑,就把我的画像大胆地挂在餐室里,在欧洲比这个更

加触目的东西都会挂出来,可别做野蛮人吧……'”

加夫里尔从桌子旁边站起来,抓起蜡烛,从犄角里一张椅子上搁着的那个东西上面揭开遮着的粗麻布。戈利科夫微微欠起身子,——他简直连气都透不过来了……这是领主夫人沃尔科娃的画像,说不尽的美丽,又是说不尽的迷人……

“唔,唔!”加夫里尔用蜡烛照着,仅仅说了这么一句。画家在这里画的是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在一片清晨的海里,躺在波浪中一匹海豚的背上,精赤条条,跟她出娘胎的时候一模一样,不过用一只长着珍珠般的指甲的手掩在身上,而另一只手却抓着一个盛满葡萄的杯子,杯口上蹲着两只鸽子,在啄食里面的葡萄。她头顶上,右面和左面,有两个胖胖的婴孩倒竖在半空里,鼓起腮帮,在吹海螺。亚历山德拉·伊万诺芙娜的年轻的脸上,有一双海水色的眼睛,嘴角扬起着,露出一抹十分调皮的微笑……

“那正是桑卡嘛!”加夫里尔说道,一点也不觉得惊奇。“我们就是要派你到她那边去,到荷兰去,安德留什卡……唔,仔细你到了那边,可别叫魔鬼给迷住了……维纳斯,真是一个维纳斯!……不用说,自有一班逢迎女人的男人为了她会拔剑决斗,有的还会因此而送命呢……”

三

莫斯科的守护者“公爵皇帝”住在卢布扬卡广场附近,米亚斯尼茨基街上那所宽敞的、祖上传下来的庄宅里。这儿有一座小礼拜堂,连同全班的执事,还有制毡工场、织麻工场、制革工场、锻铁工场、马厩、牛栏、羊圈、禽舍,以及各式各样堆满了东西的储藏室和地下室,——所有这些房舍都是用不止一抱粗的大圆木建成的,历时几百年都还很牢固。而庄宅本身也一样没有一点花哨的装饰(这种装饰,正是从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沙皇时代起莫斯科人一直引以自豪的。),外表很平凡,可是造得很坚固,盖着木板房顶,因为年代久远都已经长满了藓苔,墙上开着离地很高的小窗。家里的规矩和习惯也都是老式的。可是如果有人由于头脑简单而被这些现象所迷惑,居

然穿着古时候那种抹到后跟的长袖皮大衣，蓄着大胡子来到这儿，——哪怕他果真是留里克的后代，他也会在罗莫达诺夫斯基的家仆们的嗤笑之下很快离开这个爵府：他的皮大衣会被截断到膝盖那儿，一撮撮给剪下来的头发会粘在他的腮帮上，而大胡子也会从他的口袋里露出来，让他留着，等以后放进棺材里去，如果他认为没有这绺胡子不好意思见阎王的话……"公爵皇帝"要举行盛大宴会的时候，那些准备赴宴的宾客就有很多人会长吁短叹，因为在筵席上他们料到会有强制的手段，猥亵的胡闹，以及各种难堪的玩笑。一头受过训练的熊挺叫人伤透脑筋：它会走到顽固的客人跟前，用脚掌捧着一只托盘，里面放着一大杯胡椒浸的酒，恶狠狠地呼吼着，硬要客人把酒喝干；如果客人躲闪，不肯喝，那熊便把托盘一摔，当真去咬那个客人。这时"公爵皇帝"只是笑着，笑得连餐桌都摇晃起来，于是公爵家的那个丑角，又机灵，又刻毒，眼睛已经瞎了一只，嘴里只剩一颗獠牙，便嚷嚷着说："熊知道它要撕裂的是什么畜生……"

"公爵皇帝"早晨起得很早，穿着深色的土布衬衫，胸脯下面束着狭溜溜的腰带，带子上织着一篇主耶稣的祷文，脚上登着杂色的精制山羊皮皮靴，做他的短短的晨祷。当一缕阳光射穿了炉香的氤氲的烟雾，蜡烛和长明灯的光焰变得没有生气，怯生生的神甫咿咿唔唔地念了"阿门"的时候，"公爵皇帝"便扑通一下跪在那块小小的地毯上，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将额头磕着新擦洗的地板，随后被人搀扶起来，吻吻神甫递给他的冰冷的十字架，向餐室走去。在那里一张长凳上舒舒服服地坐定以后，他捋了捋乌黑的唇髭，喝下一杯胡椒浸的酒，这酒十分强烈，一个非俄罗斯人如果喝了下去，准会好半天合不拢嘴来。随后他吃一小块加盐的黑面包，一碗用蔬菜、鱼和克瓦斯做成的冷羹，各种胶冻的、腌渍的、泡制的食品，面条和烤肉，所有这些东西他都吃得毫不慌忙，完全是农民气派。他家里的人，包括公爵夫人阿纳斯塔西娅·费多罗芙娜——普拉斯科维娅皇后的亲姊妹在内，在餐桌上都不吱一声，大家悄没声儿地放下匙子，小心谨慎地用手指从碟子里抓取东西。那时候，一只鹌鹑和几只受过训练的椋鸟，便在窗槛上的笼子里学舌了，其中有一只甚至还会清清楚楚地说："大叔，来一点伏特加……"

“公爵皇帝”又喝了一勺克瓦斯,踟蹰了一会儿,才站起身来,咭咭嘎嘎地踩响着地板,走进穿堂,有人在这里帮他穿上一袭宽大的呢长襟衣,递给他一个手杖和一顶便帽。透过有遮檐的门廊那朦胧的窗子,一看见他的身影从梯磴上慢慢地移动下来,庭院里那些凑巧在近处的人就都各走各的溜跑了。他一个人顺着砖砌的小道,穿过庭院。虽然他脖子长得粗,脑袋转动起来很费力,可是从那双突出的眼睛梢上,他还是什么都察觉了:谁跑到了哪儿,躲在什么地方,哪里出了岔子,不管这岔子多么小。而且他什么都记得。不过手头既然有很多很多的国家大事,他就常常没有工夫来处理这些琐碎事儿。穿过围墙上的一道小铁门,他走到隔壁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政厅的庭院里。在那儿半明半暗的长廊里,书记官和录事们朝他除下了帽子,守卫的士兵都举枪立正了。

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政厅的秘书官普罗霍尔·奇切林在办公厅门口迎接他,等“公爵皇帝”在发霉的拱顶底下一张靠窗的桌子旁边坐定以后,便按次序开始向他报告:上一天,四门铜炮和四门铸得很好的铁炮已经从图拉运来。是不是要马上把它们装走,装运到哪儿去——到纳尔瓦城郊还是到尤里耶夫城郊的营地?也是在上一天,新招募的那个团的第一连,终于装备好了,虽然士兵们还是打着赤脚,不过没有扣子的鞋下星期就会分发,靴业公会的商人索普利亚科夫和斯穆罗夫在市政院里情愿亲吻十字架,以表明他们决不会欺骗。这该怎么办?火药,引火线,装在袋子里的子弹,散装在草包里的燧石,已经遵奉圣旨送到纳尔瓦的营地去了。只是手榴弹还无法起运,因为仓库管理员叶罗什卡·马克西莫夫第二天喝得酩酊大醉,不肯把钥匙交给任何人,有人想去强抢,可是他大发酒疯,居然抡起切菜刀来威胁人……这又该怎么处理?许许多多这样的事,秘书官奇切林都一件件报告了,最后才往拱顶底下的窗子那儿走拢去,捡起秘密案件的档卷(在不用刑罚审问和用拷打审问的时候由录事们记下来的),开始念起来。“公爵皇帝”让一只手沉甸甸地搁在桌子上,也不明白他是在倾听还是在打盹,可是奇切林却知道得很清楚,案情的要点他肯定是抓住的……

“‘在长公主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芙娜和马丽亚·阿列克谢耶

芙娜的府邸中，被剥夺了神职的神甫格里什卡躲藏的那间废弃的澡房里，地板底下发现一个四开的手抄本，有半个指头那么厚，'"秘书官奇切林念着案卷，嗓音那么单调，仿佛在把干豆子撒在人的脑门上似的。"第一页上写着：'探索一切智慧。'再下面一点，就在那一页上，写着：'凭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有一种名叫泽列泽卡的药草，生在峡谷和野火烧过的地方，本身很小，旁边长着九瓣叶片，顶梢开着三朵不同颜色的花：红的，紫的，暗蓝的；这种药草力量很强，——一定要在新月出现的时候采集，把它捣烂，熬好，连服三次，那你就可以看见旁边水里和空中的邪神……你向他们念一句咒语"恩斯茨德特奇恩德西"，那么你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

"公爵皇帝"深深地长叹一声，扬起那耷拉着的眼皮：

"把那句咒语清清楚楚地再说一遍。"

奇切林搔搔额头，蹙皱了脸，气愤愤地费力地说道："恩斯茨德特奇恩德西……"他朝"公爵皇帝"瞅了一眼，只见他点着头，于是又往下念了：

"'啊，公爵们，显贵们，啊，眼泪和叹息！到底有什么愿望啊？我们但愿驯服目前这个时代，还有它的那种狂暴，让一个寻常的时代重新到来吧……'"

"对啦，对啦，对啦！""公爵皇帝"说道，在椅子里动了一动，一双瞪出的眼睛射出讥嘲的、机灵的闪光。"泽列泽卡这种药草的作用，这就很明显了。那个被剥夺了神职的神甫格里什卡，有没有承认这个手抄本是他的？"

"今天三点钟，经过拷打以后，格里什卡已经承认这个手抄本是他的了。他说他在基斯洛夫卡从一个陌生人那里花四个戈比买来的，后来又问他为什么把它藏在澡房里的地板底下，他说那是出于无知。"

"你有没有问他，'让一个寻常的时代重新到来'这句话怎么理解？"

"我问了。赏了他五下鞭子，他才回说：买这个手抄本是为了要纸用，拿来烤圣饼，至于那上面写的是什么，他没有看，他不知道。"

"嘿，骗子！嘿，骗子！""公爵皇帝"慢慢地把一根手指用垂涎弄

湿了，翻着手抄本的破烂的书页。有几节他小声地把它们念出来：“‘有一种叫做“瓦哈里亚”的药草，开的花是红里带黄的；如果有人服了致命的毒药，只要把这种草汁给他一喝，他马上就会上吐下泻……’”——“倒是一种有用的药草，”“公爵皇帝”说道，随后用指甲指着字行继续念下去：“‘基里尔的书上这样说：有个引诱者就要到来，引诱人。他到来的标志是：一种叫做尼古丁的药草，也就是菸草，有人会下命令把它烧了，吞下那股烟气，或者把它研成粉末，拿来闻嗅，于是代替歌咏圣诗，他们就一刻不停地闻嗅这种粉末，打喷嚏。另一个标志是剃掉胡子……’”——“唔，”“公爵皇帝”把那个手抄本合拢了。“秘书官，我们去问问他，驯服目前这个时代的到底是谁。这个被剥夺了神职的神甫又机灵，又老练。我老早就知道有这么个本子。可他却带着这个本子已经把半个莫斯科都走遍了。”

他们顺着狭窄的、被潮气腐蚀的砖磴往地窖里的拷问室走去，奇切林照例忧伤地说：

“这股潮气是打地底下升起来的，砖头全腐蚀了，随时都会摔下去跌死。我们该砌一座新梯磴了……”

“是的，我们该砌了，”“公爵皇帝”答道。

一个录事——司书擎着一支蜡烛在前面引路；跟秘书官一样，这人也穿着外国式的衣服，不过破烂透了；他颈脖里挂着一个铜墨水壶，一半已经撕碎的口袋里露出来一卷纸。到了低矮的地窖里，他把蜡烛往一张槲木桌子上一放，便有几只耗子如同黑影一般直蹿到犄角上的洞里去了。

“而且，耗子在我们这里，近来也繁殖得很快，”秘书官说，“我应当到药房里去要点儿砒霜来。”

“是的，你应当去……”

两个面目狰狞的人，在拱顶下面弯着腰，把那个被剥夺了神职的神甫格里什卡拖了进来，他眼睛翻白，胡子乱蓬蓬的活像一绺兽毛，脸色发青，嘴唇耷拉着。难道他的腿果真不好使吗？当他们在一个吊着一根绳子的钩子底下把他扶直的时候，他就软绵绵地倒了下去，仿佛死了似的躺在那里。秘书官小声说道：“我审问他，也没弄伤他的四肢，后来他回去，还是用自己的两条腿走的……”

"公爵皇帝"朝格里什卡的蓬松乱发中间那块秃顶瞅了半晌。

"已经查明了,"他用发困的嗓音说道,"前年在兹维尼戈罗德,你摘下了先知伊里亚教堂的圣像上的银饰,撬开了天使根喜堂的捐款箱,就在那儿你还从祭坛里偷走了神甫的羊皮袄和毡靴。你把这些东西变卖了,换了钱去喝酒,后来你给逮住了,可又从卫兵的手里逃出来,到了莫斯科,一直到如今,你先是藏在几个领主的庄宅里,后来又躲进了长公主府邸的澡房……你承认不承认?你打算回答吗?不回答?……唔,好吧。这些事还不过是你干的好事的一半……"

"公爵皇帝"沉默了半晌。一个刽子手在那两个面目狰狞的人背后不声不响地出现了,这家伙仪表堂皇,腮帮凹陷,脸色苍白,嘴巴很大,扁平的唇髭和鬈曲的小胡子中间显出一抹猩红。

"已经查明了,""公爵皇帝"接着说道,"你到外侨区去找过修女乌里扬娜,送给她某某几个人的信和钱……而这个女人乌里扬娜又把信带到新圣母修道院,交给某人……她又从她那里拿来了信和包裹,你便把这些东西送回上面所说的那几个人……是不是这样?你承认不承认?"

秘书官从桌子上弯过身去,跟"公爵皇帝"打了个耳碴,用眼色指指格里什卡:

"他在戒备着呢,确实是这样,我从他耳朵上看得出来……"

"你不肯承认吗?原来如此……你倒很倔强……不过,那也是枉然……对我们来说,不过多添点麻烦;对你来说,不过多受点肉体上的痛苦……唔,好吧,……你现在告诉我……你到底到哪儿家去过?你到底向哪几个人念过这个本子上的话,说什么但愿驯服目前这个时代,还有它的那种狂暴,但愿恢复一个寻常的时代?……"

仿佛刚刚醒过来似的,"公爵皇帝"扬起眼眉,脸蛋肿乎乎的。那个刽子手轻轻地走到俯伏着的格里什卡的身边,碰碰他,又摇摇他的脑袋……

"费多尔·尤里耶维奇爵爷,不成,今天他是不会开口的了。我们给他麻烦也只是白费。上过拷问台、吃了五十鞭子以后,他就发僵了……我们只好拖到明天再说啦。"

"公爵皇帝"用指甲敲敲桌子。可是西兰季是个富有经验的刽子

手：人一发僵，你尽可以把他劈成两段，却没法从他那里探出一点真情实况来。不过这件事还是十二分重要：由于被剥夺了神职的神甫格里什卡的被捕，"公爵皇帝"已经找到一些线索，即使不是关于一种明目张胆的阴谋，至少也是关于莫斯科某些权贵的恶毒的抱怨和拗劲，他们还在惋惜长公主索菲娅时代的领主的特权，而直到今天她却仍然戴着黑色修女帽困顿在新圣母女修道院里。然而，一点办法也没有。"公爵皇帝"站起身来，顺着腐蚀的梯磴走回去。秘书官奇切林还在格里什卡身边瞎忙乱转。

四

早晨，湿滋滋、暖洋洋、雾蒙蒙的。巷子里有一股潮湿的栅栏和烟囱里腾出来的炊烟的味儿。牲口在水洼里啪哒啪哒地走着。加夫里尔在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政厅的大门前下了马，好半天没有找到那个警卫官。

"他到哪儿去啦，那个撒旦？"他朝大门口站着的一个蓄着唇髭的士兵嚷道。"谁知道？他本来一直在这儿，这会却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那你去找他吧……"——"我不能离开……"——"那就放我进去……"——"上边有命令，谁也不准进去……"——"那我就要自己进去了，"加夫里尔把他往旁边一推，想从边门进去，可是那个士兵却说："你瞧，要是开那边门，我就按照规定用刺刀刺你……"

听到这阵吵闹，警卫官终于出来了，原来他一直在大门里头的岗棚里觉得无聊。这人一张小脸上满是雀斑，一双眼睛朝什么地方也不愿望。加夫里尔扑到他身上，向他解释自己从彼得堡带来了一封信，必须亲手交给费多尔·尤里耶维奇公爵。

"我可以到哪里去见'公爵皇帝'？现在他是不是在衙门里？"

"我一点不知道，"警卫官答道，望着一只很大的花斑猫嫌恶地穿过泥泞的街道。"这是爵府里的那只大雄猫，"他跟那个士兵说。"他们嚷嚷得好厉害，说是它走失了。可它明明就在这儿嘛，这个脏东西……"

大门铰链忽然尖利地响了一下，门开了，一溜儿纵列驾着的四匹

黑马，套着蓝宝石色的络头，大摇大摆地冲了出来。加夫里拉总算来得及往回一跳，从那辆轮子很矮的、巨大而剥落的镀金马车的窗子里，罗莫达诺夫斯基用一双虾一般的眼睛瞅着他。加夫里尔赶紧跳上马，想去追那辆马车。警卫官却一把抓住他的马勒，天知道他生来便是一个害人精呢，还是按照规定的确不准追赶"公爵皇帝"的车驾……

"放开手！"加夫里尔狂暴地嚷道，一边把缰绳拉紧，用马刺撞了一下，让那牲口用后蹄直立起来，于是那警卫官吊在马勒上，摔倒了……"警卫！抓住这个混蛋！"加夫里尔听到这喊声，已经走得很远很远，在卢布扬卡广场上驰骤了。

他没有追上那辆马车，便懊恼地啐了口唾沫，穿过涅格林尼桥，踅往克里姆林的西伯利亚政厅。

这个政厅的房子直里很矮，横里很长，屋顶都已经生锈，还是鲍里斯·戈东诺夫时代的建筑；它坐落在一片峭壁上，比要塞的城墙还高，背对着莫斯科河。穿堂和走廊里都挤满了人，在墙边的地板上，有的坐着，有的躺着。从那咭嘎作响的门里，跑出来一个个录事，穿着长襟衣，臂肘上打着补丁(因为经常在桌子上磨擦)，耳朵后面夹着鹅毛笔，一面扬着手里的案卷，一面怒气冲冲地朝那些愁眉不展的西伯利亚人吆喝咆哮，他们千里迢迢地来到这儿，或是想在对付总督——一个为非作歹、贪赃枉法的家伙，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坏蛋方面得到一点正义，或是想在采矿、淘金、猎兽、捕鱼等行业上头得到各种优惠。一个老于世故的人，忍受了这种辱骂以后，会亲热地眯缝着眼睛，对一个录事说道："老兄，我的恩人，咱们一起去，到市场上卖熟食的地方，或者随你吩咐到什么别的地方去推心置腹地谈一谈……"可是一个没有经验的人却总是耷拉着脑袋离开了，第二天，乃至以后很多天，把钱都在客栈里花光了，一天又一天地上这儿来，等待，弄得人厌烦……

"公爵皇帝"在军备署里。加夫里尔也没问一声是不是可以去见他，就推推搡搡挤到了门口，有个人一把揪住他的衣服："你要上哪儿？不准进去！……"可他用臂肘把那个人一推，顾自走进去了。"公爵皇帝"独自坐在一间窒闷的、低矮的屋子里，护窗板给关上了一

半，正在用一条花手绢抹着颈脖。他旁边一张桌子上，放着一叠公文、请愿书和控诉状。一看见加夫里尔，他就带着责备的意味摇了摇头：

“你真是大胆，伊万·阿尔捷米奇的儿子！你想得真不错！平民出身的人现在居然自己开起门来了！……你有什么事啊？”

加夫里尔把那封信交给他，随后把奉命口头传达的话说了一遍：所有各种小五金货，特别是钉子，赶快送到彼得堡去……“公爵皇帝”折裂信上的蜡印，用粗大的手指展开皇上的手谕，远远地擎着，开始蠕动着嘴唇……彼得在信上这样写着：

> 陛下！我启奏陛下，在这里纳尔瓦附近发生了一件惊人的奇事，——聪明人受愚人的骗……瑞典人的眼睛前面搁着一大堆荣誉，因此他们看不见我们的妙计……关于这次化装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我们杀死和俘虏了三分之一的纳尔瓦卫戍军。），有个亲眼目睹的人，近卫军中尉亚古任斯基，马上就要到您这里来，您就可以听取他的报告了……给药房用的药草，说是要送到彼得堡来的，到今天连一两也还没有送来……我已经写过好几封信给安德烈·维尼乌斯，提到这件事，每一次他总是给我一个莫斯科马上起运的答复……请您问问他：为什么对待如此重要的事，比他的脑袋宝贵一千倍的大事竟这样的漫不经心……彼得……

念完以后，“公爵皇帝”把信上签名的地方放到嘴唇边。随后他艰难地叹了口气。

“气也喘不过来了，”他说。“又热又闷……事情一大堆。一天下来，一半也做不了……帮手啊，唉，我的帮手啊！……肯做事情的人简直很少很少，大家都一心想敷衍了事。可又想捞得越多越好……你为什么这样衣冠楚楚啊，还戴了个假发？……是不是要到长公主那里去？她不在皇宫里，她在伊兹迈洛夫……看到她的时候，你别忘了告诉她：彼得罗夫卡拱门下面有一家小酒店，窗槛上放着个笼子，里面养着一只珍贵的椋鸟，俄国话说得很好，过路的人个个都要停下来听一听。我刚才坐在马车里也听到过。如果长公主愿意的话，可

以把它买下来……去吧……出去的时候，关照涅斯捷罗夫书记官，叫他派人去找安德烈·维尼乌斯，找到了，马上把他带到我这里来……给，吻我的手吧……”

五

下午，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了。阿尼西娅·托尔斯塔娅生怕大家意气消沉，便想出这样一个办法：在那间多少年来没有人待过的、空荡荡的金銮殿里玩球。

安娜和马尔法——缅希科夫家的两个姑娘本来巴不得有些什么东西玩玩。让饰带飘舞着，伸出了齐臂肘赤裸着的、胖乎乎的胳膊，她们一面尖声叫啸，一面在咭吱作响的地板上追逐着球。这一天不知为什么，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仿佛觉得眼泪一直要流出来似的，游戏也鼓不起她的兴趣……还在她年纪很小的时候，从这间殿堂离地很高的所有窗子里，太阳往往透过红的、黄的、蓝的玻璃明晃晃地照进来，墙上蒙着的镀金皮子亮闪闪地发着光。那皮子现在已经斑斑剥落，墙壁里面的木头也都露出来了，还挂下来一团一团的麻屑。雨点淅淅沥沥地打在屋面上。她对卡捷琳娜说：

“我不喜欢这座伊兹迈洛夫宫，又大又空，简直像一具尸体……我们还是到别的地方去，静静地坐一会吧。”

她把一只手搭在卡捷琳娜的肩上，引她下楼，走到她亡母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的、也已经没有人住的被遗忘了的小小寝宫里。多少年已经过去了，可是这儿，依稀还有一股神香或是麝香的味儿。一直到临死，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就爱这种东方的香气。

纳塔利娅望望那张带着螺旋形柱子的、没挂帐子的光秃秃的床，望望墙上那面四方形的、模模糊糊的镜子，随后转过身子，推开那个破破烂烂的窗框。于是沙沙地洒在窗下的丁香花上、洒在牛蒡草上、洒在荨麻上的雨点的味儿便冲进屋子里来了……

“我们坐下吧，卡佳。”她们在开着的窗子旁边坐下了。“是的！”纳塔利娅叹了口气。“夏天都快过去了，一转眼秋天就要到来……你看这有什么意思啊！人在十九岁的时候不会回头去看逝去的岁月，

会让它们像鸟儿一般飞走的……可是我,你知道我已经几岁了?我比我哥哥彼得鲁沙只差五岁……算算那有多大了……我母亲出嫁的时候是十七岁,我父亲那时候已经快四十了……他人很魁梧,胡子里老是有一股薄荷味,又老是在害病……我不太记得他了……后来他是得水肿病死的……有一次,阿尼西娅·托尔斯塔娅喝了一点果子酒,便把从前一些秘密事儿讲给我听了……我母亲年轻时候很愉快,无忧无虑,充满热情……你懂得吗?(纳塔利娅恍恍惚惚地瞅着卡捷琳娜的眼睛)索菲娅手下的喽啰和食客,对她什么谣言都造过了!……可是怎么能责怪她呢?按照古老的说法,一切都是罪孽,你生而为女人也是一种罪孽:魔鬼的替身,地狱的大门……可是按照我们新的看法,那是漂亮的爱神飞来用箭射穿了人们的心……那又该怎么办呢?难道在一个秋天的夜里,你用石头缚在颈脖上,扑到池塘里去吗?那不是女人的过错,而是爱神的过错哪!……阿尼西娅告诉我:那时节在莫斯科有一个领主的儿子,名叫穆辛－普希金,人长得漂亮极了,活像一个天使,或者毋宁说活像一个妖魔,他大胆,急躁,是一个骑手,又是一个放荡儿……在谢肉节那一周,遇到任什么人他都要向他挑战,要他到莫斯科河的冰上去拳斗……而他总是胜利的……我母亲常常乘着一辆朴素的轿式雪车,偷偷地赶到那里去看他的英勇气概……后来,她带他到宫里来当御膳监……(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朝着那张破旧的床转过她的美丽的脑袋,眉毛中间拧起一抹皱纹。)忽然他被派到普斯托泽尔斯克去当总督去了……从此,她就再也没有看见过他……可是我,卡捷琳娜,我连这么一丁点儿都还没有得到过啊。"

细雨还是霏微地下着。沉闷极了。高大的树木模模糊糊地矗立在雾霭后面,看去不像是伊兹迈洛夫的松树。鸟儿全都躺在房顶底下,既不鸣叫,也不歌唱。只有一只羽毛散乱的乌鸦,在灰茫茫的草地上空飞着。卡捷琳娜用一种无忧无虑的眼色瞅着它,——她真想告诉长公主,这只贼乌鸦正在向家禽饲养场飞去,而且准会跟上一天一样,又要抓走一只黄毛小鸡了。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把臂肘搁在窗台上,脑袋耷拉着,一条发辫盘在那里显得很沉。卡捷琳娜望着她的颈脖和后脑瓜上的细毛,突然想道:"难道从来没有人吻过这

些东西吗？那多痛苦哪！”便依稀难辨地叹了口气。

可是纳塔利娅还是听到了这声叹息，便倔强地动了下肩头，用一只手托着下巴颏，说道：

“现在把你自己的事讲给我听吧……只是要说真话！……你有过几个爱人，卡捷琳娜？”

卡捷琳娜把头别转了，小声说道：

“三个……”

“关于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的事，我已经知道了。可是在他之前呢？是不是舍列梅季耶夫？”

“不，不是！”卡捷琳娜很快地回答。“跟元帅爷，我只来得及给他煮一道汤，一道加牛奶的爱沙尼亚甜汤，还替他洗过一次衬衣。唉，我根本不喜欢他！我不敢哭泣，可是我坚决地跟自己说：我要生起一个炉火，让煤气把我熏死，我就是怎么也不跟他一起生活……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当天就将我带走了……我倒是非常喜欢他……他十分欢乐，常常跟我开玩笑，我们老是笑得什么似的……我一点也不怕他……”

“你很怕我哥哥吗？”

卡捷琳娜把嘴唇一扁，拧紧两道天鹅绒似的眼眉，想尽量给她一个老老实实的回答：

“是的……可是我想，很快就会不觉得害怕的……”

“那么你的第二个爱人是谁呢？”

“啊，纳塔莎，那第二个不是什么爱人，他是一个俄国兵，一个好人，我只爱了他一夜……他既然把我从几个戴着狐皮帽、佩着弯刀的可怕的人手里救出来，我怎么能在任何事情上拒绝他呢？……他们把我拖出那座着火的房子，撕破我的衣裳，用鞭子打我，让我抓不着他们，还要将我搁到马鞍上……他猛一下子扑过来，推开一个，又推开另一个，而且使的那个劲道啊！‘嘿，你们这些喝马奶的！’他说，‘你们居然胆敢欺侮一个女子！’他就把我一抱，带到了辎重大车里……我没有别的办法感谢他。天早已黑了，我们便躺在麦草上……”

纳塔利娅掀动着鼻孔，粗声厉气地问：

“就在大车底下吗？”

“嗯……他对我说：‘你自己愿意不愿意，姑娘？……只有姑娘自己来拥抱的时候，那才是甜蜜的……’正因为这样，我才把他当做一个爱人……”

“那么第三个又是谁呢？”

卡捷琳娜严肃地答道：

“第三个是我的丈夫，约翰·拉贝，查理国王陛下的马林贝格城卫戍军的胸甲骑兵……我十六岁那一年，格柳克牧师对我说：‘我把你抚养大了，埃伦·卡捷琳，我要履行我给你那已故的母亲的诺言，我替你找到一个很好的丈夫了……’”

“你母亲和父亲，你还记得清他们吗？”纳塔利娅问。

“已经不太记得了……我父亲名叫伊万·斯卡夫罗休克。还很年轻的时候，他就从立陶宛、从明斯克的萨佩格老爷那里逃出去，到了爱沙尼亚，在马林贝格附近租了一个小小的农庄。我们全都出生在那里，——四个哥哥，两个姐姐，还有我这个最小的……后来发生了瘟疫，我的双亲和大哥都死了。格柳克牧师把我领了去，——他是我的第二个父亲。就在他家里，我被抚养长大了……有一个姐姐住在列维尔，还有一个姐姐住在里加，至于那几个哥哥眼下在哪里，我可一点也不知道。战争把一家人都拆散了……”

“你爱你丈夫吗？”

“我还来不及爱呢……我们是在夏至节结婚的……啊，我们过得多愉快哪！我们到湖上去游玩，燃起夏至节的祝火，戴了花冠跳舞，格柳克牧师拉小提琴。我们还喝啤酒，煎那种加小豆蔻的香肠……一个星期后，舍列梅季耶夫元帅就把马林贝格包围起来了……当俄国兵把城墙炸毁的时候，我对约翰说：‘逃命吧！……’他往湖里一跳，泅着，从此我就没有再看见他……”

“你应当把他忘了……”

“我应当忘记的事很多，我都轻易地把它们忘了，”卡捷琳娜说着，怯生生地笑了笑，一双樱桃似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卡捷琳娜，你一点没向我隐瞒什么吧？”

“我怎么敢向你隐瞒什么呢？”卡捷琳娜热情地说，眼泪从她桃花似的腮帮上滚下来。“要是我想起什么事情来，我会一整夜合不拢

眼，天一亮就会跑去告诉你的。”

“可你到底还是幸运的。”纳塔利娅把腮帮搁在一只手上，又朝窗外望着，如同一头关在笼子里的鸟。一块东西在她娇嫩的喉咙里升起来了。“我们做公主的，不管怎么样快活，却只会有一个下场：进修道院……他们不让我们出嫁，他们不会娶我们做妻子。再不然，那就是不顾廉耻地放荡，像玛什卡和卡季卡那样……难怪索菲娅姐姐要像凶猛的老虎一般为争夺权力而搏斗了……”

卡捷琳娜刚刚弯下身去亲吻纳塔利娅那只青筋微露的、由于烦闷而抓成拳头的手，有个高大的人骑着一匹身躯细长而筋肉强壮的马在草地上出现了。马鬃水淋淋的，骑士的斗篷也给淋得透湿，湿漉漉的羽毛从他的帽子上直垂下来。一看见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他便跳下马鞍，把缰绳一撂，朝窗口走着。随后他除下帽子，在草地里用一个膝头跪下，将帽子按在胸口……

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急匆匆站起来，粗大的发辫散到了颈脖上，满脸通红，浑身哆嗦，双目炯炯发光，嘴唇咧开了……

“加夫里尔！”她轻轻地说。“是你吗？你好，我的朋友……到屋子里来，别站在外头淋雨了……”

跟着加夫里尔，一辆单轴双轮马车也赶过来了，车夫旁边坐着一个鼻子尖尖、神色惊惶的人，用一只袋子挡着雨。他马上除下帽子，可是没有爬下马车。加夫里尔仍然把一双黑黝黝的眼睛钉在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身上，走近丁香花丛。

“祝你长命百岁，”他好像喘不过气来似的说。“我是为皇上办公差来的……这里给你带来了一位高明的画师，奉旨要替某位亲爱的女性画肖像……之后，他就要被派到外国去学习……他就在那辆小车上……请允许我把他带进来吧……”

六

阿尼西娅·托尔斯塔娅派一个仆人骑着马，赶到克里姆林宫的内府食品处去领取各种晚餐食品和甜食，——“还有，蜡烛，多多的蜡烛！……”另一个仆人飞驰到外侨区去请乐师。浓烟从烟囱里滚滚

地往上冒，头发剪短的厨师、助手们劈劈啪啪地切着菜。姑娘们拴起了裙子，在湿漉漉的草丛里奔跑，追逐小鸡。宫里的渔夫，因为成天没事做已经发懒了，这会儿拿着鱼篮和渔网，走到池塘边去捕捉那些侧卧在塘底软泥里的、跟他们同样懒的鲤鱼。

雨后，迷雾像烟似的从滋生着杂草的池塘边升起来，蒙住那座已经没有人走的、腐朽的大桥，在皇宫前面的草地上那些树木中间蠕行着，而那座古老的宫殿也逐渐连房顶都沉没在雨雾中了。

年老的人，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代的家奴，坐在下房旁边的厨房门口，望着朦胧的烛光在雾霭溟濛的宫殿的小窗里这儿那儿地倏隐忽现，听着脚步声和哗笑声……他们不让这幢古老的房子平平静静地衰老和腐烂，使那圆木的宫墙露在疾风中间，颓败的屋面淋在暴雨底下……可是精神勃勃的年轻人，带着一种新的方式，也闯到这里来了……他们从顶阁到底层，在楼梯上倏上忽下地跑着……可是在那儿，他们却什么东西也不会找到，——只有蜘蛛躲在犄角里，耗子从洞里探出鼻子来……

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身上仿佛突然附了鬼似的，——打早晨起她一直很愁闷，可是自从加夫里尔来了以后，她就脸上红扑扑的，心里喜洋洋的，而且想出种种的玩乐事儿来，让人一分钟也不能安安静静地坐着。阿尼西娅弄得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长公主对她说：

"今天我们要来一次伯沙撒①宴会，化了装吃晚饭。"

"我亲爱的，离圣诞节还很远呢……再说，我不知道，也没见过伯沙撒王怎样宴客的……"

"我们到宫里各处去搜索一下，找到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就把它们统统拿到餐厅里来……今天你别惹我生气，你别那么死心眼儿……"

古老的梯子咭咭地响着，好久没有开过的房门那生锈的铰链嘎嘎地哼着……大家在宫里到处乱跑，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撩起

---

① 伯沙撒是巴比伦的最后一个王。《圣经·旧约·但以理书》第五章第一节："伯沙撒王为他的一千大臣，设摆盛筵，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

裙子，走在头里，加夫里尔拿着蜡烛，跟在后面。他的眼睛惊愕地凝视着。这种惊愕，他刚才就已经透露出来了，那时他还骑在马上，看见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用一只手托着腮帮，闷闷不乐地坐在窗口。这好像桑卡小时候在暖炕上常常讲起的那些童话当中，有一个关于绝世佳人的故事里所说的那样……不过那时候，伊凡王子却跳上一匹比屹立着的树林还高、比飘浮着的云朵低些的骏马，升到了用雕花侧框装饰的窗子前面，把一只戒指从绝世佳人的白皙的手上捋下来了……

安德烈·戈利科夫也弄得昏头昏脑(他也奉命跟着大家一起跑)。从头天夜里他看见了加夫里尔的姐姐坐在海豚身上的那幅画像以来，一切都好像非真非幻似的……缅希科夫家那两个浅色头发、浑圆腮帮的姑娘，使他十分不好意思，弄得气也喘不过来，她们是那么俊俏，那么丰满，连衣服上的褶襞也掩盖不住肢体的魅力。而且身上还有一股苹果的香味，简直没法儿叫人不朝她们盯着看。

在储藏室里，她们找到不少皮货、衣服和饰物，各种久已被人忘却的破烂东西，拜占庭锦缎的极其宽大的皮袄，斗篷，短外衣，长襟衣，有一普特重的珍珠冠冕，——所有这些东西，侍女们都把它们一抱一抱地搬到餐厅里。在底层一间屋子里，她们看见高高地在那天花板下面有一扇小门。纳塔利娅抓过一支蜡烛，踮起脚，仰起脑袋：

“如果他在那里，那怎么办啊？”

安娜和马尔法同时吃惊地喊出来：

“谁？”

“家神嘛，”纳塔利娅说。姑娘们用手抓住腮帮，不过脸色并没发白，只是眼睛都睁得老大老大的。个个人都害怕起来了。管火炉的那个老头儿搬来一把梯子，往墙上一搁。加夫里尔马上跳上去，——对他来说，这会儿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他不愿意扑进去的了……他打开小门，消失在那儿黑暗里。她们仿佛等了很久很久，——他既没有从里头回答一句话，大家也没有听到他一点动静。纳塔利娅用怕人的嗓音轻轻说道：“加夫里尔，下来吧！”于是他那双骑兵长靴的后跟露了出来，随后是长襟衣的张开的衣裾。他爬了下来，浑身都络着蜘蛛网。

“你在那儿看见了什么？”

“是这样，——有种灰茫茫的东西，好像毛茸茸的，又好像软和和的，抚摩着我的脸……”

大家都喘了一口气……她们踮起脚溜出了底层，在梯磴上撒腿跑着，到了楼上，马尔法和安娜才尖叫起来。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建议做找家神的游戏。她们搜索秘密的暗门，小心翼翼地开启楼梯底下的小室，往所有的火炉下面的空档里张望，大家都惊慌地屏着气……结果，她们果然达到目的了，——在一处结满蜘蛛网的黑洞洞的地方，她们看见两只绿幽幽的眼睛，燃烧着地狱似的冥火……大家便失魂落魄地逃走了……纳塔利娅绊了一下，倒在加夫里尔的手臂里，他连忙把她抓住，抓得那么紧，她甚至听得见他的心跳——又缓慢，又深沉，是那种男人家的心跳……她扭动了一下肩头，悄没声儿地说：“放开我吧！”

随后，她们走去安排伯沙撒筵宴。那个管火炉的老头儿，蓄着一绺家神那样的黄胡子，衬衫外面挂着一个铜十字架，脚上登着一双崭新的毡靴，又把那座梯子拿来了。他们把虫蛀的毯子挂在餐厅那久已剥落的板壁上。桌子给搬走了，筵席就直接摆在地毯上，——所有的人都奉命按照巴比伦人的款式坐下来吃饭，由加夫里尔充当伯沙撒王。他们给他穿上一件锦缎的长襟衣，虽然年代已很久远，可是仍然很漂亮，大红底子，上面用金线绣着一只只鹰头狮身鸟翼的怪兽；肩头给他披上一袭一百年前穿的那种长大衣；头上给他戴上一顶珍珠冠冕，一看就知道那是老太后——纳塔利娅的祖母的遗物。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给打扮成塞米拉米达[①]，穿一件金袍，粗大的发辫上面缠一块花花绿绿的头巾。侍女们被打发出去，拔一些公鸡尾巴上好看的羽毛，拿来插在她的头巾里……

他们思量着该把马尔法和安娜化装成什么人物。纳塔利娅吩咐她们走出去，把辫子拆散，把外衣和裙子脱掉，光留一件内衣，——幸亏她们的内衣是用细麻布制的，又长又新。侍女们又被打发到池塘里去，采了许多睡莲，拿来缠在缅希科夫家两个姑娘的颈脖上、手臂

① 塞米拉米达是传说中的亚述女王。关于亚述古国的许多次远征以及在巴比伦和米太建造“空中花园”，都被说成是她的事迹。

上、头发上，还用长长的茎秆缠在她们的腰里，——这样就变成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人鱼。卡捷琳娜倒很容易装扮成一个花卉和果蔬的女神，她的巴比伦名字叫做阿斯塔尔特，希腊名字叫做弗洛拉。侍女们又跑出去拔胡萝卜和香芹菜，采青葱和豌豆，还拿来一些没有成熟的南瓜和苹果。卡捷琳娜满脸通红，嘴唇湿润，眼睛高兴地睁得溜圆，再也不觉得害臊了，竟像平常一样，对每一件小事都扬声大笑。用豌豆和莳萝缠在头上，还戴一顶蔬菜做的冠，手里拎一篮鹅莓和红醋栗，她活脱活现成了花卉和果蔬女神弗洛拉。

“还有那位画师该扮成个什么人物呢？”纳塔利娅忽然想起来了。“我们还没有一个埃塞俄比亚人。就让他来扮成埃塞俄比亚国王吧！”

对安德留什卡·戈利科夫来说，新的奇迹又出现了。女人们的手（这是现实呢，还是幻梦呢？）把他拉扯着，转动着，把绫罗和锦缎胡乱裹在他身上，用煤烟抹黑他的脸，用一个铜环夹住他的鼻子，而且一定要他非夹着铜环坐到散席不可……在他看来，即使上帝给他一对天使的翅膀，他也不会觉得比现在更幸福……外侨区那三个音乐师，一个是拉提琴的，一个是奏口琴的，还有一个是吹笛子的，他们深深地鞠着躬，进来了。他们也被化装成不同的人物。

“现在，晚宴开始！大家往座垫上坐下来，把脚蜷在身子底下，喝贝壳里的蜜酒和啤酒……”

在伯沙撒宴会上到底该怎么个玩法，没有一个人确切地知道。他们坐在菜肴和蜡烛前面，大家你看看我，我瞅瞅你，微微笑着，谁也不觉得饥饿……于是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抖了抖头上的公鸡羽毛，撅起嘴唇，开始背诵一些诗句，这些诗句加夫里尔在一个冬天的夜里，在克里姆林宫后院一间生得很暖的屋子的金色拱顶底下听到她念过的：

古老的神祇住在高山上快乐又逍遥，
但是丘比特仍旧向他们射出了毒矢，……
主神朱庇特自怨自艾说：“唉，我真苦恼，
我没法休息，可也不知道该怎样治疗，
口渴我没东西喝，烈火又在我心上烧，

我这个苦人儿，爱情我毕竟抵抗不了……”
唉，如果天神也挡不住丘比特的毒箭，
凡人的心又能指望谁给他长保安全？
还是快乐一下吧！让我们不要再烦忧，
来为这些个毒矢高奏颂歌，痛饮旨酒……

纳塔利娅这样念着，她的脸在那很大的头巾底下发白了。她啜了一口酒，便站出来跟阿尼西娅·托尔斯塔娅跳波尔卡舞。乐师们轻轻地吹奏着，可是这种乐音却叫身上的每一根脉络震颤而且歌唱起来了。

“去跟卡捷琳娜跳舞！”纳塔利娅向加夫里尔嚷道，眼睛忽闪了一下。他随即跳起来，把那件伯沙撒王的长大衣从肩上卸下了，——如果需要，就是跳这么整整一昼夜他也办得到。卡捷琳娜的背，在他手心底下又灼热，又柔软，她的脚很轻盈，旋转的时候，从她头上和肩上飞出来一颗颗豆荚和樱桃。加夫里尔让舞步加快，乐师们也把节拍加快了。安娜和马尔法也开始旋转，大家拉着手。只剩下戈利科夫一个人，对着蜡烛坐在地毯上，他既不能喝酒，又不能吃菜，因为鼻子里夹着个铜环，可是这种情况一点也没妨碍他的乐趣；他耳朵里仍然回响着在笛子的伴奏下长公主吟诵的关于奥林匹斯众神的诗句……而他眼睛面前，却浮动着那个骑在海豚背上的裸体女神的幻影，手里拿着一个杯子，里面盛满了诱惑……

加夫里拉浑厚质朴，既然奉命跟卡捷琳娜跳波尔卡舞，他就毫不爱惜自己的脚后跟，一直跳着跳着。虽然有好几次他仿佛看到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笑得很异样，有点郁郁不乐，眼睛里也失去了原先的光辉，可是他却不明白这个时候早该把卡捷琳娜带回她在南瓜和胡萝卜中间的座位上去了……长公主的脸又在他眼前闪现了一下，只见她好像痛苦地咬紧了牙齿……随后她突然一个摇晃，立定下来，一把抓住阿尼西娅·托尔斯塔娅，而那顶插着公鸡羽毛的头巾也从她头上掉了下来……阿尼西娅慌慌张张地喊道：

“长公主殿下发晕了！”一面她朝乐师们摆摆手，叫他们停止吹奏……

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挣开了她，斗篷在后面拖曳着，走出屋子去。伯沙撒宴会就这样结束了。安娜和马尔法身上只穿一件内

衣，马上觉得很害臊，两个人嘟嘟囔囔地谈了几句，便朝门里跑出去。卡捷琳娜惊惶地回到座位上，动手揪下那些缠在头上的蔬菜。加夫里尔黯然神伤，跨开了腿站在摆着菜肴的地毯上，双眉紧锁，朝蜡烛的光焰眨巴着眼睛。阿尼西娅跟在长公主后面冲出去，一会儿可就回来了，用指尖戳了下加夫里尔的手：

“到她那儿去，”她小声说道，“去啊，去朝她磕几个响头，你这个傻瓜！……”

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就站在餐厅门外的过廊里，望着打开的窗子外面给看不见的月儿照亮了的迷雾。加夫里尔走到她跟前。可以听到水点从屋面滴到了树叶上。

“你到莫斯科来要住一些时候吗？”她头也不回地问。他一时回答不上，仅仅吁了一口气。“这儿没有你的事了。明天你就回到你来的地方去吧！……”

说了这几句话，她便让肩膀耸了起来。加夫里尔答道：

“我怎么惹你生气啦？老天爷，只要你知道就好了！……只要你知道就好了！”

这时她转过身子，把那张眼眉涂着煤烟的脸凑近他的脸：

“我不要你了，你听到了吗？给我走，给我走！……”

她一面说着“给我走，给我走”，一面就伸起胳臂去推他，可是也许因为知道这样一个瘦长个子她没法将他推走，便让塞米拉米达的手镯丁丁当当地响着，把一双手搭在他的肩上，头越来越低地伛下去。加夫里尔也不知道自己在干着什么，竟开始用嘴唇轻轻触碰着，亲吻她那头发上的分缝。可她一面还在说着：

“不，不，给我走，给我走……”

第 六 章

一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已经脱掉帆布上衣，卷起袖管，用一方边上绣着葡萄叶的大红手绢(伊兹迈洛夫宫送来的礼物)缠在头上，那副模样活像葡萄牙海盗，这是潘布尔格海军少将有一回教给他的。要是在从前，他会连鞋袜都脱掉，让脚底里感到那股粗糙的甲板上的热气。微风把船帆都吹得鼓鼓的，双桅侦察舰“卡捷琳娜号”仿佛在空中滑行，又听话又温顺。后面跟着那艘两桅帆船“乌尔里卡号”，而在水天接壤的迷茫中间，三桅巡洋舰“瓦赫特迈斯特号”把所有的风篷都扯起来了。

这些船舰都是最近从瑞典人那里截获的。这是一次意想不到的、极其光荣的胜利：俄罗斯人虏获了十二艘两桅帆船和三桅巡洋舰——司令官莱舍尔特的整个强盗舰队；这人两年以来，连最小的船只也不让开进楚德湖，他还抢劫沿海的乡村和农庄，从后面威胁正在围攻尤里耶夫的舍列梅季耶夫。司令官是一个大胆的海员。可是尽管这样，俄罗斯人还是叫他受骗了。有一天夜里，天色乌黑，雷雨大作，因为害怕暴风，或是别的原因，他把舰队开进了恩巴赫河口，而且粗心大意，竟在旗舰“卡罗卢斯号”上喝得酩酊大醉。拂晓时分他睁开眼睛，只见几百条小艇、木筏和系在一起的桶子飞快地从岸边向他的船舰驶来……“从两舷向俄罗斯步兵开火！”司令官喝道。可是瑞典人还没来得及把火药倒进大炮的火门，把锚链砍断，俄罗斯人已经将那些船舰团团围住，而且从小艇、木筏和桶子上往那些船舰爬去，扔手榴弹，开手枪……这个丑可丢得大极了，——步兵俘获一支舰队！莱舍尔特司令官一阵暴怒，竟跳进火药库，把旗舰炸掉，——火焰从所有的裂缝和舱口里冒出来，随后一声巨响，一股浓烟，船帆、横

桁、木桶、兵士和他司令官本人差不多全被抛到云端里去了……

太阳烤着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背，轻风拂着他的脸，船舷后面那斜斜的波浪上头星星点点映着日光的泡沫耀得他眼睛都花了。他把眼睛眯缝起来。为了让自己凉爽一点，他跨开两腿，掌着舵轮。缆索在呼啸，在歌唱，海鸥在船尾的浪痕上空沙哑地嘶鸣。风篷活像白皙的乳房，胀得很饱满。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载着胜利正在向纳尔瓦驶去，主桅下面堆着许多瑞典军旗，——前天的突击攻下了尤里耶夫。国王查理的尾巴上又被拔掉了一根羽毛。皇帝、英吉利国王和法兰西国王那里都已经发送了照会，宣布说："邀天之佑，我们已经收复了我们古老的领地——尤里耶夫城，它是七百年前雅罗斯拉夫·弗拉基米罗维奇大公为了捍卫俄罗斯边境的国土而兴建的……"

虽然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头脑里从来不曾有过比如说像他"亲爱的兄弟"查理国王那样的思想，把自己和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相提并论；虽然他认为战争是艰难而费力的事情，是日常的流血的劳动，是国家的需要，可是这一次，在尤里耶夫城下，他也相信自己的军事才能，而且为此而感到得意，感到自豪：十天之内（从纳尔瓦附近的营地去到那里以后），他已经得到了在舍列梅季耶夫元帅以及他部下的外国工程师们，著名的沃班元帅的学生们看来是不可能得到的东西。

也还有使他高兴的事：眺望那遥远的、林木森森的海岸，知道这条不久以前属于瑞典人的海岸现在已经落在俄罗斯人的手里，而那个楚德湖现在也完完全全重新归俄罗斯人所有了。可是人总是这样：抓了很多，还要更多。在这么一个晴朗的早晨，坐着一艘漂亮的双桅侦察舰在海上航行，为了故意作难查理国王，在船艄上高高地升起一面很大的安德鲁旗，大家总以为天下没有再比这样的事更使人愉快的了。可是不！今天他偏偏思念起他的情人来，心里热乎得什么似的……对于她，也没有什么别的名词可用——既不是什么娼妇，又不是什么姬妾，只能说是他的情人，他所爱的卡捷琳娜……在衬衫里面扭动一下肩膀，他从鼻孔里深长地吸了一口湿润的空气……海水和甲板上的木板发出一种像是浴池的气味，他仿佛看见卡捷琳娜

在出浴，就在如同今天这样的一个大热天……在那条绣着葡萄叶的手绢上，她似乎织进了魅力，洒上了媚气，——从他背后吹过来的风刮得手绢的两头扑扑飞舞，不时搔着他的鼻子和嘴唇……她知道自己干的是什么事，那个利沃尼亚小妖精，头发鬈鬈的，兴致勃勃的！……尤里耶夫城里那些吓得半死的女人，长得固然很好看……可是没有一个比得上卡捷琳娜，没有一个会让条纹裙子在那结实的腰里飘动得那么迷人……没有一个他想捧着她的腮帮，直瞅到她的眼底，把自己的牙齿抵住她的牙齿。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用圆头鞋的后跟不耐烦地撞着甲板。于是从士官室里马上蹿出来一个人——大概是被惊醒的，把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马卡罗夫从舷梯上跑下来：

"我来了，陛下……"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尽量不去看他那张在船上很不合适的、眼睑红红的、干瘦而多皱纹的脸，带睬不理地吩咐道：

"去把写字的东西拿来……"

马卡罗夫慌了手脚，顺着舷梯跌跌绊绊地跑上去。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他背后像猫一样嗤了嗤鼻子。马卡罗夫很快就回来了，拿着一把折椅，还有纸张和墨水壶，耳朵背后夹着几支鹅毛笔。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抓过来一支笔，说道：

"掌好舵轮，把它紧紧抓住，你这个陆地汉，就像这样子把握着。要是你让风篷摇来摆去，我就用细索揍你……"

他朝马卡罗夫挤了挤眼，便往折椅上坐下去，把一张纸摊在膝盖上，随后侧着脑袋，望着桅顶——主桅顶上的那个圆球，一面长长的旒旗在那里迎风飘扬，于是他动笔写了。

在那张纸的一面，他写下了："给阿尼西娅·托尔斯塔娅和叶卡捷琳娜·瓦西里耶夫斯卡娅夫人……"反面，他写道，——墨水飞溅着，有些个字母给漏掉了："阿姨阿妈，祝你们百年康泰……你们身体怎样，我很想听到一点消息……至于我，我过着辛劳而困苦的生活……没有人给我洗涤缝补，可是更重要的是我惦记你们……就在前天，我们跟瑞典人跳了一次舞，真有意思，查理国王知道了准会双眼发黑……一点不假，自从我服役以来，这样精彩的玩意可还没有看见

过……简单地说：靠上帝保佑，我们已经动了刀兵，把尤里耶夫拿下来了……关于你们的健康情况，千万不要写信来告诉我了，还是请你们亲自到我这里来，越快越好。来解解我的闷气……到了普斯科夫，你们得等候我的指示——该往哪里去，敌人离这儿很近……彼得……"

"把信折起来，封好，不要看，"他对马卡罗夫说，从他手里抓过了舵轮。"尽快寄出去。"

这样一来他仿佛觉得稍微轻松了些。船上的钟两下两下地响亮地敲起来了。船头甲板上马上有一尊大炮轰了一响，帆篷震颤着，飘过来一股好闻的火药烟味儿。这艘双桅侦察舰的指挥官，涅普柳耶夫船长，有着一张年轻、瘦削而傲慢的脸，这会儿跑上舰桥，按住短剑，把两个指头伸到三角帽檐上：

"炮手先生，现在是早餐时间，请你接受这一杯吧……"

涅普柳耶夫后面，跟着那个身量矮小的费尔滕，穿一件绿色毛线坎肩，发光的脸上露出一抹笑容。他在船上没有戴厨师帽，却也按照海盗的款式，用一块白手巾缠在头上。他把一只锡盘捧到彼得面前，盘里放着一个银酒杯和一块带罂粟籽的小甜面包。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把酒杯放在手里掂了掂轻重，用一种海员的气派，正正经经地吞下那杯带有劣等白酒气味的烈性伏特加，赶快折下一角面包丢在嘴里，一面咀嚼，一面对涅普柳耶夫说：

"今夜我们要在纳罗瓦河边抛锚。我到岸上去宿夜……那边你有没有测量过？"

"纳罗瓦河口，靠近右岸有一个沙洲，靠近左岸——水深十一英尺……"

"嗯，好……你去吧……"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又剩下一个人待在热烘烘的甲板上，掌着舵轮。那杯酒下了肚，有种快感就在他身上奔流起来，于是他一忽儿用鼻子哼哼，一忽儿笑笑，开始回忆起前天那件光荣的大事，这件大事准会叫查理国王气得眼睛发黑呢……

二

舍列梅季耶夫元帅无精打采地在指挥围攻尤里耶夫的战役，——他自己也好，他的部队也好，都不太上劲，一心指望用饥饿来制服瑞典人。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把他寄来的唠唠叨叨的信都揉皱了，撂在桌子底下。魔鬼似乎叫这位元帅完全变了样啦，——两年来他打仗一直很骁勇，很凶悍，可是眼下，他却像一个老太婆那样在瑞典人的城墙前面嘀嘀咕咕起来了。当奥吉尔维元帅，在帕特库尔的坚持之下，被用很高的薪俸——每年三千金币，外加膳食以及包括酒类和其他东西的种种供应，从维也纳请到莫斯科来服务，终于到了纳尔瓦营地的时候，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就把指挥权交给他，自己迫不及待地赶到尤里耶夫来了。

元帅没有料到皇上会来。在中午的燠热里，他已经吃过饭，正在一堵高高的土城后面辎重车辆中间他的营帐里打鼾。沙皇揭开那方遮在他脸上挡苍蝇的手巾，于是他便醒来了。

“你在鹿砦后面睡得倒很安稳！”彼得喝道，转动着一双狂暴的眼睛。“来，带我去看看围城工事！”

元帅那么惶恐，连话也说不出来了。他不知道两条腿怎么伸进裤子里去的。假发和佩剑都不在手边，因此他只好光着头跨上了马背。军事工程师科伯特跑过来，也是睡眼惺忪，竟把他那件法国式长襟衣上的纽扣都扣错了；这次围攻，他只做了一件好事，那就是吃俄罗斯白菜汤吃得他发了福，两边腮帮都鼓出来了。彼得居高临下，怒悻悻地朝他点了点头。他们三个人骑着马朝阵地上驰去。

这儿，事事都不合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心意……东边，舍列梅季耶夫的部队围攻该城的出击区，城墙很高，低矮坚实的望楼最近作过一番修葺，工事增强了，三角堡排成星形远远地伸到了田野上，堡子前面的护城壕里灌满了水。西边，是那条很深的恩巴赫河。南边，有一片生苔的沼泽，把城市防卫得安全极了。舍列梅季耶夫顺着很深的战壕和近敌工事到过城墙那儿——十分小心，而且也不是太近，因为害怕瑞典人的炮火。他的炮垒安顿得更加愚蠢，——他们已

经往城里打了两千发炮弹，也使这里那里的几幢房子着了火，可那城墙却一点也没有擦坏。

“您知道不知道，元帅先生，每一发炮弹要花我多少阿尔丁?”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闷闷不乐地说道。“我们要把它们从乌拉尔运来……你是不是愿意掏出自己的薪金，来偿付这两千发白白糟蹋掉的炮弹?”他从舍列梅季耶夫的胳肢窝底下拿过来一架望远镜，旋着转着，打量那道城墙。“南边的一带城墙又旧又矮。照我看是这样……”他朝工程师科伯特飞快地溜了一眼。“炮弹应当向这边发射，正是在这边应当把城墙和城门轰毁。城市应当从这边去占领。不是从东边。人不应当贪图方便，仅仅因为那个地方凑巧很干燥……人应当寻求胜利，哪怕齐脖子浸在沼泽里……”

舍列梅季耶夫不敢跟他争辩，只是用他那厚厚的舌头嘀嘀嘟嘟地说道：“自然啰……您知道得顶清楚，炮手先生……我们也想过，可就是想不到这一点……”工程师科伯特必恭必敬地摆动着腮帮，露出一抹歉疚的微笑。

“陛下，南边的一带城墙，还有大家叫做‘俄罗斯门’的望楼门固然很旧，但那是难以攻破的，因为只有穿过沼泽才能走近去……可那片沼泽却是穿越不过的。”

“对谁来说那片沼泽是穿越不过的?”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喝道，他那长长的颈脖抽搐着，腿扭动着，弄得脚从鞍镫里滑出来了。“对一个俄罗斯士兵来说，什么地方都穿越得过去……我们又不是下棋，我们是在玩一场生死存亡的把戏……”

他跳下马，把城市地形图铺在草地上，又从口袋里掏出一盒仪器，从里头取出一副圆规、一根直尺和一支铅笔。他动手量着记着。元帅和科伯特蹲在他旁边。

“这里才是你应当安顿全部炮垒的地方!”他指着“俄罗斯门”前面那片沼泽的边缘。“河对岸，还得加上几门攻城炮……”他灵巧地画了几道线，炮垒的炮弹得顺着这些线路飞向“俄罗斯门”。随后他又用圆规测量着。舍列梅季耶夫嘟嘟囔囔地说道：“自然啰……距离是够得到的。”科伯特微妙地笑了笑。彼得说道：“我给你三天工夫把阵地改变一下……七号那天，我要开始放烟火了。”他把圆规和直尺

放回盒子里，又动手把盒子塞进长襟衣的口袋，可是那里早已有一方边上绣着葡萄叶的大红手绢，于是他把手绢拉出来，懊恼地往怀里一塞。

三天之内，他不让大家休息，也不让大家睡觉。白天，所有的部队都当着瑞典人的面继续修筑原先的围城工事，在枪林弹雨底下挖掘战壕，把梯子联结起来。夜里，偷偷地，也不点火，他们把公牛套上大炮和臼炮，拉到沼泽边缘的新阵地上，还渡过浮桥送到河对岸，用束柴和土堤把炮垒遮掩起来。

当太阳刚刚在森林上空显现，照亮了南边城墙上那些七歪八倒的房顶，当"俄罗斯门"的望楼的石雉堞刚刚在沼泽的迷雾上头突露出来，当城里那蓝幽幽的炊烟刚刚在清晨的悄寂中冉冉上升的时候，那六十门攻城炮和重臼炮马上地动天摇地震撼起来，两普特重的炮弹和引信炸弹呼呼地打沼泽上空飞过去。河对岸的炮垒也发出隆隆的怒吼。在硝烟的掩蔽下，伊万·日德克的掷弹兵团挟着一捆捆枯树枝奔跑着，要在沼泽里铺一条路。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待在南面的炮垒里。他来不及吆喝，来不及指示，也来不及生气，——连回一回头也没有工夫，只是瞪着那些炮手，一遍又一遍地喝彩："哎—噜—噜，哎—噜—噜！……"还不到很快地背完一篇《主祷文》的工夫，就得把炮身用炮刷擦干净，将弹药筒装上火药，把炮弹捶进去，将起爆药灌入火门，把炮口瞄准……

"所有的炮垒！"身材矮矮的涅恰耶夫上校嚷道，瞪出了充血的眼睛，他的帽子和假发都给第一阵排炮震得飞起来了。"距离照旧。安好导火线……放—！"各个炮垒的指挥官闹嚷嚷地重复着他的命令："放—！"

可以看到炮弹打中了目标，望楼的雉堞坍塌了，城墙上的房顶腾起浓烟，冒出火焰，城里的房子中弹着火，烧了起来。钟在尖顶的教堂里当当地打着。穿着短短的灰色制服的瑞典兵从城门里跑出来，闪开了炮弹的爆炸，动手堆叠一道障壁，拖来了木头、桶子、袋子……尽管这样，到了那天傍晚，城门望楼和城墙却还是屹然未动，立在那儿。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下命令叫炮垒再往前面拢近一点。

这烟火一连放了六天。伊万·日德克的掷弹兵齐膝盖、齐腰没在

水里，在沼泽上铺一条路，用活动的梢捆——盛着泥土的箩筐，挡着敌人的炮弹和枪弹。那些被打死的当场就沉下去了，受伤的由伙伴们掮回来。瑞典人明白危局的严重性，便从别的城楼上调来了一部分大炮，一天天增强他们的火力。城市全给烟雾笼住了。透过这一团团浮动着的硝烟，红艳艳的太阳热辣辣地灼晒着。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一直没离开过炮垒。他给火药弄得乌黑，也不盥洗，有什么就急匆匆吃一点什么，他还亲自把伏特加分给炮手们。在大炮的隆隆声中，他就地在炮车底下一躺，打这么一小时的盹。他把工程师科伯特遣回辎重车队本部，因为他虽然很有学问，可是人太温和，——“温和的人在我们这儿可不需要。”……

七月十二日黄昏，他派人去找舍列梅季耶夫。近几天来，元帅带着所有的部队在东边喧喧嚷嚷，声东击西，尽量吓唬瑞典人。他又变得活跃起来了，成天不下马背，又是厮杀，又是咒骂。他在已经沉寂的炮垒那儿找到了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四周站着一些蓄着唇髭的炮兵(他们全是旧相识)。这些人在“游戏兵团”时代，曾经在普列什堡城下用木制的大炮给“公爵皇帝”的骑兵认认真真地尝了一顿萝卜弹和泥弹。他们中间有些人，头上缠着破布，身上穿着撕烂的制服。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坐在最大的一门炮“蝾螈号”的炮架上，这门大炮是用图拉铸的青铜制造的，要使它冷却，得浇上二十桶香醋，可它还会咝咝地响个不停。他正在嚼着面包，讨论当天的工作，急促地滔滔不绝地谈着……南边的城墙，终于在三处地方打开了缺口，这些缺口敌人再也没法儿堵住了。炮手伊格纳特·库罗奇金把灼热的炮弹一颗接着一颗打到了城门望楼的左面犄角里……“他简直像钉子一样把它们打了进去！可不是吗？什么？”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仿佛鸡啼似的嚷道。望楼的整个犄角都已经倒下去，其余部分眼看着随时就要坍塌了。

“伊格纳特，你在哪儿？我看不见，过来。”说完，他把一只烟嘴已被咬碎的烟斗递给那个炮手。“这烟斗我不想送给你……我身边没有第二支，可你就抽一口吧……好小子！……要是我们保得住这条命，那我怎么也不会忘记的。”

伊格纳特·库罗奇金这个唇髭拉碴的稳重的人，摘下了三角帽，小心翼翼地接过那只烟斗。他用手指往斗里扒了一下，满脸都蹙起了调皮的皱纹……

“可这斗里一点烟草也没有哪，陛下！……”

别的炮兵全笑起来了。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掏出他的烟草袋，可是里面连一丝菸草也没有。正在这当儿，元帅走过来了。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满心高兴地说：

“鲍里斯·彼得罗维奇，你带烟了吗？我们这个炮垒，伏特加也没有了，菸草也没有了……（炮兵们又笑起来了）劳你的驾……（舍列梅季耶夫鞠了一躬，极有礼貌地递给他一只缀着小玻璃珠串儿的漂亮菸草袋。）啊，谢谢你……不过你就把这个菸草袋交给炮手库罗奇金吧……我把这个送给你了，伊格纳特，只是那烟斗你可别忘记还我啊……”

他把炮兵们打发走了，自己坐在那里喀嚓喀嚓地嚼了一会儿干面包。元帅闷声不响地站在他面前，把权杖抵在腰里。

“鲍里斯·彼得罗维奇，我们不能再等待了，”彼得说道，嗓音改变了。“士兵们都很愤怒……多少天来，掷弹兵一直躺在沼泽里……真是艰苦啊！我就要把一桶桶焦油烧起来，打它一夜的炮……你必须马上把萨莫赫瓦洛夫团的一营莫斯科射击兵派到我这里来增援。这批人既凶狠，又勇敢……看在上帝面上，你已经在做的事就继续做下去吧，不过别让士兵们遭到不必要的牺牲……一到拂晓，我就要发动突击了……（舍列梅季耶夫把拿着权杖的手放下一点，画了一个十字。）去吧，亲爱的。”

当一桶桶焦油在沼泽边缘和河对岸烧起来的时候，所有的炮垒都发出了急射炮火，像这样的炮火瑞典人从来没有经受过。城门坍塌了。碎木片从障壁、围栅和鹿砦上面飞起来。瑞典人料到那天夜里会受到攻击，——从城墙的缺口里可以看见鬃毛似的刺刀、头盔和旗幡在忽明忽暗的焦油火光中颤动……全城都敲着警钟……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微微地蜷着膝盖，待在用束柴掩蔽起来的战壕里张着望远镜。他背后站着伊万·日德克，这个奥廖尔人看去像是茨冈人，一双黑乎乎的眼睛闪出一种干涩的光，两片嘴唇蠕动着，

出于憎恨，他还不知不觉地磨响着牙齿。夜很短，森林后面的东方天空里已经透出绿幽幽的晨曦，星星都已经隐没不见了。再要等待下去，不可能啦。可是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却仍然在拖延。突然，伊万·日德克从内心深处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唉—唉！"还摇了摇他那耷拉着的脑袋。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一把抓住他的肩膀：

"走吧！"

伊万·日德克跳过束柴，弯着腰跑过沼泽。马上有一支火箭嗤的一响升上去，爆开了，散出来一片碧绿的火光，随后是第二支，第三支。大炮停止发射了。沉寂压着人们的耳鼓。大家开始从沼泽那红里透黑的草墩中间钻出来，身子没在污泥里，朝那城门举步艰难地走过去。整个沼泽都在荡漾着，里头挤满了兵士。一连连莫斯科射击兵，托着刺刀，从岸上开过来支援……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放下望远镜，从牙缝里抽了口气，蹙皱着眉头。"啊！"他说，"啊！"从打坏了的障壁后面，那边剩下来的五门大炮对准伊万·日德克率领进攻的掷弹兵发出一阵平射炮火。一个绝望的噪音在沼泽里喊道："乌拉—拉—拉！"瑞典人从城墙的缺口里冲出来，仿佛快活得发了疯似的，迎向俄罗斯人奔跑着。混战开始了，发出一片呐喊声，呼吼声，刀剑碰撞声。总有四千人挤在城墙和城门那儿……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爬出壕沟，撒腿就走，沉甸甸的骑兵长靴在藓苔里咕吱咕吱地直响。他往浑身上下摸索，好像要找寻那掉落的望远镜，又像要找寻他的武器……身量矮矮的涅恰耶夫上校赶上了他：

"陛下，你不能到那边去……"

他们两个就站在那里朝作战的方向望着。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对他说：

"派人去调援军来……"

"陛下，用不着……"

"我叫你派人去……"

"用不着……我们的人已经把他们的大炮夺过来了……"

"胡说……"

"我亲眼看见了……"

一点不错——先是一门大炮，随后又是一门大炮，朝城门那边发射着炮火……一大群战斗队伍开始晃动了，穿过缺口往城里涌去……

涅恰耶夫嚷道，他那突出的眼睛里含着一包泪水：

“陛下，好戏还在后头呢！……”

掷弹兵和莫斯科射击兵怀着满腔愤怒，因为他们经受了那么大的苦难，被瑞典兵冤枉地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会儿刺着，劈着，顺着狭窄的街道把敌人追到城里广场上。在那儿，凭着一时的热劲，他们杀死了尤里耶夫要塞司令派出来打退兵鼓的四个鼓手。只有城堡望楼上那个号手，连肺也给炸破似的嘶哑地狂吹着他的喇叭，恳求投降，好不容易，而且还不是一下子的，叫这场大血战结束了……

三

风篷下垂着，水手们抓着横桁，“卡捷琳娜号”傍着岸坡在树林的绿荫里滑行了一些时候。大炮轰了一下，于是锚链辘辘地响着。一条小艇马上划过来。里头站着缅希科夫，穿一件长长的斗篷，戴一顶高高地插着羽毛的帽子。光是这个漂亮人的翻袖口，看来至少得用十阿尔申樱桃色的英国呢子。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朝下瞧着他，把臂肘搁在防波板上。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用胳膊仿佛摇杆似的举到右耳边，除下了帽子，朝外面挥了三下，喊道：

“万岁！炮手先生，万岁！恭祝伟大的胜利！……”

“等一等，我马上就要下来看你了，”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说，嗓音轻悄而深沉。“你们这里有什么消息？”

“我们这里也不是没有胜利呢……”

“那很好……最近一封信上我要你弄的东西，你给我准备好了没有？我们那边，连最普通的啤酒都没有呢……”

“三桶莱茵酒昨天已经运到了！”缅希科夫大声吼道。“我们的营地可不像舍列梅季耶夫的营地——什么事情都不拖延，什么东西都不缺少……”

“你吹吧，你尽管吹吧！”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召来了涅普柳耶

夫船长，命令他明天当船上的旗子一升起来，就得放着大炮将“英勇虏获”的信号升上两边船舷，随后擂着军鼓把瑞典人的旗幡送到岸上军队里去。对这个年轻船长来说，这项命令是一种光荣，于是他脸红了。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眼瞪瞪地盯着他，弄得他越来越不好意思，随后又补充了一句：

“航行得很好，司令官！”

涅普柳耶夫满脸红胀，连汗水都冒出来了，一双尖利的眼睛紧张得水汪汪的，——皇上居然任命他为司令官，分舰队的旗舰司令官……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没有再说什么话，只是伸出那长长的腿，往涂着焦油的船舷上擦了擦鞋，爬到小艇里去。他在缅希科夫旁边坐下，用臂肘往他身上捅了捅：

“我很高兴，你来迎接我；谢谢你！……原来你们也取得了胜利吗？是不是把施利本巴赫打垮了？……”

“那真是了不起呢，明－赫尔茨！……阿尼基塔·列普宁在文登附近用大车朝他猛扑过去，而雷恩上校按照我给他出的主意，用骑兵截断他进城的道路……瑞典军不管愿意不愿意，只好在旷野里应战……施利本巴赫给打得狼狈不堪——这位英雄仅仅带了十来个胸甲骑兵，总算逃到了列维尔……”

“这一次到底还是让他逃走了……嘿，那魔鬼！”

“他才狡猾得厉害呐……不过那也没关系，他现在既无大炮，又无旗幡，也没有军队了……后来，阿尼基塔·伊万诺维奇带着五分醉意，哭诉道：‘我没有抓住施利本巴赫，还不及没有弄到他的坐骑那样使我难过。那匹马可真像是一只飞鸟！’我责备他不该说这样的话。‘你，阿尼基塔·伊万诺维奇，’我说，‘你不是什么克里米亚偷盗牲口的鞑靼人，你是一位俄罗斯将军，应当有政治家的见识……’就这样我跟他大吵了一通……还有一个消息：华沙方面来了一个急使，——奥古斯特国王派一位大使到你这儿来了……这位大使就在纳尔瓦，在那边宫堡里接见倒是很妙的……你说是不是，明－赫尔茨？”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一面听他闲扯，一面眯缝着眼睛，望着碧绿的河水，啃着指甲。

“莫斯科有什么消息？”

“还有够你讨厌的事呢：‘公爵皇帝’打发来一个差役，带着满满一筐信件和公文……加夫里尔·布罗夫金要去彼得堡，顺路来到了这儿，捎给你一封伊兹迈洛夫宫交给他的信。”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急速地瞅了他一眼。“这封信我已经拿来了，明－赫尔茨。还有，他还带来了四个在温室里栽培出来的甜瓜，用羊皮裹着，回头吃晚饭的时候我们不妨尝一尝……他说，她们在伊兹迈洛夫思念你，盼你盼得眼睛也哭坏了……”

“哦，你这就在胡扯啦！”小艇拢近了沙滩。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腾身一跳，上了岸坡，缅希科夫的营帐就扎在那地方，俯临着海水。

他们两个人单独在营帐里坐下来吃晚饭。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在鞍垫上罗锅着腰，狼吞虎咽地吃着，——舍列梅季耶夫的伙食弄得他饿慌了。缅希科夫自己不大到菜盘里去夹菜，多半是在喝酒，他把一个手掌按在紧紧地束在腰里的阔带上，——一脸亲切，两颊绯红，一双温柔而蔚蓝的眼睛里闪耀着蜡烛的调皮的反光。他正在谈着新任元帅奥吉尔维的事，十分小心，不让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消瘦而平静的脸上露出一丁点儿不愉快的神色。

“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这是没有什么争辩的。他从维也纳带来了许多小牛皮书脊的书，足足有一大车，现在全堆放在他的营帐里。他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告诉我们，态度傲慢极了，说他不想吃我们的任何一种伙食……他一醒过来，倒不是要什么白酒和下酒的小吃，而是要巧克力、咖啡和雪白的小麦面包；午餐呢，他一定要吃新鲜鱼——还不是随便哪一种鱼，只能是鳕鱼，还有野味和小牛肉。我们都很苦恼，因为既然是元帅的命令嘛，就非得把这些东西弄来不可……我派了一个芬兰人——一个侦察员到列维尔去弄咖啡和巧克力，我私人给了他五块金币……我们专门为他养了一头母牛，拴在柱子上，还找来了一位干净利落的姑娘，挤牛奶，制乳油……在他营帐后面，我们给他搭了一间厕所，上头还装着一把锁……这个厕所的钥匙，他却谁也不肯给……”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连忙咽下一块食物，笑着说道：

“为什么我要出他三千金币啊？为的就是要他教教你们这些亚细亚人嘛……”

"不错，他是教我们的……第二天，他就召集了各团的团长，既不问我们的教名与父名，也不跟任何人握手，却神气活现地告诉大家，奥皇怎样喜欢他，他自己带过什么部队，围攻过什么城市，沃班元帅怎么样跟他说：'你是我最得意的门生，'还送给他一个鼻烟盒……他把所有的勋章和这个鼻烟盒都拿给我们看，盒子盖上描着一个少女，抱着一尊大炮，随后他就叫我们解散了……按照礼貌，他理该请我们吃一点巧克力，可是他没有……'我快要写好一份关于作战部署的计划书，'他说，'到那时候你们大家就会明白，要攻占纳尔瓦该怎样着手……'这份计划书，他到现在还在写呐……"

"嗯，嗯……"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往餐巾上抹了抹手，抓着一只马格德堡高脚酒杯的杯脚，这酒杯是用椰子树做的，上面刻着一些镀金的神像，还乐滋滋地皱起了嘴唇，一双黑黝黝的眼睛却难得露出笑意，说道："让我们还像在库奎外侨区那个早已逝去的时代一样，我的知心朋友，来赞美我们的父亲巴克科斯和我们的母亲那不安静的维纳斯吧！……好，你把那封信交给我……"

这封小小的信，用蜡封着，跟那条绣着葡萄叶的手绢一样有股甜蜜的女性的香气，是卡捷琳娜·瓦西里耶夫斯卡娅写给他的（虽然出自阿尼西娅·托尔斯塔娅的手笔，因为卡捷琳娜不会写字。）。

> 给我的皇上，我最亲的，我最爱的……我派人带给您皇上，我最亲的，我最爱的，一件礼物——在伊兹迈洛夫玻璃棚下结成的几个甜瓜，味道可甜极了……请随意吃吧，皇上，我最亲的，我最爱的……还有，我最亲爱的，我很想来看看您呢……

"她信上的话写得不多……可是她大概考虑了很久，蹙皱着眉头，揉弄着围裙，"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悄悄地说，带着点儿讥嘲的意味。他把高脚酒杯里的酒喝干了。往膝盖上一拍，他站起身来，踱出了营帐："丹尼雷奇，把马卡罗夫找来，跟他一道把莫斯科的来件理一理。我要去活动活动腿脚了。"

傍晚很窒闷，黑魆魆的松树林发出一股热烘烘的树脂味儿。大片的晚霞没有一点光亮，正在阴沉沉地消逝。正是这种时刻，夜鸟在

寂寞地鸣叫，蝙蝠在人们的头顶上无声地翻飞。这儿那儿，篝火在牧场上映耀得通红，跟缅希科夫一起来的护卫队的牲口铮铮地响着马笼头。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沿河走去，袜子齐膝盖都被露水沾湿了。他不时停下来，喘一口更深长的气。到了一个通往河去的峡谷边缘，他又站住了，——从那儿飘来一股腐叶和蜂蜜的气味，叫人感到不安。不知是烟还是水汽，冥冥蒙蒙地弥漫着，清清楚楚地送来一个人的嗓音，大概是个看马的兵，属于打诨者一流的人物，他不让人家睡觉，却要大家听他的荒唐话。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已经在往回走了，可是突然听到：

"……这全是胡说八道，——说什么她是一个巫婆，巫婆！她明明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婢女，邋里邋遢，穿一件肮肮脏脏的衬衣……她被他们抓住的时候，就是这副样子。不是个个庄稼汉都愿意跟她睡觉的……米什卡，咱说的话对不对？可咱看见她的当儿，她已经住在元帅那儿了……她从营帐里出来，倒掉污水，用围裙掸掸身子，随后回到营帐里，用菜刀劈劈啪啪地切着……她又漂亮，又机灵……那时节咱就寻思：这女娃儿将来不会没出息……嘿，她才机灵呐！"

有个呆头笨脑的嗓音问道：

"大叔，她后来怎么样啦？"

"你还不知道吗？老话说得对：傻瓜到处有，不用过海找……她吗，这会儿跟咱们万岁爷住在一块儿了，吃馅饼，啖蜜果，睡睡觉一个半天，打打哈欠伸伸腰，又是一个半天……"

那个呆头笨脑的嗓音吃惊地说：

"大叔，这样说起来，她准是特别制造的了？"

"这你去问米什卡吧，他会告诉你她是怎么样制造的。"

有个瓮声瓮气、瞌睡朦胧的嗓音答道：

"去你们的！我已经完全不记得她了……"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费力地喘着气……羞愧燃烧着他的脸……愤怒像一注污血涌上他心头……有人说了这种有关皇上名誉的话，"公爵皇帝"就会给他们戴上镣铐……把他们抓起来！可耻啊，可耻！还有那种讪笑！是他自己的过错，却已经叫全军都在笑话了……"他把那个姑娘从米什卡身子底下夺过来啦……"于是他沉下

了头，朝那第一个尝到她甜头的、懒洋洋的大汉走过去……可是好像有一种温柔的力量叫他停住了，紧紧地捆住了他的四肢。他抽了一口深长的气，把一只手按在耷拉着的、湿涔涔的额头上……“放荡的女娃儿，卡捷琳娜……”于是她宛然出现在他面前……棕色皮肤，妩媚，热烈，善良，纯洁无疵……“见鬼，见鬼！关于她的一切，在她被抓来的时候明明都已经知道了……还有关于那个士兵的事，也已经知道了……”

他在湿漉漉的杂草里高高地举起脚步，威风凛凛地走到下面峡谷里。从烟霭后面站起来三个人……“是哪个？”有一个人粗暴地喝道。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牢牢骚骚地说：“是我……”那三个士兵虽然都吓得直打寒颤，可是不到一眨眼工夫，都已经麻利地捡起火枪，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火枪托在前面，鼻子乐滋滋地昂起着，眼睛直瞪瞪望着皇上，准备接受枪击和死亡。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一眼也不看他们，把一只鞋伸进那已经熄灭的篝火里：

“给我弄一点火炭！”

中间一个士兵——那个说故事的和打诨的人跪在地下，扒开灰烬，捡出一块火炭，放在手掌上抛着，等候炮手先生装好一斗板烟。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一面抽烟，一面皱着眉头朝那个站得最远的士兵瞅了一眼……“就是这个人……”一个高大个儿，又壮健又结实……只是他的脸，他可看不清楚……

“你有多高？为什么不在近卫军里？你叫什么名字？”

那个士兵完全按照规矩回答了，可是用一种莫斯科的懒洋洋的语调，一听这种傲慢无礼的长声曼调，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让唇髭都竖起来了……

“布卢多夫·米什卡，涅夫斯基龙骑兵团，第六连的看马兵，一六九九年入伍，身长三俄尺差三寸，炮手先生……”

“从九九年作战到现在，还没有得到个官职？你是不是懒惰？还是愚笨？”

那士兵毫无生气地答道：

“是这样，炮手先生，我又懒又笨……”

“傻瓜！”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把那块火炭从已经燃旺了的烟斗里吹掉了。他知道自己往烟雾里一消失，那些兵士就会交换会心的眼色，他们讪笑是不敢的，可是一定会交换眼色……他把两条瘦瘦的胳膊反抄在背后，高高地扬起了脸，叼着那支火星飞溅的烟斗，大踏步踱出了峡谷。回到营帐里，他就往桌子边一坐，将蜡烛推远一点，贪婪地喝起酒来，因为他觉得喉咙里干得很。给烟斗的烟雾遮挡着，他说：

“丹尼雷奇……在涅夫斯基团里，第六连有个士兵当近卫军也够格……那样做是不合规定的……”

缅希科夫那双深蓝色的眼睛里，既没透露惊奇，也没显示狡猾，只有一种心照不宣的神色……

“米什卡·布卢多夫……可不是！……我早就知道他了……因为攻克马林贝格，他得过一卢布的犒赏……骑兵连长不肯放他走，——他爱牲口，牲口也爱他。在我们整个军队当中，像第六连里那样愉快活泼的马可还找不到呢。”

“把他调到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去，当第一连的右翼基准兵。”

四

霍恩将军从城楼上走下来，穿过市集广场，——他身量高高的，小腿瘦瘦的，脚上登着一双平底鞋。跟往常一样，铺子里拥着很多人，可是，唉！可以买到的食品却一天比一天少了：小捆的萝卜，剥了皮的猫代替兔子，还有一点点熏马肉。怒气冲冲的主妇们再也不向将军问好，殷勤地行屈膝礼了，有的甚至背过身去不理他。他不止一次地听到人家嘀咕：“向俄罗斯人投降吧，老鬼，干吗要白白地折磨大伙儿呀……”可是要激怒这位将军也还办不到呢。

城里的钟打了九下，他走到自己那座干净的小房子前面，在阶磴上铺着的长条粗地毯上擦了擦鞋底。一个利落的侍女给他开了门，深深地行了个屈膝礼，接过他的头盔和从剑带上卸下来的、沉甸甸的宝剑。将军洗了洗手，带着极有气派的迂缓姿态走进了餐室，餐室里有一面墙壁上开着一排矮矮的窗，从圆圆的有气泡的玻璃里透进来

一抹绿黄两色的微弱的光线。

桌边站着他那位施佩林伯爵夫人家出身的太太——一个脾气乖戾的女人,三个背有点驼、头发很稀的小姑娘,像她们父亲一样鼻子都很长,还有一个绷着脸的男孩子——他母亲的宠儿,大家都在等候将军。

将军坐下了,其余的人也便跟着坐下去,交叠起双手,悄没声儿地做着祈祷。当盖子从锡汤盆上揭开的时候,水汽就冒了起来,可是除掉水汽,一点也没有引起人食欲的东西,因为这仍然是燕麦糊,里头既没有加牛奶,也没有放盐。三个郁闷的小姑娘勉勉强强地吃着,可是那个绷着脸的男孩子却把盘子往旁边一推,小声跟他母亲说:“我不要吃,我不要……”第二道菜还是上一天的老牡羊骨头,加几颗豌豆。他们都以水代替啤酒。将军用蜡黄的大牙齿不动声色地嚼着羊肉。

施佩林伯爵夫人连珠炮似的说开了,一边在盘子上头弄碎一块面包的硬皮:

“跟您结婚以后十四年来,尽管什么办法都用尽了,我还是不能了解您,卡尔……您有没有一滴热血?您有没有一颗丈夫和父亲的心?王上给您从列维尔派来了一支船队,装着火腿、糖、鱼、熏制的和烤制的食品……作为四个孩子的父亲,处在您的地位,该怎么办呢?该手执宝剑,冲到船上去,把食品运到城里来……可您居然宁肯心平气和地在城楼上观望,眼看俄罗斯士兵吃掉那些列维尔火腿……我们的孩子却不得不叫燕麦糊吃呛!……我要不厌不倦地重复这句话:您这个人是铁石心肠!您这个人是不近人情的恶魔!还有那桩假战斗的倒霉事儿!……现在,我再也不能在欧洲露脸了!……‘嘿,您正是那位霍恩将军的夫人,他居然受了俄罗斯人的骗,如同市集上的一个傻瓜?’——‘唉,唉!’我会这样回答。您还不知道,城里的女商贩个个都管您叫做城楼上的老鹤呢……最后,我们那唯一的希望——施利本巴赫将军,因为要支援我们,在文登阵亡了,您居然若无其事地坐在那儿,不动声色地啃着羊骨头,倒像眼下是您一生当中最幸福的日子似的……不,我已经受够了!您一定得让我带着孩子回到斯德哥尔摩王上的朝廷里去……”

“晚了，夫人，太晚了，”霍恩说道，一双紧瞅着窗子的白钝钝的眼睛，透出来的光也像那从有气泡的玻璃里透进来的光一样微弱。“我们已经被严严实实地关在纳尔瓦，好像被关在捕鼠机里一样。”

施佩林伯爵夫人用双手抓住镶着花边的帽子，低低地往下拉。

“现在我才明白您打算怎么办了：要我和倒霉的孩子们吃草和吃耗子！”

绷着脸的男孩子突然笑了起来，瞅着他的母亲；几个小姑娘泪汪汪地朝盘子沉下鼻子去。霍恩将军不免有点吃惊了：这是不公道的——他一点也没打算要孩子们吃草和吃耗子！可是他依然不动声色地吃完了他的早点……

他的副官比斯特列姆的马刺在门外铮铮地响着，已经有一会儿了。明明是出了什么事啦。霍恩从壁炉架上捡起一支瓦烟斗，装上一斗烟，打了一个火，用火种把纸捻儿点着了，燃旺了烟斗，抽着，直到这时候他才走出了餐室。

比斯特列姆手里拿着将军的宝剑和头盔，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

“阁下，俄罗斯营地上突然行动起来了，什么用意我们还猜不透……”

霍恩将军又一次穿过市集广场，广场上挤满了惊慌的人群。他高高地昂起脑袋，不愿意正视那些管他叫做“老鹤”的市民的眼色。他顺着磨损的阶磴爬上了城楼。千真万确——俄军营地上果然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故：沿着紧紧地箍住城市的整个半圆形的围城工事，军队排成了两行。一阵尘烟从东边疾卷而来。起初，只看得清骑在矮小的马上驰骤的龙骑兵。跟他们隔开一段路，沙皇和缅希科夫在后面赶着。骑兵连的马蹄扬起来的滚滚黄尘，那么浓密，弄得霍恩将军痛苦地蹙皱了双眉……沙皇和缅希科夫后面，士兵们在驰骤，高举着十八面黄绸旗幡。在这些旗幡的褶曲里，十八只愤怒地张开爪子的皇狮在弯弯曲曲地蠕动……

骑兵连、沙皇、缅希科夫、瑞典人的旗幡，一一从全部围城军队旁边闪过去，围城军士兵扯开粗野的嗓门呐喊着：“乌拉—拉—拉！胜利！”……

五

俄军军营里一片欢欣鼓舞。从“光荣号”棱堡看得很清楚，沙皇的营帐周围大炮正在发射，根据礼炮的齐发次数可以推算出已经干过几杯庆功酒了。霍恩将军摸透了俄罗斯人那种爱吹嘘的脾气，料定他们会派来一个使节，带着骄傲的口信。这样的事果然发生了。从沙皇的营帐里忽然涌出来约莫四十个人，挥动着没柄大酒杯和有柄大酒杯，其中有一个人跳上了马，向着“光荣号”棱堡疾驰而来，后面紧赶着一个号手。这个使节一面在马背上闪避子弹，一面掏出一方手绢，把它戳在出鞘的宝剑的尖端，在城楼脚下把牲口勒住了；那个号手在马鞍上把身子往后仰得很远，用尽浑身劲道吹着喇叭，把飞着的老鸦都吓坏了。

“口令！口令！”使节嚷道。“跟你们说话的是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卡尔波夫中校！”他已经喝醉了酒，满脸通红，鬈发给风吹乱了。霍恩将军从城楼上弯下身子，答道：

“说吧，我听着。要杀死你，我们反正总来得及。”

“我是来通知你们，”中校嚷道，往后仰着那得意的脑袋，“上星期五，上帝保佑，尤里耶夫城已经由舍列梅季耶夫元帅动了刀兵，攻下来了。我们体念司令官的苦苦哀求，也为了他们的英勇抵抗，军官们都准许保留他们的宝剑，三分之一的士兵准许保留他们那没有弹药的火枪……不过旗幡和乐队都被剥夺了……”

比斯特列姆大声地翻译着，站在霍恩背后的军官们愤慨地交换着眼色，他们当中有一个忘其所以地嚷道：“他是在胡扯，那只俄罗斯狗！”卡尔波夫中校豁开手抡了一抡，指着远处一所营帐，人们仍然抓着大酒杯站在那里：

“瑞典先生们，这样的和平不是要比施利谢尔堡、尼恩尚茨和尤里耶夫的丢人的战斗好得多吗？……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总司令奥吉尔维元帅建议你们采取体面的和平方式把纳尔瓦交出来……马上派使节到我们营里去谈判。酒杯已经斟满，礼炮都已经把火药装好了……”

霍恩将军用低沉的嗓音答道：

"不！我要战斗！"他腮帮凹陷，因为上了年纪鼻子越发显得大了，脸上血色全无，青筋暴突的手兀自在哆嗦。"滚开！过三分钟，我要下令开枪了……"

卡尔波夫举起宝剑向他敬了个礼，朝号手嚷道："走吧！"可他自己并没有驰开，却拨转那匹腾跳着的牲口，往城楼的另一边赶去。只见军官们奔向雉堞，于是他朝他们喝道：

"你们当中，哪一个粗野的浑蛋在骂我，说我这个俄罗斯军官在胡扯？翻译官，赶快把这句话翻译出来！……唔，来，要是你有种，你到田野上来，咱们一个对一个的来较量一下！……"

军官们都嚷嚷起来了。有一个胖大个儿，脸色涨得发紫，一面抡起拳头，一面在挣脱那些想拉住他的伙伴……火枪的扳机滴答地响着。卡尔波夫被子弹的射击和嘶啸追逐着，伏在马脖子上，从城楼前面飞也似的驰开。走了大约两百步远近，他又停下来，一忽儿撞着马肚子，一忽儿勒住马缰绳，等待他的敌手……没大一会儿，城门的铰链嘎嘎地响了，吊桥放下来，那个胖大个儿军官穿过田野，对着卡尔波夫拍马驰来。他身量比卡尔波夫高，坐骑也比卡尔波夫的大，瑞典宝剑又比俄罗斯宝剑长两俄尺。为了决斗，他还穿着铁护胸，而卡尔波夫却敞开着长襟衣，下面的花边在临风飘拂。

按照习惯，双方在交手以前，先来一番咒骂，一个人用严酷的诅咒恶狠狠地乱吠，另一个人用莫斯科那种猥亵的辱骂连珠炮似的猛轰……随后两个人从鞍带皮套里拔出手枪，用马刺往马肚子上一刺，各自朝对方飞驰。他们同时发了一枪。那瑞典人把宝剑远远地伸出在前面。卡尔波夫按鞑靼人的款式从对方的马鼻子底下闪开，绕着他蹦跳，又发了一枪。瑞典人碰响着牙齿，嘀咕着，重新扑过来，势头十分凶猛，卡尔波夫用自己的坐骑挡住，才算把一条性命保住了，而敌人的宝剑已经深深地刺进了牲口的颈脖……"哎呀，这一下我的马可完蛋了，"他暗自寻思。"没有了马，我就支持不住啦……"可是那瑞典人，仿佛昏昏欲睡一般，把剑柄一松，身子晃了一晃，用左手去摸索皮套里的手枪。卡尔波夫从跌倒的马背上跳下来，把宝剑往他护胸底下的腰里戳了好几下，随后屏住呼吸，望着他，只见他在马鞍里

越晃越厉害……“那魔鬼，身体倒结实，还不肯死呐！”他想道，便瘸着腿朝自己的营地跑去了……

……黑夜的阴影笼罩着田野，露水在降落，射击老早已经停止了，军厨的火堆在冒烟，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已经安顿下来歇息，可是俄罗斯营地上却并不曾安静。在西边的尽头，那儿桥已经架好了，移动着越来越多的火光，传过来发施号令的吆喝和嗓音凄切的呼吼：“呜—呜—呜—嘻嗨！……”篝火、火把和提灯的亮光远远地投掷在纳罗瓦河的右岸，一直到伊凡戈罗德的城脚下，而这些固定的或是移动的火光一下子变得比八月天那壮丽的群星都更稠密了。

到了拂晓，从纳尔瓦城楼上可以望见许多巨大的攻城炮和臼炮，由犍牛挽着，仍然在亚姆戈罗德大道上移动。有的穿过桥去，但是大部分却转了个弯，在右岸人头攒动的部队中间停下来了。

那天早晨，霍恩将军驰进旧城，到了毗连河岸的“荣誉号”棱堡。他爬上一座高高的三角堡，这堡子用砖头砌成，被认为是攻不破的。从那里他用肉眼也看得见那些装着铸铁轮子的黄铜怪物，有多少也数得清；他一点不难理解彼得沙皇的计划和自己的错误。俄罗斯人又一次用巧计胜过了他，尽管他年纪大，经验多。他没有注意到防御方面两个最薄弱的地方：一个是被认为攻不破的“荣誉号”棱堡，这棱堡其实要不了几天就会被俄军新式攻城炮摧毁；一个是坐落在河边挡住城市的“胜利号”棱堡，这棱堡也用砖头修建，还是伊凡雷帝时代的遗物，年代十分久远。两个月来，俄罗斯人一直在声东击西，佯装准备突击那座新城的坚固工事，可就在那个时候，他们明明已经在做着从这边进攻的准备。霍恩将军望着成千个俄罗斯士兵在尽快地挖掘泥土，部署攻城炮垒，来对付保卫渡口的“荣誉号”、“胜利号”棱堡和伊凡戈罗德。俄罗斯人准备用浮桥渡河，发动攻击呢……

“很好，一切都很清楚，愚蠢的玩笑快要开完啦。我们一定要战斗！”霍恩自语道，顺着三角堡踱来踱去，脚步更轻快了。“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要用瑞典人的英雄气概来对付他们……这可不是小事啊……”于是他转向一群军官：

"这儿将要成为地狱了!"他跺了跺骑兵长靴。"就在这儿,我们要承受俄罗斯人的炮弹!俄罗斯人在加紧干,我们也应当加紧干。我命令你们,把城里凡是能够使铲子的人统统召集来。如果城墙坍了,我们要在堑壕中作战,要在街头作战……我决不把纳尔瓦交给俄罗斯人!……"

天很晚了,霍恩将军才回到家里,往桌子边一坐,用大牙齿嚼着那又韧又硬的肉。施佩林伯爵夫人给市集上的风言风语弄得那么惊慌,她简直被愤怒卡得哑口无言了。那个绷着脸的男孩子,一面用唾沫沾湿的手指顺着碟子的边缘划着,一面说道:

"小朋友们都说俄罗斯人要把我们统统杀死……"

霍恩将军喝了一口水,把烟斗凑到蜡烛上去点着了,搭起二郎腿,答道:

"哪怕真是这样,孩子,一个男子汉也得很好地尽他的责任,至于其余的事,那就应当信赖上帝的慈悲。"

六

任何别的公文,要是像这件公文一样既冗长又沉闷,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早已把它扔过桌子去,给他的秘书官马卡罗夫了:"你看一下,做一个简单明了的摘要。"可是这件公文却是奥吉尔维元帅的作战部署计划书。只要算一下他从五月一日起支取薪俸,到如今别的事一件也没有做,就知道这份计划书已经花了国库七百金币,还不包括他的伙食和其他供应在内。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抽着嗤嗤作响的烟斗,伴着哼哼的呻吟声,耐着性子读着元帅用德文写的这个作品。

绿色的小虫在蜡烛周围团团打转,可怕的长脚蚊扑过来了,给烛焰一燎,便朝天跌倒在乱抛在地板上的文件上,一个有半只麻雀那么大的天蛾飞着转着,把蜡烛都扇灭了(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哆嗦了一下,他挺讨厌那些古怪的、没用的生物,特别是蟑螂。)。马卡罗夫揪下了假发,跳着蹦着,把天蛾赶出营帐去。

在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近旁,跨开着两条短短的大腿,坐着彼

得·帕夫洛维奇·沙菲罗夫，他是跟元帅一块儿从莫斯科来的。这人个子矮小，一双眼睛水汪汪、笑吟吟的，表明什么事他都能一下子就领会。彼得朝他瞅了很久很久，想看出来他是不是聪明而可靠，他是不是各方面都很机智，以及他是不是过分贪得无厌。这沙菲罗夫原是使节政厅一个普普通通的翻译官，最近却在那边成了一位要人，虽然还没弄到什么官职。

“又在胡说乱搞，瞎走弯路了！”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眉头一皱，说道。沙菲罗夫把戴满戒指的小手向上一扬，一骨碌站起来，朝那件公文伛下身去，译出了一些晦涩的章节，又迅速又正确。

“啊！都在这里了吗？我看这倒是一种了不起的大智慧。”彼得将鹅毛笔往墨水壶里蘸了下，在手稿的边上批了几个字。“用我们俄罗斯话来说，要简单得多……还有，彼得·帕雷奇，你跟元帅相处了很久，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

沙菲罗夫那张刮得青青的脸向宽里绽开了，神色狡猾得像一个鬼。他一句话也没说，倒不是出于谨慎，而是因为知道彼得那双一眨也不眨的眼睛，用不着他说话就会看透他的心意。

“我们的人都在发牢骚，说他傲慢极了。他不愿意走近一个士兵——他讨厌……我不知道一个俄罗斯士兵身上有什么叫人讨厌的。把随便哪一个的衬衫撩起来，他身上总是又白又干净。至于虱子，那恐怕只有赶辎重车的人才会有……嘿，那些奥地利人！今天早晨我到他的帐篷里去，他正在一个小盆里盥洗，——洗手洗脸都在一盆水里，而且把口水也吐在那里头……可是他却见着我们就讨厌。从维也纳来到这里以后，他连澡也还没洗过一次呢。”

“他没洗过，他没洗过……”沙菲罗夫笑得浑身打颤，用手指尖掩住嘴。“他告诉我说，在德国，一位绅士需要盥洗的时候，他们就给他拿来一桶水，凡是他认为需要洗的地方，不管身上的哪一部分，他都在那一桶水里洗……至于洗澡，照他看来是一种野蛮人的习惯……而最叫元帅先生愤懑的是我们吃了那么多的大蒜，有的是捣烂的，有的是切碎的，有的是就那么吃下去——农奴和领主都一样……最初那些日子里，他总是用手绢把鼻子掩起来……”

“是这样吗？”彼得吃惊地说。“那你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告诉我

呢？……我们的确吃了很多大蒜，可是大蒜对我们的健康有益处，让他慢慢地习惯吧……”

他把那份看完了的计划书往桌子上一撂，伸了个腰，关节都咯吱地响了，随后突然转向马卡罗夫：

“野蛮人，把这种脏东西，这些小虫从桌子上抹掉！……关照他们拿酒来，还搬一把椅子来给元帅……还有一件事，马卡罗夫，你已经养成了习惯：听人家讲话的时候，把大蒜的味儿冲在人家脸上……以后你透气，该把头转开一点……”

奥吉尔维元帅走进了营帐。他戴着一顶黄蜡蜡的假发，穿着一件镶金饰纽的白闪闪的军服，登着一双柔软的骑兵长靴，膝盖以下都已经弄皱了。他一只手举起帽子，另一只手扬起手杖，鞠了一躬，随后马上把那又高又大的身子挺直了。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没有站起来，却用叉开的手指指了指那把椅子：“坐下来。你好？”沙菲罗夫走拢去，带着和悦的微笑把这句话翻译了。元帅神气十足，坐了下去，有点大模大样地伸开手脚，腆起了肚皮，把一只手搁在抓得很远的手杖上。他的脸黄澄澄、胖乎乎的，可又是阴沉沉的，嘴唇很薄，眼神不用说很大胆。

“我已经看过你的计划书了，——写的还不错，很有道理，很有道理。”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从桌子底下拿出一张城市地形图，把它展开了——小虫和长脚蚊马上都跌在那上面。“只有一点我不同意：纳尔瓦应当在三天里头攻下来，而不是在三个月里！”（他点着头，撅着嘴。）

元帅那黄澄澄的脸拉长了，仿佛有人站在他背后帮他拉长来的一般，他那火红色的眉毛爬到了假发边上，嘴角往下牵，眼睛里露出愤怒的神色。

“嗯，嗯！三天吗，这我是在气头上说的……还个价吧，那我们就讲定一星期……可是再多的时间，我是不给你的。”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气呼呼地把地形图上那些小虫儿用手指掸掉了。“炮垒的位置，你选择得很聪明……不过，请原谅，刚才我亲自下了命令：把所有部署在河对岸的炮垒统统都掉转方向，对准‘胜利号’和‘荣誉号’棱堡，

因为霍恩将军的阿喀琉斯脚踵[①] 正是在那里……"

"陛下!"奥吉尔维情不自禁地叫道,"根据计划书,我们要从炮轰和突袭伊凡戈罗德开始呢……"

"那不需要……霍恩将军巴不得我们在伊凡戈罗德一直忙到秋天。可是那也一点妨碍不了我们,——充其量不过朝我们的浮桥稍微射击一阵罢了……后面,你说你担心查理国王会赶来支援这个城市,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很有道理……正就因为他赶来支援了,一七〇〇年我才在这些阵地上折损了我的军队……你准备来一个反支援,可是那个代价很大,情况也复杂,而且要你花的时间也太多……我所规划的反支援,就是要把纳尔瓦攻下来,越快越好……要从迅速中、而不是从谨慎中寻求胜利……你的作战部署计划书,是军事科学和亚里斯多德逻辑的十分聪慧的结晶……可是我马上需要纳尔瓦,正像一个饥饿的人马上需要一块面包一样……饥饿的人是不会等待的……"

奥吉尔维把绸手绢捂到脸上。他很难跟上这个年轻的野蛮人的推论,可是尊严又不容许他毫不争辩而表示同意。涔涔的汗珠把他的手绢都沾湿了。

"陛下,福星高照,幸运曾经使我在攻占十一座要塞和城市中得到了成功,"他说,把手绢放到搁在地毯上的帽子里。"在突袭那慕尔的时候,德·沃班元帅拥抱我,把我称做他最得意的门生,而且就在那边战场上,在呻吟着的受伤者中间,他送给我一只鼻烟盒。草拟这份计划书的时候,我没有放过一点我的军事经验,在这里,一切都经过权衡和估计。我怀着谦恭的信心,坚决地认为只要稍微离开一点我的推论,就会导致陷于毁灭的后果。是的,陛下,我把围攻的时间拉长了,可那仅仅因为考虑到俄罗斯士兵眼下还不能算是士兵,而只能算是拿着火枪的农民。他们还一点没有秩序和纪律的观念。你还得

① 阿喀琉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出生时被母亲提住脚踵倒浸在冥河水中,因此除没有浸水的踵部外,他身体上的任何部分都不能为任何武器所伤害。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描写他在特洛伊战争中英勇无敌,使希腊联军转败为胜。他后来中箭阵亡,致命伤就在踵部。因此有成语"阿喀琉斯脚踵",意思是致命弱点或薄弱环节。

在他们背上敲断好几根棍子，才能使他们不假思索地服从，像一个士兵应当做到的那样。那时候我可以相信，只要我的权杖一挥，他们就会拿起云梯，冒着弹雨爬到城墙上去……”

奥吉尔维得意洋洋地听着自己的话，仿佛鸟儿似的，用眼皮将眼睛蒙起来了。沙菲罗夫把他那些烦琐冗长的、学究式的词句译成了词通理达的俄罗斯话。奥吉尔维把话说完以后，便望着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随后与他的气派毫不相称，忽然很快地把腿缩在椅子底下，把肚子凹进去，把抓着手杖的手垂下来。彼得的脸很吓人，——颈脖似乎伸到了两倍于原来的长度，紧闭着的嘴的两边突出来两个样子凶悍的疙瘩，从两只睁得很大的眼睛里(但愿不是这样，但愿不是这样!)复仇女神仿佛随时都会跳出来似的……他喘着粗气。从短短的袖管里伸出来一只青筋嶙嶙的大手，搁在死了的长脚蚊中间，在胡乱摸索……结果摸索到了一支鹅毛笔，便把它折断了……

“原来是那样吗，原来是那样吗：俄罗斯士兵是拿着火枪的农民!”他喉咙逼尖着说。“那我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好嘛……俄罗斯农民既聪明，又机智，又勇敢……一旦拿起枪，就会使敌人心惊胆战……你总不能因为这样而用棍子来打啊！你说他们不懂得秩序？他们懂得！如果他们不懂，那也不是他们不好，而是他们的军官不好……再说，如果我的士兵需要用棍子打的时候，我会去打他们，也轮不到你去打……”

钱伯斯将军、列普宁将军和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缅希科夫都走进营帐来了。他们从马卡罗夫手里各人接过一杯酒，碰上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坐了下去。彼得一面不时地看一眼元帅那份给他批注过的手稿，一面用铅笔在地形图上画着线条，做着记号(站在蜡烛前面，拂开那些小虫儿。)，向军事委员会成员们宣读作战部署计划书，在几小时之内，所有的部队、炮队和辎重车队都按着这个计划书行动起来了。

七

光着头的女人扑向霍恩将军的坐骑。她们抓住牲口的络头和脚

镫，揪住他的皮外衣的下摆……她们又干又瘦，给大火的烟熏得乌黑，瞪大了眼睛，嚷道："把城市交出去，把城市交出去！……"脸色阴沉的胸甲骑兵——他的卫队，也同样给缠住了，没法儿挤到他那边去……俄军大炮的吼声震撼着广场上的房屋，广场上满地都是烧焦的梁木和碎裂的瓦片。这是炮轰的第七天。上一天，将军严峻地拒绝了奥吉尔维元帅的合理而客气的建议——不要让城市经受袭击的恐怖和进攻部队的狂暴行为。将军却把元帅的信揉成一团，扔到来使的脸上，作为答复。这件事，全城人都知道了。

睁着一双像蒙上了白翳似的无神的眼睛，将军望着那些大叫大嚷的女人们的脸(它们被恐惧和饥饿弄得变了样子)，那些蒙上战争阴影的脸！他从剑鞘里抽出宝剑，用宝剑的平面敲打她们的脑袋，一面催马快走。于是大家又嚷嚷起来了："你杀吧，杀吧！踩死我们吧！……"她们要把他拉下来，他在马鞍里摇晃着……这时传来一阵从未听见过的巨大的响声，连他那颗铁似的心都发颤了。一大股黑里带黄的冒烟的火柱，从旧城的瓦房顶后面冲起来——火药库爆炸了。古老的市政局那高高的塔楼倒塌了。不顾死活的嗓音嘶叫着，人们纷纷涌到巷子里去，广场上走空了。将军把抓在手里的宝剑横搁在马鞍上，朝"荣誉号"棱堡疾驰而去。从河对岸飞来的炮弹，画着陡峭的弧形，很快地显得越来越大，呦呦地落在正面临街的房顶上，滚到了弯弯曲曲的街头，旋转着，爆炸了。将军用巨大的马刺不断地撞着畏缩腾跳的坐骑那血淋淋的两肋……

"荣誉号"棱堡被尘土和烟雾笼罩起来了。将军可以辨别出一堆堆砖头，翻倒的大炮，翘起的马腿，以及朝着俄军方向的一个大缺口。城墙连基脚都崩坍了。团长走过来，他脸上受了伤，浑身被尘土黏得灰蒙蒙的。将军说道："我命令，不要让敌人蹿过来……"团长带着不知是责备的意味，还是讥刺的冷笑，瞅了他一眼……将军转了个身，撞着马肚子，穿过狭窄的巷子，向"胜利号"棱堡驰去。不止一次，他不得不用皮袖管来挡住那燃烧着的小房子的火焰。驰近棱堡，他就听到炮弹在呼呼地乱飞。俄军的大炮打得准极了。棱堡那一半已经倾圮的墙壁鼓起来，抛上去，随后便颓然粉碎了。将军下了马。有个脸圆圆的、红里泛白的士兵，抓住他的缰绳，却倔强地一眼也不朝他

看。将军用戴着皮手套的手往他下巴底下揍了一拳,便爬过坍塌下来的乱砖堆,到了那一角依然完整的城墙上。从这儿,他看见突击已经开始了……

缅希科夫杂在因格曼兰德团的身量矮小的射击兵中间,正在浮桥上跑着,抡起宝剑,放开嗓门呐喊。所有的士兵也都放开嗓门呐喊着。从伊凡戈罗德的高高的城墙上,铁炮在向他们隆隆地猛轰,炮弹扑通扑通地掉在水里,或者挤压着空气,呼呼地打他们头顶上飞过去。缅希科夫跑到左岸,跳下浮桥,回过头,跺着脚,摆动着斗篷的边缘……"前进,前进!……"那些驮着背包、仿佛罗锅着身子的射击兵,用密集的队列在压得往下弯的浮桥上跑着,可是在他看来,他们却好像在踏步不前……"赶快啊,赶快!……"接着,他如同醉汉一般,破口大骂,所骂的话都是他当场想出来的。

在这儿,在左岸,在河流与"胜利号"棱堡潮湿的要塞城墙之间的狭窄地带,过了浮桥的士兵挤在一小块地方,推推撞撞,把脚步放慢了,身上发出汗水的酸味儿。缅希科夫齐膝踩在水里跑着,追过了队伍:"鼓手们——前进啊!军旗——前进啊!……"伊凡戈罗德的大炮这会儿隔河朝队伍轰着,有的炮弹落在岸边,把人们溅得浑身是水,有的炮弹撞在墙头,弹片把人们烫伤了,有的炮弹打在人们身上,发出一种轻微而黏稠的响声……最先头的行列,跌绊着,举起手臂,早已爬过缺口里的瓦砾,到了顶上……军鼓擂响了……从那些已经爬到顶上的行列中,发出来的喊声越来越响了……那儿,就在缺口顶端后面,一个嗓音用瑞典话嘶哑地吼着……发出一阵排炮……冒起一股硝烟……射击兵打缺口顶上涌进城里去了。

第二支突击纵队打钱伯斯将军面前开拔过去。将军骑着高头大马,马合着军鼓的节拍颠动脑袋。他穿着一副用砖灰擦亮的铜胸甲,这副胸甲只有在特别隆重的场合他才穿,一顶沉甸甸的头盔他却拿在手里,因为要让士兵们看清楚他那张气色红红、鼻子钩钩、像一颗烧得赤热的炸弹一般的脸。他嗓音嘶哑,表情全无,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勇敢的俄罗斯人——前进啊!……勇敢的俄罗斯人——前进

啊！……”

纵队前列，穿过牧场向着“荣誉号”棱堡跑步前进的，是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一个营。他们个个都身材高大，蓄着唇髭，吃得肥肥胖胖，小小的三角帽一律拉到了眼眉那儿，刺刀装在火枪上，因为上边有命令：不准射击，只准刺杀。带这个营的是卡尔波夫中校。他知道自己这边的人和躲在缺口里的那些瑞典人都把眼光盯在他身上。他阔步前进，漂亮地挺起胸脯，如同一只鸽子，高高地扬起脑袋，也不朝他的部下转过头来。他后面，四个鼓手正在打着军鼓，鼓声叫人心都碎了。离开厚厚的砖城墙上那个宽宽的缺口只剩五十步了，卡尔波夫却没加快他的脚步，只把肩膀耸了起来。一看见这个光景，那些士兵便乱了脚步，往前挤着——后面的人接着前面的人。“啦啦啦—哒，啦啦—哒！”军鼓低沉地敲着。铁头盔和火枪口慢慢地从缺口里升起来……卡尔波夫喝道：“把武器扔下，你们这批流氓！投降！……”他一手抓着宝剑，一手拿着手枪，迎着齐射的炮火跑去……一片闪光，一声巨响，硝烟冲在他脸上……“莫非我还活着吗？”他高兴地思忖着……于是那种使他耸起肩膀来的、一直被他克制着的恐惧溜跑了……他这会儿一心想战斗……可是士兵们已经赶过了他，他想找个什么人来用宝剑厮杀一番，只好枉费心机了……他只看见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部队的脊背，他们使着刺刀，如同使着干草叉一般，——完全是农民气派……

阿尼基塔·伊万内奇·列普宁率领的第三支纵队带着攻城的云梯，扑过去袭击那座一半已经坍毁的“光荣号”棱堡。守军从城墙上发着急射炮火，扔下来石块和木头，还把一桶桶焦油烧着了，往攻城部队身上倾倒。阿尼基塔·伊万内奇骑着一匹矮小的马，在城楼脚下不耐烦地踏步。他卷起了很大的翻袖口，摇着小小的拳头，用尖细的嗓子呐喊，鼓舞他的部下，生怕他们在云梯上疏忽大意。一个，又是一个，接着又有好几个，被打伤和刺伤了，从云梯顶上摔下来……可是，感谢上帝！士兵们还是密集地、凶悍地一窝蜂爬上去。瑞典人来不及倾倒那一桶桶烈焰腾腾的焦油——俄罗斯人早已爬在城墙上了……

施佩林伯爵夫人抓住孩子们的手，好像每一回都在把他们重新数一遍似的。她会忽然跳起来，谛听：枪炮声和战士们疯狂的呐喊声越来越近了……她伸出胳膊，绞着双手，搐动着嘴唇，激烈地嘟囔着："你就巴不得这样，你这个恶魔，你，你，你是个顽固不化、全无心肝的人！……"三个女孩子一面哭泣，一面嚷道："妈妈，别提了，不要说这种话！……"男孩子把拳头塞在嘴里，瞪着三个哭泣的姐姐……

轮子辚辚地响着，声音近极了。伯爵夫人扑到窗前，——一匹一跛一瘸的马，一条腿折断了，拉着一辆装满各种东西的大车，几个背包裹的女人跟在后面跑着……"到城堡里去，到城堡里去！去逃命啊！"她们这样嚷道……四个士兵抬着一副担架过去了……又是一副，又是一副抬过去，上面躺着脸如白蜡的伤兵……接着，她看见一个驼背的老头儿(开当铺的有名的财主)，带着一只袋子，慌慌忙忙地走过去，便鞋沙沙地响着，胳肢窝里挟着一只吱吱直叫的小猪……忽然他把小猪和袋子都扔下了，撒腿就逃……从一个很近很近的地方，传过来砸碎玻璃的哗哗声……"哎—哎—呀！"一个痛苦的嗓音哀叫着……她看见霍恩将军在那广场的尽头……他摆动着胳膊，正在朝一个什么地方指着……胸甲骑兵打他面前沉甸甸地飞驰过去……霍恩好几次用宝剑的平面打那匹一摇一晃的牲口的肋骨，——在他那张弄得乌黑的脸上，所有的牙齿都龇了出来，活像一只狼似的，随后，在马背上跳得高高的，一溜烟往一条巷子里隐没了……"卡尔！卡尔！"伯爵夫人跑到门廊里，开了靠街的门，"卡尔！卡尔！……"于是，她看见俄罗斯人，——他们在走空了人的广场上，绕着房子溜过去，抬头看看上面的窗子……他们都是宽宽的脸膛，长长的头发，帽子上钉着铜鹰……

伯爵夫人吓得兀自站在那里，看着他们走过来，只见他们朝她和大门上头那面司令官的旗帜指点着。士兵们把她包围住了，一面用手比画，一面激动地、愤怒地说着话……有一个脸蛋扁平的人把她一推，闯进了房子里……那个人推她的时候，简直把她当做市集上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于是长久以来一直郁结在她心头的憎恨统统爆发出来了，——既是对她那个年老丈夫的憎恨，他把她的一生都毁了，

又是对这些俄罗斯野蛮人的憎恨，他们给她带来了多少的苦难和恐惧……她一把揪住那个脸蛋扁平的士兵，把他拖出门廊，嘴里发出呦呦的响声，上气不接下气地、断断续续地说着话，一边还抓他的腮帮和眼睛，咬他，用膝盖撞他……那个士兵痴痴迷迷地竭力抵御这个发疯似的女人……他们一起跌倒在一堆石头上……他的伙伴们看见一个女人竟会有这股子猛劲，都觉得很惊奇，于是动手拉开她，后来大家真的动怒了，索性扑到他们身上，将他们分开了。可是当他们让到一边的时候，伯爵夫人却已经脸朝下躺在地上，脑袋扭转着，脸色发青，难看极了……有一个士兵把她的裙子拉拉好，免得让她的腿露在外面，另一个士兵怒气冲冲地转向那出现在门口的三个女孩子和一个男孩子……那个男孩子一面跺脚，一面张大了嘴叫喊，可是既没有声音，也没有眼泪……那个士兵说："去他妈的这些个小家伙！咱们离开这儿吧，弟兄们！……"

三刻钟工夫，一切都结束了。俄罗斯人像一阵飓风似的冲进了广场和纳尔瓦旧城的街道。要把他们挡住或是打退已经不可能了。霍恩将军命令部队朝那分隔旧城和新城的土城退却。这座土城又高又宽，他指望沙皇彼得的部队在这陡峭的坡道上不得不好好付出一点血的代价。

将军骑着马，这牲口的脑袋一直耷拉到蹄子前。在刚刮起来的清风里，他那面黄里间黑的个人的旗幡在高高的杆子上飘动。五十个胸甲骑兵，没精打采、一动不动地在他背后站成一个半圆形。从这座高高的土城上，将军可以看到下面好几条街道。他的部队本来应当顺着这些街道退却的，可是这会子却连个人影儿也没有。他望着，等着，咬着蹙皱的嘴唇。后来，在那远远的一头，先是在一条街上，随后又在另一条街上，可以看见一些细小的人形在跑着了。他不知道这些人是谁，干吗在街上跑着。胸甲骑兵在他背后瓮声闷气地嘟囔。一个没命地疾驰着的人出现了，到了土城脚下，下了马，用右手托着血污的左手，爬上了陡峭的坡道。这人是他的副官比斯特列姆，他既无宝剑，又无手枪，也没戴帽子，制服的下摆都已经给扯掉了……

"将军！"他朝他扬起那张疯狂的脸。"将军！唉，天哪，我的天

哪!”

“我听着您呢,比斯特列姆中尉,您镇静一点说吧……”

“将军,我们的军队被包围了。俄罗斯人在逞凶肆虐……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屠杀……将军,赶快躲到城堡里去吧……”

霍恩将军张皇失措了。这时他才明白远远地在街上跑着的到底是些什么人。他那缓慢的思维,一向总是引他作出果断的决定的,这一下可搅乱了……他一点主意也拿不出。他的脚从鞍镫里滑出来,在马肚子底下悬着。连他那些胸甲骑兵的尖利而惊慌的喊声也不能叫他的头脑清醒过来……从左右两侧,顺着宽阔的土城,胡子拉碴的哥萨克人发出刺耳的吆喝,用足劲道拍马飞驰而来,吓人的高顶羊皮便帽斜扣在一边耳朵上。他们舞弄着弯弯的军刀,瞄准了长长的火绳枪。比斯特列姆把脸捂在将军的牲口身上,免得看见这副可怕的景象。那些胸甲骑兵你看看我,我瞅瞅你,动手拔出宝剑,往地上一撂,从马背上爬下来。

兴奋得浑身发热的雷恩上校,第一个赶到了,一把抓住将军的马勒:

“霍恩将军,您做了我的俘虏了!”

这时候,好比在梦里一样,将军举起那只抓着宝剑的手,于是雷恩上校为了要夺下他的宝剑,不得不用强力扳开他抓着剑柄的手指……

要不是奥吉尔维元帅在场,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早已冲到部队里去了;他一直准备了四年,而且如同一个没有封口的脓疮,使他苦恼、叫他操心的事,他们已经在三刻钟里完成了……可是(见他的鬼!)他却不得不像按照欧洲习惯行事的合乎体统的君王那样行事。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气概非凡地骑着一匹白马。他穿着一身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团的制服,围着一条围巾,戴着一顶崭新的、毛茸茸的三角帽,上面佩着一个帽徽,右手拿着一副望远镜,抵在腰里,——从这座土岗上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看的了,他脸上露出一副堂皇的威严神态……这是一件具有欧洲意义的大事:用突击把世界上最难攻克的要塞之一拿下来,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啊。

不时有军官飞驰而来，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动了动下巴颏儿，朝奥吉尔维指了指，于是他们便向元帅报告作战的经过……多少街道和广场已经占领了……俄军以密集队形挺进着，敌人到处都在狼狈地溃退……后来，三个军官忽然从"光荣号"棱堡那砸碎的大门里出现，尽快地朝这边拍马赶来了……奥吉尔维举起一根手指，说道：

"啊！好消息，我猜得到……"

首先赶到的是一个哥萨克少尉，他没等停步就从马背上飞下来，朝彼得皇上扬起他的黑胡子，大声吼道：

"纳尔瓦司令官霍恩将军把宝剑交出来了……"

"好极了！"奥吉尔维扬声说道，随后伸出一只戴着白驼鹿皮手套的手，优雅地做了个邀请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姿势："陛下，请您移驾吧，城市已经是您的了……"

彼得急急地走进那座城堡的拱形的骑士厅……他的个子仿佛比平时更高大了，脊背直挺挺的，胸脯呼哧呼哧地掀动着……他手里抓着一柄出鞘的宝剑……他狂暴地瞪了下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只见他铁胸甲上被子弹打成了许多凹痕，狭长的脸瘦伶伶的，头发被汗水沾得透湿，嘴唇都已经干裂了。彼得又望了下矮小的列普宁，只见他眯缝着眼和气地微笑着。随后他又看了下脸红红的雷恩上校，原来他已经抽空把一杯酒灌下肚了。最后，他瞅了下钱伯斯将军，瞧他那副欢乐劲儿，简直好像这一天是他的生日。

"我要知道，"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向他们嚷道，"为什么旧城里屠杀至今还没停止？为什么城里抢劫还在进行？"他把抓着宝剑的手伸出来。"我打过我们的一个士兵……他喝得醉醺醺的，拉着一个姑娘……"他把宝剑往桌子上一搁。"炮兵中尉缅希科夫，我任命你担任这个城市的总督……给你一个小时，制止流血和抢劫……这件事你要负责，不是用你的脊背，而是用你的脑袋……"

缅希科夫脸色刷地白了，他急忙走出去，让撕碎了的斗篷在后面拖曳着。阿尼基塔·列普宁柔声细气地说：

"事情是这样，敌人迟迟不肯求饶，因此我们的士兵就不容易约束，他们都愤怒极了……后来我派去几个军官，揪着他们的头发，才算把他们拉开了……至于抢劫，那是城里的居民自己干的……"

“把他们抓起来绞死，让别人有个怕惧！”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往桌子边坐下去，可是马上又站起来。奥吉尔维进来了，后面跟着两个士兵，还有一个军官带着霍恩将军。屋子里静寂无声，只听见霍恩的星形马刺在慢慢地铮铮地响着。他朝沙皇彼得走拢去，昂着头，木钝钝的眼睛没有向他正视，歪着的嘴唇上挂着一抹苦笑……大家都看见彼得的一只手猛地里从红呢桌布上擎起来，抓成一个拳头（奥吉尔维慌慌张张地向他走拢一步），肩膀嫌恶地抽搐着。好半晌他不吱一声，弄得大家气都屏累了……

“你休想得到我的优待，”彼得说道，嗓音不大。“你这个蠢材！你这只老狼！你这个凶残顽固的家伙……”接着，他朝雷恩上校瞥了一眼。“把他带到监狱里去，叫他步行穿过全城，让他看看他亲手干下的惨事……”

ISBN 7-02-005382-3　　定价 48.00元（共两册）